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五六册目次

墨莊漫錄十卷 （宋）張邦基撰 明鈔本	〇〇一
寓簡十卷 （宋）沈作喆撰 明刻本	一〇一
雲麓漫鈔四卷 （宋）趙彦衛撰 明王氏鬱崗齋鈔本	一五六
研北雜志二卷 （元）陸友撰 明項德棻宛委堂刻本	一八六
居易錄三十四卷 （清）王士禎撰 清康熙刻後印本	二四一
長物志十二卷 （明）文震亨撰 明刻本	五九六

墨莊漫錄十卷

（宋）張邦基撰

明鈔本

墨莊漫錄十卷、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宋張邦基撰。邦基字子賢、高郵人。仕履未詳。自稱宣和癸卯在吳中見朱勔所採太湖黿山石。又稱紹興十八年見趙不棄除侍郎。則南北宋間人也。前有自序、稱性喜藏書、隨所寓榜曰墨莊、故以爲名。其書多記雜事、亦頗及考證。如泗州潘源縣土怪、周昕父變羊、胡師文見吳伴姑、明州士人遇裴休、葉世寧嚴清關注諸夢事。雖不免爲小說家言。又如以王安石之妹誤爲安石之女、如宋詩紀事所糾者。亦時有疎舛。然如記韓愈詩風稜露液字之異同、蘇軾儋耳詩石字者字之譌誤、辨杜甫詩王母晝下雲旗翻句、還如何遜在揚州句、江湖多白鳥句、星落黃姑渚句、功曹非復漢蕭何句、解王珪詩舞急錦腰迎十八、酒酣玉醆照東西句、解黃庭堅詩爭名朝市魚千里句、影落華亭千尺月、夢通岐下六州王句、皆極典核。他如辨碧雲騢爲魏泰作、辨龍城錄雲仙散錄爲王銍作、皆足資考證。以及鄭元注漢宮香方、玫瑰油粘葉書、旋風葉書與穆護爲木瓠、具理爲瓶罌之類、亦廣資博識。而所載宋時戶口轉運諸數、尤足與史籍相參考。宋人說部之可觀者也。文獻通考不著於錄、殆當時猶未盛傳歟。

墨莊漫録卷第一

僕以聞見寓其志也書藏其篋歸耕山間遇力罷釋耒之壟上與老農憩談非敢示諸好事也其間是非毀譽均無容心焉僕性喜藏書隨所寓榜曰墨莊故題其首曰墨莊漫録淮海張邦基子賢

范蜀公乞致仕章四上未允第五章言臣所懷有可去者二謂言青苗不見聽一可去薦蘇軾孔文仲不見用二可去章既上遂得請

張宣徽安道守成都眷籍娼陳鳳儀後數年王懿敏仲儀出守蜀安道祝仲儀致書與之仲儀至郡呼鳳儀曰張尚書頃與汝留情乎鳳儀泣下仲儀曰亦嘗遺尺牘今且存否曰迨今蓄之仲儀云尚書有信至汝可盡索舊帖吾欲觀之不可隠也遂悉取呈緘於錦囊甚密仲儀謂曰尚書以剛勁立朝少與多仇汝毋以此累公乃取書付鳳儀并囊盡焚之後語安道張甚感之王張姻家也

東坡在杭州一日遊西湖坐孤山竹閣前臨湖亭上時二客皆有服預焉久之湖心有一綵舟漸近亭前靚粧數人中有一人尤麗方鼓筝年且三十餘風韻閑雅綽有態度二客競目送之曲未終翩然而逝公戲作長短句云鳳凰山下雨初晴水風清晚霞明一朶芙蓉開過尚盈盈何處飛來雙白鷺如有意慕娉婷忽聞江上弄哀筝

并郡宅後池光亭臺上白公榜世傳白樂天手

植也此朱勔進石事首有脱字以上是一事創造以下別是一事

創造二大舟貫八千緡以獻時常潤間河渠淺澁重載不前乃先繪圖以聞宸翰賜石名神運昭功敷慶萬年之峯時人莫不目擊余時初至吳中亦獲一觀是秋方至京師詔置于艮嶽

范純仁堯夫丞相薨禮官謚曰忠宣考功鄧忠臣議曰每思捐身而開策嘗願休兵而息民秖知扶危而濟傾寧恤致前而疐後又曰讒言亂國而明蔡確之無罪姦黨投石而謂大防之可

原當衆人莫敢言之時在偏州無所用之地義形色正憤激至誠非特救當世正人端士之織羅直欲戒後世亂臣賊子之迷國徇公忘己爲國惜賢又曰父母之國有時而去股肱之義於是或斷放之江湖忽如草芥紉蘭澤畔更甚屈原之忠占鵩坐隅已分賈生之死又曰側席南望而快浮雲之蔽趍鄉東歸而詠零雨之濛又曰法座想見其風采詔書相望於道塗云云時論皆以爲允當崇寧初追奪元謚并定謚覆官

並罰銅二年六月言者再論忠臣得宮祠

東坡作儋耳山詩云突兀隘空虛他山總不如君看道傍石盡是補天餘叔黨云當作者傳寫之誤一字不工遂使全篇俱病

王荊公書清勁峭拔飄飄不凡世謂之橫風疾雨黃魯直謂學王濛米元章謂學楊凝式以余觀之乃天然如此

武帝建安二十年冬十月始置名號至五大夫與舊列侯關內侯凡六等以賞軍功名號侯爵十八級關中侯爵十七級皆金印紫綬又置關內外侯十六級銅印龜紐墨綬五大夫十五級銅印環紐亦墨綬皆不食租此印决曹氏物也表舅唐愬端仲見之亦以予言爲然乃賦詩云關中金印豈秦關想見風流漢已還大饗似書譙縣石蘭亭寧數會稽山空餘此日歸囊橐曾是當年雜佩環萬戶兄將取如斗此章何足繫腰間後范左轄謙叔在方城以書求借舅氏不與也

此則亦缺首簡

崇寧初既立黨籍臣僚論元祐史官云初大臣挾其私忿濟以邪說力引儇浮與其厚善布列史職毀詆先烈或鑿空造語以厚誣若范祖禹黃庭堅張耒秦觀是也或隱沒盛德而不録若曾肇是也或含糊取容而不敢言若陸佃是也皆再謫降時舊史已盡改矣

王鞏定國爲太常博士常從術士作軌章畫一堂廡庭中有明珠一枚旁置棊局未幾爲御史朱光庭所抨得補外

東坡在海外瓊州士人姜公弼來從學坡題其扇云滄海何曾斷地脉白袍（或作朱崖）端合破天荒公弼求足之坡云俟汝登科當為汝足後入廣被貢至京師時坡已薨乃謁黄門於許下子由乃為足之云生長　間已異　風流稷下古諸姜適從瓊嚮魚龍窟秀出羊城翰墨場滄海何曾斷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錦衣他日千人看始信東坡眼目長

國朝宗室例除環衛裕陵始以非袒免補外官繼有登科者然未有為侍從者宣和五年始除子崧徽猷閣待制繼而子植亦除八年又除子櫟宗室為從官自伯山始然皆外任未有任禁從者紹興三年始除子晝侍郎皆子字也然其他字號未有也十八年始除不棄侍郎不字任禁從自德夫始

香滿釣筒萍雨夜綠搖花塢柳風春舒亶信道詩也信道清才而詩刻削有如此者又有云空外水光風動月暗中花氣雪薇梅又云宿雨閣雲千嶂碧野花寒日一村香又云萬壑水澄知月白千林霜重見松高皆警句也

韓駒子蒼詩云倦鵲遶枝翻凍影征鴻摩月墮孤音誠佳句也但太費工夫

浮休居士張芸叟久經遷既還鞅鞅不平晝內集分題賦詩其女得蠟燭有云莫訝淚頻滴都緣心未灰浮休有慙色自是無復躁進意司馬朴之室浮休之女也有詩在鄜延路上一寺中一聯云滿地煙含芳草綠倚欄露泣海棠紅或云便是詠燭者

紹聖初逐元祐黨人禁中疏出當責人姓名及廣南州郡以水土美惡係罪之輕重而斃竄焉執政聚議至劉安世器之時蔣之奇穎叔云劉某平昔人推命極好章惇子厚以筆於昭州上點之云劉某命好且去昭州試命一巡

杜子美玄都壇歌子規夜啼山竹裂王母晝下雲旗翻說者多不曉王母或以謂瑤池之金母也中官陳彥和言頃在宣和間掌禽苑四方

所貢珎禽不可殫舉蜀中貢一種鳥狀如燕色紺翠尾甚多長飛則尾開顫裊如兩旗名曰王母則子美所言乃此禽也蓋遐方異種人罕識者子規夜啼山竹裂言其聲清越如竹裂也

鄱陽胡詠之朝散生平好道元符初嘗於信州弋陽縣見一道人青巾葛衣神氣特異因揖而延之對飲道人止取大白滿引無算曰君有從軍之行去否胡竦然曰當去蓋是時欲就熙河帥姚雄之辟也道人曰西陲方用師好去索

紙書詩曰濟世須應不世才調羹重見用鹽梅種成白璧人何處熱了黃粱夢未回相府舊開延士閣武夷新築望仙臺青雞唱徹函關曉好卷游帷歸去來詠曰為我以此寄章相公且曰章相公好箇人又錯了路徑也詠叩其說但云未可立談胡問其姓名亦不肯言曰吾非晚亦游邊可以復相見夜又詠曰先生可就此寢曰吾歸邸中只在河下乃拂衣去明日遣人往諸邸尋問皆云未嘗有道人因告縣令偏邑物

色竟無曾見者詠至京師見王副車說具告以此欲持詩詣子厚說曰不可上方以邊事倚辦相公丞相得此必堅請去上必疑忤詰其所以然君且得罪詠以為然徑趨姚幕從取青唐暨還闕則子厚已去矣他日子厚北歸聞有此詩就詠求之其真本已為附車奄有之乃錄寄子厚見詩歎曰使吾早得此詩去位久矣豈復有今日之事乎方詠之在邊日嘗至秦州天慶觀聞說呂先生在此月餘近日方去矣問何以知

其為呂道士云道人去時適道衆赴隣郡醮道人顧小童曰吾且去借筆書壁候師歸示之小童辭以觀新修師戒勿令題涴乃曰煩尉火殿鑪吾欲禮三清而去既而行殿後砌下有石池水甚清泚乃以爪畫殿壁留詩云石池清水是吾心漫被桃花倒影沉一到邽山空闕內消閒塵累七絃琴回後看題衆驚嘆以為必呂翁也壁甚高其字非手可能及邽山即泰山也詠因思弋陽所遇有游邊之約豈非斯人歟此說

予聞江元一太初云

宿州靈壁縣張氏蘭臯園一石甚奇所謂小蓬萊也蘇子瞻愛之題其上云東坡居士醉中觀此湛然而醒子瞻之意蓋取李德裕平泉莊有醒醉石則踞之乃醒也蔣穎叔過見之復題云荆溪居士暑中觀此爽然而凉吳右司師禮安中為宿守題其後云紫溪翁大暑醉中讀二題一笑而去張氏皆刻之石後歸禁中

姑蘇士人家有玉蟾蜍一枚儲腹中空每焚香置爐邊煙盡歸腹中久之冉冉復自蟾口噴出亦異物也

退之詩風骹犴黃嚳露亦桀梨腮魯直本亦作風稜露沴又與興元宴集詩有云荒漫筆墨閒墨當作黑筆梁黑水惟梁州興元梁州也

吳安中少年時為猴子詩云行客往來渾望我我於行客本無心喜為人書之

李商隱錦瑟詩云莊周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鵑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煖玉生煙人多不曉劉貢父詩話云錦瑟令狐綯家青衣亦莫能考證譜有適怨清和四曲名四句蓋形容四曲耳

方亞夫幾仲興化人乙科五百至省闈皆不捷崇寧廷試而無試卷甚惡之晚以八行舉詔免廷試賜貫安宅榜唱名排入第一甲以通直郎終

崇寧中初興書畫學米芾元章方為太常博士奉詔以黃庭小楷作千文以獻繼以所藏法書名畫來上賜白金十八笏是時禁中萃前代筆

蹟號宣和御覽宸翰序之詔丞相蔡京跋尾芾亦被旨預觀已而出知無為軍復召為書學博士便殿賜對詢移晷因上其子友仁楚山清曉圖既退賜御書畫扇各二遂除春官外郎人以為榮十八笏蓋戲之耳

宣和癸卯平江朱勔採石太湖黿山得一石長四丈有奇廣得其半玲瓏嵌空竅穴百千非雕刻所能成也此則即并邸宅後云云首簡

因上之道君曰斯物寧人臣家所蓄願以元

歆獻表言之止得賜幣帛共則亦死首簡
毗陵一士人姓常為蹣詩云水清詎免更藝黑
湯老難逃一背紅蓋識朱勔父子、
田衍魏泰居襄陽郡人畏其吻號曰襄陽二害
田衍魏泰未幾李豸方叔亦來郡居襄陽人僧
之曰近日多磨又添一豸
唐庚子西嘗見桃李盛開而梅尚存數枝因作
詩特張無盡天覺被召乃以詩投之云桃花能
紅李能白春來無處無春色不應尚有數枝梅

可是東君若留客向來開處當嚴冬季桃未在
交游中只今已是丈人行勿與年少爭春風無
盡大加稱賞
延安夫人蘇氏丞相子容妹曾子宣乃也有詞
行於世或以為東坡女弟適柳子玉者所作非
也
崇寧三年邦基伯父文簡公賓老自翰苑拜左
丞而伯父倪老後除內相宣和八年宇文粹中
自翰苑拜右丞而其季虛中除內相皆兄弟相

代於北扉亦盛事也
晉陵先生王逢原嘗詠暑熱思風詩云力卷雨
來無歲旱盡驅雲去放天高客有傳示王介甫
嘆曰有致君澤民之志惜乎不振也
逢原一日與王平甫數人登蔣山相與賦詩而
逢原先成舉數聯平甫未盈至間仰躋蒼崖題
下視白日徂夜半身在馬若騎箕尾居乃嘆曰
此天上語非我曹所及遂閣筆
襄陽有一曹掾不為郡將所禮屢窘幾殆一日

掾被召以詩上郡將而別之有云已覺目光在
牛角未信嚴長及馬腹郡將雖嘉賞而愈銜之
秦元長魯公在位賜賚無窮而用度亦廣京師
感慈寺修淨齋一題三千緡時有吳錄師者丹
陽人辟穀修養館于西園庵中後有陳抱吳勸
全蔣麥既爽頗厭狼籍公見之題詩于庵曰塔
緣便入三千貫月俸無餘一萬緡却向西園謀
小參老來顛倒見愁人
胡師文元質侍郎知利州一日晝寢書室蹶然

而興呼吏問曰適有人投訟牒自稱吳伴姑吏
無有斯須復夢如初既覺復呼吏曰伴廳庖舍
在何所其户牖何向吏具白之即命駕至彼率
倅同觀指一隅命鍤發之不數尺得一婦人尸
倒植土中衣履猶未敗蓋前倅子舍之婢因撻
死瘞於此人莫知之因命具棺衾薦以佛事復
夢婦人云令免倒形以就安宅且將訴於陰府
矣感激而去高郵人徐伯通與直時爲館客親
見此事

杜甫詩東閣觀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多
不詳遜在揚州之說以本傳考之但言遜天監
中爲尚書水部郎南平王引爲賓客掌書記室
薦之武帝與吳均俱進倖後稍失意帝曰吳均
不均何遜不遜遂卒於廬陵王記室亦不言在
揚州也及觀遜有梅花詩見於藝文類聚初學
記云兔園標節物驚時最是梅銜霜當路發映
雪擬寒開枝横却月觀花遶凌風臺朝洒長門
泣夕注臨邛杯應知早彫落故逐上春來余後

見別本遜文集乃有此詩而集首有梁王僧孺
所作序乃云遜東海郯人舉本州秀才射策爲
當時之魁歷官奉朝請時南平王殿下爲中權
將軍揚州刺史望高右戚曰賢主擁篲分庭愛
客接士東閣一開競收揚馬左席暫起爭趨鄒
枚君以詞藝早聞故深親禮引爲水部行參軍
事仍掌文記室　云云　乃知遜嘗在揚州也蓋本
傳但言南平引爲記室畧去揚州耳然東晉宋
齊梁陳皆以建業爲揚州則遜之所在揚州乃

建業耳非今之廣陵也隋以後始以廣陵名州
潤州刁蘇氏家書畫甚多書之絶異者有太宗
賜易簡御書宋玉大言賦并名真戒酒批答鍾
繇賀吳滅關羽上文帝表王右軍答會稽内史
王述書學脂寄山陰張侯帖獻之秋風詞梁蕭
子雲御班固漢史唐褚遂良模本蘭亭李太白
天馬歌賀知章醉中吟張長史書逸人壁顏魯
公進文殊碑讚李陽冰篆新泉銘永禪師真草
千文齊己題贈並皆真跡名畫則顧凱之雪霽

圖望五老峯蜀北齊舞鶴蜀閻立本醉道　蜀吳道子六甲神薛稷戲鶴陳閎畫馬韓幹御馬戴嵩牛蜀王維臥披蜀邊鸞雀竹李將軍朧景屛風李成山水徐熙草虫黄筌墨竹居寀翎毛董羽龍水劉道士鬼神刀處士竹石鍾隱乳兔物之尤異者有明皇賜蘇小許公回代相玉印贊皇父子石硯石兔竹掃連理拄杖陳後主宫娃七寶束帶雷公斧珊瑚筆架玉連環皆希世之寶皆散逸或有歸御府者今不知流落何處荆

公退居金陵蔣山學佛者借姓吳曰供洒掃山下田家子也一日風墮掛壁舊烏巾吳舉之復置于壁公適見之謂曰乞汝歸遺父數日公問幞頭安在吳曰父村老無用貨於市中常賣得錢三百金供父感相公之賜也公嘆息之因呼一僕同吳以原價往贖且戒苟以轉售即不須訪索果以弊惡猶存乃贖以歸公命取小刀自於巾脚刮磨爍然黄金也盖禁中所賜者乃復遺吳吳後潦倒竟不能祝髮以竹工居真州政和丙申年予嘗令造竹器親說如此時已年六十餘貧窶之甚亦命也

呂温卿為浙漕既起錢濟明獄又發廖明略事二人皆廢斥復欵網羅參寥未有以中之會有僧與參寥有隙言參寥度牒冒名蓋參寥本名曇潛因子瞻改曰道潛温卿索牒驗之信然竟坐刑之歸俗編管兖州未幾温卿亦為孫傑鼎臣發其贓濫繫獄人以為留人者人必反留之

孔雀毛著龍腦則相綴禁中以翠羽作帚每幸

諸閣御龍腦以辟穢過則以翠羽掃之皆聚無有遺者亦若磁石引針琥珀拾芥物類相感然也

中表錢泊子全穆父之孫蒙仲之子三歲喪父自少刻苦能立志好學有節操何㮚榜登科即丁母艱及第十餘年未嘗到官試中學官除濟南府教授車駕駐蹕揚州有薦擢國子博士者始入局恭謁長貳方茶疾作仆地舁歸一夕而殂竟無一日之祿惜哉命薄如此可為奔畜躁

求之戒
世傳宗室中昔有昏謬（俗呼為撒太尉）厥一日坐宮門見釘鉸者亟呼之命僕取弊履令工以革護其者工笑曰非我技也公乃悟曰我謬也誤呼汝笑適散喚一鋦漏（俗呼骨路）者耳聞者大笑之
王黼將明盛時搜求四方瓌奇之物以充玩好有人以核桃半枚來獻中容米三四斗其間題詠之字滿矣李之儀端叔題云觀此桃則退之所謂華山十丈蓮信有之矣今不知存否也予嘗觀洽聞記云吐谷渾桃大如六石甕豈非此桃也耶

晉昌唐寅按畢

墨莊漫録卷第一

墨莊漫録卷第二

蔡絛約之西清詩話云人之好惡固自不同杜子美在蜀作悶詩乃云捲簾惟白水隱几亦青山若使予居此應從王逸少語吾當卒以樂死豈復更有悶乎予以謂此特約之未契此語耳人方憂愁亡聊雖清歌妙舞滿前無適而非悶子美居西川一飯未嘗忘君其憂在王室而又生理不具與死為鄰其悶甚矣故對青山青山悶對白水白水悶平時可愛樂之物皆寓之為悶也約之處富貴所欠二物耳其後竄斥經歷崎嶇險阻必（悟）悞此詩之為工也

東坡贈黄照道人詩云面臉照人元自赤眉毛覆眼見來烏王立之詩話云元自見來皆俚語也杜子美詩云鏤石藤梢元自落倚天松骨見來枯坡句法此而為之俚語立之未之思耳

建炎改元冬予閑居揚州里廬因閲太平廣記每過予兄子章家夜集談記中異事以供笑語時子章館客天長鮮養直剛中因言頃聞一異

事云元符末年渭州潘原縣民方耕田有民自地間湧出耕者見之驚怛棄犁而走則斥逐擊之不得走執耕者及縣縣吏過之輒毆縣吏吏皆散走見縣令馬敦古又毆令令亦走俄而赴於庭奄然一土偶人也視之則嵗所嘗奉土牛傍所謂句芒神者於是共舁出之未幾復有至者亦事皆同日十數至不能禦官吏皇恐令不敢復視事居若干日有物人類蓬首黑而瘦肥降令舍莫知所從來令問謝乃曰爾無庸恐吾

也我為爾食盡芒兒矣爾恭事我乃汛洒廳事之東室居之凡十餘人其長者自稱天神其次曰王褒李貴其餘有姓名有婦人二曰雲英月英日譴伺候供億其飲食嘗闔自竇中出入有所須召則其長者呼王褒李貴而令爲置吏門外為傳呼事之甚嚴自是土怪不至民亦以其無他用止怪頗安焉今猶德之久之題點刑獄程棠行縣問令所以室中遽呼曰王褒為我傳語提刑適贈詩不省已得乎置吏以告棠起立

曰某適至此已晚不敢見也所賜詩者遺未得吏去復至曰詩在提刑汗衫上棠視之果然乃不敢復語揖與遽起先是渭州都巡檢侯恩老矣其為人剛方不撓好面折人一州號為木強自聞見怪獨心常易之方棠巡按時恩如州界方奉迎從至縣恩以職事從在縣衙獨踞胡床坐廳事傍俄有物自東偶來階下兩手扳堦基首與堦平徐過恩坐恩從手搏得之號掣不放觸其體若冰石有力能及曳人恩素有力一手

捽其頷換左手著胡床從之卒不放至所謂怪室者兩足入户因引恩手憂户頗久乃放之一縣大驚令猶恐失舉止往來語曰都巡都巡敗我事矣棠亦愈惶恐排徊夜中不聞有聲棠乃羅歸宿于縣驛明旦棠盛服至上謁令洒掃設香案以俟恩亦戎服待事謁入不出日高稍稍摩户視之闃其無人室中凝塵尺餘亦不見有人跡令猶愕曰竟為都巡所誤禍至若何恩曰某已為除害去之矣何禍為棠乃從令反恩共

入視之壁間得細書一行云侯公正直予等謹退自後恠遂兩絕侯公者開封人字澤之有子名傳為天長巡撿常為人言此曰某是時侍親滑上目所見也傳又曰今天長尉賈壇時亦侍其父在焉解生聞此事於巡撿後賈尉亦能言之又得程棠王褒李貴之姓名不疑尚有闕者皆幼不記也異哉異哉

杜子美秦州詩云馬驕珠汗落胡舞白題斜題或作蹄莫曉白題之語南史宋武帝時有西北

遠邊有滑國遣使入貢莫知所出裴子野云漢潁陰侯白題將一人服虔注曰白題胡名也又漢定遠侯擊虜入滑此其後乎人服其博識予嘗疑之蓋白題胡名對珠汗似無意後見李長民元叔云在京師圍城中戎騎入城有胡人風吹氊笠墮地後騎告云落下白題其胡下馬拾之始悟白題乃胡人謂氊笠也子美所謂胡舞白題斜胡人多為旋舞笠之斜也似乎謂此也

周昕大夫居鄧州父中散卒數十年矣一夕昕妻夢中散如平生謂曰我且為羊今在某坊某氏屠肆五更即死當速見贖烏頭者即我也覺而語昕以為夢中語勿信斯須復夢於昕時已四鼓亟遣僕推門至屠家且問有烏頭羊否屠伯云適有一頭僕曰幸勿殺周宅欲求為厭勝之用乃倍直牽歸視昕有喜色遂養之每昕自外歸徑趨懷中得食乃已如是數年羊乃死

王定國寄詩於東坡坡答書云新詩篇篇皆奇老拙此回真不及矣窮人之具輒欲交割與公

魏道輔見而笑曰定國亦難作交代祇是且攉搆耳

仁宗嘗問李肅包公拯歷代編戶多少之數公悉考以對以謂三代雖盛其戶莫得而詳前漢元始二年人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後漢光武兵革之後戶四百二十七萬六百三十永壽三年增至一千六十七萬九百六十三國鼎峙版籍蔵減才百四十餘萬晉武帝平吳之後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南北朝少者不盈百

萬多者不過三倍隋文帝大業二年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唐初戶不滿二百萬高宗永徽元年增至三百八十萬明皇天寶十三載只及九百六萬九千一百五十四自安始之亂乾元已後僅滿一百二萬武宗會昌中增至四百九十五萬五千一百五十一降及五代四方竊據大約各有數十萬太祖建隆之初有戶九十六萬七千三百五十三開寶九年漸加至三百九萬五百四戶太宗至道二年增至四百

五十一萬四千二百五十七眞宗天禧五年又增至八百六十七萬七千六百七十七陛下御字以來天聖七年戶一千一十六萬二千六百八十九慶曆二年增至一千三十萬七千六百四十八年又增至一千九十六萬四千四百三十四掾以謂自三代以降跨唐越漢未有若今之盛者掾又言岀寅之生聚蕃息衰耗一出於時政之所關陶化明主知其然也必薄賦斂寬力役救荒歉三者不失然後幼有所養老有所終此乃陛下日愼一日以致其盛至與之休養則可封之俗不抵二帝之盛矣宣和乙巳十二月四日夜讀公奏錄節出嗚呼盛德之語乃如此

梓州織八丈闊幅絹獻宮禁前世織工所未能爲也

茄根并枝暴乾燒作灰爲香煤甚奇能養火延久

余嘗自製曩觀香有一種蕭洒風度非闤闠間

惱人破禪香味也其法用沉水香一兩屑之取棋楂液漬之過一指三日泣其液降眞香半兩以建茶鬪品二錢七作漿漬一日以濕竹紙五七重包之火煨少時丁香一錢新極鮮新者不見火玄參二錢鮮去塵埃密壜令香眞茅山黃連香一錢白檀香三錢麝半錢婆律一錢焰硝一字俱爲細末濃煎皂角膠和作餅子客器收之燒時極慢火

題跋最爲難事惟東坡山谷每題必有佳思山

谷徐熙畫筌云士大夫不可不知此味不可使
斯民有此色
唐來鵠有覩懺會美人詩云回眸綠水波初起
合掌白蓮花未開嘉祐中有王永年者取宗女
求舉於竇卞揚繪得監金耀門書庫永年嘗置
酒延卞繪出其妻間坐妻以左右手掬酒以飲
卞繪謂之白玉蓮花盞可謂善休物者也然意
亦取鵠之詩云
江南李後主嘗於黄羅扇上書詩以賜宮人慶

奴云風情漸老見春羞到處消魂感舊游多謝
長條似相識強垂煙態拂人頭想見其風流也
扇至今傳在貴人家
洛中花工宣和中以藥壅培於白牡丹如玉千
葉一百五玉樓春等根下次年花作淺碧色號
歐家碧歲貢禁府價在姚黄上嘗賜近臣外廷
所未識也
都尉王詵爲王定國畫煙江疊嶂圖東坡作詩
所謂江上愁心千疊山者定國死其子由以畫

貨與高郵富人茅生以獻章獻或云禁中
喻陟明仲睦州人待詔數　攻繢請者雖善散
隸尤妙長笛每按行至山水佳處馬上臨風快
作數弄殊風流蕭散也嘗有馬上吹笛詩云云
寄張芸叟和寄云越客思歸黯不平閒持長笛
寫秦聲長居象海如斯壯慱我詞峯孰敢争江
上梅花聞又落隴頭流水咽還驚豈知不寐鰥
魚眼獨坐山堂對月明又手帖云舜民已三請
外若得西道一局再託舊德便莫掃揭更需洗

水晶杯也水晶杯明仲珍惜物非佳客不出政
芸叟戲云
壽春村農曉耕於野每見青雀五枚翔集桑上
毛羽紺翠天明即見心頗異之一日偶拈石擊
之正中其一墮地視之乃青銅雀已折矣因於
其下斸之不數尺得銅香爐蓋上一雀四足而
闕其一矣後爲方會給事家所得工製簡樸亦
無他異
魏泰道輔自號臨漢隱居著東軒雜録續録訂

誤詩話等書又有一書譏訐巨公偉人闕失目曰碧雲騢取莊獻明肅太后垂簾時西域貢名馬頸有旋毛文如碧雲以是不得入御閑之意嫁其名曰都官員外郎梅堯臣撰實非聖俞所著乃泰作也

襄邑義塘村出一種瓜大者如拳破之色如黛味甘如蜜餘瓜莫及頃歲貢之以其子蒔他處即變而稍大味亦減矣

康節邵先生堯夫在洛中嘗與司馬溫公論易數推閣中牡丹云某日某時當毀是日溫公命數客以觀日向午花方穠盛客頗疑之斯須兩馬相踶絕銜斷轡自外突入馳驟擲上花果壞焉嘗言天下可傳此者司馬君實章子厚耳而君實不肯學子厚不可學也臨終焚其書不傳秪以皇極經世行於世

唐質肅公猶子余母之舅也早退隱居襄陽著春秋正典以周官定臧否鄒完爲序娶陳氏蜀人令德純茂尤工文章大觀中先君爲

郡學官代還以詩送別余母一云念別每驚魂流年多病身惟我延陵子情真意更親分攜無淚盡望遠起愁新老眼將何限音書不厭頻二云雪意亂江雲江梅漸放春雁歸人去後愁與歲華新榮路君方振玄居我豈貧惟餘憂我念相憶莫沾巾

宣和間宮中重異香廣南篤耨龍涎亞悉金顏雪香褐香軟香之類篤耨有黑白二種黑者每貢數十斤白者止一二斤以瓠壺盛之香性熏漬破之可燒號瓠香白者價直八十千黑者三十千外廷得之以爲珍異也又貢異物圖如龍眼實色若綠葡萄號猫兒眼睛能息火燃炭方熾投之即滅又云能解蠱毒之藥前世所紀異物多矣未聞此種也

茘枝皮不可燒其香引屍虫

睡香花其香清婉在餘花上叢株少見大者襄陽唐表舅家一株面闊一丈二三尺婆娑如蓋下可坐胡林趙岍西知襄陽欲取之竟不與也

兵火之後不復存焉豈歸閬苑耶李居仁大夫嘗言舒州山中深巖間附石生一株高二三尺下可坐十客不可移也今浙中以丁香本接者芬芳極短不如天生者其香濔馥清烈也不十年即瘦悴就槁矣

顏臨子敎為翰苑每言趙廣漢尹京有治聲使我為之不難當出其上子瞻戲曰君作尹須改姓顏曰何姓曰姓茅喚作茅廣漢

禹餘粮石形以多怪磈礧百出或正類蝦蟆中空藏白粉去其粉可貯水作硯滴出鼎州祇閣山者多此類他亦有之然不及也長老祖秀墨顏說

黃魯直謂荀中令喜焚香故名縮砂湯曰荀令湯朱雲喜直言切諫苦口逆耳故名三稜湯曰朱雲湯

任夢臣任西川路提點刑獄以廉節稱卧病不起家四壁立二女賢甚趙清獻公守城都率僚屬以俸助之二女辭不受力拒之云豈敢以此

污先君之清德趙倅成伯篤意勉之遂納於公宇之東廡既行以元物若干榜於門壁付之守樂吏無毫髮所損二女廉潔如此文筆議論士夫所不逮也後數年清獻皆以子姪妻之

蘇頌子容丞相博學無所不通熙寧十年為大遼生辰國信使在虜中適遇冬至時本朝曆先北朝一日北朝曆後一日北人問公孰是公曰曆家筭術小異遲速不同譬如亥時節氣相交則猶是今夕若踰數刻則屬子時為明日矣曆家布筭容有遲速或先或後故有一日之異習各從本朝之曆可也虜人深以為然遂各以其日為節慶賀使還奏之上喜曰朕思之此最難處卿之所對極中事理

近時傳一書曰龍城錄云柳子厚所作非也乃王銍性之偽為之其梅花鬼事蓋遷就東坡詩月黑林間逢縞袂及月落參橫之句耳又作雲仙散錄尤為怪誕殊誤後之學者又有李歜注杜甫詩及注東坡詩事皆王性之一手殊可駭

笑有識者當自知之

黄寔師是弟宰方叔生上書譏訕事下御史時相欵寔極與中丞盧航孝濟乞降元書看詳時禁中已焚其書有旨令宰執就臺供折其言有云蔡京姦邪用之誤國童貫閹宦祗可洒埽宮庭不宜預廟謨密筭刪去謗訕之語遂得寬貸時相猶怨欵寔决孝濟復爭之遂流海島後數年定武帥梁子美奏邊事有云某事乞依黄寔知本州日申明徽宗忽顧左右曰寔有弟而今在何處近臣奏先因上書得罪流海島即日內批與量移後遇赦放還便終於家

張雅圭元老荊公客也爲江東漕攝金陵府事嚴酷鮮恕喜與方士游門下嘗數客一日行郡圃老卒項聚念珠公曰汝誦經乎卒曰數息爾公異之呼至室內問其得所論養生吐納内丹皆造精微又曰運使平生殊錯用心酷虐用刑非所以爲子孫福延方士皆非有道之士此曹特覬公賄耳公曰汝能傳我乎卒曰正欲授公然須令夜半潛至某室當以傳公初亦難之不得已許焉既歸與魚軒劉議之劉曰不可公以嚴毅人素苦之夜中獨出事有不測柰何太夫人微聞之潛鎖其寢室竟不得出黎明視事衙校報守圃卒是夜四更趺坐而化公大悵恍數月感疾遂卒

舒信道謫居四明幾二十年獨以詩爲樂嘗得句云春餘得意千般語澗草無名百種香自喜之旣而曰此聯可入箋注不可以示人遂改云

不聞之

東坡先生知揚州一夕夢在山林間忽見一虎來噬公方驚怖有一紫袍黄冠以袖障公叱虎使去明日有道士投謁曰昨夜不驚畏否公曰鼠子乃敢爾本欲杖汝脊吾豈不知子夜術也道士駭懼而退

余友人相訪指案間荆公日錄曰僕不喜閱此書余問其故客曰凡稱上曰某事如何則言曰予不然凡稱某事予則曰如何則言上曰極是

此尤可笑也
滁州州守舍挑閣下因斸土得一石匣始美疑
中藏金玉開之得巨編數帙乃陳留鄭向所述
五代開皇紀三十卷乾興元年向以尚書屯田
員外郎為郡守瘞此書於閣下中有銘曰自朱
矯命終篡游位二十四年一十三帝興亡行事
魚貫珠綴瘞藁於斯如地之利此書亦行於世
山谷先生作蘇李畫枯木道士賦云懽夫子之
獨立而矢來無向乃作女蘿施於木末婆娑成

陰與世宴息而嗇以矢來無鄉問人少有能說
者後因觀韓非子有云矢來有鄉鄉方也有來從之方則
積鐵以備一鄉謂聚鐵於身以備一處卽甲之不全者矢來無鄉
則鐵室以盡備之謂甲之不全者自首至足無不有鐵故曰鐵室備之
則體無傷故彼以盡備之不傷此以盡之無姦
也言己亦當盡備於臣若所防疑則姦結也山谷用事僻遠此點化
格也不知者豈知其工云
王逢原作假山詩云鯨牙鯤鬣相磨捽巨靈戲
擺天凹突舊山風老狂雲根重湖凍脫秋波骨

我來謂怪非得真醉揭碧海瞰蛟窟不然禹鼎
魑魅形神顛鬼胥相嘷挾夏傀均父謂予言此
詩奇險不蹈襲前人轄退之所謂惟陳言之是
去者非筆力豪放不能為也
范致虛謙叔與蔡元長相延久處間散宣和初
自唐州方城召還提舉寶籙宮未幾執政時元
長以五日一造朝居西第適與謙叔釋憾一日
觴於西園主禮勤渥元長作詩見意云一日趨
朝四日閑荒園薄酒顧交驩三峰崛起無平地

二派爭流有激湍極目榛蕪惟野蔓忘情魚鳥
自波瀾滿船載得圭璋重更掬珠璣洗眼看三
峰二派雖皆園中景蓋有激而云時羅攻來久
王黼董素師成筆方盛也
揚州蜀岡上大明寺平山堂前歐陽文公忠手
植柳一株謂之歐公柳公詞所謂手種堂前楊
柳別來幾度春風薛嗣昌作守相對亦種一株
自傍曰薛公柳人莫不嗤之嗣昌既去為人伐
之不度德有如此者

漢宮香方鄭康成注沈水香二十四銖著石蜜複湯蠲銅鉢章香並香以指嘗試能飲甲則已南海貫胡貴一種香太末如蜜房花甲正黃可成甲以寒水炭四焙之青木香十二之一可酌損之雞舌香以其子勿以其母青木香用二錢合擣為糜沈水得蠲蜜煙黃而柔爵投初蠲蜜中媒使相挩閼以黃堅蜜際埒不津地甕之火每中許出之捉龍腦六銖爵損半一爐注如芡子薰爵爵羃聞百步中人也今太官加蜜蠲紅螺如射外家均之以珠勝此方魏泰道輯強記面疏以示洪炎玉父意其

寶古語其後於相國庭寺中買得古葉子書雜抄有此法改正十餘字又一貴人家見一編號古粧臺記證数字甚妙予恐失之因附于此

予在揚州一日獨游石塔寺訪一高僧坐小室中僧於骨董袋中取香如芡許炷之覺香韻不凡與諸香異似道家嬰香而清烈過之僧笑曰此魏公香也韓魏公喜焚此香乃傳其法用黑角沉半兩鬱金香一錢一字麩炒丁香一分上等臘茶一分碾細分作兩處爵香當門子一字

右先點一半茶澄取清汁研麝屑之次屑三物入之以餘茶和半盞許令挼香蒸過入磁器有油者地窖窨一月

荆公病革甚吳夫人令蔡元度詣茅山謁劉混康問狀劉曰公之病不可為已適見道士數十人往迎公前二人執幡旛面有字若金書然左曰中函法性右曰外習塵紛元度自言如此或者又云荆公臨薨頗有陰譴怪異之事與此不同未知孰是

世傳呂公得道之士唐僖宗時進士能作詩傳者僅百首往往賣墨世間毗陵士人姓邵忘其名善談易數請講於佛舍至小畜有墨者青巾布衣寒帽直入邵惡之捲卷而問曰何來曰賣墨耳適聞講易至小畜其說非是邵驚遽揖之坐墨者脫屨置案上取墨一丸曰此墨價十千一坐皆笑墨者納屨取硯滌之試墨置日影中貯墨而出曰抵暮復來當知十千非貴也邵且笑且駭少頃視墨硯之所濡徹底為黃金與日

影相耀邵恍根不已必呂公也
廣陵牛氏家堂燕方育鷇而雌為猫所斃雄啁哳久之翩然而逝少選一雌偕來共哺其子明日有雛墜地至晚群雛畢死取視之滿吭皆蒺耳黃蓋為雌所毒也嗟乎禽鳥嫉其前雛一至於此而終不悟悲夫

晉昌唐寅子畏校畢

墨莊漫録卷第二

墨莊漫録卷第三

明州士人陳生失其名不知何年間赴舉京師家貧治行後時乃於定海求附大賈之舟欲航海至通州而西為時同行十餘舟一日正在大洋忽遇暴風巨浪如山舟失措俄視前後舟覆溺相繼也獨相寄之舟人力健捷張蓬隨風而去欲葬魚腹者屢矣凡東行數日風方止恍然迷津不知涯涘蓋非常日所經行也俄聞鐘声舂容指顧之際見山川甚迩乃急趨焉果得浦

漵遂維矴近岸陳生驚悸稍定乃登岸前有徑路因踸步而前左右皆佳木蒼蔚珍禽鳴弄行十里許見一精舍金碧明煥牓曰天宮之院遂瞻禮而入長廊幽閑寂無譁譟堂上一老人據牀而坐厖眉鶴髮神觀清臞方者講說環侍左右皆白袍烏巾約三百餘人見客皆驚問其行止告以飄風之事惻然憫之授館于一室懸錦帳乃饌客壽器皿皆金玉飲食精潔蔬茹皆藥苗極甘美而不識名老人自言我輩皆中原人

自唐末巢寇之亂避地至此不知今幾甲子也中原天子今誰氏尚都長安否陳生為言自李唐之後更五代凡五十餘年天下太定今皇帝趙氏國號宋都于汴海內承平兵革不用如唐虞之世也老人首肯嗟嘆之又命二弟子相與游處因問二人此何所也老人謂誰曰我輩號處士非神仙皆人也老人唐丞相裴休也弟子凡三等每等一百人皆後學於先生者復引登山觀覽崎嶇而上至於峻極有一亭榜曰笑秦

意以秦始皇遣徐福求三山神藥為可笑也二人遥指一峯突兀干霄峯頂積雪皓白曰此蓬萊島也山腳有蛟龍蟠繞故異物畏之莫可干犯也陳生留彼久之一日西望浩然有歸思口未言也老人者微笑曰爾乃懷家耶爾以夙契得践此地豈易得也而乃俗緣未盡此別無復再來矣然爾既得至此吾當助爾舟楫一至蓬萊登覽勝境而後去遂使具舟倏已至山下時夜已暝睨見日輪晃耀傍山而出波聲先騰沸

洶湧澎湃聲若雷霆赤光勃鬱洞貫太虛頃之天明見重樓複閣翚飛雲外迨非人力之所為但不見有人居之惟瑞霧蔥蘢而已同來處士云近世嘗有人跡至此群仙厭之故超然遠引鴻濛之外矣唯呂洞賓一歲兩來取聽松風耳乃復至老人所陳生求歸甚力老人曰當送爾歸山中生人蔘甚太多如人形陳生欵乞數本老人曰此物為鬼神所護惜持歸經涉海洋恐貽禍也山中良金美玉皆至寶也任爾取之老

人再三教告皆修心養性為善遠惡之事仍云世人慎勿臥而語言為害甚大又云楞嚴經乃諸佛心地之本當循習之陳生再拜而辭復令人導之登一舟轉盼之久已至明州海次矣時元祐間也比至里門則妻子已死矣皇皇無所之方悔其歸復欲求往不可得也遂為人言之後病而狂未幾以死惜哉余在四明見郡人有能言此事者又聞舒信道嘗記之甚詳求其本不獲乃以所聞書之

睦冦方臘未起之前一年歙州生麟即死後十日州人葉世寧夢乘麟而登山山東北有洞乃捨麟而登入二武士執而問之世寧以實對且言幸得放還當有重報一武士笑曰誤矣我即歙州某橋南停紙朱慶也與子不熟頗識其面此洞有三堂四室試令子觀之遂引而前中堂垂簾曰此堂待陳公文恨堆壅吏不敢登左堂簾捲其半慶曰天符已差羅浮天王居此諸司往迓矣既昇有牌牌有三字世寧惟記一定字

右堂無簾上有衣紫袢曳杖而行吏數十輩隨之二武士止世寧立世寧識視即尚書彭公汝礪也遽出拜之公勞之曰近到饒州否曰去歲到饒州公無恙公何以至此公曰吾位高不當治獄以吾最知本末故受命至此汝何能來也世寧驟對乘洞前石馬而來公曰數今安在二武士趨出曰介數誤取至公曰杖之百朱慶者唯而出一武士領世寧欵出世寧曰願一觀四室不敢泄於人公遂巡首肯一吏持鑰而下引

世寧往開東室有十餘人露首愁坐竹器數十封鑰甚固旁有金帶十餘條持鑰者復開一室架大木於兩楹之間有官者凡九人亦露頂踞踞其上見人皆泣下持鑰者未肯少停世寧請入他室持鑰者曰西有貴臣大閹及前唐後唐未具獄因法嚴不可輒近言未幾忽有聲如雷震見巨蛇自屋東垂首而下火舌電目口鼻氣出如煙世寧懼而走持鑰者曰東將入西室矣此類甚多豈可近也世寧因問何以至是曰吁

吾姓嚴前唐宦者親見當時中官勢盛士人知有中官不知有朝廷吾私竊笑而薄之有能言中官太盛者吾必咨嗟嘆賞聞近代亦然業力所招也世寧不盡記大畧如此復往謝彭公判堂已虛矣世寧不敢問心動求出持鑰者復曰吾在北司無過即世後凡三領江淮要職此事了則吾爲地下主者矣汝到人間爲吾誦金光明經具疏燒與嚴直事吾能報汝世寧拜辭獨與武士出見朱慶騎麟自山頂來下而揖世寧

撫麟乃石也慶曰山高不可陟遵河甚徑煩語慶家人靳黄閤卜居甚善郷中當大亂慶亦自以夢報得子言當信而不疑也一武士曰金光明經亦望垂賜得免進取之労幸矣世寧曰仍為公等設齋及水陸二人以手加額世寧曰此洞何名慶曰洞名金源司名某九四字世寧不曉而問之忽失足墜河而寤汗浹脊病瘳三日而愈其後歙人稍稍聞之

宣和改元揚州學吏嚴清晝寢夢人叩門呼之

清一手挈帽以趋見植牌於康莊清不暇讀斯須入一門兵衛森然吏引造庭鞠躬曰嚴清至清戰汗伏不能拜上擲一巨板縱横萬釘布如棋局斜倚于階傳呼令上一人衮而冕坐紫衣侍左朱衣侍右清竊視之衮冕者乃前太守劉尚書拯也朱衣者兩浙運副劉河也尚書問清茶塩法更張否對曰清學吏耳茶塩法所不知又問學法更張否對曰仍舊但近日興建道學遂命朱衣取簿令清自閲其姓名毎葉大書一人姓名郷里其下有細書若功與過中有識者中有一葉乃清姓名細書極少尚書曰後十旬汝當來此又命紫衣導清過西壁以手排之壁間見衆罪人雜老幼男女或血污其衣帶係其頸悲哀愁苦幽咽墮淚可畏可憐紫衣復導清出尚書曰汝當治此獄俟取某人及淮南塩香提舉黄敦信清迨巡攝衣循板而下吏以手招清使出清過舊路仰視其牌書曰辦正司既寤言其事於教官錢翹良仲時黄侯使一路条焰

赫然未幾庭怨間暴得疾一夕而卒清後臥病果死揚人多知之予數詢郷人乃得其詳

秦少游侍兒朝華姓邊氏京師人也元祐癸酉納之嘗為詩云天風吹月入闌干烏鵲無聲子夜闌織女星明來枕上了知身不在人間時朝華年十九也後三年少游數修真斷世縁遂遣朝華歸父母家資以金帛而嫁之朝華臨別泣不已少游作詩云月霧茫茫曉柝悲玉人揮手斷腸時不須重向燈前泣百歲終當一別離朝

華既去二十餘日使其父來云不能嫁乞歸少游憐而復取歸明年少游出倅錢唐至淮上因與道友議論嘆光景之遄歸謂華曰汝不去吾不得修真矣亟使人走京師呼其父來遣朝華隨去復作詩云玉人前去却重來此度分携更不迴腸斷龜山離別處夕陽孤塔自崔嵬時紹聖元年五月十一日少游嘗手書記此事未幾遂竄南荒云吳郡唐寅補之以詩淮海修真黙　華他言道是我言差金丹不了紅顏別地下相逢兩面泚

歐陽文忠公與韓子華書於柱上其後過限七年方踐前志作詩寄子華曰信誇云也賣弄得過裡其詩曰人事從來無處定世途多故踐言難誰知潁水閒居士十頃西湖一釣竿

劉貢父詩話云文士用事誤錯雖為缺失然不害其美杜甫詩云功曹無復漢蕭何按光武紀帝謂鄧禹曰何以不掾功曹又曹參嘗為功曹云酇侯非也貢父之意直以少陵誤耳然前漢高紀云單父人呂公善沛令辟仇從之客因家焉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云云注孟康曰主吏功曹也然則少陵用此非誤也第貢父偶思之未至耳

嘉州凌雲寺大像記常皐文張紳書其碑甚豐字畫雄偉頃於潘義榮處見之

閬州州治大廳梁間有一函書前後人莫敢取視者有一太守之子必欲開之人勸之不從竟取之乃三國蜀時斷一大辟案文耳復置舊所未幾守遂死

河陽縣尉司印前後相傳不敢開匣開必境內有盜起但以一木朱記用代行移新舊官交易但易匣之封耳大明弘治十七年蘇州衛印熱如火其年一衛官皆去職

商州州治廳角各有一刻成壓角石免以碧紗籠護之吏輩獻紙錢者堆積焉人不敢正視吏輩正視者必遭刑甚畏憚之云夜即相馳逐於圃中三事皆聞之耿宗純彥酵云

徐州有營妓馬盼者甚慧麗東坡守徐日甚喜
之盼能學公書得其彷彿公嘗書黃鶴賦未畢
盼竊效公書山川開合四字公見之大笑畧為
潤色不復易之今碑中四字盼之書也
崔鶠德符潁昌陽翟人元祐中舉漸拶登科不
汲汲於仕宦宣和中監西京洛南稻田務時中
官容佐掌宮鑰於洛郡條事之惟恐不及惟德
符不肯見之容極銜之德符一日送客於會節
園時梅花已殘與客飲梅下已而容奏陳以節
會園為景華御苑德符初不知也明年暮春復
騎瘦馬從老兵竟入園中梅下哦詩曰去年白
玉花結子深林間小憩籍清影低摯咏微酸故
人不復見春事今已闌繞樹尋履跡空餘土花
斑排徊而去次日容見地有馬跡問園吏吏以
崔對容怒其輕已遂劾奏鶠徑入御苑以此罷
廢累年靖康初起為左正言未幾卒贈直龍圖
閣歸葬郟城詩文甚高
東坡為翰苑元祐三年供端午貼子有云上林

珍木暗池臺蜀產吳苞萬里來不獨盤中見盧
橘時於粽裡得楊梅每疑粽裡楊梅之句玉臺
新詠徐君蒨共內人夜坐守歲詩酒中挑喜子
粽裡覓楊梅今人未見以楊梅為粽徐公乃守
歲詩楊梅夏熟歲暮安有此果豈昔人以乾實
為之耶東坡以角黍為午日之饌故借言之耳
無錫惠山泉水久留不敗政和甲午歲趙霆始
貢水于上方月進百樽先是以十二樽為水式
泥印置泉亭每貢發以為之則靖康丙午罷貢
至是闇之水味不變與他水異也寺僧法皡言之
北京壓沙寺梨謂之御園其栽接之故先植棠
梨本與桑本相近以鵝梨條接于梨本上候始
生枝條又於桑本大枝上鑿一竅度接活梨條
於其中不一二年即生乃砍去桑之上枝又斷
棠梨下幹根脉即梨條已接於桑本矣結實所
以甘而美者以此頃又見北人云以胡桃條接
於柳本易活而速實
章聖時煉丹一爐在翰林司金丹閣日供炭五

拜至熙寧元年猶養火不絕劉袤延仲之父被
旨裁減百司此一項在經費之數有旨罷之其
丹作鐵色詔藏天章閣
張忠定公安道居南都煉丹一爐養火數十年
丹成不敢服張芻聖民守南都羸瘠殊甚聞有
此丹堅求餌之安道云不敢吝也但此丹服火
之久不有大功必有大毒不可遽服聖民求之
甚力乃以一粒如粟大以與之且戒宜韜藏慎
勿輕餌聖民得之即吞焉不數日便血不止五

臟皆糜潰而下竟死云二事聞之劉延仲
宣和間有旨蘇軾追復職名時衛仲達達可當
行詞同列戲之云達可宜刻意為此詞蓋須焚
黃耳聞者莫不大笑
許道寧京北人少亦業儒性頗跌宕不羈畫山
水法李成獨造其妙可與營丘抗行亦工傳神
每見人寢陋者必戲寫貌於酒肆識者皆笑之
為其人毆擊至碎衣敗面而竟不悛後游大華
見其峯巒崗岸始有意於山水清潤高秀濃纖

得法不愧前人矣杜祁公帥長安道寧持其技
犯公公怒捕之道寧懼欲竄避或謂道寧曰杜
公嚴毅汝乃干犯汝將何之雖走夷狄必獲汝
矣時种師誼守環州道寧乃往投誼杜公聞之
笑曰道寧真善自為謀者乃移書种公俾善遇
之在環歲餘乃歸環學從祀弟子乃道寧筆也
予舅吳順畐有道寧畫終南積雪圖八幅真絕
品也亡於兵火惜哉長安京樹大屏面亦道寧
所作殊奇偉也

晁無咎謫玉山過徐州時陳無已廢居里中無
咎置酒出小姬娉娉舞梁州無已作減字木蘭
花長短句云娉娉裊裊芍藥梢頭紅樣小舞袖
低回心到郎邊客已知金樽玉酒勸我花前千
萬壽莫莫休休白髮簪花我自羞無咎嘆曰人
疑宋開府鐵石心腸及為梅花賦清艷殆不類
其為人無已清通雖鐵石心腸不至於開府而
此詞過於梅花賦矣
元祐六年七夕日東坡時知揚州與發運使晁

端彥吳倖晁無咎大明寺汲塔院西廊井與下院蜀井二水校其高下以塔院水為勝

玫瑰油出北虜其色瑩白其香芬馥不可名狀用為試粧法用無香煎煉北人貴重之每報聘禮物中祗一合奉使者例獲一小甃其法秘不傳也宣和間周武仲愿之使虜過磁州時葉著宣遠為守祝周云聞日頗以此油分餉既反命以油贈之葉云今不須矣近禁中專賂虜使遂得其法煎成賜近臣色香勝北來者婦翁蔡京

新寄數合且云公還朝必有取者今亦獻一合周亦不受也北人方物不過一合貴皆如此而貴近之家贈遺若此之多足知其侈靡之甚也

蔡肇天啓久官京師日有藪澤之思常於尺素作平岡老木極有清思因搜李伯時令於餘地加遠水歸鴈作扁舟以載天啓及題小詩曰鴻鴈歸時水拍天平岡老木向寒煙借君餘地安漁艇乞我寒江聽雨眠伯時嬾不能竟他日王渙之彥舟取去以示宗子令戢耶取筆點染如詩中意天啓見之極愛其佳後天啓汎舟宿橫塘過雨開蓬而臥夜分不寐聞歸鴈聲因復為詩云平野風煙入夢思殷勤作畫更題詩扁舟臥聽橫塘雨恰過江南歸鴈時此畫後歸貴人家予嘗見之慨然有江湖之思

晁無咎作慶州使宅記黃魯直云大為佳作蘇明允作成都府張公安道畫像記魯直讀之云司馬子長復出也王逢原作過唐論介甫云可方賈誼過秦論不及而馳騁過之

張鉶傳奇載成都古仙人吳彩鸞善書小字嘗書唐韻鬻之今蜀中導江迎祥院經藏中佛本行經六十卷乃彩鸞所書亦異物也今世間所傳唐韻猶有皆旋風葉字畫清勁人家往往有之

建炎庚戌二月二十五日虜兵陷平江府兩浙宣撫使周望移軍退保崑山縣泊舟馬鞍山下湖邊吏方用印忽有風旋轉入舟印與文移盡卷墮水相視駭愕使水工探之不獲望懼北兵

之來襲也故亟走屯憲通鎮為失印所挽留吏
求之吏禱於馬鞍山神曰靜濟侯者曰苟不獲
且將得罪必焚廟而行縣宰亦懼乃作堰捍水
以踏車涸之畚鍤如雲鑿數尺始得之已淪於
泥中矣此說與吳中記聞同
頃有一士人每於班列中好與秘閣諸公交語
好事者戲目之為館職裡行此蓋緣御史有裏
行職銜故也
李胥方叔祭東坡文有云皇天后土鑒平生忠

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古英靈之氣
兵部郎官莫卞居塲屋日因赴浙漕夢人就旅
邸報姓莫人作狀元卞出迎之乃云名儔非卞
也時卞已捉卷是舉登科明年得子因名曰儔
後二十四年儔作大魁卞對賀客言之
朱勔養父作黃籙醮請茅山道士陳赤霓字彥
真拜章回得報應但見金甲神人杖劍叱云朱
勔父子罪惡貫盈上天不赦汝焉得為拜章彥
真不敢言勔私為親密者道不踰三年勔果敗

李去僞紹聖初知通州靜海縣至夜即入一室
判冥外人皆聞訊問枷鎖聲因目為李見鬼去
僞替容迎會集同官出二子拜縣尉陳亞亞不敢
當乃云去僞老矣不及見公之貴若長子儔雖
自成立不能遠大次子儔異日與公有恩契當
令今日先識面耳衆皆罔測政和初亞為司勳
郎官主銓試文儔中乙榜西京僱師儔又三年
為亞壻果符恩契之言亞終徽猷閣待制儔終
朝請大夫儔登科未及祿而卒

崇寧間平江府天平山白雲寺有數僧行山間
得蕈一叢共煮食之至夜發吐內三人急取鴛
鴦草生啖遂愈其二人不啖者吐至死鴛鴦草
藤蔓而生黃白花對開傍水依山處處有之治
癰疽腫毒猶妙或服或傅皆可蓋沈存中良方
所載金銀花又曰老翁須者本草名忍冬
山谷詩云爭名朝市魚千里予問諸學生魚千
里多云此齊民要術載范蠡種魚事發池中作
九墩然初無千里字心頗疑之後因讀關尹子

云以盆爲沼以石爲島魚環游之不知其幾千萬里不窮也乃知前輩用事如此該博字皆有來處

班行李贊人才魁岸磊落甚偉徽廟朝欲求一人相拵者爲對無可儷當時同列目爲寮使子京師俚語謂無對者爲寮使建炎三年擢樞殿帥

蘇黃門子由薨於許下王鞏定國作挽詩三首其一云憶昔持風憲防微意獨深一時經國慮

千載愛君心坤道存君終始乾坤正古今當時人物盡惆悵獨知音注云元祐中議冊后宣仁御文德殿發冊公語余密告呂丞相微仲毋后御前殿茲不可啓微仲明日留身宣仁詔宮中本殿發冊時人無知者其云已矣東門路空悲未盡情交親踰四紀憂患共平生此去音容隔徒多涕淚橫蜀山千萬疊何處是佳城注云公前年寄書約予至許田曰有南齋翠竹滿軒可與定國爲十日之飲此老年未盡之情也其三云静者宜膺壽胡爲忽夢楹傷嗟見行路僕與識皇情徒記巴山路空悲蜀道程弟兄仁達意千古各垂名註云公與子瞻審治巴江夜雨相約共游蜀竟不果歸今子瞻塟汝公歸眉王祥有言歸塟仁也留塟達也石三詩予在高郵於公之子處見其遺稿因錄之皆當時事今公之後邈然家集不復存皆其亡也因附於此

晏叔原聚書甚多每有遷徙其妻厭之謂叔原有類乞兒搬漆椀叔原戲作詩云生計惟茲椀

般禁豈憚勞造雖從假合成不自旋陶阮拘非同調顏瓢庶共操朝盛負餘米暮貯藉殘糟幸免墦間乞終甘澤畔逃挑宜筇竹杖捧稱葛爲袍倘受桑間餉何堪井上螬綽然具自許嘑爾未應饕世久輕原憲人方逐子敖願君同此器珎重到霜毛

唐寅醉中抄畢

墨莊漫錄卷第三

墨莊漫錄卷第四

山谷作釣亭詩有云影落華亭千尺月夢通岐下六州王上句蓋用華亭船子和尚詩云千尺絲綸直下垂一波纔動萬波隨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下句蓋用文王夢呂望事然六州王事見毛詩漢廣云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疏云言南國則一州也于時三分天下有其二故雍梁荆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云云山谷用事深遠其工如此可爲法也

王禹玉丞相寄程公闢詩云舞急錦腰迎十八酒酣玉盞照東西樂府六么曲有花十八古有玉東西杯其對甚新也

陳輔輔之丹陽人能詩荆公深愛之嘗訪建康楊顒德逢留詩壁間云北山松粉未飄花白下風輕麥脚斜身似舊時王謝燕一年一度到君家荆公見之笑謂德逢曰輔之罵君作尋常百姓也

東京城北有祅廟呼煙切祅神本出西域蓋胡神也與大秦穆護同入中國俗以火神祠之京師人畏其威靈甚重之其廟祝姓史名世爽自云家世爲祝累代矣藏先世補受之牒凡三有曰懷恩者其牒唐咸通三年宣武節度使令狐給令狐者丞相綯也有曰溫者周顯德三年端明殿學士權知開封府王所給王乃朴也有曰貴者其牒亦周顯德五年樞密使權知開封府王所給亦朴也自唐以來祅神已祀於汴矣而其祝乃能世繼其職踰二百年斯亦異矣今池州

郭西英濟王祠乃祀梁昭明太子也其祝周氏亦自唐開成年掌祠事至今其子孫分爲八家悉爲祝也噫世祿之家能箕裘其業奕世而相繼者蓋亦甚鮮曾二祝之不若也鎮江府朱方門之東城上乃有祅神祠不知何人立也

本朝玉輅乃隋朝所造唐顯德中嘗修之凡三到泰山故張芸叟郊祀慶成詩云大輅依古制玉輅自隋傳

范忠宣公堯夫謫居永州以書寄人云此中羊

麮無異北方每日閑門飡餺飥不知身之在遠
也
孫覿仲益尚書四六新清用事切當宣和中與
家兄子章同爲兵部郎未幾子章出知無爲軍
仲益緣遷言官自南　亦出知和州時淮南漕
俞覵以無爲歲額上供米後時委知州取勘無
爲當職官吏仲益得檄浸不省也置而不問亦
不移文已而未亦辨子章德仲益以啓謝之仲
益答之有云苞茅不入豈敢加問楚之師轄車

相依自作全虞之計人頗稱賞以爲精切也
許洛兩都軒裳之盛士大夫之淵藪也黨論之
興指爲許洛兩黨崔鷃德符陳恬叔陽皆戊戌
生田晝承君李豸方叔皆己亥生並居潁昌陽
翟時號戊己四先生以爲許黨之魁也故諸公
皆久廢之
杜甫有云星落黃姑渚秋辭白帝城之句說者
但見古詩云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
見意謂黃姑乃牽牛然不見正所出不曉黃姑

之說故揚億大年荷花詩云舒女清泉滿黃姑
別渚通劉筠子儀七夕詩云伯勞東翥燕西飛
又報黃姑織女期大年和云天孫已度黃姑渚
阿母還來漢帝家皆用此事予後讀緯書始見
引張平子天象賦云河鼓集軍以嘈雜瞽張茂
先李淳風等注云河鼓三星在牽牛星北主軍
鼓蓋天子三軍之象昔傳牽牛織女見此星是
也故爾雅河鼓謂之牽牛又古詩云東飛伯勞
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黃姑即河鼓也音訛

而然今之學者或謂是列舍牽牛而會織女故
於此折其疑又張茂先小家賦曰九坎至牽牛
織女期河鼓石錄注云河鼓星在牽牛北天鼓
也主軍鼓主鈇鉞李淳風自昔相傳牽牛織女
七月七日相見者乃此星也予因此始知黃姑
乃河鼓也爲牽牛之別名昔人云開卷有益信
然
杜甫大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峽將適
江陵詩四十韻其末有云五雲高太甲六月控

摶扶之句鮑欽止鄧廣思范元實及世行所謂王原叔注者諸家皆不詳五雲太甲之義予讀唐王勃文集有大唐九隴縣孔子廟堂銘序云帝車造指遁七曜於中階華蓋西臨藏五雲於太甲雖使星辰蕩越三元之軌躔可尋雲雨沸騰六氣之經綸有序然則撫銅渾而觀變化則萬象之運不足多矣握瑤鏡而臨事業則萬幾之湊不足大矣 云云 然則五雲太甲之義蓋爲玄象而言矣第未見正所出之書當俟博洽君

子請問之惟酉陽雜俎云王勃每爲碑頌先墨磨數升引被覆面而臥忽起一筆書之人謂之腹稿燕公嘗讀夫子學堂碑自帝車至太甲四句悉不解訪之一公一公言北斗建午七曜在南方有是之祥無爲聖人當出華蓋以下卒不可悉然則五雲太甲一公燕公不知之況餘人乎 一公謂一行禪師也

東北冬月寒甚夜氣塞空如霧着於林木凝結如珠玉旦起視之眞薄雪也見日乃消釋因風飄落齊魯人謂之霧淞諺云霧淞重霧淞窮漢置飯甕盖歲穰之兆也曾子固之齊州有冬夜詩云香清一榻氍毹煖月淡千門霧淞寒又有霧淞詩云園林初日靜無風霧淞開花處處同記得集英深殿裡舞人齊揷玉籠鬆盖謂是也東坡在定武送曹仲錫詩亦云斷蓬飛葉落黃沙秪有千林髼淞花應謂王孫朝上國珠幢玉節與排衙亦謂此也霧淞 音夢送 髼鬆皆同音

東坡自儋耳北歸臨行以詩留別黎子雲秀才

云我本儋州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上譬如事遠游平生生死夢三者無劣優知見不再見欲去且少留後批云新釀佳甚求一具理臨行寫此以折菜錢宣和中予在京師相藍見南州一士人携此帖來粗厚楮紙行書塗抹一二字類類魯公祭姪文甚奇偉也具理南荒人餠餌名也

劉安世器之在都下僧化成見之曰公在胞胎中當有不測驚危幼年復有惡疾幾爲廢人然

卒無恙蓋器之父航赴官蜀中時母方娠過棧道天雨新霽磴滑危甚忽石隕馬蹶夫人已墜崖下矣衆皆驚泣無復生望試使下瞰崖腹有巨木蔦藟縈結盤屈如蓋落葉委藉夫人安坐于上呼之即應乃以余綯懸絙而上了無所傷至官未幾而育器之後十餘歲居京師苦赤目甚惡精溢于外百醫莫差一日有客云某有一相識來調官畜惡目藥甚効昨日來別云已陞辭早晚即行試遣人往求之時行李已出房云藥誠有之匆匆忘記在某篋中初發一篋藥已在焉遂得之令以藥傅精上軟綿纏護戒七日方開一傅痛即止及開精已內眸子瞭然矣二事器之自為劉勉中言

蘇陰和尚作穆護歌又地理風水家亦有穆護歌皆以六言為句而用側韻黃魯直云黔南巴
僰間賽神者皆歌穆護其略云聽唱商人穆護四海五湖曾去因問穆護之名父老云蓋木瓠耳曲木狀如瓠擊之以節歌耳予見淮泗村人多作炙手歌以大長竹數尺刳去中節獨留其底築地逢逢若鼓聲男女把臂成圍撫髀而歌亦以竹筒築地為節四方風俗不同吳人多作山歌聲怨咽如悲聞之使人酸辛柳子厚云欵乃一聲山水綠此又嶺外之音皆此類也

濟南為郡在歷山之陰水泉清冷凡三十餘所如舜泉爆流金線真珠洗鉢孝感玉環之類皆奇李格非文叔　為歷下水記敘述甚詳文體有法曾子固作詩以爆流為趵突未知孰是

發運使淳化四年始建官壽六路轉輸於京師者至六百二十萬石通泰楚海四州煮海之鹽以供六路者三百二十餘萬石復運六路之錢以供中都者常不下五六十萬貫淳化四年以內殿崇班楊允恭為都大管勾江南諸州綱船搬運鹽粮錢帛茶貨當時殿直蔡崇道供奉官劉金信同管勾五年七月允恭授西京作坊使遂次添管職事乃立制置發運使額至乾興元年十二月文武官二員皇祐元年施昌言以

天章閣待制充使自後多除兩制　統六路年
額上供米六百二十萬石內四百八十五萬石
赴闕一百三十五萬石南京畿送納淮南一百
五十萬石一百二十五萬石赴闕二十萬石咸
平尉氏五萬石太康江南東路九十九萬一千
一百石七十四萬五千一百石赴闕二十四萬
五千石赴拱州江南西路一百二十萬八千九
百石一百萬八千九百石赴闕二十萬石赴南
京湖南六十五萬石盡赴闕湖北三十五萬石

赴闕兩浙一百五十五萬石八十四萬五千石
赴闕四十萬三千三百五十二石陳留二十五
萬一千六百四十八石雍丘

東坡知徐州作黃樓未幾黃州安置爲定帥作
松醪賦有云遂從此而入海渺翻天之雲濤俄
貶惠州移儋耳貴入海矣在京師送人入蜀云
莫欺老病未歸身玉局他年第幾人北歸果得
提舉成都玉局觀三事皆識也

京師五嶽觀後凝祥池有黃色蓮花甚奇他處
少見本也

安惇處厚初謫潭州過儀真見客河亭有一丐
者邇前白言有戲術願陳一笑安心異之欣然
延禮丐者求一硯及素紙幅紙香爐乃取土以
唾和呵之成墨矣又取土呵之忽成薰陸焚之
芬馥乃研墨謂安曰吾不能書命小吏持筆題
詩曰佳人如玉酒如油醉臥鴛鴦帳裡頭咫尺
洞庭君不到長生不死最風流處厚讀之不悅
自以無嗜欲久矣豈有佳人如玉醉臥鴛鴦之

事乎且謂洞庭君不到是謂我不可仙矣遂謝
丐者與酒一壺一引而盡長揖而去安行將過
洞庭之日被命鐫削官資放歸田里乃悟前詩
之異丐者必異人也然詩中似隱神仙祕訣人
不曉耳

東坡自常州赴登州經過揚州石塔寺長老戒
公來謁東坡坡云經過草草不一別石塔塔
起立云遮箇是磚浮圖耶坡云有縫塔云若無
縫何以容得世間螻蟻坡首肯之元豐八年八

月二十七日也明日坡又作詩贈之云竹西失
却上方老石塔還逢惠照師我亦化身東漢去
姓名莫遣世人知
崔公度伯易赴宣州守江行夜見一舟相隨而
行寂然無聲晩船得港而泊所見之舟亦止近
岸公疑之遣人視之乃空舟也舟中有血痕於
舟尾得皂絛一條繫文字一紙取覩之乃顧舟
契也因得其人姓名及牙保之屬至郡檄巡尉
緝捕盡獲其人盖船主殺雇舟之商取其物而

棄其舟遂伏于法豈鬼物銜冤而訴乎
文潞公丞相出鎮西京奉詔於瓊林苑燕餞從
列皆預賦詩送行王禹玉時爲内相詩云都門
秋色滿旌旗祖帳容陪醉御巵功業迥高嘉祐
末精神如破貝州時匣中寶劒騰霜鍔海上仙
桃壓露枝非日更開黄詔下別看名姓入　畢
時以爲警絶曾紘伯容爲予言此詩第一句便
見體面之大若非上公大僚詎敢於都門而張
旌旗耶此餘人所不可當也白居易餞裴度丞

相詩云閑説風情筋力在只如初破蔡州時禹
玉用此事也
鎮江府甘露寺在北固山上江山之勝煙雲顯
晦萃於目前舊有多景樓尤爲登覽之最盖取
李贊皇題臨江亭詩有多景懸牕牖之句以是
命名樓即臨江故基也裴煜守潤日有詩云登
臨每憶衛公詩多景惟於此處宜海岸千艘浮
若芥邦人萬室布如旗江山氣象囘環見宇宙
端倪指點知禪老其辭勤候近使居官滿有歸

期自經兵火樓今廢近雖稍復營繕而樓基半
已侵削殊可惜也
王荆公退居金陵建宅於半山盖自城至鍾山
此寶公塔路之半因以得名宅後有謝公墩乃
謝安石居東山之所也荆公詩云我名公字偶
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
墩姓尚隨公其後公捨宅爲報寧寺寺今亦廢
未復舊而墩巋然獨存
宣和二年睦寇方臘起幫源浙西震恐士大夫

相與奔竄閩汪子東在錢塘避地携家於無錫之梁溪明年臘就擒離散之家悉還桑梓子東以貧甚未能歸乃僑寓於毗陵郡崇安寺古柘院中一日忽夢臨水有軒主人延客可年五十儀觀甚偉玄衣而美鬚髯揖坐使兩女子以銅盃酌酒謂子東曰自來歌曲新聲先奏天曹然後散落人間他日東南休兵有樂府曰太平樂汝先聽其聲遂使兩女子舞主人抵掌而為之節已而恍然而覺猶能記其五拍子東因作詩記云玄衣仙子從雙鬟緩節長歌一解頽諳引銅盃効鯨吸低回紅袖作弓彎舞留月殿春風冷樂奏鈞天曉夢還行聽新聲太平樂先傳五拍到人間後四年子東始歸杭州而先廬已焚於兵火因寄家菩提寺復夢前美鬚者腰一長笛手披書冊舉以示子東紙白如玉小朱攔界間行以譜有其聲而無其詞笑謂子東曰将有待也然時在梁溪曾按太平樂尚能記其聲否乎子東因為之歌美鬚者攙腰間笛復作一弄

亦私記其聲蓋是重頭小令已而遂覺其後夢又至一處榜曰廣寒宮宮門夾兩池水瑩淨無波地無纖草仰覩巍峩若洞府然門鑰不啓或有告之者曰但曳鈴索呼月姊則門開矣子東從其言試曳鈴索果有應者乃引至堂宇見二仙子皆眉目疎秀端莊靚麗冠青瑶冠衣彩霞衣似錦非錦似綉非綉因問引者曰此謂誰曰月姊也乃引子東升堂皆再拜月姊因問往時梁溪曾令奴輩歌舞傳太平樂尚能記否又還縈髯翁吹新聲亦能記否子東曰悉記之因為歌之月姊喜見顏面復出一紙書以示子東曰亦新詞也姊歌之其聲究轉似樂府昆明池子東因歛強記之姊有難色顧視手中紙化為碧字皆滅迹矣因揖而退乃覺時已夜闌矣歘記其一句云深誠杳隔無疑亦不知為何等語也前後三夢後多忘其聲惟縈髯翁笛聲尚在乃倚其聲而為之詞名曰桂花明云縹緲神清開洞府遇廣寒宮女問我雙鬟梁溪舞還記得當

時否碧玉詞章教仙語為按歌宮羽皓月滿窓
人何處聲未斷瑤臺路手東甯自為手言
王禹玉為翰苑治平三年二月十五日召對蕋
珠殿時賜紫花衣墩令坐踰數刻方罷明年英
廟上仙珪作挽詞有云曾陪蕋珠殿獨賜紫花
墩蓋謂是也
金釵雙捧玉纖纖星宿光芒動滿奩解笑詩人
誇博物秪知紅顆味酸甜曾子固荔枝詩也白
樂天荔枝詩曰津液甘酸如醴酪杜子美詩云

紅顆甜酸袛自知故前詩譏二公也政和初閩
中貢連珠者移植禁中次年結實不減土出道
君御製詩云玉液乍凝仙掌露絳紗初脫水晶
丸蓋體物之貢矣時群臣皆應制焉
高郵禪居寺大殿佛髻珠一日為盜竊去往來
夜中不得出僧怪之曰汝往來何求曰欲求門
以出僧指之曰此門也又復他之竟不見也僧
詰問具以竊珠對即引盜對納珠令援京引答
乃識途而去僧因技拭佛供見座下有敗經腐

爛狼籍鼠巢其中小鼠數枚尚未能走或少足
或缺目欠尾者無耳者殆無一全形殊可怪也
王將明後房曰田令人者顏貌殊倫真國色也
靖康改元正月將明死田自都携一婢竄至亳
州居逆旅中郡知之為拘留數月其家遣人迎
歸蔡元長後房曰武恭人亦妙麗不凡元長謫
嶺表武在京為一使臣姓孫人所畜乃携孫竄
至南京亦為郡所拘七月開封差人擒之送入
京師時予適在二郡皆見之

錢唐僧淨暉字照曠學琴於僧則全完仲遂造
精妙得古人之意宣和間久居中都出入貴人
門嘗得一舊琴修治之磨去舊漆三數重隱隱
若有字痕重加磨礲得古篆霜鏞二字黃金填
之字畫勁妙有法中官陳彥和以七百千得之
別為禹價珠為徽白玉為軫修成彈之清越聲
壓數琴非雷氏未易臻此也靖康丁未年道宗
將趙万叛九月二十八日陷鎮江府時彥和在
京口挺身而走琴遂不携又宗室士儁立之時

知南外大宗正亦在郡所服犀帶乃道君解賜淵聖淵聖解賜士㑹者正透盤龍亦七壽龍屈若飛翔之狀予嘗見之

郭熙和陽溫縣人以畫得名其子思後登科熙喜甚乃於縣庠宣聖殿內畫山水窠石四壁稚偉清閑妙絕一時自云平生所得極意於此筆矣熙能為遠景意趣蓋新略不相雜亦名手也貴人家收熙一景山水二十四幅掛高堂上森然若在林壑間未易得也思後為待制乃重資

以收父畫散晦其迹也

杜子美微意深遠考之可見如丹青引贈曹霸詩也有云至尊含笑催賜金圉人太僕皆惆悵說者謂帝喜霸之能寫真畫馬也故催金賜之而圉人太僕自嘆其無技以蒙恩賚耳如此說則意短無工殊不知此畫深識肅宗也考是詩始云先帝天馬玉花驄畫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牽來赤墀下迥立閶闔生長風帝既見先帝之馬當軫羨墻之念反含笑而賜金曾不若圉僕見馬能惆悵而懷先帝也又寄劉峽州伯華使君長篇尾句云江湖多白鳥天地亦青蠅人多指白鳥為鷺非也按月令仲秋之月群鳥養羞注引夏小正曰九月丹鳥羞白鳥說者謂蚊蚋也又金樓子云齊威公臥於栢寢白鳥营飢而求飽公開綠紗之廚而進焉有知禮者不食而退有知足者雋肉而退有不知足者長噬短吸而食及其飽者腹為之潰蓋戒夫貪也又詩人以青蠅刺讒然則公詩蓋言天下多貪讒之人

耳

泰陵時蔡元長為學士故事供貼子皇太后皇帝皇后閤各有詞諸妃閤同用四首而已時昭懷劉太后尤貴妃元長特撰四首以供之有三十六宮人第一玉樓深處夢熊羆

荊公退居鍾山嘗獨游山寺有人擁數卒按膝據牀而坐驕氣滿容慢罵左右爲之辟易公問為誰僧云押綱張殿侍也公即索筆題一詩於扉云口銜天憲手持鈞已是龍墀第一人回首

三千大千界此身猶是一微塵

王洙原叔內翰嘗云作書冊粘葉為上久脫爛苟不逸去尋其次第足可抄録屢得逸書以此獲全若縫繢歲久斷絶即難次序初得董氏繁露數冊錯亂顛倒伏讀歲餘尋繹綴次方稍完復乃縫繢之弊也嘗與宋宣獻談之公悉令家所録者作粘法予嘗見舊三館黄本書及白本書皆作粘葉上下欄界皆界出於紙葉後在高郵借孫莘老家書亦作此法又見錢穆父所畜

亦如是多只用白紙作襟硬黄紙作狹簽子蓋前輩多用此法予性喜傳書他日得　奇書不復作縫繢也

陜州大河南岸有物如鉄石狀俗謂之鉄牛舊有祠宇唐末封號順正廟大中祥符四年真宗祀汾陰幸其廟作鉄牛詩

泗州普照寺僧伽塔建炎戊申二月二日災秀州華亭普照寺亦以是日焚其塔亦甚雄盛可亞於泗上也

西京進花自李迪相國始

杜子美祭房相國九月用茶藕蓴鯽之奠蓴生於春至秋則不可食不知何謂而晋張翰亦以秋風動而思菰菜蓴羹鱸鱠鱸固秋物而蓴不可曉也

晁文元公迥深明理性嘗作七審於四威儀中嘗自考校以代曾子三省之義道力深淺自審方知心一一切妄念能息　否二一切外緣稍簡省否三一切觸景能不動否四一切語言能

慎密否五一切黒白臧分别否六夢想之間不顛倒否七方寸之間得恬愉否予讀公所作內典諸書得此者有所省當書左右以警昏惰

張　芸叟作鳳翔吳生畫記秦少游作五百羅漢圖記皆法韓退之畫記俱無愧也

墨莊漫録卷第四

墨莊漫録卷第五

元豐五年狀元黃裳榜神廟御集英殿唱名至第三甲有暨陶者主司誤呼為暨去声三呼之無應者蘇丞相頌時為吏部侍郎侍立上顧頌頌曰當呼為居乙切果應而出上曰卿何以知之出何書頌曰臣嘗覩三國時吳有暨豔造營府之論恐其後也問陶鄉里乃建州人上喜曰果吳人襃論再三

大觀三年狀元賈安宅榜徽廟御集英殿唱名至五甲有甄徹者中書侍郎林攄彦振唱名呼為甄稽延切徹自言姓甄之人切攄猶強辯之近侍匿笑雖而御史有言攄罷而出

神廟朝御馬有曰玉逍遥者蓋赭白也嘗幸金明池歸彖之

胡世將成公為中書舍人兼權給事中與張壽子公同在後省一日胡將上馬忽内逼乃解衣奏厠張戲之曰解衣脫冕而行舍人給事取急事同音款尋屬對無有其事後李彌大似矩尚書知平江府似矩嘗為宣撫使趙九齡次張忽云子公之句吾有對矣可對棄甲曳兵而走宣撫尚書取常騎字同音聞者莫不大笑且以為的對蓋為帥臣嘗為賊所窘也

范文正公長子監簿純佑自幼警悟明敏過人文正公所料事必先知之善能出神公在西邊凡虜情幾事皆預逆知蓋出神至虜廷得之故公每制勝料敵如神者監簿之力也一日因出神為人所驚自此神觀不足未幾而亡時甚少

也公之族子閭彦和云

邦基外祖父吳豪字特起世家臨川其兄仕於唐州而亡因家泌上治田於黃土二陂遂以多貲聞倜儻尚義潛德不耀荊公夫人之同祖兄弟也荊公更新法心不喜之將挽之官力辭不願自外祖死伯舅元順舅持門户順舅蕭散風度雅意翰墨畜法書名畫甚富烹茶焚香吟詩彈琴而已朧畝漫不省也坐是東皐廢弛歲不瞻給乃委仲舅允恍舅其隳敗恍舅孝友修慝

賙貧樂施有父風未幾多猝復如曩時歲收數萬斛公心持已無絲髮之私輸載長兄房以聽出納悅甫奉太夫人盡子道待兄弟得怡怡之義四方親舊以貧投者存恤無厭藏獲咸無怨言鄉曲咨得其懽心宣和辛丑秋得病至冬不起視笥中衣無兩襲未嘗有一物私蓄也人始服其廉謹特京師調發科數動以萬計適丁運年早歎悅甫憂家庭瘁羸∶感病其死數日姪着夢悅甫云吾有詩爾其志之及覺憶其二句

云春風陌上一杯酒回首家原事若何蓋悅甫雖死猶不忘家也悲夫

僧如璧乃江西進士饒節次子也少年嘗投書於曾子宣論新法非是不合乃祝髮更名尤長於詩嘗住數刹士大夫多與之游後改字德操梅花一聯云遂教天下無雙色來作人間第一春風味亦不淺又答呂居仁寄詩云長憶他時對短檠詩成重改又鷄鳴如今老矣無心力口誦君詩遶竹行居仁甚稱之

玉臺新咏梁沈約休文有六憶詩蓋艷詞也其後少有效其體者王全玉乃作宮體十憶詩李元膺見之愛其詞意宛轉且日讀之動人老狂不能已聊復效尤亦作十絕謂憶行憶坐憶飲憶歌憶書憶博憶顰憶笑憶眠憶粧也其一曰屏帳腰支出洞房花枝窣地引巾長裙邊遮定雙鴛小只有金蓮步步香其二云椅上漆花鬪面平綉裙斜綽茜羅輕踏青姊妹頻來喚鴛鑊貪忙不意行其三云綠蟻頻傾不厭多帕羅

香軟襯金荷從教弄酒春衫涴別有風流上眼波其四云一串紅牙碎玉敲碧雲無力駐晴霄也知唱到關情處緩按鎗聲眼色招其五云織玉參差象管輕蜀牋小研一作砑碧窓明袖紗容肤嗔却看學寫鴛鴦字未成其六云小閣爭蒲畫燭低錦茵圍坐玉相款嬌羞慣被諸郎戲袖映春葱出注遲其七云漫注橫波無語處輕籠小板散歌時千愁萬恨關心曲却使眉尖學別離其八云從來題目直千金無事蓋多始見心

乍向客前猶掩斂不知巳覺鈿窩深其九云泥
嬌成困日初長暫卸輕裾玉簟凉漠漠幌煙籠
玉枕紛肌生汗白蓮香其十云宮樣梳兒金縷
犀釵梁水玉刻蛟螭眉間要點雙心字不曾蕭
郎只畫眉其情致殊妍麗自非風流才思者不
能作也

藏書之冨如宋宣獻畢文簡王原叔錢穆父王
仲至家及荊南田氏歷陽沈氏各有書目譙郡
祁氏多書號外府太清老氏之藏室後皆散亡

田沈二家不肖子盡鬻之京都盛時貴人及賢
宗室往往聚書至多者萬卷兵火之後焚毀迨
盡間有一二留落人間亦書史一時之厄也吳
中曾敏彥和賀鑄方回二家書其子獻之朝廷
各命以官皆經彥和方回手自讐校非如田沈
家貪多務得舛謬訛錯也

平江自朱勔用事花木之奇異者盡移供禁籞
下至墟墓間珍木亦遭發掘山林所餘惟合抱
成圍或臃腫 散者乃保天年建炎己酉冬洎
庚戌春宣撫使周望留姑蘇諸將之兵斧斤日
往樵斫俱盡梁梓之材折而為薪莫敢誰何諸
山皆童矣亦草木一時之厄耶

吳中魚市以斤計（一斗謂二斤半）松陵唱和皮日休釣
侶詩云一斗霜鱗換濁醪註云吳中買魚論斗
酒即秤斤其來蓋遠矣然酒今已用升至市菜
及蔬亦論斤土風不可革也

僧謂酒為般若湯鮮有知其說者予偶讀釋氏
會要乃得其說云有一客僧長慶中留一寺呼

淨人酤酒寺僧見之怒其麄暴奪瓶擊栢樹其
缾百碎其酒凝滯着樹如綠玉搖之不散僧曰
某常持般若經須預飲此物一杯即諷詠瀏亮
乃將缾就樹盛之其酒盡落器中略無子遺奄
然流啜斯須器罄（音慶）酣暢矣酒之廋辭其起此
乎

樂全先生張安道薨東坡時守潁州於僧寺舉
掛參酌古今用唐人服座主緦麻三月又別為
文往祭其柩蓋感其知遇也

王文公安石為相日奏事殿中忽覺偏頭痛不可忍遽奏上請歸治疾裕陵令且在中書偃臥已而小黃門持一小金杯藥少許賜之云左痛即灌右鼻右即反之左右俱痛並灌之即時痛愈明日入謝上曰禁中自太祖時有此數十方不傳人間此其一也因并賜此方蘇軾自黃州歸過金陵安石傳其方用之如神但目赤少時頭痛即愈法用新蘿蔔取自然汁入生龍腦少許調勻昂頭使人滴入鼻竅

舒信道敗荷詩云忍看夜影分殘月别送秋声入晚風前輩云一郡之政覩於酒一家之政覩於虀盞二物若善則其他可知矣

處州縉雲縣簿廳舊為武尉司頃有一婦人常現形與人接妍麗閑婉有殊色其來也異香芬馥非世間之香自稱曰英華或曰綠華前後官此者多為所惑建炎中一武尉與之配合如伉儷同僚皆預其宴集慧辯可喜與尉料理事家自言我非妖媚不害於人尉以郡檄部兵至揚州時車駕駐蹕淮南英華亦隨而行至揚州南門不肯入謂尉曰天子之所門有守禦之神我不可入我從此而逝矣然君之行若復差往泗上禍即至矣遂慘別而去尉至御營果令所部兵往泗州交割尉乃行未幾而北兵至遂不知存亡獨小　得脫而歸英華已先至邑久矣其後有蔣教書字輝遠永嘉人為邑簿英華出如平時其家母妻不安之而歸輝遠獨在官所英華時復出現其來也香先襲人輝遠不少動心

一日謂輝遠曰君索居於此妾欲事巾櫛可乎而君介然不當盼顧亦木心石腸之人也輝遠曰汝宜亟反毋相接也因齋戒具章奏欲祈天是夕復至曰君毋庸訴我其無所舍得一託身之地不復出矣輝遠曰汝果尔吾為汝立祠以祀何如華感激而去自是不復至輝遠越數日亦忘之時家有素絲數束一旦其絲悉穿繫於窗牖連絡不可解輝遠因悟曰吾許汝立祠而逾約矣即為汝謀之乃於廳事之偏室塑像以

祠香火明日其絲悉已成束若不經手者其狀
遂絕余舊聞斯事後見彼州士人所說悉同意
其爲草木之妖也

龐寅孫待制一女有容色適毗陵胡道修甚雍
睦數年後道修每夜即有一婦人來同寢龐或
聞其語言數詰之道修笑而不答一夜道修先
就枕龐舉幔欲入其人自帳中出姿容妍麗白
龐曰不若也龐亦不懼道修曰子見之否不必
怒也我與你同往訪之恍惚與道修同至一處

如王侯第籬幙華煥廊廡間懸琉璃燈光彩奪
目道修與龐方携手而行至一堂有一人自屏
後來乃向幔中所出之人也道修捨龐走從之
相挽而去已而對飲堂上龐憤之亟欲走歸顧
門宇悉闔鑰倉皇至一處見有斷垣乃大呼踰
之而出恍然而寤蓋夢也明日道修曰昨宵胡
不少留乃怒而遁也自爾無可柰何時寅孫任
發運使乃具舟揖迎其女并婿至真州召就醫
召一道士能使物治病俾令治之道士以一木

杙一釘付龐戒令伺道修嗽聲即以釘釘其杙
如其言釘之道修大叫曰是甚直理亟來拏之
龐懼爲所得擲杙於河中時寅孫有館客在後
舟見之即以手招之其杙遂流至船邊館客取
之拔去其釘道修大笑道士悵恍而去卒不可
療乃復歸毗陵不復爲怪也一日道修謂龐曰
來日有人携一女子來求顧可爲我得之慎勿
靳其直而失之也明日果有人携老媼一村女
來寢陋可駭道修見之喜曰是矣乃以數千得

之道修自是嬖惑此婢甚歡而向之人不得至
矣蓋是怪依附此婢之體而道修見之乃向之
人耳龐竟離歸道修與此婢生男女數人亦無
他怪待制之猶子溫孺潤甫言後問之胡氏信
然

宣和間朱勔應奉進爲節度使子汝賢慶陽軍
承宣使汝功靜江軍承宣使汝文閤門宣贊舍
人弟勳閤門宣贊舍人汝翼朝奉大夫直龍圖
閣汝舟明州觀察使汝楫華州觀察使汝明崇

州刺史孫赫繹約絢締綬並閤門宣贊舍人繹紳並閤門祗候一時軒裳之盛未之有也靖康之初籍其家並追奪悉竄嶺外

蔡君謨作福守日有一書生投詩來謁云遠入青青疊疊峰峯前真宰讀書公半嵓冷落高宗雨一枕淒涼古廟風煙鎖豹眠閒霧露井凋鳳宿舊梧桐九龍山下英雄氣盡屬君家世胄中君謨異之尋令人伺其所歸至一山下忽不見四顧無人唯一社屋爾意其社神也

王荆公女適吳丞相之子封長安縣君者能詩嘗見親族婦女有服帶白羅繫頸子者因戲為詩云香羅如雪縷新詩惹住烏雲不放回還似遠山秋水際夜來吹散一枝梅其姑丞相魚軒李氏侍從徐宥之女也亦能文有詩云絮飛柳陌三春雨花落梨園一笛風百尺玉樓簾半捲夜深人在水晶宮皆婦人有才思者可喜也

邦基從伯康孫字晁老得彥搒高科宰溧陽日晨有道士來謁授以藥二粒且以橡栗四十枚副之戒曰此去十日當有大厄宜封識如法勿令妾婦見之庶緩急可為俻後至揚州遇毋舅錢穗搒父搒二侍姬來偶探藥囊而未及取尋而得疾取藥無有矣計其時正三年竟不起云

重和戊戌冬予道由頴昌之汝墳驛壁間得廖正一明略手題三詩其一云阿憐二十頗有餘秀眉豐頰冰瑩膚無端款作商人婦更狂方尋海畔夫其二云阿梅芳歲得同歡懊惱情深解夢蘭鶯語輕清花裡活柳條弱軟掌中看其三

云淮源距棗陽亭候逾十舍征鞭背綉幃雲雨虛四夜雙豔盡傾城一姝偏擅價獨怒蕙心輕誤許商人嫁初不曉其意是年至唐州外氏家因舉是詩邦人任喻義可云頃年明略與郡之二營妓往來情好甚篤其一小字憐憐其一名梅時憐憐將為大賈所納明略既去道過汝墳作詩蓋有所感也憐憐竟隨賈去方尋海畔夫用海上有逐臭之夫事譏之也

禁中舊有鴨脚子四本俗謂之銀杏大皆合抱

其三在翠芳亭之北歲收實至數斛而所托陰
溢無可臨賞之所其一在太清樓之東得地顯
敞可以就賞而未嘗著花也裕陵嘗臨觀而興
嘆以謂事有不能適人意者如此越明年一枝
遂花而結實至千餘壺大可愛裕陵大悅命宴
太清樓賞之分賜禁從有差迨次年則不復花
矣中官帶御器械石璘者老於禁掖供奉嘗為
何正臣去非言之正臣嘗記是事且謂凡草木
之華實蓋有常性人主者為起一念乃能感格
穹壤使陰陽造化之工為之巧徙曲成以適其
一時之所欲豈為天子者凡一言動致蓋高之
鑒聽若影響之速耶由是觀之為人上者使有
宋景公之言時發於誠心則召應豈俟終日哉
正臣所論如此邦基嘗從正臣之子蓬子甦見
其手書因復記之

瞿三丈公巽少年侍龍圖公守會稽時嘗賦猩
猩毛筆詩甚奇妙何去非次韻和之云貌妍足
巧語軀惡招厥厥賊形具人獸寧脫剃搽居肉

嘗登鼎俎餉餽傳甘肱失計墮醉鄉顛躓無與
扶柔毫就束縛航海歸仙癯浴質逸少池摛藻
如章湖弑身固有用賦予從乘祖坐令宣城工
無復誇栗鬚（宣城出栗鼠須筆）文房甲四寶萬兔愁蒙
會數管支十年閉門賦三都之子信豪邁嗜學
每致劬未冠游膠庠已推經行儒蓬山天祿閣
崢嶸陵碧虛期子早登躡 舍按魯魚公巽之
詩恨未見有綠毛龜詩皆少年所作也

予在四明市舶局日同官司戶王操粹昭郡撥
往昌國縣普陀山觀音洞禱雨歸為予言普陀
山去昌國兩潮山不甚高峻山下居民百許家
以魚鹽為業亦有耕稼有一寺僧五六十人佛
殿上有頻伽鳥二枚棲窠梁棟間大如鴨頰毛
羽紺翠其聲清越如擊玉每歲生子必引去不
知所之山有洞其深罔測莫得而入洞中水聲
如考數百面鼓語不相聞其上復有洞穴日光
所射可見數十步外菩薩每現像於其中粹昭
既致州郡之命因啓禱願有所覩須臾見擱揩

數尺皆碧玉也有刻鏤之文爲毬路如世間宮殿所造者已而復現紋如珊瑚者亦數尺去人不遠極明然也久之於深遠處見菩薩像但見下身如腰而上即晦矣白衣瓔珞了了可數但不見其首寺僧云頃有見其面者乃作紅赤色今於山上作塑像正作此色乃當時所見者東望三韓外國諸山在杳冥間海船至此必有所禱寺有鐘磬銅物皆雞林商賈所施者多刻彼國之年號亦有外國人留題頗有文彩者僧云

禱于洞者所現之相有不同有見淨缾者有見纓絡者善財者橋梁者亦有無所覩者洞前大石下有白玉晶瑩謂之菩薩石都昭平生倔強至是頗信向云

唐人詩行役異鄉懷歸感嘆而意相同者如賈島云客舍并州已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度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鄉竇鞏云風雨荆州二月天問人初雇峽中船西南一望雲和水猶道黔南有四千柳宗元云林邑山聯瘴海秋牂牁水向郡前流勞君更問龍池地正北三千到錦州李商隱云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何時共剪西窗燭却話巴山夜雨時皆佳作也

段承務者醫術甚精貴人奏以不理選限恩澤居宜興非有勢者力不能屈致翟公巽叅政居常熟欲見之托平江守梁仲謨尚書邀之始來乃回平江一富人病求段醫段曰此病不過湯劑數服可愈然非五百千足爲酬不可其家始

許其半段拂衣而去竟從其請復以五十星爲藥資段復求益增至百星始肯出藥果如其說而差段其載所獲而歸中途夜夢一朱衣曰上帝以爾爲醫而專取賄賂殊無濟物之心命扶脊二十敖左右牽而鞭之既寤猶覺脊痛令人視之有捶痕歸家未幾而死

東坡性喜飲而飲亦不多在黃州嘗以蜜爲釀又作蜜酒歌人罕傳其法每蜜用四斤煉熟入熱湯相攪成一斗入好麵麴二兩南方白酒餅

子米麴一兩半搗細生絹袋盛都置一器中密封之大暑中冷下稍涼溫下天冷即熱下一二日即沸又數日沸定酒即清可飲初全帶蜜味澄之半月渾是佳酎方沸時又煉蜜半斤冷投之尤妙予嘗試為之味甜如醇醪善飲之人恐非其好也

蘇子由在政府子瞻為翰苑有一故人與子由兄弟有舊者來干子由求差遣久而未遂一日來見子瞻且云某有望內翰以一言為助公徐

曰舊聞有人貧甚無以為生乃謀伐塚遂破一墓見一人裸而坐曰爾不聞漢世楊王孫乎裸葬以矯世無物以濟汝也復鑿一冢用力甚艱既入見一王者曰我文帝也遺制壙中無納金玉器皆陶瓦何以濟汝復見有二冢相連乃穿其在左者久之方透見一人曰我伯夷也羸瘠面有飢色餓于首陽之下無以應汝之求其人嘆曰用力之勤無所獲不若更穿西冢或冀有得也羸瘠者謂曰勸汝別謀於他可汝視我形骸如此舍弟叔齊豈能為人也故人大笑而去

梅摯公儀龍圖景祐初以殿中丞知昭州昭號二廣煙瘴水土惡弱處公嘗為瘴說其略云仕亦有瘴急催暴斂剝下奉上此租賦之瘴也深文以逞良惡不白此刑獄之瘴也侵牟民利以實私儲此貨財之瘴也盛揀姬妾以娛声色此帷薄之瘴也有一於此民怨神怒安者必疾疾者必殞雖在輦下亦不可免何但遠方而已仕者或不自知乃歸咎於土瘴也不亦謬乎予讀

此文慨然有感涖仕者當書座右亦可為訓也

世謂子瞻詩多用小說中事而介甫詩則無有也予謂介甫詩亦為用之比子瞻差少耳如酬王賢良松詩云世傳壽可三松倒此語難為常人道壽倒三松見裴鉶傳奇春日郊步云輿盡無人揖迎汝卻隨倦鶴歸陳春撰迎汝見古樂府王献之桃葉歌金陵西齋詩云黃奴三倒類殘樹小蚜紅綾闘詩句小蚜紅綾見大業拾遺舒州云巫祝萬端曾不救只疑天賜雨工閑雨

工見洞庭烟傳
徽州硯石有紋如眉者謂之眉子石東坡常作
眉子石硯歌極有連娟一環可愛者東海宮聲
應中有一硯尉氏孫宗鑑少魏舍人為作銘曰
萊城愁京兆嫵九窓散黛東家翠羽錢：筆鋒
與此等伍胡不累子英象妙語又曰夕鋒既去
碧落方暮澹疎星之微明描青霞之數縷想像
浹寥夷猶毫楮俾子之文萬丈軒翥洪冀妻孫
壽封萊城君作愁眉啼粧詩云九腮朝向鏡錦

帳復斜縈嬌羞不肯出猶言粧未成散黛隨眉
廣胭脂逐臉生試將持出衆定向可憐名宋玉
好色賦東家之子眉如翠羽用斯事也
杜子美詩云江閣要賓許馬迎午時坐起自天
明晉王修字敬仁語林曰敬仁有異才時賢皆
重之王右軍在郡迎敬仁叔仁輒同車每惡其
遲後以馬迎之敬仁雖復風雨亦不以車也
杜子美有懷鄭南玭詩云鄭南伏毒守蕭洒
到天心殊不曉伏毒守之義守當作寺按華州

圖經有伏毒寺劉禹錫外集有貞元中侍郎舅
氏牧華州時子再忝科第前後由華覲謁陪登
伏毒寺今世行本皆作守誤也

正德辛巳夏五月端五後一日燈下勘畢
姑蘇唐寅借勘俞子容家鈔書

墨莊漫錄卷第五

墨莊漫錄卷第六

本朝能書世推蔡君謨然得古人玄妙者當逮米元章米亦自負如此嘗有論書一篇及雜書十篇皆中翰墨之病用雞林紙書贈張大亨嘉甫蓋米老得意書也今附於此

論書云歷觀前賢論書徵引迂遠比况奇巧如龍跳天門虎卧鳳闕是何等語或遣辭求工去法愈遠無益學者故吾所論要在入人不爲溢辭吾書小字行書有如大字惟家藏真跡跋尾

間或爲之不以與求書者心既貯之隨意落筆皆得自然備其古雅世或未能立家人謂吾書爲集古字蓋取諸家長處摠而成之既老始自成家人見之不知以何爲祖也江南吳岐登州王子韶大隸提携有古意吾小兒友仁大隸題榜與之等又幼兒友知代吾名書碑及手書大字更無辨門下許侍郎尤愛其小楷云每示簡可使令嗣書之謂友知也老杜作薛稷慧普寺詩云鬱鬱三大字蛟龍岌相纏今有石本得而視之乃視勻勒倒收筆鋒書之如蒸餅普字如人握兩手伸臂而立醜怪難狀以是論之古無真大字明矣葛洪天台之觀飛白爲大字之冠今第一歐陽詢道林之寺寒儉無精神柳公權國清寺大小不相稱費盡筋骨裴休率意寫碑乃有真趣不陷醜怪真字甚易惟有體勢難謂不如畫筭勻而勢活也字之八面惟向真楷見之大小各自有分智永有八面已少鍾法丁道護歐虞始勻古法亡矣柳公權師歐不及遠甚而爲

醜怪惡札之祖自柳始世有借書唐官告在世爲褚陸徐嶠之體殊有不俗者開元以來緣明皇字體肥俗始有徐浩以合時君所好經生亦自此肥開元以前古氣無復有矣唐人以徐浩比王僧虔甚失當以浩大小一倫是猶吏楷也僧虔蕭子雲傳鍾法與子敬無異大小各有分不一倫徐浩爲顏真卿辟客書勻自張顛血脉來教顏大字促令小小字展令大非古也石刻不可學但自 書使人刻之已非己書也故必

須真蹟觀之乃得趣如顏真卿每使家僮刻字故會主人意修改波撇致大失真惟吉州廬山題名題訖而去後人刻之故皆得其真無做作凡佳差佳乃知顏出於褚也又真跡皆無蠶頭燕尾之筆與郭知運爭座位帖有篆籀氣顏傑思也柳出歐為醜怪惡札之祖自此世人始有為俗書蓋緣特君所好其弟公綽乃不俗於其兄筋骨之說出於柳世人但以怒張為筋骨不知不怒張自有筋骨焉大字要如小字小字要

如大字唯褚遂良小字如大字其後經生祖述間有造妙者大字如小字未之見也世人多寫大字時用力捉筆字愈無筋骨神氣作圓筆如蒸餅大可鄙笑要須如小字鋒勢備全都無刻意做作乃佳自古及今余不敢實得之榜字固已滿世自有識者知之石曼卿佛號都無回互轉摺之勢小字展令大大字促令小是張顛教顏真卿謬論蓋字有大小相稱且如寫太一之殿作四窠分豈可將一字肥滿一窠以對殿字

乎蓋自有相稱大小不當展促也予嘗書天慶之觀天之二字皆四筆慶觀多在下各隨其相稱之掛起氣自帶過皆如大小一般真有飛動之勢也書至隸大篆古法大壞矣篆籀各隨字形大小故百物之狀活動圓備各各自足隸乃始有展促之勢而三代法亡矣其辯書十篇云歐虞褚柳顏皆一筆書也安排費工豈能垂世李邕脫子敬體乏纖濃徐浩晚年用力過更無氣骨不如作郎官時婺州碑也董孝子不空

皆晚年惡札全無妍媚此自有識者知之沈傳師變格自有超世真趣徐不及也御史蕭誠書太原題名唐人無出其右為司馬係南嶽真君觀碑極有鍾王趣餘皆不及矣智永臨集書千文秀潤圓勁八面具備有真跡自顛沛字起在唐林夫處他人收不及也

半山莊臺上故多文公書今不知存否文公學楊凝式書人尠知之予語其故公大賞其見鑒金陵幞山樓隸榜乃爾蔚宗二十年前書想六

朝宮殿榜皆如是智永硯心成臼乃能到右軍若穿透始到鍾索也可不勉之

一日不書便覺思澁想古人未嘗片時廢書也因思蘇之才拒公至洛帖字字用意殊有功為天下法書第一古所謂一筆書者謂意相鈎連非復便一筆至到底也若旋安排即虧　活勢耳

字要骨格肉須裹筋筋藏肉貼乃秀潤生布置穩不借險不惟老不枯潤不肥變態貴形不貴

苦苦生怒怒生怪貴形不貴作作入畫畫入俗皆字病也

魯顏公行字可教真便入俗品蕭等古人書不如此學吾家多小兒作聿字大段有意思

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茲古語也吾夢古衣冠人授以摺紙書法自此差進寫與他人却不曉蔡元度見而驚曰法何太遽異耶此公亦具眼人章子厚以真自名獨稱吾行草欲吾書如排算搆然真字須有體製乃佳耳

薛稷書慧普字老杜以謂蛟龍岌相纏今見其本乃如童兒握蒸餅勢信老杜不能書也學書須得趣他好俱忘乃入妙別為一好縈之便不工海嶽以書學士召對上問本朝以書名世者凡數人海嶽各以其人對曰蔡京不得筆蔡卞得筆而乏逸韻蔡襄勒字沈遘排字黃庭堅描字蘇軾畫字上復問卿書何如對曰臣書刷字

曰黃庭堅描字蘇軾刷字上復問曰卿書何如對曰臣書畫字觀蘇黃米蔡之書果如其說恐此記者有誤

予嘗謂米公人物英邁鑒裁精高翰墨場中當推獨步平生所書遍於天下石刻中如青州南洋石橋記鄧縣京觀記無為軍天王記漣水軍數碑皆遠追鍾王寧獨今人所難唐人亦鮮及也蔡天啓為公墓誌銘舉止頡頏不能與世俯仰故仕數困蹟冠服用唐人規制所至人聚觀之性好潔置水其傍數頮而不帨未嘗與人同器視其眉宇軒然進趍襜如音吐鴻暢雖不識者亦知其為米元章也　云云　此道實録云

松陵唱和皮日休新秋即事云酒坊吏到常先見鶴俸將茶每探技注云吴郡有鶴料案殊未詳鶴料之説曾攷彦和博學之士也知滁州有次韻趙仲美表弟西齋自遣詩云謫守淒凉卧郡齋夫君失意倆同來海邉故國渺何許城上新樓空幾廻寧羨一囊供鶴料會看千里躍龍媒請吟叔免索機慮只恐飛鷗便見猜注云唐幕府官俸謂之鶴料今歲數頭所得止此仲美省試下故云彦和用事必有所據當更考之又

宋宣獻有送黄祕丞倅蘇臺云鶴料署文移簽場牧賦筭此宣獻用皮日休所云吴郡事也

蔡仍子因之妻九院王家女也忽患瘵疾沈綿數年既死已就小斂時上皇宮中聞之曰惜其不早以脳氷丹賜之今雖已死試令救之因命中使馳賜一粒時氣息已絶乃強灌之須臾遂活數日後向安但齒皆焦落後十五年方死

宋景文公詩云嚼美持螯日飫甘抑鮓天用楊淵五湖賦云連瓶抑鮓

蔡丞相確持正嘗有治命遺訓云吾沒之後斂以平日閑居之服棺但足以周衣衾作壙不得過楚公塋特制棺前設一坐陳尾器以衣衾巾履數事及筆硯置右左自初斂至於祖載窆葬悉從簡質稱吾平生毋煩公家毋干恩典毋受賻遺毋求人作埋名神道碑二處但刻石云宋清源蔡某墓而紀葬之歲月於其旁可矣夫達人君子安於性命之際而不憂竊于死生之變而不慼超然自得與道消息生以形骸為寓死

奚丘隴之念哉吾雖鄙薄亦粗聞大道之方矣歎劫揚王孫與沐德信則以傷汝曹之意又干矯借之稱故命送終為制特使子孫近者視吾藏足以無憾遠者尚及見吾墓道之石足以伸敬如是而已汝曹其遵吾言慎勿易也其字畫清勁如六朝人書其言可法也又有雜書一篇云楚公少年時讀書於石揚山精舍布衣蔬食忘趣超然其仕雖不達以清名直氣聞士大夫間陳恭公孫威敏公皆嗟嘆公所為每為公屈

潁川陳氏公懃卿卿懈長以德不以位也在建
陽八年去日不賫一帛恭邑人思公至今不衰
致仕居貧以席蔽户誦詠猶不捲其清白淳亮
甘貧樂道汝曹能使人謂真楚公之子孫則善
矣　楚公名黄裳故任太子右贊善大夫致仕
忠懷公之父也　文潞公爲相日赴祕書省曝
書宴令堂吏視閣下芸草乃公往守蜀日以此
草寄植館中也因問芸辟蠹出何書一坐默然
蘇子容對以魚豢典畧公喜甚即借以歸

王師取青唐時大軍始集下寨治作壕塹鑿土
遇一壙得一琉璃瓶瑩澈如新瓶中有大髑髏
其長盈尺瓶口僅數寸許不知從何而入主帥
命復瘞之斯亦異矣
近世墨工多名手自潘谷陳贍張谷名振之牆
之後又有常山張順九華朱覲嘉禾沈珪金華
潘衡之徒皆不愧舊人宣政間如關珪關瑱梅
鼎張滋田守元曽知微亦有佳者唐州桐栢山
張浩制作精緻膠法甚奇舅氏吳順甫每歲造

至百斤遂壓京都之作矣前者教工所制好墨
者往往韜藏至今存者尚多予舊有此劑枚古
今數百笏種種有之渡江時爲人疑蔑之重以
爲金玉竊取之殊可惜也今尚餘一巨挺挺重
季印曰河東解子誠又一圭印曰韓偉昇膠力
皆不乏精彩與新製敵可與李氏父子甲乙也
士大夫留意詞翰者往往多喜收蓄唯李格非
文叔獨不喜之嘗著破墨癖說云客有出墨一
函其製爲璧爲丸爲手挺凡十餘種一一以錦

囊之說曰昔李廷珪爲江南李國主父子作墨
絕世後二十年乃有李承宴又二十年有張遇
自是墨無繼者矣自吾大父始得兩丸於徐常
侍鉉其後吾父爲天子作文章書碑銘法當賜
黄金或天子寵異則以此易之余於是以兩手
當心捧硯惟謹不敢議既私佐予用薛安潘谷
墨三十餘年皆如吾意不覺少有不足不知所
謂廷珪墨者用之當何如也他日客又出墨余
又請其說甚辯余曰嘻余可以不愛墨矣且子

之言曰吾墨堅可以割然余割當以刀不以墨也曰吾墨可以置水中兩宿不壞然吾貯水當以盆甓不用墨也客復曰余既未盡凡世之墨不過二十年膠敗歟不可用今吾墨皆百餘年不敗余曰此尤不足貴余墨當用二三年者何苦用百年墨哉客辭窮曰吾墨得色多凡用墨一丸他墨兩丸不逮余曰余用墨每一二歲不能盡一丸往往失去乃易墨何嘗苦少墨也唯是刷碑印文書人乃嘗常少墨耳客心欲取勝曰吾墨黑余曰天下固未有白墨雖然使其誠過他墨猶足尚乃使取研屏人雜錯以他墨書之使客自辨客亦不能辨也因恚曰天下奇物要當自有識者余曰此正吾之所以難也夫碔砆之所以不可為玉魚目之所以不可為珠者以其用之不異也今墨之用在書苟有用於書與凡墨無異則亦凡墨而已焉烏在所寶哉嗟乎非徒墨也世之人不考其日用而眩于虛名者多矣此天下寒蓊禍敗之所由召也吾安可

以不辨于墨文叔詞翰之好乃不善于墨此不可曉故併載之

近時士大夫學佛者不行佛之心而行佛之迹者皆是也日誦慈悲而行若蜂蠆乃望無上菩提吾未之信梁武帝之奉佛可謂篤矣至捨身為寺奴宗廟供麵牲乃築浮山堰灌壽春欲取中原一夕而殺數萬人其心豈佛心哉

揚州呂吉甫觀文宅乃晉鎮西將軍謝仁祖宅也在唐為法雲寺有雙檜存焉猶當時物也劉禹錫有詩云雙檜蒼然古貌奇含煙拄霧鬱參差晚依禪客當金殿初對將軍看畫旗龍象界中成寶蓋鴛鴦瓦上出高枝長明燈是 前焰曾照青青年少時吉甫家居時檜尚依然李之儀端叔用夢得詩韻云故迹悲凉古木奇勢分庭下蔚相差霜根半露出林虎畫影全舒破賊旗鬱界曾回鋪地色節旄遠映拂雲枝劉郎風韻知誰敵儒師端能表異時建炎兵火樹遂亡矣予後到鄉里訪其遺迹不可得矣

李端叔云樂毅論高紳爲湖北轉運使道中聞砧聲清遠因視之乃樂毅論石刻覆於下也而已斷裂矣遂載歸究理緝綴續以木箱所可辨者如此致世之傳布皆止于海字則其碎而不可緝者良可惜也端叔之說如是予又嘗見一本在張申公家聞今尚存是唐人臨本不知即高紳所得者否或別本也

白樂天作長恨歌元微之作連昌宮詞皆紀明皇時事也予以謂微之之作過樂天白之歌止

於荒淫之語終篇無所規正元之詞乃微而顯其荒縱之意皆可考平章乃不忘箴諷爲優也其詞有云上皇正在望仙樓太真同憑闌干立樓上樓前盡珠翠炫轉熒煌照天地又云初過寒食一百六店舍無煙村樹綠夜半月高絃索鳴賀老琵琶定場屋力士傳呼覓念奴念奴潛伴諸郎宿須臾覓得又連催特敕街中許燃燭又云飛上九天歌一聲二十五郎吹管逐逡巡大徧梁州徹色色龜茲轟錄續李謩擫笛傍宮墻偷得新翻數般曲又云平明大駕發行宮萬人歌舞塗路中百官隊仗避岐薛楊氏諸姨車鬬風明年十月東都破御路猶存祿山過云云祿山以天寶十四載反于漁陽陷東京則幸連山時乃十三載也巡幸而諸弟諸姨悉扈從百司供頓亦擾矣念奴名妓也帝歲幸華清時巡東洛有司潛遣隨行以備宣喚而每爲諸王所邀致方寒食火大禁而中夜宮中張樂不已聲聞于外遣中官傳呼覓念奴特呼燃燭于御

街呼叫於靜夜皆不可以訓既終夕喧樂黎明六飛又復西去王者順動當如是乎此詩譏議其荒淫無度也是歲帝年七十一而太真年三十六矣然考之本紀十三載乃無幸洛之事豈史逸耶微之去天寶不遠必不鑿空而云也李謩擫笛字玉篇云擫烏協切指按也於笛而云擫此一字之妙也

世俗以阿阿則則爲嘆息之聲李端叔云楚令尹子西將死家老請立子玉爲之後子玉直視

則則於是遂定昭奚恤過宋人有鑽聳肩者昭奚恤阿阿以謝尔後阿阿則則更爲嘆息聲嘗疑其自得於此

李文叔嘗有雜書論左馬班范韓之才云司馬遷之視左丘明如麗倡黠婦長歌緩舞閒以諧笑傾蓋立至亦可喜矣然而不如絶代之女方且却鉛黛紓施帷幄棐細微吟於高堂之上使淫夫冗隙而見之雖失氣疾歸不食以死而終不敢意其一啓齒而笑也班固之視馬遷如韓魏之壯馬短鬣大腹服千鈞之重以策隨之日夜不休則亦無所不至矣而曾不如騕褭之馬方且脫驤逸駕驕嘶顧影流而縱轡一騁千里即至也范曄之視班固如勤師旁跂手胝蹲跋口倦呼叱毛舉縷詰自以爲工不可復加而僅足爲治魯不如威徒之吏不動聲色提一二綱目群吏爲之趨走而境內晏然也韓愈之視班固如千室之邑百家之聚有儒生崛起於蓬華之下詩書傳記鏘鏘常欲鳴于齒頰間忽遇夫

奕世公卿不學無術之子紆衆高車從虎士而至雖顧其左右偃蹇侮笑無少敬其主之容雖鄙悉而體已下之矣又文叔又嘗雜書論文章之横云余嘗與宋遐叔言孟子之言道如項羽之用兵直行曲施逆見錯出皆當大敵而舉世莫能當者何其横也左丘明之于辭令亦甚横自漢後千年唯韓退之之于文李太白之于詩亦皆横者近得眉山篔簹谷記經藏記又今世横文章也夫其横乃其自得而絶俗離畦徑間者故衆人不得不疑則人之行道文章恐人不疑耳

七言絶句唐人之作往往皆妙頃時王荆公多喜爲之極爲清婉無以加焉近人亦多佳句其可喜者不可槩舉予每愛俞紫芝秀老歲杪山中云石亂雲深客到稀鶴和殘雪在高枝小軒日午貪濃睡門外春風過不知舒亶信道村居云水遶陂田竹遶籬榆錢落盡槿花稀夕陽牛背無人卧帶得寒鴉兩兩歸崔鶠德符扶日即

事云秋草門前已沒蹊更無人過野人家羅羅疎竹時聞雨淡淡輕煙不隔花又黃州道中云莫愁微雨落輕雲十里長亭未墊巾流水小橋山下路馬頭無處不逢春劉次莊中叟桃花云桃花雨過碎紅飛半逐溪流半染泥何處飛來雙燕子一時啣在杏梁西僧如壁德操偶成云松下柴門晝不開只有蝴蝶雙飛來蜜蜂兩鬪大如蠶應是山前花又開吳可思道病酒云無聊病酒對殘春簾幙重重又掩門細雨斜風花

落盡小樓人下欲黃昏又春霽云南國春光一半歸杏花零落淡燕脂新晴院宇寒猶在怯絮欹風不肯飛趙士揆才儒登天清閣云夕陽低盡已西紅百尺樓臺萬里風白髮年年何處得只應多在倚欄中李似之去言春晚云花瘦煙羸可奈何不關渠事鳥聲和無人掃地驚風在分付輕紅上碧紗趙鼐之子雍春日云拂林欹枕晝初長好夢驚回燕語忙深竹有花人不見直應風轉得幽香曾紆公衮江樾軒書事云卧聽

灘聲濺濺流冷風凄雨似深秋江邊石上烏桕樹一夜水長到梢頭胡直孺少汲春日云風園吹絮柳飛花礙起釣簾日正斜四海隨人雙燕子相逢處處作生涯曾緯仲成還家途中云疎林殘嶺起昏鴉盡行人喜近家江北江南春信早傍籬穿竹見梅花劉無極希顏漾花池詩云一池春水綠如苔水上妍紅取次開閑倚東風看魚樂動搖花片却驚猜王銍性之山村云住依溪口破殘村身伴渡頭零落雲更向空山

拾黃葉姓名那有世人聞陳與義去非秋夜云中庭淡月照三更白露洗空和漢明莫遣西風吹葉落只愁無處着秋聲如此之類甚多不愧前人也

東坡作梅花詞云高情已逐曉雲空不與梨花同夢注云唐王建有夢看梨花雲詩予求王建詩世所行印本雕一卷乃無此篇後得之於宴元獻類要中後又得建全集七卷乃得全篇題云夢好梨花歌薄薄落落霧不分夢中喚作梨

花雲瑤池水光蓮葉雪青葉白花相次發不從地上生枝柯合在天頭迷宮闕天風微微吹不破白豔却愁春洗露玉房綠女齊看來錯認仙山鶴飛過落英散粉飄滿空梨花顏色同不同眼穿臂短取不得取得亦如從夢中無人為我解此夢梨花一曲心珍重或謂傳為王昌齡非也

瘞鶴銘在潤州揚子江焦山之足石岩下惟冬序水退始可模打世傳以為王逸少書然其語

不類晉人是可疑也歐陽永叔以為華陽真逸乃顧況之道號或是況所作然亦未敢以為然也予嘗以窮冬至山中觀銘之側近復有唐王瓚刻詩一篇字畫差小於鶴銘而筆勢八法乃與鶴銘極相類意其是瓚所書也因摸一本以歸以示知書者亦以為然其題云冬日與群公泛舟北山限江水初不凍今年寒復遲無旁且未歇近臘仍挾衣載酒適我情興來趣漸微方舟大川上環酌對落暉兩片青石稜波際無因

依三山安可到欲到風引歸滄溟壯觀多心目豁暫特況得窮日夕秉搦何所之謫丹陽功曹掾王瓚今此刻亦漸漫滅尚可讀也他時好事者當試求之以驗予言之或是也

應劭漢官儀曰周澤為太常齋有疾其妻憐其年老闚內問之澤大怒以為干齋遂收送詔獄自劾論者譏其詭激時諺云生世不諧為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予觀稗官小說乃得其說云南海有

蟲無骨名曰泥在水則活在失水則醉如一堆泥然後又讀五國故事云偽閩王王延羲為長夜之飲因醉屢殺大臣以銀葉作杯柔弱為冬瓜片名曰醉如泥酒既盈不可覆盃惟盡乃已蓋取此義也

韓維持國詩格甚奇如寄范德孺云脾脫風高迴過鴈琵琶肯寂語流鶯和兄康公羅相云移病早休丞相筆坐談猶着侍臣冠和曾存之云自愧初陶無好語敢煩凌杜發新章皆佳句也

恨世少傳者

曾誠存之元符間任館職嘗與同舍諸公飲王詵都尉家有侍兒華試香求詩求字者以煙濃近侍香爲韻存之得濃字賦詩云俛仰佳人看墨蹤和研新炷寶薰濃詩情過筆當千里妙思凝香款萬重　盎洩雲傾白酒趁羅霑露浥黃封從麥粉黛宜燈燭妙手憑誰寫醉容又有七夕王都尉邀同舍置酒聽琵琶詩云寶鑑菱雲結綺高小奩爭巧暮分曹春蔥細撚龍香撥秀

頸偏明邏迤擅牛廐寫形成拒教馬單馳酒送蒲萄淚珠散作人間露最覺更闌潤錦條道山學士尚與貴戚附車過從宴飲矣太平盛事也其後禁之說元豐中坐與子瞻交結嘗竄均州矣後復與諸名士游蓋風流好事不忘于情寧獲譴戾是可尚也

故事西京每歲貢牡丹花例以一百枝及南庫酒賜館職韓子蒼去國後嘗有詩云憶將南庫官供酒共賣西京敕賜花白髮思春醒復醉豈知流落在天涯

衢州廳事下舊有土勢隆起條木叢生相傳云古冢也舊有碑其文云五百年刺史爲吾守墓以前後相承皆畏而不敢擾紹聖元年齊安孫貴公素爲守問之左右以是對公命毀去之官吏大恐闔府叩頭以諫公曰藉令土中有賢者骨當以禮法遷之乃爲文自祭而除之斸深丈餘了無他異但有二石峯長五六尺堅瘦紺潤又有大木之根蟠蟠其下群疑遂定石上有刻

云乾符五年五月三日安於此押衙徐誠龍山起砦處得二石刺史李　題又刻云開寶七年重叠娥媚山於廳事前於郡齋文會閣移季公之石安置于此刺史慎知禮題時公素方修州治南韶光閣重建清冷堂堂成乃移二石於堂下名曰雙石嗟乎慎公移石去季公之得石纔九十七年公素之破疑冢出石去慎公又一百二十一年物之顯晦抑自有數第不知娥媚之發乃冒冢之名自何時也公素一旦戲笑爲之

遂釋千百年之惑張芸叟有詩云芝蘭雖好忌
當門何况庭前悉土墩吞錦繡與雙劒出狐狸
盡去老松蹲百年守塚真堪笑一日開斬亦可
尊安得擲從天外去成都石笋至今存公素可
謂剛毅正直自信之君子也

墨莊漫録巻第六

俞子容家藏書
晋昌唐寅校畢

墨莊漫録巻第七

西施美人也三尺童子皆知其爲越獻於吳以亡吳也吳越春秋云越王使相者得苧羅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鄭旦飾以羅縠教以容步而獻於吳莊子曰西施病心而矉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矉孟子云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面而過之注云西子古之好女西施也毛嬙亦美人也莊子云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而深入鳥見之而高飛釋音注司馬彪云

毛嬙古美女一云越王美姬也麗姬晋獻公嬖之以爲夫人崔譔本作西施又愼子云毛嬙西施天下之至姣也按左氏傳越之滅吳在魯哀公之二十二年孟子嘗見梁惠王齊宣王自哀公二十二年至魏王之元年一百四年至齊宣王之元年一百三十二年乃魏惠王之二十九年也史記莊子傳云名周與梁惠王齊宣同時則莊子與孟蓋一時愼子名到與淳于髡騶奭之徒皆戰國時人亦莊孟一時也又史記表

晉獻公五年伐驪戎得驪姬是歲己酉也至魏惠王之元年三百七年若以毛嬙為越王美姬又與驪姬非同時而雍誤以驪姬為西施故以為近故說者謂莊孟據予所言西施皆越之獻美者然予讀管子小稱篇有云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也盛怨氣於面不能以為可好史記表齊威公小白之元年丙申也魯散與齊公子糾入後小白齊距魯生致管仲是歲至越吳討二百一十三年而管仲之書已言毛嬙西施是二

人者皆前古之人矣豈越之西施冒古之美人以為名耶是有兩西施矣而毛嬙亦非越王美姬明甚司馬彪之注乃臆說也當更質於博洽者

政和間朝廷求訪三代鼎彝器程唐為陝西提點茶馬李朝孺為陝西轉運遣人於鳳翔府破商比干墓得銅盤徑二尺餘中有款識一十六字又得玉片四十三枚其長三寸許上圓而銳下潤而方厚半指許玉色明瑩以盤獻之于朝王乃留秦州軍資庫道君皇帝曰前代忠賢之墓安得發掘乃罷朝孺退出其盤聖德高明有如此者不然丘冢之厄不止此矣其玉久在秦帥近年王庶知秦州日取之而去祁寬居之嘗見之為予言之然予又見劉棐廷仲言比干墓在衛州西山去城數十里有漢唐以來碑刻甚多墓周圍數里生異木摎結不可入而居之言墓在關中未知何也真州六合縣界有山四面平直曰方山山之左右多古墓冢予從甥魏信

紹興十二三年間任天長縣尉日有一監司屬官過邑館于尉司出一襍物云昨過方山得之出以示僚皆美玉也其長二三寸潤一指許厚三四分光潤方正上有小竅約百餘枚不知為何物也僚欲丐其一二枚屬官靳而不與且云方山民因耕穿一墓得此疑其為玉棠以予考之此乃兩漢以前貴近之墓所謂珠襦玉押者古以斂尸惟王公則有之耳蓋與比干墓所獲正同爾

川峽間有一種惡草羅生於野雖人家庭砌亦有之如此間之蒿蓬也土人呼為蕁麻嘴其枝葉拂人肌肉即成瘡皰浸淫潰爛久不能愈杜子美除草詩所謂草有害於人曾何生阻修其毒甚蜂蠆其多彌道周蓋謂此也劉延仲至蜀嘗見之

宣和間蔡寶臣致君收南唐後主書數軸來京師以獻蔡條約之其一乃王師收金陵城垂破時倉皇中作一疏禱于釋氏願兵退之後許造

佛像若干身菩薩若干身齋僧若干萬員建殿宇若干所其數皆甚多字畫老草然皆遒勁可愛蓋危窘急中所書也又有看經發願文自稱蓮蓬居士李煜又有長短句臨江仙云櫻桃結子春歸盡蝶翻金粉雙飛子規啼月小樓西玉鉤羅幕惆悵捲金泥門巷寂寥人去後望殘煙草低迷而無尾句劉延仲為補之云何時重聽玉驄嘶撲簾飛絮依約夢回時

東坡四時冬詞云真態生香誰畫得玉奴纖手嗅梅花每疑玉奴字殊無意味若以為諸淑妃小字則當為玉兒亦非故實劉延仲嘗見東坡手書本乃作玉如纖方知上下之意相貫愈覺此體之妙也

閩廣多異花悉清芬郁烈而末利花為衆花之冠嶺外人或云抹麗謂能掩衆花也至暮則尤香今閩人以陶盎種之轉海而來浙中人家以為嘉玩然性不耐寒極難愛護經霜雪則多死亦土地之異宜也顏博文持約謫官嶺表愛而

賦詩云竹稍脫青錦榕葉墮黃雲嶺頭暑正煩見此綠蔓君欲言嬌不吐藏意久未分最憐月初上濃香夢中聞蕭然六曲屏西施帶微醺叢深珊瑚帳枝轉翡翠裙譬如追風騎一抹萬馬群銅缾汲清泚聊復為子勤顧言少須臾對此騷將軍觀此詩則花之清淑柔婉風味不見可知矣

京口北固山甘露寺舊有二大鐵鑊梁天監中鑄東坡游寺詩云蕭翁古鐵鑊相對空團團坡

陀受百斛積雨生微潤是也予往來數見之然未嘗稽考本何物爲何用也近復游于寺因熟覩之蓋有文可讀云天監十八年太歲乙亥十二月丙午朔十日乙卯皇帝親造鈇鑊於解脫仏古佛字殿前滿漫滅一字甘泉種以荷葉供養十方一切諸仏以仏神力遍至十方盡虛空界窮未來際令地獄苦鑊變爲七珍寶池地獄沸湯化爲八功德水一切四生解脫衆苦如蓮花在泥清淨無染同得安樂到涅槃城斯鑊之用本在

素鮮八珍與梁五味生經我皇淨照慈被無邊法書祥悅何取又漫一字種緣造斯器用成勝緣如含碧水又漫一字發紅蓮道場供養永永無邊其後又云師吳虎子近禁道真槩揀於佐陳僧圓承宋又漫一字令宣令鄭休之義不可曉疑當時幹造之人耳又一行云五十石鑊然形制不能容今之五十石蓋古之斗斛小也始知二鑊乃當時植蓮供養佛之器耳

李端叔有贈人二小詩一云通中玉冷夢偏長花影籠階月浸凉挽斷羅巾留不住覺來猶有去時香二云情隨揄筴不勝飄心似揚花暖款誚擬借瓊林大盈庫約君孤注賭妖嬈蓋有所謂也或云是與當塗揚姝者博者以勝彩注累數者至全敗者惟有時零不累注數謂之孤注故端叔戲云

韓退之詩云前計頓乖張居然見真贗廣韻及字書云贗五晏切注僞物也東坡嶺外詩云茯苓無人採千歲化虎魄我豈無長鑱真贗苦難

識韓非子曰齊伐魯索讒鼎魯以其贗往齊曰贗也魯曰真也古以雁爲贗亦借用也今人若作真雁人必笑之

東坡在黃州陳慥季常在岐亭時相往來季常喜談養生自謂吐納有所得後季常因病公以書戲之云公養生之效有成績今又示病彌月雖使皐陶聽之未易平反公之養性正如小子之圓覺可謂害腳法師鸚鵡禪五通氣毬黃門妾也前輩相與可謂善謔也

崇寧二年三月一日衢州龍游縣民職氏殺猪祭神而民劉氏獵犬得其棄首骨衒之佶信四日不食民使其子折之其左牡齒曰中得肉如拇諦視之如來像也髻有珠如粟腰目跏趺幢于隱然莊嚴畢具觀者萬人晁載之伯宇嘗記其事見無咎又作贊以稱嘆之政和丁酉予侍親在真州特慈受禪師懷深住持資福寺一日深老謂先君曰近赴村落富人家齋見群犬爭嚙一牛脛骨甚狂噬相啖不已村人持挺驅逐亦竟不去衆頗異因奪而破之其中血髓已聖凝如玉自成一菩薩形衣紋瓔珞相好奇特雖雕琢有所不及其家乃取去藏之此與職氏猪齒事極相類佛之慈悲化身無所不在此警於好殺者俾生信心哀愍有情故示希有之異闡提者得不少悛乎

翟三丈公巽宣和末祭條約之用事外召從官七人公巽再以瑣闥召力辭之未至闕有指揮落職宮祠繼而復還待制公作謝表有云彈貢

禹之冠誠非本志奪伯氏之邑其又何言又云惟一與一奪之命無有二三而三仕三已之心敢懷慍喜人多稱之

翟公巽謝對衣金帶鞍馬表云顧臣非緇衣之宜敝予又改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葉少蘊謝賜曆日表云豈特千歲之日可坐而致將使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汪彦章賀進築隆允二州及城寨表云我陵我阿不以山谿之險有民有社在吾邦域之中皆用經史全語有工者

優詞樂語前輩以為文章餘事然鮮能得体王安中履道政和六年天寧節集英殿宴作教坊致語其誦聖德云蓋五帝其臣莫及自致丕平凡三代受命之符畢彰殊應又云歌太平既醉之詩類一代之有慶得久視長生之道裕萬歲以成純可謂妙語也至放小兒隊詞云戢戢兩髦已對褒城之問翩翩群舞却從沂水之歸放女童詞云奏閬圃之雲謡已瞻天而獻祝曳廣寒之霓袖將偶月以言歸益更巧麗而切當矣

履道之掌內制可謂盡職凡樂語不必典雅惟
語時近俳乃妙如王履道天寧節宴小兒致語
云五百里采五百里衛外并有截之區八千歲
春八千歲秋共上無疆之壽又正旦宴小兒致
語云君子有酒多且旨得盡群心化國之日舒
以長對揚萬壽孫近叔詣宣和春宴女童致語
云黛耜載耕於帝籍賡千千維耦之疆青娃往
核於高禖兆則百斯男之慶皆為得體然未若
東坡元祐秋宴教坊致語云南極星祥候秋分

而老人見西旻慕義涉流沙而天馬來又春宴
致語云稍寬中昃之憂一均湛露之澤方將鼓
舞群賢而惡音酒鼓吹六藝而放鄭聲雖白雪
陽春莫致天顏之一笑而獻芹負日各盡野人
之寸心則又不可跂及矣樂語中有俳諧之言
一兩聯則伶人於進趨誦詠之間尤覺可觀而
警絕如石懋敏若外州天寧節賜宴云飛碧篆
之爐煙薰為和氣動紅鱗之酒面起作恩波何
安中得之外州上元云五雲縹緲出危嶠於靈

鼇九陌熒煌下繁星於陸海暗塵隨馬素月流
天如熙熙登春臺舉欣欣有喜色孫仲益和州
送交代云渭城朝雨寄別恨於盃觴南浦春波
眇愁心於碧草皆為人所膾炙也
翟公巽知密州侯蒙元功自中書侍郎罷政歸
鄉公有啓云得請真祠歸榮故里雖老成去國
之易而明哲保身之全多士嘆嗟餞韓侯之出
祖邦人尉喜妹李子之來歸又云案安車而過
諸子未慕晋賢揮賜金以娛故人用償夙志公

平時四六多聱牙高古而此啓特平易誠太平
太守筆也後无功於里第築臺曰高蓋光既落
成公就臺張具為宴自作致語有云公規避寵
衣繡歸榮從外方之赤茇寄高懷於綠野珍禽
綷羽借雞樹之遺棲曲沼田塘分鳳池之餘潤
晋世語云劉放為中書監孫資為中書令共領
樞要夏侯獻曹肇心內不平殿中有雞棲樹二
人相謂曰此亦久矣其能復幾指放資也又晋
書荀勗守中書監晚贊朝政及遷尚書令勗久

在中書專掌機事失之甚慍人有賀者怒曰奪
我鳳凰池何賀焉故公用雞樹鳳池皆中書事
考之方見其工
李昭玘成季自京東西路提刑移東路西路置
司在兗東路置司在青州謝上表有云去長安
之日雖遠千里之國望岱宗之雲猶均一雨之
潤
杜子美佳人詞云合昏尚知時鴛鴦不獨宿本
草合歡或曰合昏陳藏器云葉至暮則合故曰

合昏今夜合花是也又杜在詩云當宁陪玉座
白間剝畫蟲文選景福殿賦云皎皎白間微微
列錢注白間牕也又大食刀歌云得君亂絲與
君理北史齊文宣帝高洋神武第三子神武嘗
令諸子各理亂絲帝獨抽刀斬之曰亂者須斬
神武以為然
范忠宣公薨朝廷賜墓碑之額曰世濟忠直時
唐考獻君益知穎昌為表其居曰忠直坊范公
之子正平正思直謂君益曰符公之意但上之

所賜刻於螭首揭於墓隧假寵於范氏若施於
康莊以為往來之觀非朝廷之意也君益曰此
州郡之事於君家無與也二公曰先祖先人功
名聞於遠邇何待此而顯且十室之邑必有忠
信流俗所尚識者所恥異時不獨吾家為人嗤
誚公亦寧逃於指議故不得不力請也時李端
叔官於許下乃見唐公且言曰頃胡文公恭宿
知蘇州時蔣堂希魯將致政歸文恭昔為諸生
嘗受學於蔣公乃即其里第表之為難老坊蔣

公見之不樂曰此俚借歆焰乃不足而假之人
以為夸者非所望於故人也願即撤去文恭謝
之欲如其請則營繕已畢乃資其嘗獲芝草之
瑞更為靈芝文公退而語人曰識必因德而後
達蔣公之德蓋所畏而其識如此非吾所及也
君益聞端叔之言遂撤去之范氏二公聞之乃
謝端叔曰非公之語莫遂吾心也因復笑曰凡
以伎能物貨自營爲售於人則多曰元本某家
至於假供御供使州土為名殆與此一類顏子

居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故與禹稷同道當時未聞表其巷爲何坊也端叔亦笑之後復陳此語於君益君益亦大笑之

李資政邦直有與韓魏公書云前書戲問王撫金篦者侍白髮翁幾欲淡死矣然常山頗多老伶人吹彈甚熟日使教此五六人者近稍便串異時傾侍飲期一醉觴也王撫金篦蓋邦直之侍姬也人或問命名之意邦直笑曰此借所謂

和尚置擷篦也又有與魏公書云舊日撫篦圓無恙亦嘗曾添三兩人更似和尚擷頭帶子尔

元祐中哲宗旬日一召輔臣於延英閣聽講讀時魯肇子開蘇轍子由自左右史並除中書舍人入侍講筵子由作詩呈同省諸公悉和之邇英延義皆仁宗所建　講記注官賜坐飲茶特罷賜湯仍皆免拜無復外廷之禮故子開詩云二閣從容訪古今諸儒葵藿但傾心君臣相對疑賓主誰識昭陵用意深邇英閣前槐後竹雙槐極高而柯葉拂地狀如龍蛇或謂之鳳尾槐子開詩云鳳尾扶疎槐影寒龍吟蕭瑟竹聲乾漢皇恭默尊儒學不似公孫見不冠子由詩云銅瓶灑遍不勝寒雨點勻圓凍未乾回首曈曨朝日上槐龍對舞覆衣冠蓋謂此也

宣和中予在唐州外氏吳家時襄陽府光化縣村人耕穴一冢得一器類鼎而有蓋蓋及鼎腹皆雷紋中有虬形兩耳爲饕餮足爲蚩尤制作甚精一足微缺損尚可立也表舅唐懋端仲數

十得之以予舅氏篤好古博雅乃以歸之而強名曰虬鼎且作歌以紀之予得熟視爲予以謂古之彝鼎皆無蓋而足皆圓且無作獸形者此乃敦耳端仲以其腹高如鼎而敦乃形扁故名之爲鼎耳其饕餮蚩尤與李伯時古器圖所畫小敦耳足正同但小敦耳之兩獸開口有飾玉處古之玉敦多如此也而此器乃無飾玉之狀復無款識耳又按呂氏春秋云周鼎饕餮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此蓋周器也古器多

爲饕餮蚩尤者深戒於貪暴也两舅皆以予言爲然乃秪名曰虬敦秪寳惜之時京西漕特道陳聞有此器諷夫字王珏來取之舅氏秘而不出後欵白携往京師并關中佚金印獻之上方未幾而微後外門避地湘潭平時玩好書畫寳玉悉爲賊有不知此器存亡何所惜哉

天下之事每患於無公論狥於一己之好惡則其說必偏雖以曲詞夸語以勝於人然卒不若公論之使人必信也硯之美者無出於端溪之

石而唐詢彥猷作硯錄乃以青州黑山紅絲石爲冠米芾元章則以唐州方城山葛仙公巖石爲冠彥猷則謂紅絲石理黄者其絲紅理紅者其絲黄文之美者則有旋轉其絲凡十餘重次第不亂資質潤美發墨久爲水所浸漬即有膏液出焉此石之至靈者非他石可與較議故列之於首元章則謂方城巖石石理向日視之如玉瑩如鑑光而着墨如澄泥不滑稍磨之則已下而不熱生泡發墨生光如漆如油歲久不退

常如新歲有君子一德之操色紫可愛聲平而有韻此石近出始見十餘枚矣二公皆於翰學留意者然此說恐未爲公也予伯父穀老提學嘗官青社得紅絲石硯雖文采誠如彥猷之說但石理麤慢殊不發墨特堪爲几案之奇玩耳予外氏居唐州而方城外邑也予往來必過仙公山下地名新寨居民多以石爲工所貨之硯紫青白三種石也亦作鼎斛盤盂之類其硯如吳郡嶮村石之易得一枚不過百錢惟有一種

曰太陽坑石乃元章所謂近出者坑在山巔其石色如端溪堅重緻密作硯極益墨不數磨而已盈硯殊可愛也盖元章性急每用磨墨發艷甚易故以適意爲快也然多損筆墨故士人謂之筆墨劊子可與端州後歷石相抗焉得居上巖下岩之二石之上也予在京西時擇求數年得一巨璞琢爲玉斗樣不知者以爲無眼之端溪也余舅吳袞顗甫爲余銘其背云琢雲根陪玄穎贊斯文貽久永無磷緇堅以璞之子擇同

其炳渡江以來之後亡之矣二公之論當否究心於文房者必能訂辨之

黃魯直有乞貓詩云秋來鼠輩欺貓死窺甕翻盆攪夜眠聞道貍奴將數子買魚穿柳聘銜蟬蔡天啓乞貓於孫元忠亦有詩云厨廩空虛鼠亦飢終宵咬齧近秋帷腐儒生計惟黃卷乞取銜蟬與護持余友李廣德卲以二貓送余仍以二詩一云吾家入雪白於霜更有欺鞍似鬧裝便請爐邊叉手立從他鼠子自跳梁二云銜蟬

毛色白勝酥搦絮堆綿亦不如老病毗耶須減口從今休嘆食無魚

墨莊漫錄卷第七

墨莊漫錄卷第八

宗室令穰大年善畫清潤有奇趣少年讀書慕唐王維李思訓畢宏韋偃皆以畫得名乃刻意學之下筆便有自得一時賢士大夫喜與之游皆求其筆亦頗厭其誅求慨然嘆曰懷素有云無學書終為人所使故絕筆不為但名已著終不得已又善作小草書小字如蠅蚊筆道而法具諦觀之自力蒼然皆合羲獻之體是又所難也米元章謂大年作畫清麗雪景類王維汀

渚水鳥有江湖意予在京師時嘗偶得大年所作横卷歸田圖竹籬茅舍煙林蔽虧遠岑遠水咫尺千里葭葦鷗鷺宛若江鄉蓋大年得意畫也表舅唐端重題詩云閑居新得小山川畫手來從邸雍賢不學晨夫喬田稼若為王子豈知田我真隴上躬耕客親見人間小隱天始識阿年京摸熟荀籬穿似景龍邊荀蘺景龍門下景也後為吳舅順甫取共軸去今亡於兵火又有士雷亦妙繪事嘗於錢德與次權少卿家見所

作寒溪小雪捲卷翎毛竹木種種皆奇可亞大年云

章友直伯益以篆得名召至京師翰林院篆字待詔數人聞其名然心未之服俟其至俱來見之云聞先生之藝久矣願見筆法以爲楷式伯益命粘紙各數張作二圖即令跳墨濡毫其一縱橫各作十九畫成一棋局其一作十圓圈成一　射帖其筆之粗細間架疎密無毫髮之失諸人見之大驚嘆服再拜而去

熙寧五年杭州民裴氏妾夏沉香澣衣井旁裴之嫡子戲誤墜井而死其妻訴於州必謂沉香擠之而墜也州委録叅杜子方司户陳珪司理戚秉道三易獄皆同沉香從杖一百斷放時陳睦任本路提刑舉駁不當劾三掾皆罷州委秀州倅張若濟鞫勘詐其獄具即以才薦竟論沉香死故東坡送三掾詩云殺人無驗終不快此恨終身恐難了其後睦還京師久之未有所授聞廟師邢生願從仙人游能知休咎乃往見之卯以來事邢拒之弗答而語所親曰其如沉香何睦聞之悚懼汗下廢食者累日釋氏所云冤懟終不可免可不戒哉

紹聖初元東坡帥中山得黑石白脉如孫知微所畫石間奔流盡水之變又作白石大盆以盛之激水其上名其室曰雪浪齋公自銘有云玉井芙蓉丈八盆伏流飛空漱其根時四月二十日也閏四月三日乃有英州之命其後謫惠州又徙海外故中山後政以公遷謫雪浪之名廢

而不問元符庚辰五月公始被北歸之命明年夏方至吳中時張芸叟守中山方葺治雪浪齋重安盆石方欲作詩寄公九月聞公之薨乃作哀詞有云我守中山乃公舊國雪浪蕪齋於焉食宿俯察履綦仰看梁木思賢閲古皆經賦遂玉井芙蓉一切甯復云云其詞曰石與人俱貶人亡石尚存却憐堅重質不減浪花痕滿酌中山酒重添丈八盆公兮不歸兮萬里一招魂思賢閲古皆中山後圃堂名也

鎮江府兵火之餘有石一株在瓦礫中勢如掀
舞色紺而澤奇物也上有刻字云有唐上元甲
子歲潁川陳良參叨尸延陵獲此石置西齋之
前銘曰崔崔嵬嵬蒼翠其多是稟混元非因琢
磨置于庭隅公退常過且乎乃身居高之阿後
朝來者見茲若何其後又有今人刻字云皇宋
治平丙午歲仲夏晦日邑令掌文紀於壞垣得
之立于此後為都統王侯勝所得移置于所居
園中有一士大夫見而愛之紿曰此本吾家舊

物也先君平昔寶惜之不意尚存於茲願復歸
我王侯欣許之有一將校聞之謂主將曰不可
與之此石上有上元甲子及皇宋治平之語恐
朝廷聞之來取之當以此意拒之王侯用其說
遂止今按唐之上元甲子德宗之興元元年也
距今紹興上元甲子三百六十年矣堅頑閱世
如是之久信乎金石之壽也

婦人之纏足起於近世前世書傳皆無所自南
史齊東昏侯為潘貴妃鑿金為蓮花以帖地令

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然亦不言其弓小也
如古樂府玉臺新詠皆六朝詞人纖艷之言類
多體狀美人容色之姝麗又言妝飾之華眉目
唇口腰支手指之類無一言稱纏足者如唐之
杜牧李白李商隱之徒作詩多言閨幃之事亦
無及之者惟韓偓香奩集有詠屧子詩云六寸
膚圓光緻緻唐尺短以今校之亦自小也而不
言其弓

飲席刻木為人而銳其下置之盤中左右欹側

儌儌然如舞狀久之力盡乃倒視其傳籌所至
酬之以杯謂之勸酒胡程俱致道嘗作詩云簿
領青州掾風流趙秀才長煩拍浮手持贈合歡
盃屢舞回風急傳籌白羽催深慚偃師氏端為
破愁來或有不作傳籌但倒而指者當飲

木犀花江浙多有之清芬漚鬱餘花所不及也
一種色黃深而花大者香尤烈一種色白淺而
花小者香短清曉朔風香來鼻觀真天芬仙馥
也湖南呼九里香江東曰岩桂浙人曰木犀以

木紋理如犀也然古人殊無題咏不知舊何名故張芸叟詩云蚪馬款尋無路入問僧曾折不知名蓋謂是也王以寧周士道中聞九里香花詩云不見江梅三百日聲斷榮蕭愁夢長何許綠裙紅帔客御風來送淺寃香近人揉花蘂以薰茗諸香殊有典刑山僧以花半開香正濃時就枝頭掙擷取之以女真樹子俗呼冬青者擣裂其汁微用拌其花入有油磁瓶中以厚紙冪之至無花時於密室中取置盤中其香裛裛中人如秋閤時復入器藏可久留也樹之幹大者可以旋為盂蓋茶托種種器用以淺金漆飾之殊可佳也

晁無咎和李矩燮頸壯冊有云二喬新獲吳宮怯燮隗初臨晉帳羞月地故應相伴語風前各是一般愁

政和間汴都平康之盛而李師師崔念月二妓名著一時晁沖之叔用每會飲多召侑席其後十許年再來京師二人尚在而聲名溢于京國

李生者門地尤峻叔用追感往昔成二詩以示江子之其一云少年使酒來京華縱步曾游小小家看舞霓裳羽衣曲聽歌玉樹後庭花門侵楊柳垂珠箔窗對櫻桃捲碧紗坐客半驚隨逝水吾人星散落天涯其二云春風踏月過章華青鳥雙邀阿母家繫馬柳低當戶葉迎人桃出隔牆花鬢深釵暖雲侵臉臂薄衫寒玉照紗莫作一生惆悵事鄰州不在海西涯靖康中李生與同輩趙元奴及築毬吹笛袁陶武震輩列籍其家李生流落來浙中士大夫猶邀之以聽其歌然憔悴無復向來之態矣

韓退之木居士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祈福人盡當時以枯木類人形因以乞靈也在今衡州之耒陽縣北沿流三十里鼇口寺至今人祀之元豊初年旱暵縣令禱之不應為令析而焚之主僧道符乃更刻木為形而事之張芸叟南遷郴州過而見之題詩于壁云波穿火透本無奇初見潮州刺史詩當日老翁終不免後來

居士歎奚爲山中雷雨宜誰主水底蛟龍睡不
知君使天年俱自遂如今已復長新枝子每憤
南方淫祠之多所至有之陸龜蒙所謂有雄而
毅黝而碩者則曰將軍有溫而愿晳而少者則
曰某郎有媼而尊嚴者則曰姥有婦而容者則
曰姑而三吳尤甚所主之神不一或曰太尉或
曰相公或曰夫人或曰娘子村氓家有疾病不
服藥劑惟神是恃事必先禱之謂之問神苟許
其請雖冒險以觸憲綱必爲之備不諾其請卒

不敢違也凡禱必許以牲牢祀謝封敕命物所
費不貲禱而不驗病者已殂猶償所許之祭曰
弗償其禍必甚無知之借以神之禦災捍患爲
可倚惴惴然不敢少懈也豈獨若曹乎近時士
大夫家亦漸習此風士夫稍有識者心知其非
而見女子之易惑故牽於閨幃之愛亦遂徇借
殊可駭嘆且神聰明正直而一者也豈有以酒
食是嗜而竊福以饜饕於愚魯之民豈又所謂
聰明正直者也至於嶽也瀆也古先賢德有功

於人載在祀典血食一方者吾敢不欽奉之乎
所謂郎者姑者安能禍福於忠信之士吾所未
信也世豈無一狄公爲一革之本居士既爲令
之所焚矣彼庸鄙者復假托以惑衆此尤可嘆
云
東坡在黃州而王文甫家東湖公每乘興必訪
之一日逼歲除至其家見方治桃符公戲書一
聯於其上云門大要容千騎入堂深不覺少年
歡

歐陽文公本朝第一等人也其前言往行見於
國史墓碑及文集諸書中詳矣予復得四事於
公之曾孫當世望之云嘗載於瀧岡阡表瀧岡
阡蓋歐陽氏松楸壠名也今不傳於世惜其遺
浸因識於此
一云公於爲政仁恕多活人性命曰此吾先公
之志也嘗曰漢法惟殺人者死後世死刑多矣
故凡於死非已殺人者多活之其爲河北轉運
使所活二千餘人先是保州屯兵閉城殺命田

況李昭亮等討之不克卒招降之既開城況等推究反者二千餘人投於八井又其次二千餘人不殺分隸河北諸州事已定而富相出為宣撫使恐其復為患謀欲密委諸州守將同日悉誅之計議已定方作文書會公奉朝旨權知鎮府與富公相遇於內黃夜半屏人以其事告公公大以為不可曰禍莫大於殺降昨保州叛卒朝廷已降敕榜許以不死而招之八井之戮已不勝其冤此三千人者本以脅從故得不死柰

何一旦無辜就戮爭之不能止因曰今無朝旨而公以便宜處置若諸郡有不達事機者以公擅殺不肯從命事既參差則必生事是欲除害於未萌而反趣其為亂也且某至鎮必不從命富公不得已遂止是時小人譖言已入富范勢已難安既而富公大閱河北之兵將卒多所升黜譖者獻言富某擅命專權自作威福已收卻河北軍情北兵不復知有朝廷矣於是京師禁軍亦因大閱多所升擢而富公歸至國門不得

入遂罷樞密知鄆州向若擅殺二千人其禍何可測也然則公之一言不獨活二千人命亦免富公於大禍也

二云公於修唐書最後至局專修紀志而已列傳則宋尚書祁其所修也朝廷以一書出於兩手體不能一遂詔公看詳列傳令刪修為一體公雖受命退而嘆曰宋公於我為前輩且人所見多不同豈可悉如己意於是一無所易及書成奏御史白舊例修書只列書局中官高者一

人姓名云某等奉敕撰而公官高當書公曰宋公於列傳亦功深者為日且久豈可掩其名而奪其功乎於是紀志書公姓名列傳書宋姓名此例皆前未有自公為始也宋公聞而喜曰自古文人不相讓而好相陵掩此事前所未聞也

三云公自言學道三十年所得者平生無怨惡爾公初以范希文事得罪于呂相坐黨人遠貶三峽流落累年比呂公罷相公始被進擢後為范公作神道碑言西事呂公擢用希文盛稱二

人之賢能釋私憾而共力於國家希文子純仁
大以為不然刻石時輒削去此一節云我父至
死未嘗解仇公亦嘆曰我亦得罪於呂丞相者
惟其言公所以信於後世也吾嘗聞范公自言
平生無怨惡於一人兼其與呂公解仇書見在
范集中豈有父自言無怨惡於一人而其子不
使解仇於地下父子之性相遠如此公知潁州
時呂公著為通判為人有賢行而深自晦默時
人未甚知公後還朝力薦之由是漸見進用

四云陳恭公執中素不喜公其知陳州時公自
潁移南京過陳拒而不見後公還朝作學士陳
為首相公遂不造其門已而陳出知亳州尋罷
使相換觀文公當草制自謂必不得好詞及制
出詞甚美至云杜門却埽善避權勢而免嫌疑
事執心不為毀譽而更守陳大驚喜曰使與我
相知深者不能道此此得我之實也手錄一本
寄門下客李師中曰吾恨不早識此人
文忠公又有雜書一卷不載於集中九九事今

亦附於此云秋霖不止文書頗稀叢竹蕭蕭似
聽愁滴顧見案上故紙數幅信手學書樞密院
東廳
一云謝希深嘗誦哭僧詩云燒痕碑入集海角
寺留真謂此人作詩不必好句只求好意余以
謂意好句亦好矣賈島有哭僧詩云寫留行道
影焚却坐禪身居人謂燒却活和尚此句之大
病也近時九僧詩極有好句然今人家多不傳
如馬放降來地鵰盤戰後雲春生桂嶺外人在

在海門西今之文士未必有如此句也學者勿
浪書事有可記者他時便為故事作詩須多誦
古今人詩不獨詩爾其餘文字盡然
二云漢之文士善以文言道時事質而不俚茲
所以為難住時作四六者多用古人語及廣引
故事主衒博而不思述事不暢近時文章變體
如蘇氏父子以四六述叙委曲精盡不減古文
自學者變格為之殆今三十年始得斯人不惟
遲久而後獲實恐此後未有繼者耳自古異

人間出繭後參差不相待余老矣乃及見之豈
不爲幸哉
三云空梁落燕泥未爲警絶而揚廣不與薛道
衡辭仇於泉下豈荒煬所趨止於此耶大風起
雲飛揚信是英雄之語也若漠漠水田飛白鷺
陰陰夏木囀黃鸝終非己有又何必區區於攘
竊哉
四云作字要熟熟則神氣完實而有餘於静坐
中自是一樂事然患少暇豈若以樂處常不足

耶書十年不倦當得名虛名已得而眞氣耗矣
萬事莫不皆然有以寓其意不知身之爲勞也
有以樂其心不知物之爲累也然則自古無不
累心之物而有爲物所樂之心
五云自蘇子美死後遂覺筆法中絶近年君謨
獨步當世然謙謙不肯主盟往年余書戲謂君
謨學書如泝急流用盡氣力不離故處君謨頗
笑以謂能取譬今思此語已十餘年竟何如哉
六云學書費紙猶勝飲酒費錢曩特嘗見康文

公戒其子弟云吾平生不以全幅紙作封皮文
康太原人世以晉人喜嗇而貧誠笑信有是哉
吾年尚老亦不敢多耗用物誠未足以有益於
人然衰年志思不壯於事少能快然亦其理耳
七云蕭條淡泊此難畫者覽者未必識也故飛
走遲速意近之物易見而閑和嚴靜趣遠之心
難形若乃高下向背遠近重復此畫工之藝耳
非精鑒之事也不知此論爲是否余非知畫者
強爲之說但恐未必然也然自謂好畫者必不

能知此也
八云介甫嘗言夏月晝睡方枕爲佳問其何理
云睡久氣蒸枕熱則轉一方冷處然則眞知睡
者耶余謂夜彈琴惟石徽爲佳蓋金蚌瑟瑟之
類皆有光色燈燭照之則炫燿非老翁夜視所
宜白石照之無光於目昏者爲便介甫知睡眞
懶者余知琴得之二十年昨因患病兩手中指
拘攣醫者言惟數運動以導其氣之滯謂惟彈
琴爲可亦尋得十餘年已忘諸曲物理損益相

用固不能窮至於如此老莊之徒多寓物以盡人情信有以也哉

九云唐之詩人類多窮士孟郊賈島之徒尤能刻琢窮苦之言以自喜或問二子其窮孰甚曰閬仙甚也何以知之曰以其詩見之郊曰種稻耕白水負薪斫青山島云市中有樵山我舍朝無煙井底有甘泉釜中乃空然蓋孟氏薪水自足而島家柴水俱無誠可笑然二子名稱高於當世其餘林翁處士用意精到者往往有之

若雞聲茅店月人迹板橋霜則羇孤行李流離辛苦之態見於數字之中至於野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則春物融怡之情和暢又有言不能盡之意茲亦精意刻琢之又所得者耶往在洛時嘗見謝希深誦曰縣古槐根出官清馬骨高又見晏丞相常愛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希深曰清苦之意在言外而見於言中晏公曰世傳寇萊公云老覺腰金重慵便枕玉涼以為富貴此特窮相者耳能道富貴之盛則莫如前句

亦與希深所評者類耳以二公皆有情味而喜為篇詠者其論如此

右家叔所書九事頃在京師貴人家見之當時人謂狀元書之字畫清勁多柳誠懸筆法受而錄之然其間猶馬放降來地及春生桂嶺外之句并論嚴維柳塘春水漫溫庭筠雞聲茅店月之工與夫賈島哭僧之誚皆已載於詩話中及晏元獻評富貴之句亦見於歸田錄但其言或不同故不敢刪削併錄之云

何薳子楚作春渚紀聞云關子明易傳李衛公對問皆阮逸著撰予考之唐藝文志及本朝崇文總目皆無之子楚之言或然也又云龍城記乃王銍性之作樹萱錄唐書藝文志小說類自有此名豈無言所作也此書所載諸事近於寓言而諸篇詩句皆佳絕蓋唐人之善詩者為之如江聲無小雨暇色入啼猿藕隱玲瓏玉花藏綠綁容紅樹醉秋色碧溪彈夜絃網斷蛛猶織梁空燕不歸等句皆警絕非近人所能也

墨莊漫錄卷第八

墨莊漫錄卷第九

李淳風論辨真玉云其色溫潤常如肥物所染敲之其聲清引若金磬之餘響絕而復起殘聲遠沉徐〻方盡此真玉也予頃在唐州見任布孫政之孫諭字義可收一璧凝滑如脂無有蠅趺惟有兩果大赤黝蓋尸沁也以綿繩掛之擊之其清越之聲餘韻悠揚正如淳風之說與所見水蒼玉不可同日而語後聞為一中都一貴人取去自是不復再見也

政和丁酉歲真州郊外屠一牛買肉歸者往往於刲割之際錚錚有聲視之於肉脉中皆有舍利也大小不一光瑩如玉詢之數家皆有之自爾一村之民不復食牛

東坡作長短句洞仙歌所謂氷肌玉骨自清涼無汗者公自叙云予幼時見一老人年九十餘能言孟蜀主時事云蜀主嘗與花蕊夫人夜坐納涼於摩訶池上作洞仙歌令老人能歌之予今但記其首兩句乃為足之近見李公彥季成

詩話乃云楊元素作本事記洞仙歌氷肌玉骨自清凉無汗錢唐有老尼能誦後主詩章兩句後人為足其意以填此詞其說不同予友陳興祖德昭云頃見一詩話亦題云李季成作乃全載孟蜀主一詩氷肌玉骨清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簾間明月獨窺人欹枕釵横雲鬢亂三更庭院悄無聲時見踈星度河漢屈指西風幾時來只恐流年暗中換云東坡少年遇美人喜洞仙歌又解后處景色暗相似故檃括稍協律以以贈之也予以謂此說近之據此乃詩耳而東坡自叙乃云是洞仙歌令蓋公以此叙自晦耳洞仙歌腔出近世五代及國初未之有也

琴阮皆樂之雅者也琴則人多能之而藝精者亦衆至阮則人罕有造其妙者中都盛時有醴泉觀道士王慶之頗好此樂同時又有安敏修者以此藝供奉上前徽廟顧遇厚於倫輩二人者其能相抗予在京師皆常聽之慶之則間雜多古曲優悠不迫敏修則變移宮徵抑怨取與

雜以新聲然皆妙手絶藝也後慶之不知存亡敏修被虜北去未幾竄而南歸今習阮者未有能及此二人也

劉棐仲忱詩律殊有風致嘗賦咸陽二絶云父老壺漿迎義旗秦亡誰復為秦悲不曾被虐曾蒙德十二金人合淚垂玉殿珠樓二世中楚人一炬逐煙空却緣火是秦人火只與焚書一樣紅殊類唐人題詠他詩亦稱是

華亭縣有寒穴泉與無錫惠山泉味相同並嘗之不覺有異人知者亦少王荊公嘗有詩云神震冽氷霜高穴與雲平空山渟千秋不出鳴咽聲山風吹更寒山月相與清北客不到此如何洗煩醒

西京牡丹聞於天下花盛時太守作萬花會宴集之所以花為屏帳至於梁棟柱栱悉以竹筒貯水簪花釘掛舉目皆花也揚州產芍藥其妙者不減於姚黃魏紫蔡元長知維揚日 効洛陽亦作萬花會其後歲歲循習而為人頗病之元祐七年東坡來知揚州正遇花時吏白舊例

公判罷之人皆鼓舞欣悅作書報王定國云花會檢舊案用花千萬朶吏緣爲姦乃揚州大害已罷之矣雖殺風景免造業也公之爲政惠利於民率皆類此民到於今稱之

穆天子傳古書也杜子美多用其事語如天子之馬走千里王命官屬休會祝沉豪牛歃玉大宛兒凡此四事皆出此書也曾旼彥和博學之士予先君有此書彥和借往錄校乃題其後云晉中書監令荀公曾和嶠所上古文穆天子傳

六卷即太康二年汲人準盜冢發魏襄王墓所得竹書也按束晳傳竹策書凡七十五篇內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然則穆天子傳本五篇公曾等所上乃有六卷者今覩第六卷多記盛姬事蓋并入雜書中此一篇也書雖殘缺不可盡讀而其所載事物多故志之所無者如世民之吟黃澤之謠黃竹之詩其詞皆雅馴可喜又如虎牢五鹿之所以名亦可以傳異聞矣審考漢書地理志京兆有西鄭河南有新鄭漢中有南鄭京兆之鄭先儒謂之西鄭班固曰周宣王弟威公邑應劭亦曰宣王母弟所封也其子與平王東遷更稱新鄭臣瓚曰周穆王以下都於西鄭不得以封威公初威公爲周司徒王室作亂故謀於史伯而寄帑與賄於虢會之間幽王既敗二年而滅會四年而滅虢居於鄭父之丘是以爲鄭威公無封京兆之文也顏師古曰穆王以下

無西鄭之事瓚說非也今按此書自第四卷而下卷末皆書天子入於南鄭蓋瓚之所謂穆王之所都者是也第五卷有祭父自圃鄭來謁蓋瓚之所謂鄭父之丘者是也瓚即校書郎中傅瓚乃公曾嶠所部校穆天子傳官屬也故因取此傳以注漢書然傳稱南鄭西鄭瓚所未詳其所以異豈近世傳寫之誤耶漢中之鄭爲南鄭不應京兆之鄭復稱南鄭其稱西鄭乃以圃鄭爲東耳西鄭穆王出游反必入焉豈非以其所

都故耶設非王都亦圻内近地也邦皆在疆地畿内諸侯嘗在邦都其内為縣又其内為都則西鄭之於鎬京殆可為公邑而已亦不以為國也且是時已有圖鄭矣則不必因厲公之子從周東遷乃得鄭名然謂之新鄭又果何耶雖然如瓚之說亦豈全非哉今汲冢中竹書惟此書及師春行於世餘如紀年瓚語之類復已亡逸今人家閨房過春秋社日不作組紃謂之忌作故周美成秋蕊香詞乳鴨池塘水暖風緊柳花

迎面午粧粉指印窓眼曲理長眉翠淺聞知社日停針線探新燕寶釵落枕夢春遠簾影參差滿院予見張籍吳楚詞云庭前春鳥啄林聲紅夾羅襦縫未成今朝社日停針線起向朱櫻樹下行方知唐時已有此忌俗習至今也

季傳宣和間任太府卿因職事陛對徽宗問曰知卿年彌高而色不衰中外稱卿有内丹之術可具以進傳曰陛下聖德廣淵睿知日新學有緝熙於光明臣雖不學敢以誠對謹録聖訓容臣具術以聞明日方進曰臣聞内觀所以存其心也外觀所以養其氣也存其心養其氣則真火爐冉日炎神水華池日盛矣長生久視上下與天地同流天道運而不積聖人知而行之大道甚易知甚易行以簡以易而天下之理得也人之所恃以生者氣也氣住則神住神住則形住形住則長生久視自其始矣蓋日月運轉寒暑往來天地所以長久吹嘘呼吸吐故納新真人所以住世故丹元子曰形以神住神以氣集

氣體之充也形神之舍也氣實則成氣虛則散氣住則生氣耗則竭此廣成子所以保氣而煙蘿子所以煉氣也然則一言而盡保煉之妙者其惟嚥細乎故曰一嚥二嚥雲蒸雨至三嚥四嚥内景充實七嚥九嚥心火下降腎水上昇水火既濟則内丹成可以已疾可以保生可以延年可以超昇臣謹删其繁紊掇其樞要直書其妙以著於篇上篇曰進火候每日子後午前若於五更初陽盛時不佳就坐摺上面東或南揑

同盤足合目主腰而坐澄心靜慮內觀五臟仰面合口鼻中引清氣氣極則主腰而嚥之每一嚥縮縠道一縮再引則再如之至再至三若氣極不能任則低頭微開口以吹字出之勿令耳聞出氣之聲如此凡三次是謂進火一周天俟氣調勻然後行水下篇曰進水俟進火畢中取口中液聚為一處多多益辦俟甘而熱即閉口仰面竪腰左顧一嚥正中一嚥分三嚥而下內想一直下丹田每一嚥亦縮縠道一縮如此一

遍是為行水一週天每進火行水畢然後下榻行履自如後叙曰五行水火為初人生水火為急此是極易之要法上奉天地造化學道修真之士初行須覺臍下如火飲食添進四肢輕快是其驗也行而久之則髮白再黑齒落重生精神全具復歸嬰兒寒暑不能侵鬼神不能冦千二百歲壽比彭老漸為真人矣徽宗見而嘉納之梁師成錄其說以示人乃簡易之道第行之者不能悠久耳或云虞謨君明修養有得亦祇行此法也

翰苑歲供禁中立春端午貼子前後多矣率多擬效舊語故少新意惟能道宮禁一時之事者為妙王履道皇帝閤云彤霞脩霧繞觚稜樓雪融銀滴半層別是凝開延福宴夾城先試景龍燈妃嬪閤云玉燕翩翩入鬢雲花風初掠縷金裙神霄宮裡騎鸞侶來侍長生大帝君政和七年所進也又皇后閤云藥笈琅函受秘文清虛道合玉宸君瑶臺夜靜朝真久金屋春寒閱籙

勤妃嬪閤云曈曨曉日上金鋪的皪春冰泮玉壺繡戶綠窗塵不到凝酥點就輞川圖重和二年所進也不惟才思清麗皆紀當時事也

徐遹子聞人博學尚氣累舉不捷久困場屋崇寧二年為特奏名魁時已老矣赴聞喜賜晏於瓊林苑歸騎過平康狹邪之所同年所簪花多為群倡所求惟遹至所寓花乃獨存因戲題一絕云白馬青衫老得官瓊林宴罷酒腸寬平康過盡無人問留得宮花醒後看後仕至朝官知

廣德軍謝事而歸

予四明同僚嚴致明養正靖康丙午歲任廣德軍建平尉任滿入城執書館於郡之開化寺一夕夢一婦人麗容絳服來訴曰妾四明人也久寓於此未有所歸惟君子哀之為我謀所舍意若求葬也曉寤詢諸寺僧有云致和間池陽人彭汝雲為郡從事其子婦張氏死乃殯於城西明教院其後改院為神霄宮徙其徒入此寺併移其柩於此僧輩嘗有見之者不以為怪嚴頗

疑之未幾考課事竟將送馬時赴郡官會暨歸夜參半矣方就枕復見其人立於帳前泣訴曰知君戒行有日前懇何如又有云欲竭奴心誓殫素志嚴恍惚驚寤悚悸而起不能悉記其語翌日復詢彭氏則亦亡矣乃為祭酹而祝之曰此刹館之客厝至鼎來不知其幾何人胡不訴之乃獨告於我乎然我貧無力曷以副汝之請當遍告諸有位者庶有成焉時崔公成美為簽判乃率同僚出金且令廣德邑宰擅佾庭季辦

集之為作佛事葬於城西橫山之陽仍書其事刊石納壙中俾與彭孟鄉人故亦樂為之

枸杞神藥也修真之士服食多昇仙歲久者根如犬形夜能鳴吠羅浮山記云山上有枸杞樹大三四圍高二丈餘時有赤犬見於其下夜聞其吠今所至有之但鮮得枝幹大者予外氏家唐州第宅之盛甲於漢上宅東有園在東南城之一隅城上下枸杞甚茂枝幹有如盃盂者春時嫩條如指甘美無復苦味一日因款地骨皮

入藥予與表弟季任命僕斸之初深三二尺根已如椽又深鋤之其下形如一犬頭足悉具惟一足差細其嫩皮厚寸許伯舅頓省見之嘆惋曰惜乎靈物為二子所發使其歲月益深必亦能猖猖而吠矣治其皮得數斤諸君爭取之而盡後予因觀曲轅先生崔公度伯易所進枸杞詩序云臣昔聞隱居子言枸杞數百歲根類生物得而食之　頗長年後閱仙書數有驗者嘗與道士宇文希真游南岳朱陵洞天過古蘭若

基野客留宿庵下有閣類犬吠希真謂此非人
境安得有是客笑曰岩腹拘杞生而酷似此其
音也臣憶舊說黎明祈客欵識其處未至百步
皆曰彼婆娑出衆者是也臣與希真將前客
急止曰此神物也側常有蛇虎守護必待有道
之士以歸吾等毋得輙近自是每念之或入他
山中遇樵蘇必訪焉間云往往有見但吾在深
絶不可到之地元豐已未三月陛下親策進士
集英殿三館故事臣得寓直殿廊入左銀臺門

少西十許步御溝之上有若洞天所望就視則
拘杞也其本圍尺有咫右紐而連理臣亟詢衛
士高年者對曰聞天聖前尤盛此蕃出者苗耳
臣益悚然竊語同舍或曰事雖可進而其爲祕
也會藏仙山神聖之處乎既而嘆曰下誠有物
耶孕天地陰陽之至和隱瑞然不可輙致之神
今乃自托宮掖禁禦之列偕一時洒掃之觀是
豈浪出而徒然者耶偶臣屬殊方士採製餌服
之鄉度未得相與抃舞歡呼隨萬年之觴一侯

吾居亦臣子心顧目想而深可愧恨慊然者因
感而成詩姑有待焉云云予因是知一物生得
其地乃爾悠久彼南嶽之叢與銀臺之本雖遠
近之有殊其爲深根帝囿無芟翦之患則所托
者同也予方山居小隱畜蒔百本以供擷笔雖
未能擬西河女子之壽亦足豈天隨子之乞杖
也西河女子杖八十老人者老人是其子因不
修真以致衰老怒而杖之
熙寧十年京師春旱上心焦勞於後苑瑶津亭

建道場祈禱上精誠甚切一夕夢一僧形容甚
異於空中吐雲霧以興雨及覺雨遂大注上大
忧求其像於佛閣下乃羅漢中第十尊者也元
絳厚之時爲恭致作喜雨詩王禹玉和其韻云
紫殿宵祈感聖衷玉毫曾降梵王州慈深三界
雲常聚法徧諸天雨自流作猢爲霖孤宿望神
僧吐霧應精求云云時臺省館閣悉和之崔伯
易云陽亢彌春帝爲憂比丘龍起睠神州慈雲
徧覆諸天潤惠澤相和萬國流云云人多稱之

崔伯陽熙寧二年爲國子監直講嘗著熙寧稽古一法百利論五卷逾萬言蓋以久任爲要上之召對延和稱旨自此遂擢用偏歷清要矣予嘗求是書於其家今亦亡矣惜乎不見於世以此知古人著述亡逸不傳者多矣同時又有臨川吴孝宗子經嘗著三書一曰法語二曰先志三曰巷議舊嘗傳於其姪道宗夢協亦亡於兵火子經亨毋之從叔也今聞其從孫家尚有本當復傳之

唐庚子西謫惠州時自釀酒二種其酵和者名養生主其稍勁烈者名齊物論子西詩多新意不沿襲前人語如湖上云佳月明作哲好風聖之清獨游云烏攫春祠敏鳶窺野燒癡醉眠云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又芙蓉溪歌云人間八月溪秋霜巖芙蓉溪上春酣酣二兩變後曾叟筆七國戰處鄧軻訣人間二月春光好溪上芙蓉迹如掃周家盛處伯夷枯漢室隆時貴生老小兒造化誰能窮幾迴枯拚還芳叢只因人老不復少有酒且發衰顏紅比與殊新奇也

王直方立之父名拔家多侍兒而小鬟素兒尤妍麗王嘗以臘梅花送晁無咎無咎以詩五絶謝之云有芳菲意淺姿容淺憶得素兒如此梅

李方叔嘗飲襄陽沈氏家醉中題侍兒小瑩裙帶云旋剪香羅到地垂嬌紅嫩綠寫珠璣花前欵作重重結繫定春光不放歸後小瑩歸郭汲使君家更名艷瓊尚存也他日詢之乃襄陽士族家女遂嫁之

洛陽牡丹之品見於花譜然未若陳州之盛且多也園戶植花如種黍粟動以頃計致和壬辰春予侍親在郡時園戶牛氏忽開一枝色如雞雛而淺其面一尺三四寸高尺許柔葩重疊約千百葉其本姚黄也而於葩英之端有金粉一暈縷之其心紫蕊亦金粉縷之牛氏乃以縷金黄名之以蘧篨作棚屋圍帳復張青帝護之於門首道人約止游人人輸十金乃得入觀十日間其家數百千予亦獲見之郡守聞之欲剪以

進於内府無閫户皆言不可曰此花之變易者不可爲常倘他時復來索此品　何應之又欲移其根亦以此爲辭乃已明年花開果如舊物矣此亦草木之妖也

予妹夫王從一太初著東郊語錄有云唐人詩云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此張繼楓橋夜泊之作也說者謂美則美矣但三更非撞鐘時按南史裴皇后傳載齊家明中上數游幸諸苑囿

載宮人從車置内深隱不聞端門鼓漏聲置鐘於景陽樓上應五鼓三鼓宮人聞鐘聲早起粧飾由是言之夜半之鐘有自來矣予以謂不然非用景陽故事也此蓋吳郡之實耳今平江城中從舊承天寺鳴鐘乃半夜後也餘寺聞承天鐘聲乃相繼而鳴迄今如是以此知自唐而然楓橋去城數里距諸山皆不遠書其實也承天今更名能仁云

沈遼睿達以書得名楷隸皆妙嘗自湖南泛江北歸舟過雷池直大風波濤駭恐舟師失措幾溺者屢矣雷池有吳將甘寧廟往來者必祭禱睿達遥望其祠以誠禱之風果小息乃得維岸乃述寧仕吳之奇謀忠節作贊以揚靈威而答神之休自作楷法大軸以留廟中而去其後乃爲過客好事者取之是夜神夢於郡守趣使還之明日守使人訊其事果得之復畀廟今寧之近閟今亦不存矣

靖康初韓子蒼知黄州頗訪東坡遺跡嘗登赤

壁而賦所謂棲鶻之危巢者不復存矣悵悵作詩而歸郡人何頡斯舉者猶及識東坡因次韻獻子蒼云兒時宗伯寄吾州諷誦移文至白頭二賦人間真吐鳳五年江上不驚鷗盤嘗見水人猶悲鶻有危棲孰肯留珍重使君尋往事西風悵望古城樓然黄之赤壁土人云本赤鼻磯也故東坡長短句云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則亦是傳疑而已今岳陽之下嘉魚之上有烏林赤壁蓋公瑾自武昌列艦風帆便順

泝流而上逆戰於赤壁之間也杜甫有寄岳州李使君詩云烏林芳草遠赤壁健帆開則此真敗魏軍之地也

酴醾花或作荼蘪一名木香有二品一種花大而棘長條而紫心者為酴醾一品花小而繁小枝而檀心者為木香題詠者多嘗記范周無外云稜風吹蘂入鉛華不肯隨春到謝家半夜粉寒香泣露也應和月怨梨花韓維持國云平生為愛此香濃仰面嘗迎落架風每恐春歸有遺恨典刑元在酒杯中未若張文潛云紫皇寶露張珠幰玉女熏籠覆錦衾萬紫千紅休巧笑人間春色在檀心又未若黃魯直云漢宮嬌額半塗黃入骨濃薰賈女香日色漸遲風力細倚欄偷舞白霓裳

俞子容家藏書

唐寅拔畢

墨莊漫錄卷第九

墨莊漫錄卷第十

崔伯易書有金華神記舊編入聖宋文選後集中今無此集近讀曲轅集獲見之因載之以廣所聞云汴人有吳生者世為富人而生以髮宗室女得官於三班嘉祐中罷任高郵乃寓其家於治所而獨與兄子貴金緡數百千南適錢唐道出晉陵艤舟於望亭堰下是夜月明風高生乃卧坐舷上頗然殊不有寢意久之忽有緋衣被髮持兩炬自竹林間出者後引一女子冠玉鳳冠曳紋綃文錦之衣顏色甚麗而年十八九耳生見而驚俄頃至岸側田叱緋衣者曰可去矣無久留也於是疾炬泣拜而去女子即登舟面生坐謂生曰見向來緋衣者乎此君之風化也而索君且數十年矣乃今方得之第以我故得免不然今夕君當死其手生聞益驚駭不自安女子笑曰君怯耶即以金縷衣置肩上生稍安乃問曰若神歟其鬼耶女子曰我非人亦非鬼蓋金華神也過去生中嘗與君為姻好竊知

將有所不濟故相救耳今事已我亦當去君矣
遂去不復返顧生以目送至竹林中不見將掩
門忽覩女子坐其後生大驚女子笑曰知君怯
故相戲安有數十年睽索一得解后而遽往者
耶遂相與入舟中取酒共飲其言諧謔悉如常
人然生識曰毋高聲恐兄子知之女子曰我言
特君可聞他人雖厲聲亦不能聞也生益疑竊
自懼曰此果神也因無所掉倘鬼則必有所畏
矣因出劍鏡二物示之女子曰此劍鏡耳精與

鬼則畏夫劍陽物而有威者也鬼陰物而無形
者也以無形而遇有威是謂銷鑠其妖而不能
勝故鬼畏劍也鏡亦陽明而至明者也精亦陰
物而為變者也以偽而當至明是故暴著其形
而不能逃故精畏鏡也昔抱朴子嘗言其略而
我知之且久矣乃欵以相畏乎生懼起謝曰誠
無他意至明起謂生曰舟檥已有曉色勢不能
久留當與君子決矣君後十年遊華山日多置
朱粉於路陽梧桐下揚之雖然君今不可終此

行恐復不濟也因索筆題詩一章曰羅襪香消
九九秋淚痕空對月明流塵埃不見金華路滿
目西風總是愁書已輙復流涕歔欷而去明日
思其言遂回棹不復南去後以其事語人人或
詰其兄子果亦不知也
曲轅先生又嘗作傳記陳明遠再生事云明遠
陳允子也名公關與化軍人嘗舉進士皇祐三
年春過泗州游普照王寺時群僧會齋于南院
明遠遽浮高自西廂趨大殿兩廡人甚譁獨老

僧弊衣庭下倚樹讀青紙書其文光彩射百許
步明遠遽往拜之僧小舉手就視其書則金字
金剛經繫以梁朝傳大士之頌者僧細諷自若
明遠從後聽之疑其光從日所記久僧回顧笑
謂明遠曰子亦樂此耶明遠對之稍恭僧讀竟
遂以經授明遠曰江南李氏所施覩子之貌且
當持此明遠喜受之以歸明且取肰日則無復
光彩一讀之徑藏書籠中明年從父官海陵忽
得疾不可治以死三日家人將大歛覺其體復

謳移刻稍蘇又食頃乃能言其族驚明遠自言
方疾亟時見四卒深目虎喙持文書有大印字
莫可辨共執明遠捽兩手驅西北行其勢甚暴
所經依約若廣野塵埃射人不可與視漸逼大
河府署嚴密門外坐卒數十悉持挺內有考掠
聲三卒先入一守明遠於大門外如竢命者須
臾坐卒盡起擎跪明遠回視一僧秉麈而行過
門見明遠撫扶而立意若哀憫明遠不覺手梏
盡解熟視其狀即泗州普照僧伽者也因拜祈

之僧顧卒取文書略視曰府君知耶總歘入門
兩闕府中呼應甚遠有二人服紫服朱趨出迎
之其侍衛之盛若世之達官二人禮僧揖恭僧
語二人語愈喜旁睨明遠若夙有罪者僧呼明
遠前使自懺悔儀二人詔吏聽還二人亦謝僧
去復有吏馳出呼明遠則明遠季父鈛我大學
進士有聞亡已三年矣既見訪明遠家事云我
當錄冤簿三年纔二年爾非佳職也爾歸待尊
勝七俱胝呪祈以免我又有故服藏某處幸焚

之遺我寄聲親戚如平生復告明遠言世之人
冤債勾復復之後勢如索綯為君有逆百千生
不能解者故吾北局置吏最多而簿書期會常
若不及神君聖靈尤深厭此言未竟若有呼之
者因疾馳去僧引明遠遊旁兩大廡下見繫囚
不啻數百亦有禽獸諸虫悉能人言與因對辨
群吏見僧悉拜有械囚繫以大鐵縲左右文書
沒其首口鼻嚅出血卒守之若使自識輕重
不當又鞭之其餘殘壞明遠竊視之乃其表舅

鄭生生為閩吏喜以法自名死且十年餘見明
遠注下頻以手向僧且目明遠僧笑出以杖指
之鎖械俱墮然莫敢起而口鼻嚅出血也則未
已也又見坐沙門五六人前列敗壞飲食數十
甕氣色殊惡僧曰此皆棄世中供養且重使食
年僧亦不甚念復引明遠出前大河上虹橋蜿
蜒望彼岸城府樓觀煙霧出其上明遠請往觀
焉僧不許曰子過此無復歸矣亟隨僧趨東南
井閭人物喜類人世但天氣昏慘似欲雨時而

途中所過往往皆昔時所見危冠大爲出處前後吏卒替更而遞趨人指以爲名勢扶侈快意不屈之士皆趍趍俍猊狀若爲物所迫甚者咨嗟涕淚悔恨自擲意求有以亡匿而不可得俄及前所過廣野遇溪水漲甚始思來時則無有也明遠憂不能渡僧乃執杖端以末投明遠而導之始涉亦甚淺中流明遠失據將溺因驚呼而甦明遠之復生也拄舞之跡隱然在臂家人持葷飲餉之雖數十年輒掩鼻急避去膻視聞

僧已在室中香氣異常親族齋戒祈見者必暫覩裾衲杖履而已僧自是日以先後經義教明遠對其情品說一切世間所有之法即心是佛煩惱塵勞究竟虛妄其音靚圓若霜鐘在庭戶外之人一歷耳灑然自信終身不能忘其聲每謂明遠曰吾即諸某寺齋既去食頃復還又言某氏齋拉飲某僧酒猶不齊耳他時爲之未免有罪時多疑以僧伽大師者明遠詩爲僧曰僧伽吾師也幾一月明遠軀體復壯僧告去曰後

十四年吾傳子於祖山明遠問祖山曰廬阜遂去陳氏後求然故衣果得於其處緇徒呪而火之明遠母素好釋氏悉疏其齋雖遠數百里必使人驗之明遠并告以言狀具言有是爾飲僧家聞之終身不飲酒然明遠向所懺之罪今又不復能記豈昔偶萌之於心不自引悔而神道已錄以爲非耶抑他生所爲不復自省而幽冥記人功過誅責有時而宴安人之苟爲得以自持則跬步之間不可以爲恐懼耶至和三年八

月明遠歸蒲田以故人訪予且出所授經具道其事予欲記之予固已怪其人奧辨譏畏不類向時其志真若有所得然未暇從其請也今年其兄公輔調官京師特過予復爲言予與公輔游十五年矣今亦稽其弟所爲如予昔所疪者則明遠由是而有聞倘求之益勤修之益明守其話言不爲富貴貧賤之所遷則其所至也豈易量哉因書筆直載始末明遠所述蓋多其間有與佛經外史若世人已傳之事略相同者不

復更錄明遠父名鑄今為尚書都官郎中通判
廣州曲賴子記予觀崔公所記抑亦異矣彼鄭
生者以法自名而獲罪若是吁可畏哉三尺者
輕重不可踰而法家流鮮思寡恕多論　刻苟
容於心已不逃於陰譴矣若能平反明慎天必
以善慶之臨政者於　問詳讞寧可恕諸
棗陽天仙寺在漢江之東津去城十里許正殿
大壁畫大悲千手眼菩薩像世傳唐武德初寺
尼作殿求良工畫繪有夫婦攜一女子應命期

尼以為殿門七日乃闔至第六日尼頗疑之乃
闔戶闚其無人有二白鴿翻然飛去視壁間聖
像已成相好奇特非世工所能獨其下有二長
臂結印手未足乃二鴿飛去之應也郡有畫工
武生者獨能摸傳其本大觀初有梁寬大夫寓
居寺中心無信向頗輕慢之武生云菩薩之面
正長一尺寬以為誕必欲自度之乃升梯欲以
以尺加菩薩面忽梁間有聲如雷寬震悸而墮
損其左手傳教寬悔過自懺後歲餘方如舊茲

禦侮於像法事者怒其慢瀆耳
章丞相申公子厚以能書自負性喜揮翰雖在
政府暇時日書數幅予嘗見雜書一卷九九事
乃抄之因載於此
一云東漢魏晉皆以八分題宮殿榜蔡邕作飛
白是八分字耳是以古云飛白是八分之輕者
衛恒作散隸是用飛白筆作隸字也故又云散
隸然是飛白金石刻東漢魏晉皆用八分惟小
小碑刻之或陰刻隸字也許昌群臣勸進與受

禪壇碑皆八分之妙者近世有貴唐士人妄謂
為隸書而不知隸書乃今正書耳世俗亦往往從
而謂之隸書且相尚學焉不知彼將以何等為
古八分又將以今正書為何等耶嗚呼目前淺
近之事略涉古者便自可知何至昏蒙妄惑不
可指示之如此耶顧欲與其論書學之本與用
筆作字之微妙旨遠而意深者安可得哉蓋不
翅於以鐘鼓樂鷄周公之服被猿狙也事之類
此者多矣

二云書者六藝之一古人列之於學以相傳授則學者始習之已盡詳知其規矩法度與所以為書之意矣精而熟之不妙且神何待耶戰國秦漢以來其學猶未絕也故學者尚有前世之風烈至於名家乃多父子祖孫豈不由師傳授習之有素乎崔張鍾杜衛索王庾諸人是也會之於繇真父子也逸少子敬殆將厲行矣

三云吾頃見蘇浩然兄弟言其曾祖叅政所收古書盡付幼子常之既薨諸兄弟以其素所究

不復取悉以畀之所與共者十一二而已其從叅政之幼子官洪州卒官因不歸其子幼弱已而遂絕書盡皆散失不復存今諸房所共有者是十一二之粗者耳然足以多甲士族也使具在者不知其當何如也必有魏晉名迹矣惜哉

四云宣州筆有名耳未必佳也凡筆擇毫淨捲心圓便是工夫鋒之長短尖齊在臨時耳處處皆能要自指教令精意而已無他奇也

五云張侍禁筆甚佳一管小字筆寫二十萬字尚寫字如此是少比也盧曾使十倍不及是其手生也凡習熟之與生踈豈不相遠哉學書須先曉規矩法度然後精苦勤功自入能品能之至極心悟妙理心手相應出乎規矩法度之外無所適而非妙者妙之極也由妙入神無復蹤跡直如造化之生成神之至也然先曉規矩法度加以精勤乃至於能能之不已至於心悟而自得乃造於妙由妙之極遂至於神要之不可無師授與精勤耳凡用筆日益習熟日有所悟

悟之益深心手日益神妙矣力在手中而不在手中必須用力而不得用力應須在意而不得在意此可以神遇而不可以言傳也學佛者悟吾此語可以撒手到家矣妙哉妙哉真至理也

六云吾每論學書當作意使前無古人凌厲鍾王直出其上始可即自立分若直爾低頭就其規矩之內不免為之奴矣縱復脫灑至妙猶當在子孫之列耳不能雁行也況於抗行乎此非苟為大言乃至妙之理也禪家有云見過於師

方堪傳授見與師齊減師半德悟此語者乃能曉吾言矣夫於師法不傳字學廢絕數百千年之後敦興起之以繼古人之跡非至強神悟不能至也

七云學書須先拯取骨力骨力充盈有羨乃漸變化收藏至於潛伏不露始爲精妙若直尒暴露便是抑公權之比張筋努骨如角觝武夫不足道也

八云揚小漕言其兄官江夏有一道人自稱呂

元圭特時延之學院中二姬幼小頗勤侍之或言事往往有驗一日忽耳三言云惡人將至矣須急避之時衆人亦不甚留之暫耳俄渡江去人但訝其所謂惡人者何也是夜忽然提刑喻君陟至州州郡都不知之乃是乘便風一日行六七程徑至岸下耳喻至則遣人訪求呂不見蹤跡喻乃素自咨問得與一人往還至熟呼之至即夆文季也語其所得云無有喻以聲色且將笞之夆終言無喻不信遣熟事吏往搜其家乃於神堂壁中得所與夆長歌一首是言内事夆乃云呂實付此詩云汝今未曉異日當爲子詳說之喻乃云呂即呂先生也其名元圭是解拆先生二字耳亦不知其定何如也衆乃悟所謂惡人者指喻耳是恐其追逼求之也

九云吾今日取君謨墨迹觀之益見其學之精勤但未得微意尒亦少骨力所以骨弱而筆嫩也便其心自得者何謝唐人李建中學書宗王法亦非不精熟然其俗氣特甚蓋其初出於學

張從中而已君謨少年特乃師周越中始知其非而變之所以恨弱然已不意其能變之至此也吾少年時便學書至今必有所至所以不學者常立意若未見鍾王妙蹟終不妄學故不學耳比見之則已遲晚故學遲恐今但手中少力耳若手中不乏力不甚衰疲更二十年決至熟妙處此須常精勤乃可若不拯精勤亦不能至也凡學者可以不自勉乎元祐六年十一月五日京西齊東廳大滌翁書時小至後一日也

重和戊戌歲平江府盤門外大和宮相近耕大
數人穴一冢初入隧道甚深其中極寬如廣室
然復有數門皆扃鐍不可開耕者得古器物及
雁足鐙之類以爲銅也欲貨之熟視之乃金固
紛爭至官時應安道定原爲郡首盡令追索元
物到官乃遣郡官數人往閱其穴觀者如覩其
中四壁皆繪畫嬪御之屬丹青如新畫手殊奇
妙有一秘色香爐其中灰炭尚存爲諸卒爭取
破之冢之頂皆畫天文玄象此特初入之室未

見揩擬意其在重室內也又得數器而出乃掩
之後考圖經云吳孫破虜堅之墓也然考之吳
志堅薨塟曲阿未詳此果何人也
宋次道春明退朝錄云王侍郎子融言天聖中
歸其鄉里青州時滕給事涉爲守盛冬濃霜屋
瓦皆成百花之狀以紙摹之其家尚餘數幅
政和丙申歲先君爲真州教官時朝廷頒雅樂
下方州儀真學中建大樂庫屋積新瓦于地一
夕霜後皆成花紋極有奇巧者折枝桃梨牡丹

海棠寒蘆水藻種種可玩如善畫者所作詹度
安世爲太守諷學中圖繪以瑞爲言欲諛于朝
先君不從乃已
俞紫芝秀老荆公客也能詩公極喜之嘗有詠
草一篇云滿目芊芊野渡頭不知若箇解忘憂
細隨緑水侵離館遠帶斜暘過別洲金谷園中
荒映月石頭城下碧連秋行人悵望王孫去買
斷金釵十二愁爲人所稱賞
世畫骨觀作美人而頭顱白骨者饒德操題其

上云白骨纖纖巧畫眉髑髏楚楚破羅衣手持
紈扇空相對笑殺傍人自不知
元祐以後宗室以詞章知名者如士暕士字叔
益令時皖之皆有篇什聞於時然近屬環衛中
能翰墨尤多如嗣濮王仲御嘗作長短句嘗見
十許篇於王之孫不　皆可傳作者不能盡載如
上元邑釋作瑤臺第一層云嚼賞聲催人報道
常娥步月來鳳燈鸞炬寒輕簾箔光泛樓臺萬
年春未老更帝鄉日月蓬萊從仙杖看星河銀

界錦綉天街歡陪千官萬騎九霄人在五雲堆
紫袍光襄星毬宛轉花影排徊未央宮漏永散
異香龍閣崔嵬翠輿回奏仙歌韶吹寶殿蹲壘
每使人歌此曲則太平之象恍然在夢寐間也
揚綽字文叔濟州任城人以明經中第累任州
縣皆有能稱後為廣州觀察推官元祐二年正
月以疾卒於官道遠喪未還鄉其姪珣一日晡
時恍然如醉夢中見其叔騎從甚都來其家珣
亟拜之既坐言語如平時珣問叔今代滿耶曰

我今為忠孝節義司判官矣所主人間忠臣孝
子義夫節婦事也其職高甚而閑適故來別汝
也人但見珣若與人言語特且拜也至夜珣乃
省久而方言曰適廣州叔來其言如是衆方悲
駭知綽死矣珣曰叔臨去有紫衣吏曰府君好
范山下石臺可即臺立祠以祀之後呼工為像
一塑遂肖其容狀州縣以綽別無功績不敢聞
於朝而鄉人歲時但即其墓而祭之爾
宋宣獻公綬宮梅詩云閬苑春來非世境層城

花早出宮欄周梁簡文帝梅花賦曰層城之宮
靈苑之中梅花特早偏識春　之語也
山谷在荊州時鄰居一女子閑靜妍美綽有態
度年方笄也山谷殊嘆息之其家蓋閭閻小民
也未幾嫁同里而夫亦庸俗貧下非其偶也山
谷因和荊南太守馬瑊中水玉水仙花詩有云
淤泥解作白蓮藕糞壤能開黃玉花可惜國香
天不管隨緣流落小民家蓋有感而作後數年
此女生二子其夫鬻於郡人田氏家憔悴損挫

無復故態然猶有餘妍乃以國香名之
濟州士人鄧御夫字從義隱居不仕嘗作農曆
一百二十卷言耕織芻牧種蒔耘穫養生備荒
之事較之齊民要術尤為詳備濟守王子韶嘗
上其書於朝今未見傳於世嘗訪於藏書之家
或有見者
王禹偁元之久為從官而未嘗知舉有詩云三
入承明不知舉看人門下放門生王岐公在翰
苑凡十七八年三為主文常在試幃戲書考簿

後云黄州才藻舊詞臣幾嘆門生未有人自笑
晚游金馬客曾來三鏁貢闈春
龍眠李亮工家藏周昉畫美人琴阮圖殊有宫
禁富貴氣旁有竹馬小兒欲折檻前柳者亮工
官長沙時黄魯直謫宜州過而見之歎賞彌日
大書一詩於黄素上云周昉富貴女衣飾新舊
兼髻重髮根急薄妝無意添琴阮相與娱聽絃
不停手敎騣竹馬郎跨馬要折柳其畫後歸禁
中而詩不見於集也

汪彦章四六之工自少年即妙崇寧三年霍端
友榜瓊林宴謝頒冰彦章作謝表有云使數潤
而吮清得除煩而滌穢順時致養俯同幽雅之
春開受命知榮固異衞人之夕飲又云深防履
薄之危不啻至堅之漸子孫傳誦記御林金盤
之香生死不忘動宫卉玉壺之潔
韓子蒼與曾公袞吳思道戲作冷語子蒼云石
崖薇天雪塞空萬仞陰壑號悲風纖絺不禦當
玄冬霜寒墜落冰溪中斷冰直侵河泊宫未若

冷語清心曾公袞云萬山雲雪陰霾空千林霧
淞水搖風凍河徹底連三冬嘉平晚獵崤函中
十二律呂相與宫安得此候蹤煩胸思道云御
柳陰森薇煙空尚記玉宇來清風月旁九霄藥
如冬露下紫薇花影中長嘯白雪明光宫衆泉
湧此萬卷胃此格起於晉人之危語也
湯泉有處甚多大熱而氣烈乃硫黄湯也惟
利州輿禪山相近地名平病鎮湯泉温温可探
而不作臭氣云是朱砂湯也人傳昔有兩美人

來浴既去異香郁郁累日不散李端叔過浴池
上作詩云華清賜浴記當年偶託荒山結勝緣
未必興衰異今昔曾經美女御金鈿
晁説之以道作感事詩云干戈難作墻東客疾
病猶存硯北身用避世墻東王君公事而硯北
身乃漢上題襟集段成式書云杯宴之餘常居
硯北此又云長鉄硯北天機素少又云筆下詞
友硯北諸生蓋言几案面南人坐硯之北也
予少年在襄陽曾見絃伯容云唐人能造奇語

者無若劉夢得作連州廳壁記云環峯森林激清儲陰海風敺溫交戰不勝觸石轉柎化為涼颸城壓赭岡踞高負陽土伯噓濕抵堅而散鬱山逗谷化為鮮雲蓋前人所未道者不獨此爾其他刻峭清麗者不可槩舉學為文者不可不成誦也

俞子容先生家藏書晉昌唐寅借技一一刪過其閒魯魚甚多百不能補其一二然裨益見聞亦為不少至若款人熟連州碑所未解也

墨莊漫錄卷第十終

稗官小說雖曰無關治亂然所書者必勸善懲惡之事亦不為無補於世也唐人所著小說家流不啻數百家後史官採摭者甚衆然復有一種皆神怪詫眛肆為詭誕如玄怪錄河東記會昌解頤錄纂異之類蓋才士寓言以逞辭皆亡是公烏有先生之比無足取焉近世諸公所記可觀而傳者如楊文公談苑歐文忠公歸田錄沈存中筆談蘇耆閒談錄傳獻簡公佳話張芸叟畫墁錄王得臣麈史王定國甲申聞見隨手

三錄孫君孚談圃呂氏家塾紀陳無已談叢蘇子由龍川志葉少蘊石林詩話避暑錄魏道輔東軒筆錄碧雲騢詩話王性之四六錄話趙德麟侯鯖錄章氏延滿錄李方叔師友談記錢申仲照堂詩話王原叔談錄孫少魏東皐新錄曾子固雜志宋次道春明退朝錄文瑩湘山野錄玉壺清話范蜀公東齋舊事張師正倦游錄王闢之澠水燕談畢仲詢幕府燕閒錄吳淑祕閣閒談惠洪覺範冷齋夜話石門林間錄王立之

詩話吳處厚青箱雜記劉貢父詩話潘淳詩話補遺張文潛明道雜志胡先生賢惠録孝行録何子楚春渚紀聞蔡絛之西清詩話不可槩舉但著述者於褒貶去取或有未公皆出於好惡之不同耳故予採其集如寓言寄意者皆不敢載聞之審傳之的方録焉非敢貽諸久遠聊資暇時為引睡之具耳覽者或有所不然頗為我筆削之淮海張季基子賢跋

晉昌唐寅勘校畢

寓簡十卷

（宋）沈作喆撰

明刻本

寓簡十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宋沈作喆撰。作喆字明遠，號寓山，湖州人。紹興五年進士。以左奉議郎爲江西漕司幹官。據書中所敍，當和議初成之時，賜諸將田宅，作喆爲岳飛作謝表，忤秦檜，則似嘗在飛幕中。又自稱嘗官維揚，亦不知爲何官。惟梅磵詩話記其官江西時作哀扇工詩，忤漕帥魏道弼，捃摭文劾之，坐奪三官。後從人使金，韓元吉贈之以詩，有但如王粲賦從軍，莫爲班姬詠團扇句，蓋指是事。此書自序題甲午歲，以長歷推之，爲孝宗淳熙元年，乃放廢以後所作。開卷一條，即以古詩諷諫爲試，蓋由此也。作喆與葉夢得相善，然夢得之學宗王安石，作喆之學則出於蘇軾。非惟才辨縱橫與軾相似，即菲薄安石，詆牾伊川程子，以及談養生、耽禪悅，亦一一皆軾之緒餘。又爲丞相沈該之從子，該有易小傳六卷，作喆沿其家傳，是書亦頗言易理。然所言與該頗殊。其解帝乙歸妹，以爲人君之德與帝者相甲乙，故能正人倫，頗爲好異。其解卦終於未濟，以爲即道家所謂神轉不回，回則不轉，釋家所謂不住無爲，不斷有爲，亦竟以二氏詁經。然其論乾彖度太乙行九宮之法出於黃帝素問，則能抉讖緯之本根。論五行者經世之用，紀歲時，行氣運，不可闕一。邵堯夫皇極經世用揚雄之四數，加以本無之一，而去其本有之二，爲不合於古，亦能判術數之牽合。至於謂劉敞解春秋新作南門爲僭天子，其說本陸龜蒙兩觀銘，謂子路結纓在獲麟之後二年，公羊傳所記孔子之言爲妄，謂蘇軾解論語患得之當作患不得之，證以韓愈圬者王承福傳，知古本原如是。謂揚雄之姓從才不從木，楊修牋不應稱修家子雲。謂柳宗元集柳州謝上表稱子頓在襄陽相留，不知是時頓去襄陽已二年。又有代劉禹錫同州謝上表，不知禹錫遷同州時宗元歿已十七年。斷其出於僞託，皆具有考據。而掊擊王安石之尊揚雄，在朱子綱目之前，尤爲偉論。作喆所著別有一書，名已意，第三卷論淮陰侯爲治粟都尉一條，註曰其詳見已意。又云司馬氏許氏二夫人事，予於已意既言之，蓋二書本相輔。今已意不傳。又有寓林集三十卷，亦久佚。惟哀扇工歌全篇見周煇清波雜志中，然詞殊不工。此十卷中亦無一論詩之語，知吟詠非其所長矣。

寓簡卷之一

寓山沈　作喆明遠　纂

詩之作也其寓意深遠後之人莫能知其意之所在也因詩序而知之耳然則序其有功於詩矣予謂病夫詩者亦序之力也蓋詩本以微言諫風托興於山川草木而勸諫於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間其旨甚幽其詞甚婉而其譏刺甚切使善人君子聞之固足以戒使夫暴虐無道者聞之不得執以為罪也是故言之而勿畏今為之序者曉然使人之知其為某事而作也又知其切中於其所忌也故後世以詩而得罪者相屬是則序之過也大石林曰詩序蓋當時諷者得於師傳

周公作無逸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享國七十有五年高宗舊勞於外享國五十有九年周文王懷保小民不遑暇食享國五十年皆以不荒寧得壽考之福其後嗣王生則逸亦罔或克壽此萬世有國之明訓天人之至理也戴氏禮言文王疾武王夢帝與我九齡其言已怪誕不可信而鄭氏又從而釋之曰文王以憂勤損壽武王以逸樂延年是勸辟王以安樂盤遊恣耽樂之從而毀明主以寅畏自強為不足以引年也與無逸之旨得無戾乎

禮記注云說命三篇在尚書今亡又云君陳泰誓甫刑高宗之書皆亡蓋未見全書之出也左氏所引亦多如此

尚書堯典宅西曰昧谷古作度西曰柳穀柳之言聚也分命和仲典治西方之政而收聚百穀也度音宅古文度與宅相近而誤鄭氏嘗見之

商曰祀周曰年而微子陳洪範史載其言乃稱惟十有三祀蓋以見微子不為臣於周之意孔子不沒其實以表為臣之大義也陶靖節所為詩自宋世但紀甲子不書年號亦此意也

君人者居極否之世能約己以厚下則否傾而為益矣居交泰之時或剝下以封上則泰過而為損矣在易之否䷋坤下乾上取上一爻而益其下非益乎泰䷊乾下坤上取下一爻而益其上非損乎雖益也䷩震下巽上損下而益上斯為否矣雖損也䷨兌下艮上損上而益下斯為泰矣蓋天下治忽之理不遠也戒在損益而已矣

誠者天地之心也人生而皆有之惑於事物陷於迷塗是以蔽而不自見能復其自然之性則脫然著矣故易之復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而次之以無妄誠

之至也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陸秉曰此脫文也當云大衍之數五十有五蓋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五五十有五而用四十有九者除六虛之位也古者卜筮先布六虛之位然後揲蓍而置六爻焉如京房馬季長鄭康成以至王弼不悟其為脫文而妄為之說謂所賴者五十殊無證據又曰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數而數以之成此語尤誕且繫辭曰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豈不顯然哉又乾坤之策自始至終無非

五十五數也予頃見石林欲以所見咨稟遲疑不敢妄發先生曰子姑言之予曰秉言大衍之數五十有五是也其言用四十有九以為六虛之位則非也數始於一而終於五天以藏德運化妙其所以為數之始終而神其所以為用之消長者故虛一與五退藏於密秘而弗用則其用四十九焉而已耳老氏所謂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是當其無而有大衍之用也此意恐是聖人千載不傳之與旨石林喜曰如是如是

文王重易六爻八卦之為六十四自文王始也而大傳言包犧氏以來已有益取諸益取諸睽凡一十三卦之類何也蓋聖人謂其爻像其物其得其卦如耒耜得益弧矢得睽耳非謂先有卦名乃作其器也不然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蓋取諸夬豈未有書契之前已有夬卦耶亦謂伏羲造書契得夬之義耳且如八純卦之象何曾先立乾坤艮震巽兌坎离之名而後始有天地雷風山澤水火之形哉仲尼論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此三畫之象八卦小成之體未重之前也至論二與四三與五同功而異位則始有重爻之

象六位之體既重之後也

帝乙歸妹者言人君之德與帝者相甲乙故能正人倫也高宗伐鬼方者言人君之德尊而可宗故能克陰惡也此前人之說可取

六藉脫簡闕文先儒強為之說如春穐甲戌己丑陳矦鮑卒甲戌之下闕文也而傳以為甲戌之日死己丑之日亡真可笑也

易比諸經號為全書而衍文脫字譌舛亦多矣經者往往因陋而臆說如八卦之名皆以一字獨坎曰習坎蓋習字上脫坎字也坎習坎猶曰井改邑不改井

也同人于野亨上衍同人曰三字注疏謂特稱同人曰者表惟乾之所能行謬妄甚矣坤之用六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大字當作代音轉而然耳蓋言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艮為指當作止亦以音同誤也大傳曰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子曰隼者禽弓矢者器射之者人也然則解之爻詞當云公用弓矢射隼于高墉之上也不然何緣有弓矢者器四字哉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當作能研諸慮衍二字也如此類甚衆至於說卦取象尤多脫誤不可不知也

元亨利貞四者天德也惟乾能備是四德以統天而行四時故文言析而言之若屯隨臨無妄革五卦亦云元亨利貞者不得與乾比也蓋屯以勿利有攸往隨以無咎臨以八月有凶無妄以匪正有眚革以悔亡繼元亨利貞之下以明其不得專是四德也又屯之彖曰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隨之彖曰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臨之彖曰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無妄彖曰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革之彖曰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悔乃亡以明其各有所當非乾四德之全也乾止曰元亨利貞而已矣

陳瑩中嘗以邵康節說易講解象數一皆屏絶質之於劉器之器之曰易固經世之用若講解象數一切屏絶則聖人設卦立爻復將何用惟知其在象數者皆寓也然後可以論易故曰得意忘象得象忘言方其未得之際而遽絶之則吉凶與民同患之理將何以兆恐非筌蹄之意乎謂元城固為學易者談耳若至忘言之地象數固無用也况講解乎

易之六爻數用九六先儒皆以謂九老陽也六老陰也君子欲抑陰而進陽故陽用極數而陰取其中焉耳陰陽天道也豈人之所能抑而退之又豈人之所

能強而進之哉其說皆不通蓋天地之正數曰一曰二曰三曰四曰五而止矣此生數也至於六則各有所配已非正數矣作易者用天地之生數而不用成數故孔子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夫參天則一三五是矣一與三與五非九而何兩地則二四是矣二與四非六而何此九六之義也故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石林為予言如此

易曰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予謂知字下必有脫簡三數字或脫一句既曰通乎晝夜之道又曰而知者不惟無義理

又非聖人立言之法易雖全書然簡編殘缺處亦已
多矣先儒或能言其一二

漢田何善易言易者本田何何以齊諸田徙杜陵號杜田生今之俚諺謂白撰無所本者為杜田或曰杜園者語轉而然也豈當時亦譏何之易學師承無所自耶

易者至神之數吉凶之先兆使人見機而作避禍而自求福也文王仲尼蓋重易而繫之者也其於易之數知之遠矣宜能遠禍而安其身者然文王有拘羑之辱仲尼有畏匡之厄何也豈人之禍福吉凶自有

定數存於冥冥之中雖聖與智不可得而逃耶若曰我知其在我者無悔而任其所謂在物者則夫易之道欲令人進退語默得其時無蹈患害果何預哉冥頑嚚凶目不辯六畫而名位充志富貴沒身者又何哉聖人已矣後之志士仁人玩占知變窮易之道而困厄顛踣者多是也又何哉吾不知其說也

唐人顧彖深於易嘗言易更三聖猶夫三辰同麗太極自漢田丁京劉以來百派奔湊惟唐一行方見天機神友造物智斟人事制動也有機變通也無方暴之支流委輸于我其它紬繹祖述三十有餘家殊塗於權掇匱巧於穿鑿猶制氏之於樂鏗鏘而已徐氏之於禮善容而已劉禹錫嘗指龜策訊之彖曰古先聖人知道之妙不可傳而得也故設象以致意梯有以取無取當其粗用當其精夫權衡所以揣輕重不為握鈎者設也尋尺所以商遠邇不為運斤者設也幾存乎人是則以天時為卦體物理為爻位外附人事以象焉內取諸身以彖焉得樞於寰中迎數於象外自然之理不知其然雖欲強名措說無地彼枯莖朽殼安能與於此乎予觀顧生之言蓋邃於易者惜其無著述傳世以盡見其所學獨禹錫載其言於誌

中故表而出之

太乙九宮之數雖出緯書乾鑿度而傳於陰陽家者流然其間微隱玄妙之理合於易與黃帝之書不可廢也太一行九宮之法以九一三七為四方以二八四六為四隅而五黃位乎中宮經緯交絡無不得十五者而獨不見其所謂十者焉蓋土寄王於四方不獨主時故不可以位命之也易之所謂參伍以變錯綜其數是也黃帝曰水數六火數七木數八金數九土數五水火木金皆以成數土獨以生數而不言十者土不獨居成數也又曰五運之復太過者其數成

不及者其數生土常以生也又曰天地之至數始於一終於九皆不言十焉嗚呼可謂妙矣易之坤曰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作易者其知之矣九宮之數蓋出於此孰謂黃帝之書為出於戰國之偽而獨為醫家之用也哉月令言四時之數春曰八夏曰七秋曰九冬曰六皆舉成數而中央獨曰其數五揚雄為太玄亦以三八為木四九為金二七為火一六為水惟共生成之數而五五為土言五五而不言十十蓋不可名言也其法本於自然而發見於黃帝之書與九宮之說漢儒欺世竊以為自得之學而學者不悟也

易之為書雖不可為典要然聖人大槩示人以陰陽柔剛消息盈虛之理進退存亡吉凶悔吝之義雖窮萬物之變要不失其正而已若夫至數之要神妙不測者聖人蓋難言之也後世之士不務守經合道而好論其變化渺茫不見涯涘廣著圖象遠徵億萬不可言無所致詰之數以為自得之奇致使俗儒妄讖競為艱深之說不知其常而曰我知其變不知其体而曰我知其用既以自欺又以欺世為害滋多且如五行之在天地間自開闢以來其相生相克以為天地萬物四時之用其功與天地日月並矣邵堯夫非不知數然其說以謂天地有水火土石而已木生於土金生於石勿論也夫五物者經世之用紀歲時行氣運其來久矣不可闕一也今加以本無之一而去其本有之二可乎又石豈不生於土乎知用邵說則黃帝岐伯之書與洪範九疇之大法皆可廢也又可乎蓋自漢京房焦貢之學流於駁雜而楊雄又以四為數其弊久矣要之守道篤志之士不當務多岐以迷大道尚奇說以叛正經若真積力久至於大而化之之聖聖而不可知之神之地固自得之於心豈肯形之於說況又非說之所能發明也昔釋氏有法常

者得法於道一師或問常何所得常曰吾師教我以即心即佛耳道一聞而肯之夫士之本無所得又無所守而隨世謬悠有不愧於法常者乎

陰陽之氣專則生化之理滅故至陽之中必有陰而至陰之中必有陽至其極則相生離為火而中畫陰也坎為水而中畫陽也肅肅出乎赫赫發乎皆天地之至理也

易曰知幾其神此蓋聖人不言之妙而楊雄言先知其幾於神或問先知曰不知是真不知也子雲之自欺如此

卦終於未濟何也天下之事無終窮也而道亦無盡也若以既濟而終則萬法斷滅天人之道泯矣黃帝書所謂神轉不回回則不轉浮屠所謂不住無為不斷有為者是也

易著聖人所以究天人之際樂性命之理而忘其涉世之憂患也

天下事有病弊難革思慮未至極力窮究姦蠹隨生其間忽有曉悟得其要害就以立法不惟救弊於一時而又可以通行於久遠如賈生分封諸侯王子弟是也事有微而相類者國朝三歲發解進士率以秋

季引試初無定日舉子姦計多占鄰近戶籍至有三數處冒試者與於多試之中必有一得以致爭訟紛然有司多端禁止卒不能革紹興中或有建請令天下諸州科場並用八月一日鎖院十五日引試後期者勿問不勞施為無所煩擾而百年之弊一朝盡去更無巧偽可以破壞成法者亦一奇也故天下事不可與爭而得後必有變靜聽而不爭至於無所受過患之地自然帖伏

寓簡卷之一

寓簡卷之二

寓山沈 作喆 明遠 纂

冬日至陽之進也夏日至陰之進也故於文為晉晉者進也二至之日也今作晉者文從便也

萬物之成壞無鉅細皆有數存焉一塵之微一瞬之頃不差也梁任昉大同四年七月於鍾山壙中得銘曰鑫言土著言水甸服黃鍾啓靈址瘞在三上庚隨遇七中巳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圯當時莫能辯者昉之五世孫升之以授鄭欽說乃悟卜宅者度葬之歲月日辰而識其墓地殆無一字闕誤又

毫釐不差也唐劉遵古大和中節度東川借人書千餘編忽一旦濟水大泛書盡濡溼方曬之得易一冊題云上元歲閱此從兹易歸十之三至一人八千口火水飄溺衝陽道士李德初云遵古召賓客示之有掌書記恩向得之曰自上元至大和凡十三改歸一人八千口者析大和二字也然則萬物之不能逃於至數也久矣雖天地日月山河至於虛空冥冥有不免焉而不聞大道者乃欲以智計巧取分外之事豈不愚哉

物之成壞皆寓乎數知數者以數知之知道者以道

知之物不能离乎數數不能离於道以數知之則通矣以道知之則玄矣聖人未嘗以是語人也可以語人者數而已矣戰國時多知數者如樗里子之徒是也

神宗皇帝御經筵時方講周官從容問前朝後市何義侍講官以王氏新義對曰朝陽事市陰事故前後之次如此上曰何必論陰陽朝者君子所會市者小人所集義欲向君子而背小人也侍臣皆驚歎蓋上已鄙厭王氏之學矣

周之末禮樂散亡六國之君獨魏文侯好古漢孝文

時得其樂人竇公蓋年一百八十餘歲矣獻其樂書孝文奇之自言善鼓琴瑟能導引故壽如此竇公亦異人也哉考竇公所獻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然則周官實周之遺書非後世偽作然自六國時已亡失不完矣竇公所傳一章而已今之存者往往出於漢諸儒應募所作非全書也

禮記駁雜月令尤甚月令用夏正而車馬衣服之制皆殷之舊也周制朝祀戎獵各以其事而月令乃以四時為變古者於禘則發爵賜服於嘗則出田邑而月令孟秋乃曰毋封諸侯毋以割地頓於立夏之日封諸侯用禮龜人上春釁之月也而月令孟冬命太史釁龜策蓋秦之正月也三代之官有司馬無太尉而月令孟夏命太尉贊傑俊此殆呂不韋賓客之所為耶

周官府史胥徒府治藏史治書胥徒民給徭役者此令之役法也

中庸子思子之言猶可疑也夫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和可也發而中節謂之中可也和順積中何喜怒哀樂之有有感而應焉無過不及也則謂之中而已矣而何以易之列子言喜之後也必怒怒之復也必

喜皆不中也可謂知言

宜王不耤千畝子孚曰耤千畝禮之飾也若曰吾猶耕云耳不若時使節用則不勸而勸矣啓蟄得其耕時而得其種苗之穫大得其耘實之堅好得其穫取之均以薄則三推之道存乎亡乎皆可以為國矣子洗子曰先王之為是禮也蓋以身先天下驅以歸諸本不可廢也如宗元之言是聖王之典禮舉為無用也亡之可也男女居室足矣何必昏禮也加布其首足矣何必冠禮也仰天俯地而祭之足矣何必南北郊也飲食酹之足矣何必禘祫烝嘗也如是則夷狄

而已矣左氏徵戰于千畝則誣矣
春穆禧二十年新作南門傳皆以謂書不時劉原父曰非也南門者何天子之法門也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魯不務公室而僭天子之門制春秋常事不書今特書新作南門者罪魯之僭天子也原父自以為得春秋之遺旨發先儒之所不及可謂新意矣然予觀唐人陸龜蒙所著書有兩觀銘曰兩觀雉門實僭天子然則原父之說龜蒙為先得之矣龜蒙自以為留心此道抉摘微旨以南門之說觀之亦信乎有所得也

貢父春秋傳鄭伯克段克之者何戕之也戕之者何殺之也蓋本穀梁之說謂克者能殺也信此則京城大叔已死於伐鄢之日矣而左氏繼之以太叔出奔共又至於十一年鄭伯入許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糊其口於四方則是段未嘗死也不知何以云耳

左氏國語晉平公說新聲師曠曰公室將卑君之明兆於衰矣柳子厚非之曰耳之於聲猶口之於味苟悅新味亦將卑乎子沈子曰子厚之言非也人之視聽好惡與夫嗜欲之反常者是有卑亂死亡之理夫何識焉又趙文子視日曰朝不及夕郤成子曰趙孟將死矣非死必有大咎內傳亦云人生偷必死子厚曰死與大咎非偷之能必乎爾也偷者自偷死者自死耳子沈子曰子厚之言非也君子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固有常業也而墮偷弗務焉者非其聲色嗜欲之淫泆神明之耄昏則其病蠱之潰攻精爽之消亡也其有不獲死乎且起居動靜語言之間雖一顰一笑災祥見焉故季札以樂卜趙孟以詩卜襄仲歸父以言語卜子游子夏以威儀卜沈尹戌以禮卜蓋精神之所寓不可誣也

作史者務矜於文而遺皆逆理者甚衆如左氏載季孫行父之言曰舜有大功二十以為天子今行父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是行父欲積功以求舜之位也而可以訓乎司馬遷載張釋之為廷尉治渭橋犯蹕者曰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是教人主果於殺戮寧廢法以快一時之忿而不使群臣得以議論參決據法以爭也此皆為文之過如此類不可盡舉讀書者宜詳之

國朝六經之學蓋自賈文元倡之而劉原父兄弟經為最高王介甫之說立於學官舉天下之學者惟已

之從而學者無所自發明韓石林始復究其淵源屈心精確而不為異論其為春秋之說謂三傳猶獄詞三禮猶律令而春秋則一成而不可易者也士師者其詞審聽其曲直而殺罰輕重歸之于法吾無庸私焉吾於春秋求為咎陶而已故其所著書名之曰春秋讞則其義也為春秋學者多異說而獲麟之解尤誕公羊傳稱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子路死曰天祝予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此尤失契勘按周敬王之三十九年魯哀公之十四年西狩獲麟是時子路未死也至明年冬衛蒯聵入衛子路死之孔子為之覆醢

安預先兩年孔子歎其死於獲麟之時乎此尤可笑也

春秋成公二十七年盟于宋衛石惡在焉公羊曰惡人之徒在是矣且石惡耳其行則未見其惡也今公羊以其名惡而遂詆為惡人可乎梁武曰其臣云何遜不遜吴均不均吾得朱异則為異矣亦此類也

孔子謂兵可去以至於食可去而無信不立雖死不可去也孟子乃謂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必以暇日

語曰匹夫不可與事君也其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東坡解云患得之當作患不得之予觀退之王承福傳云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以濟其生之欲者古本必如此

顏氏子不改其樂世固莫能知之予處窮困飢寒迫切無可奈何知其無可奈何則安之而已雖欲改其樂又奚以為哉將愁苦慨歎而憂之耶憂無益於貧也不若勿憂之為愈也顏氏子則既聞道矣予非知道者直無可奈何而已

孟子謂居移氣養移體者是殆為常人言之若豪傑之士不如此也陋巷潛心草廬高卧氣未嘗屈也豈

以官居為哉採薇首陽茹芝商山體未嘗病也豈以食養為哉後世小人有身名俱泰之說者當自孟子發之惜哉

莊周謂死為南面王樂信也然是特為善人而貧賤死者言耳善人無愧於幽暗無累於神明安乎性命視死生為一致一旦脫去形骸窮苦羈絆之憂而超乎逍遥無人之境其樂無疑也若夫小人為不善而富貴死者一死之外更有陰禍天誅鬼責叢然而集至化為異物備極慘毒以償平生貪淫盜酷名位過分欺君賣友險愎害人暴殄天物之罪吾不知其何

時而赦也救苦不暇尚何樂之有哉此理灼然無可疑者莊子自為已言之或為善人而貧賤死者言之則可耳莊子曰其神經乎太山而無介斯足以語南而王樂矣

莊子之辨縱橫無窮自以天下為沈濁不可與莊語故以危言為曼衍以重言為貞以寓言為廣其詞雖參差而諔詭可觀開闔萬変要不出於三言者焉其道物離人不為世利縈維連犿而毋傷故獨超然不涉乎人道之患其滑稽自全夫孰得而測之哉觀築公子高使齊一篇蓋託仲尼而揣摩事情則韓非說

難之尤者辨過非而不得非之禍真一世之奇士也哉後之為縱橫者蓋祖述周而不聞大道也足以死而已

神巫季咸知人之死生禍福壽夭若神壺丘子示之以地文而謂其將死示之以天壤而謂其更生示之以太沖莫朕未始出吾宗則茫然自失而走西天梵僧得慧眼他心通慧忠國師示之以西蜀天津皆不思而對其應如響至三門而莫知其所在師曰此野狐禪他心通安在二子其知道乎惟古至人精神之運與天地同流其縣密奥妙変化不常豈區區術數所能窺測哉

莊子之學貴清淨無競然魏武侯欲偃兵莊子乃曰偃兵者造兵之本也佛氏之學貴智慧慈愛然陸亘為宣城守欲以智慧治民南泉師乃曰斯民塗炭矣孰謂佛老之教專尚虛無而遠於治道哉

列禦寇御風而行泠然善也蓋圜田深悟性固空真風之理諸罷世間皆為風力所轉我反乘之周流亡礙孰知風之為我我之為空邪至漆園吏尤善言風其言曰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大塊噫氣其名為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

呺而獨不聞之翏翏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泠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為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其言風之変畧備矣自昔未之有也二子皆不為風力所轉者覩風之動而入於神二子可謂妙矣然未若瞿曇氏之與也佛之言曰風性無体動静不常汝斂整衣入於衆中則有微風拂於

人面此風為復出於衣中或從虛空生彼人面若出衣中汝乃披風其衣飛搖應離汝体我今垂衣風何所至不應衣中有藏風地若生虛空汝衣不動何因無拂空性常住風應常生若無風時虛空當滅滅風可見滅空何状若有生滅不名虛空汝當諦觀虛空寂然不参流動風自誰方鼓動来此風空性隔非和非合汝曾不知如来藏中性風真空性空真風清浄本然周徧法界又云觀此世界及衆生身皆是妄縁風力所轉我常觀界安立觀世動時觀身動止觀心動念諸動無二此羣動性来無所従去無所至一世

界内如一器中貯百蚊納啾啾亂鳴於分寸中鼓發狂鬧我今洞察風力無依合十方佛傳一妙心嗚呼天下之至理唯聖人能言之而心悟至道有大辯才者亦能言之然相去遠矣列禦寇莊周之視瞿曇也夸雄曼衍則可觀矣孰若句句皆入妙理而極於聖處者乎若宋玉之賦則為文章諷喻而已

列禦寇壷丘子九方歅皆善相而莊周氏傳其術周之言曰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智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又曰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此數語者相法盡矣

堯之命舜舜之命九官皆稱其已試之實効其初命者則訓誡之近世之所謂制誥者自宰相至於従官御史郎曹館閣外任使者咸夸美過實若諛佞之為者一旦逐去詬罵又多溢惡非王言也

延州来季子陶朱公魯仲連安期生浮丘伯商山四老人張子房梅福皆以功名儒學身富貴而得仙者非山澤臞儒之比也范蠡隱於五湖屢更其號寂後

稱海濱漁父為孔安國之師安國服鉛冊壽三百歲云

尚簡巻之二

寓簡卷之三

寓山沈作喆明遠纂

讀史者但知武紀封禪書為說也不知子長賛文帝漢興四十餘載德至盛廩廩鄉改正朔封禪謙讓未成於今而孝武初即位未有德惠及民便修鬼神之祀公卿草巡禪則為不仁矣此盖子長之微意也

漢淮陰矦歸漢漢以為治粟都尉按秦官有治粟內史高帝因之元年執栢裒為此官至武帝時始有搜粟都尉以為軍官耳治粟盖誤也其詳見已意

宋叔集古録有漢繁陽令楊君碑云君叔父大尉秉

薨委榮輕舉吏民守闕上書還米萬斛助官賑貧以乞君還永叔云出米乞令前史所無予謂兒寬為左內史以課殿當免民聞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者擔負輸租繦屬不絕課更以最亦還米乞賢令之比也

華文時得魏文矦樂工竇公年一百八十矣自言十三歲失明父母教之琴能為雅聲雖老不廢志然則竇公自少鼓琴一百六十餘年而平生未嘗識琴之形也雖曰工之專不以別技分其心亦可謂得其妙而忘其粗矣陶元亮蓄素琴無絃玩其質而遺其声益聲形兩忘矣

漢霍光廢昌邑立公孫唐臨淄王誅韋氏平內難既成謀而楊敞鍾紹京畏怯中悔幾敗大事賴敞夫人司馬氏紹京夫人許氏敦勸極諫以固其意然後大謀堅定可謂烈婦勝大丈夫矣

本朝宣和間用兵燕雲賦天下緡錢督責極嚴峻民無貧富俱被害有海州懷仁縣楊六秀才之妻劉氏寡居以廉節自守二子皆幼其家積錢數十屋殆不可以百鉅萬計一日劉氏謂其家老與二子曰吾聞君子之貴於多財謂其積而能散也謂其能賙䘏貧困也謂其能助國家

濟大事也今國家用兵日費千金而供軍不辦賦斂及下戶無所從出期會迫促刑法甚惨吾家居此數世名錢無紀極堆置屋中坐視鄉黨鄰里之困與官吏之負罪而晏然漫不省於我安乎角者怨之府專利者禍之所歸也為義之勇在今日矣遂相與謀請於縣官願以私錢一百萬緡獻納以免丁户之輸盡空其積錢之屋十餘間而後能充其數一郡數縣之官吏得遑於簡書而其編户民得免於流亡溘死者劉氏之德也其知識之高賢於王濬沖郗方回遠矣故予為著其事為司馬氏許氏二夫人之後云二夫

人之事予於巳意既言之矣
楊修牋云修家子雲老不曉事強作一書悔其少作
予按楊震弘農華陰人震子秉秉子賜賜子彪皆為
漢三公彪實生修而揚子雲自序云五世傳一子雄
無它揚於蜀而雄又無子蓋子雲鄉里姓氏為蜀之
揚非華陰之楊也修乃謂其家子雲何哉高祖曰婁
者劉也殆類是夫雄之揚從才修之楊從木
魏文帝著典論謂世稱火鼠毛為布垢則火浣如新
者妄也火無生育之性鼠焉得生其間至明帝世外
國乃有奉此布來貢獻者遂急刋前論人皆笑之然

此事前古已嘗有之列禦寇書云周穆王征西戎戎
獻錕鋙劍火浣之布垢則投之火出而振之皓然疑
乎雪皇子以為無此物傳之者妄也蕭叔曰皇子果
於自信誣理也哉曹丕獨不知此乎天地之間萬物
詭恠非常變化亡窮何所不有而欲以區區一巳之
見斷其有無者狹陋甚矣爾雅十龜其一曰火龜郭
璞云猶火鼠也物有含異氣者不可以常理推也信
哉
曾公初作相國府門始布楠棖自往觀之使人題門
作活字便去人皆不曉主薄楊修曰門中活闊字也
相國嫌門大耳即少損焉唐相賈耽鎮滑臺鑿八角
井以鎮黃河既成有父老來觀曰大好井但近東近
西近南近北耽聞之曰是言吾井太大也曾公與父
老善為隱語而楊賈能辯之亦奇矣凡門户之制自
有尺寸陰陽而吉凶係焉凡鑿井大不可復小猶斲
木然小不可復大也塑像之法耳與口先必小小可
增也耳鼻先當大大可損也
晉明帝問謝鯤君何如庾亮鯤曰端委廟堂使百僚
準則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又問周顗君何
如亮顗曰蕭條方外亮不如臣從容廊廟臣不如亮

顧劭問龐統曰子名知人吾與子孰愈士元曰陶冶
世俗與時浮沉吾不如子論王霸之餘略覽倚伏之
要吾似有一日之長有人論阮裕曰骨氣不及右
軍簡秀不如真長韶潤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淵源而
兼有諸人之美孫興公論劉真長曰清蔚簡令王仲
祖曰温潤恬和桓温曰高爽邁出謝仁祖曰清易令
達阮思曠曰弘潤通長袁羊曰洮洮清便殷洪遠曰
遠有致思若下官才能所經悉不如諸賢然以不才
時復託懷玄勝遠詠老莊蕭條高寄不與時務經懷
自謂此心無所與讓庾道季云思理倫和吾愧康伯

志力強正吾惯文度自此以還吾皆否之甚矣乎人
之好品藻人物而高自標置也吾夫子所謂賜也賢
乎我夫我則不暇者諸子之謂乎蓋其端起於東漢
之末并陵南北部三君八俊之流造為語言以相名
目其弊至於黨與相攻訖成禍亂不可不戒其初也
晉人雅尚玄遠宜於世情淡薄今觀其書尺感歎睽
離極於淒悵沉思纏綿不能自已至有白新婦毋子
去寧寞難言之語所謂玄遠淡泊者得無妄乎大率
謝東山雅意在江海王會稽頹游蜀都登汶嶺峩岷
昔人以心跡不相關為自解免此寂是其齊言也

二人終以不遂其志為淡身之恨此皆無競之地非
爭奪者之所垂涎也而猶不果况功名之會衆所擠
輳指目忿忌而相窺陷者栒胎危機也而好進之士
血指汗顏欲以奇譎襲取是果有得以償其願乎駭
機忽發吾為之懼矣
庾亮夏月料事王導謂正暑可小簡之亮曰公之遺
事天下亦未以為允陋哉斯言也茂弘經營開國正
以簡靜寛大得人心耳漢曹相國之遺法也而亮悖
逌以簿書期會望之謬矣
司馬昭稱阮嗣宗言及玄遠而未嘗評論時事臧否
人物可謂至謹世皆以昭為知嗣宗者非也昭方圖
魏惡人之知其微也故為此語以諷在位使不敢言
耳大率姦臣擅國皆深畏天下士議論長短發其機
謀古今一律可監戒也
石崇殺巨商取其財晩以伉忿誅死猶未足以償其
罪固無可言者然崇方盛時園圃有金谷之勝姬侍
有綠珠之珍賓客有安仁之美而又自能為文章始
思歸引深得楚人意韻天之所賦有奇偏而不均若
崇又何幸耶適足以殺其身而已
桓溫入洛登望中原曰遂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

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袁宏曰運自有興廢豈必
諸人之過溫怒曰昔劉景升有大牛重千斤噉芻豆
十倍常牛引重致遠曾不及一羸牸魏武入荊州烹
以饗士莫不稱快四座驚駭王僧達好畋獵何尚之
致仕後復膺朝命於宅設八關齋大集朝士自行香
至僧達曰願郎且放鷹犬勿復游獵僧達曰家養一
老狗放之無處去已復來尚之失色桓溫狠暴僧達
涼德至以畜獸比人所謂亡道之人不可與久處者
耶
石季倫金谷澗詩序云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

期予讀而悲之曰使崇而果知是理也豈復有白首同歸之禍哉

樂廣善清言能命意而文筆非所優潘岳能為文而不工於立意太叔廣詞令辨給摯虞不能抗而仲治著書又非季思所及也安仁取彥輔之意為作讓河南尹表遂成妙製可謂善用所短摯與太叔爭名更相鄙詆可謂不善用所長

宋王晏既導齊明帝得位權勢薰灼而從弟思遠獨勸令引决保全門户晏笑曰方食粥未暇此事退又歎曰天下人有勸人死者耶已而及禍嗚呼思遠可謂達識先見之士矣唐白樂天稱皇甫鏞云公之仲居相位操利權附麗者衆公獨超然貴介之執不能及及仲得罪從而緣坐者亦衆公獨皦然骨肉之親不能累所謂公之仲者蓋鎛也當鎛在憲宗朝用事時鏞自請以散官自東宮庶子至少保分務洛京者二十有五年嗚呼若鏞者亦可謂有遠見者二子兒於晏鎛之禍宜哉

諸葛長民云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踐危機沈慶之亦曰貧賤不可居富貴亦難守長民貪侈於危疑之中不知防患身死八手慶之功名忠節為一代宗臣

八十之年而卒為狂童所殺富者怨之府貴者禍之門也貧賤自足樂何為不可居若富貴儻來不得而拒亦必有道以處之何必至於危機難守之地哉

齊高帝置酒設蓴膾崔神思曰此味故為南北所推沈文季曰千里蓴羹豈闗魯衛然則千里蓋吳中地名前人以比末下鹽豉皆地名無疑也

齊梁間山陰隱者孔祐至行通神嘗於四明山谷中見積錢數百斛視之如瓦石樵人競取入手即成沙礫觀此事可以知命分之所當得者不求而自至其所不當得一毫不可取也不貪夜識金銀氣者祐之謂耶人言造物者好戲人非也蓋以警世也

魏太武太平真君四年詔功臣勲勞日久皆當以爵歸第隨時朝請晏享論道陳說不宜復煩以劇職此亦光武保全功臣之意也惜乎夷狄性忍勲舊之不得自全者衆此其所以不終歟

梁徐勉表上所修五禮云具列聖旨為不刊之典寧孝宣之能擬豈孝章之足云為文鄙拙乃至此甚可笑也予觀本朝自建隆以來凡有刪修勑書進表具載新書之前皆典麗疑重而宜政間文采尤勝至於郊祀禮儀稱慶功德制詔赦宥之文事闗國體者尤

為可覩盖文明之世也
隋將虞孝仁性奢靡從伐遼以駱駝負函盛水養魚
自隨本朝宰相丁謂從東封用木匣養魚載以大車
每擊鮮斫鱠孝仁以誣告被誅謂坐姦謀謫徙亦以
侈欲故耶
唐文皇帝未建義時嘗飲酒醉卧劉文靜家文靜坐
樓上見宅南大池中有白龍下飲水池中大魚皆躍
上岸以百數良久乃隱家人共見極驚駭太宗微覺
謂文靜曰醉中渴甚夢入公家池中飲水極清冷快
意文靜覩其體猶溼也明皇帝微時嘗卧洛陽令崔
日知宅日知見有大蛇在藤花架上食花幾盡既覺
謂日知曰夢中饑甚食藤花甚美　本朝太祖皇帝
微時游洛中入長壽寺枕佛殿石礎以睡寺僧見有
赤蛇文采甚異隨息出入帝鼻中心異之帝既覺僧
問帝所往因獻錢帛騎乘等上方負笈以為資往見
柴太尉於澶州即周世宗也自此立功業以至受天
命焉夫帝王之興豈偶然哉神龍盖人主之象也
史氏書事之法為其事関大體則書之至於宰相該
明弼諧允當記其大者遂若崔馬周裴度皆一封
縣尉之職爾何足書

魏鄭公為相有二典事注官公偃息窓下典事不知
竊語窓外甲曰官職總由此公耳乙曰由天耳鄭公
微聞之戲召甲令持密封小帘與侍郎俾即注官甲
初不知所以出門心痛不能行反託乙持往乙就優
引注既還甲心痛自愈而鄭公甚駭焉裴光庭典選
合薦銓吏一人出官令史魏思明以次當得而畧不
白言問其故曰某明年方當得官故不言也請書其
事封泥省壁至則驗之久之上幸溫泉見白鹿昇天
即改會昌為昭應縣光庭特注思明昭應尉意其不
預知有此新邑欲以破其言也發壁觀書無差焉夫
一典事一尉至微也而有定命存焉不可以人力致
也況其至富極貴名器之重而可以妄取乎

尚簡卷之三

寓山沈　作喆　明遠　纂

韓退之謂鶡冠子為是正訛謬數十字云十有六篇今其書乃十有八篇不可攷鶡冠子者楚人居山中其著書本黄老近刑名家好論兵詞旨奇崛而切礉使其得志而為政於一國成功當不下公孫鞅為禍亦恐未讓也而愈謂使援其道施之國家功德豈少云者吾弗信之矣抑韓子好奇之過也飂嫚師事鶡冠子而不傳其姓名班固云煖為燕將師古音許遠切

韓退之言萬物不得其平則鳴若蚯蚓者其材質亦可以自知矣食后土而飲黄泉於其分已過更有何事不平而如此終夜長鳴不肯休耶抑自樂其過分耶

韓退之謂高閑上人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其為心泊乎無所起其於世澹乎無所嗜予謂果能爾則是顏氏子也而何關於佛乎

退之力去陳言如子孫之祥等語尚或有之

三川皆震子厚曰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陰陽者氣而游乎其間者也自動自休自峙自流是惡乎與我謀自鬪自竭自崩自缺是惡乎與我設子沈子曰子厚之學謂天人為不相知莊乎昧乎治亂善惡無所主災祥為不足畏也是使有國者逆天而慢神為惡而弗知懼也日月星辰之行悖於上山川崩竭於下陰陽之氣謬戾於其間而曰吾弗預知也彼形而然耳彼氣而然耳治亂非所感也是賊夫君者也

史伯曰夫成天地之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子厚曰凡言盛德之及後嗣者皆勿取子沈子曰若是則為善者何以勸矣夫為善者之不幸而不昌其身也則子孫猶有望焉世之知是理之不誣也故中人之可

與為善者競於為善矣夫孰不願其子與孫之盛大耶不然則盛德百世祀與積善餘慶者非耶

栁子厚文集多僞妄如栁州謝上表云去年蒙恩追召今夏始就歸途襄陽節度使于頔與臣有舊見臣者月在道相留就館辱假職名意欲辱臣非臣所願予按于頔在鎮跋扈日久元和三年閤憲宗英武憚而入朝九月拜司空至八年二月頔以罪貶為恩王傅而子厚詔追赴都乃是元和十年頔之去襄陽久矣豈得留子厚假職名哉且謝上表不應言及此文理不倫定知其僞也又有代劉禹錫同州謝上表予

我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月死柳州而禹錫至文宗
朝大和九年始遷同州距子厚之死十七年矣安得
尚為夢得作表其文卑弱詐偽顯然而編摩者疎繆
不能刪去讀其書者亦不復發擿可歎也賓客集中
自有同州刺史兼長春宮使謝表甚善子厚集中又
有上大理崔卿啟等亦塵俗凡陋非子厚文
柳子厚自言僕蚤好觀古書家所蓄晉魏時尺牘甚
其又二十年來徧觀長安貴人好事者所蓄殆無遺
焉以是善知書雖未嘗見名氏望而識其時也予初
謂不然不敢信也及遍觀古法書或真蹟或石刻在

蹤寡矣年歲久遠人間殆不復見其僅存者皆歸御
府但追想其筆勢飛動精神發越耳石刻無生逸意
然典刑具在遺法賴以不泯亦可以論其世也予因
以稽考筆法淵源自其曾高至于兒仍雲來信乎其
體変隨時有漸雖古今特異然流泒不相雜也又以
知學問不專聞見不博孰見其有所得也哉
李太白云予小時大人令誦子虛賦私心慕之及長
南游雲夢覽七澤之壯觀酒隱安陸者十餘年夫人
之教其子必先之以詩禮所以防閑其邪心使之可
以言可以立動遵於法訓乃可責以成人之事耳白

方幼釋而其父首誨以靡麗放曠之詞然則白之耗
逸不羈蓋亦過庭之所致也
郭元振十六歲入太學一日家送錢四十萬出見衣
衰服泣且行者問之親未葬也盡以車中錢與之衰
覺罷郡守西歸見一士坐樹下甚貧與語奇之舉一
船金帛盡與之不辭登舟奴婢僾㒰者輙鞭之乃張
徐州也元振貴因是一時英傑其氣量備特視數十
萬金帛猶以與人直微物耳貴在所與得其人耳建
封居然受之若所素有略無愧謝之色尤為雄傑其
起度可想見也恨不知元振所與者為何似人亦必

不凡惜名氏不傳耳因觀劉中山集見有任同州刺
史日謝表云伏奉制書以當州連年水旱特放開成
元年夏青苗錢并賜粟麥六萬石仰長吏速急濟用
不得非時輩有抽斂於百姓者又表云救牒度支奏
諸道節度觀察使及州府借使省司錢物斛斗等數
內同州欠三萬六千二十三貫石並放免按夢得以
太和九年至同州明年改元開成此表皆開成初也
居至開成已為季世然朝廷州縣猶有憂民之心其
所施惠寬貸以予民者一同州至緡錢粟斗以數萬
計合諸道亡慮數十百萬猶賢於後世當民力困竭

室無蓋藏之時剥膚剌骨盡其膏血而曾不之恤者
有問矣
唐于公異為李西平作收京城露布云肅清宮禁祗
謁寢園鍾簴不移廟貌如故皆以為工而不知其所
自先是傳李友為宋公劉裕作謁五陵表云山川無
改城闕為墟宮廟頹顯鍾簴空列又宇文周平高齊
詔曰幽青海岱折簡而來冀北河南傳檄可定公異
蓋出此也近世陳瓘常稱曾南豐表語云鉤陳太微
星緯咸若崑崙渤澥波濤不驚信為奇偉然韓退之
先云析木天街星宿清潤北嶽醫閭神鬼受職子固

亦淵源於此耳世間好語往往壞於相似前輩要作
不經人道語然用意過當反累正氣為文務大体又
似不當如此要自清新簡遠為佳耳
唐盧氏雜說論當時詔勑褒貶之言王公卿士始褒
則謂其圭璋特達善無可加貶責則日以斗筲下材
罪不容責同為一士之行共一君之言愚智生於倏
忽是非变於俄頃何以取信天下此語甚當近世腐
綸綍之任者則又甚焉廢格公議覬望時情迎合上
心取快私意朝伯夷而夕盜跖甚可笑也揚庭敷錫
訓飭百官既無華國之文又失代言之体漢人所謂

一尊之身三恭之問乍賢乍佞者視今豈不信然哉
孟子曰得志澤加於民夫仕宦惟澤加於民乃為得
志耳故富貴得志為難位卿相祿萬鍾而志不得行
焉則亦何樂乎富且貴矣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夫
欲得吾志無所往而不遂者惟隱居為可耳
劉向得枕中鴻寶秘書意必得仙者天祿閣所見黃
衣老人吹青藜論洪範蓋太乙之精也仙傳所記劉
政服赤丸仙去其必信矣子政博極群書其事君
忠實懇悃恬於勢利有難進易退之操固有得仙之
資矣

揚雄無子明白而王逸少問蜀都帖云聞譙周有孫
不知嚴君平司馬相如揚子雲皆有後否似誤問也
意者好賢之心欲其有後耶君平相如其後亦不復
見可為之歎息也
揚子雲作符命頌是聚喪大節夫復何言而後之儒
者巧為曲說欲以收拭解免其惡是教人臣為不忠
也時人為之說曰爰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蓋
取其語而反之言寂寞則顧投閣清淨顧為符命耶
譏其反道敗德身為亂階而盜寂寞清淨之虛名耳
八月既望江濤濆湧屹如雪山傾逕地軸唯餘杭郡

當其衝實天下壯觀也枚乘七發言江水逆流海水上潮所駕軼者所擢拔者所揚汩者所温汾者所滌汔者卹然足駭波湧雲亂如三軍之騰裝駕蛟龍從太白踊壁衝津横奔似雷行弭節伍子之山聲如雷鼓其狀似矣此真浙江之濤也然乘乃以謂觀乎廣陵之曲江何哉廣陵之曲江則今之揚子江是也揚子乃瞎潮無潮頭也不然廣陵安得伍子之山哉

自昔文章之言水者如七發上林子虛等皆詠奇雄武神変非常其狀甚偉獨未有言火者韓退之乃作陸渾山詩極於詭恠讀之便如行火所燃鬱攸衝噴其色絳天阿房欲灰而回祿熇之然不見造化之理未可與語性空真火之妙也

楚詞惜誓一章超逸絶塵氣象曠遠真賈生所作無疑招隱士一章奇險獨出恨不知小山為誰氏深惜之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柳亦小山之文也嚴忌哀時命乃在屈宋師弟子之間自餘如脫故著新勿復論

柳子厚作楚詞卓詭譎恠韓退之不能及退之古文深閎雄毅子厚又不及

柳子厚設漁者對智伯其淵源自出蓋本列子蒲且子之說釣也

章聖東封衛兵在行者每遇雨當給賜緡錢為錢十餘萬上恐寡倫以問近臣莫知所對三司使丁謂進曰此易爾扈從之士披帶已重若石支賜難於負戴宜令殿帥曹璨於行營置便領一司豫示諸軍每遇支賜路中無用各與頭子令於住營去處家人如數請領在縣官亡輦運之費在軍士無將負之勞又其家得以濟用甚安人心上嘉納曹璨問諸軍皆欣然曰聖恩慮及此甚幸謂雖姦貪然智計之敏可稱也

仁宗初即位章獻明肅皇后垂簾一夕大內火宮門晨未啓輔臣請對上與太后御拱宸門樓百官拜樓下申公獨立不肯拜曰昔者禁掖不戒于火中外震連願一見上乃敢拜詔為舉簾見之廷中聳然稱歎皆曰此真宰相器也

神宗朝王文恪公陶為御史中丞論宰相韓魏公不押常朝班至詆為跋扈韓公力請去位王公亦出為郡或謂王公之語太過予以為尊君重朝廷固當防微杜漸如此使為宰相者人人皆忠賢如魏公雖不押常朝班未為過也不幸而有懷姦藏禍之臣廢法而逼上則將有御史評彈之所不能止者矣抑春秋

之義責備於賢者如魏公名德之重益可以責備矣王公待之不輕也予從其家得其申中書狀尚可以想見其風采今為載之狀云朝廷之儀本乎極辨御史之職主乃繩愆況文德者天子之正衙宰臣者庶寮之表帥間緣多故遂闕立班近者臺司檢正敕文兩有申請伏蒙相公意似開允欲赴職停今又數朝依舊空報當久廢之時則止是因循而有失暨申明之後則遂成故意以不恭有司義在守官君子愛人以德朝廷新立詎可忽諸矧相公晏退私門禮接賓客將遜謙猶未始憚勞豈可趣奉朝儀反有難易尊君接下輕重不侔謹三請以盡誠幸再思而服義人言可畏風憲難移伏望自明日常朝每日依敕文輪赴文德殿立班所貴大臣有謹法之名憲府無曠官之罪

熙寧新法行所遣使者皆新進專謀功利見事風生州縣殆不可為矣邵堯夫居洛中其舊故門人仕於四方者皆欲投檄去以書求教於堯夫堯夫曰今日正是仁人君子所當盡心之時新法固嚴若於嚴密之中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徒去何益是其叔為常平使者東坡報書亦云吾兄素性亮直而此職多有可愧者苟非所樂然仁人於此時力行寬大之政少紓吏民於網羅中亦所益不少向聞吾兄謙此多與時輩不合今親其事必有可觀者矣嗚呼二君子之言皆有委曲救時弊卹斯民之心不以去其位為高不以親其事為嫌其言若出一人也當此時朝廷力行新政威福在己天下士從風而靡其餘不忍行法害民投劾欲去亦豈不可嘉也哉然所以可嘉止於不為新法而已於天下未有所補也

本朝紹聖初黨禍起名臣正士一時竄逐殆盡章子厚用林希子中為中書舍人行諸公責詞極力詆毀出於一手殆若專門名家者子中在元祐不得用在外久為厭官有援遲之歎子厚為相使人謂曰欲相用為正字能無異議者二府可得也子中欣然從之故謫官制告皆西漢文章蓋得意語也自呂汲公而下著為一集又敕牓朝堂及制科策御題附載今存噫嘻不可泯矣

寓簡卷之四

寓簡卷之五

寓山沈　作喆　明遠　纂

國都莫如長安自石晉西失靈武北失幽燕則秦地
被邊故　國朝因五季都汴滎澤索水黄河所匯流
以入汴地形最卑本非國都是以范文正公建議修
洛陽朝廷重遷不能從也
古来黄河由滑入鄆以都汴故欲大名等處在河之
内故穿新河河失故道為害尤大自中原失守河源
皆已遷徙或堙廢國家恢復中原而汴京亦不可復
建都矣當治秦中洛陽如東西京耳

國朝舊制御史闕員則命翰林學士與中丞知雜迭
舉二人上選用其一治平二年闕監察殿中兩員舉
者未上一日内出尚書郎范純仁太常博士吕大防
姓名用之二人者一時名臣後皆以道德功業為賢
宰相天下穪之曰汲公曰忠宣　英宗自小官一舉
而得之可謂知人也哉
本朝以詞賦取士雖曰彫蟲篆刻而賦有極工者往
往寓意深遠遣詞超詣其得人亦多矣自廢詩賦以
後無復有高妙之作者中書舍人孫何漢公著論曰
唐有天下科試愈盛自武德正觀之後至元亢和也
選名儒鉅賢比比而出有宗經立言如丘軻焉遷者
有傳道行教如孟軻楊雄者有馳騁管晏上下班范
者有夌轢顔謝詆訶沈宋者如陸宣公裴晉公皆負
佐王之器而猶以舉子事業飛騰聲穪韓退之柳子
厚皇甫持正皆好古者尚鉏意彫琢曲盡其妙持文
衡者豈不知詩賦不如策問之近古也蓋策問之目
不過禮樂刑政兵戎賦輿歲時災祥吏治得失可以
備擬可以蔓衍故汗漫而難校腆涊而少工詞多陳
熟理無適莫惟詩賦之制非學優才高不能當也破
巨題期於百中押強韻示有餘地驅駕典故混然無

跡引用經籍若已有之詠輕近之物則託意雅重命
詞峻整述朴素之事則立言遒麗析理明白其或氣
焰飛動而語無孟浪藻繪交錯而体不卑弱頌國故
則金石之奏間發歌物瑞則雲日之華相照覩其命
句可以見學植之深淺即其搆思可以覘器業之小
大窮體物之妙極緣情之旨識春秋之富艷洞詩人
之麗則能從事於斯者始可以言賦家流也其論作
賦之工如此非過也
凡改元紀號最忌與前世謚號陵名相犯本朝熙寧
崇寧二名乃南朝齊后宣后二陵名也亦當時大臣

不學之過

元豊改官制新作尚書省車駕臨幸白令僕尚書侍郎以降各分省户皆令翰林待詔書閤官一牓於廳壁蘇子容爲謝表云二朝漢省已叨過幸之恩六典閤官頒並書犀之戒當時稱之

故事朝殿惟起居郎舍人得立前奏事　徽宗朝政和間嘗聽之所言非切務也上不樂居無何京師大水李綱爲起舍人袖疏欲論災異知閤朱孝莊竊知而密奏之宰相退綱欲前上忽宣諭曰李綱與外任奏不得上自此直前奏事幾廢矣予觀唐德宗朝高宏本正牙奏事而所論但逋欠耳德宗怒遂詔罷正牙奏事議者謂正牙奏事武德以來不敢輕改所以講政事達群情宏本言謬黜之可也不當因人而廢舊法李綱之罷無有以宏本之事諫者惜哉

紹興初宗人必先與求爲中執法予既冠游學行在所必先問予曰御史風聞言事風聞二字有據乎予曰王導遣八部從事行揚州郡國還同時俱見諸從事各言二千石官長得失獨顧和無言導問之和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採聽風聞以察察爲政邪又元魏武泰中御史中尉奏請取内外考簿吏部除中書兵勳案并諸殿最欲以案校虛實任城王澄爲司空表言御史之體風聞是司豈有移一署之事自考差殊如此求過誰堪其罪事遂不行又梁書侍御史虞曒奏風聞豫章内史伏暅怨望事又廷尉卿袁翻奏曾染風聞者悉不斷理風聞二字茲可據乎恐淺學未之盡也予時言事者傷煩碎失體宜搜隱惡往往失實故予及之必先覺予意因曰既得風聞所據又藉良箴予蓋吾宗忘年友也

富鄭公爲樞密使　英宗初即位賜大臣永昭陵遺留器物已拜賜又例外獨賜鄭公如干鄭公力辭東朝遣小黃門諭公此微物不足辭雖家人亦以爲不害大体屢辭恐違中旨公曰此固微物要是例外也大臣例外受賜不辭若人主例外作事何以止之竟辭不受

范文正公用士多取氣節而闊略細故如孫威敏滕達道皆所素厚其爲帥辟置幕客多取見居謫籍未牽復人或疑之公曰人有才能而無過朝廷自應用之若其實有可用之材不幸陷于吏議深文者不因事起之則遂爲廢人矣故公所舉用各得賢能之士文正公真一世英傑也石林嘗爲予言之

范文正公微時嘗慷慨語其友曰吾讀書學道要為宰輔得時行道可以活天下之命不然時不我與則當讀黃帝書深究醫家奥旨是亦可以活人也公既仕進顯貴入為執政大臣出為大帥其謀謨經畫所活多矣於醫則固未暇也君子之重人命其立志如此予覩東晉殷浩妙解脉法嘗有給使叩頭祈死詰問之乃言小人有母年垂百歲抱疾不除若蒙官一診視便有生理退就屠戮無恨浩為案脉處方一劑便愈於是悉焚經方嗚呼浩功名大繆幸有絶藝可以起死而深諱其事反以能活人為慙悔自范公

視之浩可謂不仁者哉浩不善用其所能而強為其不能宜其敗也

國初遺制之法無故失率坐二年王沂公為相請分故失非親被制書者止以失論章聖皇帝不悅曰如是無復有違制者沂公曰如陛下言亦無復有失者矣自是違制遂分故失舊制按問欲舉如鬭殺劫殺鬭與劫為殺因故按問欲舉可減以謀而殺則謀非因故不可減而法官許遵奏讞阿雲減死蘇子由雖言其非是然嘗用遵議雖非而要能活人吾議則是而要能殺人予意亦難攻之嗚呼君子重於用法或不離於犯顏以救謀刑之失或不嫌於屈法以廣好生之恩如二人者可謂合於罪疑從輕之理者矣子由又言遵子孫皆顯官郎中刺史十余人一能活人天理固不遺之矣然則深文好殺陷人于死者揆諸天理可不畏哉

國朝天雄軍豪家獨姦亘野時誘姦人穴官堤為弊咸平中趙昌言為守廉知其事未問一日堤潰吏告急昌言命亟取豪家所積給用塞堤自是不敢盜穴為姦

安豐芍陂孫叔敖所刱為南北渠溉田萬頃民曰旱

歲多侵耕其間雨水溢則盜決之遂失灌溉之利李若谷知壽春下令陂決不得起兵夫獨調瀕陂之民使之完築自是無盜決者此二事正如用兵所謂伐謀攻其所必救者其權智可喜也世之言政術豈虛也哉

韓魏公在中書同列議養兵之弊無術以革之魏公沉思良久曰養兵雖非古然積習已久勢不可廢非但不可廢然自有利民處不少古者發百姓戍邊無虛歲父子兄弟夫婦長有生死別離之憂論者但云不如漢唐調兵于民獨不見杜甫詩中石壕吏一首

讀之殆可悲泣調兵之害乃至此今収拾一切強悍無賴游手之徒養之以為官兵絶其出沒閭巷嘯聚作過擾民之患良民雖稅賦頗重亦已久而安之樂輸無甚苦也而得終身保其骨肉相聚之樂豈非其所願哉予謂天下事有古今利害不同者如魏公之言可謂盡變通之道矣治道無古今致治之迹固不可泥也

揚文公急言直道獨立一世嫉惡如仇讐在翰苑日有新幸近臣以邪說進者意欲援公入其黨中因間語公曰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公正色厲聲答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幸臣大沮心切銜之竟以

讒中公逐之

程氏之學自有佳處至椎魯不學之人竄迹其中狀類有德者其實土木偶也而盜一時之名東坡譏罵靳侮略無假借人或過之不知東坡之意懼其為楊墨將率天下之人流為矯虔庸墮之習也闢之恨不力耳豈過也哉

劉元城器之言　哲宗皇帝嘗因春日經筵講罷移坐一小軒中賜茶自起折一枝柳程頤為說書遽起諫曰方春萬物生榮不可無故摧折　哲宗色不平因擲棄之溫公聞之不樂謂門人曰使人主不欲親近儒生者正為此等人也歎息久之然則非特東坡不與雖溫公亦不與也

東坡謂樂天草張平叔戶部侍郎度支制誥云計能析秋毫吏畏如夏日又退之所議平叔鹽法至為詆訶意其人必小人也予觀柳氏家訓載公綽為御史中丞時張平叔以佞倖承寵一夕罪發鞫於憲府吏引曰張侍郎公叱曰贓吏豈可呼官命復引曰囚張平叔竊竟盜官錢四十萬緡然則平叔之為小人有驗狀矣

司馬君實依禮記作深衣冠簪幅巾搢帶去朝服則衣之謂邵堯夫曰先生可衣此乎堯夫曰雍為今人當服今時衣耳君實嘆其言有理而合于通變之義也近時有士大夫好為怪服號曰唐妝予謂稽古不至秦漢已上固已淺矣而況於唐乎

邵伯溫言洛陽有老人曰党翁者賣藥水南北行步甚快自言五代清泰中嘗為兵經事榮太宗有放停公帖可驗其衣服猶唐妝也有妻無子有問以前事者皆不答元豊中不知所在按清泰至元豊一百五十年党翁在清泰時已為兵則已不下三十歲矣計

其壽當一百八十餘歲而不知其所終豈非異人也哉漢孝文時得魏文矦樂人竇公亦年一百八十餘歲獻其樂書自言能鼓琴導引吾意二人皆得道長生者歟安得復見之哉

司馬溫公主差役之法雖其門下士如范忠宣亦不以為便也東坡議如忠宣溫公不聽至與東坡幾不相樂又意在必行限止五日時姦臣蔡京知開封府遽令溫公意用五日限盡改畿縣雇役為差役至政事堂白溫公公喜曰使人人如待制何患法之不行嗚呼任用小人而欲法之必行如商君者王介甫之術也而溫公以道德居相位亦效尤何哉東坡以剌義勇事謂不容某一言責之當矣

張安道自禁林謫守滁州暇日游琅邪精舍怳然者記前生使人登佛座梁間獲經函發視即佛語心品細視筆畫手迹宛然悲喜太息夙障冰解樂全蓋琅邪山僧後身也

元豐中東坡謫居黃州子由亦遷高安時雲庵師居洞山聰夢與子由借出近郊云迓五祖戒禪師覺而異之遲明以語子由語未既而聰僧擲來曰我夜夢吾三人同迎戒和尚此何祥也子由大駭嘆曰世

豈有同夢者耶與二士俱行二十余里而東坡至然則東坡前身真戒禪師也許詢與沙門曇彥同建浮圖未成而詢亡彥長年及見詢後身為岳陽王鎮越州彥呼曰許玄度來何暮昔日浮圖今如故王曰弟子姓蕭名詧彥乃以三昧力加被王恍然寤前身

遂史言袁滋微時居復州青溪山因賣藥得見異人目滋曰此人大佀西華坐禪和尚屈指士來四十七年矣問滋以年適四十七矣

明皇雜錄載房琯為盧氏宰與邢和璞閒步遇一廢佛宇坐松竹下以杖扣地發之得婁師德與永公書數帋房恍思記永公為前身也三事與樂全東坡相類人生豈偶然哉

前輩謂今古文章無不可作對者如以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對長為農夫以沒世矣以九州四海悉主悉臣對億載為年為父為母予試宏辭表有云有文事有武備與神為謀纂智名無勇功惟聖時克與四六集句真可以為戲笑東坡表答樂語中間有全句對皆得於自然游戲三昧非用意巧求也程公巽謝對衣金帶表亦謂臣有緇衣之宜敝予又改以臣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其為越州以擅放稅降官謝表云

豈若秦人坐視越人之瘠既安劉氏敢虞晁氏之危
氣象渾厚亦可喜也王發道作大翁對頗傷龐駁
近世四六多失文體旦類俳而時有可觀劉期立為
其父丞相歸葬謝啓云晚歲离騷魂竟招於異域平
生精爽梦猶託於故人汪伯彥罷相呂元直當國汪
自辯殺陳少陽事呂令汪彥章報啓云方一男子之
上書安知無罪而諸大夫曰可殺公獨何心方虜人
踰淮而南有銜命出境者執政為報書云念冠至君
孰與守敢幸偷安而兵交使在其間幾能釋憖如此
類可喜者不可槩舉但全篇體格或不稱是耳

有小官為貴人客醉中誤塗改貴人所為文明日皇
恐以啓謝曰昨朝醉去巧兒作事拙兒嗔今日醒来
大人不責小人過
戚里高氏子選尚僞公主富貴鼎来僞主敗奪官不
得名其家一錢或戲之云向来都尉恰如彌勒下生
時此去閑人又到如来喫粥處可一笑也
近世言翰墨之美者多言合作予曾問邵公濟合作
何義曰猶俗語當家也譄去予曰曾見法書異録載
王羲之與簡文書云下官此書甚合作聊願存之得
非是乎北齊文宣時魏収作庫狄千碑令樊孝謙為
銘陸卬不知以為収合作也意與今所用不同殆非
也然亦何等語

寓簡卷之五

寓簡一本爲歲書志所載者六有宿夢而無舊粲
此本經淪第五相函事遂藏能使吾諸子本實
不害宗桀夫　甲子展重陽把竹居士李敦如年四十又一
侍男善僑代寫

甲子一月江上傳沈抄評加秋本跋此本為
閏三月校送遠於季札 初龕校

寓簡卷之六

寓山沈作喆明遠纂

蘇端明平生寢卧時已就枕則安然不復翻動至于終夕劉元城對賓客或晏居雖暗室常端坐畧無欹仄至于終日二人亦有定力者

王介甫作新法如青苗取息之類亦有所自盖祖述新室五均六筦之餘意也雖莽尚不能必行而介甫決意行之

近歲銜命出疆三節人從賞給豐腆貪冐之士不爾靡恥至名執旗報信充厮役下隷號為小的者亦欣然願為之富民圖遷官恩例往往納直不貲清議不問也因讀退之常册墓銘載册聘立新羅居長故事使外國者賜州縣官十員使以名上以便其私覘覦官册獨辭之曰吾天子吏使海外國不足於資宜上請安有賣官以受錢邪則知前此固已如此矣大凡作法於靡末必能繼作法於貪貪夫利之久遠不可革革之未幾必旋復也如常册安可復得之哉

近世居長吏之任者往往好行小惠而愛人以姑息長惡容姦以媚愚民而賈虛譽布衣與冠帶競則布衣勝不問理之所在事之曲直也其弊至於閭巷小

民婈犯士類善良受弊不得自伸此賊民之㝡甚者書曰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然則非道于譽與害民從欲者其惡均耳故聖人深戒之諸葛武侯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至論也

張文潛言國初時天下縣令多是資高選人年各已老多曉田里閭事又不自尊大與民通情利病得以上達雖無峻整治狀而民亦蒙利上下相安自范文正公始建請舉縣令以革舊弊為令多新進少年所臨斬斬晚文法然吏民畏之情不通矣往時雖有求於民而民樂輸不以為費比之事鞭箠以急稅賦優田里以督期會則大異矣予觀近日所用守令慨然有感也故表而出之

靖康京城之變四方貢賦不至軍士須褚衣無帛以給有為太常少卿者建議法物庫自祖宗以來所蔵祭服充牣不貲凡數屋若以給戰士袍襖僅可足用也博士以下和之謂得權宜之策方命具奏有老吏前致詞曰某胥也而隸於禮官蓋嘗習諸禮文之末矣禮曰祭器弊則埋之祭服弊則焚之冠雖弊不以苴履裡杷之服而可以為軍衣乎奉常與其屬大慙沮而止

今之學者謂得科名為了當而仕宦者謂至從官為結褁嗟乎學所以明道修身而仕以行志及民也以淺俗不根之學声律對偶傳習時文一得利名則已了當一生而進德修業更無餘事矣以貪鄙無能之質巧佞卑汙積累官簿一得從官則已結褁終身而愛君憂國無餘事矣夫如是望其修身及民何特可哉予見士大夫無賢愚其言皆如此心切惟之而不敢闢也又于求舉狀云得文字一紙二紙可為之羞縮○人臣修身植德以俟天命窮達得喪付之於天曰是有命焉惟人主不可言命與亡治忽存乎一身罔敢責命於天而歸過於數故人主而至於言命之地則是人事已去矣

人臣雖得君要須使人主尊敬而憚不可狎也故言聽諫行而不敢忽汲長孺之於漢武帝魏鄭公於唐文皇王如此使其身得以親近而易之則其言亦輕矣宦之奇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已為敵國所料矣

天下事有可以為恩不能為恩而至於反為怨則以其不仁根於心者尊也今有法之所當與人情之所可與而理之所宜與又衆憐其急難哀矜而欲與千

是漸而勿與能無怨乎雖終與也而加留難焉是人
雖得之則亦恨且怒其不及事矣向使欣然而亟與
之雖其所當得猶以為恩也君子非欲邀譽而行小
惠也人之危厄困窮事有甚難執有至亟不可以久
遠期待者一受沮格則狼狽失所可無恤哉予有宗
人官嶺外死家貧無子其妻奉其喪以歸初不知法
當得券也既至南昌大暑中予吊而知之為請於州
會州闕守而其人領郡事其人者小人尤不喜為義
事乃大書其牒曰會廣州廣州距洪五十餘程使暴
露烈日中以待報此豈理也哉嗚呼不仁甚矣

自昔功名與節義其事異其道不相為謀成功業在
器度立名節在學識為功業者尚權變非復名教所
拘故曰為天下者不顧家父子兄弟之變不問也同
功一體之則殺之敗敵而就吾事此豈可以節義責
也哉為節義者尚名教有利重若公侯之任千乘之
國辭名教若毛髮許亟避去若罪懼行當至死亡在
前衆人噤畏不敢端視苟可以立風節激貪懦尊名
義昭大法吾趨向之甚於嗜欲非功業成敗所能動
沮也垂世教者當貴先名節而賤後功業所以為天
下之大閑也

用人當以學術器識不當專用文詞之士使其人有
德器行實緣飾以文章固為希世傑出雖無文采而
識量操蘊有公輔之望自不妨大用也沾沾儇薄浮
華自喜雖有翰墨之功必敗事無疑也

用人亦不必專主人望士固有得一世人望而臨事
乃大謬者殷浩房琯之敗是也謝安適遇苻堅天亡
之日僅能却敵其後勉強北征終以不濟一時虛名
固不足以得士不然說築傅巖之野豈以人望為重
哉

凡事度其在我苟此心曉然明了則應之必易發之
必當不復加思慮而緩急皆中節矣心之見未明也
物至則中撓而外支矣凡處大事皆當易之難易之易
之奈何曰天下事不可易也易之必難惟無心於成
敗禍福而惟道之從惟理之合者能易之不強求其
必成亦不果於邀福也列禦寇曰有易於內者無難
於外其知言哉

嗜利狥名之子見富貴之福而不見富貴之禍富貴
之福有限而富貴之禍無窮有限者得其華無窮者
受其實孰擇焉

傳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謂上無邪僻貪暴之政

使大下得以私議其非是也而後世之監謗誹人關口論事而壅過以媚主者迺曰有道之世而議論政事非庶人之職也非職而言有罪焉是禁天下之言甚于防川者也不可以不察

義有可與有不可與禮有可受有不可受惟當於禮義之中而已魏沈玠舟行過風旬日絕粮從姚彪貸百斛鹽以易粟彪命覆鹽百斛於江中謂使者曰明吾不惜惜所與耳彼以急窮告勿與則已矣而悪声以辱之是為絕物不仁甚矣晉王修齡在東山貧乏陶範載米一舡遺之却去曰王修齡若飢自當就謝

仁祖索食不須陶胡奴米彼以善意勿受則已矣而挾氣以詬之是為傲物無禮甚矣二者皆不當於禮義之中處世接物不當如此

家多偏愛者衰國多嬖倖者危人主自聰明而多能者其臣益欺朝混亂而多制者其政益紕官聚歛而多貲者其積益虧兵民窮瘁而懷怨者其心必離賢士失職而不容者其志必睽政令苛暴而好殺上下刻急而無仁恩者其福祚必移自古以此亂亡蓋藪而莫之知也忽焉其可悲

汪彥章遷謫居永州州有士人年八十餘自言曾見

范忠宣遷謫過邵時蒙引為門下客公夫人在患難中每遇不如意事則罵章子厚曰枉陷正人使我至此公無為一笑且以語寬之未嘗有發微見于色詞也舟行過橘洲大風雨中舡破僅得及岸公乘急令正平持蓋負夫人以登燎衣民舍稍蘇公顧曰舡破豈章惇所為耶嗚呼有道者處患難如此則死生禍福與夫世之榮辱得喪一無所動其心者矣視子厚之區區則亦可憐矣

鄭顧道望之性耿直而通敏有英俠氣　徽宗宣政間在館閣十年不遷人皆歎其流落而顧道晏然無

求進之意李邦彥初拜相令所親通殷勤欲相薦為從官于公意如何顧道徐以望之世所擯棄相君方正位槐鼎留意人材而欲取望之于閑冷之中以為天子近臣於義夫何可辭雖然相君能客望之為不然之客乃敢受令耳客曰不然之客奈何顧道曰相君門下士以百數其親疎賢不肖望未能盡知也相君言而曰善行而曰是者皆是也使相君言而果善行而果是相與贊成之可也君子猶畏其近於諛相君言而未必善行而未必是不能以直道規諫又從而稱譽緣飾之其害于正道必磨矣今使望之為相

君若得從容廊間講明世務當衆人稱善與是之際獨正色抗聲而前曰不然相君其言逆于道又曰相君某事害于政廟堂議論天下治忽係焉顧相君思之如是而能容之能從之能終之望之沒身于門下可也何有于從官若以望之之言為狂也則請從此辭弗敢復見雖然相君德量宏遠安知其不厭于柔佞之詞而樂於直亮之論也哉昔王茂宏之相晉元也每與客語輙一坐稱歎獨王述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茂宏弗為忤且歎賞之今相君欲為稷契周召其肯不及茂宏者乎子姑歸以吾言卜之邵隆

聞之雖不樂亦聳然加敬顏道光堯初為吏部侍郎未幾以議論不合致仕居信州幾三十年年九十余終

天地陰陽之氣無不與政通山川草木之祥各以其類應江海為百谷王人主之象也水善下降以潤萬物德澤之象也王者之國必依山川夏將亡伊洛竭商之季而河絕周室既卑三川乃涸皆國邑也晉末嘉初河洛江漢皆可涉危乎殆哉周澤不浹水土挺所演國家空弱民間膏血枯腊災異變見川瀆堙塞危亡之期近在朝夕盖難以類言也

凡草木華實莖葉一發生之後歸于枯朽皆不能復生惟其子之在核者迺能生顆粒至微而天地生成之性具焉名萬物者不可得而名也強名之曰仁嗚呼大哉凡生者皆仁性也天地之大德曰生非仁孰當之哉

玉有氛祲玉之病也淺曰氛深曰祲今人不曉乃謂狗葬尸氣所侵曰祲非也自有一種真為尸氣所侵色澤昏闇若雖極古猶為不祥物也何貴焉古玉書云耳鄭氏注考工記猶載曰珽玉六寸明自炤是也

陰陽建除自是一家見于史記今曆亦用建除而不

詳盡且如癸未日亥初初刻立秋即當日亥時以前猶是六月節合作建日至亥初却還作閉日今曆便將當日為閉日非是凡消選不可用也繆矣如此類至多未暇槩舉

古今之言地理多謬誤而水名尤亂如司馬相如上林賦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沈存中辨其妄矣孔安國謂三川皆入震澤底定為自彭蠡江分為三以入震澤不知三江距震澤甚遠決無入理而澤之大小決不足以受三江東坡辨其妄矣班孟堅謂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曾衛與濟汝淮

洫會于楚夫一鴻溝固不能旁通六國數百里又濟水自從千乘入海安得會于楚鄭當時言關東漕粟從渭水道九百余里引渭穿渠起長安旁南山至河易漕挾渭汭至長安僅三百里固無九百余里而南山至河中間隔灞滻數大川固無緣山成渠之理劉貢父辯其妄矣如此類極多而酈道元水經誕妄處十二三也

古之仕者如九淵之神龍將以利澤施天下見細德之險微則高舉遠引而去之後世如畋畜耳芻稿穢之食逐之弗去也

予壯歲嘗於坐右書云侈心生當念敗德淫心生當念遠死此求能戒定者攝心以其所畏也猶賢乎放肆不能自反者爾又曰仰則求之於天俯則求之於身遠則求之於古人近則求之於君子天于身于古人者無求而不得也所謂求仁而得仁者也于君者則有命焉外是吾無所求矣

人平居終日役役弊心神耗氣力忿怒憂愁頃刻不自樂稍得閑暇輒忧忽若有闕事遽其為回光反照了無一事為己者茫茫然畢竟何為哀吾真以從人好真可憫笑以此知能自適其適者不管其它閑事也予嘗謂弊衣無所愛便於卧起而免矜持菲食無所費適於飢飽而亡貪殘陋居無所飾安於寒燠而省土木小官無所戀應於俸祿而遠禍患視夫華服以修外觀而無所傾於身珍膳以夸厚味而無所益於生高明之居專獨處而無所庇其族尊寵之位患失苟得而無所康於民者相去有間矣此予所謂喪吾真以從人好了無一事為己者也

一涉世俗雖榮華富貴中無一切如意事比之賤貧道情境界猶輕若要事事如意惟山林泉石間遺物離人而立於獨耳仲尼謂隱居以求其志聖言遠矣

君子當知命知時時不可為雖公師之位立談可致君子去之謂命也況命又不偶其可強進耶天下之事成敗天也吾人也當與天爭勝乎

每閑閣焚香靜對古人凝神著書澄懷觀道或引接名勝劇談妙理或觴詠自娛一斗徑醉或儲思靜睡心與天游當是之時須謝遣萬慮勿令相干雖明日有大榮大辱大禍大福皆當置之一處無令一眼睫許壞人佳思習熟既久靜勝益常群動自寂便是神仙以上人也一世窮通付之有命萬緣成敗處以無心

處困之極時命未通但可安貧守靜修身養氣以道自娛一切外事盡當屏絕雖博戲諧謔遊從游觀亦且暫置非省事聊遠悔吝宴坐一室數息專神隱忍無為必逢亨會有外事來觸此境界便當猛省極力止之

一生之計通塞貴賤自有定命一家之計飢寒飽煖亦有定分皆非智力所能為也營營何益徒自苦耳況世路方艱惟退藏為得策且只一觴一詠笑傲自適閉閣焚香讀書以窮性命之理著書以寓經濟之意賦詩以發喜怒哀樂之心浩歌以暢幽閒曠遠之趣焉往而不自得哉營營然者力務去之勿容其少留也

名位天所賦也所謂命也有以智巧奔競躁進而得之者有以謙靜安閑恬退而得之者皆命也既曰無非命者則躁進之多患傷義豈若恬退之全節免禍也哉又有以用智計而反失之者亦有以背時任運而終不得者亦皆命也既曰無非命者則聽其自然豈不優于血指汗顏者哉而其禍福之輕重則有間矣傳曰福莫大於無禍又曰擇禍莫若輕其是之謂乎予是以屏居深山長谷之中而無有寂寞之歎者也以飢為飽如以退為進乎飢非餒也不及飽耳已飢而食未飽而止極有味且安樂法也

寓簡卷之六

寓簡卷之七

寓山沈　作喆　明遠　纂

氣行於身與日相應日行二十八宿又三十六分人氣行一周天亦一千八分凡經脉一周其長十六丈二尺人一呼脉再動一吸脉亦再動呼吸定息脉五動閏以大息凡十息氣行六尺二百七十息一周于身十六丈二尺漏下二刻日行二十分三千七百息氣行十周于身漏下二十刻日行五宿又二十分至六分三千五百息氣行盡五十營周于身計八百一十丈應漏下百刻日行二十八宿終常以一十周加之一分又十分分之六則奇分盡矣從房至畢為陽陽主晝自昴至心為陰陰主夜凡日行一舍漏下三刻又七分刻之四一刻氣在太陽二刻氣在少陽三刻氣在陽明四刻氣在陰分蓋一舍而與陰分矣漏傳不止氣行亦然噫嘻人以眇然之形而氣之運行上與天合可無貴哉有能攝心靜坐盡一晝夜默數一萬三千五百息息調心靜回光反照由澄諸念覺識煩動靜慧發生身心客塵從此衰滅至貞之氣與陽俱昇與陰俱寂如日行天終古不息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不已于長生久視乎何有凡一千一百晝夜計二十五息

右子沈子調息應天數其要曰得一則長生氣與天終始周流一身中廓爲遍八極

一氣之運行出入于身中凡一時一千一百四十五息一晝夜計一萬三千五百息真人之息以踵氣行無間綿綿若存寂然不動與道同体

視身如雲視世如塵中有至真其樂日新

因閑坐有所得云隨順空緣等於覺觀

凡人爲善不當望報且如救護生命彼物何知雖然得脫死就生何從識救我者爲某人天地神明雖云跡而不失亦何嘗事事而察之然善人須得善報者由心田耳心田中下得善種自然生出善果故凡爲善不報望者其種不惡也若更加之以性理之學所謂我說法要譬彼天澤蓋使善根益得滋長耳

東坡云世無不殺之雞斯言過矣使愚俗之嗜殺以縱口腹之欲者藉此而多殺曰是終不能免于殺殺之無傷也豈不害于仁術哉

古語云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予雖不事口腹然每飯必有魚肉蔬茹雜進食氣爲五味所勝蓋未嘗知飯之正味也今年居貧甚久而遂至絕糧晨興飢甚念得飯足矣不願求魚肉也典衣得米炊熟一

飱不雜它物穀實耳香甚美八珎何以過欣然自咲
盖予年六十有九始知飯之正味其餘不知者盖多
矣
古人謂事順成而計工曰天誘其衷謂事大謬而謀
拙曰天奪其魄然則一切得喪無非天也計謀之工
拙天實使之所謂人為者特偶然耳雖在人事不得
不盡要是冥冥中自有主者存焉毋以智巧為也
諸罷世間惟無形者有大力物莫能勝也凡有形者
皆出其下有形之中又分虛實故山河大地不能勝
水水之力不能勝火火之力不能勝風風居四之下

獸為無形而負荷地水火終古不壞大矣哉以其虛
而無形也
君子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小人安其所不安不
安其所安夫安處善樂循理孝弟仁信忠厚廉儉居
身以敬待物以誠謹畏自重毋過其分此所謂常德
正道動則逢吉居之可安者反是則凶險危道動輙
致災居之不可安者吾當擇焉富貴亦如是貧賤亦
如是至哉安乎
心之為字盖覆火也心火也火之性炎上養心者當
抑而下之此制字之義也養生家取此 水字篆文
即坎☵卦也
世有非要而著書者如何曾食疏崔浩食經九篇虞
悰食珍錄李林甫玉食章皇甫嵩醉鄉日月竇苹酒
譜陸羽茶經段柯古髻鬟品韓渥北里志温庭筠艷
粧錄李翺之五木經柳宗直樗蒲志彈棊經甯卓蹋
鞠錄琵琶錄之類其數尚多又如房千里葉子格趙
明遠彩選雖戲事亦可以廣見聞劉原父以漢官儀
為彩選可以溫故使後生識漢家憲令有益學者
南山一頃豆竟于危身東陵千畝瓜終以避世名利
之心有盡未盡耳

天下之患莫大於農失業士失職國家失民心此士
旃之執也
必有忍其乃有濟功名以隱忍就事用兵以能忍者
耳司馬懿所謂且止忍不可忍此最難也
凡人一身平日視聽語言飲食未嘗少休也唯鼻與
司出入息勞役頗省然其寢寐則耳目口之用皆暫
止而息之出入獨無異于晝
内經素問黃帝之遺書也學者不習其讀以為豎之
一藝耳殊不知天地人之理皆至言妙道存焉文字
論脫錯亂失其本經予刪取其論天人之與若離之

合之正是之手書而歲之若其鍼石焫灸之術非所能者姑置之

素問叙五運平氣與太過不及之紀金之平氣曰審平不及曰從革太過曰堅成蓋金徵不能為政但隨氣所勝革化而已至其太壯則堅成而不受火令皆非平和之氣也此與洪範不同或者素問為是

王冰注素問叙氣候仲春有芍藥榮季春有牡丹華仲夏有木槿榮仲秋有景天華皆今月令曆書所無又以桃始華為小桃華王瓜生為赤箭生苦菜秀為吳葵榮戊寅元曆皆有之

靈樞經言自然妙用以賛天眞自然者天之道妙用者性之誠二者相為用一也聖人以無為体以有為機能入無為而應有為能用有為而返無為者至矣聖人以無用為基以有用為理有用者天地之道也無用者精神之守也得用者性命之機也故知道之為用非常用也人氣清則寧神不离其体氣專輔其神神氣上下常相隨也可以長生夫天谷者泥丸也泥丸之神是曰谷神主以天眞之氣為体天眞者元性也心以性為神以心為用其動在機機動則萬化應應則蕩蕩則著于欲著于欲者為情情生則神亡其眞故神氣不可离也人能以空入性混於杳冥寂然而起則運用變化全其妙矣應靜而靜靜中有神應寐而寐寐中有眞此之謂也觀此數十語至理盡矣養生之要不外是矣

莊子言知北游玄水問無為曰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無為謂不荅也又問狂屈狂屈曰唉予將語若而忘之矣又問于黃帝帝曰無思無慮無處無服無從無道始得之矣彼無為謂眞是也狂屈佀之我與汝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此與少林之門人皆言所得而慧可獨無言初祖

以謂得吾髓三十一菩薩各說不二法門至文殊獻曰無言說離荅問而淨名獨默然者蓋一道也古今之妙理豈有二哉欲涉擬議則已去道遠矣仲尼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此無言之言非復問荅也嗚呼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此

人能靜坐回光反照不生種種念慮則本來面目應時自見何在將心從心另為修証而後得之所謂思慮還源性相常住事理不二真佛如如者也

惟達者能通性命之情徹聖人孰知死生之說

佛云圓覺自性非性性有何也子洸子曰圓覺自性

也而性非圓覺也圓覺性所有也謂圓覺為性則可謂性為圓覺則執一而廢百矣性無所不在也孟子道性善善自性也而性非善也善性所有也圓覺與善豈足以盡性哉

世人以不如意欲得而失之者為逆境而予莊子曰得者時也失者順也以失為順則世間憂患何自而入哉此古之至人也又曰古者謂是懸解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此正覺所謂當於結心解之一解六亡者是或一道也

佛問文殊如汝文殊更有文殊是文殊者文殊言我眞文殊無是文殊若有二者則二文殊二尚不可而迦葉乃見百千萬億文殊無可擯者若眞文殊何得有幻文殊幻者何幻非眞

支道林說逍遙游至數千言謝東山觧漁父至萬餘言嗚呼多乎哉至言妙道一而足矣一猶為累志言可矣奚以數千萬言為哉此與漢之腐儒說若稽古三萬字何異且漁父一篇文理淺俗非莊子書眉山知其妄甚快人意也

竺法深在晋簡文坐劉眞長曰道人何以游朱門深曰君自見其朱門貧道如游蓬戶予謂深妄生分別未免于自縛也

古老尊宿語言問荅之間未嘗覿面交談也而說法人千里同音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了無差異非得道者能之耶僧問馬祖離四句絕百非師云我今日勞倦不能為汝說僧往問智藏如前藏云我今日頭疼不能為汝說麻谷見章敬遶床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敬云是是谷又到南泉威儀如見敬泉云不是不是龍牙問翠微如何是祖師西来意微云與我過禪版来得版便打牙云打則任打要且無祖師意又問臨濟如前語濟云與我過蒲團来接得亦打

牙又曰打則任打要且無祖師意二三子之談一句一字神交理契冥符暗合如鎔金一範更無餘巧然則所謂禪者可誣也哉

玄以示衆云諸方盡道接物利生忽遇三種病人来如何接得患盲者拈椎豎拂他又不見患聾者語云三昧他又不聞患瘂者教伊說又說不得若接此人不得佛法無靈驗予觀楞嚴會中何那律陀無目而見跋難陀龍無耳而聽殑伽神女非鼻而聞香驕梵鉢提異舌知味舜若多神無身覺觸如来光中映令暫現既為風質其体元無諸滅定盡得寂声聞摩訶

迦葉久滅意根圓明了知不因心念佛法可謂靈驗
也哉
古之真人能以耳視以目聽非其至也視聽不用耳
目而不易耳目之用該可謂至矣
二十七祖云貧道入息不居陰界出息不涉衆緣之
人也生死之所不能制鬼神之所不能得而窺也形
固可使若槁木心固可使若死灰未必動於此矣
古老宿語意玄遠非可以有思惟心世間義理所
能測度然其間自有近人情語句直指心源學者粗
可曉解或得入處如僧教童子讀經畢令持卷著函

內童子曰某念者著什麼處達磨云將心來與汝安
求心了不可得曰吾與汝安心竟道信乞解脫法門
僧璨曰誰縛汝無人縛曰何更求解脫曹溪云不思
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那个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或問
實相慧忠國師云把將虛底來虛底不可得曰問實
相作麼或問邪正曰心逐物為邪物隨心為正白樂
天問何以修心曰心無損傷云何要修李渤疑芥子
納須彌智常云人言使君讀萬卷書身如椰子大萬
卷書向何處著或問如何不被諸境惑藥山云何境
惑汝聽它何礙或問淨土曰誰垢汝問涅槃曰誰將

[illegible]汝大顛問石頭何者是心曰將心來曰無心
[illegible]石頭曰元來有心龍潭以餅餉天皇常留一
餅反以遺之曰是汝將來復汝何咎僧念經雲居問
念者什麼經曰維摩曰不問維摩經念者是什麼經
嚴陽尊者問本來無一物趙州云放下著曰本來無
一物放下个什麼曰恁麼則擔取去或問得个什麼
即休歇去答曰汝得个什麼即不休歇去是或可以
探求妙處然猶未免隔津也
佛言嗔習交衝發於相忤忤結不息心熱發火鑄氣
為炎殺氣飛動故有地獄甚矣嗔忿蹤怒之害於性

而禍于身也真可畏也哉可戒也哉
佛弟子悟知六一亡慕白官若渡因此際會道成所
[illegible]言還同本悟則與末聞無有差別溈山謂香嚴
曰吾說得是之見解於汝眼目何益後因有悟乃曰
先師當時若為我說卻何有今日事也石頭希遷曰
學可求胡受沉淪不逹諸聖求解脫此皆謂文字語
言一切非真學道者貴於自得求其自得亦無所得
乃少近耳
[illegible]者窮諸行空已滅生滅寂滅圓化一切發生求
[illegible]樂水清冷[illegible]沉[illegible]成就以此群塵迷

心從物墮于外道夫是人者非有盜淫貪嗔之過也
而亡失知見違背圓通如此特以其徇物役心耳為
道而不能遠於物難矣哉
見聞覺知湛不搖處念念受熏有何籌筭此湛非真
如急流水望如恬靜流急不見非是無流夫妄念之
纏于心如水之逝未嘗止也不能逐流全一此之妄
想無時得滅況沉着于愛欲之中而可以語學道乎
佛滅度有遺教傳世而大弟子如聞思大士文殊普
賢皆不見所終然是三菩薩咸有大寶坊為大道場
示現聖像或出真身变化神異如海山孤絕處如我

眉山如清凉如天台等凡依歸誠至者皆有所見淨
未曾有而佛自滅度後獨無所謂祥光感應求之不
淨其理

老子出関入流沙不知其所終蓋流沙在西域天竺
在其西才二千里豈古柱史所歸耶

摩訶迦葉久滅意根圓明了知不因心念佛所證如
此然則其所得已深矣一笑而淨法若易然者由此
也夫淨名曼殊解空凡有所說言下便遣了無留朕
如水中月不可執捉如空中雲無所留礙雖八萬四
千常陀謂之未嘗說可也雖寂然無声謂之未嘗默
可也無說無默無亦無也有無非無有有非有非言
所及也

未入地菩薩隨順覺性猶有覺礙過患至于如來照
了諸相猶如虛空則不可議矣若夫居一切時不起
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于無
了知不辯真實吾則不知其為何人如此隨順覺性
也

學佛者云智與師齊減師半德智過子師方堪傳授
予謂士之學道者亦然道德識見以至于文章語言
須向古人中出一頭地方始立淨脚住

西方聖人之書十二部大典之外有雪山如來梵天
蓮華仙人南天竺所說書吉祥跡勸天龍天音声人
非人苦活不飲酒地居天金剛未曾有諸仙苦行觀
虛空一切藥草因捴覺西園常陀典其名雖見諸經
又數百品皆未至中華其間必有說妙法者近世取
經來南洲者絕不聞問恨未盡見也

世間萬事之紛綸萬物之叢脞莫不有定數佛氏發
明出世法知其本因隨所緣出雖恒沙界外一滴之
雨亦知頭數松直棘曲鵠白烏玄皆了元因又自在
主童子修學書筭數印以菩薩筭法筭無量聚衆知

顆粒多少人能算知十方世界種種差別然則非有本因定數佛亦何自而知之一涉于數無有隱顯多寡鉅細則皆得而知之矣蓋象數之外不可測也夫孰有出于象數之外者乎

寓簡卷之七

寓簡卷之八

寓山沈 作喆 明遠 纂

歐陽公晚年常自竄定平生所為文用思甚苦其夫人止之曰何自苦如此當畏先生嗔耶公笑曰不畏先生嗔却怕後生笑

歐陽永叔以讒罷政事呂徽仲時為館職與公書曰巧言簧斐徒成貝錦之文雅行委蛇奚玷素絲之節其謹嚴精確如此文忠深歎服之

王介甫刻意於文而不肯以文名究心於詩而不肯以詩名蘇眉山雖不求名隱然如王三尺明白炤不

可掩黃魯直離莊子世說一步不得

王介甫不以劉子政愛君憂國深切為忠而以楊雄劇秦美新為善是欲使劉氏以天下予莽而推之事叛逆為無罪也可行乎哉

秦熺狀元及第汪彥章以啓賀會之有云三年而奉詔策固南宮進士之所同一舉而首儒科蓋東閣郎君之未有本意求屬對之工非有意簿之也而熺父子怒以為輕已彥章自此得罪羈置湖湘至終身不得還近地語言之速咎蓋有無心而致之者可畏也哉

翟公巽雖為蔡京所汲引然抗直不為屈初代宰相作賀日有戴承表末云衆非后何戴寧傾就望之心無不爾或承求懷毀發之德京讀終篇曰奇文也然無不爾或承對衆非后何戴似乎偏枯欲以臣不命其承易之亦不失承字而稍加親切如何公巽曰勝矣然業已供本竟不易京亦不能奪也未幾又代作天神示現表有云聖神受命穆清告成禹錫祖宗在帝左右顧予湯孫未云在天對越之清廟肅雍之儀前席具言愧宣室鬼神之問京曰周有盛事如此公巽之文真為時而出也公巽徐曰疇昔不命其承抑

云過矣今日為時而出蔵有旨我京雖惡其不遜然尚能容之石林常喜道之

張衡東京賦說鬼甚衆其言侲（音震）子萬童丹首玄製桃弧棘矢所發無臬（切）飛礫雨散剛癉（音）必斃煌火馳而星流逐赤疫於四裔然後凌天地絕非梁捎（切）魑魅斮獝（切）狂斬蜲（切）蛇（切）腦方良囚耕父於清泠溺女魃於神潢殘夔魖與罔象殪（切）計野仲而殲游光八靈為之震慴況䰠（音）蜮（音域）與畢方度朔作梗（音）守以鬱壘神荼副焉對操（切七）刀索葦目察區陬（切）司執遺鬼京室密清罔有不韙此文雖多物

魁然情狀無所寓程汝文公巽作內中大儺文乃有託諷之意其文亦古雅有秦漢間風力

程子山紹興初為史官以狂躁得罪歸蜀還靖州表謝曰為其自作弗靖故使謫居此邦人以能自狀也有為人而不副所期者因答謝牋曰金丸初落曾見紿於能言玉柄𢵧揮笑誤誇其解舞能言鴨陸龜蒙事解舞羊叔子鶴事世說所謂羊公鶴也

王庠應制舉時問讀書之法於眉山眉山以書答云別牋所示老病廢忘豈堪英俊如此責望少年應科目時記錄名數沿革等大畧與應舉者同耳亦有少

節日文字皆被人取去然亦無用也實無捷徑必得之術但如君高才強力積學數年自有可得之道而其實皆命也但卑意欲少年為學者每一書皆作數次讀之書之富如入海百貨皆有人之精力不能盡取但得其所求者爾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且只以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又別作一次求事跡故實典章文物之類亦如之它皆倣此此雖似迂鈍而它日學成八面受敵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也甚非速化之術可笑可笑承下問不敢不盡也前輩教人讀書如此豈膚

淺求速成茍簡無根柢者所能哉此書今集中不載學者當書紳故表而出之

予中進士科後從石林於卞山予時欲求試博學宏詞石林勉予曰宏詞不足為也宜留心制科工夫它日學成便為一世名儒得失不足論也因授予以所編方略又極論修習次第曰天下之書浩博無涯昔有人習大科十餘年業成因見田元均論及論語正義中題曰元均曰曾見博士周生列傳中亦有一二好題合入編次其人駭未嘗見此書也元均笑因取而示之其人慙自以未始學也雖然題目如海中沙

其要有十字而已曰明曰暗曰疑曰顯曰合曰合音蛤曰揭曰拆曰包曰胎不出此十字也予曰暗者何也曰皆言數也猶如因民常而施教是也周官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題曰宇中不見數而藏五與十二於其閒焉此最難測度若明數則如既醉備五福叅有十倫是也曰疑者何也曰堯舜湯禹所舉如何是也疑若唐虞夏商也乃是魏相傳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受詔長樂宮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高帝時自有一貢禹）四人各職一時也又如湯周禍作疑若二代也乃是杜周傳贊云張湯杜周並起文墨小吏迹其福祚元功儒林之後莫及也此為寂巧曰合者何也曰形勢不如德是也子史中相近似者殆十餘處獨此一句在史贊令人捉摸不着雖東坡猶惑之故論備舉諸處以該之也既而嘆曰此學殆廢絕矣吾子勉之或能振舉百年之墜典也予懶墮與世不合無意於求知終不能釋石林之遺意深所歎恨但綴緝記誦麤不全負石林所期耳

為文當存氣質氣質渾圓意到辭達便是天下之至文若華靡淫艷氣質彫喪雖工不足尚矣此理全在

心識通明心識不明雖博覽多好無益也古人謂文滅質博溺心者豈特為儒之病哉亦為文之獘也

作世俗應用之文當如快吏主斷並緣法令應時決遣○甲午十月二日天欲明夢宣尼令作鏡銘中云滐然清明灼彼群昏餘語皆不記

秦檜之既主和謀大帥皆罷兵權賜田宅予為岳侯作謝表有云功狀蔑聞敢遂良田之請謗書狎至猶存息壤之盟會之讀不樂

人之為善須出於無心若有心則非為善其去為惡無幾矣養生家言凡人晨興索衣而侍者誤反衣以

進慎勿出声便接取服之必有大喜讀此者往往信之而不知其旨也清晨榮衛流行法當省節語言祿恬和氣人多急性方著衣欲起而顛倒反覆必将躁怒叱罵則所傷多矣若明以此告之固當知戒然或遇事輙發不能小忍及悟則已有所損矣故為有喜之說以誘之人心幸其有喜必隱忍息怒非實然也

余處窮困百事無成心若死灰掃除諸妄皆已净盡無所願望矣猶然未能忘者尚願逢出世師得安樂法真氣自守内無飢渴和氣自衛外無寒暑衣食所需不復動念耳目聰明思慮清静步履輕健寢寐安

和活一日一月一年百年任其自然如此足矣或者至誠所格仙佛憐念天或賜之未可知也但行往坐卧專精凝想庶其有所遇乎

心息相依息調心静此攝心之至要神氣交養氣定神全此存神之至要

予嘗客寓樓居樓下市声喧雜初若不可耐洗心内聽一二日後寂無所聞蓋與逃空谷者畧無少異以此自悟能從耳根返源則無所往而不静也閙蓋塵耳

庚辰五月十四夜泊舟桐廬郡津亭下一更初惡風猋至山川震動大木盡拔急雨如傾江水湧激大浪高於岸旁屋冒而登岸宿民家屋搖動欲飛去乘声珊珊空中相擊墮至天明然後已移泊津亭上望江外群山天色昏曀濛漾有無中不可見不一瞬間煙開雲霽峯巒層出重疊秀潤若未常有雲物風雨也因浩然嘆曰偉哉造物之功乃能如此今人欲以智謀強取命中所不得有之事意將與造化爭長雄也豈不殆哉

幼時故老為予言汴京宣政間極隆盛時公卿輿服華煥騎從傳呼甚寵覩聽莫不歆艷也有富人居通

衢第宅園池花竹幽深其人不願為官後房声色侈靡自奉養至厚平時不至廳事未常與士大夫相接亦喜讀書議論自高一夕歲暮雪中合樂張宴甚盛子弟侍坐夜久未罷而雪勢愈盛宰相趨朝騶唱過門主人笑曰此輩良苦於國家何所裨益堂堂如此而其中可愧者多矣爾輩宜循分守無妄意功名勢位則當終身無求享此安樂不然生理一壞雖得顯位不免如馬上趨朝輩忍凍矣衮衣繡裳世俗以為榮吾不與易也子泚子曰是蓋富隱者也無羨於功名而未免於多懼尚不若吾貧隱云

吾為兒時見蔡氏京攸父子及王黼童貫梁師成黄皆勢傾天下及靖康之敗屠戮如狗彘夫以非材居大位以非道擅重權未有不亡者也天地四時尚有消息而况於人乎况為非道者乎

客語予曰甚矣子之貧朝不謀夕而有憔悴之色豈知道者耶予曰世莫榮於仕宦而吾以嫉惡為生靈之故明知其及禍奮然為之人莫樂於嗜慾而予發四十九年之非一念勇猛清淨獨寢其視柔明秀慧若脫去疾疢之膏肓也夫二事者吾不以為難而况貧賤者曾足以動吾心乎

予沈子老矣無田可耕無園可鋤無屋可處大率皆無耳更願於身無病於心無念於人無往還於世無交涉於妻兒無愛恋則亦於死生無凝滞矣天地萬物同歸於無豈不快哉

予行信州豊城欲訪靈鷲巖洞未至十里小休於道旁民居會其家飲客方起須臾有一耕夫來就主人飯饑檥荷田具主人憫其勞且飢謂曰飯未及炊也有餘客所飯肉餅爾姑餘之農夫忻然懷之而出主人問何往則曰我老母年七十啖麄飯耳此盛饌我作苦雖餒甚不忍嘗也将以饋吾母故不待飯而往耳予聆其言竦然為起嘆曰此農夫耳而知孝其親非由學問而能然也蓋天下之性本皆如此有物敗之故不能充其性耳世之有愧於此農夫者多矣其人姓王氏

人而無心能使物亦無心狎漚是也物之無心亦能使人忘心觀水與月塵慮亦為之澄靜也

周世宗嘗疑涇帥史懿欲叛密詔晉州節度使楊廷璋使陰圖之廷璋明其無他懷詔書見之懿曰死不敢辭乞免妻子廷璋屏左右語之曰吾以百口保君君單騎入朝可也懿從之遂得免禍及宋有天下廷

璋猶在晉監軍荆罕儒者疑廷璋周之戚里近親也欲殺之以為己功每見必衷甲懷刃廷璋知之待以誠心略無疑畏會春日當宴罕儒夙興尚早徘徊獨語曰事久變生今日不可失也因假寐恍忽如夢有神人謂曰廷璋忠實無異志不可妄殺驚覺汗下悔泣擲刀於地徑造廷璋再拜謝過具告所夢廷璋愕然曰有是哉吾昔日亦夢神人來告曰汝有陰德天固報汝吾為汝解監軍之禍可保無虞也吾夜半起坐命門客書幅紙記之方欲與君語而未敢也因探諸懷以示罕儒其所言神人容貌衣冠飾履無差焉

二人相持而泣如交終身嗚呼異哉世所謂陰報者
豈誣也哉豈可忽也哉

衡山南嶽祠宮舊多遺跡　徽宗政和間新作燕樂搜訪古曲遺声聞宮廟有唐時樂曲自昔秘藏詔使上之得黄帝塩荔枝香二譜黄帝塩本交趾来獻其声古樸棄不用而荔枝香音節韶美遂入燕樂施用此曲蓋明皇為太真妃生日樂成命梨園小部奏之長生殿會南方進荔枝因以為名者也中原破後此声不復存矣又傳舊宮廟臺門屹立中天氣象雄傑其西掖門常以兩鐵礎重各千鈞措門不得妄啓遇

國家出大兵有所征討則遣中使祭告用武士百人移鐵礎視出兵之數凡兵出幾萬則啓門若干尺寸法甚嚴不得少差大約不過尺餘事畢又遣使告謝武士舉鉄礎塞門如故後有廟火如此皆莫知其所謂也自廟焚之後礎亦莫知所在此例亦廢矣

寓簡卷之八

寓簡卷之九

寓山沈　作喆　明遠　纂

衡山有道人本書生棄家隱山中一旦入城市藥故人忽見之怍其神氣清明問其何為對曰佩蕙紉蘭已是青山獨往採芝食栢終當白日上昇故人邀飲酒倏不見

杜子春苦貧遇老人於西市與錢三百萬用盡又與一千萬復盡又與三千萬曰此而不悛貧在膏肓矣園叟張老與韋義方金二十鎰又與一故席帽令於楊州北邸賣藥王老家取錢一千萬李生遇二舅令

持拄杖於波斯邸取錢二千萬世間有如許閑錢而貧者求一个不可得張景藏謂馮元常於相法取錢愈多則言愈進婁師德性自不貪使其取錢必敗盧悰慎雖貴尚貧死忽復生曰冥司有三十爐日夜為張說鑄横財我無一焉貧富信有定命也哉

李文饒一生食萬羊而世有終身不知肉味偶得一肉而夢羊踏破菜園者命不同也野人樵深山中見巖間有古甕者攀援視之有黄金滿中而欹側將傾地上遺錢五百野人驚喜慮其散失取大石盡力擔甕甚安密記其處因持錢以歸買飯令子孫飽食將

勠力盡取爲既至前處則失甕所在傍有老翁語之
曰此神所秘藏以鎮此山歲久將崩故以錢五百傭
汝揞甕耳因忽不見夫物之不可妄取也如此神物
示見將以戒夫世之貪求非分者非爲戲也雨斷渭
橋路齧蠹薦福碑信有之矣

路允迪公弼政和中奉使三韓舟行海中忽見黑山
涌起波間山頂有光如兩日並出者官吏大恐舟師
曰此大龜出遊兩日者其雙目也當急以三牲祠之
公弼口占祝詞率官屬焚香再拜投牲良久乃沒又
予嘗遊覲海上至補陀山望見海中數十里外有旌

旗如軍行數萬騎者洎湧東下問其人曰此大魚耳
旌旗狀者蓋鱗鬣也須臾稍近山石爲之震動偶閱
宋史見其所載罽賓國天神祠前有一魚脊骨之小
竅中通騎馬往來因記憶前二事書之天地之間亦
何所不有哉

唐時猶有神仙劍客俠士游於世如非非子夜半擊
劉從諫斷其護項玉環聶隱娘竊取劉昌裔卧内㕌
懷金盒王敬弘山僕夜半入長安城取綉裝琵琶因
獲禁中玉枕三鬟女子潘將軍玉念珠於慈恩塔相
輪上皆受劍術為俠尚氣報怨者近世不復見亦無
傳焉

宣和間執政鄧子常家有一女子絶色然其性乖異
多獨處寡笑言覧鏡塗粧欲半輒止未嘗竟也年十
五六時未敢議親一日見僕爲司供張堂上有盛幄
幕大竹籠甚新潔忽命取籠觀之又令汲水數斛滌
之出錦數段令表裏底蓋皆施重錦襯之極穩帖入
坐籠中出甚喜因留籠卧内時時坐卧其間雖父母
乳媪皆莫曉其意歲餘盛夏有大風雨至女蒼皇入
籠且命覆之震霆一声煙霧充塞異香聞於内外良
久視之則已蛻去有空殼存焉耳鄧氏畏事極祕之

柙其蛻而藏之親戚知者皆不敢問

淚北地郡靈州縣在河之中隨水高下未嘗淪沒號
曰河奇又東坡作濠州浮山洞詩曰人言洞府是龜
宮升降隨波與海通共坐船中那得見乾坤浮水水
浮宮其注云洞在淮上夏潦不能及而冬不加高故
人疑其浮也又今吳興郡南門外十里許大溪中有
小洲廣一畝餘其上生草樹鬱然亦隨水高下名曰
浮玉山見於圖經舊矣予鄉里也無歲不過其傍視
之信然雖大水泛溢高岸皆淪溺而洲不沒旱歲溪
流益減沙石俱露而此洲不增高也亦靈洲之類歟

天地之間萬物回薄震蕩相轉其理自有不可曉者武臣謝石者蜀人善相字言人禍福多中宣和中至汴京徽皇聞之戲書朝字令中貴人密授其客繆以已意持問之一見輙再拜曰上天奎壁之文萬壽之象也客曰毋妄言石曰朝字者十月十日生帝天寧節也客歸語中貴人具以聞徽皇異之召見蔡京為言晚節當誅京大怒奏石訕侮付開封府杖而逐之紹興中石押馬綱至行朝又以其術動朝士相一字至萬錢其言巧發奇中予鄉丈人錢元素自外任召對見石書請字示之石曰君其為監察御史乎請字

言貴未全也已而果然如此類甚衆予謂世間萬事無非寓也能以無心而觀所寓焉其有以知之矣石何足以知此亦偶然耳

秦州宣和間有一士人家書室中忽然見小虵文章陸離蜿蜒几格間見人不驚畏不敢傷也每日惟巳時則見至午乃隱去日日如此士人異之不能名也因伺其至則捕之置鐵絲籃中逮午觀之則堅冷化為石矣其質巧妙天成雖鬼工不能加也明日巳時則復蠕動既又復為石而盤伸蟠結之狀日日不同士人寶畜攜來京師見中人梁師成師成嘆曰此神物造化之所寓也禁中有玉鼠玉兔或以其時見則其物也士遂獻之

○羲獻以書名世無間然矣然王氏一門自多能書者如丞相導大司馬敦太保弘太子詹事筠荊州刺史廙丹陽尹僧虔黃門侍郎渙之會稽內史凝之豫章太守揄之中書令恬領軍洽散騎常侍徽之東海太守慈特進曇首衛將軍珣中書令珉皆世受筆法往往造微入妙蓋平居見聞習熟易為工不作難也予觀後魏盧志與其子諶皆法鍾繇者子孫累葉世有能名至邈已上兼善草隸伯源尤諶家法白馬公崔弘工衛瓘体其家亦多名翰浩為

敘善故魏之工書者有崔盧二門亦王氏之比耶然王氏家學才華尤著非特書之一藝而已王筠自叙云世傳安平崔氏汝南應氏其家相繼以文稱然不過二三世而已非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人人有集如吾門之盛者也考其言信然

筆法自蕭翁以來模寫比擬取諸物象始盡其妙如為心畫傳神也謂鍾元常行間茂密如雲鵠游天群鳬戲海王右軍如龍跳天門虎卧鳳閣張芝如漢武好道馮虛欲仙羊欣如大家婢為夫人舉止羞澁終

不似真蕭子雲如危峯阻日孤松一枝荊軻負劍錚力難當李鎮東如芙蓉出水文采鮮明索靖如王謝子弟縱復不端爽有一種風氣獻之如河間少年舉体沓㧌不可奈何王僧虔如飄風忽舉鷙鳥乍飛阮妍如貴游失品不復排斥英賢王褒㥄斷風流孰不稱貌所宜官如朋羽未息舉翮白退陶隱居如吳興小兒形質未成而骨格峭拔具施如新亭傖人一往楊州出語便意態生袁崧如深山道士見人便退縮張斯如辯士對揚獨語不回行必會理又書苑謂衛夫人如玉臺水瑾臺月婉然芳樹穆若清風逸少飛白霧縠卷舒煙空炤灼索靖草書絕世名曰銀鉤張旭謂楷河南用筆如印印泥如錐畫沙又謂草書孫蓬自振驚沙坐飛亞栖自謂飛鳥出林驚蛇入草懷素得古釵腳魯公得屋漏痕寶泉謂李斯釵頭屈玉𨄅足垂金凡此不唯取像工妙親切語亦甚奇或類滑稽可喜又有常續九品書李嗣貞書評等議論不及于前矣

王僧虔工書當宋武世常用拙筆書以拙見容至齊高帝與論書則誦言曰臣正書第一草書第二陛下草書第二而正書第三臣無第三陛下無第一其言

不讓畧無隱情盡以齊高帝比宋孝武為不忌嫉臣下故也書小伎耳人主自賢而嫉能至使其臣下有隱情避禍者況天下事治亂成敗聽言用材之間有大於此者乎故欲盡人之能者莫若至誠而有容也學書者謂凡書貴能通變蓋書中得仙手也得法後自变其体乃得傳世耳予謂文章亦然文章固當以古為師學成矣則當別立机杼自成一家猶禪家所謂向上轉身一路也

鄴臺瓦皆雜金錫丹砂之屬陶成先大父得其遺瓦完全不毁琢治之為方研愈薄而益堅緽膩而庶容入墨而宜筆金砂之性猶存故水漬之而不燥真奇物也世所傳用厚若塼而燥者皆僞物也

歸退之嘗得李陽冰家所藏科斗孝經及漢衛宏官書兩部至寶蓄之以歸公好古書也而卒以歸歐公又嘗得古畫人物曲極其妙謂非一工人所能運思蓋集衆工之所長雖百金不頋易以趙侍御之所親摹也而卒以予趙君此二物皆世之寶而退之不難以予人退之可謂不溺于多愛者矣今人有蓄書畫者往往耳剽不識真所藏未必善非古人合作也而荷固什襲不忍出以示人至不敢自展玩可謂陋且

愚矣

昔賢謂見佞人書跡入眼便有睢盱側媚之態惟恐其汙人不可近也予觀顏平原書凜凜正色如在廊廟直言鯁論天威不能屈至于行草雖縱横超逸絶塵猶不失正体未必翰墨全類其人也人心之所尊賤油然而生自然見異耳

唐李嗣真論右軍書樂毅論太史箴体皆正直有忠臣烈女之像告誓文曹娥碑其容憔悴有孝女順孫之像逍遥篇孤鴈賦跡遠趣高有拔俗抱素之像畫像賛洛神賦姿儀雅麗有矜莊嚴肅之像皆見義于

成字予謂以意求之耳當其下筆時未必作意為之也亦想見其梗槩云耳

李陽冰論書曰吾於天地山川得方圓流峙之常於日月星辰得經綸昭容之度于雲霞艸木得沾布滋蔓之容於衣冠文物得揖讓周旋之体於耳目口鼻得喜怒慘舒之態於蟲魚鳥獸得屈伸飛動之理陽冰之於書可謂能遠取諸物所蓄富矣萬物之变動造化之生成所以資吾之用者亦廣矣豈惟翰墨為然哉為文亦猶是矣

書固藝事然不得心法不能造微入妙也唐文皇嘗妙於翰墨常病戈法難精乃作戩字空其右而命虞永興填之以示魏鄭公曰朕學世南似盡其法鄭公曰天筆所臨萬象不能逃其形非臣下可擬然惟戩字戈法乃逼真太宗驚歎學之精鑒之明廼至于此作字尚耳况於修身學道為國為天下立大事而可以苟簡鹵莾姑息而為之有不敗者乎鄭公之鑒裁可謂入神矣

曾南豊跋漢武都太守李翕郙閣西狹頌稱翕嘗令渑池有黄龍白鹿之瑞其後治武都又有嘉禾連理之祥皆畫其像刻石在側蓋建寧四年也子固云

近世士大夫喜蓄畫自晋已來名畫有存于尺帛幅爵者皆寶之而漢畫則未有得之者及得此圖然後始見漢畫也子固之說云耳然予見王逸少帖云成都學有文翁高朕石室及漢太守張收畫三皇五帝三代君臣與仲尼七十弟子畫皆精妙可觀予後因從蜀人求館本晩乃得石刻信如逸少言然則石室之畫又先于武都矣子固蓋未之見耶凡畫之妙欲得其神覩耳刻之於石則如影耳猶可以槩見其髣髴而巳

或問韓幹畫馬何所師幹曰内廐馬皆吾師也此語

甚善夫馬之俶儻權奇化若鬼龍為友者其精神如電走風馳殆不可以心手形容惟静觀其天機自然處或有以得其生成駿逸之態若區區求之于筆墨之間所見已無生氣矣九方臯賞其神俊而遺其牝牡玄黄者得此道也

唐天寶中有尚書郎張璪性喜繪畫多出意象之表松石尤奇東宮庶子畢宏亦以韻度擅名一時然亦見璪輸墨未嘗不心服因師問璪筆法所受璪曰吾外師造化中得心源宏驚歎而已予謂璪之言豈特畫哉蓋亦為文之妙旨常以神遇以天合不以口耳耳聽者也豈求之筆墨形似之間哉此二語可謂名言矣

寓簡卷之九

寓簡卷之十

寓山沈作喆明遠纂

草木之㝡香者如沉水旃檀龍腦蘇合薰陸欝金蘑蔔薔薇素馨末利雞舌之屬皆産於嶺表海南南海集云雷化已南山多苓苓轝香芬芳襲人動或數里予嘗推其理火盛於南方實能生土土味性甘而臭香其在南方乘火之王得其所養英華發外是以草木皆香此實理性之自然者而前此說香自范蔚宗以下未嘗有及此也黄帝書言丘氣香氣湊脾古人固知之矣楞嚴云純燒沉水無令見火此自佛以來燒香妙方也

史稱林邑國産沉水木歲久樹身朽腐剝落殆盡其堅實不變者勁如金石是為沉水香又唐本草注云沉水香出天竺單于予觀近世以香著書者皆不稱三國而獨出南海瓊管黎母之地其外則占城真臘三佛齊大食等國而林邑天竺單于無聞焉豈歲久土氣變遷或者所産不留抑又蕃舶之征過於侵刻遂不復至中華耶凡香之至美至善者惟真臘真臘之又善者曰緑洋香中之尤物也

予官維揚春暮縱觀芍藥真一時勝賞蕃釐祠殿之

倒有老圃業花數世矣一日以花來獻予售以斗酒
因問之曰人知賞花耳吾欲知芍藥之根所以赤白
有異種耶曰非也花過之後每旦遲明而起斷土取
根洗濯而後暴之時也遇大晴日色猛烈抵暮中濕
皆燥斷而視之雪如也儻遇陰雲表裏滋潤信宿然
後乾色正赤無疑矣蓋得至陽之氣則色白而善補
醫家用之以生血而止痛其受陽氣不全者則色赤
而善瀉功用不侔自然之理也醫家未有能知此者
又云洗花如洗竹非用水也芟取其病根蟻螘蚯蚓
蠧食之餘耳其言甚有理又云吾自高曾世傳種花

但栽培及時無它奇巧蓋以不傷其性自得天真故
根撥耐久近世厭常而反古專尚奇麗吾為衣食所
迫不能免俗乃用工力智巧剪剔移徙雜以肥沃藥
物澆灌花始變而趣時態十有七八異於常品矣然
不能久遠經數歲輙瘦悴縱未朽腐而花力盡矣蓋
先世之所能者天也吾之所能者人也人豈能勝天
者耶故視吾花有慙色也此言又似知道者
識謎君子所不免然不至於虐則善矣大抵譏誚之
語先發者未必切害而報復者往往奇險深酷西晉
毓為嘗詣郡郡將姓陳戲問正能君去崔杼幾世邊

答曰民之去杼如明府之去陳恆可謂敏矣
梁張率不治生事嘗遣家僮載米三千斛還京既至
遂耗大半問其故曰雀鼠所耗也率笑曰壯哉雀鼠
竟不詰問沈存中嘗游會稽登天寧寺觀鰻井水之
虧盈日與海潮相應中有靈鰻人罕得見存中偶見
之與客語其事且曰鰻之狀若蜓柱然客曰好飯鰻
子謂張率載米之僮正用著天寧之鰻也
酒客為令以詩一句影出果子名類度語如云迢迢
良夜惜分飛是清宵離清宵離者青消梨也又云黃
鳥避人穿竹去是山鶯逃山鶯逃者山櫻桃也又云

芰荷翻雨浴鴛鴦是水淋禽水淋禽者水林禽也但
恨語太俗群飲者出令曰迅雷風烈烈風雷雨報曰
絕地天通通天地人或又曰吾得坤乾乾坤得位
汴京時有戚里子邢俊臣者涉獵文史誦唐律五言
數千首多俚俗語性滑稽喜嘲詠常出入禁中善作
臨江仙詞末章必用唐律兩句為謔以調時人之一
笑徽宗朝置花石綱取江淮奇卉石竹雖遠必致石
之大者曰神運石大舟排聯數十尾僅能勝載既至
上皇大喜置之艮嶽萬歲山下命俊臣為臨江仙詞
以高字為韻再拜詞已成末句云巍峩萬丈與天高

物輕人意重千里送鵞毛又令賦陳朝檜以陳字為韻檜亦高五六丈圍九尺餘枝柯覆地幾百步詞末云遠來猶自憶梁陳江南無好物聊贈一枝春其規諷似可喜上皇容之不怒也内侍梁師成位兩府甚尊顯用事以文學自命尤自矜為詩因進詩上皇稱善顧謂俊臣曰汝可為好詞以詠師成詩句之美且命押詩字韻俊臣口占末云用心勤苦是新詩吟安一个字撚斷數莖髭上皇大笑師成愠見諧俊臣漏泄禁中語責為越州鈐轄太守王嶷聞其名置酒待之醉歸灯火蕭踈明日携詞見帥叙其失落之狀末云挪窓模户入房来笙歌歸院落灯火下樓臺蕭閑有妓秀美而肌白者詞云遥知不是雪為有暗香來又有善歌舞而体肥者詞云只愁歌舞罷化作彩雲飛俊臣亦頗有才者惜其用工止如此耳

司馬温公薨時程頤以臆說歛如封角狀東坡嫉其怪妄因怒詆曰此豈信物一角附上閻羅大王者耶人以東坡為戲不知妖亂志所載只兖鄉事已有此語東坡以比程之陋耳坡每不假借程氏誠不堪其迂僻也

貢禹云年老貧窮家貲不滿萬錢妻子糠豆不贍短褐不完大馬之齒八十一血氣衰竭凡有一子年十二禹自言如此是正七十時始生此子也禹非但不能諫國亦不善養生然猶白恨血氣衰竭

先大父官會稽時儀椽謝某踈雋尚氣好直言而士曹王某者挾勢險傲恨謝不下己譖於太守將誣按攻之深文先大父為辯白得免猶以公罪罰俸謝至荅廳揪髯自若而士曹者以進奉王祿得賜緋魚同口受命誇炫甚喜因謝曰謝儀椽之刑書薄乎云爾謝應声曰王士曹之章服赤也何如自通守下數十人無不絶倒王愁甚不能出一語聞者莫不快之

蘇起卿尹姓曰丑雖有足甲不全身見君無口知伊少人劉原父嘲吃者云本是呂家又為非類不聞雄声唯聞艾氣謂周昌韓非楊雄鄧艾皆病吃此亦善謔也蔡君謨戲謂陳亞有心終是惡亞應声云蔡襄無口便成衰可謂名對君謨大不樂近乎為謔矣機到語不覺自至不可遏也

有故人喜詼諧見人家後房或北里倡女多隱諱年歲往往不肯出三十以上故友戲謂曰汝等亦有裁年恩例盡被燒丹學仙道人買去益道士多矜誕動輙年數百歲耳

雲麓漫鈔四卷

（宋）趙彥衛撰

明王氏鬱岡齋鈔本

雲麓漫鈔十五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宋趙彥衛撰。彥衛字景安，紹熙閒宰烏程，又通判徽州。此書有開禧二年序，自署新安郡守。其所終則不可考矣。據自序，初名擁鑪閒記，本止十卷，先刻於漢東學宮。後官新安，併刻後五卷，始易今名。案文獻通考載雲麓漫鈔二十卷，又續二卷，與自序不符。豈其後此十五卷之外又有所增，抑通考誤十卷為二十卷，誤續五卷為二卷也。世傳朱彝尊曝書亭所鈔宋本乃止十卷，是此書原非一本，未能斷其孰是矣。書中記宋時雜事者十之三，考證名物者十之七。其記事於秦檜父子無貶詞，而枉殺曲端一事，遺張浚而獨歸王庶，又稱勘端反狀，殊為曲筆。其考證頗為賅博，中有偶然紕繆者，如謂論語輯而後集，當非一雜，不知詩如集于木，春秋外傳獨集于枯，家語有隼集于陳庭，皆非聚栖義也。謂魏之如姬乃取尊如王姬之意，不知古有如姓，而宋玉之賦神女，呂不韋之奉異人，戰國之時以姬為媵侍美稱久矣。他如芙蓉花根為斷腸草，乃陶宏景名醫別錄之說，而引為老圃之言，以解李白詩。周禮冬官散在五官，乃俞庭椿復古之說，而矜為獨見。至於以孟婺為元冥之配，以阿房宮之阿為阿嬌阿連之阿，以詩不顯文王證太宗派下趙不裒等命名之非，而壽亭侯印一條，與三國志剌謬。米元章評書一條，與所作書史互異，皆不能知其依託，均為瑕纇。然而辨十八學士圖乃欽宗書賜張叔夜，李綱誤題為閻立本，又開元亦有十八學士，不止太宗。辨以黑為盧，即尚書盧弓之訓，非北方土語。辨行香非國忌之禮。辨史記龜策傳諸兆之名。辨王獻之保母墓磚之偽。辨博古圖誤駁三禮圖。辨王莽律權石。辨羅靖碑非父子同名。辨墓祭已見周禮。辨蕭翼無賺蘭亭事，皆言有根據，足資考核。至於呂大防長安圖，原書已佚，此存其概。唐制科之名目，與宋送迎金使之經費，皆史志之所未詳。自序以為可敵葉夢得避暑錄話，殆不誣也。

地山新得此鬱岡齋鈔本遣出曲江從之假閱
攜至西湖以校稗海本改正增補四百七十餘字是
書從此始可讀矣
癸丑十二月初十日沈坊記於小萬柳堂
是日與唐元龍探梅雲棲詣靈隱
寺登韜光庵坐冷泉亭紅梅欲綻
翠竹生新晴暖猶如初春轉暄矣
地山云不獲同游錫此詩慊也
鬱岡齋鈔本多訛字紙幅又窄世重宋書以佳傳龍以鈔本行款
与此同按語以無養瑞地山所有歷史三表四有在處也日當已一
經校方家流者來也　沈坊再記

雲麓漫抄卷第一

雲麓趙彥衛景安

唐有三院御史侍御史謂之臺院殿中侍御史謂之殿院監察御史謂之察院太常寺有四院天府院御衣院樂懸院神廚院皆子司耳五代有樞密院鹽鐵院糧料院等品秩亦不高　本朝樞密本兵禮均二府又有學士院舍人院為兩制下則糧料審計進奏官告登聞檢鼓是為六院皇子之居謂之某王宮王子則分院世俗目之曰宮院僧寺亦賜名院而院之為義始不一矣

唐人多稱使郡守一職也以其領兵則曰節度治財賦則兼觀察以至河堤處置功德之名故楊國忠領四十餘使下逮州郡莫不然其名猥雜　本朝多稱官如提領官參謀官檢討官參議官考校官覆考官詳定官參詳官判官推官下至吏胥則有通引官專知官孔目官直省官走卒則有散從官流外有刻撑官陰陽官軍校有輦官天武官之號推其原亦本於唐

上古結繩而治二帝以來始有簡冊以竹為之而書以漆或用版以鉛畫之故有刀筆鉛槧之說秦漢末用縑帛如勝廣書帛內魚腹高祖書帛射城上至中世漸用紙趙后傳所謂赫蹏者注云薄小紙然其實亦縑帛蔡倫傳用縑帛者謂之紙縑貴簡重不便於人倫乃用木膚麻皮等則古之紙即縑帛字蓋從糸云故今人呼書曰

策子取簡冊之義又曰第幾卷言用練素也江南竹簡
麼州作韖版尚髣髴古制盧仝詩云首云諫議送書至
白絹斜封三道印豈唐人又嘗絹封書耶
靖康元年趙子崇知寧陵縣
徽宗既遜位過亳州燒香道由其邑賜金帶趙時服緑
許於緑袍上繫
盤庚將治亳商三篇之書諄諄訓誥既言其不得已又言
諸臣之先以誘之三代之臣皆世族大家枝葉扶疎根
株盤固如魯三桓鄭七穆是也
本朝尚科舉顯人魁士皆出寒畯觀此可見世家氣象
呉志天璽元年呉興陽羨山有空石長十餘丈曰石室郡

表為瑞還兼司徒董朝兼太常周處封禪國山大赦改
元年為天紀即前所云水洞是也山後有封禪碑土人
目曰囤碑以其石圓八出如米廩六字盡奇古歳久多
磨滅訪得舊刻以今文寫之前缺卅六字之缺二字于兹
格于上下光被八幽蠉飛蝡動無不歸仁是故缺十四字路
缺七字上尊缺廿七字靡不違假民用丕作於是缺一字丞相缺一
字太常缺一字奉迎缺六字率禮備儀尊敬缺十九字宮缺廿四字所
臨非徊西巡遂基大宮王燭缺三字潭缺一字清萬民子來
不日缺六字延頸跂足缺三字來庭柔服以仁缺四字曰巽不
瑕缺一字觀六經旁貫百家思該道根數世僕遲大緜朱
光闓立東觀缺三字言建論墳典采詢徵闡窮神極化無

幽不闡畢逸遠佞寘罪宥形尊道尚功嘉善矜弱哀眩
愍凶缺二字朽枯上天感應缺五字蹉作祐升持發神書靡
受籙圖玉璽啓白神寶神人指授金冊青玉符者四日
月抱戴老人星見者一十有七五帝瑞氣黄旗紫蓋覆
被宮闕顯著斗牛者一十有九麟鳳龜龍銜圖負書三
十有九青蛇白虎丹鸞騶魚鳥二十有二白虎白麞白
鹿白兔三十有七白雉白烏白鵲白鳩一十有九赤烏
赤雀二十有四白雀白鷰二十有七神魚吐書白鯉騰
船者二靈絮神蠶彌被原野者三嘉禾秀穎甘露凝液
六十有五殊幹連理六百八十有三明月火珠璧流離
三十有六大貝餘眠餘身七十有五大寶神璧水青穀

三十有八玉燕缺字玉羊玉鳩者三寶鼎神鍾神鑊寶硯
神高三十有六石室山石門石印封石羊缺二字石缺二
天讖彰石鏡光者一十有七孔缺一字頌歌廟靈缺二字者
三缺一字石缺二字湖澤門通應讖合謚者五神缺二字僮雲
母神女告徵表祥者三十有七靈夢啓讖神人授書著
驗缺二字者十祕記讖文玉版記真者缺一字玉刀玉印文
采光發者八缺二字玉琯玉環玉璩玉鉤玉稱珠輝異色
者三十有三五尊玉盌玉盤玉璧清潔光郎者九孔子
河伯子胥王缺一字宣言天平地成天子出東門鄂者四
大賢司馬徽虞翻推步圖緯甄匱啓緘發事與運會者
三其餘飛行之類植生之倫希古所覯命世殊奇不在

瑞命之篇者不可稱而數也於是旗蒙協洽之歲月次
陬訾之口日惟重光大淵獻行年所值實惟茲帝出乎
震因易賁著遂受上天玉璽文曰吳真皇帝玉質青黃
解理洞徹拜受祗遊風夜惟寅夫大德宜報大命宜彰
乃以崇也涒灘之歲欽若上天月正革元郊天祭地紀
號天璽實彰明命於是丞相沇大尉璆大司徒燮大司
空朝執金吾脩城門校尉歆屯騎校尉悌尚書令忠尚
書昏直晃昌國史瑩覈等僉以為天道玄默以瑞表真
今衆瑞畢至四表納貢幽荒百蠻浮海慕化九垓八埏
罔不被澤率按典繇宜先行禪禮紀勒天命遂於吳興
國山之陰告祭刊石以對揚乾命廣報坤德副慰天下

喁喁之望焉中書東觀令史立信中郎將臣蘇建所其
文大篆言符瑞初無可取故備錄之以見皓之亡有自
矣

韓退之南溪詩據張籍祭文蓋絕筆於此當時同集者賈
島集中有同韓侍郎泛南溪詩籍詩云坐有賈秀才蓋
島也二公實同為此遊二集可互見

周禮鼓人以雷鼓鼓神祀靈鼓鼓社祭路鼓鼓鬼享鼖鼓
鼓軍事鼛鼓鼓役事晉鼓鼓金奏鄭氏注云雷鼓八面
鼓也靈鼓六面鼓也路鼓四面鼓也鼖鼓兩面鼓也鼛
晉鼓不言幾面則一面無疑矣故樂府用其說乃作一
鼓而八出或六出四出不惟不能考擊所謂兩面者但
以兩頭有革者便為兩面則鼛晉與鼖鼓無別矣陳祥
道禮書釋云八面六面四面由言八枚六枚四枚按周
禮韗人為皐陶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
鼖鼓為皐鼓長尋有四尺鼓四尺倨句磬折鄭司農云
鼓四尺謂面四尺司農去周不遠其言當有所據不應
前後自異則八面六面四面兩面從可知矣皐有磬折
之勢而禮家反不以此為據何耶

古有九州秦漢分置郡縣東漢志仍以九州總之唐改郡
為州統以十三道使　本朝多仍唐舊有一州而四名
者如會稽郡名越州名紹興府名鎮東軍額有一郡而
三名者如吳郡名蘇州名軍與府名皆曰平江有一郡

而二名曰如毗陵郡又曰常州之類是也又有名實互
而難別者如潁州曰順昌府許州曰潁昌府之類

祖宗時三衙軍兵每年揀太下諸郡養老皆優其祿諸郡
亦得以守倉庫紹興中沿江大屯做此淳熙間劉邦翰
侍郎乞祇汰在本軍給半糧自是諸軍始有老疾之人
而視廩亦多遂有食不足之嘆

紹興甲寅乙卯間劉麟導虜南侵時　車駕駐平江有趙
九齡者英士也請決淮西水以淮虜營朝廷不能用已
而韓世忠得虜酋約戰書曰聞江南欲決淮西水以
浸吾軍書到之明日虜實退師當時但以為却敵之功
殊不知九齡之力為多

唐制起居郎起居舍人在紫宸內閣則夾香案立殿下直第二螭首和墨濡筆皆即坳處時號螭頭所謂螭首者蓋殿陛間壓階石上鐫鑿之飾今僧寺佛殿多有之或云唐殿多於陛之四角出石螭首不應史云殿下第二螭首也

唐三司使有三見鞫獄以尚書侍郎與御史中丞大理卿為三司使中葉以後有三司使總戶部鹽鐵度支皇太子監國則詹事左右庶子亦號三司使

唐書志道士女冠僧尼見天子必拜今之不拜未知起自何時

儀制宰臣使相出使到闕百官城外祗見贊請對拜前期

鬱岡齋藏書

差知班申如不判請不集字即申三省及報百官元祐元年四月文潞公以致仕官不欲依儀制有旨特許書判字

國朝例崇政殿試舉人景福殿考覆自熙寧後以邇殿增置內帑庫屋難以就置幕次遂移於集英殿見哲宗御集

唐國子祭酒李涪刊誤云短書出晉宋兵革之際時國禁書疏非弔喪問疾不得行尺牘故羲之書云死罪是違制令故事也啓事論兵皆短而緘之貴易於隱藏

故事百官入朝並乘馬政和三年十二月十一日以雪滑、特許暫乘車轎不得入宮門候路通依常制自渡江後方乘轎迄今不改

建炎中興張韓劉岳為將人自為法當時有張家軍韓家軍之語四帥之中韓岳兵尤精當時於軍中角其勇健者令為之籍每旗頭押隊闕於所籍中又角其勇力出衆者為之將副有闕則於諸隊旗頭押隊內取之別置親隨軍謂之背嵬悉於四等人內角其優者補之一入背嵬諸軍統制而下與之亢禮犒賞異常勇健無比凡有堅敵遣背嵬軍無有不破者見范參政致能說燕北人呼酒瓶為嵬大將之酒瓶必令親信人負之范嘗使燕見道中人有負罍者則指云此背嵬也故韓兵用以名軍嵬即罍北人語訛故云韓軍誤用字耳

鬱岡齋藏書

朱勔之父朱沖者吳中常賣人方言以微細物博易於鄉市中自唱曰常賣一日至虎丘主僧聽其聲甚驚出觀之但見憩於廡下延之設茶語以它日必貴自是主僧常周給之其子勔有幹材蔡太師憩平江沖搆以見蔡因得出入門下被使令再入相京屬童貫以軍功補官遂取吳中水窠以進并以工巧之物輸　上方就平江為應奉局百工技藝皆役之間以金珠為器分遺後宮宮人皆德之譽言日聞遂取太湖巧石大者尋丈皆運至闕下又令發運司津置謂之花石綱勔與其子汝賢得以自恣每還吳中輒稱降　御香張錦帆郡縣官鼓吹以迎之勔所衣錦袍云徽宗嘗以手撫之繡御手於

袍上宣和乙巳秋降香過泗州宫吏迎見汝賢傳旨揮
到城中相見及至亭適名又云承宣歇息久之再適曰
睡著矣是冬金人入寇劭父子以小舟東下不敢見人
〻亦不往見旬日聞京師權貴與內侍來者頗多往〻
衣皁衫行於市又數日云　上皇已在發運衙人初不
信但見坐船一泊於河步緋幕張於船前問之果然又
數日軍馬方至街上皂衣人益多所聞貴倖皆在邑童
貫亦坐帳中續又聞高俅於南山把隘　徽宗幸發運
衙城上亭觀漁又旬日始移幸浙中都人下者愈衆方
知虜已逼城南京遣兵來侍衞虜退師　上皇還京師
往來皆親至泗州塔下燒香施僧伽鉢盂袈裟至親著

藝岡齋藏書

於僧伽之身初普照寺太平為神霄宫至是　御筆責
圖以半還之寺僧皆歡喜鼓舞　上皇初至已將寺之
緊要屋退還及回所還益多道流盡折去窓戶之屬及
再還併所折悉取去道流褫氣矣　靖康初劭等始被
行遣籍入其家云
當塗當水陸之衝素無城壁建炎三年八月得　旨剏築
時先公為呂丞相辟督其役儒林郎當塗令鍾大方朝
散郎知蕪湖縣周方將朝散郎繁昌丞趙士虎主部夫
儒林郎司理叅軍王儔都壕寨欲以閏八月五日興工
七月二十九日賊劉　犯城十一月十八日金人渡江
遂併力興築凡役夫一萬餘人用夜又任木等五十餘

萬條城成周六里半零六十五步高三丈門樓執城馬
面敵樓悉備開壕濶十二丈深二丈四年正月旦賊虜
進領兵據蕪湖　二月邵青張琪踵至七月崔增圍閑
一十七日至紹興元年五月十六日青領箪德忠孫紅
魏義闓在驅衆數萬駕大小戰艦數千直入姑溪河布
兵圍城剳硬寨開河水以浸堤掘斷援路地方二百里
發火焚民居掠鄉民三千餘人沿江採青薪疊掃道二
賊看執刀杵驅逼稍緩即斬首以屍疊路一日與城平
下瞰城中射火箭燒樓櫓執孕婦十有二人至城下剖
腹取胎以卜自十七日至二十七日晝夜攻擊不息用
雲梯三梢五梢大砲百餘座天橋對樓鵞車洞子四面

藝岡齋藏書

填壕志在必得先公召募長槍敢死士下城四壁劫寨
乘東風急發火燒賊疊掃道風猛火盛延燒賊砲鵞車
洞子雲梯賊救接不暇驅強壯無殘疾鄉人衣以錦繡
巾裹擁至江口剖腹取心欲祭轉西風又燒樓櫓官軍
劫中賊寨連夜接戰殺死賊兵不計其數頭項賊首往
〻中箭砲擁歸及相度得姑溪河水面高於賊營遂於
二十六夜募軍民下城決河水勢湍急衝浸賊寨計窮
遂於二十七日申時拔寨順流而去凡守禦十有二日
是時先公中流矢得歸朝人叅議馬觀國萬金良劑即
裹瘡巡城士氣鼓作卒保一城生聚
台州臨海縣章安祥符寺法堂有　高廟御生寺僧師顏

年八十餘矣能言東巡事云時年方十四事悟請王建炎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民間譁言天子航海東來泊金鼇山下二十八日平明有十六人皆衣戰袍步自金鼇入寺有黃領者坐頃之問寺有素食否時方修歲懺乃取炊餅五枚以進之食其三已又食其半悟請主復擷園蔬笔以薑鹽進之有　旨取一內人乃借民間小竹輿來之以來立語良久復令登舟晚遂復幸金鼇凡留十四日始航海幸永嘉又留四十五日復航海幸金鼇又留八日忽聞六軍皆呼萬歲捷書至也於是航海由四明還紹興李正民侍郎乘桴錄云己酉十二月五日車駕至四明十五日大雨遂登舟至定海十九日至昌國縣二十六日移舟之溫台自是連日南風舟行雖穩而日僅行數十里二十九日歲除庚戌正月二日北風稍勁晚泊台州港三日早至章安知台州晁公為來上幸祥符寺從官迎拜於道左是日得餘杭把隘官陳彥報人馬至縣迎擊乃退六日得張俊奏云二十八二十九日正月二日凡三遇敵殺傷相當八日張思正奏云張俊出兵擊退虜騎十四日張俊自台州來十八日移舟離章安十九日晚雷雨又作二十日泊青隩門二十一日泊溫州港國史載此事皆在四年正月與頴言不合然今歲懺皆開歲乃備則頴所記誤耶金鼇蓋一獨峰坡陁欝茂若鼇背然正與栅浦相對兩涘之間略

辨牛馬東看海門雲飛波翻渺然無際山頂有善濟寺與夫祥符塔院紹興三十二年始賜額先是有人題詩云壯蠣灘頭一艇横夕陽多處待潮生與君不負登臨約同向金鼇背上行　高廟覽之以為詩讖求其人不可得　御坐一竹倚寺僧今別造以黃羃之辟間有詩云黃帽當年駕舳艫東浮鯨海出三吳中興事業風波惡好作君王坐右圖不著姓氏

宣和中陝右人發地得木簡子皆章草朽敗不可詮次得此檄云永初二年六月丁未朔廿日丙寅得車騎將軍莫府文書上郡屬國都尉一千石守丞廷義縣令三水十月丁未到府受印綬發天討畔羌急急如律令馬四十匹驢二百頭日給內侍梁師成得之以八石夾縈梁卒石簡俱亡故見者殊鮮吳思道親睹梁簡故賦其秘古堂云異錦千囊更奴好中有王奮藏漢草禁次新吳出也得其模本示余按章草今在世益少唯急就章見在并諸帖所傳耳然急就轉模失真愈遠官帖章草皇象索靖等書與張芝叟所珍鵠雀賦又卒是贋作黃長睿已嘗辨於東觀餘論然則此檄當為今章草第一也米元章淮鱗帖卷內稱章草乃章奏之章今考之既用於檄則理容槩施於章奏蓋小學家流由古以降日趨於簡便故大篆變小篆小篆變隸比其久也復以隸為繁則章奏又移懸以章草從事亦自然之勢故雖

曰草而隸筆仍在良由去隸未遠故也君謨作草猶是
其典刑故不務為冗筆遂張旭懷素輩出則此法掃地
矣但檄文討羌歲月與史不合此史誤無疑黃長睿已
詳辨不復述急急如律令漢之公移常語猶今云符到
奉行張天師漢人故承用之而道家遂得祖述
史記龜策傳孔子曰日為德而君天下辱於三足之烏月
為刑而相佐見食於蝦蟇蓋全月蝕詩蓋用此事淮南
子堯時十日並出堯命羿仰射中其九日日中九烏皆
死又山海經墨齒之北曰暘谷居水中有扶木九日居
下枝一日居上枝皆戴烏春秋元命苞云陽成於三故
日中有三足烏
清微子服飾變古録云燕脂紂製以紅藍汁凝而為之官
賜宮人塗之號為桃花粧藍化水清合之色鮮至唐頗
進貢惟后妃得賜曰燕脂崔豹古今注云燕支葉似薊
花似蒲公出西方土人以染名燕支中國亦為紅藍以
染粉為婦人色謂為燕支粉今人以重絳為燕支非燕
支花所染也燕支花自為紅藍耳舊謂赤白之間為紅
即今　所謂紅藍也西河舊事云失我祁連山使我六
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北方有焉支
山山多紅藍北人採其花染緋取其英鮮者作燕脂本
草紅藍花堪作燕脂生梁漢及西域一名黃藍博物志
云黃藍張騫所得今滄魏亦種近世人多種之收其花

俟乾以染帛色鮮於茜謂之真紅亦曰乾紅目其草曰
紅花以染帛之餘為燕支乾草初漬則色黃故又為黃
藍也史記貨殖傳若千畝卮茜徐廣注云卮音支鮮支
也茜音倩一名紅藍其花染繒赤黃也又知今之紅花
乃古之茜而今之茜又謂之烏紅係用蘓方木橐木染
成非古之茜矣
江海之有潮辰刻不移昔人嘗論之山海經則以為海鰌
出入穴之度浮屠書以為神龍之變化竇叔蒙海嶠志
以謂水隨月之盈虧盧肇海賦以謂日出于海衝擊而
成王充論衡以謂水者地之血脉隨氣進退獨徐明叔
傳墨卿高麗録云天包水水承地而一元之氣升降於
大空之中地乘水力以自持且與元氣升降互為抑揚
而人不覺亦猶坐於船中者不知船之自運也方其氣
升而地浮則海水溢上而為潮及其氣降而地沉則海
水縮下而為汐計日十二辰由子至巳其氣為陽之氣
又自有升降以運乎晝由午至亥其氣為陰而陰之氣
又自有升降以運乎夜一晝夜合陰陽之氣凡再升再
降故一日之間潮汐皆再焉然晝夜之晷繫乎日升降
之數應乎月日臨於子則陽氣始升月臨乎午則陰氣
始升故夜潮之期月則臨子晝潮之期月皆臨午焉又
日行遲月行速應遲二十九度半而月行及之日月之
會謂之合朔故月朔之夜潮日亦臨子月朔之晝潮日

亦臨午爲且晝即上天而言之天體西轉日月東行自朔而往月速漸東至午漸遲東而潮不應之以遲於晝故晝潮自朔後迭差而入於夜　所以一日午時二日午末三日未時四日未末五日申時六日申末七日酉時八日酉末夜即海下而言之天體東轉日月西行自朔而往月速漸西至子漸遲西而潮亦應之以遲於夜故夜潮自朔後迭差而入於晝此所以一日子時二日子末三日丑時四日丑末五日寅時六日寅末七日卯時八日卯末日加以時有交變氣有盛衰而潮之所至亦因之爲大小當卯酉之月則陰陽之交也氣以交而盛出故潮之大也異於餘月當朔望之後則天地之變

也氣以變而盛出故潮之大也異於餘日

世目狀元第二人爲牓眼第三人爲探花郎秦中歲時記云期集謂了恩從此便著被袋子騾從等仍於曲江點檢從物無得有闕〻即罰錢便於亭子小宴呂小科頭同(一作樂)至暮而散次即杏園初宴謂之探花宴便差定先輩二人少俊者爲兩街探花使若他人折得花卉先開牡丹芍藥來者即各有罰

雲麓漫抄卷第一

雲麓漫抄卷第二

雲麓趙彥衛景安

余外舅家收柳公權親筆啓草二十四皆小楷字僅盈分而結體遒媚意態舒遠有尋丈之勢紙長不過七寸廣亦如之　中興重興秘省賀方回之子首以獻書得官秦太師付以搜訪遺逸外舅之先張公觀言以所得託賀納之秦府秦進之上方張自待次處州瑞金簿易監文思院其李復以所得投之中人引秦事爲證亦歸天上獨外舅兩啓尚存云上翰林柳學士璟其謬重題榮皆承閤之昨者叨塵著慰勉獨者遷超雖上意欲壯於軍威在外臣轉深於官謗此皆學士曲垂獎會潛爲挨

持繼音容於北風爲主人於東道況兼姻婭早接清華推親公感外家之情用何氏奉諸姨之敬念深外妹亦愛愚夫不貺則安得道已隔而分更敦官轉尊而志愈下藏之不忘佩以彌芳思奉氷霜邀同雲漢仰計亘霄路於高閣隔人烟於禁垣嘯傲烟霞高容日近闡揮彩筆時弄紫泥益彰奴　鸞鶴之姿轉映王恭神仙之狀便當乘　顥氣濯弄瑤池秉陰陽之鑪錘轉天地之橐籥異時獲賜今日先知瞻望風猷常在魂夢某再拜又侍郎頡頏重霄騰稜迴漢刻名仙館絶跡人寰潤飾洪猷承迎中旨金莖瑞露雲表先嘗玉輦靈樾牕間暗識方茲獨步誰敢爭衡況藝奮神工時推妙翰鳳鸞異態

龍虎殊姿白首何人墨池謔子後生是畏前聖有言君
非思與神凝韻無俗累則安能致茲適逸超彼等夷窮
鍾蔡之楷模入王羊之閫域往者常相公嘗謂侍郎能
以書諫者今則行執閹釣生登台輔終提一筆以絕百
僚後命之來延頸而俟其素無勳效叨濫寵榮一接藩
垣兩遷官秩猶以處狀操觚粗識孤虛跨馬嘗弓未為
遲暮誓將丹懇以奉休明所冀侍郎猥錄孤微終垂庇
遇使其晚節無愧平生下情云云前輩俱號為柳筆照
非柳亦不能造此但啓中有筆諫之語豈它人上柳啓
自書之耶當有辨之者
近世行狀墓誌家傳皆出於門生故吏之手往往文過實

人多喜之率與正史不合如近日蜀本東都故事趙普
傳與正史迥然如兩人正史殘可廢前輩嘗以邵氏聞
見錄與居林避暑燕居錄等以歲月參之皆不合
汪彥章集有題陳文惠公逸事後云文惠陳公相仁祖每
內批夜下不過十刻一日夜分有 御封至公不啓封
來日袖進曰今中宮虛位張貴妃有寵恐姦人附會請
正母儀非 陛下本意 仁祖首肯曰姑置之貴妃即
追冊溫成皇后也當時墓碑不敢書公之曾孫袞始錄
以示人按李氏長編辨此事云文惠公以景祐四年拜
相寶元元年三月罷溫成以康定元年十月侍御[illegible]選
才人距文惠罷相凡二年餘雖當時已被寵幸不應諫

臣便有正位中宮之請汪所見家說非事實也其它往
往題此
漢刺史以八月巡行所部歲盡詣京師奏事不言所處之
地唐戴叔倫撫州刺史廳辟記云漢置十三郡刺史以
察舉天下非法通籍殿中乘傳奏事居靡定處權不牧
人其言必有據又江西節度觀察判官辟記云開元二
十年四方都會之州各置採訪使以總遠因按察之任
使臣有去自此始也乾元二年天下聚兵罷採訪而加
防禦尋代之以專征而討逆伐叛則以節度主之其閒
復置觀察而悉與三使並唐書載建置領不詳故併記
之唐之舉人先籍當世顯人以姓名達之主司然後以

所業投獻踰數日又投謂之溫卷如幽怪錄傳奇等皆
是也蓋此等文備衆體可以見史才詩筆議論至進士
則多以詩為贄今有唐詩數百種行於世者是也王荊
公取而刪為唐百家詩或云荊公當刪取時用紙帖出
付筆吏而吏憚於巨篇易以四韻或二韻詩公不復再
看余嘗取諸家詩觀之不惟大篇多不佳餘皆一時舉
課以為贄皆非自得意所為故雖富而猥務令人不曾
考究而妄譏刺前輩可不謹哉
本朝之文循五代之舊多駢儷之詞楊文公始為西崑體
穆伯長六一先生以古文唱學者宗之王荊公為新經
說文推明義理之學兼莊老之說浸至崇觀黜史學

中興悉有棊專以孔孟為師淳熙中尚蘇氏文多宏放
紹熙尚程氏曰洛學
景祐元年四月　上謂宰臣曰近年以來陰陽不順卦氣
乖舛此必應天之道有未合於天心而違於人意者宜
推明咎徵之本臣僚上言早歲陳彭年等定中外醮儀
　聖祖天尊在北極之上伏緣北極大帝總領萬物主
宰中極　聖祖司命眞君因薦尊號驟居紫微帝君之
上既定位非順自茲天下郡縣多致災傷伏望重行詳
定禮院詳定當院與道衆參詳天下道觀　聖祖每遇
醮設於本殿供獻　聖祖天尊及六位仙官即與衆眞
各無相妨仍別用青詞奏告無如　聖祖殿處即別設
醮位為便從之後道士欲得　聖祖離於其間以重其

教復合之自渡江　朝廷作醮亦從其說老氏之教本
以清虛澹泊為本五千文不可易也故竇太后漢文帝
同之皆能治國外又有方士神仙家祠官太祝與夫按
摩導引書符呪水史記皆以家名初未嘗合也秦皇漢
武始好神仙方士祠祀始有觀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謂
真人不稱朕乃令咸陽旁令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
複道相通於此候神仙漢武故事於上林作飛廉觀高
四十丈長安作桂館益壽館以候神人猶未居道士充
帝被疾遠求方士漢中送道士王仲都能忍寒遂即昆
明觀處仲都故自後道士所居曰觀六朝多曰館亦武
帝故事後魏嵩山道士寇謙之修張道陵之術以其教
太冷淡無所得自言遇老子降授以辟穀輕身之法及
科戒二十卷崔浩師事之始合為一已見通鑑唐置崇
玄學專奉老氏配以莊列道家者流以謂天地未判有
元始天尊為祖氣次有道君以闡其端老子以明其道
老子乃李氏之祖取郊祀配天之義以尊之號曰三清
然未嘗發而祀之　本朝更定醮儀設上九位失於詳
究以昊天上帝列於周柱史之下故景祐有此旋行謂
宜做景祐之制少變之奉三清於殿以為教門之祖若
醮則祭昊天上帝於壇以為百神之宗庶不失崇敬之
義亦唐崇玄學之舊醮儀當更為奏章之制而去其褻

迎之借庶景貺來臨矣
姓氏後世不復別但曰姓某氏雖史筆亦然按史記帝紀
注引春秋左氏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
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
字為謚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
以字為展氏注者云天子賜姓命氏諸侯命族〻者氏
之別名也姓者所以統繫百世使不別也氏者所以別
子孫之所自出解春秋者云因生以賜姓若謂若舜之
嬀禹之姒伯夷之姜是已胙之土而命之氏若若舜之
有虞禹之有夏伯夷之有呂是已於字則叔牙季友展
無駭臧僖伯是已於謚則文武成宣來戴惡衛齊惡是

已氏於官則司馬司徒之類是已氏於邑則韓趙魏是已詳此諸侯既命於天子為某公侯則是命之氏諸侯位卑不得賜姓其有以王父及以字為氏或以官以邑既無土可分則姓與氏無別注史記者所以有族者姓之別之語姓者統百世如周姓姬氏所以別子孫如魯衛毛聃邗晉應韓之分又春秋之時諸侯之子為大夫則稱公子孫則稱公孫公孫之子與異姓之臣未賜族而身為大夫則稱名無駭俠之類是也已賜族而使之世為大夫則稱族如仲孫叔孫季孫之類是也此諸侯不得命氏而得命族之例也從可知已若大易云黃帝堯舜氏作堯舜雖非姓氏既是天子當一代稱曰堯舜氏義亦通此又不拘姓氏之例也

後漢徐穉孺子傳云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禮讓所居服其德屢辟公府不起時陳蕃為豫章太守以禮請為功曹穉既謁而退蕃在郡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收之及陳蕃傳不書此事却云蕃為樂安太守郡人周璆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唯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為置一榻去則收之璆字孟玉臨濟人有美名而司馬溫公通鑑亦紀書徐穉事不及周故周璆之名益不顯細考之蓋陳蕃能尊敬賢士為豫章太守則下徐孺之榻為樂安太守則下周璆之榻范曄不能發明之耳

正月旦日世俗皆飲屠蘇酒自幼及長或寫作屠蘇千金方云屠蘇之不知何義按梁宗懍荊楚歲時記云是日進椒柏酒飲桃湯服却鬼丸敷于散次第從小起注云以過臘日故崔寔月令過臘一日謂之小歲又云小歲則用之漢朝元正則行之晉世承漢舊以十月為歲首也又云敷於散即胡洽方云許山赤散並有斤兩則知敷於音訛轉而為屠蘇小歲訛而為自小起云

自東京至女真所謂御寨行程東京四十五里至封丘縣皆望北行四十五里至胙城縣腰頓四十五里至渡河沙店四十五里至滑州館二十五里至濬州七十里至湯陰縣腰頓三十五里至相州安陽館六十里至磁州

滏陽驛腰頓七十里至邯鄲縣館四十里至臨洺鎮七十里至信德府邢臺驛三十五里至皇甫村驛柏鄉縣五十里至趙州平棘驛一百里至真定驛六十里至新樂縣五十里至中山驛五十里至望都縣七十里至保州金臺驛四十里至保州梁臺驛三十里至固城五十里至馬村鋪五十里至涿州本道館六十里至良鄉縣六十里至燕京永平館始望東行六十里至潞縣九十里至三河縣七十里至薊州八十里至永濟務九十里至七個嶺九十里至平州八十里至新安縣六十里至潤州自此皆沿海行四十里至遷州八十里至莱州八十里至隰州八十里至淘河島八十里至胡家務八十

里至新城八十里至梯己寨六十里至倉官寨三十里至廣寧府三十里至顯州五里至東館八十里至兔兒堝八十里至梁魚務六十里至遼河大口平津館七十三里至廣州廣平館復望北行七十里至瀋州樂郊館八十里至興州興平館五十里至銀銅館九十里至咸州咸平館三十里至宿州宿寧館八十里至賈道鋪懷方館四十里至楊八寨通遠館五十里至合叔孛堇鋪同風館三十六里至義和館五十里至如歸館四十里至信州彰信館七十里至勝州來德館五十里至山寺鋪會方館五十里至威州威德館五十里至龍驤館六十里至詳州常平館六十里至濱州混同館六十里至

高平館四十里至同流館五十里至沒搭合孛堇同館七十里至烏龍館三十里至虜寨號御寨今之使虜者止至燕未有至烏龍館者長安圖元豐三年五月五日龍圖閣待制知永興軍府事汲郡呂公大防命戶曹劉景陽按視邠州觀察推官呂大臨檢定其法以隋都城大明宮並以二寸折一里城外取容不用折法大率以舊圖及韋述西京記為本參以諸書及遺迹考定太極大明興慶三宮用折地法不能盡容諸殿又為別圖漢都城縱廣各十五里周六十五里十二門八街九陌城之南北曲折有南斗北斗之象未央長樂宮在其中未央在西直便門長樂在東直社門隋都城外郭縱十五里一百七十五步廣十八里百十五步周六十七里高一丈八尺東西南北各三門縱十一街橫十四街當皇城朱雀門南北九里一百七十五步縱十一街各廣百步皇城之南橫街十各廣四十七步皇城左右各橫街三四街各六十步一街直安福延喜門廣百步朱雀街之東市一坊五十五萬年治之街之西市一坊五十五長安治之坊之制皇城之南三十六坊各東西二門縱各三百五十步中十八坊廣各三百五十步外十八坊廣各四百五十步皇城之左右共七十四坊各四門廣各六百五十步皇城左右之南六坊縱各三百五十步北六方縱各四百步市居二坊之地方各六百步四

面街各廣百步面各二門皇城縱三里一百四十步廣五里一百一十五步周十七里一百五十步縱五街橫七街百司居之北附宮城南直朱雀門皆有大街各廣百步東西各二門南三門大極宮城廣四里縱二里四十步周十三里一百八十步高二丈五尺東一門西二門南六門北三門宮城之西有大安宮　唐大明宮城在苑內廣二里一百四十八步縱四里九十五步東北各一門南五門西二門禁苑廣二十七里縱三十里東一門南二門北五門西內苑廣四里縱二里四面各一門東內苑廣二百五十步縱四里九十五步東一門以渠道水入城者三一曰龍首渠自城東南導滻至長

樂坡驪為二渠一北流入苑一經通化門興慶宮由皇
城入太極宮二曰永樂渠導交水自大安坊西街入城
北流入苑注渭三曰清明渠導坑水自大安坊東街入
城由皇城入太極宮城内有六高岡横列如乾之六爻
初隋建都以九二置宮室九三處百司九五不欲令民
居乃置玄都觀興善寺右漢隋唐宮禁城邑之制兩西
京記云街東西各五十四坊六典注兩市居其中四坊
之地凡一百一十坊今除市居二坊外各五十五坊當
以六典注為正又六典西上閤之西延英李庚賦東則
延英耽耽當以庚賦為正又西京記大興城南直子午
谷今據子午谷乃漢城所直隋城南直石鼈谷西又唐

志大明宮縱一千八百步廣一千八百步今實計縱一
千一百一十八步廣一千五百三十五步此舊説之誤
也唐高宗始營大明宮於丹鳳後南開翊善永昌二坊
各為二外郭東北隅永福一坊築入苑先天以後為十
六王府宅又高宗以隆慶坊為興慶宮附外郭為複道
自大明宮經過通化門磴道潛通以達此宮謂之夾城
又制永嘉坊西百步入宮外東郭南隅一坊始建都城
以地高不便隅在郭外為芙蓉園引黄渠水注之號曲
江明皇增築興慶宮夾城直至芙蓉園又武宗於宣政
殿東北築臺曰望仙今人誤以為蓬萊山武宗又脩未
央宮為通光亭宣宗脩憲宗遺迹於夾城中開便門自

芙蓉園北入至青龍寺俗號新開門自門至寺開敷化
以北四坊各為二此遷改之異也大抵唐多仍隋舊故
呂公愛其制度之密而傷唐人冒疾史氏没其實遂刻
而為圖故誌之
漢以司徒司馬司空為宰相蓋六國時有此三卿漢襲用
之但改司馬曰太尉殊不知周制天子六卿大國三卿
三卿蓋諸侯之制漢人祇襲六國之舊而不知周家天
子故事失之矣
釋氏智論云天帝釋以大寶鏡照四大神洲察人善惡正
五九月照南贍部洲二六十月則照東三七十一月則
照西四八十二月則照北唐太宗崇其教故正五九月

禁食葷百官不支羊錢迄今不改陰陽家緣其説不知
其義乃曰臣下厲禽 本朝以火德故臣下避之其法
始於唐唐以土德豈亦有所避耶郭公元邁字英遠其
先籍開封自高祖知白仕於吳因家焉英遠少孤能自
立政和初由鄉貢入上庠宣和中上舍 高宗駐驛維
揚英遠隨駕免省時募使虜通兩宮者闕人親行可請
行英遠亦慨然上表感動天聽補右武大夫和州團練
使為之副既次河朔子弟皆泣下英遠曰吾有尺紙付
汝到家可啓封護開緘首云出疆當艱棘時尤難保其
全身已許國何暇有二而已既至貽書虜帥黏罕反覆
論辯用兵利害乞歸 二聖乘被拘留紹興壬戌忠宣

洪公尚書歸自虜秦王倫與公以身狥國詞極剴切既
而宋公弁亦以使事還乃言在燕及宜州時與英遠倡
酬摭其覩桑詩文數篇以歸屬對警拔翰精妙誠可寶
奉使張公郡自軍前回有奏劄云自　請康迄於建炎
使於虜而不返者數人若陳過庭聶昌司馬朴滕茂實
崔縱魏行可郭元邁臣嘗有請於彼乞挈崔縱魏行可
之櫬以歸命下發遣而魏行可之櫬有挈之詣中京者
乃不果而崔縱之櫬金人村臣護之而來謹置之臨安
府城內妙行寺乞賜檢舉特與卹典訪其親而官助葬
之又張卓自建炎二年七月二十日自建康被　旨差
充奉使崔尚書干都轄於當年八月二十三日入界經

一十三年還闕有書二奏狀一項何來節次奉使侍郎
司馬朴見在真定府樞密宇文虛中一行人見在會寧
府尚書洪浩見在幽州混同江之東王洸左丞私第教
導子弟尚書崔縱於宜州身亡副使郭元明見在宜州
侍郎魏行可于興中府身亡副使郭元邁尚書張邵副
使楊憲并官屬崔淵等並在宜州已上奉使官吏並不
髡頭換官郭初離闕詩補五資因潭已得其三云

尚書　　　　至于岱宗柴又柴望
大告武成柴雖祭名考之禮焚柴泰壇周禮升烟燔牲
首則是祭前焚柴升烟皆求神之義因為祭名後世轉
文不焚柴而燒香當於迎神之前用爐焫蕭之近人多

崇釋氏蓋西方出香釋氏動輒燒香取其清淨故作法
事則焚香誦咒道家亦燒香解穢與吾教極不同今人
祀夫子祭社稷於迎神之後奠帛之前三上香禮家無
之郡邑或用之也

韓紃字子禮父益曾祖蹈之荊南曾祖公彥之紹興八年
任潭州判官上書論和議之非知州李昭祖得其副本
甲　朝廷得　旨韓紃小官動搖國是降官編管循州
告詞云守臣坐汝之罪來上及到貶所又為將官韓京
所招舉家死

雲麓趙彥衛景安

朱雀玄武青龍白虎為四方之神祥符間避聖祖諱始改玄武為真武玄冥為真冥玄枵為真枵玄戈為真戈後興醴泉觀得龜蛇道士以為真武現繪其象為北方之神被髮黑衣仗劍蹈龜蛇從者執黑旗自後奉祀益嚴加號鎮天佑聖或以為金虜之讖

今人呼洗為沙鑼又曰斷鑼　國朝賜契丹西夏使人皆用此語究其說軍行不暇持洗以鑼代之又中原人以擊鑼為篩鑼今南方亦有言之者篩沙音相近篩之為斷又小轉也書傳目養馬者為斷以所執之鑼為洗曰斷鑼軍中以鑼為洗正如秦漢用刁斗可以警夜又可以炊飯取其便耳

世傳遁甲書甲既不可隱何取名為遁及讀漢郎中鄭固碑有云逡遁退讓遁即遁字蓋古字少借用非獨此二碑也則知遁甲當云循甲言以六甲循環推數故也

續越絕書隋經籍志云子貢作其書雜記秦漢事疑後人所羼內載春申君李園事史記戰國策列女傳不載女嬛之名僅見於此其策畫始終皆出女環尤為異也至書烈王后李園相春申君方討於吳又立其子為假君皆與史記戰國策不合

自浙江東南溪行兩溪水淺澀湍急深五七寸碎石作底小者如拳大者不過盆榼齒齒無數五色可愛行三五步一灘即四邊或上流有擁起碎石或如堆阜或如堤堰水勢噴激怒如湯而舟入所用器特與它舟異篙用竹如鐵鑽又有肩篙另篙皆用木如另如到書某字於其上每過灘磧即舟師足踏檣竿手執篙仰臥空中撐舟忽翻身落舟上覆面向水急撐謂之身攧篙舟師每呼肩篙頭篙轉篙身搶篙諸人即齊聲和曰嗷嗷諸人皆齊力急撐所謂肩篙者覆面向水用肩撐所謂頭篙者覆面向水用頭撐轉篙者自身左移舟右轉轉身篙者或仰面即覆面覆面即仰面云搶篙者舟尾有穴每諸篙出水即一人急用一大木梃搶船尾蓋恐舟復下

也一舟須數人自水稾挽水深處亦不過膝自處之青田至溫州行石中水既湍急必在令舟屈曲蛇行以避石不然則碎溺為害故土人有紙船鐵梢工之語言寄命於舟師也厥惟艱哉

近世官中行遣多用勸勉二字考之經其說有二謂之勸則不出於自然而己樂為之謂之勉則出於不得已而人強勉之故詩言勉以義則勸非出於自然詩言勉其失以正則勉非出於得已

世俗歲將除鄉人相率為儺俚語謂之打野胡按論語鄉人儺朝服立於阼階注大儺驅逐疫鬼也亦呼為野雲戲之人又訛耳

永安諸陵皆東南地穹西北地垂東南有山西北無山角
音所利如此七陵皆在嵩少之北洛水之南雖有岡阜
不甚高互為形勢自永安縣西坡上見安昌熙三陵在
平川柏林如織萬安山來朝遥揖嵩少三陵柏林相接
地平如掌計一百一十三頃方二十里六今紹興攢宮
朝向正與永安諸陵相似蓋取其協於音利有上皇山
新婦尖 隆祐攢宮正在其下
崐崘一作崐崘禹本紀崐崘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
避隱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華池河圖云崐崘天中柱
氣上通天水經云崐崘虗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
中也其高萬一千里河水出其東北陬爾雅云西北之

美者有崐崘之璆琳琅玕焉又曰三成為丘注云崑崘
山三重故以名昔人引山海經西海之南流沙之濵赤
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崐崘之丘其下有弱水之
淵環之又曰鍾山西六百里有崐崘山所出五水今按
山海經内崐崘虗在西北帝之下都方八百里高萬仞
山有木〻面有九折以玉為檻面有五門〻有開明獸
守之百神之所在郭璞曰此自别有小崐崘也淮南子
曰崐崘虗中有增城九重有木禾珠樹玉樹琁樹不死
樹在其西沙棠琅玕在其東絳樹在其南碧樹瑶樹在
其北十洲記云崑陵即崐崘中狭上廣故曰崑崘山有
三角其一角正東名曰崐崘宫其處有積金為墉城面

方千里城上安金臺五所玉樓十二神異經云崐崘有
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圍三千里圓周如削下
有回屋仙人九府所治又一説云大五嶽者中岳崐崘
在九海中為天地心神仙所居五帝所理博雅云崐崘
虗赤水出東南陬河水出其東北陬洋水出其西北陬
弱水出其西南陬河水之入東海三水入南海張騫溯
西海至大秦大秦之西烏遲國烏遲之西復有海西海
之濵有小崐崘高萬仞方八百里援神契曰河水上應
天河山海經崐崘山有青河白河黄河黑河環其墟其
白水出東北陬向南東流為中國河爾雅曰河出崐崘
虗色白渠凡千七百所色黄百里一小曲千里一大曲

淮南子河出崐崘貫渤海入禹所導積石也水經云崐
崘三仞下曰樊桐一名板桐二曰玄圃一名閬風上曰
層城一名天庭淮南又云縣圃閬風樊桐在崐崘閶闔
之中東漢明帝永平七〻年進奉車都尉竇固駙馬都
尉耿秉騎都尉劉張出燉煌崐崘塞擊破白水虜於蒲
類海生唐章懷太子注謂崐崘山名因以為塞在今肅
州酒泉縣西南山有崐崘之體故名之周穆王見西王
母于此山有石室王母臺則又知周穆王西遊初不出
中國云凡諸書言崐崘悉注於此古之聖王諱世皆不
知避有一時暴起與僭偽之主至今諱而不改者如昭
穆本作招穆讀以晉文帝諱改呼韶誠避朱梁諱改曰

州如東都州南州址是也戊午本作茂讀亦以李唐諱
改云武或曰務浙人避錢氏諱改劉為金果有名㽉呼
曰金櫻江東人以楊行密諱呼蜜為蜂糖大一十神有
君基民基避唐明皇諱改作基至今不改本草有薯蕷
避唐代宗諱改云薯藥避　英宗諱又改為山藥則與
薯蕷似不相干今當云山藷可也
虙子賤或寫作宓子賤按顏氏家訓虙字從虍宓字從宀
下必俱為孔子弟子宓子賤即宓羲之後俗字以為宓
或復加山子賤碑云濟南伏生即子賤之後是知宓之
與伏古來通用誤以為密
說文羿帝嚳時射官山海經云堯時十日並出堯命羿射
其九商書曰有窮后羿則羿是射官世有其人非一人
也
東坡先生既得自便以　建中靖國元年六月還次京口
時章子厚丞相有海康之行其子援尚留京口以書抵
先生其惶恐再拜端明尚書台坐某伏聞旌旆還自南
越揚舲江海躡履嶺嶠執事者良苦數歲以來險艱備
至殆昔人之所未嘗非天將降大任者豈易堪此竊惟
達人大觀俯仰陳迹無復可言不審即日尊體動止何
似伏念某離遠門墻于今九年一日三月何可數計傳
聞車馬之音當歡欣鼓舞迎勞行色以致其積年傾戀
引領舉足踦嶇瞻望之誠今乃不然近緣老親重被罪

譴憂深慮切忘寢與食如聞後命方在浙東即欲便道
省覲又顧幼稚須攜挈致之所居今暫抵此治任裹糧
旦暮遠行交親往來一切皆廢此則自儕於衆人宜其
所以未獲進見者某於門下豈敢用此為解舍館定然
後求見長者是為有罪況於不克見者乎逡巡猶豫事
為老親固當審思耳邇來聞諸道路之言士大夫日夜
望尚書進陪國論今也使某得見豈得泊然無意哉尚
書固聖時之蓍龜竊將助執事者穆卜而聽命焉南海
之濱下潦上霧毒氣熏蒸執事者親所經歷於今回想
必當可畏況以益高之年齒髮先衰涉乎此境豈不惴
惴但念老親性疎略不護短內省過咎仰戴　上恩無
有以自寬節飲食親藥物粗可偷偉歲月不然者借使
小有違忤之情捽於胸次憂思鬱結易以傷氣加以瘴
癘則朝夕發殆何可忍言況復為淹久計哉每慮及此
肝膽摧落是以不勝犬馬之情子私其父日夜覬幸
聖上施仁眷矜耆老沛然發不世之　詔稍弛罪罟尚
得東歸田里保養餘年此賤微之禱悲傷啼泣斯須顛
沛不能忘也儻聞焉而執事者以為未然使某也將何
以為懷誠不若勿卜而徒目庶幾之為愈也倘以為可
覲也固愚情所欲聞然而旬數之間尚書奉尺一還
朝廷登廊廟地親責重所忖度者幸而既中又不若今
日之不克見可以遠迹避嫌杜讒慝之機思患而豫防

之爲善也若乃世故多端紛紜轇轕雖彌日信宿未可
盡剖勃覼所謂君其知之矣寧須多言獨恨九年之間
學不益博文不益進以此負門下然古人有聞之而不
言能之而不爲存之而不論者竊嘗留意焉未若苟待
之也請俟它日仰叩緒餘論不勝拳拳之情敢言之執
事若伏惟尉幸暑海異甚伏望保護寢興萬萬彝重不
宣某惶恐再拜先生得書大喜顧謂其子叔黨曰斯文
司馬子長之流也命從者甲楮和墨書以答之某頓首
致平學士某自儀真得暑毒困臥如昏醉中到京口自
太守以下皆不能見茫然不知致平在此辱書乃漸醒
悟伏讀來教感嘆不已某與丞相定交四十餘年雖中
間出處積異交情固無增損也聞其高年寄跡海隅此
懷可知但已往者更說何益惟論其未然者而已 主
上至仁至信草木豚魚所知 建中靖國之意可恃以
安又海康風土不甚惡寒熱皆適中舶到時四方物多
有若昆仲先於閩客廣舟中準備家常要用藥百千去
自治之餘亦可以及鄰里鄉黨又丞相知養內外丹久
矣所以未成者正坐大用故也今茲閑放正宜成此然
可自內養丹切不可服外物也某在海外曾作續養生
論一首甚願寫寄病困未能到毗陵定疊檢獲當錄呈
也所云穆卜反覆究繹必是誤聽紛紛見及已多矣得
安此行爲幸爲幸更徐聽其審又見今病狀死生未可

必自半月來日食米不半合見食即先飽今且歸毗陵
聊自慰此我里庶幾且少休不即死書至此困憊放筆
太息而已某頓首再拜致平學士閣下六月十四日此
紙乃一揮筆勢翩翩後又寫白术方今在其孫洽敎授
君處既歸宜興七月疾革析簡錢世雄云[illegible]徑山老惟
琳來問疾有偈云扁舟駕蘭陵目換舊風物君家有天
人雌雄維摩詰我口答文殊千里來問疾若以偈相答
霜桂皆笑出先生答云[illegible]蓋與惟琳世雄問答而終乃
二十八日也今刊行先生年譜不載此以闕文云先生
集中有答致平書而童書人多不曾見故不能曉其答
意元祐三年先生知舉時致平爲舉子初致平之文法
荊公既見先生知舉爲文皆法坡遂爲第一建揭榜方
知子厚子
青箱雜記載南唐徐鉉至吳興讀漢太尉許馘碑其陰有
八字云讀馬礪畢王田數七莫曉其指鉉以黃絹幼婦
意語求之云此謂許碑重立也義興祀： 本朝熙陵
嫌名改宜興予家先塋在焉屢訪許碑不可得邑人張
駒千里云今縣治之南有數叢塚形製特大圖經以爲
許氏墓上有一碑字作漢張平子墓銘篆體者云司農
夫人劉氏山陰人自後爲韻語漫滅不可讀所謂太尉
碑則不復可見矣紹興丙子冬過順山訪故人邵子門
有殘碑云舟行許氏墓側見有此石居民以爲浣垢之

具意謂人所棄而不有者戲取以歸索水洗而讀之雖首尾不足知其為馘碑也其文云歷司農衛尉太僕遂登太尉所謂司農夫人者其馘之配乎碑叙官爵若永樂少府悉漢氏所有字古隸與今文相錯舊隸湧處則以今文足之疑後人不忍礲去舊文以今文刻於湧處所謂許碑重立也因模取墨本跋其後以還邵子使之知寶此石無使後復有如子者負之趙云

彭祭酒學稼馳聲善破經義每有難題人多請破之無不曲當後在兩省同寮嘗戲之請破月子彎彎照幾州幾家歡樂幾家愁彭傳思久之云運於上者無遠近之殊形於下者有悲歡之異人盡嘆伏此兩句乃吳中舟師

之歌每於更闌月夜操舟蕩槳抑遏其詞而歌之聲甚淒怨唐人有詩云徒倚仙居凭翠樓分明宮漏靜兼秋長安一夜家家月幾處笙歌幾處愁感行於時具載饕下歲時記云是童孝標製與此意同

公孫賀為丞相其子敬聲為太僕驕奢不奉法盜用北軍錢千九百萬貲時詔捕陽陵大俠朱安世甚急賀自請逐捕安世以贖敬聲罪上許之且索一豪民亭長之責至頃丞相親捕主守盜賊至于千九百萬貲以捕一匹夫便得贖漢網可謂闊疏矣至武帝以後則不然也

周禮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賙五州為鄉使之相賓又五人為伍五伍為兩五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又均土地以稽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又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又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畮畮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為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為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為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七千人徒二千人其制若不同又且煩碎學者多

不考蓋比閭之法所以保養斯民相生相養使鄰里各有恩義秦漢閭但令有罪相糾而風俗壞矣欲行三代之政則比閭之法不可不講卒伍之法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念貢賦此即後世保伍之法逐捕盜賊是也均土地稽人民此言民數大約四家計口二十有四人其堪任使者十人凡一井八家為堪任使者二十人可見周家役民不竭其力井田之制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丘十六井甸六十四井也知方百里者孟子曰方里而井計之則邑方二里丘方四里甸方八里也名為甸之意以其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匠人云成方十里此言四丘為甸甸與成其實一也鄭解成

為甸表裏之意共出兵車一乘故謂之甸〻乘也十里為成　閒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是當甸在其中傍一里以治洫故注云方十里為成〻中容一甸〻傍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洫不稅論語注井十為匪〻十為成〻出革車一乘是據成方十里出車一乘也成元年左傳服注引司馬法云四邑為丘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丘牛四丘為甸〻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戎楯備具謂之乘馬是據甸方八里出車一乘也二者事得相通故各據一焉若然成出兵車一乘為七十五人耳而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成方十里九百夫之田也按民田有

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有四百五十人〻其中上地差多則得容五百人也其出兵大家不盡行故一車士卒惟七十五十少康言衆一旅蓋盡舉大數故與出賦異也司馬法乃言與賦之數據前項民數一井八家可任使者二十人今六十四井為五百十有二家其堪役適一千二百八十人而籍於司馬之法者纔七十有五人蓋四百七十家而餘只賦兵二十五人耳司馬法又有炊家子廄養衣裝樵汲二十五人當出外又法晐百為夫至徒二千人此言徵調之數據前項兵籍四邑為丘十六井今云十井為通從零就整以十起數耳田制以八家為井起算兵制以十人為什起算各從其

宜非有損益也比閭亦以整數四丘為甸凡六十四井其籍七十有五人今十通為成加前一丘三十六井之地為百井八百家是謂二百八十八家其丘亦當添一甲有零只謂三十人蓋四分常兵之數而徵發其一故八百家止言三百家番休者當五百家也積數凡百井八百家得為丁四千八百人堪任使者二千人二十分二千之一有奇為四百人有奇又四分百人之一強止發三十人耳百里千里皆然車馬亦然自丘備一乘〻四馬但賦一馬積四丘為甸凡四甸方賦一乘故從十六井為一通出一馬後小百井為一成出一車亦無增減甸言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成言七十人徒二十人蓋謂特差擇宜為士若居多也

雲麓漫抄卷第四

雲麓趙彥衛景安

能改齋漫錄記問亦博矣第一卷書佛法及引列子商大宰嚭問之語曰西方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以謂佛法原天地之始夫列禦寇之書與莊子皆宗老氏多寓言列子多非舊文前賢固言矣老氏之徒所云西方謂西王母之類故周穆王西遊非佛之西方也佛之法入中國明汪之史豈有為儒而信非聖之書反誣先哲耶今佛之書見在觀其入山偷遁蘆芽穿肘降魔驅鬼屬意空寂有所謂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與

堯舜民無能名借使其法果與天地並原則人類滅已久矣只此一事便見所學又言秦益公生日蜀人李善詩云無窮基有無窮聞第一人為第一官其後言者以為過有旨禁之仍著令然前輩類多有之如荊公東坡皆有魯公張文定生日詩又載魯郎中獻秦十絕渠度只今稱聖相之句解云李義山韓碑詩帝得聖相相曰度蓋取晏子春秋仲尼象之聖相也意以禁生日詩為非聖相為可稱其它詆訾前賢為不少又如詩人得句偶有相犯即以為踏襲及侍記博要有穿鑿不暇一一論冥考其人姓吳名曾字虎臣撫州臨川人秦益公當軸時上所業得官紹興癸酉自敕局改右承奉郎主奉常簿為玉牒檢討官秦甍不敢出其第十九卷自稱不樂京局且不能委曲時好恐以罪去以此惑後人蓋癸酉歲正是初興大獄追治學士大夫時則必有以取媚致身清要宜乎取聖相而以禁生日為非釋氏之教與天地並原也

今三衙有殿帥馬帥步帥馬帥俗呼馬軍杜詩洗盞開嘗對馬軍唐已有此語

陶穀使越錢王因舉酒令曰白玉石碧波亭上迎仙客陶對曰口耳王聖明天子要錢塘宣政間林攄奉使契丹中國新為碧室云如中國之明堂伴使舉令曰白玉石天子建碧室林對曰口耳王聖人坐明堂伴使云奉使

不識字只有口耳壬即無口耳王林詞窘罵之幾辱命彼之大臣云所爭非國事豈可以細故成隙遂備牒界上朝廷一時為之降黜後以其罵虜進用至中書侍郎

杜少陵故衛將軍挽詞有曰赤羽千夫膳黃河十月冰可注云家語赤羽若日白羽若月千夫膳言所膳者千兵也師曰古詩云桃花亂落如紅雨赤雨言落葉也此童言將軍善舞劍及彎弧故曰舞劍過人絕鳴弓射數能銛鋒行愜順猛噬失蹻騰赤羽千夫膳黃河十月冰橫行沙漠外神速至今稱則赤羽謂箭言弦不虛發發必得獸可以供千軍之膳苟如所注則不與下句對而意殊遠矣

漢尚書令僕丞郎月給喻麋墨大小二枚蕭子良答王僧
虔書曰仲将之墨　點如漆又陸雲與兄書曰一日上
三臺曹公藏石墨數十萬斤今送二螺不知喻麋石墨
果何物為之近世貴松烟取烟之遠者為妙故江南
李氏時有墨務官李庭珪等墨見存東坡時歐陽季默
以油烟墨二遺坡謝以詩有云書窓拾輕煤佛帳掃餘
馥辛勤破十夜收此一寸玉蓋是掃燈烟為之爾來墨
工以水槽盛水中列麄椀然以桐油上復覆以一椀專
人掃煤和以牛膠揉成之其法甚快便謂之油烟或謂
其大堅必以松節或漆煤同取烟尤佳
唐彥千里竹室記有云環堵所棲率用竹以結其四角植
者為柱楣撐者為榱桷王元之竹樓記盖其餘意耳嘗
至江上見竹屋截大竹長丈餘平破開去其節編之又
以破開竹覆其縫脊簷則橫竹夾定下施窓戶與瓦屋
無異兩人又有版屋詩云在其版屋各從其土俗云
近日優人作雜班似雜劇而簡略金䖍官制有文班武班
若壁下倡優謂之雜班每宴集伶人進曰雜班上故流
傳及此
陸羽別天下水味各立名品有石刻行於世列子云孔子
淄澠之合易牙能辨之易牙齊威公大夫淄澠二水易
牙知其味威公不信數試皆驗陸羽豈得其遺意乎
古之祭墓與後世不同隨州有隨侯冢山形如飛鳳冢在
其皆於對山下築臺號為祭墓臺至今人呼為隨侯祭
墓臺
汝陰王明清字仲言有揮麈録云麈史亦其從祖王彥輔
所撰則二書皆出一家彥輔多國史中事揮麈録載癸
著既貴嘗欲置酒邀禁從上許之既畫集羅幃翠幕之
稠疊圍繞繼以燭列屋蛾眉豪侈不可狀每數杯各以
唱如是者三數鼓至徹席出戶則去已舛齊夜矣恐未
必然盖侍從官有朝殿每日一次入局治事況人一夕
不寢必困倦豈有兩晝夜而不覺朝廷為之廢務殆成
於爛柯之說矣所以孟子有盡信書之歎
今之民間所納夏秋二税盖唐大中間取一年諸色科歛
最重者定為二税則諸色科歛已在其間後唐天成三
年七月十三日勅應三京鄴都諸道州府鄉村人户自
今年七月後於夏秋田苗上每畝納麴錢五文足陌一
任造麴酒貨賣則是再增酒麴錢矣又置方戶以三年
為界〻滿必增錢實封投狀百日限滿拆封給價高人
上戶增價撲奪酒其久也課高難辦又創萬戶酒之說
將一坊酒額盡均苗頭上舊坊戶既有醞具上戶亦有
力造酒酤賣五等下戶曰令出錢數且零細家至戶到
貽害良農曰今浙東湖北皆有斯弊悉緣達官慕愛民
之虛名忘久遠之利病為無窮之害予向在漢東偶有
為此舉力爭得免故書以告來者

古人多言阿字如秦皇阿房宮漢武阿嬌金屋晉尤甚阿
戎阿連等語極多唐人號武后為阿武婆婦人無名第
以姓加阿字今之官府婦人供狀皆云阿王阿張蓋是
承襲之舊云
王迥字子高族弟子立為潁黃門壻故兄弟皆從二蘇遊
子高後更學於荆公舊有周瓊姬事胡微之為作傳或
用其傳作六幺東坡復作芙蓉城詩以實其事迥後改
名蘧字子開宅在江陰子景居江陰常見其行狀著李
學荆公甚詳紹興間其家盡哀東坡兄弟往來簡帖示
人然散失亦多矣其孫棨以娶宗女恩得右職常為鎮
江都統司機宜闕其所得帖於都統司又有謝賜御書

詩續藁畫衮雲盤地若弃表用絹朱界以寫之其自珍
如此機宜公之外祖齊安郡王士儇取去為堯壽今在
天上矣
洞庭有山水之分吳中太湖內乃洞庭山產柑橘香味勝
絕嵩潁州吳融王維潁子美詩序皆指山為言楚之洞
庭乃湖連亘數州邊湖亦產柑橘襄陽記李叔平敕子
曰龍陽洲有千頭木奴龍陽洲在洞庭側傍張華云橘
在湘水側劉瑾云寄生於南楚謝惠連柑賦傾于節兮
湖之巨皆言湖邊初不指湖為言今湖南多云昌柑亦
此義洞庭名同其別如此
秦太師十客施全刺客郭知運逐客吳益嬌客朱希真上
客曹詠食客曹冠門客康伯可狎客　莊客康倬詞
客湯鵬舉惡客施殿前司軍校不慣議和以斬馬刀邀
於街傍俟秦輿過害之賴直傘兵執住伏誅郭臨安人
登科以少俊選為孫壻秦每夕必留三杯郭多出久至
中夜或定宿留門以俟秦嘗以佩刀分遺子壻一日宴
集皆佩之而郭已遺人矣秦大怒適會其夜出令門若
無納遂罷親吳常之宜興人門蔭為人純謹遂令繼郭
改秩為臨安倅驟得次對秦薨以無實歷不得親民蔭
補不行後得一子官晚還其致仕遺表恩朱希真洛人
以遺逸召既致仕復出多記中原事秦喜之秦薨復歸
嘉禾曹詠戚里與其子熹為姻家頗有才用事為戶部

侍郎後安置新州曹婺之東陽人登甲科為秦門客不
一歲躐進奉常簿中書檢正秦既薨追其科甲復還上
舍後再登第難於入差遣有為之地者得僉幕荆門軍
康伯可捷於歌詩及應用文為教坊應制秦每燕集必
使為樂語詞曲湯金壇人本亦出秦門既薨攻之不遺
餘力餘二人則忘之矣
翟公巽祭儀謂或祭於昏或祭於旦非是當以兒宿渡河
為候其意出於洞微志送魂香事是捨三代聖人之說
取不根之言可乎
書序云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今觀史記載釐降二女
於嬀汭嬪於虞帝曰欽哉即接慎徽五典此乃伏生本

文蓋二典堯舜事相連虞朝方成書故曰虞書則知今舜典孔安國所分無疑舜典曰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曰若稽古帝舜重華協於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皆依倣堯典文為之詳味其文與堯典不類安國雖分為二典卒不行於世至隋始得於航頭遂與堯典並行史記多載尚書語不為無補也經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古文簡奧學者當於聖人分上體貼方見得舜盡舜有頑嚚之父母傲慢之弟而能盡孝曲意承順內則得其歡心外則使無犯於鄉曲職德日著堯聞之妻以二女即後世尚主之意堯非不能召舜而留於帝室以舜有父母故又以二女嬪之家齊身正舉而加之上位孟子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叟底豫瞽叟底豫而天下化此語得之豈復有浚井掩廩說時受杖等事此皆是將小夫賤隸事體貼聖人孟子又復書之何耶使其嫂果治棲所謂百官堯遣以隨主者主為強暴攘略百官烏得不以上聞而堯亦豈能但已也可發一笑史記多攺尚書本文人疑之蓋時未有訓詁曉者乂故易從漢言耳自安國變隸古後人不復見古文時於史記見之

李太白詩吳姬壓酒喚客嘗說者以謂工在壓字上殊不知乃吳人方言至今酒家有旋壓酒子相待之語

青瓷器皆云出自李王號秘色又曰出錢王今處之龍溪出者色粉青越乃艾色唐陸龜蒙有進越器詩云九秋風露越窰開奪得千峯翠色來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鬬遺杯則知始於江南與錢王皆非也近臨安亦自燒之殊勝二處

醫書論人脉有寸關尺三部手掌後高骨下為寸寸下為關關下為尺自高骨下至切寸脉指盡處得寸為寸則自切尺脉指盡處上至中指尖豈非尺乎古人以身為度故寓於脉以言之今醫家但屈中指以兩紋盡處為寸或側手論夫長短雖不相　至問寸尺何以名脉則不能荅

楚世為強國以齊威公之霸與之為敵謂之齊楚晉文公之霸亦與之為敵謂之晉楚秦雄曰秦楚吳強曰吳楚自三代以來有國歷年可謂久矣其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方城在唐汝之間則是鄧唐汝皆其北境鍾離居巢為東界及滅越至以徐沂為東疆地亦可謂廣矣初熊繹都丹陽即今枝江康為句亶王今江陵紅為鄂王今武昌執疵為越章王皆在江上文王熊貲始都郢今之郢州古號鄢郢昭王畏吳云郢北徙都東西蓋屢遷矣

孟子曰惡紫之奪朱也蓋朱與紫相亂久矣仁宗晚年京師染紫變其色而加重先染作青徐以紫草加染謂之

油紫後人指為英宗紹統之讖已見王氏書目後只以
重色為紫色愈重人愈珍之與朱大不相類淳熙中北
方染紫極鮮明中國亦效之目為北紫蓋不先染青而
以緋為脚用紫草極少其實復古之紫色而誠可奪朱
按周禮義疏以朱湛丹秫三月末乃熾之即以炊不陽
沐所炊丹秫取其汁又爾雅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竀
三染謂之纁士冠有朱紘之文鄭云朱則四入是更以
纁入赤汁則為朱論語君子不以紺緅飾纁入赤汁則
為朱不入赤而入黑汁則為紺更以此紺入黑則為緅
是五入為緅也若更以此緅入黑汁則為玄是六入為
玄也更以此玄入黑汁則七入為緇矣則知古之朱赤

汁染之紫與朱實相去不多今之淺紫其近之矣
文士輕薄不願道理有甚害義者孔平仲雜說載陳侗陳
汝義同在禮院為博士職掌宗室較祭每一次得絹五
十匹見一老宗室在朝路指視曰此較材也我當得之
二人相争它日見有職騎造朝者則又曰此皆較材也
我當得之豈有活人邊欲得財而願其死仁人固如是
乎宗籍凡祖免親以上賜名受官有親兄弟名士揭士
苣士峴士綏者乃寓不典之言於其間又有矢之綏之
亦此義也其它令詠令鯀等不可槩舉後又取怪僻字
但欲為戲笑至於撰字行尤當致思使與國姓無妨如
不字連國姓固不美矣故皆以惡字綴之不褒等是也

然不亦訓甚詩曰不顯文王言甚顯文王則不褒為甚
褒得乎
高宗行實為不字而
孝宗從别派入近又撰與字若字必字亦非可連因姓
人無言者不獨此耳
徽宗書閣曰敷文取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於兩階七
旬有苗格以寓讖請其刻薄不遜如此
林高閩人擢第終屯田郎中子槩亦擢第為集賢校理入
儒學傳終於京師妻黄氏携其孤扶護柩歸葬閩道出
姑蘇時蔣公侍郎堂知姑蘇二子長子希次子旦方年
十二三贄文上謁蔣大奇之留姑蘇給以戴城橋官屋

後號儒學坊為葬二櫬於寶華山蔣公還其子與二林
讀書希字子言後為樞密旦亦為從官蔣之子即之奇
字穎叔亦為樞密子言昆弟六人希旦紹顔並登科遂
為姑蘇人
本朝自收諸鎮之權令朝臣知其州事提刑轉運以糾察
之而兵實無總之者紹聖二年置帥府兼兵馬鈐轄大
觀二年又帶馬步軍都總管宣和元年改鈐轄為安撫
使雖帶此職而治體實不復可否事靖康召兵卒無應
者紹興以後其權　重四川尚帶鈐轄乾道間嘗差總
管至與帥臣爭坐位蓋法制不一也又如都督府
太宗朝降制罷之令人不曉見唐時有此號妄寫其州

大都督府尤見不知故事
本朝有糧料院按韻略料字平聲解云量也乃是量度每
月合支糧食之處作側聲呼非是蓋俚俗以馬食為馬
料誤矣
名年始於漢武注云皆寓美意或記一時盛事唐德宗時
思繼光烈曰貞元蓋欲法貞觀開元也本朝改隆興取
建隆紹興之義或云趙稔會用之改乾道又改純熈詩
曰時純熈矣有言純旁作屯不可用復改淳熈取淳化
雍熈紹熈則法紹興淳熈慶元法慶曆元祐開禧則取
開寶天禧矣
溧陽縣有東漢潘長史校官碑或疑其為校官字按范曄

漢書永平十年閏月甲午南巡狩幸南陽祠章陵日北
至又祠舊宅禮畢召校官弟子作雅樂奏鹿鳴帝自御
塤篪和之以娛嘉賓則東漢鄉縣有校官矣
國朝進士累舉不第者限年許赴特奏名號為恩科在漢
初平三年九月甲午試儒生四十餘人上第賜位郎中
次太子舍人下第者罷之詔今耆儒年踰六十去離本
土營求糧資不得專業結童入學白首空歸長委農野
永絕榮望其依科罷者聽為太子舍人即今之恩科也
詳此尺知唐制大凡補官為大理評事著作佐郎郎中
之類當時以為官稱不理事別有兼守判知之官則知
漢補郎中太子舍人亦不領事以此為官名耳不然郎

中舍人何其冗也
晉書有載記其名蓋始於班孟堅東漢史顯宗時有人上
書告固私作國史召詣秘書部除蘭臺令史與前睢陽
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紀遷
為郎典校秘書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
傳載記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復使終成前所著書
白雲一也而有數義郯子以秋官為白雲類要云白雲司
執人命是懸皆言官名也陶洪景詩山中何所有隴上
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寄君狀景也狄仁傑見白
雲孤飛曰吾親舍其下人以為思親事梁瑄不歸弟愓
每見東南白雲即立望𡎺然久之復以為思兄事白樂

天詩清光莫獨占亦對白雲司蓋指秋雲言也
趙充國屯田事乃兵家計策不惟宣帝與漢庭諸公先零
罕幵為之惑班固亦不識其義漢用兵皆調發於郡國
千里行師遇虜輒北今罕幵等羌亦烏合充國其不能
久故欲以計挫之但云兵難隃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畧
又曰明主可為忠言兵當以全勝取及到彼但欲為留
屯計凡與漢庭往復論難者不過糧草多寡耳然初不
露也羌人見其設施出於所料之外實不可久留故輸款
而退趙亦奏凱而還在邊不過自冬徂夏元不曾收得
一粒穀想亦不曾下種不然五月穀將穗耶肯留以遺
羌耶學者不以時月考之每語屯田必為稱首可笑

東晉時有檢校御史專掌行馬外事以吳混為之訟龍至
唐有檢校官自三公三師左右僕射至水部郎十三階
國朝因之官制行並省中興用武節度一轉即八開
府儀同三司再轉為少保以太速故又取未改官制檢
校官置三公三少檢校官檢校即檢點之義未與正官
且令檢點其事故杜子美有園官檢點之語唐以前常
言耳自為官稱人不復云
問人之年若一十則曰弱冠蓋不習句讀將兩句作一句
讀了禮曰人生十年曰幼學亦兩句讀論年則幼在禮
則當學矣二十曰弱冠年雖弱在禮當冠矣三十始壯
在禮當有屋矣四十曰強而仕矣五十曰艾在禮則服

官政矣六十曰耆在禮可以指使人矣七十曰老而傳
八十九十曰耄在禮不加刑矣皆當作兩句點今人並
作一句點誤矣律文言黃幼丁實取此
見孫仲益尚書說東都祕閣建隆還事載藝祖嚐趙歸王
事在前三二年寢疾時明日著矣乃省因賜器幣非是
臨上仙時或移向後非元本又說實錄後來重脩竄改
失本意者多祥符間禁洸義倫本自後洸本難得今亦
時見之可以參照
周人得夏后氏之鼎藏之太廟八百有餘歲矣周衰宋之
社亡鼎淪入於泗水秦始皇斌周齋七日使方人没水
求之不獲宋今南京洙泗今兗州遠矣蓋周人設詞以
拒人之說正如楚子問鼎而答以九九八十一萬人可
挽何涂而至之齊之事同秦不誠而力欲得之妄矣
唐八司馬皆天下奇材豈皆見識卑下而附於叔文蓋叔
文雖小人欲誅宦官強王室特計出下下反為所勝識
禍耳善良皆不免當時有所拘忌不得不深誅而力詆
之後人脩書尚循其說似終不與為善者非春秋之意
也惟范文正公嘗略及之八司馬庶乎氣稍伸矣
唐制縣令闕佐官攝令曰知縣事李翺任工部誌文云攝
富平尉知縣事是也今差京官曰知縣差選人曰令與
唐異矣又諸道判官資歷未至第曰簽書某軍節度判
官廳公事今亦反之

紹興初陝西五路惟熙河曲端將兵二十萬時鄜延路安
撫使王公庶忽承曲命來議事王委改路分兵官卞世
日將數千人到鄜延留月餘不得見有將官譚
年少氣銳與中言曰安撫過熙河不還我將迎之小執
不可諱自以二千騎行寨得王師所寓之地徑至其前
王甚驚譁語其故且恐有它意王悟遂上馬徑回曲聞
之亦不追王公歸而憾之未幾召為樞密遂治曲反狀
下獄以火逼殺之
紹興三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侵晨日出如在水面色淡
而白中有二人一南一北南者色白北者色黑相與上
下甚速至日中光彩射人以水照之祇見南白一人餘

不見是年十二月逆亮送死於淮南方悟黑人為亮云

史記西門豹傳說河伯自釋氏書入中土有龍王之說而河伯無聞矣

嘗編周孔訓子事為圖目曰周孔家訓周公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受封於魯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捉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子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它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

今人多言故實史記魯世家作固實徐廣注一作故

藝祖御筆用南人為相殺諫官非吾子孫石刻在東京內中雖人才之出無定處然山東出相山西出將古亦有此語其後王荊公首變法呂惠卿實為謀主章子厚蔡京蔡卞繼之卒致大亂　聖言可謂如日矣渡江後士大夫不復言僅見於邵氏聞見錄及長編漢高祖謂王濞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汝耶聖人高見遠識固不可以小智測度也

研北雜志二卷

(元)陸友撰

明項德棻宛委堂刻本

研北雜志二卷（內府藏本）

元陸友撰。友有墨史，已著錄。友嘗取漢上題襟集所載段成式語，自號研北生，因以名其雜著。前有元統二年二月自序，稱元統元年冬還自京師，寓居吳下，追憶所欲言者，命其子錄藏。蓋虞集、柯九思同薦友於朝，會二人去職，友亦罷歸時也。所錄皆軼文瑣事。友頗精賞鑒，亦工篆隸，故關於書畫古器者為多。中亦頗有考證，如解李商隱之金蟾齧鎖句，辨徐鍇說文繫傳之獨字、觸字互相矛盾，援北史證馬定國以石鼓出宇文周之非，引鄭康成之說證傳註稱錯簡之誤，皆有可採。至謂仇姓出梁四公子傳，不知孟母先氏仇；以王朗清字仲言，謂本張華荅何劭詩，其言明且清句，不知禮記先有此文，則偶然疏舛也。徐顯稗傳載友撰研史、墨史、印史，不載此書。此本出自陳繼儒家，末有董跋，已稱字多譌脫。繼儒刻入普祕笈中，更失校讎。如皇象天發神讖碑事一條，上下卷其文複見，則顛倒錯亂可知矣。錢曾讀書敏求記稱有柯柘湖校本、項藥師刊本，今皆未見也。

此為最初刊本錢遵王曾見其原本乃係谷暘繕寫何松湖手校陸友字友仁號宅之元統元年寓居吳下追錄所欲言者采段柯古之語名曰研北雜志卷首有檇李項藥師圖記

研北雜志卷上

嘉禾項德棻宛委堂校

余生好游足跡所至喜從長老問前言往行必謹識之元統元年冬還自京師索居吳下終日無與晤語因追記所欲言者命小子錄藏焉取段成式之語名曰研北雜志庶幾賢於博奕爾明年春二月丁卯平原陸友仁序

晉人論豪士如王山千人亦見萬人亦見以其崢嶸顯著人所易見易識者也趙德麟云

自唐末更五代天下大亂江南雖偏霸然文獻獨存得唐遺風

劉原父謂才翁家大父以來收古書畫甚衆至君尤備

王性之銍家有李王與徐鉉書凡數紙所謂小字如聚鍼釘者

僧智永名法極王右軍七代孫年百歲迺終會

篆法自秦李斯至宋吳興道士張有而止後世
的的有所據依趙子昂云
秦少游家有唐人書憲宗紀趙德麟贊其後云
一十四年鮑鱷蠶結屈務鉻替利動義鉃君
子之病小人所悅
賈公子宣與劉路公允說原父晚年病不識字
日月見女皆不能認人言永興多發古冢求
物致此

劉原父在長安得先秦彝鼎數十銘識奇奧皆
按而讀之因以考知三代制度尤珍惜之每
曰我死子孫烝嘗我朝廷每有禮樂之事必
即其家取決焉
張芸叟見貌令陳偲說鄜州東塔上有石照見
南山草木鳥獸
麗丞相子元鼎字溫叔性寡嗜好獨畜奇石大
小形佀皆有名品澤以清泉終日置之坐隅

憂患皆忘徑使江南訪求嶷鑿或有得者不
吝賞費也
趙元考彥若有史例論三卷唐典備對六卷紀
元新書十首游師雄有分疆語錄三卷
韓子蒼云王右軍清真為江左第一意其為人
必能一死生齊物我不以世故嬰其胷中然
其作蘭亭敘感事興懷有足悲者猶不耻
有以也淵明游斜川亦悼念歲月卒之縱情

於憂患知彭澤之高逸少不及遠甚
世傳武中令行德身長九尺材力絕人
吏部侍郎徐度敦立自言少參[illegible]游追識
朱松喬年及張栻定夫始得為文之法
周子充聞徐敦立言政和宣和間後生少讀史
一日沈狀元晦以博學至京師東南士子翕
然宗之來者滿門聞舉古事莫不竦聽惟歙
人金彥亨在下坐數搖其首鄉人問故則云

其争悞其事非退而攷按信然
陵去非善行草得晉人筆意
五代僭僞諸國獨江南文物爲盛然每歲科舉取人甚少多用上書言事拜官唯廣順二年始命江文蔚知貢舉放進士廬陵王克正等三人而止 王克正字守節
周子充嘗記其祖母張秦國道祖父之言舊小吏事上官極恭太守禮上法曹與它掾寀褢

捧案
唐人尚氏族至今譜牒具存故雖斷碑闕文猶可以世攷知其人以此知學者不可不明譜系
吾家舊唐某縣印國製作精古上刻字云攝令宰　元和三年九月云云四年二月內到縣行用尚有數字湮滅不可識
張伯雨有金銅舍利匣上刻云維梁貞明二年歲次丙子八月癸未朔二十日壬寅隨使都教練使右廂馬步都虞候親軍左衛營都知兵馬使檢校尚書右僕射守崖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國謝崇勛捨靈壽禪院蓋有四竅出烟有環若含鎖者或疑燒香罷李商隱詩云金蟾齧鎖燒香入又云鎖香金屈戌是則燒香爲驗其爲燒香罷之有鎖者 金屈戌作鎖
朱文公嘗登雲谷晨起穿林薄中無露水沾衣但見煙霧在下茫然如大洋海衆山僅露峰尖烟雲環繞往來山如移動天下奇觀也

趙子昂學士嘗以皇象章草與王右軍帖攷十得八九蓋右軍草書本出於此皇象天發神讖碑在南豪廢支構洛人楊益爲御史大夫椽始移置學中
宋紹興中秦檜修禮樂以文太平用內侍邵諤主之時方造玉輅及鹵簿儀仗百工皆隸之

謂之邵局故渾禮儀器猶鑄謌姓名

賀方回故居在吳中昇平橋所居有企鴻軒郡志誤作醋坊橋方回有二子曰房曰廩廩字豫登紹興二年二月甲子進方回手校書五千餘卷得官特添差平江糧料院方回葬義興之篠嶺其子孫尚有存者

金人馬定國嘗攷石鼓字畫以爲宇文周時所造作辯餘萬言余按元魏景明三年帝躬御弧矢射遠及一百五十步羣臣勒銘射所此北史宣武本紀所載今壵尚有碑刻其詞有云慨岐陽之末訓又有彼岐陽由此觀之石决非宇文周之物也

晏十五叔原志文晁四以道作今不見其集中壵稱叔原長短句有六朝風致是未見詩文高勝處也

元祐中叔原以長短句行蘇子瞻因黃魯直欲一見之叔原辭曰今政事堂半吾家舊客亦未暇見也叔原監潁昌府許田鎮手寫自作長短句上府帥韓持國持國報書得新詞盈卷蓋才有餘而德不足者願郎君捐有餘之才補不足之德不勝門下老吏之望云一鎮監敢以杯酒間自作長短句示本道大帥之嚴猶書門生忠於郎君之意在叔原爲甚豪在韓公爲甚德也

程叔微云伊川先生聞叔原誦夢魂慣得無拘束又踏楊花過謝橋笑曰鬼語也意亦賞之程晏二家有連云

葉左丞少蘊舊居在郡池鄉門前有橋名魚城石林總集 政和中寓居城東布德坊

暢師文字純父雒陽人好奇尚恠廬處道舉往陝西廉訪副使日純父僉司事同按部譽昌

一日總帥汪公語於盧公曰吾意欲邀兩公
至家小飲而僉司性頗不常不敢造次公試
覘之按事之暇盧從容語之曰總帥公連姻
帝室家世勛伐如此吾察其意似欲屈我輩
一至其家者或可一報謁否是時憲綱猶得
相往復也純父欣然曰何不可之有彼帥府
雖大亦當飲汪公今時重臣相好有素使其
設具見招固當一往也且不當緩明日即可

矣汪即張具以俟翼日聯騎而往茶罷命酒
賓主歡然無不引滿至所謂主飯者主人親
置之按且持筯侑食純父忽□使其童瀉奚
於地羅籠飯與側主人命再供既至又復如
前遷推案上馬而去衆皆不樂而罷盧後問
之故乃作色曰獨不見其犬乎或寢或訛列
於庭下是不以犬覘待且必以犬見噬也吾
故倒之而出□及歸□□倒逆至第一驛行

久見水清澈過驛馬曰此水可濯吾足諸公
請先往汪不獲已留知事者以俟之洗畢呼
知事者取鞾來其人固已不堪矣勉爲之前
手奉鞾以進乃取鞾反向以批其面曰汝聞
吾□知事乃卽奪鞾投流中躍馬疾馳至驛
泣訴之皆爲絕倒使人別持鞾與之後虞道
赴湖南憲舟次郢州驛夜與劉致時中坐白
雪樓上更闌燭盡無可晤語盧曰純父分司

去此未久必有佳話因呼驛卒姬生者沃之
酒問之姬遽曰其未至也聞爲性不可測供
頓百需莫不極其嚴潔旣至首視廚室怒曰
誰爲此者館人曰典史攝之前跽而嫚罵之
衆莫曉所謂良久其童從旁言曰相公不與
吏輩同爨當別覓小竈且示以釜之大小
薪之長短各有其度俾別爲之典史者奔去
持鍋負薪與泥甓偕至仍命典史躬自塗墍

之既畢復怒捽典史踣之曰吾固知汝不克
供職行且決罷汝矣衆亦莫曉所謂其童又
言曰釜煬有煤未去也令館人脫釜覆之地
以手拭煤塗典史之面而叱出之一日作餛
飩八枚召知府畢食之其法每枚用肉四兩
名爲渊襟紅知府不能半其一彼則享已盡
矣時所供醽頗醶知府云敝舍有佳者當令
姬副使送膳夫所少頃知府遣姬以鎺盛醽

至問曰何物也姬應之曰知府送酢卽令跪
階下飲之至盡曰爲我謝知府出而哇之二
公因相顧大笑處道曰純父有潔疾與人飲
必欲至盡以巾拭爵乾而授之則喜尚有餘
瀝必怔之自飲亦然食物多手自製水惟飲
前桶新必以尺莕必以寸喜盥手曰不知其
幾而浣足亦必以再濯也性疑忌夫人之面
家童罕見之出必鑰其戶涸置寢室中每畜

溺渊口以漱其齒久而後噱喉中有聲見者
輒欲嘔而彼守之終身與人語輒示以臆或
以手指喻而不言唯其童能知之有馬卒頗
慧其童語之曰凡公有指令不可問當爲言
之忽一日呼之前以食指並置左耳復以右
手如擧物狀數點而並退而請於其童適曰
命汝呼釘馬脚邑回鶻耳已而果然又一日
持鈔一貫以兩手作一小規復開兩手尺許

動其喙如噍物者其童曰此欲食猪大臟耳
其先夫人貴家女衾裯甚厰方睡未起以水
沃其頂至踵方食以灰投食罌中遂感氣疾
喪酮而殁其爲侍講日時中與文矩子方過
其居值其濯足聞客至輒洗迎笑而出曰佳
客至正有佳味於臥內取四大桃置案上以
二桃洗於濯足水中子方與時中各持一顆
去曰公洗者其自享之無以二桃汚吾齒也

乃大笑而别或謂其書似吳元章耶字曰不
啖其書似元章其風有甚於元章者矣
洞庭以種橘爲業者其利與農畝等宋政和元
年冬大寒積雪尺餘河水盡冰凡橘皆凍死
明年伐而爲薪取給焉葉少藴作橘薪以志
其異
天曆二年冬大雨雪太湖冰厚數尺人履冰上
如平地洞庭柑橘凍死幾盡明年秋水又明

年春三吳之人饑疫死者數十萬
葉少藴得陳州蔡寬夫書云旋爲花作帽
虎丘有消遥道士養鶴磵
王仲弓寔人物高勝雖貴公子泛然不犯世故
居官數自免博學多聞尤長於醫及與前世
婁昌言頴士宋道友諸人遊
郭茂倩字德粲太原人[illegible]尤精古
樂府有所纂樂府詩集行於世

世言李成惜墨如金 葉少藴
范陽張祿字子偉少不婚宦居京口得故才約
景純之廢圃結茅齋居焉啜菽飲水嘯傲長
松修竹之下十有餘年一日聞江東湖湘山
水之勝杖策獨行登廬阜汎彭蠡絕洞庭南
至衡山幾年而後返所過雖兎穴鳥道人迹
所不及必皆窮搜極覽以盡其意隨輒疏錄
名之曰山水湯遊記

葉少藴閱故書得朱朴所爲日曆自記其初得
爲相時事昭宗拔於國子博士以爲相不可
謂無意然所謂朱朴觀其言鄙淺險躁妄庸
人也不知何以遽取重如此
金華洞有韓元吝諸人同游題云淳熙改元七
月既望陳巖肖子象陳良祐天與黃掞子餘
趙師龍德言韓元吉无咎觀稼秋郊自智者
山來謁雙龍洞篝燈蒲伏徧閱乳石之狀寒

氣褰人酌酒竹陰支笻至中洞飲泉乃歸

乾芜谷題北齊校書圖詩云高齋校讐誰作圖一時緗書亦名儒網羅卷軸三千餘俗傳非眞蹟近思睢黃是正定不無虛文末學徒區區豈識治道唐虞文物高館希石渠後來仍見程何修文偃武事益諠轉頭鄴城已丘此先朝本補長眉須丹青寫此猶不渝高鬟侍女貝紅裙兩雙鞍立奚奴罷琴涉筆

傾酒壺蘭臺供擬信樂歟不知書手安用摹無乃逞巧聊自娛千年視之一欷歔君不見文皇學士十八人謀猷事業皆功臣瀛洲猶圖應更眞請君尋觀爲拂塵後人其後云齊文宣天寶七年詔樊遜校定羣書供皇太子遜與諸秀才高乾和馬敬德許散愁韓同寶傅懷德顧道之李道子鮑長暄景孫及梁王王溥王九元水谷參軍周子深等十一人借邢子才魏收諸家本共刊定秘府紕繆於是五經諸史殆無遺闕此圖之所以作也黃太史所謂士大夫十二員范明州謂遜其字者皆是矣至唐已闕周隋二代不知何自得其容貌徒取高氏起索虜以兵力奮然敦尚儒風立石經與蘭亭定尚書於凉風堂賁義於春宮意當時文士亦歆艷之故相傳於圖書哉流及後裔文林之館既與御覽之

書繼以無愁之聲已播於天下不救其亡故余感而賦之云

晃谷有朔日行記

昔柳子厚記其先友六十七人於其父墓碑之陰攷之於傳卓然知名者蓋二十人余求厚所先君之所友天下之名士畢集焉

袁高 妃子　姜公輔　齊映

嚴郢　杜黃裳　楊憑弟凝

穆贊寧子 裴樞 李鄘
梁肅 韓愈 許孟容
袁滋 盧群 鄭餘慶
奚陟 盧景亮 楊於陵
高郢 柳登芳子弟冕

師直謂劉貢父曰王介父之知人也能知中人以上者自中人以下或不能知由其性謂獨高而然貢父曰子好奕棊請以奕爲喻李

重恩天下之善棊者也與重恩敵者知之過重恩者知之下於重恩或倍蓰或什伍重恩有不知者乎介父輕虞大以顔子孟軻得其說者悅而服之故謂介父善知人

貢父所居在宋門城下城脊有地可方尺餘去地一丈以上每登以眺遠其子戲曰閒闔臺

曰承君有廬在鄺山中詩有竹傍有溪溪畔有大石前後樹以梨棗日與二弟穿竹渡溪倦則坐石上或藉以草爲巾草屨詠而歸足以遺老而忘憂

宋次道爲修撰日言館閣四部書猥多舛駁請以漢藝文志目購尋數本委直官重複校正然後取歷代至唐錄所載第爲數等擇其善者校留之餘置不用則秘書得以完善也蘇子容撰志文

次道撰著有書閣集十二卷後集六卷西垣制

集十卷東觀絕筆二十卷大唐詔令一百三十卷續唐武宣懿僖昭哀六朝實錄總一百四十八卷東京記三卷長安河南志各二十卷閤門儀制十三卷集例三十卷例要五卷蕃夷朝貢錄十卷三川官下錄入蕃錄春明退朝錄各二卷韻類宗室各五卷安南錄三卷元會故事一卷諱行後錄五卷寶刻叢章三十卷其家書數萬卷多文莊宣獻手澤與

四朝賜札藏秘惟謹或繕寫别本以備出入退朝則與子弟繙讐訂正故其所藏最號精審平生無它嗜好惟沉酣簡牘以爲娛樂雖甚寒暑未嘗釋卷也

劉禹錫唐卿嘗謂紬討書傳最爲樂事忽得一異書如得奇貨人知其如此故求怪僻難知之籍窮其學之淺深唐卿皆推其自出以示之有所不及見者累日尋究至忘寢食必得

而後已故當時士大夫多以博洽推之

吕縉叔夏卿在唐史書謂陸羽秦系避僭藩辟命終窮（躬一作）不仕宜列隱逸閻立德王與由藝術躐取高位宜附方技其表善抑惡之意切矣

山陰陸氏贈光祿卿昭生尚書吏部郎中直史館軫生國子博士珪字廉叔娶毘陵邊氏兵部調之女生四子曰佖曰佃曰傳曰倚

吕居仁師友雜志記陽翟辛其前輩賢者蘇子容妻弟而失其名與字後見蘇魏公集中有朝請郎辛君墓志始知其名雍字化光有文藝節行

泉石之美與夫佛老之宮嶽瀆之祠瓌偉之觀人迹所罕至者皆得以窮探而歷覽晚師高陽土瘠且陋無臺榭可以眺望無林樾可以游息獨城之東北隅有故濠水其袤二里廣

二百尺昔嘗瀕水爲臺而功未竟乃因其舊址畚築而成之。得廢堂四十楹徙置其上前値水後爲閣道以屬於城又構小榭於西以休賓佐云。

唐子西嘗爲閻注子東言羅浮山道士觀忽有老虎來廊廡間子西瞿然道士曰此郭文先生守丹竈虎也年深爪牙落盡亦復無聲可狎而玩然其視眈眈光彩射人若不馴擾也

子東因賦啞虎詩見文集中又子東詠俞仲
義併上王內史云手追心慕湯低徊憑向丹
青入臥遊絕勝山陰問陳迹茂林修竹想風
流
吏部侍郎葛立方因陛對高宗從容語及前代
書法曰唐人書雖工至天然處終不及魏晉
如鍾王之妙皆非善書立方對曰古人論書
先論筆法若不能求用筆意於點畫之外便

有鍮算之狀矣上曰然
黃魯直書道媚米元章書俊拔薛道祖書溫潤
淳熙紹熙間尤當伯延之王左曾順伯兩公酷
好古刻以收儲之富相角皆能辨別真贋倪
文正云
題柏寬鹽鐵論云夫以秦大夫之辨加以憑勢
恃貴卒見屈於賢良文學信功利之不勝仁
義也

又跋絳帖云此帖乃林中書攄家舊物其背紙
皆用門狀謝書知其為林中書舊物不疑祖
義得之於常賣鋪止九冊欠一冊林政宣間
為執政方當太平極盛之時其所藏碑刻莫
非精好故知此帖為難得也方其盛時自謂
富藏可以傳世曾不百年已皆散而為它人
之有林乃蔡京黨以非道冒顯位其子孫不
肖家業一空久矣奚獨此帖世間物無常主

賢者之後猶不能常有而況於林乎然觀其
帖背謝送惠書其饋送之物極為微鮮政宣
視祖宗侈費矣然不過如此則知今之侈費
又甚也背紙更百年略不蒸動又以見當時
一藝之微亦非今日所及
程正叔嘗遊秦中歷觀漢唐諸陵無有完者惟
昭陵不犯陵旁居人尚能道當日儉素之事
此所以歷數百年屢經寇亂而獨全也

天台山有余爽題詩甚佳福聖觀三章云九峰回合抱瓊田石蘚雲英潄瀑泉閑說丹成從此路玉虹芝駕上青天一 紫府金庭太帝宮露壇蒼檜響天風上清神虎何年見雲錦宮傳雨玉童二 子晉鸞飛作帝班吹笙今在碧雲間高秋白月霜風夜時有吹簫赴洛還三 玉京洞三章云羽駕歸來洞已扃洞門深鎖讀殘經瓊臺一覺仙都夢不覺松根長茯苓一 東臨滄海宴羣仙悮入桃源小洞天一局殘棊消幾刻老龍須甲已蒼然二 半山松栢散天聲芝蓋當年謁赤城我是上皇芸閣吏玉京應有舊題名三 又題桐柏崇道觀云乘風御雲氣來訪眞人家玉闕散朝彩瓊臺煥晨霞高臨太元天下盼赤水涯陰魄霜采陽精散丹華桐君奉玄書姹女弄絳紗彤虹混五色神芝秀三葩煌煌王母裾飄飄紫皇車

飈輪動無迹風馬去亦賒矯首挹浮丘躡履追皇娥珠宮俯台斗石梁礙流槎操持却日鞭跨踏食月蛙龍旂拂烟霧鶴袂策雲斜凊都隱虛無金庭鬱嵯峨横霄雉美氣空界流浩波素蕭勞吹噓吐納煩羲和倏爾度灰切超然絶塵羅靈簫步何徐玉斧髮已皤飛駕逐鳳吹班驂奏鸞歌寧甞飲青精幸我栽胡麻交梨嘗所嗜火棗醒齒牙咽嗽華池津咀嚼碧柰花有待越三井思慮何由邪

廖明略謂范曄之文秀整温繹

闕子東云叔父廬州使君蔚宗平生好事多畜書畫嘗有褚河南所撫虞永興枕臥帖落筆精微僅如絲髮既存骨氣復有精神米元章愛之重之叔父游宦交廣二十餘年先兄長源叔父長子也至崇寧間解后元章於京口是時叔父已捐舘從長源求此書長源靳之

曰惟得公陸探微師子乃可從之長源復斬曰此畫不足以當此帖更得公按上盈尺硃砂乃可又從之長源又斬之曰細思二物皆有媿於虞帖非得公頭不可有此帖及長源不赴其約於是移書曰頃在楊州蔚宗待我甚厚示以此帖遂摸筆法寫一通去較其所藏妙若刻楮不復能辨元叙叔頭帖又云襄陽漫士米公筆法一代餘波爲畫亦復造微入妙

其子元暉善畫自謂非古今畫家者流識者或不以爲過元暉作遠山長雲出沒萬變古未有巔安得匹紙以盡其筆勢之妙乎至於林麓近而雄深岡巒遠而挺拔木露幹而想高茂水見涯而知渺瀰皆發於筆墨之分作一外此常人之所難而元暉之所易也

車溪贊上人爲子東言嘗與其徒月夜登閣聽江貫道鼓琴貫道信手撫絃曲盡其妙於是撫琴而弗彈坐客皆自失莫不超然得意於絲桐之表隆茂宗遂畫爲撫琴圖

樓大防言樂之本在聲無知之者而力求於度柜黍之末爲可歎也修太常寺記

黃鈞太常寺壁記云後世以儀爲禮以器爲樂其於聖賢之道遠矣惟儀與器又皆囚陋就寖寖非六經之故

餘姚虞氏寔世南之裔有爲屋者故譜系尚存

自舜氏以來莫不可紀如漢之翻吳之翻凡有名於史者皆略載其行事歷晉宋齊梁陳隋皆嘗上於朝而名臣爲之修纂齊則王儉修之宅皆類是王山㑹氏有譜亦然唐史所載甚詳至武氏而譜法大壞唐人猶能各守其閥閱今則亾矣宋惟一二名門如杜祁公上世自三代春秋諸侯之子孫千有餘歲不絕世譜

王順伯博雅好古蓄石刻千計单騎賦歸行李亦數篋家藏可知也評論字法旁求篆隷上下數千載衮衮不能自休而一語不輕發

趙州石橋色深碧而累甃堅緻中爲大洞跨水兩旁橋基各爲小洞三若品字多前人題刻劉原父有詩云蒼蒞六合外淋漓三皇初近既未必有遠亦未必無

樓大防云家有唐氏風憲記晁以道篆記許氏

文字南唐李後主謂善法書者各得右軍之一體若虞世南得其美韻而失其俊邁歐陽詢得其力而失其溫秀褚遂良得其意而失其變化薛稷得其清而失於窘拘顔眞卿得其筋而失於麄魯柳公權得其骨而失於生獷徐浩得其肉而失於俗李邕得其氣而失於體格張旭得其法而失於狂獨獻之俱得而失於驚急無蘊藉態度觀此言則是終無有得其全者

葉夢得少蘊鎭許昌日通判府事韓璹公表少師持國之孫也與其季父宗質彬叔皆清修簡遠持國之風烈猶在其伯父丞相莊敏公王汝之子宗武文若年八十餘致仕耆老篤厚歷歷能論前朝事王文恪公樂道之子實仲弓浮沉久不仕超然不嬰世故慕嵇叔夜陶淵明爲人曾魯公之孫誠存之議論英發

貫串古今蘇翰林二子迨仲豫過叔黨文采皆有家法過爲屬邑郾城令岑穰彥休已病羸然不勝衣窮今考古意氣不衰許亢宗幹譽沖澹靖深無交當世之志皆會一府其舅氏晁將之無斁自金鄉來過說之以道居新鄭杜門不出遇請入社時相從於西湖之上輒終日忘歸酒酣賦詩唱酬迭作至屢返不已一時冠蓋人物之盛如此許昌唱和集風

月勝日時一展玩於巉巗之間雖伯牙之絶而山陽之笛猶足慰其懷之思云 同上

王實仲弓許昌人文恪公陶之子未冠從司馬溫公學溫公不以膏粱蓄之教以名節授禮易二經仲弓亦超然不以仕宦進取爲意韓少師持國歸以女仲弓又爲授詩祖陶謝韋杜故其文典雅溫麗華暢而不靡諍而深婉而麗有一唱三嘆之音未嘗急於人知人亦不皆知仲弓也惟范蜀公以耆老退居造門接之元祐初梁右丞況之薦於朝爲耤田令秩滿辭尚書轍鎭中山辟爲屬不行自是浮沉遂欲遠去世故家與范忠宣公有連末允爲忠宣所許崇寧初強起一守信陽歸卽謝事挂冠里中葉少蘊守許昌下車亟往過之視其貌㷫然不爲崖異而簡遠蕭散若初未嘗與世交者口吃不能極語徐聽其言衮衮皆有蘊致飲酒所居鳳臺園有修竹叢餘本道溪水貫其中水木尙茂不覺在城市闤闠東南山水之勝蘇掃解雀羅靖康之難南渡卒於鄂之咸寧遺令不爲銘文而前自志其大略使納之壙中其曠達無累於世如此

林虙字德祖其先福州福清人今爲吳縣人祖槩集賢校理父旦直祕閣虙少穎悟絶人能傳其祖父業年數歲伯父希嘗移古鑑背有龍朔二字虙從旁曰是非唐太帝時物乎希奇之曰是兒眉過於目當復以文名可繼其祖矣乃以德祖字之旣長益刻苦自淬礪故其學蚤成紹聖四年進士及第調宜興主簿改潤州教授入爲太學錄復爲常州教授常州號多士籍於學者常千餘人時方以三舍取士乃身爲勸率從者風靡大司諭天下郡

一貫六經人爲最上爲下詔襃美特改宣德
郎用從官薦召詣政事堂改揚州教授擢河
北西路提舉學事陛辭日上首以久歷師儒
顧問甚渥且使循行所部推廣風旨虔頓首
奉詔因請加賜鄒兗二國謚復捐公廨菜圃
歸於學示以不利自封除開封府左司錄一
日上章請老夜自書櫝且報可家人無知者
即日束裝出國門士大夫奔走餞皆不及既

歸杜門一室閒與宗族故黨嘯詠山水間無
一言及世事卒年六十六虔爲人博學強敏
有志操自六經諸子而下錯綜貫串無不記
誦爲文章援筆數百言閎易敷暢初若不經
意然論辯研覈皆有所柢宿其所欲爲自信
不疑晩喜浮屠外生死說不肉食十四年始
疾即不呼醫飲藥遽爲纊不亂所著書有大
崇元豐聖訓錄易說詩發書解禮記解道

德經解子旟

趙師睪家在吳之晝錦坊有聚奎榮桂二堂又
有宗表王輝與開

曾見白玉荷栖制作精妙上刻臣林泉造

柳子厚自言僕蓄古書家所蓄晉魏時尺
牘甚具又二十年來徧觀長安貴人好事者
所蓄殆無遺焉以是善知書雖未嘗見名氏
望而識其時也

祥符中郡國多獻古鼎鐘盤敦之器而其上多
科斗文字夏英公乃學爲古文奇字至偃臥
以指畫腹其勤若此

唐人臨模古迹得其形似而失其氣韻米元章
得其氣韻而失其形似氣韻形似俱備者唯
吳興趙子昂得之

鄂州圖經云李陽冰篆鄂字上有四口空中鬼
爲之幾纔筆不能如綢繆束薪之繆漢以來符

璽印章書也

觀古銅器及太湖靈璧等石先看皮毛

李明仲誠所著書有續山海經十卷古篆說文十卷續同姓名錄二卷營造法式廿四卷琵琶錄三卷馬經三卷六博經三卷

張謙仲有貞靜齋程致道作銘

句容縣西五里石門村有吳故衡陽太守葛府君之碑仆野田中近歲一村大疫巫言立此

碑則安民始共起立之已二三年人猶未有省者至元三年正月童丘戚光始屬友人樊楷仲式與縣之好事者觀之以其石理甚麁文皆漫滅可撫者祗額十一字耳

甘棠陰裹片雲開馬首雲山一笑回煩過縣西三四里倩人模取古碑來　戚光

入世寥寥隔幾塵石門下馬獨傷神古碑字斷苔封雪荒塚髑消草自春聊將踏鑑談往事應無化鶴訪遺民童丘別有人稽古何日同來薦白蘋　樊楷

倉頡四目光熒熒手裂混沌人文形長天蕩蕩幾周星篆斯迭次猶典刑自從鍾衛變楷法江左草聖知孤鋼萬錢裴稀金石錄大字秪收瘞鶴銘寧知寰塚六尺碣霜鐵風射橫荒坰額題衡陽守未沒往往呵護煩神靈叢祠

淫情附覡語田翁荛豎爭來聽登時扶樹劍枯蘚蝕若山立蒼岭崿童丘戚實頗好古馳書樊式敲書扃披鞍馬上往訪之眼明鸞鵠一凝其停試融墨汁脫見大楷歸信拭開軒牖浯溪以前合第一向後但覺紛佮傳潁川先生徧披撫胡獨不過餘千齡似聞旗蓋既入洛白日倏滄紅塵腥孫陵岡頭杜宇哭荒榛

應以亟至今青況乃功臣子孫盡既隸堂有洗
濁提壘毹翁仰無言倒沼底罰髑嘘火寒於
氷尚喜點畫足傳世未與霜草俱凋零

項炯

吳國衡陽守神明閟夜臺偶憑巫覡語竟免縣
人莪斷隴生青草荒碑臥綠苔石門秋日落
不見子孫來

陸友仁

湯泉知名者七所謂匡廬汝水尉氏驪山鳳翔
之駱谷和州之惠濟與渝州之陳氏山居也
皆棄於窮山之中惟驪山當往來之衝華堂
玉甃獨為勝絕燕之昌平李陵臺亦有溫泉

奎章閣有徽宗畫承平殿曲宴圖并書自製曲
宴記云云

趙子昂家智永千文為湯君載借摹易去一百
六十五字

所以因書唐雷迅琴乃貞元三年斲

李順父有周伯吉父槃銘一百三十字家人折
其足用為餅槃鮮于伯機驗為古物乃以歸
之

謝景初師厚知制誥希深之子詩極高豫章黃
魯直娶其女自以為從師厚得句法而師厚
之姑寔歸梅聖俞其淵源所從來遠矣

吳令昇知靈壁縣日會朝廷定樂下縣造石磬

磬成每泝流進入縣境別有一河號清河取
都城稍徑或由此河載磬入則其聲卒不協
律此理殆不可曉也

唐宋制諸笏服朱紫者以象前詘後直服綠者
以木上挫下方假攝官者同

若教樂淫聲過聲凶聲慢聲皆禁之淫聲若鄭
衛之音過聲失哀樂之節凶聲亡國之音若
桑間濮上者慢聲惰慢不恭

袁伯長又謂趙子昂詩法高踵魏晉爲律詩則
尊守唐法故雖造次訓荅必守典則
又云嘗聞善書者云大篆不得入小篆隸書宜
體入八分
宋人書習鍾法者五人黃長睿伯思雒陽朱敦
儒希真李處權巽伯姜夔堯章趙孟堅子固
姜堯章作絳帖評旁正曲引有功於今古鈌亦
疑之

趙子固謂姜書精妙過於黃米
龍眠祈氣洞馬腹晚修靜業追前非
京師人家有王晉卿都尉寶繪堂畫帙仙佛折
枝禽畜凡三帙後入宣和內府徽宗自書畫
人姓名復加寶璽其上
韓侂胄閱古堂圖書皆出于向若水鑒定
蔡君謨所摹右軍諸帖形模骨肉纖悉具備莫
敢踰軼至米元章始變其法超規越矩雖有
生氣而筆法悉絕矣
魏晉隸書以歷古爲工至唐虞永興褚河南猶
守舊法唐廣世碑刻作字逾廣遂以長勁爲
能而悉變矣近世能書家不屑顏柳競爲李
北海書而隸體遂絕余拙於書而善鑒未有
能易余言者
梵隆爲葉少蘊門僧久居弁山故其作畫極多
德壽宮評畫以隆爲龍眠嫡嗣

燕文貴爲翰林藝學將仕郎守雲州雲應主簿
累代畫家以王士元郭忠恕爲第一聞畫史言
尺寸層疊皆以準繩爲則殆猶修內司法式
分杪不得踰越
清獻趙公祖墓與陶山陸右丞祖墓相近紹興
間陸氏墓地爲攢陵清獻旁近墓地亦皆歸
朝廷而不絕其祠祭先朝陵寢遭賊髡之酷
痛通于天而趙氏祖墓復歸王氏

鄭潛菴先生太末人兩入翰林纂修凡例多出
其手清言介行每談數百年承平事不絕口
時則有新安汪尚書孫漢卿爲應奉廬山曹
端明子愚爲編修四明袁樞密從孫伯長爲
檢閱官

趙子昂謂薛道祖書誠美微有按模脫墼之嫌
袁伯長自以不能書而深識其語嘗謂米元
章書政如黃太史作詩之變亞角嶄掠求於

盧蘊川娟則茂有其學魯獨居男子於道祖
見之懷素書多蘇才翁兄弟所贋作至金昌
諸人尤競習此體

南康黃可玉嗜古剛潔人也

書世倫堂雅集詩後吾鄉盛時比屋皆故家大
官咸淳中賈相擅國絕惡四明由是衣冠皆
爲月集悉不敢議時事卒至國亡無責降於
外者當至元末年諸老先生猶無恙時則有
渼寧王先生師表模範世倫雅集猶有洛社
耆英之遺意甫三十有四年風塵變更乘亂
上征無有一人在者覽先羣公之遺墨不勝
悲慕世倫主人於是下世亦二十年矣捕以
契家子猶得從封胡遏末之後願相與勉焉
以圖無斁袁伯長清容集語

吾子行沈困市肆豐碑巨碣不能以自見寫其
幽曠託焉以自遣者也

定武稧序唐文皇模本所刻故毫髮無踰矩至
編賜諸王羣臣則皆一時能書所臨精神横
逸雖抵掌相似然猶以爲優孟也予所見元
嘉賜本第一神龍第二蘇才翁家第三才翁
本則祖神龍褚河南稧字本第四馮承素本
第五褚庭誨本第六陸柬之本第七趙模本
第八宸後見米老所倣褚河南第九倣馮承
素第十紹興內府藏本第十一本皆臨畫與

皆蠒紙非雙鉤響搨所作獨張似
之家綃本云是湯普徹所摹本不同耳
評書家嘗言率更書雖雙鉤蓋其落筆全在骨
法若填補肥媚則失其體舊見唐彥猷摹陽
帖筆意絕近此卷彷彿之矣 閱陝帖
李伯時雅集圖有兩本在元豐間宴於王晉卿
都尉之第所作一蓋作於元祐初安定郡王
趙德麟之邸劉潛夫書其後云重屏圖至汝

陰王明清氏始定正坐者爲南唐李中主像
●嘗見樓宣獻公家周文矩所畫初本前有徽
宗御書白樂天偶眠一章云放杯書案上枕
臂火鑪前老愛尋思事慵多取次眠妻教卸
烏帽婢與展青氈便是屏風樣何勞畫古賢
此白樂天詩
江南李中主兄弟四人圍棊屏上書樂天前詩
紙上着色人皆如生

袁伯長有李後主所用玉筆管上有鐫字文鏤
甚精云得之史丞相家賈似道悅生印亦在
其處
蔡君謨云智永眞草千文蓋七百本唐初尚多
存者太宗取其最精者撫寫勒石云律呂調
陽者是也今宋宣獻家及王閣老叔原家各
藏一本
又云辛卯秋汴渠涸於宿州界上岸旁得一泉

甘美淸涼絕異常水其鄉人言水漲則不見
冬涸則其泉涓涓深可愛余以水品中不在
第三然出沒不常不可以定論也
顧野王玉篇惟越本最善末題會稽吳氏三一
孃寫問之越人無能知者楷法殊精
宣和間徽宗賜大王御筆檀香板應游甑處所
並詩直入
蒲葵扇唐韻樓字注云蒲葵也乃樓扇耳

宋師下江南金陵城破自城下水牕兵入故劉
貢父有蠟濆何堪佰水牕之句
陟釐乃水苔今取以爲紙名苔紙晉武帝賜張
華側理古人數紙以番紙万番南越所獻也
漢人言陟俚與側理相亂南人以海苔爲紙
其理縱橫斜側因以爲名焉
朱文公謂尤延之論古人筆法來處如周太史
奠世系眞使人無間然

吳興朱文中尚奇每倣古物立怪名以紿流俗
廬於弁山之下山多巖谷乃披荊棘求其壯
觀者刻作前人題署姓名年月皆詭異不可
考據
蘇子由有賦松石圖詩云物生眞僞竟何有適
意一時寧辨眞知言哉
宋紹興中郎官周紫芝乞旌表蘇庠劄子云臣
嘗觀漢之光武以英睿之姿撥亂反正不數
年而天下定即位之初未遑它事惟務側席
幽人聘禮高士自衆人觀之疑若急其所緩
後其所先殊不知舉逸民則天下歸心焉蓋
深得乎聖人之意者也竊見鎭江府蘇堅之
子庠人物文采一時之勝而抱泉石烟霞之
念至於終身可謂賢矣往者朝廷束帛羔羊
屢賁其門庠雖不變所守高卧不至而聖主
之恩所以光寵於庠豈不大哉庠既以是終
殞於地下倘不稍加旌異則無以見朝廷敦

尚名節終始不倦之意臣愚伏望聖慈表其
門閭賜以美號付之史館使傳萬世非特後
之鄙夫聞其風者莫不興起庶幾識者以謂
庠能始終其節而不變朝廷能終始於禮而
不倦亦不可謂無補於聖化之萬一也取進
止
宋制太廟及宮殿皆四阿施鴟尾社門觀寺神

祠亦如之其宮内及京城諸門外州正衙門
等並施鴟尾自外不合

趙子昂學士言嵇侍中廟在湯陰縣西門外二
里延祐元年十一月十九日彰德朱長孺道
邦人之意求書晉嵇侍中之廟六字趙每敬
其忠節不辭而書之運筆如飛若有神助是
夜京口石民瞻館于書室中夢一丈夫晉人
衣冠蓬首玄衣血流被面謂民瞻曰我嵇侍
中今日趙子昂爲余書廟額故來謝之言訖
而去有聲甚遠民瞻既覺猶汗流亦異夢也

朱昂字舉之其先京兆人世家渼陂唐天復末
徙家南陽梁祖革命父葆光與唐舊臣顔蕘
李濤數輩挈屬南渡寓於潭州每正至必序
立于南岳祠前北望號慟殆二十年後惟濤
北歸而葆光遂家于衡山

王著字知微一字成[illegible]人郎[illegible]

者有研格書奩銘云爰有愚叟栖此陋室風
雨可蔽戶庭不出知足爲富娛老爲逸貂冠
蟬冕虎皮羊質庭之弗疑永爾終吉

徐鉉自銘親篆其文刻石眞齋中

李煜墓北邙故吏張佖任河南每清明親拜其
墓哭之甚哀煜子孫陵替常分俸賙給

滔滔大川江湖之紀譪譪名士東南之美詳究
典刑優游文史才賢湊焉國華有煒此宋三
朝史得院舊所纂徐鉉張佖等列傳贊

張洎素與徐鉉厚善因議事不協遂絶然手寫
鉉文章訪求其集札藏篋笥甚於珍玩

鄭文寶仕李氏時校書郎歸宋不復序故官時
煜以環衛奉朝請文寶欲一見慮守衛者難
之乃披簑荷笠作漁者以見陳聖主寬宥之
意宜謹節奉上勿爲他慮煜忠之

唐詢字彥猷好蓄硯客至輒出而玩之有硯録

三卷行于世
[illegible]有霍山都水記三百卷
[illegible]堂落成之日會者凡十有二
人君子楷 省之 趙明叔 文昌 郭右之 燕
公楠 [illegible] 高彥敬 克恭 李仲賓 衎 趙子昂 孟頫
[illegible]行道 [illegible] 石民瞻 岩 吳和之 文貴 [illegible]
[illegible]二[illegible]陶穀為禮儀使法物制度多
[illegible]所[illegible]為大禮使以[illegible]游隊有

[illegible]知其制度以問穀穀曰梁正明
丁丑歲河南尹張全義獻人甲三百副馬具
裝二百副穀嘗見而記之其人甲以布為裏
黃絁表之青綠畫為甲文紅綿綠青絁為下
裙絳韋為絡金銅鋏長短至膝前膺為人面
二目背連膺纏以紅錦騰馬蛇具裝盡[illegible]
馬甲但加珂拂於前膺及後鞦爾裝入悉已
焚毀質即令有司[illegible]以給用又乘輿

大輦久亡其制穀立意造之至今用焉
吳淑字正儀潤州丹陽人父文正事僞吳至太
子中允好學多自繕寫書淑善筆札好篆籀
取說文有字義者千八百條條撰說文五義
三卷行于世
僧曇域補說文三十卷錢承志撰說文正隸三
十卷行于世
周官歐方良音驅罔兩

吳中人家有王摩詰自寫眞其風度高絕非復
世人也上有張芸叟書贊曰虛而不欿涅而
不緇若實若虧不迎不隨齊名殁身德形支
離衣際石上枯松一株援筆自寫神留幹移
四百年外適與我期終日偶坐亦莫知乎異
世爲同時嗟余何知徒能覩公之画炙公之
詞噫嘻其画其辭豈余之師浮休家又有薛
稷一鶴圖所謂少保画六鶴同時飛冲天一

鶴墮人間者遂號為茆齋三友

余家有後唐人共贇所書放生軌儀一卷行筆精緊有股釵畫沙之妙不知何人而楷法如此題云吳興元年歲次庚寅九月一日寓四天王寺金毗羅院於藏經中抄寫漢命放生軌儀法一卷文林郎前攝梁州司馬共贇書

漢圖紛學圖孟諸書

酒齋　鱠杖

古文奇字　銘石書　名跡

太平文藻米元章印文吳彥明家藏米帖上有此印

瓢史梁蕭琛於北僧處瓢中得漢書序傳

朱希真常言山陰富水竹有洛陽許下氣象

張九齡一名博物見徐浩所撰碑銘

翟公巽參政墓在丹陽九靈山其父秘書監知應天府思墓在丹徒鑪山思之孫兵部侍郎綬亦塟其山之東南

米元章墓在丹徒黃鶴山芾之父左衛將軍贈中散大夫母贈丹陽縣大君閻氏皆塟于此

京西轉運使蘇舜元墓在丹徒五老山蔡端明君謨志銘

南唐雖僭偽一方風流特甚逮今楮墨書畫皆為世寶人物文章亦盛

長安安信之子允為部澤民言舊藏韓退之家集第二十六二卷蠶紙正書有退之親跋定

字後為張浮休取去

金谷園吳越錢氏時廣陵王元璙所作今朱氏樂圃是其地

寶帶　一名小長橋故老相傳為澹臺湖其墓尚在

蘇子美滄浪亭故迹依然有甃井方石上刻字兩行云滄浪亭奕局慶曆丙戌子美題鄆人

陳伯雨有詩云甃㡬上飛虹夙高退酒容仙
黃鶴亂蝶樹老卧蒼龍古徑秋霜滑空山落
露濃滄浪慕石在題筆暗塵封子美墓在石
門村

趙忠簡公家故藏韋偃畫松絕妙上題云韋偃
歲寒圖廣政二年十月七日奉旨將仕郎守
將作監臣黃居寀識旁有小古印及得全堂
諸印忠簡在貶所嘗失之其孫盛後於他書
畫得之至今藏其家云

陳瀧字伯雨五世祖而上居濟而下渡紹興初
曾祖始家於吳二子鐸字子振錡字子敬

趙子昂學士論書云書法以用筆為上而結字
亦須用工蓋結字因時相傳用筆千古不易
右軍字勢古法一變其雄秀之氣出于天然
故古今以為師法齊梁間人結字非不古而
乏俊氣此又在乎其人然古法終不可失也

歐陽公集錄古文自穆王以來莫不有之而獨
無前漢時字求之久而不得其後劉原父長
安得前漢數物以其銘刻遺之由是大償素願
[illegible]難得如此

趙德父金石錄謂西漢文字世不多有殆不可
曉胡承公資古紹志集云云獨尤延之以為
西漢刻石文自昔好古之士固嘗博求竟不
之見如陽朔甎字要亦非真聞是新莽惡稱
漢德凡有石刻皆令仆而磨之仍嚴其禁略
不容留至於秦碑乃更加營護遂得不毀故
至今猶存者（然洪氏隸釋有前漢哀帝建平五年郫縣一碑或謂乃後人偽為者）

西漢而上紀功述事多寓之金刻自東漢
以來石刻始盛而金刻鮮矣歐陽公集古錄
恨獨缺西[illegible]劉原父出守永興多遺古
物奇器因[illegible]宮博山鑪槃
及谷口銅甬三銘遺之於是始得[illegible]

補其缺而石刻卒無有也或謂西漢至今歷年甚久所刻石皆已缺壞磨滅因不復有東漢則以年所差近得存此說非也周宣王石鼓文秦二世泰山詔今尚在豈西漢石刻獨已缺壞磨滅當是西漢之俗猶爲近古其有功德獨銘之鍾鼎彝槃而冢墓碑刻則自東漢以來始有耳

趙伯昂携懷素狂僧帖玉馬玉人劍璏璭瑧李超潛谷等墨來觀

畢少董作醉蘇堂蔣璨宣卿爲銘曰畢子飄零放浪南國家無儋石聚書佩玉惟東坡老百行一德發爲文章散作翰墨筆端翻瀾泉石竹柏容我耽酣無有醒時四海一家天地枕席何以解酲觀此掛壁　又銘意[illegible]國老因可以[illegible]非詩[illegible]也一笑

壬午夏日天南遯叟王韜展讀一過

研北雜志卷上終

研北雜志卷下　嘉禾項德棻宛委堂校

李伯長學士博聞洽識江左絕倫謂張伯雨曰宋東都典故猶以歲記之渡江後事猶月記之

張伯雨少學琴蓄一琴名風林嘗從趙公子昂論琴以爲琴之五音各有數絃法其法不傳世之所謂琴者皆不審五音之主徒數數耳殆不若秦箏之按宮徵也趙有琴曰松雪但時出橫牀未嘗撫弄故伯雨亦終身不復鼓琴

伯雨嘗移置文魚磬擊之其音與律合

又云米南宮學王書而變薛河東學王書而不變

元章稱法書曰墨王可謂極稱非鍾王不足當也

魯直云李侯書[illegible]字未經入周

評京昇書世未嘗見他書言其論書道鍾王而
下一人而已
晉陵富人承氏子家有奇石舊刻米老書六字
云第一山米芾識承氏子謂芾與黻同音爲
不祥語因擊碎之止存其半
劉孝標遊東陽山作山[redacted]志其文富有妙語
虞世南行秘書楊虞卿行中書
吾子行有玉篇又有宣和陳八所製篇

薛道祖與米元章爲書畫友其筆硯間物云研
滴須流離鎮紙須金虎格筆須白玉研磨須
墨古越竹滑如苔更加一萬杵自封輸墨卿
一書當千戶後見宋翰林學士王寓謝賜筆
札記云宣和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一夕允草
四制翌日遣中使至玉堂賜以上所常御筆
研箋十三事紫青石方硯琴光螺甸匣一宣
和殿墨二斑竹筆一金筆格一塗金鎮紙天

一不二塗金研水蝦蟆一貯黏麴塗金方奩一
鎮紙象尺二薦硯以紫栢匣一王方啓封時
研漬墨未乾奩中餘麴猶存承平文物之盛
可想見也
長安人言漢阿房遺址猶有存者其前殿
可容數千人杜樊川之賦非夸詞也
史忠武王之甥張夢卿捴管家有太康墓中所
得紫金鈿錦天祿高僅寸餘長可一尺許文
縷細如絲髮所嵌珠琲琵琶等多脫落其存
者皆如數替赤土不別爲何物也

李伯時古器圖有琫玉璏璏之名今世所見者
皆出太康古壙中姚端夫學士得其三獨李
廣叔所藏差小而特妙後見龔氏李氏購得
齊叔剛者玉質蝕盡而球飾奇古一螭角上
有小鼠或名太虛貧鼠又名虛不相符皆不
可曉環璏位當五璲劍之首正方徑圍二

寸强以銅尾并帶貫環鈒中乃可縈萊江總
詩云綠槾朱簾金刻鳳瑚梁繡柱玉盤螭豈
伯時取其語以名之乎（鮮于伯機家一玉刻制作精古蓋亦其中物）
鮑明遠墓在蘄州黄梅縣南里許
何得之與李洪中貴約廖惕吳芝君瑋諸公為
布衣交得之名隸册籍既老始得女三歲歲
募一人代其役人嘅歎之一日以詩投君瑋
云白首猶當戍塞雲無兒誰替未亾身木蘭

三歲方學語須得腰弓知幾春君瑋時為樞
副翌日持此詩與同院觀之遂除其籍
劉夢得嘗愛終南太華以為此外無奇愛女几
荊山以為此外無秀及見九華始悼前言之
容易也
張伯雨記其先人似之所藏晉圖云湯普徹絹
本蘭亭唐臨王右軍三帖張長史春草帖
王齊翰仙山圖徐崇嗣畫三清湯真人像常粲
佛因地圖（此卷今在倪元鎮處）范寬三幅雪山二幀僧
巨然夏山雨過許道寧溪山待渡等圖李漸
三馬圖李伯時于闐師子三馬圖黄荃梔子
孔雀芙蓉鷺鷥二圖趙昌寫生月季黄居寀
竹雀唐希雅棘雀趙大年聚沙宿雁圖其他
妙品尚多也伯雨又嘗購得孟子舟御史所
藏僧智永月儀獻歲帖（神品上上）其詞云獻歲將
終青陽應節和風動物麗景光輝翠柳舒鱗

紅桃結綬想弟優游勝地縱賞嘉賓酌桂酳
以申心玩琴書而寫志無令披聚敘會何期
謹遣一介希還數字行間細書釋文特妙前
後有明昌七印泥金題籤今在梁溪倪元鎮
家黄長睿以為何璧所書者即此帖也
長蘆之下御河西岸地名黄丘有大墓正光中
魏故前州刺史莊公高君之碑會通未鑿之
前海道未通謗云水打黄丘墓運粮到大都

後果然以爲讖
天曆初雲南大擾武昌運米至八番一石用楮
幣一千五百貫
葉林去文錢塘人與鄧牧牧心俱隱大滌山或
數日不食或一食兼人清夜放遊則不避豺
虎白晝危坐則客至不起其爲人高潔如此
所爲文章多世外語鄧則全效柳子厚大德
某年冬葉忽馳書別親友云將它往且詣鄧
言別至明年年五十九正月八日端坐而逝

後十餘日鄧知葉已仙去歎曰葉君出處與
我同奈何絕我言別吾亦當長往耳乃述葉
墓志又於鐙下取其文集讀畢而終吾子行有
懷鄧葉二道人詩云
李燁字公炤自號和光子周益公家有其講道
齋所用玉石硯背刻篆字曰公炤
李玄元暉齎米元章端硯其背刻元暉題字云
此硯色青紫而潤下巖石也先公得於山谷
文室中磨李廷珪墨試諸葛氏筆世間真有
楊州鶴也
范蜀公墓在汝州襄城縣之汝南鄉其子孫往
時猶有在墓左者今不知所在故魯子翬有
哀范墳詩
大名之東明處士張子素好立奇行自表樹埶
冠布衣剌口言天下事常傲睨一坐人雅好
巖壑而所居遠於山得奇石積諸齋前以爲
山對之吟諷

張子有家收一梟尊乃梟形而背負尊極精古
善鑒者以爲周器無疑
王伯益名執謙以字行大名人少穎異及長游
京師因薦者得官伯益漠如也日與彰德田
衍師孟河間李京景山濟南張養浩希孟飲
酒賦詩爲神交時人皆以爲古仙異人閻承

旨復時在翰林謂人曰吾聞伯益宜供奉翰林苟有意幸得見之伯益不屑也後十餘年始爲翰林應奉文字然伯益竟止是官年才四十八伯益身長不過數尺不喜騎馬遇好友即提杖出門竟日去不返不語妻子以爲常始來京師用槖中金不識記數及貲盡益困至終身亦不以介意遇人無賢不肖皆歡然無間而胸中了不可混長年京師居而爲

詩簡澹蕭遠如在山林不與人接者常謂人曰吾知吳楚多瑰瑋奇絕者當委身往遊乃稱吾意耳同時有辛文房良史西域人楊載仲弘浦城人盧亘彥威大梁人並稱能詩仲弘聞其言曰然誠使伯益廣之以山水之勝視陳子昂李太白未知何如識者以爲知言

虞伯生作墓表中語

李伯時嘗讀書龍眠山因以自號故有龍眠書院在舒城縣治東飛霞嶺之北國初爲京禪寺併之而書院廢近有監縣者得隙地於清心池之上蓋伯時與蘇子瞻黃魯直諸賢之所共游者乃闢地爲屋一復書院之舊

昔我文宗皇帝天下太平文物大備自其在東宮時賢能才藝之士固已盡在其左右文章則有故翰林學士元公復初發揚蹈厲藐視秦漢書翰則有故翰林承旨吳興趙公子昂

精審流麗度越魏晉前賢侍讀學士左山商公德符以世家高材游藝筆墨偏妙山水尤被眷遇蓋上於繪事天縱神識是以一時名藝莫不見知也而永嘉王振鵬妙在界畫運筆和墨毫分縷析左右高下俯仰曲折方圓平直曲盡其體而神氣飛動不爲法拘嘗爲大明宮圖以獻世稱妙絕延祐中得官稍遷秘書監典簿得一編覩古圖書其識更進蓋

仁宗意也（虞伯生之振鵬父墓文）

先秦貨布篆文奇古多鑄地名余在京師得數十品曰屯（音純）留曰安邑全貨曰平陽曰高陽曰安陽者甚多其文有不可盡識者以漢書地理志考之屯留在上黨高陽在涿郡安陽在汝南安邑平陽並在河東

鮮于樞字伯機漁陽人也少為郡吏後以材選為行御史大夫掾負氣鮮家每晨出則載筆

牘與其長廷爭是非一語不合輒欲弃去及日晏歸焚香弄翰取異書陳諸几席搜抉斷文廢款若明日急有所須而為之者客至則相對指說吟諷或命觴徑醉醉極作放歌顛草人爭持去以為榮於廢圃中得怪松一株移植所居旁名之曰支離叟中歲益自刻苦讀書故自號困學伯機美鬚髯望之甚偉卒年五十七終（徵仕郎太常典簿趙子昂為詩

哭之覩其詩可以見伯機之為人矣）

晉謝奕號方外司馬王晞為常山王司馬亦號方外司馬唐秘書監賀知章乞身歸越自號秘書外監米南宮號中嶽外史故張伯雨亦自謂句曲外史白樂天詩堯被巢由作外臣張俞欲作外臣以白雲孤鶴為友李白受寶訣為三十六帝之外臣王介甫亦云秖合箕山作外臣皆謂方外之臣也非左氏所謂鄰

國之臣為外臣也

方萬里挽委順子王防禦詩云溫飽逍遙八十餘稱官元自漢虞初世間怪事皆能說天下鴻傳有弗如聳動九重三寸舌貫穿千古五車書京江南賦箋成傳從此韋編鎖蠹魚

宋會五十貫准中統鈔一貫

天下鹽課歲以引計者二百五十六萬四千有奇以鈔計者歲入之數七百六十六萬一千

定

在京飼馬之芻名曰鹽折草用河間鹽今有司以五月預給京畿郡縣之民至秋成各驗數以輸納之每鹽二斤草一束束重二斤歲用草八百萬束折鹽四萬引

天下戶口之數太宗卽位之八年夏括戶得一百一十一萬至世祖至元七年復增三十餘萬戶十一年取宋得戶一千一百八十四萬八百餘戶二十六年合南北之戶總一千三百一十九萬六千二百有六口五千八百八十三萬四千七百一十有一

辛幼安墓在鉛山州南十五里陽原山中

趙子昂學士在京師得古玉辟邪二制作精妙世罕其比一牡者爲李炉因藏去遂失其偶趙夫婦不懌者累日一尚在其子雍處余並得見之

南安總管趙伯昂仁舉有一玉馬云是太康古壙中用以駕車者其車亦玉所造奇物不可名狀

漢銅馬式藏周公謹家其初破爲數段鑄工以藥銲綴之復完如新

趙子固清放不羈好飲酒醉則以酒濡髮歌古樂府自執紅牙以節曲其風流如此

于闐玉河其源出崑崙山西流一千三百里至于闐界牛頭山乃疏三河一曰白玉河在城東三十里二曰綠玉河在城西二十里三曰烏玉河在綠玉河西十里其源雖一玉則隨地而變故其色不同每歲五六月大水暴漲則玉隨流而至玉之多寡由水之大小八月水退乃可取彼人謂之撈玉其國之法官未採玉禁人輙至河濱故其國中器用服飾往往用玉晃晉平居誨使于闐行程記

杜綰字季揚嘗知英州祁公其祖也博識多聞作雲林石譜三篇流品皆牛奇章以來論石者所未及其手書本今在吾家

季宗元蓄唐摹王右軍周大嫂帖乃開元五年十一月陪戎副尉張善慶裝

京師人家有紹興稽古錄二十冊蓋當時所藏三代古器各圖其物以五采飾之又摸其款識而致訂之如宣和博古圖而加詳近世諸家所收者咸在焉

隋僧智永名法極王右軍七世孫唐詩僧清晝字皎然謝康樂十世孫也

李豊據山東日有精卒十人皆能全裝衣甲負十日糧日行三百里

鮮于伯機目趙子昂神情簡遠為神仙中人

古陶器或言舜時物按三代銅器至今存者多不完舜時更遠陶蓋難完吾子行謂當是秦鑄金人之後合土為器耳

田承君云項為金陵酒官有王荆公處老兵時來沽酒必問公之動止兵云相公每日只在書院讀書時時以手撫牀而歎人莫測其意

趙子昂云唐之畫寶稱雲水蓋刻畫中有飛動之意後人所難能也

顏魯子侍郎之孫家有鍾紹京書黃庭經紙尾題特健藥三字按武平一徐氏法書苑云中宗附馬武延秀家法書滌軸黃麻紙標題云特健藥云是虜語其書合作者一云宋以之標法書上品洪景盧詩云會有高明標健藥蓋用此語

張澹巖好蓄奇石其論石之品云靈璧出於泗濱本樂石所用書云泗濱浮磬是也碩厚清越如被塗澤而乏烟雨慘積之姿思溪近出於太末深在土中堅貞溫潤文質俱勝和之

如鐘四面皆可觀其姿栽明秀體氣高妙爰出諸石之上視靈壁猶傖父也林慮遠出河朔土厚水深體極枯燥然玲瓏嵌空宛如鏤刻其實皆出自然洞庭在太湖之中咸池一氣下注膏液石生於水裔宛轉奇巧翠潤而文吳人以植園館亭然秀聳高或數丈低猶數尺然不及思溪之精絕也

田師孟家有歐陽率更書漢史節

余家有唐人寫論書法一卷皆率保大中潤州延陵牒延陵宋熙寧五年省入丹陽

姜堯章從奉常儀樂以彈琴之語不合歸番陽過吳見陸務觀談其事務觀曰何不饒二十五絃彈夜月之詩乎堯章聞之不覺自失

喬仲山有唐羅紹諫與陳正字帖云二月中陳州一正字訪及具審博士攝理和適近日賢主司空政事才用洋溢譚口斷割明快與效有分守道者自然安矣况博士乎先太傅所作所立界有條靡殄不知天道去人如此相近怍賀老叟十年來欲梓一船子從雲溪館前往東市竟無因緣此又何如哉近見陳正字否藥大德丁三得知聞否老叟腰脚不技坐想勝遊目極千里朱十五李三史作何面孔高積新復如何因相見皆與話瞻泳也謹狀

羅隱狀後有跋云法帖率不過數行而言簡意盡猶足見晉宋間人物風度今羅長江書纔爾片紙乃知風流逮唐末猶在也江日往來尺牘累牘多偪苟爲不然則曰簡慢我於是務作不情之語以爲敬近至權貴記室之間闖一函有累十紙風俗頹壞至此可太息也

趙子昂嘗謂人曰姚子敬天資高爽相見令人忘不見令人思又嘗爲詩云吾愛子敬子風

流如晉人白眼視四海清淡無一塵其爲子
昂敬畏如此
唐開元錢燒之有水銀出可治小兒急驚
郭右之家陶隱居廟版帖卷首有李伯時寫隱
居眞今在梁溪倪元鎭所
朱書眞自謂加數年吾書如鬼矣趙子固云書
成鬼當是楊風子鬼耳
黄魯直作葉縣尉讀元次山漫郎文因作漫尉

詩
蘇子美豪放不羈好飲酒在外舅杜祁公家每
夕讀書以一斗爲率。公深以爲疑使子弟密
覘之聞子美讀漢書張良傳至良與客狙擊
秦始皇。誤中副車。遽撫掌曰。惜乎擊之不中。
遂滿引一大白。又讀至良曰始臣起下邳與
上會於留此天以授陛下。又撫案曰君臣相
遇其難如此。復舉一大白。公聞之大笑曰有
此下物加一斗不爲多也
宋宮中用魚鑰降魚取匙降匙取魚蓋古之
陸璣聞長老言漢如夏唐如殷宋如周
歐陽公見大名人家有五代時帝王將相等署
字一卷黄長睿亦云有朝士施結者喜收古
今人押字不遠千里求之所藏甚多類而成
書予嘗見之須城劉氏惜當時不曾傳録也
白樂天移山櫻詩云亦知官舍非吾宅且斸山

櫻滿院栽二佐近年多五考少應四度見花
開乃知唐之小官五考爲任
趙子昂金錦園與郡學相隣水木清華極有幽
趣山石上有千里題字尚在今東氏園是其
地也
宋葬紹陵寢歲以四月科柏前期遣官奏告
政和中丹陽縣北地名石羊子有盜發古塚者
云是梁弘偃將軍墓獲銅器數種

度不甚古墓有四室在旁中一室四厦開

張定夫嘗遊唐華清宮故址見杜牧之温飛卿二詩俱刻石於洛殿之側今不知存否

亳州太清宮老子殿繞壇古檜凡數十本相傳爲老子手植其遺物有青石羊一古質詭異人不知重唐太和七年命登仕郎行内侍省掖庭宮教博士柱國景弘皐詣宮圖貌靈蹤摹而得之遷於再生檜之下鄉貢進士盧璩

記

東坡云梅二丈聖俞身長秀眉大耳紅頰飲酒過百㪺輒正坐高拱此其醉也

今人彈琵琶乃不用撥或者哂之按唐國史纂異貞觀中彈琵琶裴洛兒始廢用手今俗所謂搊琵琶是也然其來久矣

姜堯章云無錫之有青山張循王俊所葬下爲石屋九

吳興人說久雨遇雷地脉[illegible]開山爲之發洪山室有數十處水迸而出或深至五六尺者

國子博士王師魯爲余言昔游泰隴間得蓋觀郭忠恕所書碑始悟筆意在隸前作篆乃可傳（東坡文勛篆贊所謂安國用筆意在隸前者也）

[illegible]元廿七年八月癸巳地大震武平尤甚壓民死者七千二百二十人壞民屋不可勝計

張可與家有周昉五星真形圖昉爲宣州長史

日所塑其星法亦昉手自書

竹簡[illegible]絕而不傳[illegible]古簡始更制法

[illegible]實圖隸篆得頗費公自書告

[illegible]天發神讖碑在南臺廡支槽洛人楊益爲

[illegible]史大夫[illegible]後[illegible]中

[illegible]魏公云律詩不[illegible]多用虛字兩聯塡實方好

用唐[illegible]文云歌曲八字一拍當

云[illegible]節大樂[illegible]鼓爲節當節云與鼓

同

展侯字本出左傳該郡太守也見急就篇

吾家太史云冬至後九日遇壬法當有年

隙無已古墨行有腕帽字師顯行云去其管瑕

也管瑕二字甚雅馴

曹公作歙業即視書周笑成又謂之倚書床

畢少董命所居之室曰死軒凡所服用皆上古

壙中之物玉如彼含蟬是也

樓大防嘗問敷原王季中云古人篆字何以無燥筆季中曰古人力在堅不盡用筆力今以筆為力或燒筆使禿而用之移筆則墨已燥矣

唐使兩省官對立謂之蛾眉班

徐季海題經有云上第幾隔某人書欠所謂隔者豈即夜經之所如唐書言梵夾者耶

古碑制度極多有一人刻然一人製銘常故尹

師魯志張堯夫墓而歐陽永叔為之銘

北夢瑣言載遠曾至嶺外見陽朔荔浦山水愛之談不容口嘗謂王讚曰侍郎曾見陽朔山水乎王笑曰讚未嘗打人唇綻齒折那得見之蓋非貶不去也倦游錄亦云桂州左右山皆平地拔起竹木茂鬱石如黛染陽朔縣尤奇四面峯巒驕立近見錢塘人家有米元章画陽朔山圖米題云余少收画圖見奇巧皆

不錄以為不應如是及長官於桂見陽朔山始知有筆力不能到者向所不錄翻恨不巧矣夜坐懷所歷作於陽朔萬雲亭觀之殆如是因知范至能謂平地蒼玉嶇起為天下偉觀第一者真非虛語也

喻子才云吳興張謙仲善篆因篆而深於字學未嘗妄下一筆也王介父聞而致之所論不契說文云人心上藏於身之中象形博士說

以爲火藏介爻以心從倒勹言無不勹而
無所勹以匕其匕無常謙仲謂凡火皆從炎
上而心火欲下故形似倒火非從勹也由其
說而說文與傅士說益明

宋太祖以柏爲界尺謂之隔筆簡

范增墓在徐州城南臺頭寺大曆初有盜識寶
氣於冢中發得古銅劍虞伯生學士賦云盜
發亞夫冢寶劍實累之冢開寶盡出獄吏書
盜辭盜言惟見寶寧知亞夫讓項王不相信
弟子遂與尸黄鶴（一作壞）下深錮千歲復何爲
太河繞城東落日在城西過客立城下躑躅
思安期按呂元直燕魏錄云陳彥升資政爲
什尤高爲彭門八詠士大夫傳誦彭門今徐
州也泗通垓下北連豐沛有范增墓彥升詩
曰藏名羞立虎狼朝乘變東依項氏豪憤失
壯圖撞玉斗不知天命與金刀還家落日埋
英氣回首浮雲委舊勞百步西連陵母冢峨
峨先識泰山高二詩殆未易甲乙也

張安國詩云右文儲硯一百九鈿匣珠囊湯瑗
玖館閣錄止云秘閣硯七十五耳

茅山元符宮有蘇養直像自贊其上曰松風
颼瘦藤在手惟此白叟獨全於酒

馬伯庸中丞縣尹行有借問縣尹何出身手把
熊皮隨大人之語

西域人以十二月成歲不知有閏

紹興進奉自宋降將范文虎始

許及之題臨平明因寺勝隸法秀整如受禪表

翰林國史院有世祖時所賜賈似道沒官書數
千卷金石刻多宋渡江以前拓本

南唐李氏于歙州置硯務官歲爲官造硯有數
其硯四方而平淺者南唐官研也往往鏤邊
極工巧

[illegible]人評虞曰虞[illegible]雅注
[illegible]生學士評詩謂楊仲弘如百戰健兒[illegible]
機似唐臨晉帖揭曼碩似三日新婦而台謂
漢法吏師

項平父詩云日落沙岸立看雲只念家如何求
州夢偏愛在長沙與賈島却望幷州之句全
類也

張長史書尚書省郎官石柱記舊刻在京兆府

治或云今淪瘞廳事下

至元十一年春正月平宋冬十二月圖書禮器
並送京師敕平章政事太原張易兼領秘書
監事尋詔許京朝官假觀

俗傳種山藥時以足按之如人足

完州城北有木蘭廟牓曰孝烈將軍土人云是
木蘭戰處廟有宋熙寧閒知軍事錢景初題
記并所刻古樂府詞

陳思王讀書堂在冀州有人於其側得小玉印
文曰曹植私印

趙和仲云知古者莫如洪景盧知今者莫如陳
君舉

延祐中館閣諸公同賦秋日梨花詩惟元復初
朝食葉底梨暮看枝上花之句爲警策

徐明叔家書樓牓曰五經藏

杭州故内觀堂前有太湖石卧峯陂陀甚大其

中鑿爲泓沱相傳云思陵滌硯具也

李長吉宮娃歌云屈膝金鋪鎖阿甄金鋪爲門
飾屈膝蓋鉸鍊上二乘者爲鎻下三衡爲鉞
云

南陽宗資墓旁石獸膊上有刻字曰天祿辟邪
鮮于伯機少時曾至其地親見西門北門各
有二獸但北門外者去資墓不遠故附會之
大軍圍襄陽時士卒多病瘧模天祿二字焚

而吞之即愈人以爲異然辟邪已壞矣
燕人王鐸字振之嗜石成癖慕元章爲人以壁
求爲襄陽令後果得之號王襄陽
楊子江中沙田田戶每歲旦取一瓿以稱水水
重則是年江水大水輕則水小歲歲不差
金壇縣治東北二里有岱岳廟宋元符三年建
偶像衣冠甚古其婦人皆如世所藏周昉畫
人物壁画亦大觀三年作

鮮于伯機論石以太湖爲第一山石次之
嘉興天聖寺有唐宣宗真蹟羅漢佛牙郡學有
戊巳鬲
魏文靖云咸平錢十文重一兩
汲仲胡先生言終今之世無善治之日
湖州貢院有孔子廟在院門內王虎臣爲守毀
貢院爲軍砦至舁先聖像弃水中人無不唾
罵

吾家太史云漢中之民當春月男女行哭首戴
白楮幣上諸葛公墓其哭甚哀
今人呼墓地爲明堂唐世嘗詔改爲券臺
余觀中秘所藏前代書画宋高宗爲上徽宗次
之金章宗最下
崧戒壇有吳生六善神刻石在壇四周石形如
凸甕大難摹勒
吳郡城西廿里有冢巋然土人號歸王墓宋嘉

中墓旁民墾土得石如柱礎方一尺五寸厚
二寸許中隆起二寸有八分書三行唐故陳
留言夫人墓志凡九字四維下殺皆刻瑞芝
土人鍾氏得而藏之按圖經云唐山南西道
節度使歸融終於少傅初無王封爲可疑爾
孔融遺張紘書曰前勞手筆多篆書每舉篇見
字欣然獨笑如復睹其人乃知古人作書亦
有用篆者

北碑刻深謂之溝道

杜子美舊居在秦州東柯谷今爲寺山下有[illegible]木至今呼爲子美樹

王子復嘗得故宋宮人所藏德壽供奉筆兩枚上刻云臣周文舉進子復名之本海陵人

趙子固目姜堯章爲書家申韓

范文穆云漢人作隸雖不爲工拙然皆有筆勢腕力其法嚴於後世眞行之書精采意度縱然可以想見筆墨畦徑也

李仲芳家有南唐金銅蟾蜍硯滴重厚奇古磨滅處金色愈明非近世塗金比也腹下有篆銘云捨月窟左足心伏棐几右足心爲我用左後足貯清泚右後足端溪石澄心紙頷下右各三字陳玄氏毛錐子頤之兩旁各三字同列無譁[illegible]驅使微吾潤澤烏用汝腹下兩旁各七字又嘗見一塗金小方鼎底銘㊀曡三字

廣雅云兄況於父今俗語謂兄爲況蓋有所本

姜堯章自題畫像云鶴氅如煙羽扇風賦情芳草綠陰中黑頭辦了人間事來看凌霄數點紅其風致如此

呂成公云京師賢者多市隱雖鄭刪定武子徧識之所從受太玄經乃得之於日者近時有何失字得之隱居京師織絹紗爲業售者不二價喜賦詩思致頗不凡

以准皆各其及即若王元澤以此八字該括法律

定武稧帖虞書孔子廟堂碑淡墨本者佳諸公謂乃澤州孔三傳所撰

舊說閏年少蟬試之信然

史游急就篇云疥痟保辜二字本此

唐詩人方干故宅在嚴州釣臺南二里白雲村

謝臬父嘗至新城聞故老言羅隱給事塚在縣

界絡村之水鴨冢碣猶存梁開平四年洗秘
志
晉苻堅傳云建元十七年長安有水影遠觀若
水視地則見人至則止堅惡之宋寶録六年
四月常州晉陵縣之黄泥岸亦有此異相傳
呼爲旱浪
吾家太史在征西幕府小校言火山軍地枯燥
不可耕鋤犁入地不及尺烈火隨出矣

李商隱雜纂一卷蓋唐人酒令所用其書有數
十條各數事其殺風景一條有十三事如背
山起樓烹琴煮鶴皆在焉陳聖觀云殺色界
反或作入聲非
蔡天啓詩云收得三茆風雨樣高堂六月是冰
壺蓋其書畫自稱道如此
平陽舊鏤版多經毛麾收達手校
李仲賓學士言交阯茶如緑苔味辛烈名之曰
登
翟公巽知越州日製漏鼎壺槃權鉦各有銘命
其子耆年作篆甚奇古鼎之銘曰公巽父作
牧命工浩範金作鼎于觀肆命壺氏司漏時
若昏明惟茲和水用保其無斁壺之銘曰惟
建炎戊申三月癸丑公巽父作壺審漏節其
永保槃之銘曰公巽父作坫司漏節其永保
權之銘曰公巽父作金漏用衡石其永保鉦

銘曰建炎戊申六月癸丑作鉦永寶
宇文廷臣文孫家有吳彩鸞王篇鈔今世所見
者唐韻耳其書一先爲廿三先爲廿四仙不
可曉又導江迎祥寺有彩鸞書佛本行經六
十卷或者以爲特唐經生書也
汴梁熙春閣舊名壺春堂宋徽宗稱道君時居
擷芳園中俗呼爲八滴水閣汲郡王暉仲謀
有熙春閣遺制記云云

歐陽公號醉翁林中子稱醒老兩公不同如此

至順四年秋不雨吳江陳思村耕夫墾土得隱起甎於古壙中村民王氏買得之余讀其文蓋赤烏五年七月造又一方甓上刻曰吳郡餘杭郎氏夫人之墓小小銅帶鉤背有大吉二字

王正之云轉關六幺護索梁州歷統薄媚醉吟商胡渭州四曲承平時尋入琵琶今不復有

能傳者按北夢瑣言載黔南節度使王保義女善彈琵琶夢美人授曲內有醉吟商一調則其來遠矣

都下有姓仉者杜伯原以為仉乃爪字之譌耳余謂伯原曰此梁四公子仉脊之後也（仉音掌脊）五阮（音觀）人伯原號稱博學而不知出此

今人呼筍曰竹萌出周禮註說文云筍竹胎也

吳越錢氏諱佐故以左為上凡官名左者悉改為上吳越備史所謂上右者乃左右也

洪州娉婷市五代鍾傳侍兒所居復以名市畢少董謂可對溫柔鄉

洪覺範云司馬溫公無所嗜好獨蓄墨數百斤或以為言公曰吾欲子孫知吾所用此物何為也

鍾王筆法隋人所得與唐人不同大抵隋多鍾唐多王爾

朱澤民祖應得卜地陽抱山以為藏祖母施曰異哉吾夢衣冠偉丈夫告云勿奪吾宅吾且為夫人後既而役者深五尺許得石焉刻曰鬱林太守陸績之墓別有刻石在旁曰此石爛人來換石果斷矣命亟掩之而更卜兆焉按吳地記云績墓在閶門外而不言在陽抱山

陳同父敘中興遺傳所載龍伯康趙次張韋其

偉令備錄之以廣異聞初龍可伯康遊京師輩飲市肆方呼呼大噱趙九齡次張旁行過之雅與伯康不相識俄追止次張牽其臂追與共飲之書按夷堅丙志云可字仲庶東卒人遂於易學逆知未來事其說汴都不守之兆與此頗合但其字不同耳次張靖康初以太學生李丞相綱薦為張所參謀官白衣在諸屬官之右時所辟皆卿監次張後得一承直郎喜談兵論事所著兵書甚多自云有授

而行也

今人不善乘船謂人苦船北人謂之苦車苦音庫

陳聖覩閩宋熠說韓詩所謂蟾蜍者云此物三足與蛙不同始既去乃得枯者於貨藥擔上以示聖覩乃一軀殼實之以木角視之三足特長如尾而有距世所範為硯滴者或不盡似也

天寶四載詔太清宮用事停祝版用清詞

宋制凡兼官皆無告說書亦只敕黄狀侍讀侍講有之

光武分尚書為六曹并一令一僕為八座

大行不反之詞見漢書昌邑王傳韋昭注或者依文選注音去聲所謂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此自是謚法若大行皇帝者乃新崩未有謚之稱當依韋注作平聲韓文大行皇帝輓詞注家正引韋注是也

宋理宗發引有疑人主不至陵者陳聖觀按魏明帝欲送幼女之葬少府楊阜曰文皇帝武宣皇后崩陛下皆不送葬所以重社稷備不虞也何至赤子而送之哉

唐舊制公主下嫁者舅姑拜之不荅至德宗始命禮官定其儀公主拜見舅姑坐受於中堂

諸父兄立受於東序如家人禮事有舛錯若
此而行之既久人不以爲非者德宗乃能革
之宋理宗女下嫁楊鎮未幾而薨鎮至行三
年喪自稱草土不知其制爲何如也

世謂正月三日爲田本命浙西人謂之下正三
言夏正之三日俗以是日秤水以重爲上有
年則極驗

周益公日記云湖北溪峒地連巴蜀皆夜郎也

如澧州乃堯時崇山

巢湖之巢祖了切見孫亮傳注

峽川黄牛廟後鬱木似冬青落葉似符篆不同

劉斯立所作田明之行狀邵程司馬公皆重望
來者率巨公門無雜賓而明之以白士羇旅
預其閒又作玉友傳曰野人白士與之忘年

寶慶中蔺陽郡民張至孝家貧養母嘗有所適
久乃還家則母已亡張追慕不已既祥而不
忍乃結廬墓旁太守樓昉暘叔聞而表之
又從而書其門曰何必讀書只此便是讀
書何必爲學只此便是爲學

黃魯直言今之懷利以事上者往往皆盜賊之
用心也

丹陽葛魯卿謂吾云晉宋人書法妙絕未必盡
曉字學

韓退之篆無書跡而極意字義嘗云世爲文詞

宜略識字又韓擇木以八分擅名謂之不識
字是也

都下寒食遊人於水邊以柳圈祓禊張耒夏賦
慶春宮詞以道其事甚佳

湯伯記以陶淵明述酒篇爲零陵哀詩

維揚人說李莚芝被州無血

陳瑩中題元祐黨籍碑云嗚呼漢世得人於斯
爲盛

吳伯生題受禪碑云右華歆等勸曹丕稱尊帝
耶律楚材善博物嘗扈從西征其記西域事甚
多如云八普城西瓜大者重五十斤可以容
狐北印度土人不識雪歲二月麥盛夏置錫
器於沙中尋即鎔鑠馬糞墜地爲之沸溢及
角端等事皆古今傳記所不載也
趙魏公云小篆自秦李斯至宋吳興張有而止
牟伯成父曰今之文非古之文故六籍多傳譌

今之音非古之音故易詩韻有未協者
胡汲仲謂趙子昂書上下五百年從橫一萬里
擧無此書
春秋桓十八年濼水杜氏注在歷城西北入濟
水然濟自王莽時不能河西而濼水之所入
者淸河也杜蓋失之
李伯微云近世諸儒於經文可疑者類以錯簡
言之然文字訛舛多而不高恐非錯簡但傳

寫偶失其次爾鄭康成言易詩書春秋簡長
尺二寸每簡三十字孝經半之論語簡八寸
蓋古今簡冊字有定數每一簡三十字則錯
一徐楚金說文繫傳號爲精博亦有先後牴
牾者如禰親廟也从示爾聲一本云古文禰
也泥米切越本禰秋畋也鍇曰獮者所以爲
宗廟之事也故从示又祖禰也息淺反又按
獮秋畋也从犬璽聲或以豕宗廟之田也故

从豕示按此二文禰爲親息淺切鍇曰經義
之田也故从豕示按此二文禰爲親廟以示
爾爲錯聲獮爲秋田以犬璽爲諧聲初不相
亂獮或以豕示以田爲宗廟傳所謂一曰遵
豆是也禰本說雖有一本古文獮之說而璽
字本說無所見若謂獮或曰宗廟之田又以
禰如祢字之義猶可然獮已作璽聲其與禰

音殊遠今徑以禰爲暰而刪禰祖禰則於
轉注之義亦倒矣
疊洗當音辭姑洗同蘊典切易洗心亦有此音
洗之同甚在十二齊者滌也國語𠀤踐事洗
馬先見切

世但知有鷄鶒而不知有所謂鳧鶒者鷄鶒嘴
長鳧鶒嘴短皆絕相似而實不同盖其色則
俱爲鶒而家有鷄鳧之異此前所未聞也

天下有才者不可無識要在上者有以處之蘇
子瞻智勇辯力之論正如此胡明仲論高歡
輩云魏之中葉以門地取士及其衰也以停
年用人於是英雄散逸才智不用思有以振
而發之而天下始多故矣向使收而用之二
百年之基業豈易傾乎

余平生見黃荃畫雪兔凡三四本盖爲蜀孟昶
卯生每誕辰荃即畫獻也

吾家太史謂李端燕郭曖附馬宅詩衆稱絕妙
而其詩不傳頃在秘閣鈔書得端集三卷中
有贈郭附馬二首特太史偶未見本尓

近世以筆墨爲事者無如姜堯章趙子固二公
人品高故所錄皆絕俗往余見姜堯章慶春
宮詞爱其辭翰手背故僃載之雙槳蓴波一
蓑松雨莫愁漸滿空闊呼我盟鷗翩翩欲下
背人還過木末

廬山道士黃可立之言曰寇謙之醮籙不如杜
光庭之科範吳筠之之詩不如李子廉楊世
昌之酒何則漸近自然

宋宣獻公綬楊徽之外孫徽之無子盡付以家
所藏書後與父皐同在館閣每賜書必得二
本子敏求敏修並以文學見稱于世其藏書
之盛有以也

王魯公壽卿洛陽人祖擇之外孫善篆隷嘗召

至京師使篆字說辭以與王氏之學異後以
命李孝㺃而魯翁終身布衣貴魯直亟稱其
書法余家有魯翁篆閒居賦筆力遒勁如鈕
金屈鐵

小紅順陽公卽范石湖青衣也有色藝順陽公之請
老姜堯章詣之一日授簡徵新聲堯章製暗
香疏影兩曲公使二妓肄習之音節清婉堯
章歸吳興公尋以小紅贈之其夕大雪過垂

虹賦詩曰自琢新詞韻最嬌小紅低唱我吹
簫曲終過盡松陵路回首烟波十里橋堯章
每喜自度曲吟洞簫小紅輒歌而和之堯章
後以疾沒故蘇石挽之曰所幸小紅方嫁了
不然啼損馬塍花宋時花藥皆出東西馬塍
西馬塍皆名人葬處白石沒後葬此蘇石謂
小紅若不嫁則哭損馬塍花時矣

徽宗御題畫圖字內從口童宗書圖字內從厶
可以驗知其音也

韓風子錢塘人或云名文善補硯雖百碎者但
不失原質補之若無損者亦能修古銅器惟
硯爲絶精居蒲橋四面土墻門若狗竇夜宿
一石櫃中與人言無尊卑皆爾汝得錢卽付
酒家一舉而盡是亦異人耳吾子行云

周公謹云姜堯章鐃歌鼓吹曲乃步驟尹師魯
皇雅越九歌乃規模解于子駿九誦然言詞

峻潔意度高遠頗有超越驊騮之意

唐上黨郡司馬田畸聲律要訣序云樂器依律
呂之聲皆須本自眞響若但執絫黍之文則
律呂陰陽不復諧矣趙松雪亦云樂本乎律
律始於數數正於度度以候氣氣應則律正
矣律正則度正矣然律之長短則鄭氏之法
不可易也

說文云三老五更叟字當作叜今叟字或作

婕可以驗知其故

席琰吳興人宋參知政事蓋之後幅巾埜服隱居南山下性恬澹學道家有數息法終日危坐寡言笑喜飲酒復善鼓琴嘗留詩酒家壁間云山雲出山無一錢日日醉倒春風邊釆蘋橋南徐孺子白酒初熟留神仙山雲其自號也晚歲益縱酒或行歌道途嘗謂人曰貧者以酒為衣吾非苦嗜酒特託此以寓其達

俗人所不能知也其後無疾而逝人以為仙云

王元之有童名青猿梅聖俞有馬名鐵獺

海昌人家有古琴一張音韻清越相傳是單丙文遺姜堯章者背有銘曰深山長谷雲入我屋單伯解衣作葛天氏之曲懷我白石東望

黃鶴

秦羽陽宮在鳳翔寶雞縣界歲久不知其處宋元祐六年正月直縣門之東百步居民權氏浚地得古筒瓦五獨一尚完面徑四寸四分瓦面隱起四字曰羽陽千歲篆字隨勢為之不取方正始知即羽陽舊址也其地北負高原南臨渭水前對群峯形勢雄壯真勝地也按西漢地理志陳倉下注云羽陽宮秦武王起也自黃長睿指為武公瓦胡承公資古紹志錄又承其誤直謂先孔子生百數十年不知乃後武公已數百年矣長睿考古號精

博猶舛戾若此信攷訂之難也余家所藏瓦文乃得之雜陽宋氏真家秦武王所居乃平陽封宮此瓦識羽陽千載貝知非武公明矣三秦記曰秦武公都雍陳倉城是也好奇

王晉卿一帖云瀑釀四罌納上以瀑釀酒可謂

御府寶硯曰蒼龍橫沼內有龍形橫硯池中世所謂巖花是也

朱希真善談明理嘗謂魯季欽嘗論易至艮卦
云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方其
當止必内遺其身外空其人方能免咎一有
物我之累則不能止矣

蜀妓薛濤字度弘

唐王奐之號雲陽野夫京口有其集王書尊勝
經幢

唐右補闕陸洿篆書題名在茅山自稱麋鹿臣

嵩山有刻石幽林思韓覃撰自稱廬山林藪
人

廬山道士黄石翁伯玉父好學多聞性狷介士
大夫多與之游嘗有詩云歷落求奇蹟丁寧
問異書又曰石刻披秦篆銅章驗漢官蓋其
好古之篤如此

余嘗以紗帽送陳伯敷伯敷謝以詩有云五湖
浮小舸六月訪奇書到郎借人馬來尋負郭
廬之句

唐陳尚庭縣尉告天寶三載丞相李林甫韋陟
景融三人名後有稱陳尚庭四十三載按天
寶以載代年而人之年齒亦以載代未通也

漢人喜獵兩都二京三都子虚賦七發皆說一
段獵事

張説西嶽碑云西嶽太華山者當少陰用事萬
物生華故曰華山然則不當爲去聲也

韓退之送窮文使奴星結柳作車一本作星星
雁塔題名薛茂弘陸璠陳宜魯同登執硯者
奴星星蓋唐人多以名奴亦猶今人以倩盼
名婢

前漢五行志云
諺云木生架達官怕木架本云木介介甲兵象

唐玄宗得楊貴妃時年五十七矣唐紀可攷

莊周曰六經先王之陳迹也予亦曰周之所以

痛詆而務去者去六經之陳迹也
莊周道家之儀秦王通孔門之王莽
客有問皇甫湜何以字持正余曰見詩谷風章湜湜其沚鄭箋云湜湜持正貌蓋取此義
故宋宮人出入着前兵士呵喝車馬者蓋在京時乘坐車故也渡江後所肩輿此聲尚存何耶
世傳陶學士風光好詞是奉使江南日所作近

見沈睿達集有任杜娘傳書其事甚詳始知陶使吳越非江南也 此事中國春秋及宋人江表志有而不詳又各異也
王明清字仲言取張華答何劭詩周任有遺訓其言明且清之義
常熟梅里之南長浛村有陳氏子於田中得墓甎稱唐貞元十四年葬李象先姚氏名麗華字碧玉而志字从金从志
尉奚成有曲裏長眉翠淺之句近讀李長吉許公子鄭姬歌中有云自從小靨來東道曲裏長眉小見人乃知古人不容易下字也
昔余學太上皇帝字倏忽數歲瞻望鑾輿尚留沙漠泫然久之賜宋唐卿 此高宗語
劉時中言李處巽元讓乃高舜舉之甥舜舉得篆法於党世傑以授楊武子武子以授元讓其來蓋有自也
除隋之亂比跡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 洪邁撰唐

太宗贊
歐陽率更書稽古在李琳家末云卷絕
集古款識四卷得於太常典簿觧子伯機家其文章字畫奥雅難讀而後人不知因爲之釋
故人張仲德善篆家得鐘鼎遺意嘗按文讀之無有疑滯今亾矣仲德文藝不復見之
書貴紙筆調和若紙筆不佳雖能書亦不能善也譬之快馬行泥淖中其能善乎 右趙子昂學士語

研北雜志　終

嘉靖丙午從文休承何元朗二家本校

癸未夏四月中旬[illegible]長日無聊再閱一過時

[illegible]

錄尚多殘缺　寒玉堂記

嘉靖甲子夏備讀此志有訛失者頗多

用重復改正再讀當再改定　長谷山

徐獻忠

丙寅十一月十二日重校於城南之西

齋　句吳逸民董子元

隆慶戊辰從顧克誠借陸君元本校勘

其闕元缺二段　錢叔寶氏

萬曆己丑中秋從董氏借觀遂爲錄之

閩西山人林應楨時年六十九歲

是書初得於宋明之及吳下林宥吾由

其父手抄又對改十之七八得未曾有

仲醇陳繼儒記於寶顏堂

凡小說博者不雅雅者不博此可謂兩

擅其長仲醇又題

陸友字友仁博雅好古工漢隸八分書

尤能鑒辯鍾鼎銘刻法書名畫皆有精

識嘗至都下虞集柯九思欲薦之未及

歸著硯史墨史印史而研北雜志不經

見此本得之陳仲醇寶顏堂既經數名

賢讐校余復研檢再三剞之家塾但所

惜者訛字終如掃葉耳公玉崢人也楊

李項德棻記

馮玄鑑包鴻逵校于崟山堂

光緒壬午夏六月購於甬東趙氏寄霞家

長日無聊略閱一過　天南遯叟王韜識

筆致簡潔似較有人爲長說部中可推巨擘

弢園老民王韜讀一過又識

居易錄三十四卷

（清）王士禛撰

清康熙刻後印本

居易錄三十四卷、山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士禎撰。士禎有古懽錄、已著錄。是書乃其康熙己巳官左副都御史以後、至辛巳官刑部尚書以前、十三年中所記。前有自序、稱取顧況長安米貴居大不易之意。末又以居易俟命爲說。其義兩岐。莫知何取也。中多論詩之語、標舉名儁、自其所長。其記所見諸古書、考據源流、論斷得失、亦最爲詳悉。其他辨證之處、可取者尤多。惟三卷以後、忽記時事。九卷以後、兼及差遣遷除、全以日歷起居注體編年紀月、參錯於雜說之中。其法雖本於龐元英文昌雜錄、究爲有乖義例。又喜自錄其平反之獄辭、伉直之廷議、以表所長。夫郭侯家傳乃自子孫、魏公遺事亦由僚屬。自爲之而自書之、自書之而自譽之、即言言實錄、抑亦淺矣。是則所見之狹也。

居易錄自序

古書目錄經史子集外厥有說部蓋子之屬也莊列諸書為洞冥搜神之祖亦史之屬也左傳史漢所紀述識小者鉤纂剪截其足以廣異聞者亦多矣劉歆西京雜記二萬許言葛稚川以為漢書所不取故知說者史之別也唐四庫書乙部史之類十三有故事雜傳記丙部子之類十七有小說家此例之較然者也六朝已來代有之尤莫盛于唐宋唐人好為浮誕豔異之說宋人則詳於朝章國故前言往

行史家往往取裁焉如王明清揮麈三錄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之屬是也予自束髮好讀史傳旁及說部間有古本為類書家所不及收者必展轉借錄老而不衰二十年來官京師每從士大夫間有所見聞私輒掌記芟其繁複尚得二十六卷目曰池北偶談南海之役哀道路見聞別為皇華紀聞四卷康熙己巳冬杪重入京師時冬不雪其明年春夏不雨米價踊貴

天子憂勞為罷元正朝賀遣大臣分驅畿南北

命大司農禱雨

泰山余備員卿貳時惴惴有尸素之懼在公之暇結習未忘有所見聞時復筆記歲月既積得數百條釐為三十四卷憶顧況語長安米貴居大不易因取以名其書予仕宦四十年居易俟命鈍拙無似而顧以此蒙知

主上則首陽柳下又未知孰為工拙也取以名書亦以見志云爾

經筵講官刑部尚書前都察院掌院事左都御史濟南王士禛序

居易錄卷一

濟南 王士禛 著

婺源黃昌衢刻宋范石湖詩集三十卷中多闕文吳郡門人顧嗣協迂客亦刻石湖集摹宋版最工後村云石湖詩三十四卷今顧刻卷數正合

慈谿友人姜宸英西溟亦唐本十七帖紙刻堅好點畫無關失真古物也秀水曹侍郎秋岳溶跋云貞觀中盛時右軍墨蹟裝業進士以草書來上首有十七日字遂呼十七帖今石刻傳世有二本唐刻尾有勑字及解勑褚校者即此本也南唐後主得賀知章所臨散刻澄心堂帖中上者再摹入淳化帖賀本也不及勑字本遠甚右軍真蹟存者幾絕得此足以豪矣

海寧刻元歎表元剡源集四卷餘姚黃宗羲太沖定本也歎以古文名淳祐大德間與柳貫齊名袁桷師事之予昔在京師借鈔其集于門人陳赤來奕獻亦太沖門人

海鹽胡孝轅震亨唐詩統籤戊集二百一卷皆晚唐五代人詩孝轅撰統籤起甲訖癸凡千餘卷未盡刻梓此其什一也

門人王朱玉元式崑山人官國子監博士嘗有句云秋

雨茂陵人獨師西風汾水雁迷來鬱鬱不得志謝病
歸遊贛州今年客死鵝湖可哀也太倉崔舉人華字
不雕詩尤有與由塵存句云丹楓江冷人初去黃葉
聲多酒不辭人目爲崔黃葉亦不得志以歿予載其
詩于感舊集二君皆予順治庚子所得士
柘城子[illegible]益仲官新城知縣宋布衣登春號鵝池生
各縣人也益仲爲買地立碑爲文祭之祭之日有雙
天鵝來止碑上人皆異之栢鄉魏相國以下賦詩者
數十人登春居江陵之大鵝池因以自號所產故里
曰六戶鄉今改天鵝聚云益仲又刻其雜文一卷詩

古今體二卷爲宋布衣集
朱檢討彝尊竹垞貽所撰日下舊聞四十二卷所引書
至千三百餘部又所刻十家宮詞爲倪檢討燦雁園
家宋刻本唐陝州司馬王建蜀花蕊夫人石晉丞相
和凝宋宣和御製丞相王珪珪子仲修學士宋白中
大夫張公庠直祕閣周彥質又胡偉集句凡十家
興化李侍讀柟木菴過訪言其父映碧先生清嘗著
南北史合注以李延壽南北史爲主以八書作注率
仿裴松之注三國志例又纂南唐書推爲正統以陸
游書爲主而以馬令書及諸野史作注此稿予廿十

故友葉文敏訒菴方藹處見之
工部侍郎王岳生說黑魚血纖孫光祿孝堪因
言墨魚過則海無魚墨魚即烏鰂也蓬萊梁鴻臚言
海族惟鰕最大有如一島者漁人往往見之
楊子庭言云佛詩曰偈佛文曰莂劉熙釋名云莂別
也大書中央中破別之也莂在佛爲授記在俗用爲
券契合同也
黃虞稷僉部言徐司寇健菴乾學奉　旨歸吳修一統
志借內府書有元岳璘所修一統志殘本尚二十餘
大冊計全書不下千卷

吳天章雯說薊州獨樂寺觀音閣凡三層其額乃李
太白書梁栱欂櫨皆架木爲之不施斧鑿己未地震
官廨民舍無一存閣獨不圮菩薩像高與閣等約六
丈有奇乃截聚木爲之予鄉淄川縣黃埠村東有酸
棗一株兩人牽手始合抱其大不減粵東榕樹也
江盈科進之集中詠張浚一絕句云謁聖安能蓋鯀
凶曲端冤與岳飛同何人爲立將軍廟更把頭金鑄
魏公予昔于慈仁寺市覩浚墨蹟極劣因題一詩嘲
其後云巴西白骨枝符離二十年中幾喪師太息長
城君自壞軍中空卓曲端旗宋岳侍郎珂著桯史述

明端本末甚詳
爲舍人大木(廷機)言在祕府見豫章先生熊朋來集舊
刻極完好予屬從吳集作郎訪菴鈔得豫章集七卷似
非全書
天章賦有西城別野古詩十四首甚工聊錄數篇于
左(元樹亭云)風動翠裳角洪濤因其吼如何不動搖片石土
囊口爲賞止定心添種菱二畝(西湖云)采山因采負歸來
發高唱及上烟霞埏緣坐無禪蘊身忘草木年心寄
尊盧上(小華子鷗閣云)右丞禪悟人千古生則倣每思茱萸汧
一理欹斜棹何意春城西犬吠夜如豹(小老君洞)洞中過天
地居然小善卷焚香還晏坐獨理朱絲絃溪割羃畫
水人耕陽羨田(竹徑云)欹側錦石路窈窕無凡卉去去綠
陰中涼風動斐亹仙人何處來一鵠青鸞尾(滿臺云)蘇門
有高士求怒不可得出水仍大笑妙意誠難測爲想
鳳鸞音崇臺願矜式
二程遺書一條云貴姓子弟於飲食玩好之物直是
一生將身服事不徹如管城之陳醋甁洛中之史畫
匣是也噫今之世家子弟其不爲醋甁畫匣者鮮矣
若樗蒱六博之好往往破家覆產又不止畫匣而已
近京師筵席多尚異味予酒次戲占絕句云燒鵝黃

羊滿玉盤炙雞紫蟹等閒看不如醃分明茶飯恭非
秋菘未是難嘗憶前輩有詩云秋來霜露滿東園蘆
菔生兒芥有孫我與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雞豚
每喜諷之此仁人所當念也
翰林院署前積沙號沙堤形家言衙門風水所係明
嘉靖初張桂用事去之詞林幾至空署近當事欲並
開東西門稍去其半數月間孟蘋學端士(亮採)沈演學
宗子(上舉)王侍讀龍洲(鍾靈)等七人皆去位曹祭酒峨嵋
禾朱讀學天敘(與)趙宮贊伸符(惟教)亦以他事註誤去
其驗如此
門人陳(奕禧)子文海寧人善爲詩尤工鍾王書法以太
學上舍仕爲安邑丞著臯蘭載筆益州于役記十餘
卷詩格尤進如斜日一川汧水北秋山萬點益門西
之句不愧古人予少爲揚州推官時偶見泰州同知
趙三麒一詩云虞舜昔南巡不見南巡跡但留此墓
窮一片瀟湘不向呼與語會雄縣人馬之驌主江都
簡能詩撰詩若干卷予皆禮之每語人云吾以屈
宋作候官矣抱關擊柝中莫謂無人人自不知耳余
州先生有詩云馬頭舞迎不敢忽恐有當時高尚州
用心如此詎有遺才耶陳近還知深澤縣予曾序其

虔州集又題詩云月駛橋淮竹水郭吳飛隴首柳吳興

康熙壬子于安肅縣旅次見壁間大書云一劍有餘魏武帝百身難贖楚懷王字極奇偉不著名氏亦不知何指也

淮安門人張弨力臣博雅精六書之學嘗著一書辨俗書之譌今老矣又耳聾攜其兩子一孫客京師以寫真來索題予爲賦二絕句云瘞鶴銘邊攜屐日華佞祠下卸帆時吳山楚水探奇徧不管秋霜點鬢絲金石遺文太放紛摩挲千卷對鐙棐白頭更訪鴻都學手拓陳倉石鼓文張嘗著瘞鶴銘辨及華嶽山石幢寄予首二句皆實錄也

偶看鍾繇戎路帖因憶亡友韓郎中詩聖秋題人某氏好臨摹晉唐人法帖獨廢鍾書韓詰所以對曰季漢正統關侯忠義而斥以賊帥狂誖甚矣書雖工柳何足道韓有詩記其事云誰知太傅千年後敗闕端從戎路開

同年戸部王尚書隲人岳以 御書養素二大字及 御製詩一首見示圓勁秀美鸞停鵠峙實希代之寶也詩云錦纜無勞列翠艘蘭橈自愛倚船隱勤民不憚周行遠早又觀風向浙江此詩尤可仰見省事寧人之意不惟書法之工也又大書地平天成四字乃 御書會稽禹陵廟額鈎摹鐫刻尚書疏請留真蹟藏弆許之尚書時官閩浙總督兵部侍郎云

予昔與梁侍御熙曰緝劉吏部體仁公㦷汪太史琬苕文輩以同年同官曹郎好爲謔語以資噱康熙己未 詔徵博學鴻儒苕文與焉既至京師予喜其來置酒邀之戲先之以詩云名山書未就訓已滿通都天子詢年齒孝公愛腐儒拋殘青箬笠來御白

髭鬚沫然常熟甫來傾酒百壺苕文答詩有老去染髭方之句不怒也既而與同年薛給事書生大武相謔有山人高價賣青山之句予因戲柬四絕句云穎水箕山傲昔賢金庭玉柱隔風煙逃名卻被山英笑兩字堯峰世已傳苕文居堯峰談經人比鄭公鄉絲竹門生列後堂爲本宋儒一發來山中閒煞束脩羊苕文授生徒于堯峰橫山山外好煙波何必柴門掩綠蘿莫怪山人高價賣此中佳處本來多山名卽用答給事語戲之吳中高士謝山壺共指文星傍 帝庭今夜堯峰高處望不知何處少微星苕文偶言文星歲明苕文見之遂大怒答以四詩有卑服倘綠稍

古力似應殘札報洛生大史錢占天上象歲星元異
少微星從此不利前進士故人親發贈君銜云云又有
詩云區區普墓心曾因 懷祠為予發也予刻續稿
久刪前詩適見鈍翁續集其載見答諸作德前事乃
錄而存之以識予過且示子孫以戲謔為戒云
宋王銍性之雪溪集五卷詩不能工獨附載廬山竹
可和詩一篇甚佳詩云空中千尺墮柳絮溪上一旗
開茗芽絕愛晴泥翻燕子未須風雨落梨花重江碧
樹遠連雁刺水綠蒲深映沙想見方舟端取醉酒酣
風帽任欹斜王集中有曉發石牛一絕云匆匆車馬
出清晨日炎風微已仲春松竹陰中山未盡梅花林
外有行人寫景頗工壯之別有默記若干卷明清仲
言之父也
元陳樵鹿皮子集四卷詩學溫李寒食詞一篇有麥
秀黍離之痛古賦頗工
朱華岳集下一卷名翠微南征錄第一卷開禧元年
上皇帝書請誅韓侂胄蘇師旦語最伉直餘詩十卷
率粗豪無足錄其上侂胄詩云十廟英靈儼如在忍
于宗社作穿窬及誅侂胄議函首請和又有詩云反
漢須知為朝錯成秦恐不在於期皆不肯附和予謂

蓋陳東一流人也然曹瞞不殺禰衡而黃祖殺之侂
胄不殺岳而史彌遠殺之彌遠又出侂胄下矣如岳
許不以工拙論可也吳興掌故云翠微集華廉字仲
清著不如何據
元傅與礪若金詩集八卷有范德機揭曼碩序洪武
壬戌刊本歌行頗有可矣一驂片甲七律亦有格調
視南宋俚俗之體相去遠甚時借朱竹垞鈔本宋元
人集十數種如行黃茅白葦間忽逢嘉樹矣胥為之
眼明若金妻孫淑字蕙蘭亦工詩見陶南村輟耕錄
集中湘皋煙草綠紛紛淚灑東風憶細君其悼亡之
作也
天章說滄州人張漢儒者病痛噩夢三梵僧以手三
摩其腹立愈遂發願謁四名山至普陀謁大士畢欲
歸見一老人于洞外掃除因與語曰若遠來寧欲見
大士乎張曰行千里至此得見大士死無憾然大士
安得見老人曰但虔禱當有所睹張乃與同輩十餘
人跪禱久之忽見洞口有金光老人曰大士出矣眾
諦視果睹大士自石壁中出惟見側面又禱曰既蒙
大士現身願睹正面頂禮歸日摹塑像設大士即又
背洞面海去人咫尺紺髮慈顏高顴隆準衣綠色半

身在雲氣中不可見衆歎息稱首俟人石壁去老人
云始亦以得遇大士現身故捨身于此供灑掃之役
久亦屢見按郎瑛類纂亦載元張光弼普陀山觀世
音善財應現詩蓋自昔有之矣
昔在淮南為門人錢魏題寫眞減字木蘭花一闋云
橫磨大劍王帳晨開兵百萬一卷陰符孺子功名圯
上書　壯懷煙冷笑看吳姬雙鬟影封酒泉侯骨相
輪君是虎頭先是先兄西樵題云學信陵君飲酒兼
之近婦人故末句亦云然此詞伏其稾追記之
天章攜宋搨宣示帖樂毅論來乞跋有鄭衣白題字

云宣示與昨所見曾娥搨無異眞宋搨也予跋云樂
毅論近日摹刻甚多觀宋拓本如衛協謝稚畫古列
女近刻則仇實父輩之仕女圖耳天章云是西溟所
貽本
元臨川何中太虛集吳草廬序吳與何中表兄弟也
中善五言詩近體亦沖澹如聯隨碧溪轉忽與白鷗
逢小雨十數點淡煙三四峯落葉半藏路清風時滿
溪寒汲梅影路微雪酒香村湖雪殘波岸船燈獨夜
人西風一夜雨丹桂滿林花皆有唐風又絕句冰合
金河雪暗關內家難覓一枝寒祇應獨結梅花伴水

遠山長盡意看(思補化)深淺柴烟山鳥鬪杉皮小屋遠幽
殘紫苔青石梅花路隨意閒看雪後山(黃沙書中)中自序有
易類象三卷書傳補遺十卷通鑑綱目測海三卷通
書問一卷吳才老叶韻一卷六書綱領一卷補六書
故三十二卷薊丘述遊錄一卷稽頭錄十卷知非堂
稿十七卷外稿十六卷今詩稿止十六卷
周益公二老堂雜誌一條治頭風而吐瀉用枳殼白
朮末煎湯下青州白丸子甚効則白丸子在宋已盛
行不自今也
雜誌又云種竹法正月用一日二月用二日隨月定

日無不活者(史繩學云)又云康與之在嚴州以糟雜細糠和
土種竹甚茂明年生筍成林種荷花以羊角投池中
立成又云臨安貴人家種竹木以麥秆土置根下雖
盛夏亦生癸辛雜識種竹每歲以筍後竹已成竿即
移先一歲者當年八月可行鞭明年便可抽筍近閩
暢春苑移栽松有大合抱者皆活
南鐵紀聞所載北狩事多不可信或謂是不得志于
宣和靖康間者所為理當然也
對泉羽衣譜遊錄注山陰徐(沁)埜公撰餘姚黃(宗羲)太
沖先有西臺慟哭記冬青引注徐注黃序之

宋永嘉二劉文集九卷留元剛序安上字元禮安節字元承皆伊川弟子皆官御史安上廷劾蔡京安節追傪鄒浩葉水心題二劉集謂爲俊豪先覺之士者也集中多經義大抵如訓詁不脫免園冊習氣蓋當時科舉之文如此其與詩賦飣餖之陋如以五十步笑百步也

元貢奎仲章雲林詩集境地未能深造歌行閒工發端而窘于邊幅視同時虞伯生范德機亦諸侯之附庸也有三山陳嶧序草廬吳澄書後凡六卷

黃太學僉部借草廬書纂言四卷二十八篇所謂今文尚書也視蔡注加詳有正德辛巳草廬十世孫理跋嘉靖己酉吳興顧應祥序滇本也

元太中大夫黃州路總管洛陽保八周易原旨六卷繫辭二卷陵陽牟巘序焦竑國經籍志不載

高麗史韓昭（朝鮮僭稱光宗）十年秋遣使如周進別序孝經一卷越王孝經新義八卷皇靈孝經一卷孝經雌雄圖三卷按國史經籍志周顯德中新羅獻別序孝經緯書載雌雄圖三卷不言越王皇靈二書

金姬傳一卷常熟楊儀作文極奇麗姬章丘人本李氏章丘舊志乃楊君謙所撰不載姬事

吳越備史五卷武勝軍節度掌書記范坰節度巡官林禹撰事止忠懿王似戊辰年又補遺一卷明兵部尚書王遴序予著五代詩話頗采取之

禁扁五卷起甲訖戊元東平王士點繼志著虞集歐陽玄序士點翰林學士承旨謚文康構子上熙繼學最以古文著名士點其兄弟也

元金履祥吉父仁山集二卷黃遵所編仁山道學不工詩而處賓子操一篇特工云炎方之將大地之洋波湯湯翠華重省方獨立同天天無光此志未就死矣死南荒不作田横横來者王不作幼安歸死其鄉欲作孔明氣地窄翔翔惟餘箕子仁賢之意留滄茲穹壤無窮此恨長千世萬世聞者徒悲傷吳師道跋云宋末爲相者曾聘先生館中先生以奇策干之不果用而去先生感激皆知後爲賦此辭旨悲慨音節高古真奇作也此操似爲陳宜中而作

元張伯淳養蒙集十卷鄧文原虞集序之詩歌雜文皆膚淺不工伯淳官翰林侍講學士謚文穆趙子昂之內兄也集有獻公爲外十扇跋謂一扇不啟自金之直蓋僧時去跋百餘年題扇猶有存者然負重已如寶玉大弓矣（跋在錢唐日有新舊綫羅織二扇者公刻八字以[illegible]爲樂遊文死又遷洞天宮[illegible]不得非復[illegible]之也[illegible]）

(久之以取汲扇來須臾而至公取白團夾扇二十枚就判筆作行草及枯木竹石頃刻而盡其人立謝出涕而出門人爭以千錢取一扇所持立盡眞後所題杭人有復以者見春渚紀聞)

宋陳洎亞之詩一卷僅二十五首有顏復長道序司馬文正公文忠文定二蘇公孫莘老徐仲車及長樂林希陳留張嶬南蘭陵錢世雄肴山李惠皆跋其後又嘉定丙子肴山任希夷題詩云如彼流泉必有源陳家詩律自專門后山得法因疆鐵不減唐時杜審言亞之師仲師道之祖也

天台山人黃庚星父㕍稾一卷詩脈下無足觀多館山陰王脩竹之作謝皋父林霽山翬皆脩竹客並同

時人也脩竹名英孫

所安遺集一卷元長沙進士陳泰志同著歌行馳騁筆力有太白之風在元人諸名家中當居道園之下諸公之上而名不甚著豈名位卑耶

楊儀明良記云錢方伯所爲御史時拔後中官王振家有金鑄觀音一座背識云孝孫尉忱拜奉(云云)自注云此與謝太傅忍餓俟見桓溫事相類予謂文靖時忍須臾耳未虧大節也如文襄果有是事大節虧矣豈得援文靖事解免然文襄賢者必無此或傳聞之誤耳

高麗史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鄭麟趾等纂修凡世家四十六卷(起僞太祖王建訖恭讓王)志三十九卷(天文曆五行地理禮樂輿服選舉百官食貨兵刑法)表二卷(年表)列傳五十卷(后妃宗室公主諸臣其備等五卷至二十一卷良吏酷吏忠義孝友列女方技宦者酷吏嬖幸姦臣文公仁等叛逆趙宜至辛旽)通一百三十九卷景泰二年箋進卷首冠世系一卷引其附註金寬毅編年通錄謂王建之祖作帝建爲唐肅宗之子閔漬編年綱目辨其妄而以爲宣宗皆誕而不可信今各其史官之論于左云載稽舊籍同知樞密兵部尚書金永夫簽仕郎檢校軍器監金寬毅皆毅宗朝臣也寬毅作編年通

錄永夫采而進之其劄子亦曰寬毅訪集諸家私蓄文書後閔漬撰編年綱目亦因寬毅之說獨今齊賢援據宗族記聖源錄斥其傳訛之謬齊賢一代名儒豈無所見而輕有議乎爾若世系乎其云肅宗宣宗者以唐書考之肅宗自幼未嘗出閤宣宗雖封光王唐史無藩王就封之制而其遭亂避禍之說亦是稗錄雜記二說皆無所據(宣宗避禍隱於僧中但必不至高麗耳)不足信也況龍女之事何其荒怪若是之甚耶太祖實錄乃政堂文學修國史黃周亮所撰周亮仕太祖孫顯宗之朝太祖時事耳目所及其于追贈據實書之以貞和爲

國祖之配竟殺王後追尊貴有稱偏削文辰義爲貞和王后辰義曰元德大王其作帝世也以爲三代而
畧無一語及于世傳之說甚𥨊乃毅宗朝微官且去
太祖二百六十餘年豈可舍當時實錄而信後代無
稽雜出之書耶其世家曰太祖二卷曰惠宗定宗光宗
景宗成宗穆宗顯宗一卷德宗靖宗文宗三卷順宗宣宗
獻宗肅宗二卷睿宗一卷仁宗三卷毅宗三卷明宗二卷神宗熙
宗康宗高宗三卷元宗二卷忠烈王五卷忠宣王二卷忠肅王
二卷忠惠王忠穆王忠定王忠愍王七卷恭讓王二卷凡僭
號者二十四世稱王者八世通計四百　十　年
宋刻晁公遡子西嵩山集五十四卷公遡公武子止

弟也古賦一卷神女廟賦最奇麗詩在叔用无咎之
下頗有警策如人生漢南樹風物劍西州一年風物
倉庚報萬里鄉心杜宇知萬里艱難坎劍首十年流
落夢刀頭又秋江水清不勝綠還與漢江顏色同望
中白鳥忽飛去落日丹楓相映紅秋江折得寒香日暮
歸銅缾添水養横枝書牕一夜月初滿却似小溪清
淺時詠梅中梅行衣消盡洛陽塵泣向東風拭淚痕不及青
春歸有信一年一到樂遊園中感不見眾息陽十今已
十春素衣不忍棄爲有洛陽塵有感皆佳集中多與師
伯渾倡和之作師渾蜀人見陸務觀集

葉石林建康集八卷有嘉泰癸亥孫籌跋二十代孫
萬跋云秣陵焦氏本也常熟毛氏嘗得宋刻建康集
逸第三卷當未見此按石林全集一百卷桑民懌家
書目有之今不可得此則紹興八年再帥建康作也
石林晁氏之甥及與无咎張文潛遊爲詩文筆力雄
厚猶有蘇門遺風非南渡以下諸人可望平生邃于
春秋集中答王從一教授二書可見其梗槩
陵陽集二十四卷元初牟巘獻之著詩有盛宋時披
谷門風題跋亦如之雜文皆典實詳雅其九日詩序
云陶公再爲建威參軍劉裕幕內也忽棄去爲彭澤

令未幾又棄去裕是時已有異志劉穆之寧死不與
九錫王弘自江北來首以此議風朝廷裕遂移晉祚
而弘爲吏部尚書爲江州刺史遂被心腹之寄既來
江州柴桑近在境內於陶公時惓惓焉豈非內懷前
愧欲附高人勝士以自解破耶陶公未易致則使人
中路具酒食候其出醉而要之庶幾一見斯已甚迫
則亦可以見及胸懷本趣固有在豈端爲一王弘哉
適乘籃輿足以自返其視華軒爲何物而弘欲以此
榮其歸此又可一笑也太元此論發前人所未發詩五
言亦佳不具錄獻之弼陵一勝人清惠公存齋子寓吳

與所與遊好者如劉會孟戴帥初仇仁近周公謹趙子昂兄弟皆一時名勝可以知其人已

陸啓泳客燕雜記云監板十三經注疏二十一史修于萬曆二十三年頗無差訛崇禎十一年重修之古字難讀悉遭改易云康熙二十三年予爲祭酒疏請重修經史刻板得　旨允行

陽羨門人陳宗石子萬爲安平令偶從田壟間掘得北魏崔敬邕墓誌銘石刻字類李北海不著撰書人姓名祖父名爵皆列碑題之前云祖秀才諱殊字敬異　夫人從事中郎趙國李休女　父雙護中書侍郎

冠軍將軍豫州刺史安平敬侯　夫人中書趙國李詵女　魏故持節龍驤將軍督營州諸軍事營州刺史征虜將軍太中大夫臨青男崔公之墓誌銘其文曰君諱敬邕博陵安平人也夫其殖姓之始蓋炎帝之胤其在隆周遠祖尚父實作太師東旌麃陽建佐樹殷若乃遠源之富奕世之美故以備之前冊不待詳錄君即豫州刺史安平敬侯之子資積仁之基累榮構之峻特稟清貞少播令譽叙諾之信著於垂髫瑤音玉震聞於弱冠年廿八而穠華茂實以聲流於京夏矣被旨起家召爲司徒府主簿納贊槐衡能稱鼎味俄而轉尚書都官郎中肸高祖孝文皇帝將改制創物大崇華正復以君兼吏部郎銓叙彝倫九流斯順太和二十二年春宣武皇帝副光崇正妙簡宮衛復以君爲東朝步兵景明初丁母憂還家哀毀幾於滅性服終朝廷以君膽思疑果善謀好成臨事發奇前畧無滯徵君拜爲左中郎將大都督中山王長史出鬪偽義陽城拔凱旋君有協規之効汎積隆盛授龍驤將軍太府少卿臨青男忠勤之稱實顯於茲永平初聖上以遼海戎夷宜化竹賢肅慎契丹必也綏接於是除君持節營州刺史將軍如故君軒䡴

始邁聲猷以先犀蕃蹊獷而温肅均被於是殊俗知仁荒嵎識序悉夜達於遠邇德澤覃於邊服延昌四年以君清政懷柔宣風自遠徵君爲征虜將軍太中大夫方授英任而君嬰疾連歲遂以熙平二年十一月廿一日卒於位縉紳痛惜姻舊感酸依君積行蒙贈左將軍濟州刺史加謚曰貞禮也孤息伯及銜哀在疚推號罔訴夜庭訓之崩沉詠松楊之以樹洞抽絕其何言刊遺德於泉路其辭曰綿哉邈胄帝炎之緒克歷姬初祖唯尚父曰周曰吳榮光纖武遺德傳輝儒賢代舉於穆厥考誕質含靈秉仁岳峻動智淵

別育善以和奘价以貞擧發邛丘覈起楓庭慶鍾盛世皇澤遠融入參彝叙出佐邊戍謀成轅幕績著軍功餞城颺飀蠢境懷風王恩流賞作捍東荒惠沾海服愛洽遐鄉天恃方深倚爲明艮如何倉旻國寶淪光白楊晦以籠雲松風杳而埋道親舐叫共崩慈親釘嚴向垂沉仰哲穹而摧號痛尊靈之長秘誌遺德兮何陳篆幽石兮深隧嗚呼哀哉

居易錄卷一終

居易錄卷二

濟南 王士禛 著

賈似道鑒賞書畫有悅生小印往往于士大夫家見之癸辛雜識載其與門客廖瑩中刊書甚多聊志其目全唐詩話悅生堂隨鈔一百卷所擾刊多刊者九經以撫州草抄紙加墨界甲遺最精韓柳文集三禮節左傳節說史要畧文選未刊者十三經注疏節姚氏注戰國策注東坡詩析北雜志云韓侂冑閱古堂圖書皆向若水鑒定又秦檜子熺亦好聚書

李商隱溫庭筠段成式倡和號三十六體初不解其義小學紺珠云三人皆行第十六也漢上題襟集今潛江莫進士與先家有之予託門人朱載震借鈔則云攜游江右寄鄱陽人家失之矣

今人但貴宋槧本顧宋板亦多訛舛但從善本可耳如錢牧翁所定杜集九日寄岑參詩從宋刻作兩脚但如舊而注其下云陳本作雨此甚可笑冷齋夜話云老杜詩雨脚泥滑滑世俗乃作兩脚泥滑滑此類當時已辨之然猶不如前句之必不可通也

滁州豐山有漢高帝廟予昔過之以爲宋太祖王業基此有端命殿本肿御或是藝祖廟之訛耳偶讀老

學菴筆記乃見所錄碑陰畧云滁之西曰豐山有漢
高帝廟或云漢諸將追項羽道經此山至今土俗以
五月十七日爲高帝生日遠近畢集薦香觴焉始知
漢廟緣起如此而予向者之輕于持論也
吏部最重寅誼前輩登九列名刺必署舊寅二字
順治乙未散館安丘劉祚遠補吏科給事中尋以其族
祖憲石宮大學士引例廻避改吏部主事孫文定公廷銓
時已爲戶部侍郎投謁偶不書舊寅字劉返其刺
文定遜謝而已
穎川同年劉吏部公㦤在京師與予輩爲詩社每自
詫曰吾詩文片段柴窰也予笑應之曰良然兒畫乃
兔毛褐耳座客皆訝渠唐時宣州以兔毛爲褐亞于
錦綺復有染絲織者尤妙時人以爲兔毛褐其不如
假見國史補公㦤喜作畫而不甚工家常蓄畫師爲捉刀人
予每索畫輒柬之云勿煩真作故以此戲之
寧都魏冰叔禧和公禮皆以文章名禮之子世傚字昭
士年少而氣銳文筆有諸父風近自虔州寄予書畧
云竊惟張堪朱穆以一言知已終身不敢忘閣下與
魏科之年傚始生于世閣下都盛名詩古文爲海內
宗主乃荷不遺葑菲獎借遂成幾欲搏扶搖而振塵

墜于青雲之上非惟頓忘其貴勢且自忘其名與年
矣傚雖不肖弗克堪任能無感恩知已之思報稱耶
往在嶺南閣下方持使節祀南海之神與家君子解
后僧舍閣下欲以年齒爲坐次家君子執道里南北
之說作主賓閣下謂家君子六年以長以古道屬家
君子遂不獲辭後復與傚遇瑞州傚乘一葉之舟適
潮信至播蕩傾仄翁山屈子望之而反走閣下扶掖
必登舟奉屈欲由而別且出南來志命以序既成遍
示座客重其聲價夫折節之美古今有之矣以南北
遼闊未謀面之人名位尊重于海內下上罕所知識
之孺子推致不遺餘力古今人中誰可匹擬者其自
命爲何等也茲事志之于心更述于筆每懷閣下時
自展覩亦足當見閣下一度勝西向笑多多耳
宋中丞牧仲犖說湖州守劉某家有綠鵝一雙狀如
鸂鶒近京師花兒市鬻黃鴿二毛羽作黃金色索值
甚高又日照張琦言其縣人安鴻臚有孫年十三矣
甚穎慧讀書樓上忽見樓窗外樹間有紅鴿一隻驚
呼示人自探身往取之墜而死鴿亦不見
謝比部方山重暉所觀李小將軍起蛟圖山樹樓閣皆
勾金細入毛髮山頂有雲氣一蛟騰起微露頭角無

題跋考宣和畫譜二李畫學無此目不知何以定爲
李作
毘平相國王公家一小畫山溪紅樹間一人騎款段
馬一人執宮扇隨其後人馬不及寸而意態生動題
詩云騎龍垂過到溪頭紅葉還春碧水流省得壺中
見天地壺中天地不曾秋前有乾卦小圓印後有御
筆小印予彙從邢縣戴楓仲廷栻見明宣宗所畫西山
霽雪筆意與此正相類定爲宣宗御筆無疑
戚文秀畫水一幀袁樞題云戚文秀清濟灌河圖爲
畫鑒所載秀北宋名士推重一時善於畫水筆力調

暢一筆長數丈自邊際起貫於波濤之間超騰迴絕
毫不失序日與相對倪然流動愈看愈奇
今人上官忌正五九月流俗相沿不知其故按內典
以正五九三月爲長齋月云天以大寶鏡照四大部
洲此三月照南洲故宜修福耳忌者非也
元馬祖常伯庸石田文集十五卷至元五年江北淮
東道肅政廉訪司奉旨刊行弘治中都御史熊翀重
刊本翀與祖常皆光州人也元代文章極盛色目人
著名者尤多如祖常及趙世延字术魯翀康里巎巎
貫雲石辛文房薩都剌輩皆是也伯庸文五卷向僅

從劉欽謨中州文表見之有文而無詩康熙己巳冬
抄于竹垞寓齋得覩此本畱旬日而歸之集首有肅
政廉訪司牒趙郡蘇天爵太原王守誠閩陳旅三序
李東陽熊翀二序
蕭山毛簡討奇齡大可生平不喜東坡詩在京師日汪
懋麟季甪舉坡絕句云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
先知黄蒿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時語毛曰如
此詩亦可道不佳耶毛憤然曰鵝也先知怎只說鴨
衆爲捧腹益都孫寶侗仲孺文定公次子也持論好與
予左一日見予蜀道詩高秋華岳三峯出曉日潼關

四扇開之句輒訾之或告以此本昌黎上裴晉公詩
非杜撰也仲孺怒曰道是昌黎便如何畢竟是兩扇
又予題涪陵石魚云涪陵水落見雙魚北望鄉園萬
里餘三十六鱗空自好乘潮不寄一封書又曰既是
雙魚合道七十二鱗聞者皆笑之或以語予予亦笑
曰此東坡所謂鱉廝踢也
朱嚴棨坦叔華谷詩集一卷氣格卑弱頗曉唐之靡
靡者一二絕句差有可觀如秋入白蘋風浪生疑雲
未放楚天晴青山湖外知何處中有斜陽一段明秋人
昨夜湖心共泊船一天星露宿寒烟胡來極目無州

渚知採蘋花何處邊宿石羅寺寄黃頫燕有唐人音節華谷作
詩緝林希逸以為在歐蘇王劉東萊諸鉅儒之上今
盡傳其書又稱其五七言幽深夭矯意具言外觀此
集殆不然也集中贈李賈詩云汝與吾宗好江賈與
嚴滄浪遊華谷與滄浪蓋有宗族之誼詩派相似而
差不及戴石屏贈二嚴詩云前年得嚴粲今年得嚴
羽我自得二嚴牛鐸諧鍾呂

邵秋堂集二卷至五卷殘本內府書也詩古今體皆
淺俚不成家亦不知其名字何許人卷中有與鮮于
伯機倡和詩

南宋詩小集二十八家黃俞邰鈔自宋刻所謂江湖
詩也大槩規橅晚唐調多俗下唯番陽姜夔堯章白
石集汶陽周弼伯弜端平詩雋臨江鄧林性之皇荂
曲三家最可觀白石詞中大家與誠齋石湖遂初諸
老友善伯弜即編三體唐詩者鄧姓字稍僻然其樂
府絕句甚有義山之風蓋鐵中錚錚者也三君詩予
手鈔之餘一二佳者倣摘句圖附于後

開封趙汝鐩明翁野谷集五言律時有佳句七言但
俗歌行漫無音節頓挫後村序乃謂跌宕頓挫與劇
跂縛虎手又許以建安黃初矣　喬松二十里翠

微三五家塵埃雙老鬢天地幾斜陽持觴送南浦鳴
櫓下東甌風霜先遠客天地獨扁舟秋影清涵水煙
痕濕著山蘭風香楚佩竹淚冷湘斑任梅斜到牖聽
竹長侵堦市茶烹顧渚春酒醉烏程腑行沙市月吟
破渚宮秋楚岸猿吟樹湘江月滿船晚紅殘照在秋
碧遠山橫煙嚴松莫暗風陌稻花香孤雁影誰伴亂
蛩吟不休曉清秋已到葉落客先聞歸雲起孤鉢高
浪送行舟笠戴天童雨鞋穿雪竇秋一年春易老雙
鬢雪難消煙松迷五嶽風柳起三眠蓬響過雲雨帆
開逆水風波及魚思胥渠成亦利秦籬落一圍飛蛺

蝶汀洲數點立鵁鶄　笠澤葉茵景文吟稿　杜宇
鄉心重楊花世事輕鹿霧沉山色春禽和水聲一泉
走石夜多雨萬竹園松風似秋　天台戴復古式之
石屏集石屏以詩名而多直率氣骨終勝耳　春水
渡傷遠夕陽山外山黃花一杯酒白髮幾重陽忽聞
啼鳥不知處細看好山無厭時一百五日客懷惡三
十六峯春雨愁梅邊竹外三杯酒歲尾年頭幾局棋
綠陰亭云千山橫碧一溪清白鳥飛邊落照明吏散
庭堦一無事綠陰亭上又詩成巾子山翠微閣云雙
峯直上與天參倚共白雲棲一菴今古詩人吟不盡

奸山無數滿江南馬上云青松路徑白雲關有客來
尋半日閑千畝灞橋驢子上爭如騎馬看廬山　四
明高似孫續古跡萃集劉後村謂能參誠齋活句者
四聖觀詩後村亟賞之詩云水明一色抱神州雨壓
輕塵不敢浮山北山南人喚渡春前春後客凭樓射
熊館暗花扶扆下鬬鴨深柳拂舟白髮邦人能道舊
君王曾奉上皇遊　花知西洛事雁叫北人心山橫
赤壁含情斷水出瞿塘快意流　建安葉紹翁嗣宗
靖逸集　古柳無多樹新蟬第一聲西湖秋曉云愛
山不買城中地畏客長撐屋後船荷葉無多秋事晚
又隨鷗鷺過殘年北固云脫不命僕浣塵埃籬落人
家未見梅出得城門能幾步船頭便有白鷗來　臨
川危稹逢吉巽齋稿　賦得對酒舞京伊舞身還逐
歌聲齊雀花萬點忽進酒國高蛺蝶飛來低　斯植
建中宋芝集　相逢春草外歸隱石房西春風思華
嶽夜雨夢瀟湘住當南嶽寺門對赤城霞月過東西
滿潮分遠近山水國今宵別天涯隔歲歸春歸芳草
晴雲入暮山長野雲低水樹春雨閉山城鐘聲兩寺
合人影一溪分路長沙鳥盡人在翠微深落花千點
恨疎雨一簾風野店春寒雨江城橘樹林斷雲遮雨

雪落日遠人歷鳥啼山雨急春壽故人稀煙波春雨
渡燈火夜漁村島雨連秋暗江風入雁聲滿山晴葉
雨四壁暮蛩秋一夜霜欺鬢連朝雨送愁桃花曉落
水流去山鳥晚啼風送來遠山云萬里色蒼然寒林
夕照邊舊過南嶽寺曾向雨中看竹云何處芳草多
相呼向深塢竹外立寒枝山南又春雨雪中奇巖泉
云吟罷新詩秋自看曉風吹恨匕闌干夜來雲滿前
山路誰對梅花說歲寒比君及趙紫芝五言皆多佳
句而無遠神　羅與之與甫雪坡稿　因沽江畔酒
始見竹間梅一夜西風急千山落葉深閑吟小山賦
歸思大江流山居云雨作糟牀注秋生鹽館思卷簾
了清景流水裊煙絲　河陽張弋彥發秋江煙草
夏新看蘋葉夜久見蛛珠春詩定多少白日又清明
前路逢梅處同誰倚棹看玉秀今夜雪梅發去年枝
金華杜旃仲高癖齋稿歌行有張王風調如綠珠
行明鏡行王熒宅別魏元長書懷諸篇皆可誦送陸
放翁赴召長句最佳　滄洲高九萬菊磵集　半夜
雨聲急一谿流水深桐花快落春風老梅子微酸晚
雨晴老淚怕從衣袂見閑情但有帽簷知題小姬扇
云粧湘未識羞獨坐抱箜篌貪學若耶舞檀身拜郎

頭春懷云江南春盡尚春寒添盡征衣獨掩關日暮
酒醒聞謝豹所思多在水雲間臨平云征塵一似白
鷗輕起揭船篷看曉晴梅子著花霜壓岸自披風帽
過臨平田父辭云咏黍黃雞及骨肥蕪籬綠補綴枝
垂新釀酒旋裁衣且是婚男嫁女時　三山陳鑒之
剛父東齋集稍有江西風氣而筆力苦孱　踏徧苔
淡石梅花又滿林花淡水紋醒鳥啼人意閑甚脩竹
徑微微雪小小溪橋淡淡雲畫蘭云托迹不辭巖谷
深異于蕭艾亦何心清風披拂自多事斜日淡雲香
滿林　建安徐集孫義夫竹所吟藁　蔡板驚閑鷺

苔碑卧夕陽　清源胡仲參希道竹莊稿　門掩梅
花月倚翻竹葉霜界首云幾重嶺隔幾重灣路入深
濛煙雨間獨立溪橋重回首前頭已是劍州山　開
封趙崇鉘元治鷗渚吟　都昌即事云世事可無酒
春來還有花山雲欲到地街鼓又催衙風緊魚休市
官貧飯帶沙天機不得問暮色欲棲鴉湖中云汀蒲
獵獵起涼颸碧藕香中獨立時機事兩忘吾喪我扁
舟吟過木仙祠　柯山毛珝元白吾竹稿丹陽館一
篇最警策　渡江南來第一驛幾度華堂延雁客百
年運逐曉雲空愁殺醍官老無賦南徐今日古陽關

不斷歌聲祖離席國譬已復事尤多折損年年春柳
碧　臨江鄒登龍震父梅屋吟有與西山劉後村戴
石屏三政詩稍優于做古　梅花云約得金寒拓綺
疏擔頭玉蕊壓香酥今宵簷下新妝額試啓菱花得
似無江南春云玲瓏樓閣正朦朧楊柳絲絲凝去聲碧
煙飛燕不歸春滿地有花香處聽啼鴉　括蒼王琮
中玉雅林稿　炎從何處來覺秋向雨中深九十日秋
蛩共語兩三夜正愁似愁　四明陳允平衡仲西麓
藁　斷腸春色滿殘夢夜瀟湘羅綺千重樹簾開四
面山樓臺秋淡玉簫遠鳳幕夜寒銅漏遲明月驚鵲

菱葉浦西風蟋蟀豆花籬江南謠云楊絮飛時話別
離梅花開後待郎歸梅花開後無消息更待明年柳
絮飛登西樓云楊柳飄飄春思長綠橋流水繞宮牆
碧雲望斷空回首一半闌干無夕陽餘如建安張至
龍季靈雪林删餘壺山許棐忱父梅屋稿浮玉施樞
知古橫舟稿荷澤李龏和父梅花衲南徐朱南杰學
吟盱江余觀復中行北窗稿槧無足錄
劉克莊後村大全集六十卷自四十六卷已後皆詩
話詩餘無詩有晉安謝氏家藏圖書印謝在杭鈔本
也首有林希逸二序後村在宋末號文章大家其詩

予別有論說此集中題跋詩話最佳詩話新集多撫中晚唐人詩無所取裁可删也後村論揚雄劇秦美新及作元后誄言天之所廢人不敢支歷世遷移爲在新聖云云蔡邕代作羣臣上表言卓繼廢頑凶援立聖哲云云又論阮籍吹若桑禮法晚爲勸進表志行穢地詞嚴義正然其貿貿相將器云像詩與臺令濮家九鼎之重手扶日轂措天下泰山之安昔茂弘數丘墟百年孔明欲官府一體彼我恢乎此志公允蹈于斯言賀賈太師復相云孤忠貫日隻手擎天閒勇退則看攢杜陵老之愁眉卷庸則心動石徂徠之喜再賀平章云屏翠陰于敞地聚衆芳于本朝無官可翻爰峻久虛之位有某則就所謂不名之臣啟詞諂語連章累牘豈真以似道爲伊周武鄉之比哉抑諂雄毀之覆轍而不自覺耶按後村作此時年已八十借哉

辛稼軒詞中大家而詩不多見劉後村詩話載其送別湖南部曲一詩云靑衫匹馬萬人呼幕府當年急急符愧我明珠成薏苡負君赤手縛於菟觀書到老眼如鏡論事驚人膽滿軀萬里雲霄送君去不妨風雨破吾廬稼軒吾濟南人故錄之其長短句予家有舊刊本

後村云張易之昌宗目不識字手不知書謝表及和御製皆依附者爲之所進三教珠英乃崔融張說輩爲之而易之竊名爲首見詩話適見李日華紫桃軒雜綴云張昌宗務面首辱以婿女主其人猥優伶不齒然亦名搢文翰之譽有三教珠英一千三百餘卷其所著恐亦未可以人廢也則以編著果出昌宗之手亦愚矣

劉後村序王隱君六學九書引所見丹家四人鄒子益曾景建黃天谷白玉蟾鄒不登七十曾黃僅六十玉蟾夭死

後村序宋慶之希仁詩摘句有云多年翁仲在寒食子孫稀又跋徐贊之詩摘句云盡日飛花急隔溪芳草深皆晚唐人佳句不知二集猶傳否記訪之

坡公之有斜川人豔稱之而集不傳唯傳其颶風賦及試誦北山移爲我招琴聽數語耳谷之甥徐師川洪駒父輩皆著名而世不知其後人之盛後村云思陵尤重谷詞翰擢其甥至執政至茂陵而其後益蕃子適子暚皆顯融伯庸尤貴重克昌者擬後出爲名公所稱示于甲稾丙稾春風繼休堂詩字其名曰

紹谷集曰後谷甲稾已有舜祖熙豐氣骨丙稾而後
則漸入元祐建中竟界使加一年駸駸黔宜晚筆矣
坡谷之後南渡以後皆昌大又能以文章世其家豈
非天哉
孟忠毅公喬芳關國名臣其子熊弼求予文其神道之碑
一日偶訪之師儉堂恭睹 世祖皇帝御賜公畫
像一軸上方篆書天子命我四大字公永平人也偉
幹豐頤腰腹十圍善馭諸將皆爲盡死力麾下偏裨
封侯至大將者不下數十人如靖逆侯張勇勇畧將
軍趙良棟提督馬寧王可臣總兵趙光瑞陳德王平等皆是
也熊弼幼患目眚不能視以公功世襲精奇尼哈番
而嗜書攻詩亦異人也
門人盱眙李嶟瑞以其世祖崇德先生諱紹賓顯忠錄來
謁先生正德十二年進士官行人十四年江彬等將
挾威武南巡先生與翰林舒公芬同官余公廷瓚等
伏闕疏諫死杖下世宗立贈御史於是舒公作墓誌
銘崔公銑爲巳卯紀事鄒公守益爲贊而鄉人趙卿
復爲之傳嶟瑞字蒼存詩文皆從衡有奇氣江淮閒
一才士也
俗以鍾離權呂洞賓等爲八仙後蜀孟昶生日道士

張素卿進八仙圖乃李耳容成董仲舒張道陵嚴君
平李八百范長壽葛永璝也詳見黄休復茅亭客話
又圖畫見聞志作李阿長壽仙
續酉陽雜俎云曼殊院東廊大曆中書人陳子昂畫
是畫工與拾遺同姓名也
馬仲安家藏蔡君謨一帖云梅二馬五蔡九中春寒
食前一日會飲于普照院仲途和墨聖俞按紙君謨
揮翰叢談載中峯和尚草堂茶海粟煉泥趙松雪撥
運中峯塗壁二事風流名勝正可作對邢和璞居嵩
山伐薪汲泉皆是名士千載而下如靈山一會儼然
未散恨不傳之丹青耳
六研齋三筆載元僧覺隱語覺隱喫飯坫仙亦飽有
跰坫仙飯覺隱亦飽李君實以爲禪宗所云有人終
日喫飯未曾嚙著一粒米之謂蓋寓言也然方士實
有此術叔祖季木吏部家有一客忘其姓往往代人
食其人亦飽亦往往令人代食至瘦弱亦如之
李君實日華鑒別法書名畫最精然引古人詩文往
往紕繆如云子昂行書詩一幅不知子昂自作或書
古人作語氣似白樂天陸放翁因錄之云山石犖确
行逕微云云不知乃韓退之詩也又云白樂天孫龜年

住嵩山過李白日近過灃關有一詞曰曾宴桃源深洞云云乃後唐莊宗作也又云杜樊川詩獨憐幽草澗邊生云云有甲秀堂刻牧之行草眞蹟此韋蘇州詩與前韓詩載本集中皆人人耳而目之者而舛午至此陋矣又一條云林君復極富畫情見與可伯時終日瑑瑑徇人遂不爲和靖乃大中祥符間人文李後出安得此不根語又云元有兩閑閑一爲禮部尚書趙秉文或云今人蓋未目金史及中州集耳意此公留意書畫而于詩文考證全疎然劉原父黃伯思輩考證何嘗不精確耶

黃華老人王庭筠自書高歡避暑宮詩四絕句詩字皆奇偉今石刻在汾州府及拔武縣學君實云曾見所書老杜宛馬蟋蟀螢火林猿等四詩沈頓雄快與南宋諸老並行南北非元初鮮于山草所及按東昌府學三絕碑庭筠書王去非撰党懷英篆

元僧溫日觀善畫蒲桃須梗枝葉皆草書法見楊璉眞伽輒罵爲掘墳賊事見輟耕錄予曾于宋中丞牧仲齋中觀其畫葡萄一幀後題詩云明月淸風宗炳社夕陽秋色庾公樓修心未到無心地萬種千般逐水流適見六研齋所記此畫此詩正同復有自題云舉世只知嗟逝水何人微解悟空花此大唐貫休禪師佳句皇宋溫日觀書之仍爲寫龍鬚于後癸巳年三月二十日扁舟至天佛院時恩晚與有兄副寺寶之後又書云紙長宜書好詩爲後之名勝笑覽即前詩是也後尚有畚川張夢應山陰曾寅孫鄱陽葉衡上饒程鳳飛諸人題跋向俱無有蓋爲人剪截矣

康熙庚申春予與施侍讀閏章愚山同過弘衍菴看海棠各有四絕句今庚午二月重來海棠三株皆已化去而愚山之墓木拱矣不勝今昔存歿之感因復成一絕云十年不見謝宣城目極滄江遠恨生白首重

吟枯樹賦江潭蕉萃庾蘭成

盤山和尚智朴號拙菴徐州人能詩居青溝上幸盤山嘗　御書戶外一峯四字賜之拙菴丁巳以詩抵予以所著電光雲鶴諸集屬序予亦兩有詩懷之庚午二月五日侍者自山中來寄詩云宮詹學士老詩伯爭補時風絕世才日把盤山懷我句橫看柳櫪幾時來

監察御史李時謙疏請舉行禘禮事下九卿詹事科道會議禮部尚書張玉書等議曰臣等綜考禮制言禘者不一有謂虞夏禘黃帝殷周禘帝嚳皆配祭昊天於

圓丘者有謂祖之所自出爲感生帝而祭之于南郊者有謂圓丘方澤宗廟爲三禘者先儒皆辯其非而言宗廟之禘又不一說有謂禘祭止及毀廟不及親廟者有謂長發之詩爲殷之禘雍之詩爲周之禘而親廟與毀廟皆兼祭者惟唐趙匡陸淳皆以爲禘異于祫不兼羣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直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之故名爲禘至於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經無明文其說始於漢儒而後之議禮者咸宗之漢唐宋所行禘禮亦莫考始祖之所自出止於五歲之中行一祫一禘兩大祭於其宗廟而已大抵夏商以前有禘之祭而其制未詳漢唐以後有禘之名而與祫無別惟周以后稷爲始祖以帝嚳爲所自出之帝而太廟之中原無帝嚳之位故祫祭不及帝嚳至禘祭時乃特設帝嚳之位以稷配焉行于後代不能盡合故宋神宗論廷臣議罷禘禮明洪武初御史答祿與權請舉禘祭衆議亦以爲不必行詔從其議至嘉靖中乃立虛位祀皇初祖帝而以太祖配享事屬不經禮亦旋罷洪惟我國家受天顯命世德相承定鼎之初追上四祖尊稱以　肇祖原皇帝始基王迹故立廟祟祀自　肇祖始夫太廟之中以受命之君爲太祖允宜特尊者也我　太祖高皇帝功德隆盛與天無極自當爲　太廟萬世之祖上而推所自出則締造之業　肇祖爲最著今　太廟祭祀四孟分祭于前殿後殿以各伸其尊歲暮祫享于前殿以同將其敬一歲之中自　肇祖以下屢伸裸獻仁孝誠敬已無不極五年一禘之祭不必舉行

王定國甲申雜記云曆日載幾龍治水惟少則雨多殊不然崇寧四年乙酉凡十一龍治水自春夏迄秋皆大雨水溢

盱眙李生廷瑞言康熙十九年淮水暴漲壞泗州城郭公私廬舍漂沒無算唯僧伽塔屋存今議治河者皆知黃強淮弱而不知淮之爲害如此

百脈泉在章丘縣南明水鎮澄泓一畝清鑑毛髮北流爲淯水即繡江也予同年劉石洲書家回村有繡江園康熙己巳四月過宿其居題點絳唇詞一闋于壁云小雨班班垂楊影裏青青麥越阡度陌好箇南村宅　雁塔同題相對俱頭白今何夕脩篁怪石留我狂吟客

金檢討德嘉字會公楚廣濟人康熙壬戌會元溫然長

者也以書抵予皆古人之誼備載于此云昨詣候及門而還胸中有數事欲聞左右黃渻給諫之知潛江捍患禦災不愧古之循吏名宦則鄉人責也第鄉賢之祀尚須及秦中士大夫議之敝鄉茶陵李文正公墓在畏吾村劉同人祠堂記云萬曆中鄉人取土幾露其前和宛平方公從哲封之坎掩而已第不知當日門生故吏斂金錢爲葬具何以不表其墓方公封坎古道矣何難勒片石以紀之又數十年馬鬣且平地矣懷麓集賴陽羨蔣先生重刊若墓則危甚既而思之惟閣學昊廬先生可告以此事若先生晤語從

容及之損一宴會之費遂可令先賢之壠昭揭千古眞盛德事也李卓吾墓在通潞當時葬之者馬御史表之者某中丞而書者麻城丘坦迄今巋然亾恙豈文正一抔反樵蘇不禁乎迂談腐論恐爲世譏唯先生有同志故敢布于左右至先大夫墓誌銘劉千里先生所撰近浙川七十老生作名宦祠記有數事乃先慈所未及言者竊欲丐先生作一傳未敢遽請容諏日泥首階下皇恐皇恐

朱淳熙間孫紹遠稽仲纂古今人題畫詩八卷爲聲畫集因念本朝已來題畫詩絕罕見盛唐如李太白輩閒一爲之拙劣不工王季友一篇雖小有致不能佳也杜子美始創爲畫松畫馬畫鷹畫山水諸大篇搜奇抉奧筆補造化嗣是蘇黃二公極妍盡態物無遁形虞伯生尤專工于此學古錄中歌行佳者皆題畫之作也入明劉槎軒李西涯沈石田輩以迨空同大復皆擬少陵如有好事廣而續之亦佳事也

西亭王孫睦㮮所刻革書紀正統北狩事甚詳乃天順間劉某所述劉與袁彬哈銘同侍英宗行在者塞外無紙書之于革故名革書黃俞邰千頃堂藏書有之

居易錄卷二十終

居易錄卷三

濟南　王士禛　著

唐太宗賜房元齡黃銀帶曰世傳黃銀鬼神畏之唐本草注有黃銀本經不載俗云爲器辟惡朱翌云別自一種銀非金也予按漢虞翻上林簿有黃銀樹樹名取此未詳何義

長山縣南白雲山長白支麓也有趙道士者嘗靜坐一室數年後恒見一小人寸許自頂中出跳至地上久之復入于頂今道士尚存予邑北關真武廟趙道士大名人字雲山道行精嚴衣食之外輒以賑貧人

偶病僵卧無給使市人競奔走爲之樵爨舍側有蔬圃預造生壙時偃仰其中有大蛇時來聽經趙輒食之日以爲常今道士八十尚無恙

陳給事說過喀爾喀車臣部落界即南望北斗矣

福建巡撫張仲舉疏言宋儒朱熹祖籍江南徽州府之婺源其父松歷官閩士遂家焉熹長子塾之後世居建安次子埜之後至元中詔回祖籍故有徽閩二派閩派至九世孫梃景泰六年詔許世襲五經博士主祀徽派至十一世孫墅嘉靖二年亦以五經博士主婺源祖祀熹裔原有五經博士二員閩自梃後七傳至之俊廢襲則明天啓間事也續有朱潢呈稱係熹十八世嫡孫父金鉉早亡祖之俊順治九年請文赴部中途病卒潢時尚幼今籲請承襲伏惟　皇上重道崇儒徽派業蒙襲蔭閩地紫陽書院亦荷　欽頒祠額伏祈　勅查舊典熹裔原有博士二員之例俾朱潢得明承襲下部議奏　旨以朱潢爲世襲五經博士

宋神宗惑于荊舒厭棄正人熙寧元豊之際正國家否極之時然　陳之明未嘗不在王定國聞見近錄

載其末年論執政曰延安郡王出閣當議宮僚司馬光端重宜爲宮官呂公著孫覺皆可作之文貽慶可任洗馬又一日召執政詰天章閣議官制除目至太常少卿曰可除范純仁至禮部郎中曰南宮舍人非他曹比可除劉摯至著作郎曰此非蘇軾不可觀此則神宗知人之哲何嘗盡爲煬竈所蔽哉若持之甚堅太平之治不俟元祐矣安石之罪可勝誅乎

詩我姑酌彼金罍疏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三升曰觶觶適也四升曰角角觸也五升曰散散訕也其實曰觴觴餉也觥大七升觥廓也

顏氏家訓云借人典籍皆當護惜先有殘缺就爲補
綴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此眞厚德之言或謂還書
一癡小人之言反是
二月十二日甲戌　上御經筵巳刻出景運門至
文華殿滿漢大學士九卿翰林詹事等衙門官及起
居注科道等官立班階之東西　上至殿門下輦
升　御座羣臣東西分班鴻臚引贊行二跪六叩
頭禮畢仍分東西班趨入講官大學士兼掌翰林院
事徐元文禮部尚書張玉書兵部尚書李天馥刑部
尚書杜臻工部尚書兼詹事張英内閣學士兼禮部

侍郎彭孫遹立班前行東向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
王熙梁清標吏部尚書張士甄戶部侍郎蔣弘道禮
部侍郎顧汧刑部侍郎鄭重工部侍郎王承祖左副
都御史李迥通政使黃斐大理卿陳汝器少詹事兼
侍講學士王士禛東西侍班日講起居注官少詹事
兼侍講學士田喜霖立西班稍下東向給事中何楷
次東班西向御史顧鐸次西班東向講官出班行一
跪二叩頭禮畢大學士徐元文禮部侍郎兼翰林院
學士庫勒納講論語志于道章禮部尚書張玉書刑
部尚書圖納滿尚書與進講畢各官仍分東西趨出

至階下鴻臚引贊行二跪六叩頭禮仍分班立候
駕出回宮　賜宴太和門宴畢謝　恩而退
庚午二月望月食禮書張玉書等行救護禮自寅二
刻迄辰二刻罷按明時月食百官角素于中軍都督
府行禮今都督府廢移于太常寺百官則具朝服行
禮
護月先一日宿都察院與僉都御史蕭山周先生之麟
石公夜話及湘湖事榮周因言何孝子事云湘湖本
宋楊龜山所開其利甚溥後漸爲豪強侵弁明魏文
靖公驥力圖復舊未竟其志以屬門人何御史聰瞻

以是爲豪民所搆遣戍值御史鄒魯者謫令蕭山與
何有隙逼之戍所途中謀殺之何之子競避難山東
王僉事家王何同年友也常夜叩競門而競寢不覺
明日責之曰忘父仇而安寢非復仇者也競泣拜之
自是夜寐未嘗安枕一日聞鄒遷山西僉事辭王公
曰可以行矣王餞之取骰子使卜曰得六紅仇當雪
一擲果得六紅遂治裝遣之競歸潛部勒親黨數十
人俟鄒將渡江邀于路矐其目折其四支鄒訴于官
競直前慷慨流涕自陳父冤請死當事爲之動容僅
擬流徙得免予謂競之孝僉事之友皆有古人之誼

因筆于書按林貞肅俊撰何文肅喬新神道碑云御史鄒魯諜鎮大理丞公爲魏紳魯遂誣劾公魯尋論外以罪論死天下快之

門人査嗣瑮德尹遺崧山碑刻五一啓母石闕漢篆一唐文皇御製少林寺碑上方横刻御札稱大尉尚書令陜東道益州道行臺雍州牧左右武侯大將軍使持節凉州總管上柱國秦王世民二字草書又上横刻云民上七字開元神武皇帝書盖碑額也則天御製從駕少林寺詩一首書一首司門郎中太子洗馬王知敬正書一唐大理評事崔琪靈運禪師功德碑一宋潞國文忠烈公先塋石刻皇祐三年七月中書門下牒後列銜者三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劉戸部侍郎參知政事高禮部尚書平章事文按綱目仁宗慶曆八年戊子正月以文彦博同平章事皇祐元年己丑八月以高若訥參知政事三年辛卯三月以劉沆參知政事是年十月貶殿中侍御史裏行唐介爲英州别駕文彦博免又五年至和二年乙未六月以文彦博富弼同平章事明年嘉祐元年丙申閏三月彦博薦介召還知諫院此牒允潞公秀請南潞公亦得列銜其後蓋宋制然也皇祐三年三月同平章事宋庠免故

平章事唯潞公一人

高麗史鄭敘傳敘仕爲内侍郎中有才藝爲金存中鄭誠誣搆流于東萊將行王謂之曰今日之事迫于朝議行當召卿敘既流召命久不至乃撫琴作歌辭極悽惋敘自號瓜亭後人名其曲曰鄭瓜亭又琴儀傳儀字節之仕至中書門下侍郎平章事致仕以琴酒自娯翰林曲有琴學士

高麗史權守平者安東人嘗爲隊正貧居郎中卜章漢以非罪見竄守平遞食其田有年及章漢遇赦還守平素不相識守平抽租籌就與之章漢曰當我竄謫君輒不食豈無他人君哀我還其田足矣何用租爲守平曰衆人之危食其田猶恐不義今既還尚忍食耶遂投其籌章漢不受閉門而入守平竟以籌繫石擲之而去後官至樞密副使子趙翰林學士子服其行誼有中國士君子所不及者書之以風世云

高麗宰相李藏用字顯甫從其王入朝于元翰林學士王鶚邀宴于第歌人唱吳彦高人月圓春從天上來二曲藏用微吟其詞抗墜中音節鶚起執其手歎爲海東賢人

江西巡撫宋中丞犖牧仲寄豫章祠紀于復書云再

接艮書承闓動止頗用慰藉辱惠示豫章祠祀表章先執砥礪末流所謂以經術緣飾吏治此其第一義也贊詞古雅亦復可傳稍有欲商者鍾公同萬公燝王公錫三君子忠義凜然至今與日月爭光不在劉公球之下似當補祀某公傅會張桂為淸議所薄恐梓溪東廓諸公亦且羞與並列似當退絀鄙見如此敢以質之高明

高麗太師門下侍中集賢殿大學士金富軾新羅人兄弟皆以文章功名顯致位卿相其命名曰富弼曰富軾曰富轍轍又以子由爲字計其時當宋高宗朝

慶曆元祐諸名賢已爲海外所景慕如此富軾以文章名世通古今纂撰新羅高句麗百濟三國史嘗在書筵爲其王言司馬温公之賢卒謚文烈宋使路允廸徐兢著高麗圖經載富軾世家又圖其形以歸弟富轍官吏戶禮三部尚書翰林學士承旨王嘗問邊事上奏曰杜牧言時事云上策莫如自治宋神宗與文彥博議邊事彥博曰須先自治不可累近圖遠今我三韓之地豈惟七十里而已哉然而不免畏人者其咎在乎不先自治而已艮騎野合交鋒接矢決勝于當時戎狄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強弩乘城堅壁固守以待其衰此中國之所長而戎狄之所短也宜先務所長以覩其變此梁商之策甚合于今之形勢云云筆勢雄辯有秦晁之風富轍謚文懿

柳公權字正平高麗儒州人官同知樞密院事謚文簡史稱其好學工草隸書或亦慕誠懸而襲其名耶

申淑高靈郡人官右諫議大夫知門下省事以直諫稱棄官歸鄉有詩云耕田消白日采藥過靑春有水有山處無榮無辱身後以參知政事致仕

二月十四日予與工書兼詹事桐城張公英少詹兼侍講學士馬邑田公喜篝啓　奏　東宮春季會講

題目及講官職名講官　欽點張公及左春坊李諭德鎧四書擬進二題博學而篤志節誠者非自誠己而已也節　欽定君子不重則不威章仰數　豫教之切一命題亦不忘訓誡如此聞　上在宮中親爲　東宮講授四書五經每日　御門之前必令將前一日所授書背誦覆講一過務精熟貫通乃已士大夫家不及也

濟南靑城有無核棗小而甘移之他處即生核爾雅曰䵷無實棗又曰休無實李東坡有求無實棗胏

二月望隨祭社稷壇趙少司馬士麟楊吉少宰叅

爾敢述定與杜君異先生越鹿太常忠節公高弟也
與孫鍾元徵君奇逢善家貧敎授生徒以給饘粥粗糲
衣褐苟完而已即束脩亦不受孺人與同志紡織佐
之與人處油然和易終身無疾言怒色而剛介絕俗
有壁立萬仞之槩亂後居新安新安人化之風俗一
變老稚婦孺親如父兄年八十餘飲啖不衰縣人高
尚書問以養生之術曰無之但平生未嘗與怒或以
此得老壽耳所著有紫峯集若干卷玉峯爲刊行趙
云至聖言過勿憚改若先生則無過可改楊云先生
年八十五未嘗一日不樂予謂邵子居洛四十載安

貧樂道生平未嘗攢眉先生殆庶幾矣
直隸巡撫于成龍疏言先賢閔子孝行著于聖門具體
同于顏子其六十二代嫡孫閔先達具呈請援元聖
周公先賢仲由及宋儒後裔之例祈予世襲五經博
士奉
旨不准行按閔子宿州人州有騫山閔子
祠裔孫奉祀今閔先達具呈直撫何耶
御史徐樹穀上言自古設立史官原以修葺國史爲重
典漢詔誥皆是當時史官之筆三代以降列國并有
載記春秋即魯史舊文列于諸經此爲編年之史漢
司馬遷班固爲紀傳表志之體後世國史因之皆命儒

臣纂修本朝之史謂之正史如後漢班固受詔撰光
武本紀及列傳二十八篇李尤受詔與謁者僕射劉
珍等俱撰漢記晉徐廣受詔勒成晉記唐有修國史
之官如劉知幾吳兢韋述柳芳等俱以直史館著名
宋兩朝國史乃宰相王旦所修呂夷簡畚以眞宗朝
爲三朝國史又有仁英神哲四朝國史皆歷歷可考
者也編年則凡起居注日曆聖政記皆集取當時議
論政事及制誥章奏臨日撰錄以備信史而紀傳表
志之正史亦併于此時纂修蓋必用本朝之人修昭
代之史事皆親睹言爲可徵故歷代最重此選明世

史官虛設初雖編有日曆後卽旋廢至于正史并未
議及萬曆中禮部尚書陳于陛始請編輯又復中止
論者惜焉今 大清會典已經告成政治典訓平定
三逆方畧將次簒完請于三書進呈之後倣古聖政
記日曆體例自 皇上龍飛初歲按年編纂上自
詔諭及諸司章奏批答合之起居注所紀勒成鉅
編一事而具始末一言而備原委至于肇修正史自
漢以來俱有成例洪惟 太祖高皇帝創業垂統
太宗文皇帝定亂安民 世祖章皇帝混一
區夏深仁厚澤 三朝實錄業列具存與其待修于

後將不若亟議于今日乞以時　敕諭開局次第纂
書　列聖之豐功峻德懸日月而常明　皇上之
孝思作求炳穹壤而無極得　旨下九卿翰林詹
事科道會議允行
邊司徒華泉詩自開秋雨聲不種芭蕉樹或譏之謂
芭蕉不得稱樹又或譏王右丞畫雪中芭蕉宋朱翌
云曲江冬大雪芭蕉自若紅蕉方作花知前輩畫之
不苟彼身未到嶺粵故少所見多所怪耳花開詞云
笑指芭蕉林裏住既可稱林顧不得稱樹耶
元翰林直學士諡文清宋褧燕石集至正八年聖旨
下都省移江浙省于各路有錢糧學校內刊行中書
省御史臺蔡御史段弼楊忠王思順蘇寧等奏請也
此與石田集皆奉旨刊行元時崇文如此或謂九儒
十丐當是天曆末行科舉以前時語耶文清詩濫觴
清麗齊南數篇偶錄于此渡濟河初見近城諸山云
華山高聳離山東一帶煙霏翠掃空安石從來多雅
興却如新婦阴車中中秋與呂仲實清話憶李粲之
內翰云大明湖上水涵天月色偏宜李謫仙應笑杏
曹煞風景碧梧㦬下對燈眠兄本官國子祭酒諡正
獻工于古文時號二宋

二月二十日壬敬殿演禮過監察御史賽圖求其父
故內閣學士禮部侍郎郭圖親公墓銘公字麟閣太宗
時滿洲科目解元幼而貧常鬻馬通讀書尤好為詩
滿洲文學之開實自公始壬戌御史官中書科中書
舍人以公遺集來求予作誌久未報也滿洲文字則
剏于大學士廟式達海公特諡文成云
二十一日癸未　皇太子親祭傳心殿在文華殿東偏祀堯舜禹湯
文武周公孔子巳刻會講　皇太子至文華殿門下輦步入
內閣九卿翰詹科道東西侍　皇太子入主敬殿
陞座鴻臚贊拜如　經筵禮畢趨入　東宮講官
工部尚書兼詹事張英詹事尹泰右春坊庶子艾肅
左春坊諭德李鎧編修魏希徵許汝霖立前行東西
向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王熙梁清標徐元文吏部
尚書張士甄戶部侍郎徐誥武禮部尚書張玉書兵
部尚書李天馥刑部尚書杜臻工部侍郎王承祖左
副都御史李迥翰林院掌院學士庫勒納通政使黃
斐大理卿陳汝器少詹事兼侍講學士田喜霽東西
侍詹事府官少詹事兼侍講學士王士禛左右春坊
庶子徐潮顧祖榮諭德徐嘉炎中允錢金甫蔡升元
張廷瓚贊善曹鑑倫楊作楫等列西班九卿後東向

侍給事中何楷御史梅鋗東西侍講官出班行禮如
經筵尚書英詹事尹泰講君子不重則不威章庶
子艾鼐諭德錢講周易文言乾卦九三爻講畢趨出
鴻臚贊拜如儀禮畢東西序列候　皇太子還宮
賜茶文華門外（延贊郎尚書泰詹事英之子）
大學士宛平王公招同大學士眞定梁公學士涓來
兄（澤弘）遊怡園水石之妙有若天然華亭張然所造也
然字陶菴其父號南垣以意刱爲假山以營丘北苑
大癡黃鶴畫法爲之峯壑湍瀨曲折平遠經營慘澹
巧奪化工南垣死然繼之今瀛臺玉泉暢春苑皆其

所布置也唐楊惠之變畫而爲塑此更變爲山水平
遠尤奇矣昔人謂俞清侍郎園峯大小凡百餘衆峯
之間縈以曲澗旁引清流淙淙然下注石潭潭中多
文龜斑魚潭上巨竹壽藤蒼寒茂密不見天日未知
視此何如耳
閩中近有集碎石嵌爲扁聯巨書者鈎趯波磔神理
皆具丞都趙龗退（延夫）官福建按察使攜廣音閣一扁
歸置園中予爲青城韓燕翼（庭已）副使誌墓其家以一
聯爲潤筆乃人意淡如菊詩懷清似梅十字時　寢
翰堂菊花初開遂置堂中觀者咸謂絕技闕刱者張

姓云
羅明仲常語李賓之三言詩亦可自爲一體以扇命
作李援筆題云揚風帆出江樹家遙遙在何處其意
致頗近古于邑高士徐（夜）字東癡少時作樂府云轆
轤鳴井深淺樓高高去何遠長白黃山人著琵琶
嘗爲論之視西涯作尤高古矣詩談云三言起于散
騎常侍夏侯湛
近見藥地禪師所著物理小識可補贊寧物類相感
志所未及又見閩人林朝儀撰蟲異賦二卷彷彿吳
淑事類賦但一賦而槧括鳥獸鱗介蟲豸之屬三百

餘種其句法學禽經隸事亦博雅可喜
同年劉吏部公㦷云七律較五律多二字耳其難什
倍譬開硬弩秖到七分若到十分滿古今亦罕矣予
最喜其語因思唐宋以來爲此體者何翅千百人求
其十分滿者唯杜甫李頎李商隱陸游及明之空同
滄溟二李數家耳公㦷詩頗有奇句如云直溪東天
色滿瀲橡林左峭刻極似東野語
田間學（錢）子澹言　上在暢春苑每引見諸臣常
御澹寧居止三楹不施丹雘亦無花卉之觀其
西門無逸殿　東宮讀書處殿外種藝五穀之屬

蓋欲子孫知稼穡之艱難意深遠矣
三月初一日　上傳問內閣大學士邵子問伊川雷起于何處伊川曰起于起處邵子憮然稱善何謂也大學士徐元文對邵子言數程子言理予按伊川答晁以道書云頤與堯夫同里巷居三十餘年世間事無所不問惟未嘗一字及數即此知邵程之學異而同處按先儒語錄是顏師亦有問雷不果一則
工部奉　旨修理闕里　聖廟議于康熙三十年四月十二日開工大成等殿五十四間大成等門六十一間圍房八十八間佑計銀八萬六千零十八兩

特發內帑銀兩採辦修理　上之崇儒重道如此
載酒園詩話丹陽賀裳著其詩論有不可解處如范石湖之視陸放翁何啻霄壤而賀則云至能有驊騮騄耳過都歷塊之能又云務觀才具俱多意境不遠惟善寫眼前景物音節琅然可聽如山谷千古奇作于杜韓蘇之外自闢一宗故為江西初祖而賀謂其所得不如楊劉并舉其眷綢為琴高之句豈曾睹何以解憂惟有杜康之句亦不嘗常日耶更捨其江洋大篇而取其二三律句此如乞兒輕議波斯寶胡足發一笑耳其論晁具茨亦然大抵所取率晚唐纖巧之語以為儁異豈得概衡量大家耶
三月初九日天章自天津來贈所刻寒山子詩詩家每稱其鸚鵡花間弄琵琶月下彈長歌三月響短舞萬人看謂有唐調其詩有工語有率語有莊語有諧語至云不煩鄭氏箋豈待毛公解又似儒生語大抵佛語菩薩語也天章詩情高逸當世無輩素蒞二氏之書有出世之志予嘗序其蓮洋詩又常誦其句于故友葉文敏訒菴云泉遠漢祠外雪明秦樹根濃雲濕西嶺春泥霑條桑至今堯峯上猶上堯時日凡數聯訒菴[illegible]歎一日講筵罷先往訪之康熙巳未以博

學宏詞徵赴京師獨不掃門時相所居在中條山南永樂鎮即春秋魏畢萬所封古河中府河東縣也唐相李石李藩李程兄弟及呂仙巖故里有玉溪即李商隱所居
三月初十日　上在暢春苑　命下　上疏陞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先是禮部侍郎缺擢內閣學士王澤弘為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時予名列第四不是應開列陞閣學諸員予名在第二吏部疏未上也前此左副都御史許三禮遷兵部督捕侍郎吏部列通政使黃斐大理寺卿陳汝器等名上留中久之不下及　命

下乃以予陞補許欽　上用人之不測如此
予前議劉後村賀賈似道云云莆田門人林禮部麟眉石
來自閩來談及莆前輩艾軒網山竹溪樂軒林光朝林亦之林希
逸陳藻後村諸遺集石來因言後村居鄉不爲鄉人所與
父老傳其後村舍側有一井汲以醫病輒愈後村塞
之他事刻薄多此類益信士大夫居鄉必先品望則
立朝定有可觀後村之媢秋壑有由然矣又云後村
在城中與石來所居相距僅里許
門人吳爰天章景那京少查嗣瑮德尹偶集邸舍談及
門人陳奕禧子文在京師時上陸嘉淑冰脩詩云借問如
何是撥鐙冰脩陳同里尊行也與予文皆以書法名
見詩甚恚予文近自安邑丞遷知深澤縣有大吏頗
自矜其書奄言予文倘以書法見知定自木乳予笑
云固然第不可獻詩問撥鐙法耳合坐大笑
幽州妙峯山龍泉寺有巨石一日有道人過之曰此
中有寶使匠鑿之且屬曰命汝止乃止匠力倦不如
所戒俄有二白鴿自石中飛去道人歎曰寶亾矣何
用鑿爲
昌平州柳林村夜有物似馬食人田禾羣伺之不可
得乃相約攢弓矢射之馬被創遁去衆隨血跡尋之
至周皇親墓一石馬身有血痕始知食禾者乃石馬
耳
銀山有延聖寺甲申闖寇掠昌平遊騎至山下見一
美婦人獨行追之不及射之徑行入寺寺門扃未啓
也寇訝之啓門而入闃無人跡而箭在佛像之背堅
不可拔寇相顧愕然羅拜而去
昌平人有遊吳郡者遇老翁以一函書授之曰煩歸
至清涼洞投之洞門外有石鼓擊之當有人相引入
比歸往尋果見石鼓如言擊之有聲一童子出導客
入洞有老叟長髯而癯肅客坐語留爲設食則白石
也謝不能又命童子別取菽一升付之曰勞三千里
寄書聊此爲謝歸視之皆黃金也再至訪之石鼓巳
不見惟峭壁千尋而巳
積小塘京師人家昌平山中少遇異人授術能冬月
致菡萏花嘗召客飲不治具客至取之壁間水陸畢
備有他客叩門輒復歛諸壁室空無所有又嘗取甕
毀碎之推入壁曰爲我治之閒壁中謖謖有聲須臾
取出盌巳如故總兵赫承恩召之謂曰若能盜吾頭
上巾否曰易耳赫令甲士於庭晝夜伺之明日巾巳
失去赫怒下之獄小塘畫一角于壁躍而登之遂不

見後有人遇于醫巫閭山

燕山樵兒淵有熊道人者能辟穀嘗旬日不食食卽以其餘飼虎虎時時馴擾臥階下或問其術道人曰人忘機于物物亦忘其機何術之有此與列子海鷗之說可相發明

大壽山長陵有東井西井明太宗殉葬妃嬪十六人葬處也每夜深守陵者嘗見紅紗籠燈自二井穿松楸來至陵門而入崇禎末燈不復見

居易錄卷三終

居易錄卷四

濟南　王士禛　著

德尹言在洛陽往遊嵩少過登封謁宮詹耿逸菴先生逸菴爲修絕俗以德化其鄉前後知縣事者數輩觀感而化有廉吏如張某王又旦是也

三月十八日　萬壽節　上在暢春苑不受朝賀徐相國云　太皇太后升遐有　上諭引唐太宗母喪之言以後　萬壽節朝賀筵宴俱行停止今三年矣　聖人大孝于斯而極

德尹云上淸宮在北邙絕頂繚垣數里規模鉅麗明末洛陽郡城毀于流寇　國初重建今城其甃石皆宮中物也今所存僅鐵殿三楹非復舊觀上淸宮卽唐玄元皇帝廟按劇談錄云神仙像皆開元中楊惠之所塑又有吳道子畫壁杜子美詩所謂五聖聯龍衮千官列鴈行者也

武進董（元起）故友御史玉虬（文驥）之子遺其先人微泉閣集十六卷從兄（元愷）舜民蒼梧詞十二卷亂皆在京師與予輩爲文酒外轉秦州監司乞休歸卒未五十家居注三禮予官祭酒時曾見其數卷今集中經說數十篇皆注禮經之緒論也舜民樂府自成一家

嫙陽姿西泠諸山水布帆湖白羊城虎牢關諸邊塞
之作尤爲奇特其內子亦有易安風調今十二卷中
大半予所刪汰者
天章言焦先瓜牛廬在蒲州大河側故址尚存
朱子謂詩莫善于楚辭莫不善于三百篇當以小序
爲主而以毛鄭陸蘇呂嚴諸家之說參互之如鄭衛
二風有女同車將仲子木瓜諸詩皆有左傳本事可
證何可以臆廢之三月望日從慈仁寺廊下買得毛
詩鄭箋南宋槧本嘆異其刻本二十卷因著其說于
後

洛陽縣丞李崇基字翩方山海人貢士研精三傳撰春
秋集解四十卷十五年前有青浦縣丞施維者字則
威閩侯官人以部選至京師投予所著史測若干卷
論南北朝事靡靡可聽皆下吏之有經學史學者也
庚午元旦　上以直隸旱荒不受賀特遣部院堂
上官八員巡視賑濟
宜興門人蔣景祁京少編瑤華集凡二十卷搜采國
朝名家塡詞甚富二十年前予在揚州與故友武進
鄒祗謨程村撰倚聲集起萬曆末迄順治初年以繼卓
珂月徐野君詞統之後蔣此編又起順治迄于今以

繼倚聲之後合觀三集三百二十年間作者畧備矣
陳給事言明妃塚在歸化城南三十里高三十餘丈
廣數畝塚前尚有石虎二其色黝黑石獅子一色純
白石幢一上刻蒙古書蹲蟠其上塚巔有小方亭中
藏藏佛塚旁大柳一株根分爲二相距一尺許去地
數尺連而爲一骨去皮有若香片然離絕黑河嶺二
三丈岸邊多芮蒲慈菇歸化城隋之東受降城也又有西受降城在豐州
唐貞觀四年置豐州都督府領蕃戶統舊民突厥之振武
軍[illegible]二縣開元七年割隸東受降城在大同府西北東受降城之東八年置
振武軍節度使北有陰山去城五十里又古豐州南

有空城城中浮圖一六角七級高矗天半南向篆書
額門萬部華嚴經塔第七級壁上大書金大定二
年奉勅重修多金元人題字鑿留姓氏郭
惟一詩近雅云去年曾醉海棠叢聞說新枝發舊紅
昨夜夢回花下飲不知身在玉堂中背伯書按此詩
宋元絳厚之之作也其題名有豐州太君提點工英
張伯川至元十一年五月署字
土木在懷來城北三十里本名統漠鎮隋末高開道
據懷戎時所置後訛今名按王鄂中堂事記云統墓
店以店北舊有統軍墓故稱又祁[illegible]錄六州傳遼上

遊寺嘗張大幕於此因名統幕後訛土幕又訛土木
引元人陳孚詩云平甸茫茫草色青亂塵飛逐馬蹄
生不知何代開軍府猶有當年統幕名
三月二十一日內閣大學士伊桑阿等面承　旨于
午門外會議錢糧江南蘇松二府浮糧先是　上
諭閣臣以蘇松浮糧一事朕刻刻在心此明之弊政
豈可踵而行之其會同九卿詹事掌印不掌印科道
官詳議以聞
三月二十五日門人顧嗣協迂客貽所刊范石湖集
有楊誠齋陸放翁二序凡詩三十三卷楚詞古賦一

卷合三十四卷金侃亦陶寫校宋板本也亦陶老友
俊明孝章子顧又貽會稽曾益注溫庭筠八叉集四卷
清苑高鎰序益曾注昌谷集號精博溫注世鮮傳者
亦顧氏刻也鎰字淵穎門人陳僖藹公之師余池北
偶談中載其軼事
同年李泰倩渭副憲言彼縣壽光侯鎮有二人最昵一
友值門未啓外有豕牢有母彘方產一人注目視之
忽仆地氣絕急呼豕主語之俾捧豕子諦視其人即
甦已而門啓友人甫延入云婁將臨蓐其人忽又仆
地氣絕則室中產一子頃刻間已可以生矣

本術又一長子恕大本八歲常少受業叔君偕修同塾有
張生某夜歸書室大木與諸學生皆睡有一女子可
十六七披髮附之人疑將其攜燈火以往見張在室
中以惡語之莫知其故遂句張歸其家伺從有文新
適人歸寧張遇之扣小窗張僞遜刀之遂死鳴之官
官知前中州嘗有宿嫂其少原之減等旬日之
前女尚人也其狀異形此以之不可解者也
鳳陽丁太守思孔言于孔復成龍總督兩江時苞苴屏絕
然不爲苛異或饋人後受之答以手書曰哀病所須
輒已拜領其近人情如此向見有首屬吏饋金者考

其素履摩齋暨不飭或且謂以不滿谿壑之欲而首
之爲公論所薄與干有冀倖之分矣
康熙甲戌會試有四川舉人楊某者寓四川營石芝
菴遇雨既後偵柳子京師一夕與諸同年飲偶出忽
仆地眾舁入室移時始甦叩之云甫出戶見二卒強
之行至一公府有王者南向坐梓潼帝君坐其側頃
之有吏引楊父母至王者問云今年汝子某合中進
士汝願之否其父拜謝母獨曰不願也王者叩其故
母答曰此子不孝昔避寇亂入山距城甚遠上一親
故家主人館餐甚厚因令子暫歸視家室遞部徵至

催謁選縣令強之遂赴都中途稍稍病而返比子入山
而身已死含斂皆主人經理之至今飲恨泉下故不
願也帝君顧吏取簿籍檢之良久語王者曰以高某
代楊可也及榜發則梁山高（宗鼎）中式楊竟被黜奉倩
述其易師李侍郎（仙根）子靜云然

四月初四日總裁會典大學士伊（桑阿）王（熙）梁（清標）等恭
進大清會典二百　十卷

初五日以內閣大學士王熙為　三朝國史監修總
裁官伊桑阿阿蘭泰梁清標徐元文為總裁官

張司空夢敬（大吉）桐城方戲字奕于人品修潔酷好
為詩而不諳吏事以舉人銓授宣府推官會撤放宣
鎮兵米適有故人至日夕與倡和為詩吏因為奸利
遂坐劾能歸歸益坎詩貧甚年七十餘訪親知山東
卒于鳳陽合殮草草諸子迎喪歸易殮吏斂時舉體
堅瘦如石有異香焉四月初七日于朝房言及先兄
西樵易簀時體有種種異香三日散稍始散司空因
談此

壽光劉（鐵柱）字秋士與其弟（柱乩）雲子同中順治壬辰進
士仕為揚州府推官有善政罷歸三十歲臨淄某生
者素不相識一夕夢道遇官府騶從甚盛或指示曰

萊州府新城隍神往赴任耳問誰何曰壽光劉公秋
士也醒而怪之遣人至壽偵消息則劉以是夕卒矣
亦李中丞說

杜甫入京詩鈍滯冗長絕少剪裁而前輩多推之崔
鶠至謂可表裏雅頌過矣試摘其累句如汝陽王云
愛其謹潔極上又回翠麾天笑不為新手白與金銀
匪唯帝老大皆是王忠勤李邕云吟嗟已皆虛跋涉
曾不泥衆歸賜給美罷落多藏穢是非張相國相扼
一危脆蘇源明云秘書茂松意㝠張本未窆（文苑英華本異亦不可曉）
鄭虔云地崇士大夫況乃氣精爽方朔諧太枉寡鶴
誤一響張公九齡云骨驚畏曩哲鬒變負人境爲詠
在務屏用才文章境散飲起翠蝸末缺隻字警（云云）李
不可曉披沙揀金在慧眼自能辨之未可為群瞽語
白黑也

元張翥蛻菴集四卷衡山釋大杼北山編集洪武三
年錫山郎成鈔本成不知何許人書法刻妙逼眞佛
遺教經亦古物之可寶惜者蛻菴元末大家古今詩
皆有法度無論子昂伯庸即范德機揭曼碩未知
伯仲何如耳

天地間集一卷宋謝翶皐羽編自文信國及家鉉翁

文及翁謝碧山鄭協柴望徐直方何新之汪仲素謝
鑰陸壑何天定王曼之范協吳子文韓劉名翔竹坡林景怡
凡十七人詩僅二十首按宋文憲公作皐羽傳天地
間集五卷此太寥寥即皐羽之友如吳思齊翁登仇
遠之屬皆無一字當是不完之書也附晞髮道人近
集一卷詩四十八首刻畫晚唐殘瀋無足錄惟山帶
去年雪春來何處峯一聯差佳豈才盡耶抑刪去之
詩而後人摭拾之者耶
初十日以禮部尚書張玉書工部尚書張英都察院
左都御史陳廷敬吏部左侍郎李振裕內閣學士兼

禮部侍郎彭孫遹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王士禛爲
三朝國史副總裁官
紫桃軒雜綴云人參一名人葠葠者漸漬之義又名
人微微亦微漸之意一名人御以其生有階級又名
鬼蓋以其生背陽向陰又名神草地精海腴之名生
上黨山谷者最良遼東次之高麗百濟又次之異苑
云人參名土精上黨者佳人形皆具能作兒啼今人
參產遼東東北者最貴重有私販入山海關者罪至
大辟高麗次之每陪臣至得于館中貿易至上黨紫
團參竟無過而問焉者古今地氣之不同耶抑物性

有變易耶
三月至四月京師微雨不雨十三日奉　旨三法
司赴刑部清理重囚予以副憲與焉原者百十八人
十五日奉　旨遣九卿分祭壇廟寺觀祈雨予主
顯佑宮望祭四海仍遣官祭東嶽泰山以戶部尚書
蘇赫往
安節濟山字元指宋左丞翁之父集三十卷簡池劉
光祖德修相繼何恕園叔堅所著文各十五卷今鈔
本止詩十二卷徐積欽山約人元當北宋全盛時與
文湖州鮮于子駿范而無一語及眉山父子兄弟游

則蔡京敘述寵當太宰李忠定安撫力排鄭道鄉好
龜山請廢元祐太后以爲張邦昌僭命會議爲小人
之尤也四月望後一日奉　旨祈雨顯佑宮
祈雨畢有花木小雨從山嶺山谷然偶閱此集頗有
佳勝五言古西縣道中云漢水引我行梁山邀我坐
山水已清絕春容碧相和下馬取酒餘梅飄酒中臨
日落醉不去高詠聞臥勿舛云解中阡柔吾送下
客言秘校潞州法曹云十載徵青吳勁氣西北開黃
河天際來草木冬前枯七言古采莊行俠少有
具體黔江八陣磧二篇最佳又過□□秀才則□

羣峯屋背猿鳥啼二江門前鷗鷺飛雅朗君居頗奇
絶長恨不到情依依仙翁洛柘少杓撿所舞石上麥
清碑投冠聱欸乃云起應上一路何時歸此詩有子
贈風氣五言律詩上逸劉公二十韻試壽劉公平生
春閑云春聲蜂遶屋晴意鳥窺牕新霽云曉日雲輕
放林花水付沉犀庖峽二十四韻夔州山川字字
逼肖不身歷其地者不知也起云勝絶瞿塘險西陵
古地形巴江深洞穴蜀主舊門庭王氣吞二峽神功
出五丁纔云衆流趨灔澦遠意會𧩙澒顧盼旋無地
幽陰似有靈白鹽懸日月黑石鼓雷霆鐵鎖餘痕在

尚深巨勢停魚龍蟄險怪煙霧鎖沉冥念昔窮探索
嘗言駭觀聽[illegible]波濤真激箭舟楫劇奔星殆欲頭顱
老杜七言律詩和周止蜀遊蠶叢云林綠郊原迷曲
後殘妝桃李覓春深宿雲亭云亭構寂爲閑庭所溪
山清帶古風流劍州東閣云長琴敲故彈流水隱几
蕭蕭聽竹枝送李杞赴闕云千峯蜀棧供吟案一道
秦川照錦衣重陽寄文與可云黃菊纔逢佳節好清
歡不似去年多山路梅花云傳聞山下數株梅不見
車帷暫一開試向林梢親手折早知春意逼人來何
妨歸路參差見更遣東風次第催莫作尋常花蕊看

江南消信闕年日風翅蓊然昔人所云清空一氣如
話者也尼古有游人忠堯墨詩云兗州宋時製墨有
名徐君身常外多尤云故人山東來遺我數丸墨
其光大如指點手痕猶濃鹿向日看古光增潤澤
觀府不見紙背光隱深黑者云舊所秘聞今已難得
庭珪死已久金寶惜等鄰邦從近存墨有人間尚金
直兗州搉司徵比叡留少補古松亦將盡神奇漸衰
息文章不見貴筆硯豈可擲牢落見此苦嗟嘆無
色憐君情好古投贈兼以臆世事捋此數惡嗟共冥
默

邵氏聞見前錄云文潞公自兗州通判代歸呂文靖
一見奇之問潞公曰有兗州墨攜以來明日潞公進
墨文靖熟視久之蓋欲相潞公手迹遂爲殿中侍
御史兆氏墨經云兗人舊以十月煎膠十　月造墨
又云兗墨以不用藥爲貴
廣東香山縣監生楊[illegible]自言得沈約四聲韻譜古本
于廬山僧今暢因合吳棫韻補并考音義博徵載籍
爲古今詩韻注凡二百六十一卷赴通政司疏上之
奉　旨付內閣與毛簡討奇齡所進古今通韻訂
其同異毛浙江蕭山人今暢字記玖天然禪師弟子

也
夢華子遺集一卷吳炯字季野著其文學戰國短長
及管韓荀卿子作準言以擬淮書若江學觀時斂稿
諸篇可自作一子與沈明岩壽民吾順治末客死燕
中
王屋山有煙蘿子祠祠前有沈參井祠即煙蘿子宅
址也煙蘿子晉天福間人世傳煙蘿子偕陽臺宮
田善積功行忽一日於山中得異葵同家食之拔宅
上昇云見李川父濂遊記
偶與學子言詩用字不可臆為杜撰即如古人名字

司馬長卿長字無平聲相如相字無仄聲如字或作
上聲馬援援字無平聲曹操操字無平聲之類今人
牽連融以就已便非也又如樂毅稱樂生賈誼稱賈
生司馬長卿稱馬卿李膺稱李君阮籍稱阮公嵇康
稱嵇生山濤稱山公王導稱王公郗愔稱郗公謝安
石謝靈運謝朓皆稱謝公庾亮稱庾公王羲之稱王
郎袁粲稱袁公江淹稱江郎徐陵自稱徐君杜甫稱
杜公李白稱李生孟浩然稱孟公韓愈稱韓公韋應
物稱韋公白居易稱白公歐陽修稱歐公蘇軾稱蘇
公又謝惠連謝朓皆稱小謝宋祁稱小宋蘇轍稱小

蘇杜牧稱小杜之類皆有所本即是出處不可假借
若杜甫稱杜生李白稱李公卻復為誰耶地名亦各
有所宜故友陳允衡伯璣嘗語予姑蘇城外寒山寺
夜半鐘聲到客船若作金陵城外報恩寺有何意味
此論甚確可悟詩家三昧予因廣之云流將春夢過
杭州滿天梅雨是蘇州白日澹幽州黃雲畫角見并
州之類皆不可移易予二十年前在廣陵有句云綠
楊城郭是揚州好事者至取為圖畫若云白日澹蘇
州流將春夢過幽州有不捧腹絕倒者耶宋人謂五
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滿汀洲改六月便不佳亦

此意也
用生何首烏五錢青皮三錢陳皮二錢酒一碗河水
一碗煎至一碗露服治瘧不論久近即愈
趙松雪跋韓滉五牛圖云此圖僕舊藏不知何時歸
太子書房予家周文矩莊子說劍圖售于周侍郎櫟
園亮工今亦入內府矣書畫固能通神其遭逢亦自有
時耳
道成而上藝成而下時代遞變其理一也六朝人畫
多寫古聖賢列女及晉禮藝語等圖此如漢儒注疏
多詳于制度名物之類也宋元人畫專取氣韻此如

宋傳傳護廢莊疏尚功吉義卽是也

予童子時嘗見繡梅花一幅上有絕句云無日詩中不說梅小窗臨水爲花開東風一夜消魂恐何處笛聲江上來情致最佳不知誰何作也

順治辛丑客金陵居秦淮丁翁邀留步木閣見錢牧翁宗伯題沈朗倩石崖秋柳絕句云刻露巉巖石骨愁兩株風柳曳殘秋分明一段荒寒景今日鍾山古石頭予按宛和云宮柳煙含六代愁絲絲畏見冶城秋無情畫裏逢搖落一夜西風滿石頭袁荊州于令籜菴見之戲曰忍俊不禁矣

予在揚州日通州布衣邵潛潛夫年八十餘鰥無妻子僑居如皋予適按部至縣邵以書來云苦門夫之役予抵縣次日晨往訪之所居狹巷不容車騎予下車徒行入蓬門陋室卧榻與爨炊相接所刻書板充棟出市酤酒飲予爲引滿數觴盡歡而罷邑令聞之卽日免其徭役福清林古度茂之亦八十餘數自金陵過訪每集諸名勝文宴紅橋平山堂之間予親爲撰杖康熙甲辰除夕茂之以萬曆甲辰已來六十年詩屬予删定不減數千篇皆曹能始鍾伯敬諸友及諸前輩所鉛黃予爲存其甲子以前風雅近六朝者而删其甲子後詩幾盡施愚山閏章見之曰吾與林翁久游處非君決不知其本色乃如是君之功林翁大矣

高淳老布衣邢昉孟貞五言學韋蘇州風格甚高予至揚州昉前死已久予爲祭酒貽長山李尚書孫勤佳謁選刻高淳令予以昉家事託之俾訪其妻子明年李以書來云邢妻老尚無恙一弟爲老諸生一孫甚貧已勸二百金爲買永村腴田四十畝不憂饔飧矣愚山與孟貞交最善代爲謝予予與孟貞終未謀面其弟妻與孫亦不知予爲何也

成都費密字此度獻賊破蜀後流寓泰州人無知者予偶見其五言詩曰

大江流漢水孤艇接殘春愛之賦詩云成都跋道上萬里下岷峨虎口身偕拔蠶叢句有神大江流漢水孤艇接殘春十字須千古何爲失此人客見之遂來定交而城陳允衡伯璣客金陵病甚病以予故數來揚州選錄國雅集予居之古文選樓頗料理之孫枝蔚豹人三原人僑居揚州商不見之節予訪之先以詩云焦獲奇人孫豹人新詩雅健出風塵王弘不見陶潛迹端木寧知原憲貧遂爲莫逆交泰州布衣吳嘉紀字賓賢居東淘苦吟不交當世予見其所爲五言清冷古澹雪夜被酒爲其詩序馳使三百里致之嘉紀

大喜過望貫甫至廣陵訊湖遂定交黃州杜濬于皇
客揚州嘗人日大雪無事巾車過之論詩竟日僕蘇
不饜茶話而也乙巳七夕予北京師諸君餞于禪智
寺觀道風凉于皇詩云記逢人日雪過我吟窮愁別
人會不欲問吟情老何名其命倫因刻禪智錄別一
卷記一時篇友之詩今二十六年矣予嘗于役淮陰
雪夜泊焚可嘶作歲暮懷人絕句六十首紙盡取公
文牘尾紙雜書之皆在詩中所及大半布衣也
予嘗與袁昭令杜于皇諸名宿宴于紅橋予自爲記
作詞三首所謂綠楊城郭是揚州是也昭令和間作

南曲被之絲竹又嘗與林茂之孫豹人張祖望綱孫
修禊紅橋予首倡冶春詩二十餘首一時名士皆屬
和予既去揚州過紅橋多見憶者遂爲廣陵故事陳
維崧其年云官舫銀燈賦冶春廉夫才調更無倫玉山
筵上頹唐甚意氣公然籠罩人宗元鼎梅岑云休從白
傅歌楊柳莫向劉郎演竹枝五日東風十日雨江樓
齊唱冶春詞此例甚多丙寅丁卯間田阜孔尚任東塘
以濬河至揚州題詩紅橋云阮亭合向揚州住杜牧
風流屬後生廿四橋頭添酒社十三樓下說詩名曾
維畫舫無閑柳再到紗窗祗舊鶯等是竹西歌吹地
煙花好句讓多情
予三至金陵庚子以鄉試分考至渡江日已曛黑東
煙登燕子磯題詩石壁翌日金陵競傳錄之和者甚
衆辛丑以讞獄往作秦淮雜詩金陵遊記每獄事畢
輒獨與往烏龍潭鷲谷花宮諸寺城南高座長干諸
古刹探幽訪古而公事未嘗廢也乙巳內遷戶部解
郡後客金陵凡前所未經歷者如牛首祖堂棲霞花
山與方文爾止共遊焉補遊記數篇通集所作詩文
爲白門前後集江琬鈍翁序之及乙丑祭告南海歸
過金陵當時老友皆已淪沒惟倪粲雁園以翰林請

假里居顧予舟中予感賦一詩云往日秦淮水尖環
賦洞簫白頭故人盡重過石城橋一夕即解纜渡江
矣
順治庚子冬在揚州病起以公事渡江往毘陵與京
口別駕程康莊昆崙同遊金焦北固及鶴林招隱竹林
寺海岳菴諸名勝有過江集張吏部九徵公選序之云
筆墨之外自具性情登覽之餘別深懷抱知己之言
也辛丑春以例往松江渴直指次游墅園鄧尉梅花
盛開遂輕舟入太湖已自光福元墓靈巖寺四宜
堂賦詩數十篇而返因自號漁洋山人有入吳集予

自少癖好山水嘗憶古人身到處莫放過之言故在揚州日于金陵京口梁谿姑蘇諸名勝皆于簿書期會中不廢登臨而公事亦無濡滯者吳梅村偉業師謂予在廣陵日了公事夜接詞人以擬劉穆之予豈敢望古人若山水之癖則庶幾近之耳寺中齋禱無事因憶舊遊畧述之以示兒輩

康熙壬子予以戶部郎中奉 命典四川鄉試所過名山如井陘蒼山如泉中條雷首太華少華終南太白雲棧嶓冢錦屏天柱峨山青城蔡蒙凌雲峨嵋烏尤五峯塗山平都上嵒瞿唐三峽巫山十二峯隆中

峴首蘇門百泉諸勝舟車遄發迫于王程或至或不至凡登望皆有詩爲蜀道集又別爲蜀道驛程記四卷施愚山侍讀曹峨眉禾祭酒徐東癡夜隱君序之葉文敏訒菴題長句于卷首又以書抵予云蜀道新詩每一篇具有二十分力量云

戶部郎中族姪啓祚與康熙丁未進士嘗知三水縣云文太青光祿家姊皆能詩曾得其倡和一卷貽予又貽太青書扇一字畫甚奇怪詩是儷內登文昌閣有句云酒杯好喚中黃老侍女都看蕚綠華

門人張聯元鍾祥人言故與獻王陵極靈異流賊過承天將發陵忽白日晝瞑雷電霹靂交作震死數人賊駭懼而止鼎革後有諸生某某飲于陵下醉爲謔語歸即死

門人靳治荆字熊封博雅嗜古自前所在布政使靳君輔英之子園亦好刻古書常重刻楊悅袁宏兩漢紀阡游馬令南唐書又欲刻王稱東都事畧亦一奇士

門人顧嗣立字俠君彙選元詩集自元好問迄張雨輩起甲終癸凡百家與石門吳之振孟舉宋詩鈔並行兩朝之詩畧具二書矣其傳倒傚虞山明列朝詩

甚有雅裁

曾見石鼓塘家廟碑是梁周翰撰周翰與楊文公億同爲翰林學士年已七十景德中答宰相待罪表不稱旨上別令趙安仁撰且曰不可令周翰知恐其慚恨見金坡遺事

蔡州有吳元濟廟宋于質知蔡始毀之更建狄仁傑李梁祠秋道縣有董卓廟南過火之某處亦有[illegible]黃巢廟劍州有鄧艾廟皆不可解

居易錄卷四終

居易錄卷五

濟南 王士禛 著

甲子十月予自國子祭酒遷少詹事十一月奉 命祭告南海是冬大雪所過如嶧山雲龍龍眠灊岳黃梅五祖九江匡廬南昌西山吉安青原贛州十八灘入境臺嶺韶石大廟峽陽中宿羚羊諸峽濛滃龍頭影羃子磯觀音岩越秀白雲西樵七星岩諸山皆與粵中故人陳恭尹元孝屈大均翁山輩賦詩獨不及登羅浮啖新荔爲兩恨事耳歸渡彭蠡阻風南康與南豐易先生朱貢錫鬯南康周太守燦星公孫徵君枝蔚豹人同遊廬山白鹿洞棲賢寺望五老峯觀三峽玉淵諸名勝又自九京山至萬杉開先諸寺觀青玉峽瀑布欲由開先往歸宗觀水簾以風便登舟不果至今耿耿于懷予詩所云歸路彼禽尚遊五嶽得其四是也既渡河下歷石鐘大孤小孤三山天門采石牛渚南眺姑孰之青山白紵橫望九井約略見之渡江至滁州迹旅即矣遂同前遊琅邪山醉翁豐樂二亭訪西澗度清流關及渡河取道曲阜謁闕里林廟望泰山並徂徠入青石關以歸有南海集及皇華紀聞若干卷南行志北歸志廣州遊覽小志各一卷紀道南海之行往返皆爲二千里而予且倦遊矣

予幼自乙酉丙戌間避兵長白郎史記所稱副嶽也酉陽雜俎記山中崔羅什泌彌二桃事其峯巒洞壑橫側郎夜之奇泉未之及也乙未舉進士後丙申春始與邑高士徐夜東癡同遊凡柳巷上書堂醴泉寺諸勝皆至爲刻長白遊詩一卷癸丑丁內艱以先祭酒府君命養疴山中僅至柳巷生生菴唐李菴醴泉寺距昔遊已十八年乙丑丁外艱丁卯往視內兄張隱君實居寶公于山中遂同至書堂柳巷葛洞未及醴泉而返距癸丑之遊又十三年矣名山近在戶庭宦遊四方輒不得歸歸而往遊動逾十稔中間惟丙申之遊最樂癸丑以先恭人艱歸又值先兄考功之變丁卯以乞假歸省尋遇祭酒府君大故豈復有山水之樂哉即此一山之遊今昔陵谷之感不啻如右軍褉帖云云矣

康熙戊午春 詔三品已上大臣薦博學鴻儒以備顧問著作之選戶部侍郎環溪魏公象樞過予邸舍問今人才誰可舉者予答曰公薦人與諸公稍不同諸公薦人文詞足矣公薦人即非文行兼著不可某交遊頗衆挂一則漏萬然已舉衆一素不相識者以副

下問之誼可乎聞睢州湯潛菴斌者昔由翰林檢討
外遷潼關道副使之任以一麄截襆被在官數年蔬
水自甘去官之日襆被之外無所增益自嶺北罷歸
從蘇門孫先生講學躬行實踐教授生徒布衣徒步
梁宋間學者師之斯其人歟言未竟魏敀答曰得之
矣吾亦知其人聖賢之徒也明日遂疏薦之　御
試授翰林侍講以至大用
鄢陵梁熙皙次與予乙未同年進士榜下未相識戊
戌予觀政兵部寓居慈仁寺梁適自咸寧令歲倖行
取入都亦寓寺中始與往還叩其所學最博尤深禪

理長齋却掃如退院僧自是定交莫逆以語劉公䡵
汪若文諸君曰梁君非俗士也諸君遂亦與定交梁
巳亥入臺爲雲南道御史今里居日讀佛書醫書其
同門友王尚書日藻巡撫河南以書招之謝不往餽遺
一無所受
韓閣學菼元少諸生吳人張某者以術遊公卿間嘗
許繆侍講彤念齋狀元及第繆丁未廷對果第一
吳中驚以爲神門外車騎塡委某亦自高聲價累致
千金韓貧士教授塾中不敢自往乃屬友人代問
之張厲聲曰此人來歲當死遑問功名乎如此命語

不取一錢也韓聞之悵然而已明年遊太學遂中順
天鄉試又明年癸丑會元狀元及第張遁去不知所
之
予幼入家塾肄業之暇即私取文選唐詩諷誦之久
之學爲五七字韻語先祖方伯府君先嚴祭酒府君
知之弗禁也時先長兄考功始爲諸生嗜爲詩見予
詩喜甚取劉頃陽相國鴻訓之父先生所編唐詩宿中王孟
常建王昌齡劉眘虛韋應物柳宗元數家詩使手鈔
之十五歲有詩一卷曰落箋堂初稿兄序而刻之未
幾中辛卯鄉試始與邑隱君徐夜東癡定交以詩往

還予贈徐句云湘東品第留金管江左風流續玉臺
徐答云野雁想潛窺琴繪得其眞者是也乙未中會
試與海內聞人縞紵論交交道始廣五月買舟歸里
始棄帖括專攻詩故予詩斷自丙申始丁酉秋倡秋
柳社于明湖即大明湖亦名鵲華橋又名蓮子湖一東名士如東武丘石常海石
清源柳荻公謨任城楊通久聖宜兄弟益都孫寶仍仲孺
華成集予首倡四詩社中諸子暨四方名流和者不
減數百家戊戌廷對不與館選以觀政留京師始
與長洲汪琬苕文南海程可則周量武進鄒祗謨訏士輩
倡和爲詩巳亥再入都謁選吏部汪程皆官都下又

谿以潁川劉（體仁）公㦷鄢陵梁（熙）曰緝是冬崑山葉（方藹）子吉海鹽彭（孫遹）駿孫皆來定交相倡和庚子之官揚州揚州衣冠輻輳論交遍四方又數之金陵姑蘇毘陵所至多文章之友從遊者亦衆甲辰遷禮部與翰林李檢討（天馥 今戶部尚書）陳檢討（廷敬）子端（今都察院左都御史）魏中董御史（文驥）[illegible]輩日劇為詩歌古文而合肥龔端毅公芝麓方為尚書為之職志己酉奉使淮浦庚戌冬入都偕考功兄再官吏部萊陽宋按察（琬）玉叔嘉善曹講學（爾堪）子顧宣城施參議（閏章）尚白（後入翰林官侍讀）華亭沈副使（荃）貞蕤（後復入翰林官至詹事兼侍讀學士加禮部侍郎謚文恪）皆集

京師與予兄弟暨今陳相子為詩文之會居無何葉編修（方藹）子吉（後官至掌院翰林學士加禮部尚書謚文敏）亦至壬子七月而予奉使入蜀尋以內艱歸里考功兄以癸丑七月歿乙卯七月再入都故人在者惟今陳葉二君皆官翰林彭亦時一至（[illegible]）丙辰丁巳間商丘宋（犖）牧仲（今巡撫江西[illegible]右副都御史[illegible]）安丘曹（貞吉）升六（[illegible]）曲阜顏（光敏）修來（[illegible]）黃岡葉（封）井叔（後官工部[illegible]）德州田（雯）子綸（今[illegible]右僉都御史）謝（[illegible]）千仞（[illegible]）晉江丁（煒）雁水（官湖廣按察使）及門人江陰曹（禾）頌嘉（後官國子祭酒）[illegible]汪（懋麟）季甪（[illegible]）皆來談藝予為定十子詩刻之戊午正月十四

旨改翰林侍讀庚申擢國子祭酒時李公為內閣學士陳葉二公相繼為翰林掌院學士龔公為掌詹而施彭及汪（琬）陳（維崧）諸君皆在翰林亦一時之盛也

魏侍郎（琯）昭華壽光人嘗以御史巡按甘肅至一驛甚荒僻驛丞言有怪異不可居魏強之命令掃除命從行吏役數十人宿門屏間而自攜一榻于室上枕劍而寢時月色皎甚二更後樹葉聲響如雨久之聞東廡嘈唶似數十人偶語者俄見一人綠衣幞頭長尺許趨樹下又有朱衣紫衣青衣數十輩繼之長皆尺許又久之衆細語推讓移時俟見綠衣出趨至階

下鞠躬而揖者三復趨樹下朱衣紫衣輩以次趨上揖如前既畢魏大呼從者衆聞人聲復急趨東廡寂然矣魏手劍命從兵一一皆握刀從廡後跡之屋縱橫蓬蒿蒙翳間無人跡至堂偏一小室有人語聲切切然闢戶則積塵盈寸更無所覩塵中有一印篆文曰巡按遼東不喻所謂侯曉乃行後歷官兵部督捕右侍郎以言事謫戍遼東云

魏少司馬赴遼東戍所未至奉天二三百里夜迷失道束炬而行忽見道側有一人影模糊不甚可辨方遣問而炬忽滅但聞暗中有人語曰本境土地迎候

魏停車門曰何以知吾至也答曰公貴人也又以直
言譴故知之魏曰若亦神祇乎知吾有生還之日乎
曰有之第當從後門入耳再詢之遂不答後竟卒戍
所順治十八年春還　詔許歸葬其鄉
正白旗有老兵自言在遼東射鹿忽見一狐奔過逐
之飛上樹杪捷如鳥隼再射而墜諦視有兩翼蓋飛
狐也頃又見大蛇長數丈巨如甕其行如風伏而伺
之蛇至懸崖間下飲溪澗急發弩中之則兩首並生
焉
禮部宣讀官額某言在遼東日中天無雲忽見一物

從東來上鉅而下細頃之又有一物從北來鬭于空
中久之北者負而走雲霧翕起遂沒又在章江泊船
有浴者覺水中卧一物有鱗甲呼其徒共以巨絙繫
之數十人力盡不能舉乃禱之即引出水面形如世
所畫麒麟狀而閉其目衆羅拜而復之俄霹靂作雷
電晦冥飛騰而去
嘗戲論唐人詩王維佛語孟浩然菩薩語劉眘虛韋
應物祖師語柳宗元聲聞辟支語李白常建飛仙語
杜甫聖語陳子昂眞靈語張九齡典午名士語岑參
劍仙語韓愈英雄語李賀才鬼語盧仝巫覡語李商

隱韓渥兒女語蘇軾有菩薩語有劍仙語有英雄語
獨不能作佛語聖語耳
古人一藝亦有家學翟伯壽籀史云李伯時父虛一
喜藏法書名畫伯時自少好之遂悟古人用筆
宋人稱王文正公曰掌武掌武太尉之號籀史徐鉉
古鉦銘條下又稱平章為辨章本尚書大傳曰辨章
百姓史記又曰便章韓退之袁氏先廟碑用之
蜀道劍門驛路自明末寇亂久為榛莽壬子歲入
蜀由蒼溪閬中鹽亭潼川以達漢州率皆鳥道二十
九年四月四川巡撫噶爾圖上疏自廣元縣遶南歷

圍山等十二站始達漢州計程八百二十里多崇山
峻嶺盤折難行查舊劍門關舊路僅六百二十里臣
乘農隙刊木伐石搭橋造船以通行旅遂成坦途歲
省驛馬六十八匹歲省銀二千五十六兩（予丙子以祭告再入蜀新路經牛首山才書驗）
嘉興魯訔杜工部詩年譜一卷謂甫生于先天元年
壬子卒于大曆五年庚戌趙子櫟杜年譜一卷謂生
于開元元年癸丑（錢叔作二年非）歿于大曆六年辛亥先是呂
汲公始創為年譜書成于紹興癸酉譜說蓋沿汲
公之舊而趙則謂汲公之譜生歿所值紀年與紀年

所徧甲子皆有一歲之差近錢先生牧齋之譜獨遵
呂說

草堂詩話二卷凡二百餘條近安蔡夢弼集牧齋刺
取增入僅二十條而已

文苑英華辨證十卷宋嘉泰中廬陵鄉貢進士彭叔
夏撰一卷曰用字用韻事誤二卷曰事誤事疑人名
三卷曰人名官爵四卷曰郡縣年月五卷曰年月名
氏六卷曰題目門類脫文七卷曰脫文同異八卷曰
雜合避諱異域鳥獸草木九卷十卷雜錄援據經史
最爲閎博自序云叔夏嘗聞太師益公之言曰校書
之法實事是正多聞闕疑叔夏年十二三時手鈔太
祖皇帝實錄其間云興衆治□之源闕一字意是治
亂後得善本乃是治忽二折肱爲良醫信知書不可
以意輕改文苑英華一千卷字畫魚魯篇次混淆比
他書尤甚纂經孝宗皇帝乙覽付之御前校勘官轉
失其真公旣退老方閒命以校讐廣見淺聞窮免謬
誤然考訂商搉用工爲多散在本文覽者難徧乃會
粹其說以類而分小小異同在所弗錄勒成十卷名
曰英華辨證云爾

宋黃鶴山人瞿耆年伯壽公巽參政子能篇言工篆
籀及入分巾服爲唐禁所著籀史上下卷佚其下卷曹
秋岳溶侍郎倦圃藏書也上卷所載徽宗宣和博古
圖三十卷徽宗祀圜丘方澤太廟明堂禮器款識三
卷徽宗政和四年夏祭方澤禮器款識一卷比干墓
銅槃記周穆王東巡題名一卷周宣王吉日癸巳碑
一卷石鼓文一卷先聖篆延陵季子墓碑一卷徐鉉
古鉦銘碑一卷皇祐三館古器圖胡俛古器圖李伯
時考古圖五卷李伯時周鼎圖一卷呂與叔考古圖
二十卷劉原父先秦古器圖碑一卷周秦古器銘碑
一卷米氏史音訓古一卷趙明誠古器物銘碑十五
卷按此卽金石錄晏氏鼎彝譜一卷此錄今存下卷安州古器圖一卷
趙九成呂氏考古圖釋石公弼維揚燕衎堂古器銘
一卷黃氏古器款字一卷廣川董氏古文集類十卷
趙氏獲古圖記一卷洛陽安氏牧敦圖一卷越州刻
漏銘一卷榮州蟠夔記一卷潛州古器古玉圖一卷
緜與觀古器圖一卷蔡氏古器款識三卷榮氏考古
錄十五卷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二十卷
瞿氏三代鐘鼎款識三卷此書是賓博古好事家考
證惜佚下卷不免遺憾聊書其目錄于此以俟訪求
籀史云晏溥字慧開丞相元獻公之孫叔原之子蒙

傑不羈之士也好古文邃于籀學作晏氏鼎彝譜一
卷載所親見三代鼎彝及嵒欵琦康初官河北散家
財募兵扞賊與妻王㩜趙氏死服率義士力戰而死
无獻可謂有後矣
籀史云唐張從申曰夫子篆季子之墓凡十字歷代
綿遠其文殘鈌開元中元宗使殷仲堪摸搨其本按
仲堪姓名誤當作仲容仲容文禮子則天時官秘書
丞善花鳥妙得其眞
殉義諸臣老不著撰人姓名于西北殊草草如先世
父侍御公（諱與亂字百朔號碩庭戊辰進士改庶吉士授湖廣道御史）家居以甲申五月同

妻子孺人子廩生（士和）闔門自縊死甚烈而此書竟遺
之從祖保定府同知（諱蒙徵）與子萬曆壬子舉人（與夔）同死
孔兵之難特贈光祿少卿則錄其子而遺其父以此
推之闕畧多矣
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臣孔毓埏謹奏爲遜聖未有
專廟懇　祈鼎建以隆祀典事伏念臣祖遜聖子思
子乃至聖之嫡孫家學淵源授受最眞且從學於曾
子傳道於孟子晚年作中庸一書極天人性命之精
微與大學論孟並垂學宮其功較諸賢尤稱最著至
宋大觀二年始從祀孔子廟端平二年升入十哲咸

淳三年又升入同配在顏曾孟三賢之列蓋其道德
相同則其食報不可或異今顏曾孟三賢自孔廟配
享之外又各有　敕建專廟故錄其子孫世爲五經
博士主奉祀事今臣亦蒙　聖恩備員博士而臣祖
子思子未有專廟每至春秋丁期俎豆闕如備查顏
曾孟三廟之制皆前有殿後有寢列及門之賢於廊
廡又別立祠宇並祀三賢之父若母今子思子旣無
專廟而其父伯魚以大聖爲父以大賢爲子乃不得
如顏路曾點孟孫者享一日堂上之尊其母與夫人
亦不得各備寢位之榮即門人如孟子者亦不得侍

坐于師側殲古欽典未有如斯之甚者也幸遇我
皇上重道崇儒研精經傳以治術而闡心法以君
道而行師教凡前代未舉之典靡不燦然明備其於
魯之周公廟鄒之孟子廟及先儒書院等處旣皆修
葺一新並　賜御撰碑文及　御書扁額近又蒙
特發帑金庀材備料重修臣始祖先師孔子廟伏考
歷代帝王加意聖門隆恩厚賚如我　皇上今日
者實所罕覯今臣祖子思子未有專廟是數千年之
闕畧留待今日伏乞　皇上垂念子思傳道之功
准照顏曾孟三賢祀典許其一體設立專廟其廟基

即在闕里孔廟西北之隅臣衙署之左與顏廟相對
輔翼至于建造之費臣不敢再望內帑亦不敢重煩
有司祇用孔廟之餘材餘料其不足者臣自行設處
積年累歲漸就規模以爲臣奉祀獻爵之地但望
皇上照北周公孟子兩廟及先儒書院之例亦
賜御製碑文 御書扁額以照耀四海垂示來茲
則述聖之道德彌光而萬世之祀典攸賴矣下禮部
議得 旨允行
段贇日羨中人也善星相胡尚書昇猷允大官漢羌道
會蜀亂令卜休咎段曰公貴人也官必至尚書然目

下有大厄但須守正俟命脫有變患某當身任橐饘
雖危无咎他日富貴毋相忘耳未幾僞將軍王屏藩
陷羨中詠胡使降不屈屏藩怒縶之獄將寘極刑段
左右之若慰藉曰公必不死賊數行盡是公出獄之
日無憂也已而奮威將軍王進寶進兵漢中屏藩縊死
胡復任蒞內遷大理少卿遷擢副都御史吏部侍郎
遂進刑部尚書
長山李戶部斯佺前大司寇五絃化熙之孫也庚午夏以
茂州知州入爲員外郎言奮威將軍王進寶武關之戰
身先士卒所向無前搏戰直抵保寧王屏藩縊死其
麾下大將尚數十人已約降猶據城觀望進寶免冑御
中盡屏左右單騎馳入大呼曰我仁義將軍也降者
待以不死賊將卒皆羅拜歸命乃直入僞帥府解屏
藩之懸而哭之賊大喜過望遂定閬中漢羌川蜀稱
進寶爲仁義將軍故賊聞之皆悅服云
宋道人者長治人少孤爲人牧羊霍山中一日失羊
羣牧皆徧覓無所措宋年十三獨入深山求之行二
日見一老僧瞑坐石龕中四無人跡僧面生黃毛長
寸許心知有異跪陳其故老僧張目曰爾羊固在須
中秋可得今且歸矣宋出告羣牧及期約伴結束以

往果得羊又益四五百頭尋老僧已不見衆議粥其
益者得百金既而分金不平遂鬨之官官盡歸其金
于宋其從王姓者心利其貲故爲好語致宋于家陽
爲權子母夜令婦入室而已躡其後訟以姦而逐之
宋失貲無所依乃復入山行久之見 茅菴別有一
老僧居之泣拜告以故請留執樵采久之乃許老僧
不甚食廚中所有唯燕麥芋魁食之遂不饑居五載
僧遣之宋願留侍不行僧顧曰子愿謹奈鈍根何覩
壁上畫古大夫五一正面一側面一背面二人偶坐
其旁曰予但日日此骨節寸寸皆須留意宋茫然不

解所謂弟日坐臥其下夜夢二人自壁下指示鍼人
穴道脉絡甚悉朱忽悟徧有省一日僧遠出留朱居
守則虎狼蹄跡交錯于菴之前後越七日僧歸謂朱
曰山中猶越家遙我誦經汝當隨往比行及半途又
謂曰汝且止此聞木魚聲乃來迎我遂徑去朱候移
晷饑甚輒躡蹤往道阻一河河上有翁媼覩二童子
汲者叩師所往曰此處無人居安得延僧誦經者不
得已渡河而前峭壁插天更無蹊徑倏聞木魚聲在
北山上馳赴之又聞聲在南山顧視日已瞑有虎百
十餘咆哮而至急趨投翁媼所木柵石屋亦有雞犬

翁出叱之羣虎皆弭耳去招朱留宿啖以燕麥粥昧
爽雞覺則身臥磐石上屋柵皆不見徬徨久之遠覩
路欲返菴中道逢婦人井汲而絡其臂問之則跌傷
折骨朱審其穴脉試按摩之應手而愈延過其家飲
食之因留卜居焉自是爲人按摩卽骨已破碎無弗
愈者久之娶妻生子巡撫都御史圖諱克雅重之欲爲
其子納粟太學不受亦不受人一錢今在船山王尚
書第年七十三矣

萊蕪張四教字芹沚順治丙戌進士以部郎居京師買
一妾年十四姿首甚麗詢其家世曰東鄉艾氏女也
適遷山西提學因納之攜行至一驛晚步驛圃中有
婦起草間感之而孕到官十月張以公事將往他郡
婦泣告曰弱質託體君子今將娩矣君事畢當速歸
冀可相見張慰之而去去數日婦生一子而殁預留
書與張訣詞極哀艷多非人世語又自畫小像一幀
留奩篋中張歸見之惋歎而已自是夜必見夢休咎
皆預告又時時來自乳其子張懸像別室食必親薦
一日姜汀其上夜夢姜怒詰曰奈何汙我且親之盡
已失張悵快彌日致書師毅輩爲言姿態曲折髣髴
追寫卒不肖偶謁巡撫中丞見屏風畫美人絕肖屢

目之中丞曰頗愛此乎張因自言其故中丞卽輟贈
焉攜歸食貢如常見夢亦如昔矣常語張君不利官
途稍遷卽宜爲退休計及秩滿遷榆林道參議遂罷
歸李中丞奉倩說

周中丞石公說山陰尚臺字淸江嘉靖癸丑進士官
監司負知人鑒其甥蕭山進士某甫襁褓撫之曰異
日科名當如老夫以己癸丑會魁小印付之後果中
萬曆癸丑會魁

故事都察院體統嚴重明時臺僚兩京府尹三年考
察見堂候堂班退司務鶴報官銜由階升堂至簷下

一跪三拜兩京府丞亂䄙一二尺行禮今府尹不復
臺參遇京察府丞在吏部堂行一跪禮往往恥之唐
制京兆尹臺參謝愈拜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
臺參李紳爲御史中丞劾奏之明之臺儀蓋沿唐制
淄川令李張蓺蕃昌人爲諸生時與友人讀書山寺一
日春雨驟晴衆方講肄佛殿上忽聞空中似有物墜
于地旋見有鳥喙鳥爪而猳者如世所畫雷公狀入
殿仰視攫幡幢者再遂飛而出霹靂一聲已失所在
孫光祿寶仍說
擬兩漢詔誥二卷元進士王充耘與利撰訓詞爾雅

有漢人風
寧極先生詩四卷元吳人陳深子微著殊淺劣深生
宋末天曆中奎章閣以能書薦不赴有讀易詩春秋
諸編集中濟南趙君成南使羈留三紀得還其猶子
求詩一絕云三十六回秋月明年年望斷雁南征蘇
郎白首還鄉去愧殺當時李少卿趙不詳何許人錄
之以備吾郡故事予鄉稱蘇郎頗似杜撰
趙松雪管夫人手寫璇璣圖詩五色相間筆法工絕
後跋云蘇蕙字若蘭陳留令武功蘇道質第三女也
年十六歲歸扶風竇滔甚敬愛之苻堅寇襄陽以滔

爲安南將軍留鎮襄陽攜寵姬趙陽臺往蘇氏怨之
不肯與俱而滔竟與斷音問後蘇氏悔恨因織爲廻
文錦以寄滔滔覽之感其意於是迎蘇氏來襄而歸
陽臺於關中恩好愈篤焉　按蘇氏織錦廻文縱廣
八寸計八百餘言形如璇璣理難盡識起宗道人分
圖折類獨得其旨附錄其右天水管道昇後有仇英
補圖亦工
嶺南貝吉多樹無根可活昔在廣州劉都督顯芳招飲
署中堂後有此樹予戲折一枝手植寓館時方雨一
昔鬱茂因署數字楣間以紀歲月系詩云貝葉無根

插短籬一宵春雨發葩滋他年誰續羊城志記取漁
洋手種時今南海集不載追記於此
順治乙未春予上公車次北新城之高橋憩僧寺有
崔泌之草書一詩云象王應不隨狐隊王鼓從教展
鐵旗發化終歸猛利漢姚江滴滴到逝池崔河南人
官止知縣明末殉節
四將圖公當作圖公見黃長睿東觀餘論以商於漢
石刻爲據佛圖澄澗姚見封演聞見記
朱楊億錢惟演劉筠西崑酬唱集凡五七言律詩二
百四十七首倡和者十五人有楊文公自序稱著翰

林學士李宗諤戶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李維著作佐郎直史館陳越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劉騭樞密直學士丁謂駕部員外郎直秘閣刁衎太常丞直集賢院任隨樞密直學士張詠恩州刺史錢惟濟職方員外郎秘閣校理路振知州盛度觀察推官舒雅翰林學士晁迥左司諫直史館崔遵度右諫議大夫薛映〈映〉乘巳上止十四人垂厓英雄道院寂寂以及鶴相皆傚此體然皆不逮三公之神到也

何遜詩薄雲巖際出初月波中上佳句也杜甫偷其語止改四字云薄雲巖際宿孤月浪中翻便有偷氣論者乃謂青出于藍譬人道黑白聾者辨宮徵可笑也

陳說巖總憲說蔚州魏敏果公〈象樞〉初無子或教以空心日服建蓮子遂生子李副憲奉倩有子十一人云亦服此方有驗

空中木通連白葱鬚各三寸半酒半水煎服治疝頗效

唐天寶中有趙生者其先以文學顯兄弟四人俱以進士明經入仕獨生性魯鈍雖讀書然不能分句詳義山是年壯尚不得為郡貢一日棄家遁去隱晉陽山葺茅為舍生有書百餘篇笈而至山中晝習夜思不憚勞苦厥後句餘有翁衣褐來造之謂生曰子居深山中讀古人書豈有志於祿仕乎雖然學愈久而卒不能分句詳義何蔽滯之甚耶生謝曰僕不敏自度老且無用故居深山讀書自悅雖不能達其精微然必欲終於志業不辱先人又何及於祿仕乎翁曰吾子志趣甚堅老夫雖無所能誠有補於君幸一訪我耳因徵其所止翁曰吾段氏家於山西大木之下言竟忽亡所見生怪之徑往山西尋其跡果有椴樹蕃茂生曰豈非段氏乎因持鍤發其下得人參長尺餘甚肖所遇翁之形生曰吾聞人參能為怪者又可愈疾遂瀹而食之自是明悟所覽書自能窮奧後歲餘明經及第〈宣室志〉

佔易錄卷五終

居易錄卷六

濟南 王士禛 著

宋雲林子黃伯思長睿東觀餘論上下卷秀水項氏較刻大字本彷彿宋槧後附李忠定公撰墓誌銘末有子訒紹興丁卯後序嘉定中樓攻媿序訒云紹興初寓居福唐以先人祕閣學士校定杜子美集二十二卷槧本流傳忠定稱其有東觀文集一百卷又序其校定杜工部集云武陽黃長睿父博雅好古尤篤喜工部詩用東坡之說隨年編纂以古律相參先後始末皆有次第然後子美之出處及少壯老成之作

粲然可觀自開元全盛之時迄于至德大曆干戈亂離之際詩凡千四百四十餘篇長睿父官洛下與名士大夫游又得逸詩數十篇參于卷中及在祕閣得御府定本校讐益號精密非世所行若比忠定此序作于紹興六年丙辰距長睿之歿十有七年雲林博雅擅宋代讎校必精今其書不如尚傳否錢牧齋注杜詩極駁梁權道魯訔黃鶴之徒而獨取樊晃吳若本卽無一字及長睿當是未覩其書吳若本自序雖引樊晃開運二年官書王介甫宋景文黃魯直陳無已晁以道諸家亦無一語及長睿按若序作于紹興三年而長睿書刊于紹興六年則未見此書明矣雖胡仔所見八本有長睿校定杜工部集記之俟訪于藏書者

李戶部說巢箐絕頂最高俯視全蜀諸山皆如丘垤其稍足比肩者南唯峩山北唯岷山耳

蜀南有黃果似洋桼果而有大香如佛手甘脆如哀梨多津液蜀中多黃果樹而不結實其皮類川槿亦能愈癬疑非一種

李戶部說江源出松潘北徼境中地名白馬路岷山在茂州南僅三里居江之東茂州北至疊溪所一百

二十里疊溪西北至平番一百里平番西北至松潘衛一百里松潘東北至古松州今漳臘營四十里江源出漳臘東北境外一百里計至岷山已將五百里矣江水過松潘始成巨流至疊溪巳下始以繩橋渡舉體或用溜索至灌口巳下始通舟楫水經注引益州記大江泉源始發羊膊嶺下緣崖散漫若未濫觴東南下百餘里至白馬嶺歷天彭闕則白馬又羊膊下流而非發源之處矣沈淑志云岷江發源臨洮之木塔山由甘松嶺八百里至漳臘其水漸大復經鎖刀灣逵松潘疊溪經茂州南至威汶入灌口范成大云

江水自西戎中來由岷山出會于都江世云江出岷
山者自中國所見言之也古云岷山之陽江出其腹
亦未詳矣
郫縣郫筒兩亂後失傳惟縣衙之東郫泉一井尚存
一井踞一井如半月形水極清寒有亭覆其上曰郫
筒亭郫縣地瘦惟此亭盛夏入必挾纊
又云自灌至郫自郫達成都西門甬道相屬百餘里
皆石爲之上皆雕鐫花卉鋼毛窮極工巧即此一端
蜀中當日極盛風物可以想見
在都察院署見山西巡撫揭有狐姓者周中丞石公

因言爲大理少卿時書吏有獨姓者蓋令狐獨孤覆
姓之裔省其一字相沿既久遂昧所自耳
高淳縣丹陽湖之南花山有白牡丹歲開不過五枝
七枝香聞十餘里散生石罅中移山下人家輒不活
山南有孔家村孔氏聚族于此每山上花時村中異
香彌月不散
青城山臨江有三十二峯峯不甚高而奇秀特甚自
此入山非累月不能窮其勝山中常有百餘歲人獻
賊掠全蜀時亦未深入也茶亭客話云青城仙人多
因鬻市至成都施藥濟人

宋人小說謂唐制宮殿前雜植花柳本朝則植松栢
明代及　國朝皆無之梁修仁作大明宮植白楊于
庭曰此木易成數年可庇吳茲何力誦古詩曰白楊
多悲風蕭蕭愁殺人乃驚悟更植以桐白楊冢墓間
物而植諸宮殿之間何其誖耶
今福建曰閩始自秦立閩中郡然周禮職方氏四夷
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司隷師四翟之隷曰蠻閩
夷貉說文南方蠻閩從虫北方狄從犬東方貉從豸
西方羌從羊則閩又南方之通稱如羌蠻之類耳
戊午　上幸內閣偶問三老五更之義倉卒奏對

皆未詳晰今大司馬李公容齋時爲學士以老人更
知三德五事爲對未爲康成說也按小學紺珠引月
令章句云三老國老也五更庶老也盧植禮記注三
公老者爲三老卿大夫老者爲五更漢官儀三公一
人爲三老次卿一人爲五更
萬曆間學士多撰僞書以欺世如天祿閣外史之類
人多知之今類書中所刻唐韓鄂歲華紀麗乃海鹽
胡震亨孝轅所造於陵子其友姚士粦叔祥作也然
李太常中麓云韓熙載撰歲華紀麗豈另有一書耶
姚有後梁春秋如干卷惜未見

隋革世康與子弟書云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
暮有疾便辭與老氏知止知足之言伏波可貧可賤
之說可以互觀

馮大本舍人言朱方旦之妻本狐也衣襦屨襪之屬
皆以紅爲之方旦挾妖術遊公卿間或奇中皆其婦
出神來告後方旦羽翼既衆潛謀欲奪龍虎山張天
師所居一日張之祖道陵降神于其徒曰奴狐謀不
利于我已殛之矣朱婦果震死自其婦死朱㨿無所
知有司捕之亦無先兆及獄成將赴西市猶求人卜
筮吉凶楚人皆笑之

周中丞説明萬曆中浙江某提學試士于鄞謁　聖
廟畢坐明倫堂顧階砌古槐蔭極濃鬱出一聯令諸
生屬對云綠槐夾砌午陰匝地塲難開楊崑阜庶子
應聲對曰紅杏出墻春色滿園關不住提學擊節數
曰子必狀元及第已果中甲辰會狀兩元楊公諱守
勤先祖方伯同年友也

米海嶽研山是南唐寶石其圖及得失始末具陶南
村輟耕錄第六卷中初爲寶晉齋物薛紹彭易之元
章詩云研山不復見哦詩徒歎息雖有玉蟾蜍向余
頻淚滴因筆想爲之圖元梅花道人吳仲圭又畫硯
山圖癸辛雜識云米氏研山後歸宣和御府流落台
州戴氏家此石今在朱竹垞太史所所謂華蓋峯月
巖翠巒方壇玉筍上洞下洞（下洞三折通上洞）龍池諸勝宛然
皆具上有寶晉齋三篆字及襄陽米氏世珍印

總河兵部侍郎王新命疏言禹王古河自盱眙聖人
山歷里林橋桐城鎮楊村天長縣以達六合之八百
橋各有河形溪澗山岡不等若開引入江則天長楊
村桐城各汊澗大水發時可不入高郵諸湖湖水不
致泛溢而下河之水可減至古河之口見與淮水不
相通流必建立閘座水小則閉閘以濟漕水漲則開

閘以洩水庶淮水洶湧之勢可殺高堰減水壩即不
便遽塞而水亦可少減是古河所減者乃於淮水暴
漲之時而非時常分洩淮河之水似無不可以敵黃
至天長楊村桐城挑河入江之後若入湖舊河一帶
居民用水灌田或建閘或建壩再行酌議等因九卿
詹事科道會議得古河口議建之閘計不過二丈有
餘所開河道之寬計亦不過數丈以二丈餘之閘二
百餘里紆迴之河道一時豈能洩淮水暴漲之勢若
遇淮河泛漲之時恐不能容反致沖決且減洩淮水
又恐淮弱不能敵黃況今黃運兩河并無遲礙其開

浚禹王古河之處應無庸議奏　旨古河是否必
可開濬開後有無裨益河道民生着該督撫等再行
確議具奏按李翺來南錄自淮沿流至于高郵乃泝
至于江沈括以為淮泗因常入汴此乃禹之舊蹟也
熙寧中曾遣使按圖求之故道宛然

國制每歲五月　臨幸南海子觀八旗走馬　上
御晾鷹臺自六十里外萬騎爭馳齊至臺下以先至
者為最賞內府綵緞至數十疋已下賞各有差其最
者量留天廄齊馬力也

四月某日啓　奏九卿等集後左門侍衛傳示

上用食單每日止肉九斤米三升他物稱是　上
之儉德如此

輟耕錄云內臺察御史署銜無御史臺三字此元制
也自明迄本朝亦然止稱某道監察御史不署都察
院字惟滿洲漢軍監察御史署銜都察院以初入臺
不分道故也詹事府左右春坊司經局亦然今坊局
惟滿洲官列銜有詹事府字而不兼翰林官

故事河南道京畿道及十三道監察御史差如內而
掌道巡城巡視十庫稽察六部光祿錢局登聞鼓院
外而巡按巡鹽學政茶馬之類皆具　題請　旨
今十庫巡按巡倉茶馬學政俱差俱停止而掌道稽
察部寺亦不具題視舊制稍異矣近翰林修撰以下
史官赴補者亦不具題

昔疑神農嘗百草日數十死不識以何解之讀元人
白淵淵演雅有云草食押不蘆雖死元不死未見滌
腸人先朋舉賀子注云漢北有草名押不蘆食其汁
立死然以他藥解之即蘇癸辛雜識云回回國之西
數千里產一物極毒名押不蘆全類人形若人參之
狀李肇國史補云南方有鴆之地必有犀牛有木鳌
之處必有鸚鵡及生可療之草物固有相制者如此

但神農何以預知而預備之耶

天津河豚最多然惟蛇人嗜之罹其毒者亦不少予
所見葉文敏方藹陳大史恭紱皆以食此致病陳頭目悉
腫至不可識昔人云不食馬肝未為不知味乃文
人學士知而故蹈之不可解也陶九成錄方或龍腦
浸水或至寶丹或橄欖皆可解又槐花微炒與乾臙
脂各等分搗粉水調灌即效

輟耕錄載陳居中畫唐崔麗人圖有延祐庚申春二
月壁水見士思容跋不知為何如人按益都于欽字
思容元中書兵部侍郎嘗著齊乘六卷此必于公也

自明改元行中書省爲十三布政司　國朝因之爲十四（南直隸改江南）而相沿猶稱某某省者非也三代以後秦并天下置四十郡兩漢爲十三部唐初爲十道開元分爲十五道宋初爲十五路熙寧分爲二十三路元爲十二省中書省外嶺北遼陽等處各置行中書省凡十有一明廢中書省行中書省南北兩直隸外置布政司者凡十有三故自明及今止當稱布政司而不當稱省其相沿舊稱至形于奏牘文章皆習而不察也至河南京畿等道則尚沿唐稱

洛陽名園記濟南李格非文叔譔易安之父也家今章丘縣北之臨濟記有紹興中張琰德和序首曰山東李文叔又曰文遊趙相挺之子亦能詩上趙相救其父云何況人間父子情識者哀之（云云）而常熟毛氏刊本乃訛作華州李廌譔廌字方叔乃蘇門六君子之一且陽翟產非華州又訛之訛也同時李端叔之儀著姑溪集趙郡人以草范忠宣公遺表爲蔡京所惡編管太平州亦文忠客也

眞靈位業圖世傳陶貞白所造然荒唐謬悠可笑其云長史虞翻字長翔武昌人庾亮江州引爲上佐不就此似別一虞翻非吳之仲翔矣抑誤記時代耶至以太子爲太極上眞公顏子爲明晨侍郎帝舜以服九轉神丹入九疑山得道夏禹受鍾山眞人靈寶九跡法治水周公爲西明公召公爲南明公武王爲鬼官北斗君文昔附會吾儒以自重如釋氏以至聖先師爲儒童菩薩之類尤可恨也今用國常覈其非通明作然何物道流敢于舞文僞造如此當墮泥犂地獄或是林靈素劉煉一輩所造作耳

玉堂雜記載孝宗和史相浩錫宴澄碧殿詩云朕痺天下肥至樂無易此此其所以爲孝宗也歟

今京朝官　令下卯有朝兵及內閣人役文及吏部

吏科等役以寸紙絡繹來報例有賞給周益公玉堂雜記云凡除拜加恩官既宣麻院吏私錄走報希覬賜遺蓋古已有之

翰林最重前輩凡隔七科或官至掌坊（春坊庶子）其初入院庶吉士終身稱晚生不改雖至大拜亦然故事六部尚書途遇內閣亦落轎唯冢宰則落下轎門生拜相途遇師長則彼此皆落轎候師長先起行後門生乃起故往往相避而行

舊例少詹缺以翰林讀講學士國子祭酒陞補庶子則陞讀講學士祭酒然品級考又有三項官同論俸

一條康熙二十九年三月予以少詹陞左副都御史翰詹議官以左春坊庶子徐浩軒潮名移送吏部遂陞少詹兼侍講學士蓋徐掌坊久故現任兩項官較俸皆在其後亦僅見也

宋翰林學士院玉堂二字太宗嘗書以賜蘇易簡高宗亦書以賜周麟之

老學菴筆記嘉興聞人滋自云作門客牙充書籍行近日新安孫布衣默字無言居廣陵貧而好客四方名士至者必徒步訪之嘗告予欲渡江往海鹽訪以有庭急則云欲訪彭十羨門索其新詞與予泊鄒程村作合刻爲三家耳陳其年維崧贈以詩曰秦七黃九自佳耳此事何與鄭饑寒指此也人戲目之爲名士牙行吳門袁駿字重其亦有此名康熙乙巳曾渡江訪予于廣陵

翰林故事以香爲序而不論官其有從外衙門入者亦不與同年先爲庶常者敘同香如明季崇禎間劉公正宗薛公所蘊以推官考選入爲翰林編檢等官即不敘戊辰同香是其例也　本朝故禮部尚書王文貞公崇簡崇禎癸未成進士館選不與迨順治二年以翰林乏才始由候銓中行改館職以在丙戌科館選之前故仍敘癸未香後然名刺亦如後輩之禮惟左都御史郭公琇由太常卿遷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未幾遷吏部侍郎仍兼翰林學士獨不與諸翰林敘香又故事翰林吏部官揖尚右謂之南禮科道官揖尚左謂之北禮郭曾官御史及爲學士遇翰林官只行北禮

自明至　國朝士大夫相沿稱閣臣不舉其姓但稱其本貫郡縣如今文勤公霨稱曰高陽是也尚書已下即不然惟順治末少宰胡兗委先生兆龍方爲內閣學士被　眷遇最隆士大夫稱爲山陰非故事也唐之中葉稱宰相但舉其長安郡所居坊里之名又與今異蓋一時風尚云

粵東英石貴重于世予過英德縣令陸君遺數石皆下材也陸務觀云英石出鍾山之溪泉其佳者溫潤蒼翠扣之如金玉又在廣州僧舍見黃石高可數尺色如蒸栗溫然如玉具峯巒洞壑之形云出端州之七星巖亦奇物也而世罕知之今士大夫尤貴閩中壽山石五色燦然用刻印章極妙其價幾與珠石相埒然無巨者吾鄉章丘長白山中壬戌癸亥間忽發一洞出怪石無數有天然峯巒巧逾斧鑿置之盆池

經雨則青翠欲滴人競取之近亦難覯矣
宋南渡都臨安百司皆稱行在某司示不忘東都也
明太宗移都北京官司亦稱行在至宣宗時始去行
在字
己未巳後並開諸館如　太祖　太宗兩朝實
錄　三朝寶訓政治典訓一統志平定三逆方略玉
牒大清會典賦役全書律例及明史之屬率以大學
士尚書學士爲總裁庚午三月開館纂修　三朝正
史則以首揆爲監修總裁諸滿漢閣臣爲總裁而尚
書侍郎學士皆爲副總裁予以副都御史與焉署中

餐錢月五金館中三倍
唐崔國輔詩松雨時復滴寺門淸且凉語最妙宋初
潘閬詩夜凉疑有雨院靜若無僧亦佳然不免作意
五代盧延遜山寺詩兩三條電欲爲雨四五箇星猶
在天延遜好爲俚語此一聯乃差有致予門人崔華
有句云一寺千松內飛泉屋上行又宿山寺云此中
枕簟客初到夜半梧桐風起時不減古人延遜一聯元文宗早行詩剽取
之
宋人婚姻多不在鄉里君子小人亦各從其類略舉
一二如李文靖蔡文忠爲婚姻富文忠爲晏元獻壻
歐陽文忠爲薛簡肅壻滕章敏爲范文正甥黃文節
爲孫尚書莘老壻劉斯立爲王定國壻是也又若蔡
卞之壻于安石鄭居中秦檜之壻于王珪亦其著者
薰蕕不同器信然
唐女仙吳彩鸞于洪州紫極宮寫唐韻今有寫韻軒
人盡知之又于安福福聖院寫法苑珠林百二十軸
人罕知者予旣筆諸皇華紀聞第二卷中又蜀導江
縣迎祥寺有彩鸞寫佛本行經六十卷多闕唐諱陸
放翁猶及見之
唐宋辟舉立科至數十其最可笑者道侔伊呂科是

也然當時以曲江公應竟不愧其名爾時有司可謂
具眼矣又有高蹈丘園科許人自投狀亦可笑
都察院漢曰御史臺亦曰蘭臺憲臺後魏已來謂之
南臺唐人謂御史在長安者西臺言其雄劇以別東
都分司宋以洛陽爲西京置御史臺亦號西臺世稱
李建中爲李西臺以此與唐則名同而實異明初亦
設御史臺洪武十三年始改都察院其後遷都北平
北京南京皆置都察院稱北臺南臺通謂之西臺今
亦稱西臺蓋以院署在禁城之西耳又與唐宋異王
明淸云唐高宗改門下省爲東臺中書省爲西臺尚

書省爲文昌臺故御史臺爲南臺武后時亦謂之左
臺右臺則憲臺未嘗有以臺西臺之稱
元時三臺公文所書臺字並從上從口不作其字頭
若然則俗文也見輟耕錄
宋道君時林靈素賜官侍晨恩數視執政然終宋如
明世宗時邵陶二何人官至禮部尚書死皆得四字
謚者也予遊廣州光孝寺寺有僞漢劉鋹時鐵鑄塔
過遭鑄刻僞名十餘輩列銜悉工部尚書其無道至
此
工部尚書楊酒菴歲以天啓丁卯生康熙丁卯其門

人王給事緯公垂以艱歸睢州先生臨別愴然執其
手曰吾祖吾父卒年皆六十一今吾年適如之子歸
矣不知能復相見否果以是歲卒于位
今都察院乃明之通政司廳事題名碑猶在于官祭
酒曾板刻國子監兩廡題名欲購石刊碑會遷詹事
不果頃亦語總憲陳公尙還傳碑于通政司而別刻
都察院題名碑不知將來得遂否
異苑載南宋元嘉中太原王徵之字伯猷爲交州太
守此又一王徵之
五金之屬銅器最靜最貴重至銀器則初不聞之惟

元朱碧山鍛銀器有名孫作臥酥承北海宋按察犖
棠皆藏銀槎一上有仙人款曰朱碧山製康熙辛亥
壬子間予兄弟與蕣棠在京師同施侍讀閏章愚山
沈文恪荃繹堂輩爲詩社酒次皆出此槎勸酬因屬
賦皆詠張騫事予小詩獨謂人良鑿空取道候云不
蓋本宗懍荊楚歲時記之說然其句人羽衣幅巾似
取太乙仙人蓮葉舟之意又拾遺記堯時有巨槎浮
四海十二月周天名貫月槎挂星槎羽仙棲息其上
當詠此事爲合
癸辛雜誌云節序交賀之禮不親至者每以束刺僉

名于上使一僕遍投之司馬公自在臺閣時不送門
狀謂名刺曰不誠之事不可爲之今京師士大夫間亦有
送名刺者人皆非之不知宋時此風已盛矣老學菴
筆記云蘇黃晁張諸公門狀南渡人家尚有收藏者
皆手書也
蔡君謨茶錄下篇論茶器有砧椎鈐碾匙餅等日須
銀鐵黃金爲之外周密所記宋時長沙茶具精妙甲
天下每副用白金三百星或五百星外又以大縷銀
合貯之趙南仲丞相帥潭以黃金千兩爲之進上穆
陵大喜不知何以費乃至此梨花磬玉杯又何足道所

謂奇技淫巧若此之謂矣

趙子固梅詩云黃昏時候朦朧月淸淺溪山長短橋忽覺坐來春盎盎因思行過雨濛濛雖不及和靖亦甚得梅花之神韻

四皓或作顥王伯厚漢制考云南山四顥白首人也

兩廣總督兵部右侍郎石琳題授改一疏黃進係番禺縣人康熙十八年逃出海外踞東埔寨自稱靖海將軍隷歷卯二王部下與𣊬[?]卯工莫與兵侵𣊬[?]蘋大王地方因安南占敚[?]二國王合兵攻破東埔進𥚁[?]親丁五人投誠𣊬[?]蘋𣊬[?]卯名字甚奇

吳門尉蔣臨其大父忠介公霜英堂遺墨公字蓼洲天啓中死璫禍忠臣今錄其家書于左四月朔日渡江一路風光儘覺自在自鄭夫販客婦女兒童無不攀車垂涕者即焦頭爛額輩如狼如虎亦皆感恩而泣不知前生何以能得衆緣如此乃知忠信篤敬之果可行于蠻貊也兒輩須從窮愁患難中困心衡慮苦志讀書做第一等好人方不負我之教平日只當閉門深守務使戶庭之內肅若朝典如此世界更當萬分謹愼也字付大兒又與宮詹姚公現聞云如此風波合城無不驚怖弟作一歡喜順受想空空坦坦正覺快活臨時尚當豎起脊梁骨做一個生鐵鑄就底人以不負知己兄以爲何如又一帖不錄又與文肅文公云弟行只在此兩日內矣一生向志節一路着力是弟不濟處故出門便與宦官作仇畢竟以此章[?]結局然不可謂非天之所以成我也此件工夫正欲使冤親平等貪戀俱忘然[?]消卅[?]一段憤激之心歡喜順受方是實地至于掀天揭地事亦不在多弟臨時尚可做耳

齊民要術引廣志曰東牆色青黑粒如葵子似蓬草十一月熟出幽凉并烏丸地河西語曰貸我東牆償我田粱魏志曰烏丸地宜東牆能作白酒億昔龔端毅公欽餞華御史玉虬之隴右道同人分杜甫秦州詩爲韻鄢陵梁御史曾夫分得牆字牽各皆難之末有憶及此者信強記之難也許彥周詩話恨貶七夕詩押尾字不記佛書烏鵲飛翁尾亦此類新城四方號東牆

庚午六月十七日予有愛女阿翰[?]之戚孫光祿孝堪過慰問及先考功兄彌留時體中異香事因言顏神鎮博山此東南茶泉嶺之北地名下峪有周叟者少治生往來南宮臨淸中歲饒給治精舍下臨瀑泉種樹千頭又有溫湯浴可蠲疾叟日徜徉其中年且九十一

日小徵豕戒子孫勿悲哀含笑拱手告別而逝空中
異香三日不散蓋達生之流與
揮麈後錄述徐敦立言哲宗實錄其舊書率宗寧附
貴遊子弟傾者論于名臣行事既多所略而新書復
因之于時急于成書不復嚴加搜訪有一傳而僅載
歷官先後者又只據冬官碑誌有傳中合書名猶云
公者予昔在明史館往往見有仍碑誌原文不改公
字體裁之不講何論工拙耶
司馬相如藺相如與相如否長孫無忌費無忌能無
忌乎右對光齊東野語後人傅會作李獻吉督學江

西峯小說剽竊傳訛往往如此
今人以古無茶字遂欲混茶荼為一非也觀賈思勰
齊民要術木奈茶荼二條分載了然內大父張忠定
公刻茶董一卷亦混茶荼而一之殊失考
六月崑山徐相國罷以總督兩江兵部侍郎傅臘塔
劾之也時相國兼掌翰林院事以工部尚書張公英
代之尚書先已兼掌詹事府事矣
慈谿姜宸英西溟古文有名于時　上在禁中知
其人常與朱彝尊嚴繩孫並稱之曰三布衣已未博
學鴻儒之舉朱嚴皆入翰林姜獨以無薦達不得與

後年餘始以徐學士立齋薦與黃虞稷俞邰同以諸
生召入史館食七品俸未授官也丁卯秋仍以太學
生應順天試首場已擬第二人及二場表用點竄堯
典舜典語監試御史某指摘令易之姜對以出李義
山韓碑詩不肯易御史怒輒擯其小不合例貼出之
卷遂不得入古云數奇姜其是矣

居易錄卷十六終

居易錄卷七

濟南　王士禛　著

村歌聽耳烏鹽角江酒柔怡玉練槌宋末月泉吟社中仕何也山居鄰志敬杭人徐炬酒譜乃引作少陵詩不辨格調之類香而妄稱子美則虢國夫人杜鵑行黃鶴以爲參一本狂歌行杜所收謂爲妄人竄入杜集又何怪乎

古名酒皆以春名如竹葉春梨花春松醪春石凍春之類今關中之俗尚如此西安酒以漢波春爲第一

今大臣賜謚京朝官惟閣臣尚書總憲得請侍郎副憲已下多無之侍郎如葉文敏方藹沈文恪荃以久在侍從崇端慈文運以廉介受知加太子少保特予謚

捫蝨新話云琴有古人之雅琴頌琴蓋古之爲琴皆以歌乎詩古之雅頌即今之琴操耳舜南風歌楚白雪辭本合歌舞漢高帝大風歌項王垓下歌亦入琴曲今琴家遂有大風起力拔山操文中子與楊素蘇夔李德林語歸而援琴鼓蕩之什乃知其聲至隋末猶存予嘗不解雅琴頌琴之義見此了然然不知何以獨不言風耶

捫蝨新話云柳子厚壽州安豐縣孝門銘云以表爲序而徐鉉所編文粹乃錄銘于前而于題下注云并壽州刺史表此銘之體也云云按文粹與姚鉉所撰陳善以爲眯臣謬

予遊廬山時自鹿洞開先寺古碑刻最多萬杉寺乃宋仁宗所建而碑刻絕少相傳有仁宗御書亦不復存惟石上有龍虎嵐慶四大字云是宋人槐京書殊無文義適讀桯史見張孝祥且與同遊萬杉賦詩張云老杉參天萬株廬山佳處著之圖記間宜斷山中某被斫神龍自解珠王云昭陵龍去金文在萬歲蟄杉守白神四十二年與康廬山川竹木至今春阮詩號豐集柔御史喬作廬山紀事頗簡潔而不收此予匆匆題五古一篇云提過玉京山細想陶公路嶺迴得宗門曲折松杉裏雨中念佛爲交語清人耳風吹修竹林下有寒泉水倚時木視二公詩又不詳仁宗建寺始末故略之殊以爲憾

元祐中舒州有李亮工以文鳴與蘇黃遊又有李元中字畫之工追蹤鍾王與李伯時號龍眠三李同年登進士出處相若今人但知伯時畫已

章惇之父兪卿公族子早歲無行娶之母楊氏早寡

俞與之通已而生子以一合貯水緘置其內特以還
俞俞得之云此見五行書借將人吾門既長登第郎
惇也東坡先生送其出守湖州詩云方丈仙人出淼
茫高情猶愛水雲鄉惇以為譏已怨之紹聖中為相
披渡海蓋修報也所謂燕國夫人獨處而無祔者即
楊氏也揮麈餘話載之甚晰一惡少通婁之母又生
子而育之遂至流毒天下禍及人國噫妖孽哉又惇
舉進士在京師館郇公第私族父之妾包希仁尹開
封罰贖銅見遇公所記云

刻書成云始于後唐明宗于洮北偶談已備考挐說
適讀揮麈餘話云毋丘儉貧賤時借文選于交遊間
有難色發憤異日若貴當板鏤之遺學者後仕蜀為
宰相遂踐其言刊之印行書籍𣑱見于此事載陶岳
五代史補唐平蜀明宗命太學博士李鍔書五經倣
其製作刊板于國子監監中印書之始今盛行于天
下蜀中為最明清家有鍔書印本五經後題長興二
年子考常熟毛氏刻五代史補與此作昊太史匡訛卜
國春秋蜀毋昭裔傳謂後主鏤板印九經又令門人
句中正孫逢吉書文選初學記白氏六帖刻板行之
錄誤昭裔為毋丘儉耳

唐詩人人多集而為之傳于畫圖如王右丞畫孟浩
然吟詩圖之類故白太傅詩云眾鬧好事者責我作
屏風前蜀房從真嘗畫常建冒雪入京圖見圖繪寶
鑑

王仲言揮麈前後四錄著宋賢前言往行最悉又嘗
亂碧雲騢江南野錄二書不可信而其書極述曾布
相業之賢蓋仲言父銍乃布孫壻也布與京惇輩同
列姦臣傳錄之云云又可信哉

稗官小說不盡鑿空必有所本如施耐菴水滸傳徵
獨三十六人姓名見于龔聖予贊而首篇敘高俅出
身與揮麈後錄所載一一脗合俅本東坡先生小史
工筆札坡出帥中山留以予曾子宣辭之以屬王晉
卿晉卿一日遣俅送篦刀子于端王邸值王在園中
蹴鞠俅睥睨之王呼來前詢曰汝亦解此耶曰能之
令對蹴大喜呼隸云往傳語都尉謝篦刀之既并送
人皆輟留矣踰月王登大寶眷渥日厚不次遷拜數
年間持節至使相父敦復復為節度使兄伸亦登八
座子姪皆為郎傳所云小蘇學士即東坡而稍變其
文耳都尉即詵也俅富貴不忘蘇氏甸子弟入都問
邮甚厚亦有可取將梁師成自詭東坡之子二人皆

嬖倖擅權勢而拔藂卒終于小官可以知其賢矣或
謂二蘇黨禁方嚴李公麟遇蘇氏子弟至以扇障面
而過之拔族孫元老上時相啓乃至云念與黨人偶
同高祖此輩愧休師成不亦多乎（觚賸續編集有高俅輔官制）
李肇國史補云御史故事大朝則監察押班常參
則殿中知班入閤則侍御史監奏蓋含元殿最遠用
八品其次宣政用七品紫宸最近用六品殿中得立
五花磚綠衣用紫案褥之類號為七貴監察院長與
同院禮隔語日事長如事端氏上堂絕言笑雜端笑
則合座皆笑謂之烘堂雜端視今之河南道御史所

謂南牀也
又云每入朝會監察御史押班不足則使下御史因
朝奏者攝之諫院以章疏之故發患略同臺中職務
苟禮者中多事旨趣不一故言遺補相惜御史相憎
郎官相輕今六科每考選或庶吉士散館之後前輩
必先謁後輩意氣殺臺銜為洽尚有古意
元世祖至元五年置御史臺秩從二品二十一年陞
正二品大德十一年陞從一品大夫（即今之左都御史）一人後
增一人中丞（即今之左副都御史）二人後增二人隨復故侍御史
二人治書侍御史又二人殿中侍御史二人治朝著之

事監察御史十二人後增至十六人皆漢人又增蒙
古色目人如漢人之數今三十二人至元十四年既
取宋置南行臺專莅江南之地號江南諸道行御史
臺秩如內臺監察御史二十四人西行臺初治雲南
大德元年移治陝西號陝西諸道行御史臺治陝西
甘肅四川雲南之地秩如南臺監察御史二十人詳
載虞道園題名記陶南村著于輟耕錄有殿中司有
察院
國朝始置都察院滿洲漢人掌院事左都御史各一
人漢人或以內閣大學士出掌院事協理院事左副

都御史各二人左僉都御史一人先用漢軍後漢軍
漢人參用監察御史四十人皆漢人滿洲則曰理事
官副理事官後改監察御史康熙初裁臺省官滿洲
監察御史二十二人漢監察御史二十四人又置漢
軍御史八人（以六科給事中兼補）每年二人以御史內陞分轄漢
軍亦與漢人並列內外京缺改以內閣侍讀學士
六月以禮部尚書張玉書為文華大學士兼戶部尚
書以工部尚書張英為禮部尚書仍兼掌翰林院詹
事府事
右軍黃庭經真蹟今藏內府康熙某年曾　賜閣臣

學士同觀樂毅論眞蹟原藏涿州馮氏後歸衍聖公孔毓宸毓圻康熙二十四年進入內府孔馮氏甥也

七月初九日以左都御史陳廷敬爲工部尚書以順天巡撫僉都御史于成龍爲左都御史自順治已來爲僉都超陞爲部院之長者自于始

揮麈錄載宋有二李定其一濟南人嘉祐治平已來以風裁聞嘗遍歷天下諸路計度轉運使官制未行老于正卿乃叔老如岡之祖其一洪州人字仲求晏元獻公之甥即與蘇子美賽神會之獄者其一揚州人字資深元豐御史中丞即與舒亶媒孽坡公者同姓名者三世或指而爲一故明辨之然其二陷二蘇皆小人吾郡先哲則獨以功名著鄉後學所當知也

權敬中高麗人初學神仙辟穀之術累官尚書禮部侍郎知制誥與同官李奎報俞升旦等撰僞明宗實錄分年秉筆敬中議曰臣所編四年之間記災異者凡若干事謹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記天變者多矣只書日有食之而不書月食豈以日實也無待而明君象也月闕也有待而明臣象也取詩所謂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之說忌陽之虧而不忌月闕故歟丁未七月之日食者即是日而應見矣曹元正不鄭之黨夜犯宮闕而作亂豈非陰侵陽臣犯君之效歟魯昭公二十四年五月日食梓愼曰水也昭子曰旱也其言曰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莫若積聚也是歲果旱說者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春秋分日夜等故同道而食輕不爲災水旱而已己酉二月之日食在於春分是以至閏五月而旱此其應也日赤薄無光日旁有背氣外赤內黃日有東西珥者各一按前漢書注云日旁氣在傍直對曰珥向日爲抱向外爲背背者背象也氣往迫之爲[illegible]晉志曰其君無德其臣亂國則日赤無光天之譴告豈不丁寧乎雖云曹石之輩復有東南之賊縱橫擾亂者故譴告如此當此時而覺悟豈非令終之兆乎月犯昴者五月食昴者二月犯心者二月食心者二月犯心前星者一食心後星者二月貫心而行者一按星傳昴旄頭胡星也爲白衣會又天之耳也主獄事心三星天王正位也前星爲太子後星爲庶子中星爲明堂大辰主天下賞罰天下變動心星見祥據此而言上國當有因刑罰失中之事胡兵殘蹂入街波及於外又且天王失位而嫡庶子孫蕩析不振者故罰之所示者

如此其多也有國家者宜鑑者焉月犯角左星者三
月入羽林者二月犯五車者二月犯輿鬼星者四月入
太微者二月入南斗魁者三月食房者一月犯房南
星者一月赤如血者一角爲天田亦爲理主刑則恐
有刑法失理而不平者羽林爲天軍亦主翼王恐天
軍多非其人翼王不謹者乎五車五帝軍舍也恐主
軍非人不能嚴毅武勇致撓敗故歟太微天子庭也
月五星入太微軌道吉不識月果軌道否乎南斗天
廟也丞相太宰之位得非丞相太宰不能褒進賢士
采役爵祿之罰歟房爲天府又爲天駟而月掩食者
大閑之騶散於非人故罰之所示者如此月者大陰
之精白而明者也今變赤如血者豈非星傳所謂月
變色將有殃者乎歲犯執法者二歲與太白同舍者
一歲犯少上相者二太白與辰星合者一太白入犯
太微者一太白犯南斗者一太白入氐行者一太白
經天者二太白在北熒惑在南犯鉞者一太白在東
熒惑在西相犯者一太白在東熒惑在西犯胃者一
火入東井者一熒惑入輿鬼者四火犯司怪者一火
入軒轅者一塡犯歲者一塡犯亢者一塡入氐者一
塡犯太微東上相者一辰現房之東北者一按志曰

仁虧貌失逆春令傷木氣則罰見歲星義虧言失逆
秋令傷金氣則罰見太白星禮虧視失逆夏令傷火
氣則罰見熒惑星智虧聽失逆冬令傷水氣則罰見
辰星仁義禮智以信爲主貌言視聽以心爲正故四
星皆失塡乃爲之動五星之應大抵如此但仁義禮
智之虧與貌言視聽之失果誰之爲歟將爲君天下
者之應乎抑一國者之應乎不可不知也星傳月食
五星其國皆亡註云其國者分野之國也則當以分
野論今不書分野則不可以論其應也又曰太白經
天天下革民更王則凡五星之變多是上國之事非
本國之變不足懼也氣之變者西方赤氣如火又東
南竟天白坤竟天者各一坤方赤氣如火者一按周
禮有眡祲氏之官掌十煇之法以觀其妖祥辨其吉
凶而祈祲乃變氣之所應則當時必有憂志而謀亂
者乎五色虹南北相銜者　乾坤二方虹蜺垂地者
一白虹見西北方者一大虹現見垂地者一按晉志
白虹百殃之本衆亂所基又云白虹霧姦臣謀君擅
權立威夜霧白虹臣有憂晝霧白虹君有憂虹頭尾
垂地流血之象以此鑑戒可也而土大霧者各二志
曰雨不霑衣而有土名曰霾君臣乖君臣道合廓然

以泰霾何有蒙霧者衆邪之氣陰來冒陽若白日中
天附柱畢照衆邪之氣安得冒乎流星出入者二十
有五星傳曰流星天使也自上而下曰流自下而上
曰飛其大者曰奔奔亦流星也漢書注云飛絶迹而
去也流光跡相連也其吉凶之應以所出入論大雨
雹者八按魯僖二十九年昭公四年皆有大雨雹左
氏記季武子問申豐曰雹可禦乎申豐對以聖人在
上無雹雖有不爲災而以藏冰用冰之事爲之是故
冬則陽入於地陰行於外於是有冱陰故鑿冰而取
之復陽在陰至春則陽不暴發而無變風變則陰入

地中陽發於外將有伏陰故出冰而頒之助陰抑揚
至吹則陰不暴作而無苦雨今我朝藏冰用冰之法
竊恐未盡合於古先儒議黑牡秬黍之奠桃弧棘矢
之禳藏之周用之遍則雹之災庶可禦矣物之怪邪
像頭入者一宮門鴟尾自頹者一神者民之主也況
智異山南紀之區其神尤爲靈異今示其像無頭
者豈非內外人民咸懷無上之意故示以如此徵兆
省悟而革心也門者人所出入莫不由之者也今鴟
尾自頹尚宜修省木之變則木介者二蟲食栗蘗者
二震殿柱者一傳曰妄興徭役以奪民時則木失其

性而爲變怪僖成公十六年正月雨木冰而劉向以
謂冰者陰之盛而木滯者也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
之象也此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木先寒故得雨而
冰也或以木冰爲木介介者甲也甲兵象則憂其兵
亂栗北方之果蟲食其菓則北方之臣當變亂賊震
柱亦棟撓之凶可不戒哉火之變則程既火者一太
倉災者一平壤祠堂災者一傳曰棄法律逐功臣以
妾爲妻則火不炎上說曰火南方揚光輝爲明者也
其於王者南面向明而理或權虛僞讒夫昌邪勝正
則火失其性而爲災矣明宗昇尸配偶中無內七七

變爭寵五孽招權是以火樞密爲示識兆雖女謁失
於樞機之密也太倉之火示不復畜養人也平壤祠
堂災者示無神也水之變則井水沸流者一大水者
三雪消如血者一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
時則水不潤下而失其性說曰水北方終藏萬物者
也王者即位必郊祀天地望秩山川懷柔百神此所
以順陰陽和神人也明宗因時之享不躬行者有年
宜水之爲沴也京房易傳曰欲如不損茲謂泰厥災
水水流殺人又曰辟遏有德厥災水水流殺人已水
地生蟲往年關東饑而有司莫以告不舉荒政故今

兹之水漂溺者一百流殺人者一千餘豈非恭之罰
歟戊申之水水已而生黄蟲黄鼠豈非殃過有德之
罰歟石之變自移者一裂隕者一金石同類其自移
與裂隕金失其性也故或說石山之常也崩已裂隕
山亦崩國主山川而山崩則國將危亡可不戒哉
鳥之變雞鳴不鼓翅者一按易說卦巽為大雞酉為
小雞又巽主風風主號令故雞能知時巽木含火火
生風火炎上故雞鳴有冠乃鳴巽者離之再變兌者
離之變而巽為股離為羽翰故雞將鳴動股擊羽翰
而後有聲今雞鳴不鼓翅得非知時者非其人居官
曠職之罰乎獸之怪虎入宮者一豹入城者一猶有
兩頭者一虎豹山野之惡獸也今見于宮中與朝路
得非將為亂之所窟穴乎猶生兩頭者下民不一
之兆也大抵世治則天變略世亂則天變繁道勝之
君以人理天德衆然後天亦譴告王者布德行政以
順人心則災何不消福何不至哉此奏有董仲舒劉
向之風中國士大夫所難備錄之
烏門雄雌歌曰牝牡然犯然之辰雄為水其牡見于
經文者亦可互用尚興史子稱何遜為直副使張方
平獻歲貢雄馬十五匹雌馬三十五匹馬亦得稱雄
雌也古詩云雄兔脚撲朔雌兔眼迷離詩曰雄狐綏
綏
觀李中丞奉倩家周文矩畫五王飲酪圖按宣和畫
譜有文矩五王避暑圖四又圖畫見聞志玉堂故事
有南唐周文矩五王飲酪圖二元人王惲有五王避
暑圖一絕云翠幄當香郁棣華紅裳紫帔鶺鴒沙豈
知不免陳思歎朱李寒泉是漫誇見秋澗集
夢溪筆談載寇萊公好柘枝舞會客必舞柘枝每
舞必盡日時人號為柘枝顛朱彝尊詩過嶺風流上杜
史西臺銀燭柘枝顛止用此事陳大樽乃改顛字作
前風趣奇誠豈未覩出處耶
古書倒有晦于前而顯于後者聞見後錄云神宗惡
范曄之名欲更修後漢書求東觀漢紀久之不得後
高麗以其本付醫官某來上神宗已厭代矣元祐中
高麗使人言狀訪于書省無知者醫已死于其家得
之藏于中秘予嘗寫本于呂汲公家亦棄之兵火中
矣又予官長安時或云鄠杜民家有小本志英雄傳
因為外臺古之委宮以取只驚擇其焚之世今無此
二書矣今荀悅漢紀與袁宏後漢紀嘉靖間吳郡雕
板甚精流傳下世當是有神物護持之耳

世言蘇黃相嘗毀予嘗辨之于池北偶談又見王明清所記李邯鄲孫亨仲言家有梅聖俞詩善本世所傳多爲歐陽公去其尤者忌能名之壓己也明清辨其非實以歐公在諫路頗詆邯鄲云爾以歐梅蘇黃四公深相知而世俗之論尚如此則謂子美贈李詩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太白贈杜詩飯顆山頭云云皆爲譏誚者又何足怪乎

世說有看煞衛玠之語東坡自海外歸毘陵病暑著小冠披半臂坐船中夾岸萬人隨觀之先生顧坐客曰莫看煞軾否蓋用世說語爲謔也予昔過毘陵借用其語爲絕句云買得蜻蛉小如葉推篷看煞九龍山

周益公玉堂雜記故事交趾其王初立封交趾郡王久之進南平王死則贈侍中南越王至李天祚又自南平王特封安南國王上欲厚其禮乃請仍贈侍中追封南越國王黎崱安南志天祚在位十九年諡英宗又云安南爲國蓋宰相之失其奏章行移舊止稱安南道加封之後浸自尊大文書稱國不復可改沈存中夢溪筆談云交趾乃漢唐交州故地五代離亂吳文昌始據安南後爲丁璉所殺開寶六年歸附授靜海軍節度使八年封交趾郡王此安南封王之始按安南在明初置布政使司嘉靖中又降爲都統使本朝順治中黎維禔莫敬耀俱來內附未授爵後冊封黎維禧爲安南國王黎崱安南志云李日尊僭號二年秋八月交趾入貢賜安南國名自此始敬耀子元清爲都統使云詳予池北偶談

七月十四日 駕幸古北口外寅刻百官跪送于東華門 和碩簡親王從先是厄魯特與喀爾喀交惡厄魯特興兵侵喀爾喀地近在邊境七月 命鎮國公蘇努彭春等帥師出張家口 和碩康親王信郡王帥師繼之屯歸化城初六日 命 和碩裕親王爲撫遠大將軍與 皇長子統大軍出古北口 駕行十六日安北大將軍 和碩恭親王至是繼行

沈存中筆談內諸司舍屋唯秘閣最宏壯閣下穹窿高敞謂之木天今以翰林署爲木天蓋起于宋代明時翰林官初上或未使詞訶以書籍送署中書庫後無復此制矣又如御史巡鹽茶學政部郎榷關等差率出俸錢刊書今亦罕見宋王琪守蘇州假庫錢數千緡大修設廳既成漕司不肯破除其家有杜集善本即俾公使庫鏤板印萬本每部直千錢士人爭

買之既償省庫羨餘以給公廚此又大禆將費不但
文雅也
康熙二十三年　上南巡江南提督船武將軍楊
捷迎　鶴慰勞甚至　賜　御書丹誠二大字
頒褐　御筆二字鈐以　御璽紙尾題康熙甲
子冬至前賜老將軍楊捷十三字又　御書
御製五言一首岐陽方較獵騣鬣恭龍媒仗下黄金
韝嚴秋號逸材紙尾題詠馬二字皆用　御璽董
御史文驥爲記
偶于故書肆買得詩法源流一帙乃元人傅與礪若
金述范德機語也後附杜詩律格（本後亦據履元版連珠詩格錄也）有元
至治壬戌楊仲弘序畧云少從叔父主遊成都日浣
花杜工部之祠而觀焉有主祠者子美九世孫仕舉
居祠之後遊而問之舉之言曰甫不傳諸子而獨于
門人吳成鄒遂王恭傳其法子傳之一二者子從遊
方來敢不以一二子所傳者與子言之按舉之名不見
于書傳吳鄒王三子亦不見于諸家詩序中且子美
全家避亂下峽不應復有裔孫留居成都又所指秋
興將子來舟中等篇載三子之說大抵如村學究語
如仙侶同舟晚更移一句解作明皇與貴妃諸臣泛
舟渼陂可笑至此餘可例推第不知仲弘之序何人
僞造如醉人夢囈可恨也
舒城縣南有璣源館相傳李伯時別業予過舒行李
匆匆未及訪其遺跡若龍眠山前則舒城桐城爭之
而問其所在土人皆不能荅偶讀欒城集題李公麟
山莊圖二十絕句歷識其亭館之名了左曰建德館
墨禪堂華嚴室雲薌發真塢薌茅館瓔珞巖棲雲室
秘全庵延華洞澄元谷雨花谷泠泠谷玉龍峽觀音
巖垂雲沜勝金巖寶華巖陳彭漈鵲源陸友仁云李
伯時嘗讀書龍眠山故有龍眠書院在舒城縣治東
飛霞嶺之北
周頊枚宰說長洲徐枋昭法隱居靈巖不入城市湯
潛菴尚書撫吳日屏騶從往訪之避不見潛菴歎其
堂壁作移贊周覽太息而去亦不報謝川湖總督蔡
尚書任菴自荊州郵价致書以其金乃求其畫荅
書而返幣竟不爲作予謂蔡幣宜也而大儒又有
恩德于吳人不往見可也避之則矯矣然予昔在廣
陵時年甚少與徐初無介紹特書靈芝于練素見寄
且題詩其上似非泛然者予何以得此于昭法哉予
嘗有齋中三詠其一曰天花白雲衣爲此商山姿感

君貢約意勝食齋房芝又金俊明孝章畫梅二云鄧尉花時雪幽人日往還生綃才半樹忽憶漁洋山王光承玠右草書云逃名東海上時復帶經鋤自是高人筆非關餓隸書三君皆吳中高士也孝章于辛亥歲曾親寫陶詩見寄畫梅則壬子寄予兄弟比至西樵已歿聞孝章旋亦捐賓客矣故予有詩云維摩丈室幾黃昏春草閑房日閉門成佛生天兩何處暗香疏影爲招魂當年五字爲柴桑又寄孤山世外香一幅生綃千載意也應配食水仙王孝章所居曰春草閑房卜築草堂先兄讀書處也

吳門有夏忠靖周文襄二公合祠蓋忠靖嘗以治水至與文襄皆有恩德于吳者也滄桑之後久堙廢有胥吏陶姓者自詭爲靖節後裔遂即其地改祀淵明淵明之祀應在豫章或在彭澤東流今祀于吳不典甚矣且攘夏周之祀尤爲不可湯潛菴撫吳日力毀淫祠乃未及釐正修復可惜也

居易錄卷七終

居易錄卷八

濟南　王士禛　著

高麗國王僭號在宋時其國老李資謙擅權兩府兩制侍從官議資謙不稱臣不與百官庭賀徑詣幕次拜王答拜金富軾爲寶文閣待制獨上奏曰漢高帝初定天下五日一朝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高帝善家令言詔曰人之至親莫親于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于子子有天下尊歸于父此人道之極也今王侯卿大夫已尊朕爲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以此論之雖天子之父若無尊號則不可令人主拜也不其侯伏完獻帝皇后父也鄭玄議曰不其侯在京師禮事出入宜從臣禮若后息離宮及歸寧父母則從子禮故父完朝賀公庭如羣臣及皇后在宮后拜如子又東晉羣臣議穆帝母褚太后見父之禮紛紜不 博士徐禕依鄭玄議曰王庭正君臣之禮私覲全父子之親是大順之道也況外祖乎按儀禮五服制度母之父母服小功五月而已豈得與上抗禮宜令上表稱臣在王庭則行君臣之禮宮闈之內則以家人禮相見如

此則公義私恩兩相順矣又欲號賁誕生日爲仁壽節富軾言稱節自古所無唐玄宗時始稱皇帝生日爲千秋節未聞人臣有稱節者觀其論議不愧漢唐宋名臣其兄弟慕富韓公蘇文忠公兄弟而命名誠不虛也

北宋名臣如韓忠獻范文正富文忠呂宣靖晁文元韓忠憲呂正獻諸家父子祖孫相繼鼎盛獨司馬文正公之後寥落不振公無子以從子康爲嗣最賢元祐間方欲大用而康早卒子植字公立亦有賢聲早死無子詳邵伯溫聞見錄天道之不可問如此

四朝聞見錄丙集載司馬武子忠節事甚詳大畧云司馬朴字文秀旭之後（溫公文正）以兵部侍郎使北不屈在北生子名通國字武子蓋本蘇武之意通國有大志嘗結北方之豪韓王寧事未行要領紹興初王摯家而南渡江淮都督府計議軍事其兄璘在北亦與通國書癸未九月璘以騎寄玉詩云嗈嗈鳴雁落江濱夢寐年來相見頻吟盡楚辭招不得夕陽愁煞倚樓人都督魏公（張浚）見此詩甲申春遣侯澤往大梁與璘通國等至亳州爲邏者所獲通國璘與常所與交垂山等三百餘口同日遇害是歲三月十六日也通國之姪孫振自序其事曰昔李翰作張巡傳云云吾祖尚書靖康間奉使辭氣激烈雖不能遏方張之勢而亦足以起其敬畏之心及扈從北狩不以利動不以死懼高宗加謚忠潔著之國史吾祖大節無遺憾矣若季父武子一心本朝遠遭屠戮後薛太監紀其詳王尚書希呂書其略雖未能載諸史冊而節義之名庶幾不至磨滅云希呂序略云昔我先正溫國文正公謀事四朝惟忠惟孝忠潔公繼之今通國又繼之皆以忠義憤發効死異域忠孝之節萃于司馬氏乎司馬後人如此其愧京檜彌遠之流家勢翔貴者

流芳遺臭爲何如耶敖陶孫挽趙忠定詩云九原若遇韓忠獻休說渠家末代孫然則忠獻雖仍世賢相其後視司馬氏亦有愧色矣

宋時制科以詞賦試士凡用經釋音以首釋爲證用史釋音以末釋爲證徐鳳少監代嗣王謝賜玉帶表用禮記季尹二字以尹爲平聲乃用第一音有可謂其失黏見葉紹翁聞見錄

查嗣瑮德尹以雲林畫索題云頃登崧少道轘轅謁登封宮詹學士逸菴耿先生（介）于其齋中見此幅歎美不容口學士言此故同年友傾見山（大中）所貽吾無

所需此微以相贈云上方有倪自題詩云江城風雨歇筆硯晚生凉囊楮未埋沒悲歌何慨慷秋山翠冉冉湖水玉汪汪珍重張高士閑披對石牀此余乙未歲戲寫于王雲浦漁莊忽十八年矣不意子宜友契藏而不忍棄捐感懷疇昔因成五言壬子七月廿日瓚構李項氏物也吳竹垞題云房山潑墨太模糊那似倪迂意匠殊一片湖光幾株樹分明秋色小長蘆吳大章題云經營慘澹意如何渺渺秋山遠遠波豈但濃華謝桃李空林黃葉亦無多予亦題二絕句云平生不作王門客莫把倪迂配米顛最憶推篷寫松

石孤盧秋雨氣龍涎曾上神霄眺雒陽樂伊洛過蒼蒼怪來舒卷烟雲滿得自盧鴻舊草堂

史達祖邦卿南渡後詞家冠冕然其人乃韓侂胄堂吏耳御史中丞雷孝友彈侂胄疏云蘇師旦既逐之後堂吏史達祖耿檉董如璧三名隨即用事言無不從公受賄賂共爲姦利葉紹翁記蘇師旦周筠等本末云師旦既逐韓爲平章事事皆決史邦卿奉行文字擬帖撰旨俱出其手權炙縉紳侍從柬札至用申呈有李姓者嘗與史遊下史几上大書曰危哉邦卿侍從申呈未幾致黥焉其人品流又遠在康與之下矣

曲阜陳見智力菴以陳留知縣入爲兵部主事貽明少傅文肅劉公野亭文集凡八卷公相武宗以木強聞不悅于瑾永之黨在位僅三月致仕歸武宗常語于朝曰劉先生真老乾板也公既歸于南郭築土爲山引水爲池構亭其上題曰野亭著進敎餘音一卷歸來亭曲一卷此集有郭文簡公朴鄒文莊公守益二序崔文敏公銑作傳

南海陳恭尹元孝寄予詩索南海集云酷似高人王右丞在官蕭散意如冰聯名兄弟堪方駕家學文章

自一燈遼海東征曾獨往越山懷古記同登南來新咏多如許縱貴衡陽寄未能嶺南書舊今唯元孝及屈翁山梁藥亭在予乙卯別于佛山今六年矣元孝詩如離憂在湘水古色滿衡陽映花谿路開濺水石根虛積雪迴孤棹寒潮共此心積雨江潭緑與心楊柳初三徑草生殘雨後數家門掩落花中歸小別吟兼愛水驛多情水與風樹擁雨垂空地墮藤乘潮上古城皆唐賢佳句也有獨漉堂集小賦尤工行草分隸皆有法

海鹽朱朴明嘉隆時布衣其西村詩雖未脫臨摹之

迹亦有佳句因略加梳櫛以備嵇明府一種七言如數峯蒼翠寺門廻三月落花溪水深林花風過蠶蛾老麥秀城空雉子斑千年玉骨湘螺墓萬里堅城少保家雁來關塞暮天碧龍起江湖秋水寒巫峽曉風鬟短髻楚江秋水綠長佛山歸野色迷秦驛為送潮頭上浙江落花時節已寒食荒水陂塘還被除白雲出岫浴如耕紅藕作花香可愛月明蒼壁紫竹動風細假亭流白雲此例皆佳

唐詩人劉方平河南洛陽人家世最貴政會事高祖太宗為洪州大都督贈戶部尚書封渝國公謚襄四

世至聚開元中以功臣後賜進士第官東阿縣令子藻令成方平皆有文方平子符戶部侍郎贈司徒八子崇龜崇珪等皆仕宦崇珪子岳後唐吏部侍郎贈司徒子溫叟宋初御史中丞子熙贊善大夫燁龍圖閣直學士燁子几登第燁為監司子唐老右正言溫叟嘗求退太祖曰俟選有守道正直如卿者即可代燁嘗獨對明肅太后問曰知卿名族十餘世欲一見卿家譜恐吾同宗也燁對以不敢后數問度不可免因陛對作爲風眩仆而出蓋世有風節如此唐中葉詩人後嗣昌盛者莫如盧綸而方平歷五代迄宋科名德業相繼又爲過之

宋初進士過省殿試尚有被黜者遠方寒士或至赴河而死仁宗聞之惻然自是殿試不黜落雖雜犯亦收之末名明制洎　本朝皆遵之仁宗之澤及萬世矣

沈存中云信安滄景之間冬月作小坐牀冰上拕之謂之凌牀今京師尚有此制名爰車其來遠矣

元王惲秋澗玉堂嘉話多有訛舛如錢文僖跋鍾繇墨蹟議事表云尚父寶此帖惲云尚父謂忠懿王錢鏐按吳越國王鏐謚武肅若忠懿乃俶謚也李北海

壽熱帖後題觀者黃魯直已下六十九人並列張彥休張舜民不知舜民即彥休也楊凝式小字詩凝式字虛白按歐史凝式附見唐六臣傳附居五代史補皆不言字虛白未知何據柘枝舞本拓枝舞金人以名不佳改之按樂府雜錄健舞曲有柘枝軟舞曲有屈柘樂苑羽調有柘枝曲商調有屈柘枝舞因曲爲名又雜見教坊記羯鼓錄唐沈亞之柘枝賦云柘枝信其多妍其本曲首句七字第二第三句皆五字第四句復七字薛能有三首止是五言六句溫庭筠屈柘詞所謂楊柳縈橋綠玫瑰拂地紅則五言律詩也

拓拔自唐世已盛傳烏得云自金人始耶宋高宗善
書學藩諸王命史彌遠教之孝宗共一拔彌遠寧宗
時人安得云教孝宗耶宋曾册金爲東懷國乃遂册
之非宋也其謬誤大抵如此
王秋澗云海州東入海八百里秋島是龍宮地也有
棠作瑤樹花色深紅大如茶盌凡百葉香韻殊絶每
歲自島中移百本入海州御園明年再移百本而以
先所種者供御每花一盃撒牌記之重九始開昔人
謂惟昌州海棠有香不知海州然云開于九月尚别
是一種非西府垂絲之類

齊寧長清縣靈巖山寺有元至治元年忽都虎郡王
大夫人八達氏詩云巖前松檜斗年綠殿上君王歲
歲春
唐魯國顏文忠公一帖云與鄭奉命來此事期未竟
止緣忠勤無有旋意然中心悢悢始終不改遊于波
濤宜得期報千百年間察真鄭心者見此一帖知我
是行亦足達于時命耳又迸十字云人心無路見時
事只天知右魯公書并畫像刻石在蒲州有宋人跋
云觀此筆蹟不類歲月以事實考之蓋使李希烈時
也希烈以建中元年陷汝州盧杞建議遣公奉使至

正元元年八月公不屈遇害因賊庭者逾二年刃
加于頸而色不變度無還期書不易節蓋書此以自
表云重見魯公之像于蒲繪而祠之又訪得此石本
狀貌老矣公以乾元元年自同徙蒲至奉使之時垂
三十載容飾不衰而狀貌非昔也乃刻石而寘之祠
堂俾觀者有考焉嘉熙元年七月壬申朝散郎秘閣
修撰知同州軍州事唐重書跋崑山顧絲亭林求古
錄
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云湧金門外湖上有龍王祠
開禧中帥臣趙師𢍰重塑五王像冕旒珪服畢具其

中三像一模韓侂胄像二模陳自强像　蓋師𢍰異像
至今猶存
今俗謂妻之父爲岳丈皆云起于宋說之子所然漢
郊祀志大山川有岳山小山川有岳壻山晉裴松之
注三國志古獻帝舅董承謂古無丈人之名故謂之
舅舅岳翁丈人之名自漢晉已然不始于唐
八月初八日　車駕還京師內閣九卿迎　駕于
東直門外十二里時雨霽已二鼓矣先是大將軍
裕親王以諸道兵破厄魯特于烏蘭布通初一日捷
書聞　行在是日至京師宣捷午門

常熟趙文毅公萬曆中以詞林劾江陵奪情杖闕下其孫東田士春崇禎丁丑及第復以詞林劾武陵奪情杖闕下祖孫一轍而所劾二相君皆以奪情又皆楚人又一奇也東田之孫廷珪字禹玉康熙庚戌進士與先兄叔子同年今爲御史適先生保閑堂集因感其家學書之

范淳甫唐鑑二十四卷呂東萊注諫者有淳甫自序及元祐元年二月二十八日上太皇太后及哲宗表三首明弘治十年知武進縣毅跋呂鐘刻也有刑部尚書白昂序此書凡二百六篇據自序及表本十二卷伯恭析爲二十四卷是有石門呂氏刊本

大平治迹統類七十二卷宋眉山彭百川叔融撰略用袁樞通鑑本末體例前集四十卷中興後集二十二卷見陳振孫書錄解題趙希弁讀書附志此前集尚有譌闕乃秣陵焦氏本

兩漢刊誤補遺十卷宋河南吳仁傑南英著蓋因劉仲原父叔貢父刊誤而增補釐正之有沛人曾縉淳熙己酉序稱其的當精確如目擊東西都事者周益公子充遺人書曰吳斗南博物洽聞今之五總龜也

康熙二十八年上南巡觀河次淮揚泰州女子徐惠上疏訟父冤略云妾聞在昔淳于緹縈爲父鳴冤贖罪漢文帝憐而釋之載之前史千古傳爲盛典今臣妾父被仇害自逮獄已來妾衣不解帶臥不登牀指眥粉以誅施棄紡織日伺衙門伏悲號徹天無路稍多違望　伏闕禮拜千餘於今三年矣有曆輟唯見　二陛內外交錯冤見日今兮鴻臨宥海是旅千載奇逢妾敢效緹縈之故事而死將報伏惟天恩今　旨下刑部詳議　十九年八月獄上其父免死改擬旦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二十卷乙集二十卷蜀井研李心傳伯微撰編首有國史院劄子行下隆州宣取蜀宋姓名要錄指揮孝宗光宗兩朝繫年要錄指揮公牒一通心傳自序一通此書于宋南渡後朝章國政大綱細目粲然悉備史家上材也

龍泉葉紹翁四朝聞見錄自甲集迄戊集亦宋寶祐南渡中興其間頗有少煩碎者不及李氏朝野雜記一書皆鈔本

中秋前二日內閣九卿[illegible]後左門[illegible]彭學士焉門通籍接坐兵部李[illegible]侍郎[illegible]談閩中江瑤柱之美予因問學士浙中蓴菜不如何學士答言不知其

味于戲謂曰應緣不知其來是以御謝鑑之思坐者
絕倒
胡震亨云李義山碧城三首蓋咏其時貴主事唐公
主多自請出家與二教人媟近商隱同時如文安潯
陽平恩邵陽永嘉永安義昌安康諸主皆丐爲道士
築觀于外史卽不言他穢頗著徵諸詩中爲史洪崖
一聯及引用滄碧水偷桃事大指已明又劉夢得題
九仙公主舊院詩與曾對蹕親聞王人翁前此詩
人亦不諱言又何疑于義山耶予謂義山他詩如梁
家宅裏秦宫入趙后樓中赤鳳來賈氏窺簾韓掾少

宓妃留枕魏王才一片非烟隔九枝蓬巒仙仗儼雲
旗人間來海觀良夏遺佳期更後期之類李皆戲
里中語亦猶是詠也
王建宮詞每遍舞頭分兩向太平萬歲字當中今外
國猶傳其制鄭麟趾高麗史云敎坊女弟子奏王母
隊歌一隊五十五人舞成四字或君王萬歲或天
下太平此其遺意也
高麗史郊廟朝會雜用唐樂宋大晟樂明雅樂又有
俗樂俗樂之名頗有新異聊志之以廣見聞云舞鼓
侍中李混謫寧海得海上浮査制爲舞鼓其聲宏壯

動動其詞效仙語而爲之　無㝵出自西域歌詞
多用佛語　西京西京卽箕子始封地其民習于禮
讓作此歌　大同江殷太師箕子封于朝鮮施八條
之敎以興禮俗人民大悅以大同江比黃河永明嶺
比嵩山頌禱其君也　五冠山孝子文忠所作李
齊賢詩曰木頭雕作小唐雞筯子拈來壁上棲此鳥
膠膠報時節慈顏始似日西　楊州楊州卽高麗
漢陽府地繁華男女方春好遊樂而歌之也　月
精花晉州妓名司錄魏齊萬惑之邑人刺之而作
長湍爲太祖主延巡省民風補助不給民思其德久

而不忘　伐谷鳥伐谷鳥之善鳴者也爲睿宗廣
開言路作此歌以論羣下也　金剛城契丹兵收復
開京築羅城國人喜而歌之　長生浦侍中柳濯出
鎭合浦有威惠倭寇長生浦濯赴援倭望見卽引去
軍士悅而作歌　叢石亭奇轍所作轍元后之弟東
還至江陵登此亭臨望大海感四仙之迹作是歌
處容新羅憲康王游鶴城還至開雲浦有一人奇形
詭服從入京自號處容每月夜歌舞于市以爲神人
李齊賢詩新羅當日處容翁見說來從碧海中貝齒
赬唇歌夜月鳶肩紫袖舞春風　沙里花賦役繁重

託言黃鳥啄粟以怨之李齊賢詩黃雀何妨來去飛一年農事不曾知鰥翁獨自耕芸了耗盡田中禾黍爲 長巖長巖老人歲平章事杜英哲而作 安東紫青婦人一失其身人所踐惡故作此歌以絲之紅綠青白反覆比之 濟危寶婦人以罪徒役至濟危寶恨其手爲人所執作是歌以自怨李齊賢詩浣沙溪上傍垂楊執手論心白馬郎縱有連簷三月雨指頭何忍洗餘香 冬栢木蔡洪哲流遠島作此歌王聞之即日召還 寒松亭世傳此歌書于琵琶底流至江南國人張晉公奉使江南江南人問之張作詩解之曰月白寒松夜波千鏡浦秋哀鳴來又去有信一沙鷗 禮成江唐商賀頭綱善棋至禮成江見一美婦人乃與其夫賭棋佯不勝輸物倍夫利之果以妻注一擲賀之舟載而去其夫悔恨作是歌也 鄭瓜亭內侍郎中鄭敍作已見前李齊賢詩憶君無日不霑衣政似春山蜀子規爲是爲非人莫問只應殘月曉星知 風入松 夜深詞 翰林別曲日元淳文俞仁老詩李公老四六李李正言陳翰林雙韻走筆李奎報陳澕沖基對策劉光鈞經義閔良叔詩賦金琴學士玉筍門生 三藏 蛇龍二歌忠烈王御製小選

卷八 一四

官妓女巫有姿色者籍置宮中時人歌之其詞古拙有捉翁遺意錄之三藏寺裹點燈去有社主兮執吾手倘此言兮出寺外謂上座兮是汝話 有蛇含龍尾聞過太山岑萬人各一語爾酌在兩心 紫霞洞作中蔡洪哲所作 本部附卷二國俗樂分錄其目新羅曰東京 木州孝女所作 余那山 長漢 [illegible] 利見 [illegible] 雜王久失其子 百濟曰禪雲山 [illegible] 無等山 方等山 [illegible] 井邑 [illegible] 智異山 [illegible] 高句麗曰來遠城 延陽 溟州 溟州女子與書生約爲婚姻父母欲別納壻女以帛書繫魚書生得書遂得爲婚

八月初一日巳末刻日食自卯正三刻五分至辰初二刻五分行救護禮于禮部是日當食不食時一行曰古之大平日不食星不孛蓋有之矣日或變行以避日或五星潛在日下禦侮以救日或涉交數淺或陽盛陰微則不食或德之休明則天爲之隱雖交不食此四者德教所由生也是歲亦江寧江南江西河南湖廣陝西四川廣東廣西貴州雲南十二省皆不食

八月十八日 上諭內閣甚欲一見內閣部院大臣先是 駕在塞外偶違和還宮未 御門接見

一五

羣臣者十日矣內閣九卿等每日詣後左門起居聞
旨皆踴躍十九日五鼓集後左門辰刻　上
御乾清門有　旨召羣臣入大學士尚書等奏請
聖躬萬安　上微笑頷之俯聽　天顏神
氣充悅羣臣退以手加額相賀
訪唐先生夢賚濟武于天寧寺觀隋舍利塔坐塔院院
僧出　御書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敬觀書法遒真
右軍樂毅論康熙二十七年十二月初八日書版度
蘇觀音寺
或問溫公于伊川伊川曰君實九分人也子嘗疑立

德立功立言如溫公不知欠一分竟在何處㬅菴贊
涑水先生云篤學力行清修苦節有德有言有功有
烈此數語略盡溫公平生恐伊川尚欠一半在
宋槧忠定公汝愚撰皇朝名臣奏議數百卷有淳祐
庚戌王孫希蕃眉山史季溫二序忠定乞進奏議劄
子一通序一通時淳熙十三年也溫陵黃氏所藏宋
刻本序略云伏覩建隆以來諸臣奏盛于慶曆元祐
之際莫弊于熙寧紹聖之時方其盛也朝廷無事微
有過差上自公卿大夫下及郡縣小吏皆得盡言極
諫無所諱忌其論議不已至于舉國之士咸出死力

以爭之然而聖君賢相卒並遇而優容之故其治效
卓然士以增氣及其弊也朝廷有大黜陟大政令至
無一人敢論議者縱或有之其言委曲畏避終無以
感悟人主之意而獻諛者遂以爲內外安靜若無一
事可言殊不知禍亂之機發于所伏萬機餘閒幸賜
紬繹推觀慶曆元祐諸臣其詞直其計從而見效如
此熙寧紹聖諸臣其言切其人放逐而效亦如彼則
言路之通塞國家之治亂可以鑒矣其言可謂深切
著明蓋進書在孝宗時也及慶元紹熙間何澹劉珏
排僞學之說起入黨籍者五十有九人而忠定爲之

首遂貶永州紹聖之事不幸再見可勝歎哉此書載
北宋名臣奏議略備然如丁謂邢恕李清臣奏
檜之流亦點其間豈不以人廢言之意歟
女仙吳彩鸞王惲玉堂嘉話又載其書龍鱗楷韻天
寶八年製後有柳誠懸題云吳彩鸞世傳謫仙也一
夕書廣韻一部卽鬻於市人不測其意稔聞此說罕
見其書數載勤求方獲斯本觀其神全氣古筆力遒
勁出於自然非古今學人可及也時太和九年九月
十五日題其冊共五十四葉鱗次相積皆留紙縫研
北雜志云宇文廷臣家有吳彩鸞玉篇鈔書一先爲

廿三先廿四仙不可曉又鎮江府迎祥寺有彩繪書
佛本行經六十卷
白樂天作六帖本當時科舉之書適與故唐制帖經
者所以習經掩其兩端中間惟開一行裁紙為帖凡
帖三字隨時增損可否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者為
通蓋取中帖之數以名其書故曰六帖
元故宮遺錄一卷工部郎中廬陵蕭洵撰有洪武丙
子松陵吳節序洵文筆不甚雅馴然有元一代大內
規制猶然可見與楊奐汴宋故宮陳隨應南渡行宮
二記皆足備考

中堂事記載元丞相史天澤等宴高麗世子植于都
堂附六國王世系答曰是唐順宗第十三子避難而
立于元以王家後易姓為王與高麗史所云略相似
蓋其引中國以為重舊矣

居易錄卷八終

居易錄卷九

濟南　王士禛　著

邾世家一卷雜采春秋及三傳國語為之年表一卷
起己未周平王四十九年魯隱公元年終癸酉周元
王八年魯哀公二十七年凡一百五十五年會盟戰
伐之事具焉其自序以為以邾繫魯以魯繫周以周
繫天元末朱右作也右字伯賢臨海人洪武初預修
元史官至晉府長史有白雲集
梁溪門人秦道然言倪元鎮故居今為祗陀寺在無
錫縣東南二十里所謂雲林堂清閟閣故址皆在寺

至今猶多梧桐梁溪有潘氏者與元鎮友善家藏其
真蹟甚富今亦散在人間矣元鎮之族今為鄉世以
貨殖貲雄里中士人甚少其家有元鎮畫真上有張
伯雨楊廉夫柯敬仲輩題贊具存
元制左右丞正二品太子詹事從二品翰林學士
承旨同副詹事正三品翰林學士知制誥修國史集
賢學士同國子祭酒從三品翰林集賢侍讀侍講學
士同太子中庶子中允左右諭德正四品翰林集賢
直學士俱從四品翰林集賢待制國史國子司業俱
正五品翰林集賢修撰從六品翰林國史院編修官

檢閱官正八品

元制御史大夫正二品御史中丞從二品六部尚書正三品侍御史六部侍郎正四品給事中同修起居注知登聞鼓院同治書侍御史正五品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正七品

趙吳郡公劉源文集百七十五卷貞文集五十卷

庚午順天鄉試考試官翰林院侍讀學士王掞編修魏希徵同考試官知縣何涵等十五人舊例順天鄉試考試官例用編修檢討皆史官也此試則用侍讀侍講（春坊庶子諭德中允以侍講為正主考官侍讀學士以少詹同考）特用講學防揣摩也同考例用京官員外郎主事中書舍人行人等官用外官自是刱始

都察院為臺員內陞外轉事奉　旨常設理着內陞李時謙有外轉

安南志二十卷安南人內附元奉議大夫僉歸化路宣撫司事黎崱字景高撰曰莫交州九眞日南刺史太守二國牧制守唐安南都督都護經略使交愛驩三州刺史趙氏以宋五代時僭竊丁氏世家黎氏世家李氏世家陳氏世家郡邑山川學校官制章服刑政兵制人物物產之類悉具有察罕程鉅夫元明善

龍仁夫歐陽玄許有壬序前自序一通末有敘事述家世官階及內附顛末甚詳

安南志第十八卷載安南人詩皆近體內附安南國公昔樂老人山園云不是文公送晉難庶幾微子俛殷亡大明殷侍宴云雍容湛露歌詩什彷彿鈞天入夢魂還國云幾年去國舍宋沙身前牧數時到家族簇樓臺空日影盈盈珠翠各天涯真成東海歸遼鶴敢望南門入鄭蛇人物燕京何處問江風吹老荔支花送天使張顯卿云四方專對詩三百五嶺歸來路八千陳聖王挽宋臣陳仲微云無路天上編年月不管人間有死生萬疊白雲遮故國一堆黃壤蓋香名陳仁王竹林大士餞天使張顯卿春餅云柘枝舞罷試春衫況直今朝三月三紅雪壓盤春菜餅從來風俗舊安南和喬元朗云馬頭風李重回首眼底江山小駐驂陳英王送天使李景山云五嶺山高人未度三湘水闊雁先歸老國叔昭明王樂道先生賦天使柴莊卿李振云北闕衣冠爭祖道南州草木盡知名內附封輔義公陳粹山登岳陽樓云烏沉谷口千林暝龍戰波心六月寒安撫使賴益歸參議許公東山飄然樓詩云秋興亭前月上時滿樓山色索題詩

心如柳絮沾泥早身似蓮花出水遲經卷已輸居士樂酒尊宜與可人期倘閑看遍郎湖景塵俗紛紛總不知前詩尤有佳句內附云中朝一統有今日南國小臣如此江喜詔云黃雞催曉唱玲瓏天五飛來紫禁中遂使堯占布天下始知漢詔感山東侍宴云元年新紀黃龍瑞重譯今傳白雉來都城云宴蓋苑花初著蕊春深宮柳已藏鴉重九懷張惠使云猶思馬上西門叟不記登邊左手持贈趙郎中云榕花南北路篁竹短長亭送侍郎智子元云桂林南去接交州柳葉桄榔貼驛樓使者持書臨絕域侍郎鞭馬照清

秋元年詔下黃龍瑞九譯人歸白雉周使化文身作章前歸來登賈說前脫送傅與礪云滄海龍飛天子詔青冥鶴下趙王臺諸溪篁竹參差動五嶺榕花次第開用韻過觀晚遊郎官湖云鸚鵡人立城陰晚柳外花明水淨時大別山禹柏云神功四載殷周上元氣一枝天地間題桂林驛云千里鄉心蝴蝶夢一船秋色鷓鴣聲雖中州士人無以過之

明永樂間胡廣等奉詔撰五經大全皆鈔錄前人成書竄易其名易則董楷董鼎董真卿詩則劉瑾書則陳櫟春秋則汪克寬今太宰默翁孤樹裒談曾言之

錢武肅王嘗作金銅佛塔以金為片聚成之宋姜堯章嘗得數片其友周文璞為賦長句所云錢王納土歸京師流落多在西湖寺者是也今嘉禾白蓮寺尚藏其一上刻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公案周負說

謚法貴一字二字其說不一如歐陽永叔初欲謚文以配韓退之而常秩增一字為文忠議者以為必留此以待王安石已而果然朱元晦太常初擬謚文正上謚也考功劉爚正謂先生當繼唐韓文公宜特謚曰文詔從之自後周程張呂諸儒遂皆用一字此謚貴一字也京鏜謚文穆其子沆請避家諱改文忠言

者以為楊億錢俶既謚曰文議者欲加一忠字竟不之與加一字猶不可況二字極美乎此謚貴一字也二說不知何者為是

崇禎九年漢中人劉一真入終南山採藥遇仙人自言是徐九直令一真奏帝有旨下撫按察訪成都費經虞有詩云傳聞徐九直尚在南山雲飛欲從之去高峯麋鹿羣

經禮補逸九卷鄱陽環谷汪克寬著洪武二年臨江曾魯序弘治中少詹事程敏政序其書蓋本朱子經傳通解之意別為義例以吉凶軍賓嘉為綱條目甚

聃集儀禮周官大小戴記易詩書春秋傳考經家語
及漢儒紀錄片有合于禮者各著其目列爲五禮其
自序大略如此環谷之學受于雲峰胡炳文可堂吳
仲迂受春秋于嚴陵吳朝陽其羽東山先生華字榮
大受經于饒雙峰雙峰爲黃勉齋高弟弟子勉齋朱
子之婿人朱子修三禮以喪祭二禮屬勉齋其淵源
授受如此環溪著書別有春秋纂疏考異左傳分紀
刻于閩綱目考異刻于郡其易傳義音考二十六卷
詩集傳音義會通三十卷周禮類要若干卷四書音
證十卷未刻近門人汪比部懋麟刻環谷集惜未睹

諸書之全

書繇六李伯時畫多以澄心堂紙爲之不施丹粉不
用縑素倪雲林蓋取法于此

蘇叔黨最工畫晁以道志其墓云書畫之勝克肖似
其先人又時出新意作山水遠水多紋依巖多變木
皆人跡絕處並以焦墨爲之此出奇也欒城公嘗稱
其孝云

先祖方伯府君晚年嘗懸六賊戲彌陀圖于堂壁先
祭酒府君亦然（在揚州余氏女子碧城鐫此圖最工）畫繼云燕龍圖曾孫與祖
家有龍圖公忍事敵災星圖令意甚佳但不知若爲
命筆又聞中林退菴出畫贈老子孫諸敎但云學喫
虧今霸州郝氏自戶侍公傑以學喫虧二字揭堂額
其子恭定公惟訥世守之恭定丁亥進士官至吏部
尚書弟惟諤丙戌舉人監察御史惟謨江西布政使
司參議惟謙子士鈞戊辰進士翰林院庶吉士弟士
锜舉人戶侍公弟仕澤人士惟訓壬辰進士廬州府
推官惟讓癸丑進士內閣中書舍人都人以爲盛德
之報闕　余至霸州嘗幸其第親見之云

米芾畫史云虢州公庫顧凱之維摩百補是杜牧之
摹寄顧守本精彩照人是小杜亦工畫也又聞畫斷

見志潤州甘露寺有陸探微畫歷代名畫記宣和畫
譜皆不載其名

一說易者蜥蜴之名蜥蜴是也身色一日十二變易
者取其變也象者獸神之名茅犀是也居形獨角知
幾知祥象者取其幾也象者大荒之獸人希見之按
圖而想其形耳象者取其想也卦者挂物之杙也爻
者交疏之牎也卦取其示爻取其交互而旁通也右
說殊穿鑿未覩出于何書

淮陰宗人弘撰山史博物君子也所著十七帖述
釋註極雋而核述云此帖前人皆與周益州帖周

名撫字道和永和三年桓溫攻成都李勢降以撫代
毋丘奧爲益州刺史進爵建成公征西都護進鎮西
將軍在官三十餘年有惠政卒蜀人廟祀之帖中多
言蜀事又按淳化帖有一帖云周益州送此邛竹杖
卿尊長或須此今送此帖謂是與周者可信而中
有數帖并與周益州未詳所謂與桓宣武楊
用修四川志只載八帖是與周則謂此帖皆是與周
者亦不然也帖凡二十有七以第一帖首字名篇故
曰十七帖張彥遠法書要錄云十七帖長一丈二尺
即貞觀中內本一百七行九百四十三字是烜赫著

名帖也黃長睿東觀餘論云十七帖多臨本永禪師
虞世南褚庭誨臨字皆不甚遠彼吾有數本皆不同
南唐李後主勒石澄心堂者乃賀知章臨本宋現泰
家有僕黃本淳熙秘閣續帖亦有刻淳化帖刻多殘
缺今世所傳雖非皆右軍真蹟然皆出于右軍要皆
不及唐人摹刻乃尾有敕字及解縉勅定者爲佳也
山史工書嘗刻華州郭宗昌金石史家藏漢唐已來
金石文字甚富古文辭亦爾雅康熙已未以博學鴻
儒徵至京師居城西昊天寺不謁貴遊以老病辭不
入試罷歸嘗攜示蘭亭瀟流帶右天五字未損本唐

棣水仙圖乞予作長歌同觀者施侍讀愚山也在關
中蓋張芸叟一流人
書家謂索靖有一筆飛白書畫家謂戚文秀畫清濟
灌河圖中有一筆超騰回環逾五丈過貫于波浪之
間予謂文家亦有此訣惟司馬子長之史韓退之蘇
子瞻之文杜子美韓蘇之歌行人僅足以當之
門人蔡善繼坤爲寄水村圖求題予爲作四絕句
其一云水竹垞許云綠蘋不礙板橋椿紅葉常堆老樹腔
他日有過任風雨袖帆直到讀書牕又跋云通州錢
從劉居魏塘趙承旨爲作水村圖予嘗見其眞蹟信

異寶也錢子以水村自號吳江徐虹亭檢討亦爲作
水村圖予題之云陽羨亭子趙王孫曾爲錢郎畫水
村過眼雲烟難再視假圖彷彿筆牀存紅拈鈍標颺
酒旗柳陰小犬吠館離離田坡足外翩好我亦相期
作釣師既而錢子復至京師屬李南溟上舍又作此
卷按穆竹宮日亦有二圖承旨作之于前薊丘李息
齋爲之于後何古今人事之相類也姜西溟詩云道
志堂前前日見生綃一幅似秋烟不知相物歸何處
曾將青衫舊酒痕跋云但見松雪公水村圖王人零
落此圖遂不可復問矣或云已入秘府于一日入朝

待漏偶與陳說巖大司空談及云曾于大內見松雪
眞蹟後有元人題跋甚多盍自姜所云也
九月二十三日　上御乾淸門召九卿奏事舊例
六部都通大分曹次第上殿是日侍衞傳　旨九
卿一同入奏蓋　上初愈未可久勞也
吳道子畫鍾馗以左手捉鬼右手抉鬼目有得之以
獻蜀主者蜀主甚愛之常掛于臥內一日召黃筌曰
若用拇指掐其目愈有力令筌改之筌請歸私室數
日別畫用拇指者并吳畫以獻蜀主問之對曰道子
畫鍾馗一身之力氣色眼貌俱在第二指臣今所畫
一身之力併在拇指以故不敢輒改蜀主嗟賞其言
此雖論畫實文章家要訣也
門人潛江朱載震侍人爲顧舍人貞觀梁汾以竹爐
卷索詩上舍人孟端物也爐在惠山聽松菴吳文定
及見之與盛侍郎冰壑賦詩相倡和程篁墩謝文正
倪文毅皆和錢鶴灘跋共爲一卷文正篁墩詩俱佳
但詩限下韻亦成弘前風氣然也竟卷紀事云巳亥
之春予過無錫遊惠山入聽松菴觀竹爐爲第二泉
煮茶嘗賦詩紀其事今刑部侍郎盛公無錫人也謂
爐出于故王舍人孟端制古而雅乃倣而爲之且自

銘其上其姪虞字舜臣性尤好古來省其伯父不遠
數千里擕以與俱于稷觀焉因取前詩次韻賞之詩
不具錄前有孟端畫山水題云九龍山人王紱爲眞
性菴上人製上人者聽松菴主僧也卷首有李西涯
篆書竹罏新詠四大字
同年長洲汪鈍翁琬以庚午十二月十三日卒汪剛
急多忤交友晚節終始以至誠交之者不免其
誚然予終不較也翁內交知甚多至于議論有根柢
終推此君汪官止翰林編修云
十月朔午門頒賜康熙三十年新曆是日相國眞定
梁公招同李容齋大司馬杜肇余大司寇陳說巖大
司空小集蕉林書屋觀黃大癡九峰雪霽圖至正九
年年八十一爲班彥功作氣韻深厚神品也又趙松
雪眞草千文有蔡永之董思白二跋北宋人洛陽耆
英會圖一卷會中十一人圖止八人後有耆英會序
文三橋兄弟跋定爲溫公手蹟有延祐二年月日子
昂觀題字
浙江巡撫揭中有地名狗葬不解何義周石公中丞
云秦檜墓也
姜西溟云嘗于吳門董姓家見南唐澄心堂法帖六

冊與祖蘭也後三冊歸吳江徐翰林釚電發以八十
金粥之王少宗伯消來其二冊不知流轉誰氏矣（此帖真本）
（宣付稿小字又有宋槧黃山谷詩集一部）又宋刻江西宗派圖圖如年表世系之
例後冉過則已亾之矣
西溟家有范中立長江霽雪圖崔白郭索敗荷二圖
又有巫山十二峰英石一長可三尺許奇秀天成後
歸張務議能麟
西山清涼寺有無名子題詩甚高古竹垞為予誦之
詩云山僧汲空澗驚起二龍子十里黃葉飛三日雨
不止

宋趙與旹賓退錄云漢世重錢宣帝元康間穀石五
錢金城屋中穀斛亦不過八錢惟元帝永光二年歲
比不登京師穀石二百餘邊郡四百關東五百而其
先初元二年齊饑穀石錢三百民已多餓死王莽時
黃金一斤直錢萬朱提銀八兩直錢一千五百八
十他銀八兩直一千而已高帝賀呂公紿曰賀錢萬
呂公大驚若今世十千何足驚也惠帝元年民有罪
得買爵二十級以免死應劭謂一級直錢二千凡為
錢六萬武帝天漢大始間贖死罪入贖錢五十萬減
死一等雖數逾惠帝時八倍然後世正使匱之亦何

肯出此令至成帝鴻嘉中買爵又殺而為千錢可見
當時錢之難得也近自洋銅不至各布政司皆停鼓
鑄錢日益貴銀日益賤今歲屢經條奏九卿雜議究
無良策即每銀一兩抵錢一千之令戶部再三申飭
亦不能行官民皆病然視漢時猶霄壤矣豈漢之金
銀充溢如泥沙耶觀史漢所言黃金動輒數十斤後
世撫萬豈能有此
左都御史于公振甲（成龍）說巖臺麓務有綠石硯常藉
羨小作薊州綠色遊東種也
偶約座客賦鰣魚詩姜宸英西溟吳雯仁趾魏坤禹

平作皆佳姜詩云枯荷雙倚退食餘折柬相召一事
無坐中惟有赧丙朱（竹垞）且喜南來日曝書軟語移時
動深酌仰看參橫花屋角閒徵瑣細到蟲魚何盤遊
數江南樂不見涪翁句春網為琴高千里誰封寄致
此溪中毛神仙風味遺爾雅自得新詩更蕭灑（竹垞先生有詩）
儀家本住扶桑東扶寸的皪連枝尚有海鰣之味將無
同（海鰣南京產今勅貢不如此）勿詡鄉物輕比擬為公多致為佳耳他日
徵公海鰣詩但言此心已馳彼矣云憑誰封寄到京
華下筯猶誇道路賒怪底人吟風味美年年春漲食
桃花魏詩山溪詞云桃花潭近千尺採臨早一曲是

琴溪過雨明朝風吹到仙人去後水族也留名鱗影
細浪痕閒翠綱都収了　騎鯨無分客裏銜杯好玉
梳忽擘來最堪憐小於白小應能下酒不用鱠銀絲
除非並箭頭魚風味輸多少按賓退錄云涇縣東北
二十里有琴溪溪側有石高一丈曰琴高臺有廟存
焉溪中別有一種小魚相傳琴高投藥滓所化號琴
高魚歲三月數十萬一日來集舊以入貢乾道中始
罷前輩多形之賦詠梅聖俞歐陽文忠公王禹玉皆
有和梅公儀琴高魚詩梅詩云大魚人騎天上去留
得小鱗來按觴吾物吾鄉不須念大官常膳有肥羊

歐云琴高一去不復見神仙雖有亦何為溪鱗佳味
自可愛何必虛名務好奇公儀元倡未見禹玉人不
足道詩句亦平平歐詩大手一絕句乃詹父面目以
今觀皆孰謂古今人不相及耶錄又記汪彥章此字
韻古詩頗勝諸作
十月安慶巡撫江有良咨工部言懷寧縣民楊子育
漁于陶鶯夾湖獲巨蚌剖之得大珠一顆如龍眼核
重六錢四分非民間所宜留咨送代進
千總憲振甲傳三祕方云皆有奇驗治咽食倒食症
一方用真柿霜拌糯米蒸飯食之八日不飲滴水效
又一方用虎肚火不存性好酒調服效治傷寒病用
糯米粽無棗者和滑石末碾成錠曝乾燒炭浸酒去
炭熱飲之不論七日內外皆效七日內者即汗七日
外者次日汗
侯鯖錄載紹聖中貶東坡毀上清宮碑令蔡京別撰
有人過臨江驛題一詩不書姓名或云江鄰幾或云
張文潛作也其二云晉公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
月光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此詩因坡
公而發特以避之溫丙事為譬非元祐間人作也其
言吾唐者是時黨禁方嚴故託之前代云爾以為直

古雅西事者誤書堅以為東坡詩尤誤矣
豫章集詩命輕人鮓甕頭船日瘦鬼門關外天北人
墮淚南人笑青壁無梯聞杜鵑或云李白夜羅驛詩
夢中為鄧直誦之蓋寓言也侯鯖錄以為少游句還
慶鬼門關作首句作身在鬼門關外天墮淚作傷哭
木句作日落荒村聞杜鵑趙德麟及與黃秦游不應
有誤然山谷書歌羅驛尚有一二篇而此詩絕類山谷
與少游不類且少游謫藤州入鬼門亦非所經之
路也錄所載改數字不及黃本遠甚
坡公吳興飛英寺詩起句云微雨止還作小窗幽更

妍盆山不見日草木自蒼然古今妙絕語然不若截
取四句作絕句尤雋永如柳子厚漁翁夜傍西巖宿
只以欸乃一聲山水綠作結當爲絕唱添二句反蛇
足而韓者頗深賞之可一笑也予嘗定故友程職方
周量詩愛其一首云朝行青山頭暮歇青山曲青山
不見人猿聲相斷續下五刪作絕句其妙什倍此可爲
知者道耳

東坡公歲行盡矣風雪淒然紙窗竹屋燈火青熒時
於此中得少佳趣予平生嘗于歲寒風雪時領略此
一段風味自謂雖三公不易然沉酣富貴人或難語
此

十月二十八日予蒙 恩遷兵部右侍郎專理督捕
事務往晤趙少宰玉峰士麟趙前以江寧巡撫內遷督
捕侍郎有美名故往請益趙曰比年條例已極寬大
吾輩只當揩展 朝廷德意行之某在督捕三年只
以功過格計之日行幾善事則夜臥始安否則寢亦
不寧也久之反以得行善事爲樂而忘其官之久也
仁人之言哉趙雲南徽江人甲辰進士子宸黼庚午
新榜舉人

吾鄉刑部侍郎念東高公珩下筆妙天下所留意二
氏之學生平撰著不減黃山谷常倣東坡勸爾一杯聊
復醉人間貧富海茫茫之意作小詞八首雖出遊戲
亦絕調也偶記一二于此云亭長歸來也萬乘大風
雲起飛揚數行泣下美人眾楚歌爲若舞何似在烏
江刎猶雙鬢春宛轉桂叙便到分香酉陵歌伎爲誰
長一杯聊復醉啼笑海茫茫送客白衣看短劍羽聲
擊筑和將雪關寒月倦遊梁吏門虛客抱衣蒼解無
長香水吳宮多少恨魚腸啓後如霜姑蘇麋鹿亦荒
涼一杯聊復醉恩怨海茫茫楊柳春風何婀娜幽蘭
琵琶秋霜江頭憔悴子蘭我世情變燕子隨處得雕

梁簪道碧紗新姓字大魁爭鑄金章木綿袈近千閩
堂一杯聊復醉榮辱海茫茫野外秋蓬爲客繫一生
萍海中央青衫紅淚落潯陽江天廣漠擬作憂秦
蒼漢月秦關秋雁關短歌對明河吳苣風斑馬玉鞭
長一杯聊復醉離合海茫茫不盡江湖鐵綽板高歌
玉樹秋江簷若個雨上得瓊金仙盤承露百度續沾
裳汾水年年秋雁去當世楊柳含霜漁歌樵唱下斜
陽一杯聊復醉興廢海茫茫又、自不及錄使明皇
聞之必歎爲眞才子也

元仇遠字仁近興觀詩集有方鳳二序俞希魯

蔭霖王洪胡儼羅佑諸人跋尾此集仁近手錄以贈盛元仁者僅律詩三十八首又贈士贍上人律詩十首皆釋子題跋追術其一也別有三十首亦皆近體仇號山村南宋遺老有詩名格調靡靡遠在趙子昂之下閨妃園池春日田園雜興（此詩見月泉吟社）石屋洞數首差可觀仁近有句云成平處士真很矣死守梅花住裏湖有味乎其言之也

己巳正月　南巡視河上賜以少詹事兼翰林侍講學士家居遜　錫于德州四本　溫諭蒙　上尊天廚之賜已迭紀　恩錄一卷備載其事矣

十一月初七日會議闕門李少司馬厚菴偕予云是日蒙　上賜爵　恩散歸後　上諭侍衛云王某如尚在外可召令入見侍衛傳旨則出禁已入城矣復命　上云既回不必往召　上之恩遇至此此前代所未及謹識于右以示子孫世世勿忘

以太常寺卿胡昇猷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前刑部尚書也僉都御史用之麟為太常寺卿左通政陳肇昌為僉都御史

以宗人府府丞年遐齡為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以太僕寺卿魏雙鳳為宗人府府丞左通政李元振為太僕寺卿今甲辰及第第二人前繼子為國子祭酒禮部尚書張英罷仍以禮部侍郎掌翰林院詹事府事以熊賜履為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

居易錄卷九終

居易錄卷十

濟南　王士禛　著

國子監博士孔尚任字東塘曲阜聖裔博雅好古丙寅丁卯間從故工部侍郎孫屺瞻在豐治下河在江都得漢銅尺一上有文字曰慮虒銅尺建初六年八月十五日造後又得一尺定為司馬文正公布帛尺也孔自作漢銅尺記周尺考周尺辨三篇極精核今備載于左方漢銅尺記云江都閔義行博雅好古所藏銅尺　朱碧錯爲賞鑒家所玩余既得之乃不敢以玩物畜焉古者黃鍾律曆疆畝冕服圭璧尊彝之屬皆取裁于尺而周尺爲準自王制不講郡邑都鄙之間各從其俗于是布帛營造等尺代異區分遺法蕩然況禮樂之大者乎此尺有文曰慮虒[illegible]銅尺建初六年八月十五日造慮虒乃太原邑建初則東漢章帝年號也考章帝時冷道舜祠下得玉律以爲尺與周尺同因鑄爲銅尺頒郡國謂之漢官尺此或其遺與漢代去周未遠且禮經皆出漢儒漢尺之存卽周尺之存也蹈之先王制法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然後尺寸之度起何休曰側手爲膚按指知寸布手知尺此則尺之取諸身者也律曆志謂一黍之廣爲分

十分爲寸十寸爲尺此則尺之取諸物者也指有長短黍有巨細每不相符漢儒因有指黍二尺之辨此尺取指取黍固不能定今以中指中節量之適當一寸無毫髮差及纍黍試之正足一百何指與黍之偶符若此耶廣一寸厚五分重抵廣法十八兩歸之闕里凡造禮樂器皆準之準周尺也周尺考云寔晉同律度量衡三代共之至秦不師古而後紛紛莫定逮六朝割裂之餘乃有大升大兩長尺不等當時調鐘律測晷景及冠冕禮制用小者餘公私俱用大者宋人考定制度集古尺法爲十五種曰周尺曰晉田父玉尺曰梁表尺曰漢官尺曰魏尺曰晉後尺曰後魏前尺曰中尺曰後尺曰東魏後尺曰蔡邕銅籥尺曰宋氏尺曰隋木尺曰雜尺曰唐俗間尺而必以周尺爲之本蓋非周尺無以定諸尺之失蔡邕獨斷曰夏十寸爲尺殷九寸爲尺周八寸爲尺何以知其八寸爲尺也王制曰周尺八尺爲步司馬法曰一舉足曰跬跬三尺兩舉足曰步步六尺儀禮注武跡也中人之跡尺二寸五武爲步步六尺故禮書以周六尺四寸爲步又說文曰伸臂一尋八尺徐鍇曰六尺曰尋小爾雅曰四尺爲仞倍曰尋包咸鄭康成皆以仞爲

七尺應邵以爲五尺六寸顏籀曰八尺爲仞取人臂一尋語爲山九仞釋文曰仞七尺孟子掘井九仞註仞八尺然皆不越乎八與六之間故禮書以周六尺四寸爲尋六尺四寸者十寸之尺也十寸之尺六尺四寸乃八寸之尺八尺也兩足步之如是兩手尋之亦如是按禮記周尺鄭註周猶以十寸爲尺六國變法度或言周尺八寸然亦非也所云周尺八寸者蓋以當時所用尺較周尺之長短止當八寸故云周尺八寸而非但用八寸也考工記于案言十有二寸于鎮圭言尺有二寸則見周之長尺有十寸周之短尺

亦有十寸文公家禮言古尺五寸五分周尺七寸五分則又以宋時布帛尺較之矣鄭瑗曰周八寸爲尺秦比周七寸四分前漢官尺比周一尺三分七毫劉歆銅斛尺後漢建武銅尺與周同建初間得周玉律以爲尺漢多從漢官尺疑非據三國蜀吳同周魏比周一尺四分七毫後魏前尺比周一尺二寸七釐中尺比周一尺二寸一分一釐後尺比周一尺二寸八分一釐晉田父玉尺世說田父于野中得周時玉尺與梁法尺比周一尺七釐後晉比周一尺六分二釐宋齊尺比周一尺六分四釐梁表尺比周一尺二分陳尺同後晉東魏比周一尺五寸八釐市尺與後魏後

尺同隋開皇官尺同上由是貫見世微尺萬寶常所造木尺比周一尺一寸八分六釐以謂多爲奇爲之玉此用木唐尺與古玉尺同貞觀中武延秀爲太常得玉尺以爲奇玩獻而失之其處猶有尺見得人之五開元尺度以十寸爲尺尺二寸爲大尺五代世短多相應舊志無考也惟周王樸所定尺比周一尺二分有奇及宋二景表尺比周一尺六分有奇胡瑗樂書黍尺比周一尺七分司馬光布帛尺比周一尺三寸四分元尺傳聞至長志無考明部定官尺皆依家禮布帛尺凡田畝布帛營造所用悉同雖南北稍有參差然必以部定官尺爲准五尺爲尋十尺爲丈一百八十尺爲一里五尺爲步十尺

爲弓二百四十步爲一畝茲建初銅尺當明所用官尺七寸五分明所用官尺即宋布帛尺也布帛尺比周一尺三寸四分周尺即銅尺與周尺無二周尺八尺爲步八尺爲尋今以銅尺較上是六尺六寸五分或者今人身短小故步尋較古減一尺若用明官尺六尺爲步六尺爲尋而銅尺乃足八尺之數若再分銅尺爲八寸更益二寸則是古十寸尺當得六尺四寸之數我　朝丈田稱營尺數每尺加一寸以明官尺五尺五寸爲一步尋而銅尺又當用七尺四寸矣去古日遠遺法莫考幸得漢銅尺與周尺相准歷代制

度了然無疑因詳書之以俟後賢參考焉周尺辨云世儒考制度皆本周尺蓋三代損益惟周爲詳本之是已然亦何所得周尺而本之哉或者皆臆說耳朱晦時舉註家禮曰程先生木主之制取象甚精可以爲萬世法然用其制者多失其眞往往不考周尺之長短故也蓋周尺當今省尺七寸五分弱而陳氏文集與溫公書儀多誤註爲五寸五分弱而所謂省尺者亦莫知其爲何尺時舉舊嘗質之晦翁先生答云省尺乃是京尺溫公有圖所謂三司布帛尺者是也繼從會稽司馬侍郎家求得此圖其間有古尺數等

周尺居其右三司布帛尺居其左以周尺較之布帛尺正是七寸五分弱因圖二尺長短而著伊川之說于其旁庶幾用其制者可以曉然無惑余觀家禮三尺圖各分十寸爲冊幅所限僅圖尺形而非尺准也其古尺圖註云當今省尺五寸五分弱周尺圖註云當三司布帛尺七寸五分弱當浙尺八寸四分三司布帛尺圖註云卽是省尺又名京尺比上周尺更加三寸四分當周尺一尺三寸四分當浙尺一尺一寸二分蓋司馬公家有石刻本故其說可據今刻本已不可見而世但以家禮所圖爲尺式豈知乃尺形非

尺准也如爲尺准何以短二寸五分之周尺與長三寸五分之布帛尺式相等耶世儒紛紜傅會止據家禮之尺形余故知其皆臆說也今既得建初銅尺與周尺同周尺既定何尺不定因定曰建初銅尺與周尺同當古尺一尺二寸六分當漢木尺八寸與唐開元尺同當宋省尺七寸五分當宋浙尺八寸四分當明部定官尺七寸五分弱當今工匠尺七寸四分當今裁尺六寸七分當今量地官尺六寸六分當今河北大布尺四寸七分余之能定者以有建初銅尺在也設無之此說亦臆矣

予鄉文獻舊家以臨朐馮氏爲首初閭山公裕居遼東從賀欽問學中正德進士官止副使歸居青州有四子惟健舉人惟重進士官行人惟敏舉人官通判惟訥進士官光祿寺卿惟訥字汝言最有文名著古詩紀風雅廣逸諸書惟健字汝強以詩名惟敏字汝行詞曲爲明第一手惟重字汝威名稍遜伯叔季而其子子咸以進士官給事中夢天帝以韓魏公爲其子遂生文敏公琦官至禮部尚書號文章經濟大儒光祿曾孫易齋公溥本朝官少傅文華殿大學士兼刑部尚書數代皆有集傳于世

院寺舊無員外主事之名後翰林院起居注添設主事四員大僕寺員外郎八員皆以滿洲人爲之

同年僉都御史陳省齋肇昌黃岡人有六子次子大章康熙戊辰進士翰林庶吉士第四子大華五子大華庚午同捷楚榜大華又解元也是科長子大年亦中順天副榜第一省齋即于是冬陞僉憲父子兄弟極一時之盛朝士榮之後幼子大韋又中壬午鄉試

陳司空說巖招同朱竹垞姜西溟飲觀東坡穎沙彌書題帖凡數百字甚奇又觀劉松年宮蠶圖

門人蒲城趙舉人善昌貽曹全碑碑在漢隸中最爲

完好書法閒美此碑爲萬曆時出土郃陽歲月未久故鮮剝缺泐石墨鐫華于奕正金石志始收之都元敬著金薤琳琅未及見也碑尾署中平二年十月丙辰造

郭祥正功父青山集閩謝氏寫本六卷古詩二卷近體詩四卷七言歌行僅二篇或有闕文也祥正多與王安石倡和之作李之儀晚居姑孰與祥正有隙至爲詩誹詆最力蓋各有所主也方安石當國祥正上言請以天下大計專聽相公區畫罷一切異議者其人可知已詩格亦不高偶喜其二絶句云原武城西

春杏花紛紛紅雪委泥沙何如姑孰溪頭見照水棠梨小謝家又渡江乘興泊江干草襯殘花色未乾慣在釣魚船上住一蓑一笠伴春寒又鹽輿投號出重城祓李無言似有情淡白櫻紅能幾日可憐吹洗過清明又稻秧才一寸蠶子始三眠句

張光啓字元明阜丘人世居白雲湖上少爲諸生有名爲梅長公朱未孩二公所知崇禎庚辰年四十遂棄諸生闢一園曰省園以種樹藝花自樂亂後足不履城市年八十餘卒有張仲集詩若干篇亭亂存百餘首往往可傳嘗有句云盡日閒看禽上傳一生怕

讀早朝詩即其志可知也

宋時士大夫多重兗墨余已記之前卷讀范忠宣公集有兗墨詩云誰熱長公製作勤辟煤勻膩雜蘭薰中疑玄石無紛鏑外似靈犀有縐紋奚石作研浮紫翠蜀牋試寫落煙雲會將點畫傳精韻千古忠邪爲爾分忠宣公不以詩名五言如飯風消酒力歷樹入春愁最工

李戶部說蜀有黑猿通體黝黑可愛常于樹上騰跳足不履地獵者不能獲又有龍猿其聲如謳

四川道監察御史陸龍其疏言孝道爲萬事之本奪

情非治世所宜仰祈　聖斷以維綱常事臣謹案署中聞九卿科道會議湖南巡撫于養志在任守制一事臣以資淺不在會議之列不知所議云何及詢與議諸臣謂會議之時咸言其不可者固有其人而依違不斷者比比而是臣竊怪之此明白顯易之事有何可疑而依違若是夫治天下之不可不以孝易明也在任守制之非所以教孝易明也天下正當承平之時湖南又非用兵之地無藉于在任守制易明也
皇上以孝治天下在廷諸臣沐浴于
皇上孝治之中久矣何難一言直斷其不可耶且臣不知議者以于養志為何如人如其非賢者耶則固不當使之在任守制矣如其果賢者耶則必不肯安心于在任守制矣在督臣代為題請或從愛惜人才起見然臣以為使之辭任全孝正所以深愛惜之况
皇上一日所行天下萬世奉為法程者也若使一撫臣因督臣之題請而留將來督撫之丁憂者皆將援此以為例其不思僥倖奔喪者鮮矣名教自此而弛綱常自此而壞此端一開關係天下實非淺鮮至于湖南一省之人見則是傚不復知有父母又無足論
陸隴其字稼書平湖人庚戌進士初官嘉定知縣有廉名巡撫慕天顏惡之疏劾降級故尚書魏敏果象樞力言于朝特選直隸靈壽知縣今年夏五月
詔九卿舉廉吏隴其與三河知縣彭鵬清苑知縣邵嗣堯[illegible]知縣趙蒼璧四人奉　特旨行取彭給事中邵陸趙三人俱御史

梅文鼎字定九宣城諸生也著中西算學通若干卷中者中國之法西者泰西之法也其書有九一曰籌算[illegible]二曰筆算[illegible]三曰度算[illegible]四曰比例[illegible]五曰幾何摘要[illegible]六曰三角法[illegible]七曰方程論[illegible]八曰勾股測量[illegible]九曰九數存古[illegible]梅精于曆學嘗合七十餘家著曆學通考以合之異人也

予家世業毛詩幼時即疑晦菴廢小序之非宋元明已來駁之者甚衆非一創論也嘗欲合歐蘇呂嚴諸家之說作為一書嘗著其說于木瓜詩辯猶藏笥中耳頃得見崑山新刻經解又數種如逸齋補傳成伯璵指說李樗黃櫄集解朱倬疑問朱善解頤詳略雖不同要皆可互相發明獨王柏詩疑輔廣童子問

朱鑑遺說朱升弼注傅會固陋無足采錄

武昌舉人葉道復以其父工部主事井叔封遺詩來井叔本嘉魚人寓黃州順治己亥進士篤質君子也由登封令入為兵馬司指揮其族弟文敏公方藹介于予以詩來質予盡刪其舊作獨取其嵩山詩五六十篇為嵩遊集序而刻之又選其己未庚申詩刻之列其詩于十子中于是井叔之名益噪康熙己未以博學宏詞徵罷歸及吏部銓授虞衡司主事而井叔已前卒年六十餘矣井叔精研雅說文學有根柢所輯嵩山志嵩山石刻集記皆可傳

井叔未第時酷貧躇讀書家樊口湖中王宗伯昊廬澤弘常扁舟過之值湖漲不辨涯涘日已暮聞有誦聲出蘆荻中先悲哀而後愉樂曰此必井叔也迹之果然

文則詩則各二卷周君岐撰君攻字佑號貝泉濟南歷城人嘉靖間官當塗知縣剛吾說前輩頗稱許文名然其自序二篇甚有理致

潁川劉氏閨閣皆知書同年公戢吏部往為予述其女姪名第五幼工詩兼能古文從姪擢妻李氏亦工詩予壬子使蜀時擢令洪洞李以詩卷來相質今皆歿矣第五之女姪名令佑號蘅為公戢甥甯擢僉賢子婦今年才二十詩詞書迹以至金石篆刻皆臻妙何巾幗之多才也嘗為予刻二小印款云潁川女士

康熙三十年辛未元旦　上御太和門受朝賀午　賜宴召滿漢內閣大學士學士六部尚書侍郎都察院都御史副都御史上殿　賜酒是日風日暄霽仰瞻　天顏悅豫羣臣皆喜

以太僕寺卿李元振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胡副憲昇猷以疾卒予位

命禮部尚書熊賜履兵部督捕侍郎王士禛俱以原

銜充　經筵講官先是大學士徐公元文以兼領翰林院掌院事不解講官去年某月罷禮部尚書張公玉書為文華殿大學士例解講官翰林院以部院由翰林出身諸臣名上請中數月至是以仲春　經筵屆期特有是　命士禛以菲才與焉既感　聖恩高厚益自愧報稱之難也

二月初二日同兵書李公天馥刑書杜公臻工書陳公廷敬吏侍李公振裕赴　起居注館會看　經筵講章先是翰林院進擬題目　欽點孟子后稷教民稼穡一段尚書六卿分職一段講章則張公英及陳

公撰也
以大理寺少卿唐朝彝爲太僕寺卿山東布政使衛
既齊爲順天府府尹
初六日晨內閣九卿啓 奏乾清門辰刻奉 旨
以戶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張玉書 經筵講官工
部尚書陳廷敬兵部右侍郎李光地 經筵講官兵
部督捕右侍郎王士禛爲會試主考官禮部左侍郎
王飈昌爲知貢舉官同考十八人翰林院編修許承
家等七人兵科掌印給事中卞三畏等四人吏部郎
中鍾儀傑等七人宴于禮部 賜金花綵緞表裏各

有差宴畢入鎖院
二十七日恭呈十卷進 御覽次日奉 旨着
考試官自定次第先是二十四年乙丑科會試主考
官刑部尚書張公士甄（今吏部尚書）始進擬十卷恭請
上裁 欽定名次以陸肯堂爲第一戊辰已來遂
爲定例然戊辰亦未 欽定云
三月初一日放榜中式舉人百五十六人會元張瑗
江南祁門人滿洲巴海等四人烏金超哈胡麟徵等
二人
以試監察御史邵嗣堯爲直隸守道參議舊例科道

官非外轉無出爲監司者至是守道缺奉 特旨
直隸守巡員缺緊要着以邵嗣堯補其選也
掌河南道監察御史王承祖疏請以安慶廬州鳳陽
三府滁和徐三州仍歸南卷舊例會試以廣西四川
雲南貴州四省及江北三府三州爲中卷自丙辰科
以滇黔亂去中卷之名以三府三州歸南卷雲南平
復舊是科獨發廣西雲貴三省遂無一人入彀者故
言官有是請部議允行
徐編修元正子貞貽石門呂氏新刊司馬文正公稽
古錄二十卷首有文正公進表一首朱文公與鄭知

院書以爲此書當與六經同進講筵云
貴州巡撫田中丞子綸（雯）寄所著黔書乞序中述名
宦願及先太僕太師二公太僕（嘉靖）中官貴州監司
惠于黔今永寧衛有專祠太師則萬曆中以兵侍總
督川湖貴州軍務云
盤山拙菴智朴禪師以所纂盤山志若干卷屬參訂頗
有體裁所錄碑刻詩文等亦不氾濫所述山中物產
一卷尤雅
田子綸中丞作黔書凡七十六篇爲不一格其記苗
蠻種類記水西烏蒙馬記革器記朱砂水銀雄黃凱

里鉛葯醬邛竹諸篇有似爾雅者似考工記者似公
穀檀弓者似越絕書者讀之如觀化人之戲故相國
孫文定公止亭作顏山雜記記山蠶琉璃窯器煤井
鐵冶等文筆奇陗亦如此
戊辰春予來京師朱大史竹垞招飲古藤書屋食半
翅甚美不知是何鳥閱盤山新誌云爾雅鵽鳩寇雉
郭璞注鵽大如鴿似雉鼠腳無後指岐尾為鳥憨急
羣飛出北方沙漠盤山多有之土人呼為半翅即沙
雞也一名鐵腳
拙菴山居詩有極似寒山子者其佳句如雪衲經時

補春紵帶雨燒青蔚一泒水紫蓋蒿重山閉心將白
日隨意斲青茅木蛇蟠田異俊鶻羽毛苛蒲洞安養
地秋色淨居天鬢從新庭白天自舊來青竹總來夜
月亦屋隱春雲皆可誦
庚午于慈仁寺市得如皋孫應鰲淮海易談四卷每
舉以語揚之士大夫訪其他所著書輒無知者讀黔
書乃知公字山甫本如皋人籍清平衛嘉靖己酉舉
貴州鄉試第一癸丑進士改庶吉士歷僉都御史撫
治鄖陽入為大理卿以禮侍掌國子監祭酒事終南
京工部尚書萬曆庚子黔撫郭子章為請諡諡曰文

恭始青螺入黔鄒南皐謂之曰黔孫淮海李同野馬
心菴皆致力道學君此行惜不及見三君耳又胡正
甫語青螺宇內講明正學楚有黃安耿公蜀有內江
趙公黔有清平孫公豫章有南城羅公孫公著述有
學孔精舍詩稿教秦語錄春秋節要律呂分解等書
易談其一耳
史多曲筆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也莽昌邑王之事
吾嘗疑之及讀東坡所論始暢然發云觀昌邑王與
張敞語眞清狂不惠者烏能為惡既廢則已矣何至
誅其從官二百餘人以吾觀之從官中必有謀光者

光知之故廢賀非專以淫亂故也二百人者方誅號
呼于市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此其有謀明矣特其
事祕史無緣得之著此者亦欲後人微見其意也武
王數紂之罪孔子猶且疑之光所數賀之惡可盡信
耶論世者須具此識力乃不墮古人雲霧中
十八日　勅諭衙門　上不受朝賀免廷臣進表
惟在外督撫進表如故
二十三日　御太和門傳臚　賜中式舉人戴有
祺及第第一初讀卷官內閣九卿擬吳昺第一有祺
第二楊中訥第三既進　御覽改有祺第一昺第

二黃叔琳第三中詞居二甲之首閩全椒人故禮科給事中國龍子對策倣陸宣公奏議　上以昔法拔有祺狀元而爲次之又以鼎甲久無北人拔叔琳次爲叔琳大興人中詞㳂寧人同年兵部左侍郎雍建子適合之有定數如此

有祺戊辰進士休寧人籍華亭　本朝狀元非本科中式者壬辰之鄒修撰忠倚巳丑中式甲辰之嚴侍郎我斯楊眼李都御史元振皆辛丑中式及此而三

添設盛京兵部調兵部左侍郎猶拜爲盛京兵部侍郎盛京舊止設戶禮刑工四部侍郎及郎中等官至是奉

旨添設戶科給事中王原祁因疏請倣明南京例并添設兵侍[illegible]下九卿詹事科道會議不行

昇試卷在會闈予所指授及拆號王少宗伯吳盧巫稱之明旦揭發人　朝邑李少宰醒齋樺林工闈學鶴汀方尹皆爲主司賀得人李前督江南學政王阿庚午江南鄉闈主司也昺父伯叔兄弟五人進士第者凡四其世父國對順治戊戌一甲第三人也兄晟丙辰進士從兄昇戊午舉人蓋家學云後其弟早又中壬午順天鄉試

人家科第在積學種德堪輿之說非所論也然亦有灼然可信者門人全椒吳昺述其曾祖體泉翁爲父卜吉壤致閩人劉亮拔者于家廪餼甚厚旬日爲擇兆域三年不可得翻翁[illegible]山之一日偕往梅花山中遇大雪同飲田家[illegible]久之罷酒起曰異哉吾遍近求之三年不得乃在此乎遂同往三里許審視良久曰是矣[illegible]往觀之書曰天賜也得此地足報君矣然葬後不于木自發至孫乃大發發必兄弟[illegible]秀絕發必鼎甲然稍偏未必鼎元其第二第三人亦不甚[illegible]而止翁如言卜葬其後孫國鼎字玉鉉中崇禎癸未進士國縉字玉林順治巳丑進士國對[illegible]生玉隨順治戊戌進士及第一甲第三人[illegible]玉騧亦癸未進士官禮科都給事[illegible]後舉科第而昺今亦未登及第一[illegible]第一人[illegible]之[illegible]亦神矣

兵部職方司督捕主事齊[illegible]望[illegible]人[illegible]令訪其縣人殷岳伯嚴遺集得留耕草堂詩一卷從讀史三十首登嵩登岱詩各六首餘十八首共五十餘篇皆五言古體也殷平生不爲律詩永年申涵光和孟序之

云宗山不多作詩復不耐聲偶爲古詩淳麗料移莽莽可敵萬夫乙未正旦祀先畢即皁帽跨驢攜一童子遊嵩少婆娑緱嶺有遺世之思已乃入大騩大騩人好之留數月予與傅掌雷太史將登岱宗山衣塵未拂欣然同往時方病腰脊比歷天門松聲謖謖萬山在下大叫奇絕棄肩輿步登不知沉疴之去體也夜宿岳頂予二人憊而偃卧宗山夜數起謂羽人日出時喚我已而雨聲淅瀝少止即躍起視戶外以星辰隱見爲憂喜竟夕不寐其嗜奇癖山水如此宗山亦殷字也予往見其詠史詩于國門集古鬱涼莊有横槊之風河朔一奇士也和孟修懸公子有高義與予兄弟相友善同時有張蓋字覆輿狂士詩亦奇皆廣平人又趙湛秋水劉逢源津逮亦廣平人能詩皆與予善

錢牧翁撰列朝詩大旨在尊李西涯貶李空同李滄溟又因空同而及大復因滄溟而及弇州索垢指瘢不遺餘力夫其駁滄溟擬古樂府擬古詩是也并空同東山草堂歌而亦疵之則妄矣所錄空同集詩亦多泯其傑作黃省曾吳人以其北學于空同則稍之于朱凌谿應登顧東橋璘輩亦然予竊非之偶旨其略于此牧翁于予有知己之感順治辛丑序予漁洋詩集有代興之語寄予五言古詩云勿以獨角麟儷彼萬牛毛今三十餘年先生墓木拱矣予所以不敢傅會先生以誣前輩者亦欲爲先生之諍臣云爾

西涯相業大有可議即劉瑾去國一語李百喙何以自解牧翁乃強以擬東坡不知其人品相萬也又欲以顧文僖魯文恪鐸追配黃泰泉張以予論之未見其可

襄城李來章本名灼然以字行改字禮山常執經于予工爲古文戊辰下第與中牟冉覲祖永光同居嵩下從宮詹逸菴耿先生講學各有詩一卷庚午冬公車見之予曰詩三百主言情與易太極說理判然各別若說理何不竟作語錄而必強之爲五言七言且牽綴之以聲韻非蛇足乎荊川之徒撰白沙定山及荊川詩爲二妙集繼擊壤集後以爲詩家正脈莊林傳爲笑柄詎可踵其轍哉

牧齋皆詆李何則并李何之友如王襄敏孟大理輩而俱貶之推戴李賓之則并賓之門生如顧文僖輩而俱褒之他姑勿論東江集予所熟觀詩不過景泰成化間沓拖冗長之習由來談藝家何嘗推引而遽

攸揚之王子衡孟望之之上豈以天下後世人盡聾
瞽哉
門人盛御史珍（六升 符）自吳中寄古文正集十卷續集
二十二卷崑山葛顯字端調刊本也正集自左國迄
唐宋六家之文而牟習之與焉續集自唐魯公敬輿
文饒牧之逮宋韓范司馬以下以及南宋朱晦菴陳
同父真西山諸公元則劉靜修虞道園二家予家舊
有正集續則訪之十餘年而不得者唐文如獨孤常
州元道州呂衡州權載之李觀沈亞之司空表聖孫
樵劉蛻皮日休羅隱蕭宋文如石守道柳仲
塗尹師魯穆伯長秦少游陳龍川晁以道晁答羅端
良陸務觀葉水心龔子家皆有其集雖利鈍互見要
之行可觀者殿當採拾編綴更為一集以終此書之
所未及
錢牧翁云王侍郎損仲（名惟儉）留心宋後三史若宋史頗
舞刪定成書吳興潘昭度鈔得副本損仲家圖籍沈
于汴京之水未知吳興鈔本云何庚午歲（云云）呂保
中無黨遊太學至京師予見其行篋有此書（云云）潘
本塗乙宛然凡二百五十卷首紀次表次傳次志紀
十五表五列傳二百志三十通為宋史記其義例大
略本紀則更瀛國公為帝昺增端宗帝昺二紀年表
于宰輔外增南唐諸國及遼金二表而附以夏國宗
室傳于英宗皇考濮王孝宗皇考秀王之後增理宗
考榮王希瓐改南唐北漢世家仿漢書項羽例總名
列傳宰執中如王安石之亂法張商英之誤國皆特
書以示戒若庸臣如李昌齡輩皆倣漢書[illegible]青劉
舍之例止于他傳末附見姓名并表其爵位而已史
彌遠嵩之一代窮奇[illegible]梁成大相門為大舊史
于二史虛事褒揚梁李各有官簿并從刊正諸史止
有儒林宋史始列道學道學之目乃賈同胡紘諸奸
排之以攻朱熹者今兩存道學通于儒林舊史奸臣
傳倣新唐書例然既列[illegible]諸人而史彌遠之易皇
嗣史嵩之之[illegible]史宋[illegible]書忠邪
自見不必復別之為奸始足懲戒也若薛昂羅汝楫
陳自強王次翁之流皆附諸奸本傳之下志則曆法
（刪天文五行二志）郡邑禮（儀衛輿服二志併入）樂食貨河渠兵刑百官選舉
凡十篇卷帙繁重未及繕寫聊述其大凡于此吉水
劉青卿（同升）狀元亦曾刪定宋史江右游經兵燹不知
其書猶有存否朱竹垞云此書暌定目錄是湯義仍
親筆評錢牧翁東都事略跋中

戶部郎中宋人境翁仲宗叔著周禮左傳國語刋誤翁仲舊著二十一史通鑑綱目刋誤二卷亦讀書稽古之士

居易錄卷十終

居易錄卷十一

濟南　王士禛　著

絳州趙師尹字子衡作石鼓文音注考異其自序曰周宣中興續雅十見籀詩石鼓之文覗車攻吉日不知孰爲稾草唐貞觀中始出太史采詩之遺非孔子所删也後百六十餘年至韓氏愈尚毫髮無謬又三百年宋蘇氏軾摹其文一鼓已渺閒有訓注或來身詣鼓剔或弃罕見蘇本（惟潘迪與陶滋親見石鼓陶與楊慎趙宧光又皆得蘇本）競相揣量訖無諦據元潘氏廸作音訓屢吞章止一鼓字字存三百八十六今辨跋又四十六世無摹本元文寖剝從誰究詰乎由唐距今幾經錘鑿幾經搨損宋大觀中金填其文又經匠斲未免以說文釋籀或采諸注則又以隸釋籀矣說文所存籀書二百餘三爾其在石鼓僅九字全文七百餘三而什一不見于說文烏可以說文釋籀耶諸家詁訓言人人殊此是彼非巳難臆度鼓孔子所不得見許慎所不得說而欲以意求之其于籀果何如又烏可以隸釋籀耶天不欲斯文盡喪幸存蘇本蘇在金填匠斲先七十載所見必真趙氏宧光爲章句爲補亾持有此爾（陶氏楊氏同）余原本六書考據諸氏糾其失六十又三亦恃有此爾蘇

不革籀則籀已亾繹蘇䓁籀籀書不尚存天地乎兹
鼓在岐陽榛莽千四百餘年而石理未損㕯至今僅
千餘年大半湮沒磬曰也填金也沈諸水也如使石
能言必且曰吾出而覩于世吾厄也吾入廟而蒙以
金毋寧岐陽榛莽爾匪剝奚駁匪䓁奚存䓁而存非
吾儒之責誰責乎余繹諸生也䓁注以傳僅此爾周
宣大閱又十見籀鼓所謂衆石者也良諸衆石爾諸
太學亦曰此周詩爾孔子而在義合存周孔子之徒
膺仕朝列代不乏人奏大君附小雅與車攻吉日並
垂千古是其在後君子所引据書凡五十二部博雅

士也朱竹垞翰林著日下舊聞亦作石鼓考三卷
宋翰林學士楊億大年武夷新集二十卷景德丁未
大年在翰林所自編定也詩五卷雜文十五卷閩謝
在杭寫本大年以西崑體擅名宋初其詩在同時錢
劉諸公之上攬其全集警策絶少文皆駢體大抵五
季已來風氣如此而石守道作怪說三篇刺之張皇
其詞亦過矣介最推柳仲塗至擬之周孔尤妄予嘗
于池北偶談辨之
古靈集二十卷宋樞密直學士陳襄述古著李忠定
公綱序從孫知贛州煇跋子嶸撰年譜一卷附集後

[illegible]卷雜文十四卷（以書啓狀序記對制祭[illegible]文祭文議論策問易禮書說詩解爲次）亦謝
[illegible]寫本述古熙寧中在講筵論薦司馬溫公已下三
十三人各有品隲皆定論也司馬公〻云忠亮正直以
道自任韓持國〻云器識方重學亦醇正呂正獻公〻云
道德醇明學有原本以進賢汲善爲已任蘇子容〻云
記問博洽長于史學國朝典故多所練達孫莘老〻云
[illegible]有鄉行明經術義理之學李公擇〻云性行醇正兼
洽經術可比孫覺老[illegible]范忠宣公〻云忠義骨鯁其才足
以濟大事蘇文忠公〻云豪俊端方雖不長于經術然
子史百氏之書無所不覽居官敏恕尤通政事曾子

固〻云以文學名于時詞近典雅與軾之文各爲一體
孫巨源〻云博學能文所守亦端可充文翰史臣之選
劉莘老〻云性行端淳詞學淵邃置之文館必爲遠器
程明道〻云性行端醇明于義理可備風憲之任張橫
渠〻云學行修明養心事道不苟仕進西方學者如載
一人而已蘇潁濱〻云其學與文若不逮軾而静厚過
之孔經父〻云性行淳粹如不能言發爲文章溫厚正
直王平甫〻云材器磊落文亦豪邁向居罪廢不忘進
學鄭介夫〻云小臣愚直敢言發于忠義非陛下矜憐
其志使得生還誰復爲依言者讀〻述古薦章可想見

當時人才之盛而元祐更化首相溫公申公衆正盈朝不外所薦諸君子使宰相爲國用人公忠如此古云器使何以加茲今集中以此列編首而冠以紹興元年求賢手詔略云近得陳棐薦章起草司馬光而下三十三人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皆所具備審如所薦斯爲極矣後世黠之仰之以衆爲何如人耶

四月十二日 車駕出塞百官跪送于東華門以略爾略七旗部落內附故也

宋謝邁幼槃竹友集十卷詩七卷雜文三卷謝方伯在杭手鈔本邁臨川人逸之弟江西詩派二十五人

之一也在杭跋云幼槃詩文不傳于世此本從內府借出時方冱寒京師傭書甚貴需錢京邸費用不貲乃手自鈔寫每清霜呵凍十指如槌幾二十日始克竣帙藏之于家亦足詫一段奇事也萬曆己酉十二月二十四日辛酉前有苗昌言呂本中二跋幼槃詩居仁稱其似宜城非也在江西派中亦清逸可喜然涪翁沉雄豪健之氣則去之遠矣賴晉公祠堂十八學士圖諸長歌頗佳格詩如尋山紅葉半旬雨過我黃花三徑秋按芭蕉葉展新綠從臾榴花開晚紅瘦藤拄下萬峯頂野鶴來歸千歲巢皆佳句又靡靡江

離只與愁眼中何物可忘憂梅花浮[illegible]一枝安石榴甚有風致非蘇黃門庭中人不能道也無逸詩尤有名溪堂集視此未知何如耳

鄞人萬斯同字季野明都督表之後畢人泰之子黃宗羲太冲之弟子也投予所著廟說八篇駁鄭康成之非而據唐趙匡宋程子之說以爲證其言甚辯而核又嘗補歷代史表五十四卷凡六十篇益以明史表一十三篇曰東漢世表外戚侯表雲臺功臣侯表宦官侯表將相大臣年表九卿年表曰三國漢季方鎮年表魏諸王世表漢諸王世表吳諸王世表魏國

將相大臣年表魏方鎮年表漢將相大臣年表吳將相大臣年表曰晉諸王世表功臣世表僭僞諸國世表將相大臣年表東晉將相大臣年表方鎮年表東晉方鎮年表僭僞諸國年表僞漢將相大臣年表僞趙將相大臣年表僞燕將相大臣年表僞秦將相大臣年表僞燕（慕容垂）將相大臣年表南燕將相大臣年表僞秦（姚萇）將相大臣年表僞成將相大臣年表曰宋諸王世表將相大臣年表方鎮年表曰齊諸王世表將相大臣年表方鎮年表曰梁諸王世表將相大臣年表曰陳諸王世表將相大臣年表

曰魏諸王世表異姓諸王世表將相大臣年表西魏
將相大臣年表東魏將相大臣年表曰北齊諸王世
表將相大臣年表曰後周諸王世表公卿年表曰隋
諸王世表大臣年表曰五代諸王世表將相大臣年
表吳將相大臣年表南唐將相大臣年表前蜀將相
大臣年表後蜀將相大臣年表南漢將相大臣年表
北漢將相大臣年表十國興廢年表方鎮年表李鄴
嗣序又云三國則倣大事記作三國大事年表隋唐
之際則倣秦楚之際作月表觀其目錄可知其史學
之淹通也斯同兄斯大字充宗深于經學予及見所

著學禮質疑太沖序之其姪言字貞一予門人也能
古文有管村文集鄞又有陳赤衷者字葵獻亦邃于
經學在太學從予遊歿于京師嘗鈔袁桷清容集遺
予又董允瑫字在中舉人丙辰公車嘗以古文質予
皆太沖門人亦早歿黃之子百家今在京師
宋樓宣獻公鑰攻媿集八十五卷溫陵黃氏寫本詩
僅九卷雜文七十六卷諸體中題跋最勝宋集多叢
冗此集如表狀內外制書啓之類刪去半部亦可宣
獻與楊誠齋范石湖陸放翁同時詩亦石湖伯仲歌
行學蘇黃氣或不逮格詩苦鈍然不為楊范佻巧取

辦七字如行盡杉松三十里看來樓閣幾由旬一百
五日麥秋冷二十四番花信風水眞綠淨不可唾魚
若空行無所依雖失調亦佳句也
樓攻媿集跋坡書三笑圖贊辨慧遠法師陶淵明陸
修靜始末甚詳錄之以備參考云坡書三笑圖贊不
言為誰山谷實以陶陸遠公事陳舜俞廬山記亦云
舉世傳之宗室彥通作廬山獨笑一編乃以謂遠公
不與修靜同時予因其言細考之十八高賢傳遠公
卒于晉義熙十二年丙辰年八十三而吳筠所撰簡
寂陸君碑修靜卒于宋明帝元徽五年丙辰去遠公

之亡正一甲子而修靜年七十有二推而上之生于
義熙之三年丁未遠公之亡修靜才十歲況修靜宋
元嘉末始來廬山遠之亡已三十餘年淵明之亡亦
二十餘年矣淵明生于晉興寧之乙丑少遠公三十
一歲卒于元嘉四年丁卯遠亡時淵明年已五十矣
固宜相從姑志之以示好事者
攻媿又跋宇文廷臣所藏吳彩鸞玉篇鈔云始予讀
文簫傳言吳彩鸞書唐韻事疑其不然後于汪季路
尚書家見之雖不敢必其一日可辦然亦奇矣為之
賦詩且辨其為陸法言切韻茲見樞密宇文公所藏

玉篇鈔則又過之是尤可寶也既謂之鈔爲與爲如北堂書鈔之類蓋節文耳以今玉篇驗之果然不知舊有此鈔而書之耶抑於彩鸞以意去取之耶有可用之字而略之有非日用之字而反取之部居如今本皆以朱字別之而二字五字止以墨書字之次序皆不與今合皆不可考詰輒書前歲所與丘氏詩跋于左庶來者得以覽觀今玉篇唯越本最善末題曳氏一十一娘爲問之越人莫有知者楷法殊精豈亦彩鸞之苗裔耶

攻媿跋唐昭宗賜憶賀彩書云張唐英著外史檮杌

王建永平四年書張琳始末有云大順初憶賀爲黔南節度辟爲推官憶字唯集韻有之與㤋同他未之見鄧校書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引檮杌之說且曰姓書未有此氏今增入乃知姓憶而名賀也又鄧御史嗣堯云臨淄有泊姓又近見序尚刻錄有香姓靜姓戶向于也北偶談皇華紀聞二書頗記所覩見異姓因并錄于此以廣異聞（朱竹垞云今儲[illegible]此僕）

閻繪寶鑑宋仁宗嘗畫龍樹菩薩又善畫馬徽宗宣和御墨至今流傳尤多然不聞欽宗工畫也攻媿集有恭題欽宗御畫十八學士圖云唐文皇十八學士猶在秦府蓋武德四年也仰惟欽宗皇帝號德青宮以仁孝恭儉聞天下手臨舊畫而又親灑宸翰以誌之誠有慕于王觀之盛云云則欽宗在儲位葉習宣和之風亦攻繪事而諸書皆不載非宣獻此跋世竟無知之者矣

五月十八日　大駕還京師二十一日內閣九卿翰詹科道等衙門以喀爾喀土謝圖汗札薩克圖汗車臣汗弟諸濟農那顏台吉等七旗之衆舉國內附上表賀請上　尊號不許

二十一日　上御乾清門　欽選選士楊中訥

等三十一人爲庶吉士漢軍胡麟徵滿洲阿金喀爾喀與焉

監察御史江蘩條奏會試事宜奉　旨與御史王承祐前疏下九卿詹事科道再議以直隸山東爲北左河南山西陝西爲北右江南浙江爲南左江西湖廣福建廣東爲南右四川雲南爲中左廣西貴州爲中右從江請也得　旨允行著於功令

吏部尚書張士甄罷總督倉場戶部右侍郎李廷松

光祿寺卿金鋐罷

兵部尚書李天馥遷吏部尚書原任侍郎石文桂爲

總督倉場戶部右侍郎左通政劉楷遷光祿寺卿
國初擬設兵部督捕衙門滿漢左右侍郎二人滿洲
左右理事官二人漢協理督捕太僕寺少卿二人旋
改左右理事官滿漢郎中各一人滿洲員外郎主事
若干人漢員外郎一人主事六人分理八司治八旗
逋逃及京城盜賊緝捕之事凡三營將弁之屬皆隸
焉蓋古僕臣之法亦明成政遺意也康熙辛未以三
營改隸九門提督而督捕乃專司逋逃之事矣
前太子太傅保和殿大學士兼戶部尚書致仕成克
鞏卒公大名人崇禎癸未進士卒年八十五無諡

六月初二日羣臣再疏請上尊號留　中
前卷記唐詩人河南劉方平累代簪纓之盛按唐書
河中盧綸子姓貴盛功名著聞唐之詩人亦罕其比
綸子四人簡能簡辭弘正簡求皆有文名登進士第
案云簡能字子拙司封郎中簡辭字子策歷戶兵刑三
部侍郎工刑二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忠武山南二軍
節度使弘正字子強歷工部侍郎戶兵二部尚書武
寧宣武二軍節度使贈右僕射簡求字子臧歷工刑
二部尚書兼御史大夫義武隴西二軍節度使太原
尹以太子太師致仕贈左僕射惟簡能不登六卿其

子知猷歷兵部侍郎戶工二部尚書右僕射太子少
師兼太師檢校司空簡求子汝弼仕後唐歷官戶部
侍郎贈兵部尚書簡求子嗣業禮部郎中其子文紀
仕後周官至中書侍郎平章事
六月十五日進呈辛未科會試錄士題例撰後序
朝邑李黃中黃以其父岸翁遺墨來求跋岸翁名楷
關中耆宿國初仕爲寶應知縣有才傲物爲忌者所
中罷官平生作詩文每廣坐屏酣令兩人張絹素足
紙懸腕直書略不加點如疾雷破山怒潮穿脇移晷
兩罷擲筆引滿劇若無人舉坐莫之奪氣名噪一時

亦以此坎壈失職傲然不屑也書學東坡尤善飛白
此卷皆自書雜詩中冥蒙二章如云天子傅粉墨臣
亦舞八風古人略小節其究莫能終小器易以滿如
狂彼愚蒙晉家暗放達四郊生兵戎俊孟何足爲致
身忿其崇似爲南渡甲乙時事而作關中名士子生
平交善者如三原孫豹人枝蔚華聖秋詩華陰王無
異弘撰富平李子德因篤郃陽王幼華又旦富平曹
陸海玉珂皆一時人豪要當以岸翁爲冠
李瓚貽管夫人畫竹卷長丈餘幅被錯落姿態百出
與怪石奔峭相間氣韻生動眞奇作也後自題二句

云作勢敧崩雲觸石應是瀟湘夜雨時皇慶三年欽
日作道昇下方有管氏道昇仲姬二印 (嘲州天地寸碑有管夫人書竹皮題其句)
云數枝斑竹數枝秋殘雨霏霏烟嶂秋山下宿餘多少淚湘江欲濕鬃絲紫
贊又貽韓苑洛先生戰嶺一卷自書平陽絕句蓋四
時詞也詩云汾水春深落晚霞緣堤十里盡桃花畫
船簫鼓遊人醉漫說風流是杜家薰風綠沼碧荷香
玳宴歌兒舞袖長一醉寞陵傾百盞不知風景是平
陽姑射泉邊萬竹稠清風樓外四山秋重陽節後歸
來晚黃菊紛紛插滿頭清曉寒霜候早朝小欲寒風
禁天遙平陽判府催徵出衆敢重羅過豫橋自署苑
洛生稿苑洛理學經濟一代偉人而詩名不及其弟
五泉之著詩亦以人重耳
總兵官蔡元疏請修築邊牆　上命閣臣集九卿
面詢可否以聞羣臣未及對大學士伊桑阿公傳
　王音云衆志成城豈在邊牆羣臣肅然曰眞大哉
王言也尋有　　旨不准行
前太子太傅加太子太師保和殿大學士兼禮部尚
書致仕杜立德卒公寶坻人崇禎癸未進士卒年八
十一賜諡文端 (內閣以文裕文穆文肅文定等上　欽定今諡云)
巡視南城監察御史阿爾賽冡與霖阮爾詢等題爲

旌全孝義以敦風化事據江南鳳陽府亳州女子王
氏告稱云云該臣等看得王知禮即叛案牽連李範之
之子李殿機也其母張氏給配象房校尉王福殿爲
年甫三歲因冒王姓後充校尉經鑾儀衛革退賣身
鑲紅旗佛爾布佐領下厄爾庫之家據幼聘王氏稱
年三十四歲伊叔王中凡伊兄王邁千逼嫁決志不
從欲得伊夫尚存不忍即死守婦人從一之義情甯
千里外尋蹤完聚此女子眞有丈夫行也據厄爾
庫稱我本一窮巴牙喇價買李殿機供役復買蕭氏
配爲夫婦今重王氏節義不取伊使身價情願斷出
又不忍拆離李殿機已配之婦并許與蕭氏同歸輕
財好義此巴牙喇眞有義士風也據范一魁稱年六
十二歲但以異姓人攜一女子同行跡涉嫌疑事干
非分因喚穩婆更番驗過已得眞實處女之供是范
一魁憐王氏立志尋夫不顧是非成敗護持完節似
亦人情所難此皆　　皇上至德深仁恩濡化洽人
心風俗直媲唐虞是以女子懷貞匹夫嚮義共成一
段奇緣播之海內傳之千秋知聖世貞節之風超出
往昔載籍之外如此臣等查在官人與旗人原有定
例何敢越例妄請但王氏矢志守節冒死尋夫若不

准其完聚王氏無從歸著情事可憫難據厄爾庫稱情願斷出聽其完聚然又非現行之例臣等因事關風化仰體　皇上堯舜不忍一夫一婦不得其所至意輒敢備述上聞格外之仁均候　睿斷云云事下禮部議得李殿機先應役于衆房後鬻身于旗下雖無放出爲民之例但亳州女子王五姐逼嫁不從千里尋夫巴牙喇厄爾庫不取李殿機併蕭氏身價情願放出爲民應將李殿機併蕭氏等准其出旗與王氏完聚仍令王氏母家給與賚賠令其得所可也康熙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九日奉　旨依議予山居時于邸鈔見此疏竊歎王氏以未嫁之弱女其夫幼更患難歷三十載生死契闊不復相聞即叔兄勸其改字亦非悖理乃崎嶇千里堅貞百折卒成其志奇哉女子眞可愧世之鬚眉丈夫多矣至于厄爾庫輕財利而慕義范一魁冒不韙以全貞皆有古人之誼良吏所宜大書特書者不可以無傳焉予承乏中丞時阮侍御貽以全疏刋本因節錄之

山東濟寧州民盧行之父廷翰以康熙十二年爲異母弟廷獻毆死行尚幼穉及年十五其母劉氏病不起語以父死之故令長大爲父報讐行泣涕受教時廷獻避居金鄉縣行以孤孱未敢輕發乃僞與廷獻子阿黑和好若忘前事者廷獻信之康熙二十九年七月初八日廷獻醉卧行抽刃刺殺之自縛詣吏吏稽前案其族盧衍捷盧廣居等詞證皆有左驗巡撫欽上下法司核擬照祖父母父母爲人所殺而子孫不告官司擅殺行兇人者杖六十律熱審減等笞五十奉　俞旨一時公卿士大夫無不奇行者

宋唐庚子西眉山集二十四卷詩賦十卷雜文十二卷（以論上梁傳贊銘記狀表啓書說碑表祭文）三國雜事二卷紹興二十一年朝奉郎鄭康佐刋于惠州有鄭總呂榮義康佐及庚弟庾子文若序徐𤊹興公鈔自什稱元子家藏本然有序庚自說云詩最難事也吾于他文不至蹇澀惟作詩甚苦悲吟累日始能成篇史言名洽發口出語爲時所稱予錄其古今詩爲一卷文賦二十一首爲一卷雜事上下爲一卷都爲四卷庚生與二蘇同鄉又前後與東坡貶惠州而集中無一字及之蓋庚之[illegible]商英所薦其貶惠州亦以商英連累觀其子若與題宜其不爲眉山之徒歟

門人莆田林禮部麟焻石來寄宋林艾山光朝林綱山亦之陳樂軒藻林鬳齋希逸四先生詩鈔艾山與

[illegible]講學有重名稱南夫子官至國子祭酒集
[illegible]後世常論曾覿龍大淵不賀張說封還謝廓然
[illegible]其立朝大節本末如此納山其高第弟子樂軒
[illegible]納山高弟也盧齋與後村同時予曾見所著[illegible]子
口義此鈔其略然艾山已下皆以道學相授受風雅
非所究心也艾山文鈔一卷其族孫兆珂所刻云是
鄭山齋本僅二三十篇又多表啓祭文不足見其所
長後村稱其文高追稽弓平亦驂韓固過情之論要
是南宋一作手予昔從黃虞稷俞邰借觀全集未及
鈔錄至今拖憾集中有與王宣子舍人書云讀書如

飲啖一日不得食便如此茶三朝五日或不近書
卷虧耗不少是眞讀書人語又云海中一山名翁洲
隔岸視之約五七里許水可到有千家無一人讀
書亦有田數十頃可耕可食魚米極易辦可以卜室
讀書隔絕人世無賀客書尺之擾令人夢寐想像其
處如桃花源也兆珂號押雅所著多識編宙合編檀
弓述注等書傳于世
殿試策例有規式違式輒不得與上第康熙戊辰仁
和凌紹雯少習清書殿試對策遂用滿漢書兩體
爲之讀卷官奏請　上裁置二甲之末

刑部尚書杜臻遷兵部尚書工部尚書陳廷敬遷吏
部尚書以刑部右侍郎高爾位爲工部尚書左副都
御史李迥爲刑部右侍郎
德清舉人陳逊古字雲驂著聲雲樓集記一事云慈
溪劉仲照家有老婢其曾王父勿時人也顏如五六
十許少遇道士授藥一丸吞之永無疾厄亦不記某
甲子爲生辰但憶若干歲時倭寇犯慈曾抱小郎君
避某所獲免小郎君即仲照曾王父也從康熙戊申
逆推之已百三十八歲矣
康熙三十二年京城東田家有老媪已百三十歲日

飲啖止水米一酒盃晝夜危坐形如嬰兒
楊龜山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衛未嘗請命于天子
而專封之也故春秋書城楚丘而不言其封衛蓋無
取焉然則木瓜美桓公孔子何以取之曰木瓜之詩
衛人之詩也衛爲狄所滅桓公救而封之其恩豈可
忘也欲厚報之不亦宜乎在衛人之義不得不以爲
美其取之也以衛人之義而已若春秋褒貶示天下
之公故無取夫興滅繼絕善之大者況衛人報德之
辭豈得不錄龜山以此辨詩春秋去取異同則可耳
桓公大義烏可沒耶已下三條雜識龜山集偶記

龜山論叔于田云仁且有禮矣而又有武焉固宜國人之所說而歸之而詩以爲不義得衆何也曰先王之迹微而理義消亡政教不明而國俗傷敗故人之好惡不足以當是非而毀譽不足以公善惡叔段不義而爲衆所說亦以衰俗好惡毀譽不當其實故也予以爲此意猶有未盡者人之賢不肖各有其黨黨羽聲言更相貢諛彼詎恤公論哉如淮南王之伍被左吳宸濠之李士實劉養正蕭甘佐畔逆躬陷大戮此曹猶足以禮義責之乎此詩當是其黨聲言之屬造作以愚國人者而非其國人之愛之稱之也觀其

後公子封伐京京人叛太叔段則豈國人果悅而歸之哉

龜山論將仲子云共叔段繕甲治兵國人說而歸之而詩人以刺莊公何也曰叔段以不義得衆其失在莊公之不制其早也君明義以正衆使衆知義則雖有不義莫之與也雖有僭竊莫之助也尚何使人說而歸之哉民說而歸之則其取之也固不說矣故在公雖以仲爲可懷而終畏人之多言也此意亦有未盡嚴華谷云說詩者探莊公之心在于殺段而託諸父母諸兄國人以爲說冀以稔成其惡耳此殿後序

未發莊公之惡則然而說詩之本意則未也叔段舊有奪嫡之謀云云及段將襲鄭公曰可矣蓋幸其釁自彼作謂人不得以議我豈有涕泣而道之之意哉此詩正以公與祭仲有殺段之謀故設爲公拒祭仲之辭以天理感動之公論開悟之耳此言深得詩意如龜山之論猶是以至誠待莊公矣

有女同車序曰刺忽之不昏于齊卒以無大國之助至于見逐云云刺字殊失詩旨張南軒曰忽之不昏于齊未爲失也而詩人追恨其失大國之助者蓋見忽之弱爲甚追念其昏于大國或有以自立蓋忽者先

君之世子其立也正故國人見其逐而憐其無助嚴華谷曰突挾宋之援以逐忽故國人借忽之無援而作此詩曰借曰憐得其旨矣且忽所辭之齊女乃文姜也豈爲不智哉

李泰伯觀文章皆談經濟其本領尤在周禮一書范文正薦之以爲著書立言有孟軻揚雄之風在北宋歐蘇曾王間別成一家予嘗病其不能詩長夏偕讀盱江集絕句間有似義山者如王方平云五百餘年別恨多東征重得見青蛾髯麟始覺窮歡樂不奈闌人背痒何璧月云璧月迢迢出暮山素娥心事問應

然世間最解忠圖缺祇有方諸淚不乾梁帝云疑旒
南面總虛名斷死何曾暫割肫但學禪心能忍辱莫
叢侯景陷臺城送僧遊廬山云行非爲客住非家此
入廬山況不還要見南朝舊人物池中惟有白蓮花
憶錢塘江云當年乘醉舉歸帆隱隱前山日半銜好
是滿江涵返照水仙齊著淡紅衫書有風致此集乃
正德乙亥南城令孫甫刊本有祖無擇及秦伯自序
最爲完善予家藏本差不及

新建縣令旌姪懋才寄陳弘緒士業石莊集徐世溥
巨源榆溪集鈔本巨源集即吾友陳允衡伯璣所定

別有榆墩集八卷則熊人霖伯甘所刻者是小山解
東園類詩話伯璣本所無二君南州舊日士業之
文暢巨源之文深觀石莊酉陽叢書鈔本中二記榆
溪上虞山錢公借宋集書二君可謂眞讀書人名下
故無虛士也番禺黎延祖方回亦寄其父遂球美周
蓮鬚閣集至索序美周與二君及萬時華茂先友善
巨源序美周集以太白子瞻擬之推許過情要亦崇
禎末一才士也

居易錄卷十一終

居易錄卷十二

濟南　王士禛　著

徐世溥作諸葛武侯無成論略云諸葛之出師即周
公居東之志也其盡瘁而無成功則昭烈如其不才
卿可自取一言戕之也人固有終其身若渾樸寬厚
而不能不敗露于將死斯言也昭烈之疑忌盡見生
平深險畢露非惟昭烈不知孔明孔明亦不知昭烈
甚矣彼以飛羽既沒老宿無人嗣子中愚而亮以良
平之才據伊周之地一旦之後有蜀者未知爲劉氏
子否也故若示以開心見誠而實豫防逆折之自取

一言猶曰蜀卿之蜀也第欲取任自取之但勿戕吾
子云耳云云予讀之駭然古來論昭烈者曰帝寬仁大
度能得人死力知人待士有高祖之風及其託孤之
際君臣肝膽相照無纖芥形迹何其盛也即曲筆如
陳壽亦曰弘毅寬厚知人待士有高祖之風英雄之
氣及其舉國託孤于諸葛而心神無二誠君臣之至
公古今之盛軌也陳后山云昭烈謂武侯云云其勤勞
一生蓋爲漢計豈爲子孫計哉乃周公之用心也論
忠武侯或曰三代以上人物或曰王佐之才或曰近
伊尹之出處或曰出師二表與伊訓說命相爲表裏

又曰劉昭烈伐劉璋而遂取之後世不以爲貪昭烈
令輔後帝曰苟不可輔公自取之孔明不以爲嫌專
國一十二年後主不以爲偪故魚水之契古今美之
不聞有異議也荀子論齊桓公云倓然知管仲之能
足以託國也是天下之大智也遂立以爲仲父是天
下之大決也昭烈有焉世儒何人而敢于汚衊先賢
如此徒見其狂誖無忌憚而已薛能詩當年諸葛成
何事只合終身作卧龍後人非之及周岌之難人以
爲口業之報該聞錄云薛能從事西川每短諸葛功
業厚誣之見于詩不一而足竟不免許州之禍世溝

饒死于盜安知非口業之報哉斯論也非淳于能矣
趙清獻公集十卷衢州舊刻本有景定陳仁玉至治
蒙古僧家奴鈞二序門人太倉進士曹廷懿言桐國
鄴園李公昔爲判府鎮三衢單旅之暇訪清獻之裔
孫一農家子目不知書呼見之爲補本邑生員居公
祠側以奉烝嘗公常有退居十詠如高齋竹軒諸遺
蹟皆不可識惟濯纓亭爲後人重建今尚存族子文
錦爲衢守予以修葺清獻祠堂及修補集板屬之
文潞公身都將相功名蓋世而其詩婉麗濃嫵絕似
西崑予向摘其佳句著之池北偶談迺清獻詩亦有

似潞公者殊不類其爲人如暖風一云溝秋歛雲散韁
雲舞袖低簾疎蕩樓閣麗晴逐輪蹄絮亂垂楊道香
流種藥畦春總惱春思一枕杜鵑啼芳草云翠密鬪
文叢深隱畫輪離披金谷聽寂寞茂陵春古澀斑
荆客長堤走馬人茸茸似袍綠一雨一番新杜鵑云
碧亂苦聰外人驚夢枕中江城啼曉月爛國怨春風
柳道紅綠桃園碧躞紅年年來此地當恨任西東
寒食云城郭青烟散郊園晝日長鬪雞紅錦翅遊騎
紫絲韁有蝶俱含粉無人不帶芳傍花下飲歸去
醉成鄉觀水云澄江抵練長極目路蒼茫烟芷差差

綠風荷柄柄香西流終古恨南畝鎮日悵凝佇傳辭
意離人在楚鄉右數詩查客稱之豈復知鐵面所爲
耶
江西巡撫宋牧仲中丞寄三孔文集宋中書舍人文
仲經父禮部侍郎武仲常父户部郎中平仲毅父也
經父以范蜀公薦召試光於人言力排安石獨其怨
罷歸常父詆王氏學毅父以不行新法爲董必所劾
安置英州皆元祐君子也史稱文仲集五十卷武仲
集百餘卷平仲有續世說衍旦新論諸書今三孔集
通僅五卷周益公序云慶元四年太守潘須王蓮訪

遺文刻之存一二于千百則三公之文在南渡之初
已多散佚今所傳五卷又非慶元之舊矣三公以氣
節重當世不甚工詩經文制科策首嚴王霸義利之
辨剴切似劉賁其論李訓義不顧難忠不避死而惜
其情銳而氣狹志大而謀淺足破羣瞽拍肓之論常
父論唐憲宗相皇甫鎛逐裴度蓋爲安石惠卿輩而
發燒說謂新法之害鼠說謂熙豐用事之人雖說謂
王呂之不終督雞以諭安石蜀雞以喻惠卿也殺父
文僅表啓無可觀蓋佳處不傳多矣惜哉
牧仲寄新刻梁苑諸集故相沈文端公龍江先生亦

玉堂集公爲先太師公（諱鼎乾明兵部尚書）房師是集太師所刻
凡一十八卷今本纔十卷公直方勁正有古大臣之
節其文暢洞達根極經傳如韓魏公司馬温公集
中議復建文年號立景泰實錄疏乞停丁河南取麒
麟疏請建儲疏請再封恭妃疏乞宥議禮諸臣疏論
戚畹鄭承憲乞恤典疏議泰府進封疏因災陳言疏
請罷礦稅疏納諫疏乞免發私宅票擬疏皆關時政
之大者古所謂社稷臣也
偶過慈仁寺市得琅邪王若之集若之字湘客故明
戶部尚書基之孫也歷官參議孤憤絕照清談如晉

人服官留都放情山水買舟遊武林窮湖山之勝三
[illegible]能官居金陵乙酉避亂姑孰干戈崎嶇獨載
三代古鼎彝法書名畫累兩進船寢食與俱其答人
書云正惟草莽之中留堅守一之節遂死所與遊者
鄒南臯馮少墟錢龍門張藐姑李[illegible]明左蘿石諸公
皆一代偉人湘客詩清與無啓禎氣習最工小牘單
辭片語逸似晉宋間人絕句云素宇流孤月清光照
雁群似從千里外寄與故鄉明驢背得似山笠下狠
如寫偶見漁樵人行歌互相待恰遇青山白水忽來
細雨斜風從就還多高奇便止宿于此中若空山逢初

勞人那得伯師邀道清寂是大藥王一拂一濯甚好
片時眼界澄清鼻觀與之俱省脫巾解帶臥林消受
何花白項圖書筆管紅輕舲雨雨風風去不停疑是
烟波垂釣者居然呼吸有樵青二十寒香遶屋栽果
然林下美人來狂夫何許非寥落眷屬妻孥總是梅
聯句如風雨松竹供然殘經不剪風烟無市色時令
屬山秋半將春來負然有故人來戶外攤羅雀林間
復關牛如何橫白雨忽已失青山雨餘春尚冷江上
柳初眠正是春潮長還留暮雨時登高送[illegible]日不遠
恰三人扁舟乘曉霧歸棹作漁家學語見呼設消閑

婦鬬茶林端秋露滴草際候蟲鳴碧藻浮沈處白蓮
二兩枝皆非凡語

京師殺牛驢者最為殘忍予為中丞時嘗論五城痛禁殺驢者而殺牛皆回回人雖以　世祖章皇帝之誠諭不能禁也一日讀李叔則河濱集愛牛說云屠牛者十之三萃牛者十之三角牛者十之四天下於是無全牛矣為之惻然悚然叔則古文才極橫特未簡耳論說諸作尤多可觀

莆田林人中字中子因其舅氏同年張給事松齡致其先人小眷蕊輿集乞序小眷諱蛸明末癸未進士

以文章鳴閩越者也書云人中海陬末學藉先人緒餘得侍巨公長者之側竊聞當今藝苑之中執牛耳主盤匜為詞林繁露者首推新城阮亭先生其文章英妙足以鼓動一時其人地高華足以踔厲天下凡世之游光揚聲者得其一言皆可附而不朽私心嚮往久矣僻居嶺海山川綿邈無從瞻覿龍門附驥尾之役后山一瓣香二十年來自比白頭孝逸未嘗私以許人也側觀史策以來文章之家吮毫濡墨作屋梁著書者不啻屈然求其傳也必得當時一二巨公敘而表之然後可以行遠而百後故以穆伯長之文

待歐公而論定徐文長之集遇中郎而始傳蓋古之君子推崇前修鼓勵後學遇其可傳者則敘而傳之不必盡屬其夙昔之知交亦不必盡俟其子孫之造請也人中先人壯年筮仕夙為孟陵銅山諸公所器重及早歲里居與同社余賡之先生應鍾古學杜門著書置身館伉以此致忌者側目亦與賡之先生同難遺集十餘卷同鄉知言之士每以子業昌穀二公相位置殺青已久二十年藏弆篋笥未嘗妄求玄晏蓋追先人簡伉遺性非其意中推許之人斷不敢以鄭重陳乞也伏念先生泰山北斗今日之所謂歐公

中郎者也而先人纖[illegible]沉抑才不配年向歐公中郎之所致歎伯長文長者庶幾近之則以伯長文長之遺集求當今之所謂歐公中郎者敘而傳之實先人意中之所深願者也且以先生之文章聲氣遇世之失職無聊者猶為游光揚聲不惜獎進而羽翼之使在當今之時有如伯長文長者其人雖往其集猶存又重以子孫之請謁雖無夙昔之交然推其生平簡伉不妄許可之懷一旦有子孫焉能承先志鄭重函請當亦先生大雅所不棄也懷抱廿年不敢以殊陋徑進謹因家舅張黃門同年之誼託為介紹冒昧遷

前懇乞賜其區區不惜一語爲其序述實先人九京之下所望以傳後無疑也士臣

嘉善魏留副寄朱駙馬都尉王晉卿疊翠爭流圖一卷有紹興御璽前府書記之印敬德堂圖書印范長白允臨跋尾王帶石谷定爲真蹟

李叔則稽云內典如佛塔廟一句疊三實字栢梁詩一句七果名太白詩一絕句五地名文機故用虛非實字則不壯予觀霧堂集多發前人所未發詩文頗與術祭妆有奇氣恨才多不能裁割加聲律不叶未免枒杈予如昔人所譏耳六月坐朝房會議偶消

來少宗伯問霧堂集答之如此

竹垞過邸舍云近著一書曰經義存亡考以鄭夾漈經籍志作骨而附益之不傳者存其目其傳者略論作者之意辨其得失蓋倣西亭授經圖兼用晁公武讀書志之例也竹垞篤好經學所錄多鄞范氏天一閣禾中項氏及曹氏倦圃溫陵黃氏千頃堂秘本

竹垞又言近寫得彭汝礪鄱陽集洪丞相盤洲集王炎午吾汶集程鉅夫雪樓集予因詢竹垞所見唐人文集自韓柳元白數集外則張曲江顏魯公獨孤及劉禹錫元結李衛公陸宣公杜牧沈亞之呂溫李觀

司空表聖皮日休陸龜蒙羅隱皇甫湜李翺孫樵劉蛻黃滔歐陽詹二十餘家皆予所及見者若富嘉謨吳少微李華蕭穎士賈至李翰樊宗師梁肅崔羣馮宿劉軻之徒皆不見其全矣

陸務觀過巴東弔寇萊公有詩云人生窮達誰能料蠟淚成堆又一時蓋以蠟淚成堆爲公貴後事耳予讀后山談叢云萊公性豪侈自布衣夜常設燭廁間蠟淚成堆及貴而後房無嬖幸則自其微時已然旣爲宰相乃所謂無地起樓臺相公也此萊公英雄本色所以不可及

予選五言七言詩及唐賢三昧集二書皆姜西溟敘君序之又選唐人選唐詩自河岳英靈已下八家益以韋莊又玄姚鉉文粹爲十種乞序于朱竹垞太史太史復書云姚氏文粹旣入選中則英華鼓吹三體衆妙聲畫正音萬首絕句諸本似不應遺顧于取舍興以其獨載樂府古調詩在五季詩道卑靡之後有復古之功非諸家所及若英華萬首取備故博而雜鼓吹三體惟錄格詩氣格卑下衆妙二妙亦然揚仲弘唐音品第略具而又多紕漏不及高氏品彙之詳第聲畫止題畫之作歲時雜詠僅節序之篇皆非文

將北地故略論之有服當取前諸本參以文章正宗
唐人詩唐釋子弘秀集續爲一書服安石百家選無
從見之耳
陳后山云韓文黃詩有意故有工若左杜則無工矣
然學左杜先由韓黃此語可爲升人道
鄒忠公浩道鄉集四十卷其子栩所編有李忠定
公序鄧文莊續後序正德七年壬申重刊本也道鄉
立朝大節在諫立劉后論章惇一事其立后疏古今
稱之如泰山北斗劾章惇三疏其一二云元祐之初曾
力絕後來之用竄又繳其三云惇在元祐初亂原兆

當保甲之法以爲其是其言甚力自陛下躬覽以來
凡詔及先帝皆語一一依違雖惇久置不問云云則是蔡
猶不分且諸惇一元祐君子之列其言詩矣無怪蔡
京立黨人碑亦竹惇竄名其末也先生受學程門而
特嗜禪理詩文多宗門語殆猶昭時古詩時似樂天
格詩深穩與葉石林工力相敵北宋之雄也零陵有
市戶呂絢者嘗以錢二百萬造大舟以俟先生後北
歸呂以舟送至江南先生謝以五絕句云平生親友
漫紛紛有幾書來寂寞濱二十萬錢捐不惜可憐湖
外有斯人瀟湘起花出江湖日日乾坤展畫圖白酒

紅魚對妻子鷗夷還似北行無若約者柳何可使其
新聞哉
道鄉序括者易傳云先生王文公高第也三聖之所
秘文公從發之于前文公之所略先生復申之于後
先生于斯文豈曰小補之哉則道鄉又服膺荊舒之
學其立言駁而不醇如此其曰點居軒冕之間當有
山林之氣節在文章學術大抵皆然乃名言也又曰
范丞相公平生于對剳引止是孝經論語孟子周易
四經
西塘先生集九卷宋福清鄭介公俠著萬曆中其鄉

人葉文忠公向高得秘閣本刻于金陵崇禎甲申公
之孫筠正守建昌重刊本也有黃廷舜序嘉正之孫
元清跋云乾道丁亥侍郎簡肅林公出鎮九江鋟板
郡齋淳熙改元太郎左丞以使公出鎮鄉邦復取是
集親爲題跋而刊之蓋先生集南渡後凡三刻今本
乃第四刻也先生之人品剛正然之氣至大至剛其
爲詩文亦如之大抵似石守道而無其怒張蒙之
習有德之言仁者之勇彷彿見之古詩如白爻行寄
子京等篇在樂天東野之間近體和荊公何處難忘
酒一章令奸邪九原之下猶當愧汗先生子脩十又

山林光祿也先生之弟侃登元祐三年令常與楊子
汝石（按傳誌先生子一人錚早卒此必有誤）崇寧五年蔡薿榜侃子良臣紹興
二年張九成榜汝石孫永年紹興二十年梁克家榜
椿年隆興元年木待問榜良臣子恭乾道二年蕭國
梁榜永年子畋之紹熙元年余復榜椿年子嗣之開
熙元年毛自知榜牧之子格淳祐四年留夢炎榜終
宋之世科第不絕天之眷忠義其至哉

一拂先生少隨父遊宦金陵讀書蔣山寺深爲王
介甫所器鄒陽揚驥夾學于介甫介甫命從先生學
及調光州司法參軍讞疑獄四五事介甫在政府皆

如所請任滿入京介甫勉令試法不應又令子雱婿
黎東美諭意將辟爲修經局檢討皆力辭且曰丞相
一旦當軸發言持論無非以官爵爲先所以待天下
士亦淺矣果欲援俠而成就之取其所獻利民便物
之事行其二三使進而無愧不亦善乎介甫爲先生
第一知己而至于義利之辨不稍詭隨如此若先生
乃可以報知己矣

文昌雜錄單父龐文英著宋人說部之佳者予家有
寫本文英官禮部郎官丞相穎公之子也後山集有
贈舅氏龐大夫詩云傳家業烈三公後肝膽平生萬
卷餘謂文英也後山爲穎公外孫又有龐謙孺字祐
甫南渡後客吳興著白蘋集見吳興掌故

后山寄山谷書云正夫有幼子明誠好文義每遇蘇
黃詩文雖半簡數字必錄藏以此失好于父幾如小
邢矣乃知向猷無足怪者正夫即丞相挺之明誠與
婦易安居士撰金石錄后山與丞相僚婿也小邢謂
恕子居實

以順天府府尹衛既齊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趙清獻集有劾陳恭公執中嬖妾殺婢二奏反復不
遺餘力予竊不謂然一日讀范蜀公疏言今陰陽不

和財匱民困盜賊滋熾獄犴充斥執中當任其咎臺
省捨大責細暴揚燕私若用此爲進退是因一婢逐
一相非所以明等級辨堂陛也不覺歎服如蜀公者
眞可以爲宰相元祐之初獨高臥不肯起其風概又
出元祐諸賢之上

吾汶泰和叁安福王炎午鼎翁者炎午以生祭文丞
相得名然他文乃似里社餅肆中應卜卷顛之語悅
以謁于姚參政貫學士自比于爨下之焦尾若甕恐
其不已知者誌父之墓又必于當世顯者是未此數
端皆所未喻集中惟張尉譽祠堂記頗佳不減羅鄂

州社壇記存此一篇足矣
洪文惠适盤洲集十三卷有詩無文按經籍志集八十卷此非其全也文惠與弟文安遵文敏邁同登館閣文名滿天下號稱三洪將朋舅炎兄弟亦稱三洪而功名爵位遠不及此集十卷以下皆挽歌樂章詩餘俳足錄八卷九卷皆雜詠盤洲山水草木花卉鶴公年泉老詠紫薇云十年三雁序接翅紫薇垣史稱其家居十六年兄弟鼎立以著述吟詠自樂猶可想見其盛也其父忠宣公松漠紀聞及景伯隸釋叢殘泉志景盧容齋五筆夷堅志唐人萬首絕句今皆傳

于世

盤洲集和景盧野處解嘲詩園池如此休言小但放鄒羲繁冤行但字法不齊與徐騎省莫折紅芳料但知盡意看同二公皆精說文之學也

嘗讀邵伴文正公詩花落餘香著莫人在本朱淑真無今春寒著莫人語適讀宋彭器資汝礪鄱陽集有湖湘道中見梅花絕句云病葉開花妙入神酥盤憶看北堂春瀟湘此日堪腸斷隨處幽香著莫人乃悟此矣唐人唯元白集中多用此等字未暇考長慶集也經籍志汝礪集四十卷今才十二卷

世謂東坡教壞司馬君實宋筬后山談叢別記一事云參寥如洛遊獨樂園有地高亢不因枯枿生芝二十餘本參寥謂老圃曷潤澤之老圃曰天生靈物不假人力參寥歎曰眞溫公之役也合觀二事溫公之修身齊家可見與安石在鍾山見老兵善掃地而喜一旦決作獨何人怒斥去正可互觀也

山谷云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不如雲中下蔡邑林際春申君疎影橫斜水淸淺暗香浮動月黃昏不如雪後園林才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此論最有神解後山詩話別記云晉直謂兇歌歸院落燈火下樓

臺不如落花遊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氣蒸雲夢澤云云不如光涵太虛容波動岳陽樓此語大謬上二聯雅俗判然不須較量下一聯直何減渾天成若光涵大虛室是何等語必元者之謬非眞詩也

談叢記趙元考云寒食麵臘月雪水爲糊則不蠹有唐類糊用黃丹王文獻公以皂莢末置書葉間然不如也

辛未三四月京師不雨多風霾四月十八日職方洛備員外郎郭與入署稍早至皮市忽大風起見有牛人朱衣白馬自北而南形貌甚偉風既過從人衚見

其時尾硯郭里巳鄉馬下易乘馬屹立于殤門之傍
然不覺也歸病二月餘始愈

太平寰宇記二百□□卷木梁史撰此本刑本予家
有寫本闕七十餘卷竹垞嘗借鈔之又得徐氏藏本
補足六十餘卷尚闕第四卷及百十二卷至百十九
卷僅闕十卷聞金陵焦氏有宋刻本今歸吳廬弘[illegible]侍
郎

南昌王孫朱謀㙔儀謀㙔博雅好古與周海西亭相頡
頏著書至百種尉鄭名統箋撰古史記四十卷及詩
解頤等書予已著之皇華紀聞第二卷又有本國將

軍體之名謀亞號獻原山人博雅精六書之學嘗刻
薛尚功鐘鼎款識及南村書畫史會要及江西宗派
詩寒玉館帖又嘗叅學于大近禪師亦一時人

古來如雄多工書如李斯趙高曹操鍾會劉聰王敦
桓溫劉裕劉毅桓元篡趙朱温之屬下至盜賊亦有
之梁虞龢論書表云盧循素善尺牘尤珍名法西南
豪士咸慕其風劇賊乃亦如此真可怪也蘇若思亦
工書

虞又云謝靈運母劉氏子敬之甥故靈運能書而特
多王法昔人云王氏例能書謝氏例能詩予按謝氏
自文靖分有吾書列中之上已來高奕爲海放方明靈運惠連綿
靜朓莊皆擅書名乃至孫超亦云吾書如前賢未爲
篤論也謝氏鎭玉集自安石暨梁陳凡作者十六人吳興江關序安石視弟長與之九孫同見吳興寺子改集

書史會要王曠導從弟與衞氏爲中表故得蔡邕書
法于衞夫人以授子羲之則是右軍父子皆經衞指
授也衞授筆法于蔡琰書法之傳在二女子亦自一
奇

書史會要云彩鸞不知何許人作楷字小者至蠅頭
許有大字法書唐韻極有功近類神仙吳彩鸞蔡彩
鸞故名按唐韻即女仙吳彩鸞所書以名所云似

二人南村誤耶又云許渾不知何許人按唐詩人
許渾潤州人居丁卯橋名籍甚者南村草草乃如此

又李北海書碑自刻之託名伏靈芝乃云靈芝之書
生嘗爲易州刺史不知何据

廣南人以蒌爲茶予頃著之皇華紀聞閩道鄉集有
張耒送吳洞發絕句云茶選修仁方破碾叠分吳洞
忽嘗新君謨遠矣知難作試取一瓢江水煎蓋志完
遷昭平時作也又有栽茄葉詩云丹桂葉舒椎卮碧
木蘭花發避深紅皆可入南方草木狀也李仲賓學
士古交趾茶如綠苔味辛烈名之曰登茲應登字兒

懸櫥編有神化虎記事云順治乙未春三鼎人寧某鋤田次有虎搏之寧急舉鉏中其頰虎委去寧疾歸呼鄉人蹤之乃入一古廟神像頰上鉏痕宛然泥污尚濕碎視其腹得人骨甚多始知前虎神所化也遂焚其廟而虎亦絕又汀州丘舉人長厚人也年七十餘一日夢神告曰明午有五僧到門化齋可厚待之或索酒肉恣予勿靳次日晨起如其言治具亭午果有僧五人至齋之未足又出酒肉令恣食僧喜逡巡出一籍示丘曰吾儕者試君耳人言君長者良然君名在此籍否者厄矣遂去丘遣人尾之至林薄間五僧皆化為虎咆哮而去汀人危允猷言如此又撫州黃翁密溪人生三子俱壯矣乙未使耕田山中晨出暮返一日鄰子告翁田蕪不治翁心疑之詰旦三子出翁密尾之見三子入山林中自脫衣挂樹化為虎翁大恐奔歸告其鄰拒戶留處道夜三子歸叩門良久翁不敢應鄰子從室中告其故三子曰有之帝命所驅不自由也因嗚咽呼父曰罔極之恩寧不思報無如父命早在劫中兒輩數日遠出正求其人可代者今事既露不可復止某亦領中有小冊子為簡付不然父固不利兒皆坐是死矣翁取燭覓衣領果得小冊皆撫郡應傷虎者翁名在焉翁曰奈何三子曰父第關門當自有策勉從之三子受冊泣拜告翁曰此上帝之命父可蒙厚衣數重勿結帶加黃紙其上匍伏虎蹊兒當救父翁如其言三子次第從後躍過各銜一衣虎吼而去遂不復返亦危說予往聞江都僉生述方審司土官母安順府陶生姊化虎事者之滇北紀談謂猺獞苗猓間有此事右數事皆在閩中尤奇懸櫥編南城徐芳著芳崇禎庚辰進士字仲光亦號愚山明末曾知澤州（其事亦詳西畝叢語池北偶談及利州任瓌夫婦化虎事甚怪異）

樂府拂舞歌有獨漉篇一作獨祿一作獨鹿宛委餘編子史文選訓解云星鹿小網也音獨鹿按古辭云獨漉獨漉水深泥濁蓋因水邊所見以起興漉祿鹿三字舊俱無解則作網義釋亦通

韓退之于莽鹵猩猓怙妥等字多倒用皆有據非杜撰推之玲瓏之為瓏玲喑吰之為吰喑孟浪之為浪孟皆然若魯直以西巴為巴西則趁韻耳

如何樹名九百歲一結實形如桒長五尺

華陰王弘撰無異寄其鄉王建常仲復律呂圖說二卷蓋本諸朱蔡蔡之李文利王子魚邢雲路諸書而

折衷以自得之義建常居河渭之間与友帷括以著
述自娛崑山顧炎武寧人訪之一見折服以爲吳中
所未有蓋秦士之高尚其志者予詢丁少司空嶽生
承風云建常邠州長武人
以僉都御史陳學日爲順天府府尹
光祿寺卿劉楷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邵遠平能

粵東洋船有攜小鶴來自海外者高一寸長二寸許
素羽丹頂喙脛皆綠與鶴無異貯以匣中置玉盤盤
中貯清水水中浸珍珠二枚鶴立盤中竟日不食時
含珠于喙旋吐于水開匣則振羽引吭而鳴聲極清
越長山李郎中子之客粵親見之粵西某山產小猴
如墨色亦僅長二寸許每千百相貫如懸紐下飲江
水黠者伺其飲發鳥鎗擊之中斷而墜就江中取之
無一二生得者人發殺機微物失其咸若亦異矣哉
蜀石泉猴羅江犬子亦皆以小得名荷蘭小牛白雉
黑文項領間有肉峯如橐駝予爲禮部主客主事時
親見之云
辛未夏刑部李郎中斯佺市一豕將生予會李生日
近私計若是日生子則捨之否則以供食其庖人是
夜夢偉丈夫九人由大門[illegible]拜而之曰吾輩將有請于
主翁耳明晨以告而豕適生子九李異之遂送之放
生池

居易錄卷十二終

居易錄卷十三

濟南　王士禛　著

予舊與亡友葉文敏論牛李之黨李爲君子牛爲小人勿論兩人本末即觀其所與之友可知文敏不甚以爲然適觀看山唐庚集寄郭潛夫詩云黔江清且碧瀘江濁而紅須與盡變濁混混顏色同清固不勝濁此理天下通君視開成間牛李爭長雄卒之贊皇老不勝太牢公物理自古然徘徊歎無窮因憶吾前之持論非謬而文敏或別有見未必然也葉石林云李德裕是唐中世第一流人物可與姚宋並立而不至爲崇之權譎使武宗之才如明皇之初則開元不難致良然

生男胎衣名紫河車別有遊魚亦名紫河車生楚蜀峽山中范石湖詠之云綠炭叱翁綠翠巢抱修莖蟲如青旄節草中立亭亭根有却老藥鱗皴友松苓詩見石湖集

宋臨川王世說雖僞巧而有文外之味予己未年在翰林曾見吳客攜二帙索重價求售其一南唐昇元閣帖其一則宋槧本皆宋奇談略似世說忘撰人姓名至今恨之又予家有唐語林乃德州盧御史世㴶德水鈔本宋孔平仲作續世說今不傳何良俊作語林以廣世說其書最傳焦竑作類林錢唐張墉作廿一史識餘頗存古意廣信鄭仲夔作清言粗得一鱗半甲耳近李清作女世說顏從喬作僧世說王晫作今世說汪琬作說鈴皆倣而爲之者王汪二書記予兄弟名閒語最多要是本色人難學耳

閏七月十八日內閣大學士學士傳　旨問九卿以故吏部尚書鄂爾多行應謚法否皆稱其老成持重云先是故內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杜立德訃聞亦詢九卿然後予謚蓋易名之典其愼如此按明制京官三品已上例予謚其品秩未尚而侍從有勞或以死勤事者不拘成例　本朝則六卿總憲始得賜謚侍郎得謚者無幾人然謚其美惡上有　睿裁下有淸議亦不但以有無爲優劣也大明會典載洪武初定議謚禮部奏旨施行二十五年令本部行翰林院文臣五品以上有實政可考者爲上有行實繳收者爲中有贊無取者爲下三等以行實繳收者爲上有實政可考者爲中有贊無取者爲下開送翰林院擬謚請旨　本朝則翰林院之內閣明之題請云

南史丘仲孚傳每讀書以中宵鐘爲限墨客揮犀云古有分夜鐘則議張繼楓橋夜泊詩者眞兒童之見也

翡翠產粵中予于皇甫紀聞辨其族類然所謂翡翠

屑金乃別白一物歸田錄歐陽永叔家有玉罌一形製甚古以為碧玉在潁以示坐客有兵馬鈐轄鄧保吉者真宗朝老内臣也識之曰此寶器名翡翠宜聖庫有翡翠琖一隻所以識也後偶以金鐶於罌腹信手磨之金屑紛紛而落始知翡翠能屑金也則翡翠又玉石之屬

予自初仕揚州推官至叨九列三十年間往往謬司文衡順治庚子江南鄉試為同考官分較易二房得盛符升(甲辰進士監察御史)等十人康熙癸卯江南武鄉試為同考官得丘湛(甲辰武會元)等十九人壬子以戶部郎中為四川

鄉試正考官得楊兆龍等四十二人副之者工部員外郎貴溪鄭公日奎戊午以翰林院侍讀為順天武鄉試正考官得王來泰等一百八十六人副之者侍講今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韓公菼是榜羅淇中巳未武狀元(湖州副將)徐思武中壬戌武狀元(揚州副將)繳煜章中丁丑武狀元(山西參將)庚申遷國子監祭酒辛酉甲子兩值秋試矢公甄拔得士尤衆如壬戌之史夔(翰林中允)等乙丑之高曬(編修)金居敬(雲南知縣)等戊辰之楊右甸(編修改給事中)查嗣韓(翰林編修)查昇(編修)等不下數十人皆一時名士辛未會試為考試官同事者文華殿大學士兼戶部尚書張公玉書工部尚書陳公廷敬兵部右侍郎李公光地也得張瑗(翰林修撰改御史)等一百五十六人而前在揚州日所賞拔士如許承宣(丙辰進士給事中)許承家(乙丑進士編修)汪懋麟(丁未進士刑部主事)喬萊(丁未進士侍讀)汪楫(己未召試檢討河南知府)許嗣隆(壬戌進士檢討)吳世燾(戊辰進士編修)張琴(癸丑進士中書舍人)劉長發(丁未進士工部主事)張楷(丁未進士延平知府)張琬彭寸右夏九敘王司龍之屬以文章登科甲者亦不下數十人予幸生右文之代獲以文事自効略抒其推賢進達之義少逭罪戾詎非天幸聊疏其槩用示吾子孫云

少保兼太子太保昭武將軍提督江南總兵官楊捷卒賜諡敏壯捷字元凱義州人予官揚州時與定交

甚契後兩為山東提督文武協和兵民安堵武臣中之賢者也甲子　上南巡捷朝　行在寵勞甚至稱老將軍蓋異數云

吳郡門人惠周惕著詩說三卷言博而辨不主故常可備說詩一家之言周惕字元龍康熙巳酉予在淮陰始來執贄及予為祭酒又從遊太學辛未會試予以兵部侍郎為考試官周惕適以第六人中第入翰林

以禮部左侍郎掌翰林院事庫勒納為戶部尚書通政使司通政使兼掌詹事府事尹泰為都察院左副

都御史仍掌通政司詹事府事康熙元年巳來一人兼掌三衙門者尹泰公及張公英也一人兼掌兩衙門者禮部左侍郎兼太常寺卿席爾達公也

以左通政劉元慧爲都察院僉都御史羅眾倫爲光祿寺卿

八月初一日保和殿大學士兼兵部尚書梁清標卒于位公眞定人崇禎癸未進士卒年七十二無諡公與故大學士大名成公克鞏寶坻杜公立德皆直隸人又皆癸未進士至是前後卒公早登館閣拜大司馬年未四十歷戶禮兵刑四部尚書康熙戊辰以兵書大拜在相位甫三年公精賞鑒蒐羅金石文字書畫鼎彝之屬甲于海內領袖詞林數十年風流弘長藹然爲鉅人長德予順治中未弱冠偕計吏入京師公與合肥龔端毅公鼎孳知之尤深在禮部戶部爲郎日又爲公屬每放衙吏散必引與論文章究風雅相期在吏牒之外蓋公以癸丑歿世又十九年而公卒公家由翰貢甲科以[illegible]與曾祖[illegible]吏部[illegible]後兄[illegible]實吏部侍郎從兄青嶽[illegible]侍郎公亦以吏部侍郎拜兵部尚書兼諱兄弟四人貴顯前後相繼猗歟茉之

吉韻聞鳥有名功曹卡簿者故予過泰和有詩云木客山爲人此介功曹卡簿鳥多名茅亭客話云化雀

名都護西陽雜俎云齊郡函山有鳥名王母使者倂失物炙狠筋卽得段成式云武宗四年官市郎巾因言俏泰賢爲涇帥毀諸甑西市賈胡市郎巾至修竹市衛金吾儲偶問官健朱秀曰甚易得但人不識耳郎于古培摘出三枚如巨蟲兩頭光帶黃色號集奴婢環庭炙之蟲慄蹶動一女奴臉唇瞤動詰之果竊器者則郎巾別是一蟲今傳訛作狠筋耳

巳巳冬十二月戶部主事族姪郝以前文登令行取需次都下遣其族子景修歸鄠縣行至獲鹿遇于自保等五人約同行不知其盜也早行至稻井鎮西碣殺景修而奪其貲及所乘牝馬旣復東行途次遇裕親王府護衛自山西歸宵公事回京者與秦人侯補等備其某偕行至封坎同皆宿焉明日盜早行而舍其牝馬旣而王府護衛行出自高崖避下從之屢麾不去午次榆林鎮馬忽奔馳入一店隨視之則自保等在焉出其紙馬之故不服二守備搜其裝得景修路引因此吾秦人也今安在盜語塞護衛縛諸盜詣保定巡撫于中丞成龍鞫之盜乃吐實皆論斬馬之報冤奇矣

春秋左傳類對賦一卷似蓮沐體宋將仕郎試秘書

省校書郎徐晉卿撰瀛島重刊本晉卿自序云余讀五經帖好春秋治春秋三傳雅尚左氏然義理亦合卷帙繁多頗嫌討閱艱以碑記乃以暇日撰成錄賦一篇凡一百五十韻計一萬五千言首尾貫穿十得其九命曰春秋經傳類對賦北宋人也又有元至大戊申長汝敎授區斗英跋云是賦乃徐祕書所作江陵路總管太原趙嘉甫得善本授之郡庠俾鋟梓以淑諸生予觀其比事屬辭頗自斐然然無關經傳要義大抵宋人肴述如事類賦蒙求之類皆類俳體取便記誦云爾

康熙庚戌冬沛縣閻爾梅古古在京師先考功兄召同吳江顧萬祺庶其飲予在座閻老而狂好使酒罵坐酒罵恩兄弟叩其所作輒誦數篇顧以前輩事閻執禮甚恭至是起贊曰先生詩不減杜少陵矣閻勃然怒直視顧曰小子何知何物杜甫輒以況我耶顧面色如土噤𡁠而已予深惡閻之傲誕思抵巇以折其氣有頃閻又自舉其宋中與曹侍郎秋岳倡和近體詩意甚自得誦鴈門關塞人云氣肅寒空地高天近星辰大春少秋多草木窮云云予曰先生此詩可追空同黃河水遶漢宮牆之作閻大悅曰知言哉向者芝麓謂合肥龔鼎孳云有詩當不愧西樵阮亭兄弟信然予徐笑曰知言某不敢當然有一言相質先生謂李獻吉顧出杜子美上乎閻愕然曰何謂也予曰適顧生以子美擬先生而先生怒斥之某以獻吉擬先生而先生乃大喜然則獻吉不遠過子美乎此某所未喻也閻赧甚不能答但連呼曰不必言且可飲酒耳未久遁去明日西樵謂予弟昨困此老已甚予觀閻作但工七言八句然率有句無篇又皆客氣不合古人風調至七言古詩并音節亦不解直如瞽詞倍口演說俗人但爲其氣岸所奪耳自法眼觀之不免野狐外道

明人盛稱御史符丹珍木云公手植當水精之則多寶花色白或五出或六出陽月結實如指陰月結實如拳

吳草廬于諸經皆有纂言詩獨無之禮纂言予家舊有刊本易纂言康熙丙辰得之京師亦刊本也書纂言寫本己巳冬從人錄借之黃虞稷俞邰獨未見春秋耳朱竹垞云曾從吳郡陸醫其清家藏書見之

今人賦詩用事不詳出處爲謬相沿最爲可笑如彈棊之戲西京雜記云成帝好蹴踘羣臣以爲勞體非

至尊所宜帝曰可擇似而不勞者奏之家君倣唐所也作彈
棊以獻傅物志云魏文帝善彈棊能用手巾角時有
書生又能低頭以所冠著葛巾角撇棊故李義山詩
云玉作彈棊局中心最不平此與奕棊有何干涉而
今人率以奕為彈棊此類甚多
戊午夏予與翰林掌院學士今刑部尚書澤州陳公
廷敬侍讀學士故刑部侍郎諡文敏崑山葉公方藹侍講
學士今禮部尚書桐城張公英同內直每有　御
製必　命和進一日　賜侍衛輔國公俄啓詩
云觀德出來尚古風手彎滿月綠沈弓云云俄啓蓋以

宗室宿衛有穿楊貫札之能故　聖製云然臣士禎
恭和云宸章高視漢歌風絕藝爭誇兩石弓自是
君王勤講肄　時龍種盡英雄蓋此題有三難
御製首倡一也旌俄啓之射二也宗室而兼宿衛三
也詩僅四句包此三義所以難也壬戌　賜宴
乾清宮賦昇平嘉宴做柏梁體詩　御製首倡云
麗日和風被萬方和者自內閣大學士已下凡若干
人士禎時以祭酒領成均句云三德六行為士坊朔日
詩成恭進　己丑製詩序　御書之詩則
詔故詹事禮部侍郎沈文恪荃書之刻石姿心殷恐

楊裘貫九月九日　官賜與宴諸臣人一本真昇平
盛事云
張仁熙字長人楚之廣濟人隱居著書與竟陵胡承
諾君信吳驥既閑蘄州顧景星黃公皆前代逸民有
名江漢間庚午冬寄予書時年八十矣書云仁熙聞
之古稱一代人文必有英絕領袖之者鄉湜籍漢之
於退之黃晁張秦之於子瞻是也而昌黎與丁襄陽
書則曰或為之先為或為之後焉取其責均肩之蓋
原本孟氏之旨以高其自處之地僕則以為不然僕
以為非真有憂世覺民之責如孟子者皆當遁迹利

名斷絕丐乞豹霧冥冥枯槁自娛即間有須之殷而
遇或踈者合有道得有緣迹其間殆非一死生一旦
夕之故如俗所稱知己無憾者此夙契也而或因以
為奔競砥焉何至如昌黎慷慨沾沾顏有所挾而至
耶至于上之人一處高位及汲汲求賢以奠邦國安民
人其於名譽之士長養而成就之其無所挾固明矣
僕少孤兄嘧無贍稍長知讀書亦嘗手執經卷山椒
水涯靑燐白骨口不絕吟於兵戈疫癘之中年踰壯
多病即決棄科月文字昔人有云已作宜泥下潛蛙
何由與鷸虎哉甲辰曾一過郡門閱濟南領袖復有

先生時苦京寓雜遝一月即歸歸而商丘宋牧仲通守黃州延致署中課其子弟屢道先生已而商丘別去忽忽十五年商丘移節通州兒子任放因會試入通見長者商丘爲致先生倡和評點種種大序且曰近與阮亭宮詹屈指海內耆舊江漢間僕與顧黃公耳僕心異之已而捧讀漁洋集天韻標令頌試通遠間出光怪包合韓蘇而士之遊先生門者靡不曰入阮亭之室而緒其派當世之頌說北面竊先生以爲名者種種而僕終不敢楮墨付兒輩入都者上謁則僕硜硜小人所謂遁迹利名謝絕丐乞者也數年以

來僕日益老食貧之剌日晨不當途益閉影謝客而敝友金蔚齋尺牘數千里道先生纏綿不已或曰秋水蒹葭或曰癖嗜頑說至欲須尺一下逮訖以爲素未邂逅而神交若此且曰先生退居古處全勤　聖天子召問便殿攸之待從徵至此殆不能於小節而嘿嘿于大君子之前矣大君子本領鑪錘偉一切心儀古聖名族大海何得輒以又不弟千古著述何幸如之僕欲遊山林不敢稍於作者三十年前識聽友人爲刻詩文必許何湖高賢觀聽者即此本也近亦縎稿數帙且猶或於前者詩有山川酬答之作文多史傳論列之言貧賤纏窩排正仍以舊本付小兒獻之閣下昔謝玄暉好獎聲名未達之士孔融聲施張茂先不棄窮巷侯門一分之善遂羅英傑僕杜門已久枯槁自娛然仰先達以重生冀修名於不朽雖古賢高隱間亦不廢王山子一字故人黃公衡不去口實或不至謝崔彥烈片言自達也翹首俟命。

[illegible]

太倉周贊元恭以南公菴稿相示所撰明史稿也中間載先太師先方伯先侍御事略頗具贊熟史事梅村晚年招與讀書或事有疑誤輒就問之贊庚午夏

遇予書曰贊於三十年前知有阮亭先生者非今之人而古之君子也意欲望見顏色而生於江南蕞廬之下志氣衰鄙見聞單陋無以具行李又爲同里梅村先生留訂春秋書者朝夕賜對者十年弗獲造先生之門覲奉聲欬梅村殁後饑驅出門糊其口於四方又逾十年而年漸遲暮自傷將終不得見先生矣去年踐故人之約策蹇北來私心自喜可以一見先生而才至都門疾病頓連一身孑然及健菴南歸寄食同里錢黃門之邸暫爲蒙師嗟乎如贊之遭逢亦可謂之不幸矣惟是先生爲一代之名賢三十年

所願見而不可得者今既在此詎可覿面失之然又
不敢貿貿而前遂恐終不得見故以一言介於左右
璞自少有志於史於有明三百年之人物粗有纂輯
然中間尚缺十之二三而貧家無藏書可以考證又
自以才之不充學之不裕識之不確未敢出而問世
載奔馳中有年矣前則梅村後則健菴俱未寓目今
欲是正於先生乃既無紙筆又無書人草稿塗乙不
可以瀆高明終欲就先生謀之倘不棄微賤而辱見
焉則請涓吉以進幸甚
命太常少卿沙拜巡視廣東廣西鹽課閩粵鹽課舊

以巡鹽兼理之至是始專差朝官亦由都察院題請
但不專差御史允兵科給事中卞三畏之請也
前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吳正治卒
于江寧公漢陽人順治己丑進士卒年七十五
獨漉山人自粵東寄文待詔畫江南春卷長丈許山
水間多作招提蘭若中幅及卷尾處兩作瀑布最為
奇絕卷首江南春三隸字款尾嘉靖丙辰春日製七
字皆待詔自署書獨漉山人陳恭尹元孝自號
前文華殿大學士兼戶部尚書徐元文卒公崑山人
順治己亥狀元及第卒年五十八

命宗人府副理事官吳爾泰巡視福建鹽課
鄒平長白山有釋宗渤季潭石刻手蹟古今詩十五
首後題云右諸詩皆予洪武初雜處亂軍中迄今已
三十年偶持鉢過長白山宿劉老別業憶舊作書之
憮然自失時永樂二年九月天台釋宗渤滄溟跋尾
云此長白山名蹟也嘉靖乙丑三月歷下李攀龍書
其詩如戰城南江南幽磵龍行等作列朝詩皆載之
按季潭以胡惟庸之獄有連奉旨免死命往鳳陽槎
峰至江浦石佛寺示寂壽七十四事在洪武閒而此
刻署永樂二年必有訛誤記之以俟考

無錫侯氏新刊十家樂府南唐二主中主四首後主三十三首馮延巳
陽春集宋嘉祐陳世修序謂之馮造留長篇不於不伐云云子野張先東湖賀鑄信齋葛郯竹
洲吳儆虛齋趙以夫有序稱巴西老山人自序松雪趙孟頫天錫薩都剌古山張埜邯鄲人有至治初元
邯川李長翁序皆在毛氏宋詞六十家之外向見宋牧仲中丞
所得李長文昌埴學士鈔本數十家不甚流傳者尚多
有之恐不止此也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衛既齊改右副都御史巡撫貴
州巡撫僉都御史田雯以內艱歸
宋貴兗墨前卷屢載之晁氏墨經云今兗州泰山徂
徠山二山今屬府南嶧山沂州龜山蒙山密州今諸城九仙山

登州牢山（俗作勞山一作嶗山）皆產松之所兗沂登密之山總謂之東山東山之松色厚肥脈皆實沈重品惟上上工則兗州陳明明弟遠遠子惟進惟迨與易水奚氏並稱又東坡題跋云此墨兗人東野暉所製每枚必十千信非凡墨之比東野氏周公之裔至今爲曲阜云

同年成愚庵（其範）青州樂安人通知人文賊據岳州官軍未即攻拔成時爲御史密疏言當于某月日克復岳州已而捷至如所言後長沙之捷雲南會城之捷皆密疏克復時日不爽遂內擢通政司參議超拜太常寺卿進兵部右侍郎罷歸

余家與臨邑邢太僕子愿（侗）爲婚姻故先曾祖方伯贈侍郎公得其手蹟爲多亂後盡化劫灰惟蘭亭序白鸚鵡賦（王摩詰）二卷僅存余兄弟幼時從先祭酒府君侍坐閒公顧謂曰此皆吾所珍愛今僅存二卷汝輩先取科第者當得之以負期望順治戊子先吏部西樵兄舉鄉試公在以蘭亭卷賜之辛卯余未弱冠繼舉公尤喜又以白鸚鵡卷賜之此卷曹侍郎秋岳（溶）周侍郎櫟園（亮工）諸公皆有題跋記事

先方伯公有知人之鑒年九十餘聰明不衰嘗語祭酒公曰汝諸子皆佳將來成進士者三人某某是也幼者尤早達既而先西樵兄（士祿）以順治壬辰不肖（士禛）以順治乙未先東亭兄（士祜）以康熙庚戌相繼成進士而（士禛）得儁尤早與叔長兄壬辰會試（士禛）辛卯鄉試公皆及見之

李侍講（中磎）渭清言黔山水奇勝當以憑虛清溪二洞爲冠清溪石筍最奇多不可以數計憑虛有大士羅漢像皆鍾乳滴成最上有萬年舊石方畝許縱橫界畫皆如町畦之狀人工刻鏤不及也二洞之奇在飛雲巖之上

又言五華山在滇城中明初命黔國公沐英畫滇城

形勢進呈高皇建府第之所太祖指五華曰此山有王氣宜建寺于山巔其後永明王改建宮殿至吳世璠作逆又居之明祖之言卒驗

諸城古東武郡宋密州坡公超然臺在焉縣學有石刻坡八分書云明叔傳道處幼子贈遊軾凡十字坡書滿天下而八分僅見此石

東粵石刻惟貞陽峽周鑿題一篇最古予皇華紀聞記之韓郭功父書自集韓刻辭爲詩云文格迥擬韓愈老字畫尤近小王真者宋人也珍重之如此此文姚鉉收入文粹潮之下寸寸秋色乃篇中奇語

元遺山詩云碧𧅶寸寸皆秋色空對山靈說到灘
汃字說文引爾雅云西至于汃國汃西極之水也府
巾切杜牧送孟遲先輩詩小溪光汃汃自注普汃切
宋黃仁傑夔州苦雨詩汃月不虛爲朽月今年賴得
是豐年汃音伯平聲東方朔傳令壺齟老柏塗塗與
汃同注云丈加切

粤人食檳榔用蔞葉杜蠣灰雜裹之葉即扶留藤一
名蔞扶留一名南扶留顧微廣州記曰其花實即蒟
也蛤名古賁燒以爲灰曰牡蠣粉詳齊民要術又吳
都賦曰東風浮留廣州記東風華葉似落娠婦蓋紫

作羹味如酪香氣似馬蘭

爾雅購蔏蔞郭璞注蔏蔞蔞蒿也生下田初出可啖
江東用羹魚故坡詩云蔞蒿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
欲上時七字非泛詠景物可見坡詩無一字無來歷
也

爾雅曰荼苦菜可食齊民要術引詩義疏曰山田苦
菜甜所謂堇荼如飴又爾雅曰檟苦荼郭璞注云樹
小似梔子冬生葉可煑作羹飲今呼早采者爲荼晚
取者爲茗一名荈蜀人名之苦荼齊民要術引博物
志曰飲真茶令人少眠前人乃謂古無茶字以荼即
是茶大謬

皇覽冢記孔子冢塋中樹數百皆異種有柞枌雒離
女貞五味毚檀之屬

以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劉元慧爲順天府府尹府尹陳謫降以病告

命禮部尚書熊賜履工部右侍郎王承祖爲武會試
主考官戶科給事中王原祁戶部郎中羅大美禮部
郎中莫之翰刑部郎中宋駉京爲同考官

詩四始五際按詩緯汎歷樞曰大明在亥金始也四
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

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午亥之際
爲革命卯酉之際爲改正辰者天門出入退聽

以通政使司通政使黃斐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大
理寺少卿宮夢仁爲都察院左僉都御史

九月二十一日九卿詹　奏會議直隸巡撫郭世隆
請停大計一疏三年大計仍舊行二年舉劾應停止

二十二日未刻　駕出景運門由　御文華殿
經筵講官滿洲戶部尚書庫勒納禮部尚書顧八代
工部尚書石柱戶部右侍郎阿山禮部左右侍郎席
爾達多奇刑部左侍郎傅臘塔吏部尚書李天馥

禮部尚書熊賜履兵部尚書杜臻刑部尚書陳廷敬
吏部左侍郎李振裕兵部督捕右侍郎王士禛翰林
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兼掌詹事府事張英內閣
學士兼禮部侍郎彭孫遹尚書庫勒納陳廷敬講四
書放勳日一段侍郎傅臘塔學士張英講周易立天
之道一節講畢　駕還宮賜宴太和殿前
二十五日　朝審畢過慈仁寺閱故書攤買得閣隱
居集三卷嘉靖中顛人黃吏部汝森刊于虔州宋
禮部侍郎王欽臣所集也有汪及吉郡胡直序陳侍
中尚書令江總元序又二曹詩集各三卷唐詩人鄴

唐二曹也一臨桂人一陽朔人皆西粵產有蔣文定
公冕序文定亦粵全州產此集御停刪在杭刊于桂
林曹學佺能始序之
李少司馬厚菴光地歲誚予昔人謂嶺南聲紡績聲凡
人家不可不有公在會議朝審班中屢有正論不肯
雅阿此聲亦　朝廷之上不可不有者也
命戶部侍郎博濟兵部侍郎李光地工部侍郎徐廷
璽閱視淮揚等處河工
以太常寺卿周之麟為通政使司通政使太僕寺卿
唐朝彝為太常寺卿

予過江西建昌縣南渡修水岸上有亭影白樂天詩
碣一絕句云修江江水縣門前立馬教人喚渡船好
似當年歸蔡渡草風疏雨渭河邊愛其風調然未詳
蔡渡所在偶閱渭南縣圖經云渭水至臨潼縣交口
渡東入渭南境又東折至縣城北曰上漲渡又東南
流曰下漲渡又東北折而流曰蔡渡以漢孝子蔡順
得名其地有蔡順碑與樂天故居紫蘭村正臨渭河
一水耳

居易錄卷十三終

居易錄卷十四

濟南　王士禛　著

二十六日巳刻　皇太子詣主敬殿會講九卿科道及詹事府左右春坊司經局官侍班如儀滿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兼掌詹事府事尹泰漢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兼掌詹事府事張英講論語賢賢易色章滿洲右春坊右庶子文肅漢翰林院侍講學士李鎧講周易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二句講畢
賜茶文華殿門

予少喜徐渭詩句椎牛千嶂外騎象百蠻中皆使蜀有詩二百餘篇凡四押蠻字云秋河落百蠻飛鳥入南蠻江山眞萬里雨雪到諸蠻客心爭歲暮猶自滯烏蠻及使粵又有句云鬢從五嶺白山入百蠻青後有談者未知可追蹤文長否耳

門人陳僖蔼公淸苑人以古文名河北有燕山草堂集若干卷來京師弔眞定梁公示予上谷殉節紀事敘述甲申流賊之變邵同知宗玄張光祿羅彥金御史毓嶙諸公事蹟甚得太史公筆

故禮部尚書王文貞公崇簡筆記云奏疏揭其要書于後謂之貼黃外封處書事由月日謂之引黃明崇禎元年輔臣李文敏公國普請章奏倣古貼黃之法撮節要粘元本以進至今因之

陳昏酒閒迹崇禎中浙西舉人祝淵北遊上谷寓其家一日與傳文□翁飲酒酣忽發憤曰丈夫負此七尺貴有傳于後世耳吾欲以詩文自見則當世已有某某度不能與爭名方今可爲之事惟上書救石齋耳石齋謂漳浦也明日遂入京師詣長安門上疏論救予門杖舊例門杖甚于廷杖十死八九祝談笑解衣無恐怖色監杖內閣曰奇男子也令輕其罰眞定梁金吾淸宏左右護持之得遣戍蓋明季士人好名如此

予家自太僕司徒二公發祥然藏書尚少至司馬方伯二公蒐書頗具矣亂後盡燬兵火予兄弟宦遊南北稍復收羅康熙乙巳自揚州歸惟圖書數十篋而已官都下二十餘載俸錢之入盡以買書嘗冬日過慈仁寺市見孔安國尚書大傳朱子三禮經傳通解荀悅袁宏漢紀欲購之異日徃索已爲他人所有歸來惆悵不可釋病臥旬日始起古稱書淫書癖未知視予何如耳玩物喪志故是一病不能改也亦欲使吾子孫知之朱竹垞嘗爲予作池北書

庫記
凡祭祀進少牢以黃旗前導一羊居前謂之引羊引
羊終身豢用之不復宰閱少司馬朱都納公說如
此
康熙庚午歲浙東諸郡縣緊雨山中多起蛟發而餘
姚尤甚水高于城堞幾至陸沉山陰沈進士五來說
姚有城居之民負販他出聞水漲急操小舟歸視其
家甫至城門水已踰城下注乃冒木入見一物頭角
鬚鬣如世所繪畫蛟龍狀其身則烟霧擁之不可辨
奮迅突門而出驚懼仆地移時始甦已失所在尋其
家則為澤國矣
辛未十月初三日　仁憲皇太后萬壽節是日奉
慈寧旨免行禮而法司乃先一日傳集九卿于
天安門議朝審會稿予以為是日雖有　旨免行
慶賀禮而各衙門不理刑名況于朝堂集議之大者
乎大體所關改日為是力言之乃各散去
九月十八日　上諭諭戶部朕頃巡行邊外入喜
峰口見有民間田畝為蝗蝻所傷又聞榛子鎮及豐
潤縣等處地方被蝗災者所在間有秋成失望則粒
食維艱朕心深切軫念著行該撫親歷直隸被災各
州縣通加察勘悉心籌畫應作何積貯該撫詳議具
奏其被災各地方明歲錢糧若仍照例催科小民必
致苦累著俟該撫察報分數到日將康熙三十一年
春夏二季應徵錢糧緩至秋季徵收用稱朕體恤民
生休息愛養至意
十九日　上諭諭戶部河南一省連歲秋成未獲
豐稔非沛特恩蠲恤恐致生計艱難康熙三十一年
錢糧著通行蠲免併漕糧亦着停徵至山西陝西被
災州縣錢糧除照分數蠲免外其康熙三十一年春
夏二季應徵錢糧俱着緩至秋季徵收用稱朕眷愛
黎元撫綏休養至意
自罷兵十數年來凡被兵及運饟他方歲有捐租之
命洊及內地己巳　南巡視河所過蠲租如
山東江南浙江諸省蠲至二千餘萬真亘古所稀覯
也萬年有道之長實基此矣
琉球國中山王臣尚貞奏為籲　恩題請歸養以廣
皇仁事據臣國入監官生梁作楫等啓稱等于
康熙二十五年遵　旨同貢使進京入監讀書抵
今四載感荷　皇仁優恤之恩給以廩餼衣服楫
等雖頂踵俱捐天恩莫報況學海之淵源深邃　聖

朝之法制昭明雖終身寢食其中亦楫等所深願但
係貢使毛起龍等入京得接家信知父母衰老倚閭
望切楫等雖三冬之講究宜深而一本之瞻依倍摯
此陳情表所以有報劉日短之語也叩乞恩賜具疏
題請歸國等情據此該臣貞案查康熙二十三年蒙
冊封天使汪楫題准臣國陪臣子弟入監讀書臣貞
遵奉
兪旨業於康熙二十五年遣官生梁成等
三人同貢使魏應伯進京仰荷 皇上令其入監
讀書月糜廩餼季給衣服正梁成楫等感泣 高厚
殫心誦讀之時也但伊父前經飭丈入貢萬里梯航

罔辭勞瘁今皆年老奉養需人臣貞亦當念之矣且
梁成楫等三人俱未有室父母之願人皆有之況臣
國人皆愚昧自成楫等進監之後臣貞望其返國與
臣言忠與子言孝以宣布 皇上一道同風之化
更爲不淺今據梁成楫等乞題請歸養等情應否准
其歸養臣貞未敢擅便伏乞 睿鑒云云予官祭酒
時琉球國王奏遣梁成楫等赴京入監讀書未至而
予遷詹事去至是已數年聞成楫等學頗有成即制
舉文字亦能爲之 本朝文教之遠侔前代所未有
也部議梁成楫等三人照都通事例賞賜仍 賜

宴禮部送歸國
琉球國中山王臣尚貞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
以皇圖永奠開萬年曆數之祥帝德廣敷昭一統車
書之盛輯五瑞班五瑞瞻紫閣而肅朝儀玉萬方帛
萬方覲丹墀而宜正朔一人有道四國傾心恭惟
皇帝陛下道隆堯舜德邁湯文秉二十九載之乾
綱善述善繼承億萬千年之道統惟一惟精四海爲
家普天悉遵聲教萬邦歸命率土盡入版圖臣貞僻
居海島世沐 天恩欽瞻雲而未從僅望風而拜祝
敬遵朝貢之期敢憚舟車之險專遣陪臣溫允傑金

元達等謹賫土物之微聊效野芹之獻伏願 睿算
無極 聖學緝新綜百王之心以爲心常調玉燭取
千聖之治以爲治永固金甌則社稷光添景星與慶
雲並見而山川繡錯醴泉與芝草皆生矣臣貞無任
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
安南國王黎維禛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謹上言伏以
皇極居中用錫九疇之福藩侯奉上遙馳萬里之
誠驛路三千龍階咫尺臣欽惟 皇帝陛下聰明
天錫聖敬日躋欽裒對于九重穆容帝象執玉帛者
萬國森集王廷片[illegible]照臨咸[illegible]親藏臣遙居丹壤密

拱　紫宸貢惟齒革羽毛仰遵夏典壽如岡陵日月
叡上周詩臣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
一日與理事勞書升之辨錢方來晉錫同在署見文書有
人名蛎蝌者猶之勞語錢曰閘津門蝌不時至市直
甚昂予笑謂曰公適見紙上郭索食指欲動耶二君
爲一笑

十月初四日殿試天下武舉人王式坦等初五六日
　上御西苑觀騎射七日臚傳狀元張文煥陝西
寧夏人

晁以道說之嵩山集十九卷有邢居實墓誌中云趙
括少談兵而父老不能難者非不能難也不欲怒之
也劉歆之異同其父向者非爲斯文漢廷與新室不
可並處也如惇夫於父尚書則於斯文而不能難者
也是曾參之事點也非曾元之事參也又曰魏武之
子倉舒十三歲而存則漢之存亡雖未可知必不至
於殺荀文若甯矣前輩立言婉而直如此

兵部職方司督捕主事康雍說李卓吾所居馬誠所經綸
御史別業在通州城中東南隅近文昌閣瀕水曰
蓮花菴今爲袁氏園亭其墓在北門外毘許圖爲馬
厰墓上僅存古栢一株劉僉都廷諫作袁仕傳云袁

仕通州人日爲馬侍御家傭水李卓吾寓於馬氏多
嫚駡紹紳輩相接或終日不與語一見袁仕輒曰好
男子好男子或一日不見輒曰目中何無袁仕然仕
形貌鬼瑣傭水外無他能無以異衆人也卓吾死詔
獄方暑尸腐馬氏諸僕亾敢近者獨仕直前抱持痛
哭殮瘞曲盡其事噫袁仕至性耶卓吾前知耶抑無
心之遇如佛家所謂動止皆因者耶

無錫門人劉雷恒震修寄華子潛巖居稿至予題其
卷曰向嘗與學子論詩云工于五言不必工于七言
工于古體不必工于近體觀鴻山及唐孟襄陽集可
悟今人自古樂府古詩十九首已下無不擬者乃妄
人也

門人常熟陸幹文公昔爲恩縣令遷東昌別駕適補
撫州以石田翁秋山晴靄圖卷贈別卷長三丈餘筆
墨蒼勁丘壑深穏殆絕作也自題云向予所臨松雪
翁秋山晴靄卷適與匏翁此詩有合用呈請正不識
當作是觀否弘治五年四月望後有吳匏菴題詩云
長松忽生風澗瀨復激厲喬岑植秋宇翠色映雲鮮
中有高世士攜琴寓心賞逍遙與物平道靜地相養
栖玆林壑致本超塵士蹤二者各有取不必求其同

末有嘉靖癸丑雅宜山人王寵跋云石田翁壁如製
令公粗服亂頭皆好
以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徐潮爲通政
使司通政使侍讀學士李錄予爲少詹事會吏部疏
言京堂官多缺員　上命以翰詹官改補白庶子
至編檢悉列上　欽點左春坊左庶子李應廌爲太
常寺少卿翰林院侍講顧藻爲兵部督捕右理事官
仍提督順天等處學政國子監司業吳涵編修王九
齡俱通政使司左參議右庶子高裔司經局洗馬劉
清原俱通政使司右參議侍講熊賜瓚大理寺丞侍

講屬杜詔光祿寺少卿侍讀胡會恩鴻臚寺少卿
內閣等衙門進呈定方略七十卷
讀元氏白氏長慶集婁堅子柔二序紓餘唱歎與古
文也子柔嘉定人與唐時升程嘉燧李流芳齊名萬
曆末婁之文程之詩號吳中二絕崇禎中有臨川傅
占衡字平叔能古文在艾南英之上入　國朝言古
文者益多如婁傳者予未見其比也占衡乃天啓中
閹黨給事中樾之子
鄭夾漈閩人于河北地理水道多不能詳康對山武
功志嘗辨其漆沮二水自富平入渭之非予未暇他

引即就予鄉之水考之淄水杜云出泰山梁父縣西
入汶班云出萊蕪縣原山東至博昌入濟桑欽云出
萊蕪原山東北入海漁仲云考其形勢當以杜言爲
正按淄水出益都縣顏神鎮東南岳陽山東麓即原
山也北逕馬陵俗名長峪道今青石關是也齊乘云即晉郤克追齊至馬陵置道云馬陘東
北逕牛山折而北逕臨淄東城又東北逕安平故城
北又東北逕樂安城東又北至馬車瀆合時水入海
今淄水流經臨淄城南十里沙石迅急東北至樂安
境與時水同入海與汶水判若秦越安得有西入汶
之理以此推之通志之舛訛多矣

十七從叔祖季木象春仕南吏部考功郎中以詩名萬
曆間與文光祿天瑞翔鳳齊名牧齋論之曰天瑞如
魔波旬具諸天相能與帝釋戰鬬過佛出世不免愁
宮殿震壞季木如西域婆羅門教邪師外道自有門
庭終難皈依正法此雖戲論其言自確然今所傳問
山亭前後集大共無詩擷其菁英可傳者尚可得什
之一二也少時誦如故人江漢魚珠雨戶庭過之句
不減大復蘇門又從叔[illegible]象艮仕爲姚安府同知著
廷圍詩集詩名亦出考功下然能守唐人矩矱不失
尺寸如詠魯仲連云孤城一飛矢六國有心人又薊

條內片印恰裝五叟鄭俱蔵蘆底火雲層竹間廬青
癸茅舍火綵緲竹林烟雨雁迎花早東風帶雪多月
明才十日人病已經旬皆五言之選也後人不振予
購其刻板藏之十八叔祖嶼甫象明者鴻隱雨蘿諸集
才不逮考功而欲馳驟從之故時有衔蹶之患未能
放家今刻版僅有存者予有三公詩選頗有可傳
再從伯與玫字文玉甲辰進士中書舍人從兄士驥
之父也好爲艷體少時有悼亡詩句云二十五年將
就木一千里路不通書欲喚小兒求夢草定呼妙子
到稠桑熒熒白兔東西顧恰恰黃鸝四五聲通德每
宵談秘事滿娛隨處品名山皆工有龍韜館集行齋
晉閣

工部尚書高爾位右侍郎王承祖罷以吏部左侍郎
兼翰林院學士李天馥爲工部尚書漢軍內閣學士
兼禮部侍郎年遐齡爲工部右侍郎

元微之詩顧我無衣搜藎篋本集注藎草名今刻作
畫篋字形之譌也段柯古連句詩蝶閑移忍草忍草
維闌蓀忍皆作總

以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彭孫遹爲吏部右侍郎仍
兼翰林院學士

翰林院侍讀學士王掞侍講學士李柟皆內閣學士
兼禮部侍郎舊制內閣學士滿洲六員漢軍漢人各
二員至是漢人用三員與翰林掌院凡四學士云

十二月初二日內閣傳集九卿官　諭旨欲盡蠲
三十一年天下直省漕糧漕糧自前代無蠲免之例
沾蕩之恩三百餘年豁免也時九卿議各不同有謂
正糧之外向有餘米京師地大人衆皆仰給焉若漕
艘不至京師米價翔貴於事體未便或謂此固當慮
只須分省分年作三年遞爲蠲免則　皇仁普遍
而京師米價亦平矣遂具兩議啓　奏　上以分
省遞蠲之議爲然尋頒　上諭云　朕撫馭區
宇三十年來早夜圖維惟以愛育蒼生俾咸臻安阜
爲念比歲各省額徵錢糧業已次第蠲豁其歲運漕
米向來未經議免　朕特切軫懷所有京通倉米
穀儲節支給數載于茲今觀歷年儲積之粟恰足供
用應將起運漕糧逐省蠲免以紓民力除河南省明
歲漕糧已頒諭免徵外湖廣江西浙江江蘇安徽山
東應輸漕米着自康熙三十一年始以次各蠲免一
年至江寧京口杭州荊州大兵駐防地方亦應預行
積貯着將康熙三十一年起運三十年漕米各截留

十萬石存貯倉廒令該地方官敬慎守視以備需用爾部即遵諭行

王氏談錄云李廷珪墨凡數等其作下邽之邽者爲上作圭潔之圭者次之作珪璧之珪者又次之其云奚廷珪者最下又云公在濠梁彭門常走人取兗州善煤手自和揉妙爲形體光色與廷珪相上下此又宋人重兗墨之一證也

辛未冬京師民家生子一身兩首各目耳鼻皆具

濮州門人王家楨亮工言明末榆林賊起以濮州范縣爲窟穴蔓延朝城觀城鄆城城武諸縣凡數百里

始因地荒不耕榆錢落地歲久皆成大樹賊首任七張七等嘯聚其中饑民歸之號百萬官軍至無徑路可入賊又穴地道出入無時屢敗官軍行旅裹足者幾二十年至順治十一年黃河決荆隆口水灌榆林樹盡槁地道亦壞無餘官軍乘之乃破賊蓋有天意焉從來萑苻弄兵必因山川險阻自固此賊獨以榆林爲地利亂東兗之境者幾二紀亦史傳所罕覩者故備著之

陸文定公樹聲長水日抄云潘川楊弘道著六忍一曰忍觸觸者人犯我也二曰忍陵陵者人陵我也三曰忍惡惡者我憎人也四曰忍怒怒則憎之重也五曰忍忽忽則憎而發之輕也六曰忍欲欲者貪而不知止也此吾鄉前輩格言惜未詳其生平本末當考之

長水日抄云東坡翰墨在崇寧大觀間盡令焚毀及宣和間上自內府搜訪一紙至直萬錢而梁師成以三百千取英州石橋銘譚稹以五萬錢輟月林堂榜書三字至幽人釋子寸紙尺幅皆重購歸之觀此則坡公著作書翰不至南渡而始貴重矣

予嘗辨周文襄媚閹事書之前卷冬日偶閱陸儼山

願豐堂漫書一則云周文襄恍巡撫江南日王振新作居第今京師武學是公預令人度其齋閣使松江作剪絨毯道之覆地不失尺寸振大喜公在江南凡上利便事振悉從中贊之然則前說亦未必無事實也噫忍以就功名不顧名節掃地雖有功德于吳中豈足道哉

陸文裕深金臺紀聞云葉石林時印書以杭州爲上蜀本次之閩最下又云比歲京師印板不減杭州蜀閩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售今杭絕無刻國初蜀尚有板差勝建刻今建益下去永樂宣德亦不逮矣唯蘇州工匠稍追古作此嘉靖初語也近則金陵蘇

杭書坊刻板盛行建本不復過嶺蜀吏兵燹城郭邱
墟都無刊書之事京師亦鮮佳手數年以來石門（郎榮鄉縣）
呂氏崑山徐氏雕行古書頗倣宋槧坊刻皆所不逮
古今之變如此其亟也
黃巢張元之事人皆知之貴耳集云儂智高發三解
不得志遂作亂兩廣遂有兩解試俘官之格後村詩
話云李振勸朱溫殺朝士于白馬驛蘇楷駁昭宗謚
李山甫致樂彥輔害王鐸三百口皆不得志于場屋
者爲之也唐文皇御端門見進士綴行而出喜曰天
下英雄入吾彀中眞帝王之偉略也釋同撰洱海叢

談云
貴耳集又云張元因殿試落第徑往西夏自此殿試
無黜落之士此又與前卷所載不同併記于此釋同
撰洱海叢談云儂智高終于大理府
會試進士呈十卷候　御筆批定會元已下名第
始於康熙乙丑然考之玉堂漫筆宋朝故事每廷試
卷前十名御藥院先以文卷奏御定高下高宗建炎
間始罷之古之人亦有行之者矣今殿試第三日讀
卷官例擬求甲一人及二甲前七名凡十卷進呈
御覽往往有改易亦不盡依所擬名第也

特遣戶部左侍郎阿山往陝西動支正項銀二十萬
兩賑濟西安鳳翔二府饑民
上諭禮部自昔帝王敬天勤政凡遇垂象示儆必
實修人事以答天戒頃欽天監奏推算日食當在三
十一年正月朔日夫日食爲天象之變且又見於歲
首朕軫惕靡寧力圖修省大小臣工務精白乃心各
盡職業以稱朕欽承昭格至意其元旦行禮筵宴着
停止
曹州五色牡丹天下第一居人于花圃種植左牡丹
右芍藥則花繁盛反是則不花花亦不繁

予于慈仁寺市得徐一夔始豐稿文十四卷無詩陳
繼儒嘗稱一夔宋行宮考吳越國考研檢精確予觀
集中如獻史十國年譜備遺錄埤鐵箭辯等篇皆極
精核不獨二考也
中酒之中平聲中興之中去聲然又有不盡然者王
楙野客叢談引漢書樊噲傳中酒注竹仲反齊
巳詩摶低似中陶潛酒作去聲押此于按葉石林建
康集次韻程伯禹次韋云漢道中興此一時作平聲
石林號博雅必有所本
竹垞說吳門陸翶上其滿家有洪炎玉父集元人稅

皮椎易啓蒙小傳顧阿瑛選元人詩亦名玉山雅集
又阿瑛選張伯雨詩皆毛氏刻十元人詩所不載

門人新安江闓反六說前知均州日在武當親見一黃冠無名字其髮鬜結人以鬜頭道人呼之長頬斑白短鬚及腦後頂髮盡異髮多且長齒皆白完圓面似七十歲人飲食步履如少壯自言程姓歷城人也生嘉靖三十年萬曆初元即入雲夢山爲道士萬曆閒曾歸齊南至泰安州爲蕭尚書大亨療病後此遊於四方　國初至普陀後往中州往來懷慶南陽閒順治中來武當已復去邇年重來結茅七星樹側辰六

見之在戊辰康熙二十七年也上距嘉靖三十年蓋百五十歲矣

長短經十卷總六十三篇唐梓州郪縣草莽臣趙蕤撰其文亦甲鑒治衡之流蕤自序云大旨在乎寧固根柢革易時弊興亡治亂具載諸篇此書流傳絕少徐健菴過任城得之市中者宋刻也按楊天惠彰明逸事云灌江趙蕤任俠有氣善爲縱橫學著書號長短經

鐵樹予昔在廣州見之著於皇華紀聞勞少卿書升[illegible]其大父方伯宦閩日曾攜二株歸植之[illegible]鬱茂可蔭數弓喜食鐵屑以鐵屑如泥土壅其根又以鐵釘釘之即如他木得水灌溉然乙巳江浙大寒二株皆凍死

宋高僧詩前後二集錢唐陳起宗之編多近體五言予校前集即六一詩話所謂九僧詩也所稱春生桂嶺外人在海門西希晝句也馬放降來地鵰盤戰後雲宇昭句也今只載集中當永叔時已云其集不傳世多不知所謂九僧者而此集更歷六七百年完好如此殆不可曉又按周煇清波雜志云昔傳九僧劍南希晝金華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肇沃州簡長青

城惟鳳江東宇昭峨眉懷古淮南惠崇名字與今本悉合又云九僧詩極不多有景德五年直史館張亢所著序引惠崇人遊曲江少草入未央深之句皆不載疑列節本或即此本是也今亢序亦不載大抵九僧詩規橅大曆十子稍纖弱若河分岡勢斷春入燒痕青自是佳句而輕薄子有司空曙劉長卿之嘲非篤論也今摘其秀句列於左方希晝捲簾知來客懸燈見宿禽[illegible]千峰靈積水秋[illegible]遠相依路在深雲裏人思絕頂疑[illegible]故國兒初閉春宮夜夢長[illegible]會茶多野客啼竹半沙禽[illegible]春齋山樂徹夜飛海書

通（寄翁叔藩學士）微陽生遠道殘雪下中宵（寄觀公）秋聲動群木搖
色起千山（送李堪）休遲城中無舊識門外是他山（寄屠隆）高樹
下殘照寒潮平遠山（文兆竹蘭）野碑依樹遠中飯傍泉清（送簡長）
懸崖乘雪度飛瀑過雲看（寄白閣元貞）山影到平地湖光生
四鄰（送孫白）半空山遠近寒日水東西（送希晝別業）深院無人語長
松滴雨聲（寄李昭）文兆吳楚千年客蒹葭一夜風（寄希晝）諸峰
微下雪一路獨行僧（送李昭）一徑杉松老三更雨雪深（宿西山精舍）
行聲列樹無殘陰積水有異光（中秋）達士栝性直佞
人膠辭柔新尚一言巧靈均千古愁（湘江有感）野宿清溪深
月在諸峰頂（送希晝之九華）遥山去意長大江歸夢直（送惟鳳）心絃

世寡聽意鑑千古小稀律（送從）春通三徑晚家別九江遙（贈□上人）古
人宿館荷香拔吟亭鳥色國（寄浦□）簡長朱絃愁零落古
意空榭衎（贈□□）藉蕊绯祠芳強起寂寞遊（送春□）落日懸秋
樹寒無上廢城（大江寶覺）寄禪依鳥道絕食過漁村楚雪粘
餅凍江沙殘衲昏（送行肇歸□）惟風林泉歸計晚雨雪向春多
（蒼子）客路逢人少家書人關秋（寄希晝）靜臥僊仙掌微吟隔
楚波（寄文兆）惠崇刑冰堅渡馬寒查密栽鷗（寄上閣王太尉）獨鶴窺
朝満鄰僧聽夜琴（贈文兆）舟帆通夜市山雨遍春耕（送安□士之睢）
州三年不下嶽衣履古苔侵（贈吳黔山人）水洞常似暝林雪
亇如春（送林逸人）五月無青草滿池流斷水（古巷下雨）夕景孤嶼明

暗蟲四鄰響（對中秋寄希晝）宇昭台道沿嵩直青無夾渭長（送□衛□）
試泉尋寺遠買鶴到家遲（贈觀□野）懷古貿程芳草盡去國
故人稀（送田錫）遠水去無極難人來幾時（湘陵秋居寄友人）白髮有
先後青山無古今（寄桐山）中間惟行肇詩學孟東野但全
體微弱耳後集以贊寧壓卷凡一十一人文學道潛
清順皆在焉文瑩常撰玉壺清話道潛師參寥清順
爲東坡所賞續集十九人以祕演壓卷惠洪守詮皆
在焉秘演歐陽永叔友守詮亦東坡所喜而惠洪名
尤著許彥周詩話云覺範題李愬畫像云當與黔安
並驅（黔安謂山谷）仲殊參寥蹤名世皆不能及也

予嘗厭古今注杜詩者而深服陸務觀不敢注蘇詩
之說如劉會孟本須溪與其子將孫一序深契言外
之意自謂如郭象注莊偶看伯巳公茅屋下一首引
歐陽公云巳公齊巳也按齊巳唐末人客荊南高氏
豈得與子美同時此注不知果出永叔否以此例之
古今注家訛謬何勝道耶

竟陵胡承諾字君信博學工詩尤長五言予官廣陵
日君信以集見寄三十年矣君信以康熙辛酉年
七十五貝從孫泌謁選來京師言君信老而嗜學盡
夜不倦所著有繹志數十篇諸子說若干卷必傳太

僕鄉承詔之孫太僕萬曆甲辰進士先方伯贈侍郎
公同年也

十二月十一日前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兼刑部尚書馮溥卒公益都人本籍臨朐順治丙戌會試中式丁亥進士卒年八十三是歲內閣大學士卒者凡六人

居易錄卷十四終

居易錄卷十五

濟南　王士禛　著

張文潛耒宛丘集論樓護云所貴乎遊俠者爲其身任人之患難而脫人於厄也朱家郭解雖不合於大義而其感慨雄俊先人後巳故可取也樓護平生親暱無可稱呂寬得罪王莽以其父故窮歸之豪俠立節無如此時護宜斬莽使脫寬於死身自亡匿或以身任之而不悔如此而謂之俠可也護得詔書即日斬寬以聞莽大喜此苟偷畏懦閭里負販人耳當莽時天下畏威誰非護者而班孟堅列護與朱家郭解同謂之俠此何故也泣涕責妻子使終養呂公此朱家郭解義士之餘耳何足道哉此論見郝梁所刻文潛集而六家文粹不載予向者持此論常著之池北偶談不知文潛先得我心也梁號龍泉山人未詳何代人

唐周曇詠史絕句上下二卷起唐虞訖隋凡二百首每首有論斷綴詩後詞旨陳腐亦胡曾之流也曇不知何時何許人全唐詩話唐詩紀事皆不列其姓名此集乃禾中項藥師寫本

黃鼠褕肉皆大同產珍味也菽園雜記云捕黃鼠必

以鼷尾鼠一名夜猴兒能嗅黃鼠穴知其有無有則入嚙其鼻而出如蜀人養烏鬼以捕魚也清暇錄引灤水燕談云契丹國產大鼠曰毗貍以爲殊味或郎此陸氏舊聞云畏日爲隙光所射輒死

康熙三十一年壬申正月辛亥朔免朝賀羣臣齊集午門追班內閣大學士稽查甚嚴午初赴禮部行救護禮日食自午初三刻二分始至未時正二刻二分復圓食五分十七秒日躔危九度危二度畢仍赴午門是日風寒

初二日午門追班有　旨會議陝西西安鳳翔二府常平倉積貯米穀備賑良法及各直省常平倉米數時西安鳳翔饑撫臣以聞　特遣戶部侍郎阿山發銀五十萬兩支給兵餉賑濟饑民又蠲二十一年正賦至是又慮今年年歲豐歉未可知故預爲備荒之計　聖慮之軫切民依如此

初三日九卿會議西安鳳翔二府常平備賑應照各直省常平倉見行事例援納監生官員紀錄富民頂帶三欵舉行其米數減半時甘凉見行遊備事例較減半之數每一百石少四十石恐捐納人等不肯舍少就多于于班次再四言之因退與刑部書陳公說巖

工部李公配齋左都御史于公振甲刑侍鄭公山公李公奉倩副都李公貞孟黃公裳園等另爲一議上之

初四日有　旨召內閣滿漢大學士滿漢尚書左都御史吏部吳侍郎彭孫遹兵部滿漢侍郎朱都納李光地翰林院滿掌院學士張英等入　上御乾清門　命禮部能賜履兵侍李光地學士張英近御座　上指示所作今樂律得失大旨以兩八相生爲合圖二徑一爲木今復鼓瑟教坊司吹管以驗之再試以南桐城監生方正

珠開方立方算法移籌而退方明崇禎庚辰進士翰林館討以智之孫也附八相生謂宮一徵二商三角四羽五變宮六變徵七八復爲宮李少司馬云自昔論樂律諸家無人研究及此

初五日早朝午門追班午刻內閣大學士伊桑阿等傳　上論陝西及各直省常平倉上州縣五千石中州縣四千石下州縣二千石令戶部稽查其數未足者着發正項錢糧糴買備賑會議疏發出

初六日會議常平倉西安鳳翔二府遵　旨發正項錢糧採買其餘各直省數未足者仍照見行事例

捐納切藉有勸輸之語乎與于總憲共言之而止
巴倒今易安詩露花倒影蘇三變桂子飄香張九成
葉石林避暑錄話云予贈十四學士中最善少游常
戲云山抹微雲秦學士露花倒影柳屯田李益蘂蘇
語。
今少司馬厚菴說黃石齋先生（道周）配蔡夫人今年將
九十尚無恙能作書法學石齋造次不能辨尤精繪
事嘗作瑤池圖進其母太夫人云
史傳記載有可疑者如三國志關羽傳注蜀記曹操圍呂
布於下邳羽啓操布使秦宜祿行求救乞娶其妻操

許之臨破又屢啓於操疑其有異色先遣迎看因自
留之羽心不自安又姚寬西溪叢語云范文正仲淹
守鄱陽喜一樂籍未幾召還到京以綿胭脂寄其人
題云江南有美人別後長相憶何以慰相思贈汝好
顏色今今樂籍在鄱陽士大夫家以二公風節行乃
殊不類何耶（秦宜祿之子與何晏其養宮中稱假公子）
初十日同李容齋大宰齋宿天壇十一日陪祀畢仍
赴午門坐班
十一日祭祈穀壇　上偶患癬未痊令內閣禮部
太常寺集議查照典例請遣官恭代　上疑之初

七日復下九卿集議如前閣臣啓奏得　俞旨
仍令照例進銅人於宮中齋戒　上登極三十
年以來凡　郊　廟大祀無不躬親雖大雨雪必出
敬　天尊　祖久而勿怠如此（凡供祀典太常寺預進銅人置乾清門銅牌前向銅人西向）
十五日常朝朝罷九卿仍造班與李容齋太宰杜肇
余大司馬李厚菴少司馬憩於朝房予談及吏禮二
部翰林院國子監土地皆祀韓文公或詰其故予謂
韓嘗再為吏部侍郎國子祭酒贈禮部尚書獨未嘗
為翰林學士耳厚菴謂退之不作祭酒予按文公本
傳吳元濟平遷刑部侍郎上表諫佛骨貶潮州刺史

移袁州召拜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宣撫鎮州歸轉
吏部侍郎特其先亦嘗再為國子博士故人多不察
耳
春秋之世人材眾多婦人亦通達古今魯之敬姜同
泉然不可及如南子淫婦人也而知蘧伯玉車聲穆
姜淫婦人也而其論易隨卦云云夫子作文言取之皆
非庸女子也南子知不為冥冥墮行而不忍欺穆
姜自言棄位而姣不可謂貞而幾亂晉國不可解也
龍蛇歌本介子推事左傳史記呂覽并同說苑乃作
舟之僑又不載綿上事而云歷階而去文公求之不

杜按左氏僖二十八年城濮之戰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七月丙申振旅愷入于晉殺舟之僑以徇于國二子事跡顯然如此乃以舟為介可乎又說苑新序皆劉向著書新序以為介之推與說苑自相矛盾尤不可解歷階而去天下之不忍卒方說敏

石鼓文正誤二卷明絳州人陶滋時雨撰其自序云周宣王石鼓文十其義與車攻吉日之詩相類而辭亦間有同者鼓歷今垂二千三百餘年故而復合晦而復明者神物護持如韓昌黎之所言哉不然何歷年之遠若是也宋薛氏尚功鄭氏樵施氏宿王

氏厚之各為訓釋不能無議焉者如以時作𢧜矢作尖彖作為舛為甚多不可殫舉然諸家皆為拓本所誤石鼓蓋未之見也元潘氏迪取諸家說重為考訂間亦以臺作飤既作所夫迪親見之猶混舛如此家乎滋竊詣鼓所詳加摩玩文之漫剝者猶隱然有跡可辨也乃手之以歸尤潛其義參考諸說是者取之誤者正之其未詳者不敢強為之說鼓之所自諸家考辯已明不復容喙乃以王氏辨疑及古今歌詠附載于後以見是鼓也直為周宣之物好異者不可譊譊云爾又曰滋以正德戊寅歲作石鼓文正誤甫

成編以諫止南行謫戍竹州一日同僚友國博范君俊卿家見几上有舊書一冊取而閱之乃宋敏文忠公石鼓文碑本也刻之者為錫楊歐氏本源默得之於甬東楊氏楊不知得之何人蓋李天之是拓文也因假歸參校同異凡藏其本四百六十五字缺本六百一十一字凡鼓籀皆完推一鼓僅存十其字情辭尚功輩為音釋時不獲見此蓋文完其字見而字之義也易文同異暇日字之缺也雖然石鼓之字畫句讀有可稽者有不可得而知者今將諸家音釋之誤無足怪者茲合諸編重為刊定附以潘氏之說

并引經傳語可為證者載於下將質諸博洽君子此書滋刻于絳州守蕭君家有翻刻本朱檢討彝尊日下舊聞嘗著之予得觀宣和間龔殖卸史於絳州人明世宗將上朱稱滋與豐熙張翀等伏哭左順門者滋

門人江闕辰六云順治丙戌徐陽縣豐家圃民家瓜棚有二瓜大如盆盎相距三尺許夜大吠其下不止月夜視之則二瓜相對如闕狀明日剖視之中各有蝦蟇一躍出投火中亦無他異

余知古洛宮舊京戴昭士友邵樂師扈子侍引琴而

歌曰王兮王兮聽讒邪枉殺左右冤伍奢二子懷恨
東奔吳借兵搗破國都鞭尸戮骸丘墓屠賴申包
胥人獲蘇王雖返國憂未袪右與吳越春秋窮劫之
曲全不同楊升菴風雅逸篇馮少洲風雅廣逸俱未
收入又載樊姬琴歌曰忠信言兮從正不邪衆妾進
兮縱嗣多二書亦未及楊馮皆博極羣書何未覩此
唐闕史首載丁約劍解事謂約從逆帥李師道被獲
戮于闕下臨刑用幻術以筆代已自云歸崑崙石室
矣語云天上無不忠孝神仙約何爲者吾郡長山劉
孔和節之有詩云淮南叛諸侯趙高賊宦官神仙乃

如此何足容褒彈宜鶩論也否則如淮南以叛誅死
而道書猶妄爲雞犬皆仙之說以誑蠱俗是導逆也
豈可以訓
宋太學生丁特起泣血錄載金人入汴駐青城索監
書藏經如資治通鑑蘇黃文集之屬皆指名取索當
時朝廷行下諸路盡毀板谷著作奸黨傳會至欲焚
資治通鑑賴有神宗御製序文乃不敢毀而敵國之
敬重顧如此宋欲勿亡得乎朱晦翁亦謂溫公資治通鑑煩費一生精力尤不可解也
羅大經鶴林玉露一條論楊雄云莽之行如狗彘三
尺童子知惡之雄豈肯附之劇秦美新不過言孫以

免禍耳予鄙之判其側一公危言既不可不言庸何傷
淸暇錄元人撰自署淮濱村得翁書凡六卷多刺取
諸家小說成之異聞殊少
卻掃編雎陽徐度撰專詳宋累朝官制沿革同異之
故亦有用之書也度爲宰相處仁子處仁仕政宣間
靖康初拜中書侍郎獨能不附京貫以剛廉稱其在
東京不亦傭中佼佼者也
東阿魚山即曹子建聞梵處有墓在焉山上有臺二
曰柳舒曰羊茂晉碑皆傳爲子建讀書處二臺名義不
甚可解魚山一名吾山即漢武帝瓠子歌所云吾山

平兮鉅野溢是也
廣西鎭安府五指山與交趾相鄰產水晶瑩潔如雪
其巨者或取作假山長至丈餘此慶遠人李文鳳月
山叢談所載
月山叢談云何大復督學關中諸生進謁方揖跪何
命之起再跪何不語諸生竊覘之見頭小垂氣已逝
矣後數日有人自漢陽來云見何騶從屏道洛陽
所見日時即何卒之日時也予按大復先生以正德
戊寅自吏部出督陝西學政辛巳二月病歸六月
棄官歸汝南抵家六日而卒卒時與門人樊鵬少南

誄曰死生常理無足悲但吾生多辛苦耳樊作行狀孟洋有涯大復之姊夫也作墓誌銘其言鑿鑿如此嚴氏何據而為此妄語耶故知小說家言不足盡信也

華陽集四十卷宋參政殿學士謚文簡張綱彥正所著洪景盧序之綱嘗進劄子言元祐黨籍之家推恩太濫因得旨看詳元祐黨籍內曾任宰執侍從臺諫等官顯有名德者具狀聞奏臣等今看詳黨籍人姓名見于碑刻者共有二本一本計九十八人一本計三百九人蓋皆出于蔡京私意內九十八人係崇寧初年所定多得其真其後蔡京再將上書人及已所

不喜者作附麗人添入黨籍之濫冗雜增至三百九人看詳九十八人內除王珪不合在籍自餘九十七人多是名德之臣所有三百九人內除九十七人係前石刻所載其餘數內更有侍從官上官均岑象求及餘官江公望范柔中鄧考甫孫諤等六人名德亦顯然可見共計一百三人依得累降推恩指揮所有今來臣寮上言許子孫陳乞恩例欲乞依所得三省措置施行宰臣文彥博等七人潞公司馬溫公呂申公呂汲公劉忠肅范忠宣韓莊公執政梁燾等十六人待制已上蘇軾等二十五人餘官秦觀等三十九人乎按看詳黨籍以初碑為據而削去王珪是已然執政中如李清臣侍從中如賈易楊畏尚得名其間豈為定論而安且無蘇頌亦不知何也按小學紺珠列元祐黨籍定中上書邪等兩籍三百九人蔡卞所作列傳譜止一百卷凡三百人不可詳者兩人

長白山會仙峯之北醉山深中有墨王亭從叔祖洞庭處士之別業也米元章有法書曰墨王陸友仁謂非鍾王不能當亭名義取諸此洞庭付明木崇禎時為光祿署正工草書光嘗醉酒酣落筆如風雨驟至蛟龍怒飛人得其紙素便面皆藏弆以為寶今真蹟不

易得矣別業今為鄒平張氏所有亭稱在自以非是句云墨王亭子水中央四面菰蒲作夏涼用杖同亮作郎過此有詩見懷云獨有墨王亭畔水空將與客修王山湖大木廷鑑舍人受業王之名因為深其緣起如此

趙普自言以半部論語佐太祖取天下然蹟普生平于論語似無所得蒙齋筆談載韓魏公自言自少至老終始所踐歷惟一部論語未嘗須臾敢離晚鎮北門韓縝為都轉運使造其臥內几案間不見他物惟一唾壺及論語耳如魏公者乃真讀論語者也

明宗室諸藩生子例由禮部制名主者索賄不滿意
輒制惡字予之如崇禎壬午舉人朱慈愆衛府王孫
也字火西詩文有盛名愆字蓋取愁人二字牽合之
宋趙彥衛雲麓漫鈔云宗籍凡袒免親已上賜名受
官試竊不與之名於其間如令詠令穌等不可縷舉
乃知此風宋已有之頃予在都院閱試見蔺鑑有
名阿斯阿巴者尤可駭笑

天遊權盾翁可畏水底右軍方熟眠昔人有湯婷王
羲之之嘲予讀張文潛宛丘集此首乃仲夏詩字句
小異云水閣冠盾翁可畏湘底武侯方熟眠若無一

兩為處置直恐三伏便欲然謂龍眠則允殆不爾武
侯云者如古臥龍也此甚當更云湯婷諸葛求相耳
與右軍無涉又相傳有送鴨及桁子乙云湯婷右軍
二隻騰漫曹公一經傳以為笑故友董侍御文驥玉
虬之子常遺風雨梅子啓其名甚雅戲為口號嘲之
云吳中五月梅黃雨想像千林船趕風珍重遺來香
軟齒不須將醋潑曹公（啓致曹詩云齒收梅醃）

京師冬月發花者多爲牡丹芍藥紅白梅碧桃探春
諸花於廟市其法置花樹於暖室地坑以火逼之稍
癸辛雜識所記馬塍堪花（湯堪）之類康熙庚午三月予

白少詹事遷副都御史又旬日馬邑田子湑喜霽亦
自少詹事遷內閣學士一日赴起居館晤別翰林掌
院學士滿洲掌院學士庫勒納公（今戶部尚書）曰公等亦見
冬日鬻花者乎置之密室鑿地作坎緶竹其下鋪以
牛溲培以硫黃䕃引沸湯扇以微風盎然春溫經宿
而花放矣衆花開未旛當也及二三月衆花應候而
發而冬花已憔悴視其根則已腐敗久矣蓋春花知
命而待時者也冬花不知命而違時者也仕宦亦然
吾見夫冬花之榮落亦多矣公等今日之擢乃春花
也雖遽發亦不速敗予深感其言類有道者因記之

地氣北寒南煖亦不盡然庚午冬京師不甚寒而江
南自京口達杭州裏河皆凍揚州鹽綱皆移蘇杭甚
至揚子錢塘江鄱陽洞庭湖亦凍江南柑橘樹皆枯
死其明年京師柑橘不至間有攜至者價數倍
齊魯間竹多凍死按宋時江南大寒積雪尺餘河盡
冰凡橘皆凍死伐為薪葉石林作橘薪以志其異元
天曆中亦然

豐客攬犀記鄜州西有相思泃相思鋪引令狐挺詩
誰把相思號此泃（一作云）予昔使蜀過重慶府登塗山其
西北曰繙雲山山上有相思寺生竹形如桃釵名相

思竹寺有迎葉尊者手跡寺以相思名尤奇

李衛公作步虛引云仙家女侍董雙成桂殿夜寒吹玉笙曲終却從仙官去萬戶千門空月明河漢玉女能鍊顏雲駢往往在人間九霄有路去無迹裊裊天風吹珮環許彥周詩話歎爲人傑王安石題畫扇云玉斧修成寶月團月中仍有女乘鸞青冥風露非人世鬢亂釵橫特地寒此詩之工不減贊皇也鄉人長山張某者工畫尤好寫毛女圖予嘗得之欲題一詩憶二公前詩愛縮而止巳未歲同故友施侍讀愚山閏章訪華陰王徵士無異弘撰於昊天寺出唐子華木仙圖共觀予爲題長句中有云青峰出沒高歷歷海天萬里迥春湖六銖衣輕逐風舉飛龍決起橫梢脊摹寫畫中意態頗謂傳神尊欲髣髴二公於文句之外耳

滇藩故平西王吳三桂明之武舉也出江南某公之門某公歿其子本母以居貧無以供菽水一日於故書中得武舉試錄一冊見吳名始悟出父門下時吳鎮雲南方貴盛欲往謁之以告母母初不可既而貧困日甚乃許之鬻田質簪珥治裝以行比至與旁郡岐路不克自達賣字市中聊給朝夕忽遇藩下護衛詢其籍貫知爲江南士人邀致家塾既半載賓主頗洽因從容言欲一見王可乎詢其頗見之故乃爲敘述師友淵源所以然者護衛諾之一日吳大會寮佐酒間盛言少年時起家科目許不凡客護衛適侍側即跪啓曰王當日出江南某公之門乎吳驚曰然汝安從知此護衛曰某公有子貧困萬里至此無由自通今寄食某所故知之耳吳大喜立召之使預賓筵爲重客留府第中數月某以母老告歸吳又大集賓僚祖道贈以二萬金別爲緘一篋爲母壽皆珠寶也某歸江南遂爲富人惜不知其刺字王少司馬

蜡谷經珍說

馬逢知以提督鎮松江恃恩驕恣所爲多不法然好延致文士會生日賓客雲集爲壽一書生須爲逢知代製詩數百篇爲撰名公卿序數篇又代刻之裝潢百本卷軸爛然是日赴賓筵爲獻馬大喜贈之千金吳人傳爲笑柄李太宰容齋說

彭少宰羨門說明末時家有小僕倪素者頗黠一日從竈前過忽見一婦人紅衣高髻插花滿頭而施粉黛向竈而坐見素來即起先行至戶外負牆立目直視素其光如炬身長丈餘素驚呼仆地同輩趨至扶

掖始趙數日竟死不數月浙西亂彭氏罹兵難者數
人
李太宰容齋又說合肥王通參綱思齡歿於京師其家
已聞訃矣有僕某暑月臥堂上中夜忽聞傳呼自外
入須臾騶從雜沓於庭有官人升階坐堂中竊覘之
即主人也屏息久之傳呼而去比曉視門戶尚扃閉
也思齡順治壬辰進士以兵部主事假御史銜巡視
通倉內陞終通政司參議
二月初二日內閣九卿會議明史先是正月二十六
日內閣奉　上諭纂修明史事關重大務期秉公

持正是非論斷歸於至當方可稱一代信史着部院
諸大臣詳議具奏議得應照唐太宗御製晉書之例
凡事關道辟名臣紀傳恭進請　御製論贊其餘
不必概進得　俞旨
初三日初四日初五日內閣傳　諭九卿會議賑
濟陝西西鳳二府饑民又傳　諭先運襄陽積穀
十萬石赴潼關其秦中流民在鄖襄者得聽運米還
其鄉仍給脚費流民責令各省督撫令所在有司賑
濟又截留江北漕糧二十萬石自黃河運往蒲州南
運責之河道總督靳輔襄陽陸運特遣滿洲刑部侍

郎傅臘塔往董之
考唐書食貨志唐都長安歲漕東南之粟而河有三
門底柱之險顯慶元年苑西監褚朗議鑿三門山爲
梁可通陸運發卒六千鑿之功弗成開元十八年宣
州刺史裴耀卿條上便宜大約謂漢隋漕路瀕河倉
廩遺跡可尋可於河口置武牢倉鞏縣置洛口倉使
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而河陽柏
崖太原永豐渭南諸倉節級轉運水通則舟行水淺
則寓於倉以待二十一年耀卿爲京兆尹請罷陝陸
運而置倉河口江南漕舟至河口者輸粟於倉而去

縣官雇舟分入河洛置倉三門東西漕舟輸東倉而
陸運以輸西倉復以舟漕以避三門之水險乃於河
陰置河陰倉河西置柏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
鹽倉鑿山十八里以陸運自江淮漕者皆輸河陰倉
自河陰西至太原倉自太原倉浮渭河之北運凡三
歲漕七百萬石省陸運傭錢三十萬緡
家鉉翁春秋集傳詳說三十卷亦崑山徐氏刻本有
鉉翁自序高郵龔璛跋云至正丙子宋亡以則堂先
生歸道諸瀛者十年卒成此書自瀛寄宣託于其友
肅齋潘公從大藏之泰定乙丑宣學鋟梓凡三十卷

綱領十篇一原春秋託始二推明行夏時之意三辨
五始四評三傳五明霸六以經正例按鉉翁祖大酉
名列朱文公黨籍大酉曾祖原愿父勳閎與二蘇為
同門友嘗憤王安石廢春秋著春秋新義為家學云
清暇錄載起發湯云小兒瘡疹以消毒飲升麻湯等
解之非也大要在調臓氣之外任其自然耳惟本事
方捻金散最佳又陳剛翁云痘瘡不可多服升麻湯
只須以四君子湯加黃蓮一味為穩又括蒼陳坡云
分教三山日其孫方三歲發熱七日痘出而倒靨色
黑唇口冰冷一士人教以用狗蠅七枚擂細和醅酒

少許調服移時紅潤如常（蠅冬月則藏狗耳中）又其次女痘後毒上
攻遂成內障一老醫用蛇蛻一具淨洗焙燥天花粉
（內服藥名）等分細末之入羊肝內麻皮縛定用米泔熟煮切
食之旬日而愈
擁爐編云公卿三品以上薨其家錄行狀上尚書省
[illegible]考功移太常禮院議定博士撰議考功審覆都
省集議具上中書門下宰臣判准始錄奏聞付所司
即考錄牒以未葬前賜其家省官有異議者聽具議
以聞
正月十□日內閣傳　諭問九卿故大學士吳正
治品行宜未子奏云吳某謹慎大司寇陳公亦云謹
慎小心遂覆　旨　賜謚文僖
却掃編云政事臣僚封贈母祖母不問生歿并加太
字曰太夫人太君政和間劉安上建言太者事生之
尊稱也封母而別之所以致別于其婦既歿而祭于
夫若加以尊稱是以尊臨其夫也以尊臨夫名義未
正自是始詔命婦追封除去太字紹興新書仍復舊
制晏敦復引漢文帝紀七年冬十月令列侯太夫人
夫人勿得擅徵捕注謂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
復為列侯仍得稱太夫人蓋此義也於是追封不復

稱太云按帝者之祖母稱太皇太后既升祔止稱皇
后正此比也　朝制誥命至今沿之而學士臨文多
仍沿誤失之不考耳
皇甫松牛羊日曆云牛僧孺母周氏治蕩無檢
鄉里羞頗乃令改醮南部新書云殷侑辨周僧孺皆
與牛僧孺同母異父兄弟右或贊皇客所為不可知
然僧孺小人或不盡妄
蔡京死潭州數日不得殮棄葬漏澤園以青布條裹
尸初宣和間京師染坊有名太師青者茲其讖也見
清波雜志南唐宮中尚天水碧為宋伐江南之兆

李滄溟視黎中學政某巡撫以檄徵其爲文李遂挂冠然此事古已有之漪波雜志云數十年前條屬能文者監司郡守委作箋記必親作箇致叩被公牒撰應用文字亦親署名封達近時此禮俱廢但書司承受傳道公牒則若常程行移上官體貌益崇學士大夫浸失自重此其一也

寶刻叢編二十卷南宋錢唐陳思撰思書賈也直齋陳伯玉序云始歐陽兖公集古錄有卷秩次第而無時代先後趙德父金石錄自三代秦漢而下敘次之而不著所在郡邑及鄭漁仲作系時系地二錄亦疏

略弗備其他如諸道石刻錄訪碑錄之類於所在詳矣而考訂或缺都人陳思鬻書都市士之博雅好古者又蒐徵遺忘以足其所藏所閱滋多望之輒能辨其眞贋一日盡取諸家所錄輯爲一編以今九域京府州縣爲本而繫其名物於左昔人搜證審定之語具著之云云故樂序之亦柳河東送宋清之意云思賈人嗜古如是又能會粹成書亦一異人呂成公云京師賢者多市隱鄭武子能偏識之嘗受太玄於日者何失得之隱居京師織絹紗爲業售不二價暇爲詩風調不凡亦此類按宋文道嘗撰寶刻叢章三十卷與歐陽集古錄同今不知尚傳於世否

僧齊已白蓮集十卷風騷旨格一卷有荊南節度副使朝議郎檢校秘書少監試御史賜紫金魚袋孫光憲序嘉靖己丑柳僉跋云元書北宋刻傳世既久湮滅首卷數字當俟善本補完與跋然貫休二集並傳之常熟馮班鈔本

居易錄卷十五終

居易錄卷十六

濟南 王士禛 著

山谷有劉璿翁碑在粵西之興安見鄭道鄉集未悉劉何如人也讀劉後村詩話載其詩五言如梟鳴杜山谷發家中金鍊成丹竈在騎去鶴巢空七言如山險未能留俗累木雕難解送年華將老木鵰金作印師寒猶用鐵爲衣皆警策

予嘗議子美八哀詩後村詩話先已言之曰如鄭虔之類每篇多無謂累句或爲韻拘殊欠條暢不如飲中八仙之警策蓋八仙歌每人止一兩句八哀詩或累押二三十韻以此知繁不如簡大手筆亦然又云八哀詩崔德符以爲可表裏雅頌中古作者莫及韓子蒼謂其筆力變化與太史公諸贊方駕惟葉石林謂長篇最難魏晉已前詩不過十韻常使人以意逆志初不以敘事傾倒爲工此八篇本非集中高作而世多尊稱不敢議其病蓋傷於多如李北海蘇源明篇中多累句刮去其半方善石林之詩累句之病爲長篇者不可不知右皆確論與予意脗合

張巨山論山谷云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真皆非眞知魯直者魯直自以爲出於詩於楚詞過矣蓋規橅漢魏以下者也佳處往往與古樂府玉臺新詠諸人所作合古律詩酷學少陵雄健太過遂流而入於險怪要其病在太著意欲道古今人所未道語簡其文專學西漢惜才力褊局不能汪洋超越如其紀事立言頗有類處此論極公但以山谷似玉臺新詠擬非其倫矣

辛稼軒詩傳者甚少後村又記其一聯云身爲僧禪老家因赴部貧稼軒墓在鉛山州南十五里陽原山中見研北雜志

福州仁王寺有僧自唱望江南詞一日忽題壁云或言於當路延之一則久之不棄又題詩云當初只欲轉頭銜轉得頭銜轉入迷何似仁王高閣上倚闌閑唱望江南李內翰存母之德道輒曰自欲唱望江南矣此與不投時調歌語相似而僧詩特佳

鄭清之安晚集六十卷茲本僅古近體詩第六卷至第十二卷殘缺多矣詩多禪語清之相理宗召還眞西山魏鶴山諸君子時號小元祐亦南渡賢宰也

元黃鎮成元鎮秋聲集四卷予愛其秋風詩云秋風淅淅生庭柯蕭蕭木落洞庭波紅樹夕陽蟬噪急白蘋秋水雁來多王孫不歸怨芳草山鬼欲啼牽女蘿

蒹葭蒼蒼白露下望美人兮將奈何又李仲明秋山小景云家住夕陽三峽口人行秋雨二峭間不知何處眞堪畫移得柴門對楚山五曲精廬云歌棹曾窮九曲源精廬迢遞隱屏前閑尋五曲橅溪上三十六峰秋滿船甚有風調按謚法通考鎮成邵武人至正間謚貞文處士

唐王保定摭言足本凡十五卷宋嘉定中柯山鄭昉刻於宜春竹垞有寫本于戊辰辛未於京師兩借觀今會稽商氏刻僅什之一耳商刻稗海多得之浙東鈕石溪家

燕伯雨句曲外史集外詩一卷中有魏國趙夫人管君幾詩落句云千秋鄉中名不沒墓有通兒書老銀自注歐陽率更子通自書母夫人銘夫人謂老銀伯雨有鵲華秋色圖詩序曰吳興公自序云公謹父齊人也余通守齊州罷官來歸爲公謹說齊之山川獨華不注最知名見於左氏而其狀又峻削特立有足奇者爲作此圖其東(當作西)則鵲山也命之曰鵲華秋色云張雨賦詩於左弁陽老人公謹父周之孫子猶懷土南來寄食弁山陽夢作齊東野人語齊南別鵲平原君爲覲家山入囊楮鵲華秋色翠可發耕琢眞陶在其下吳儂白頭不歸去不如掩卷聽春雨此吾郡故實故錄之公謹名密著書數種齊東野語其一也

吾丘衍學古編小冊秀水項藥師家寫本首有危素夏溥二序泰定甲子安處道人跋又陸文務深題後云元人書法有復古之功吾丘子行尤長篆籀圖印之學今京師所刻學古編不工闕爲校定數字稍加次第以便考觀云

宋事實類苑四十卷祖宗聖訓第一至第五(止神宗)君臣知遇第六至第七名臣事跡第八至第十二德量知

識第十三至十四俶闕奏對第十五忠言讜論第十六至十七典禮樂律第十八至二十官政治績第二十一至二十三衣冠盛事第二十四官職儀制第二十五至二十八詞翰書籍第二十九至三十一典故沿革第三十二至三十三詩賦歌詠第三十四至第四十文章四六第四十一至四十二曠達隱逸第四十三至四十四仙釋僧道第四十五至四十六休祥夢兆第四十七至四十九占相醫藥第五十至五十一書畫伎藝第五十二至五十四忠孝節義第五十五至五十六將帥才略第五十七至五十八知人屬

舉第五十九廣知博識第六十至六十一風俗雜誌
第六十二至六十三左朝請大夫權發遣吉州軍州
事江少虞撰有自序題紹興十五年五月十七日此
書蓋合宋人載錄傳記數十家薈萃成之自云聖謨
神訓朝事典物與夫勳名賢達前言往行藝術仙釋
神怪之事外國風俗之殊纖悉備具宋人說部之弘
備而有裨於史者門人庶吉士楊中訥言黃太冲宗
羲家所有宋人說部可作史料者凡三百餘種又常
令門生輩取漢唐宋元以來諸儒經解刪其煩複著
其異同將勒成一書經始春秋紙春王正月一句已

盈五大帙度不可成遂罷去
宋江西漕宣郎中晏文獻孫婦李公擇尚書姊也治
春秋博學能文作公擇挽詩云久歷金門貴未翻黃
屋知如闘天祿客絕恨作銘詩不減前人載江少虞
類苑黃山谷公擇甥也有題姨母畫竹絕句云白頭
腕中萬斛力或即文城耳
孫文定公廷銓作　世祖皇帝挽詩云周京郤曰將
歸馬漢時逢春自射牛時以爲工予讀張文潛集論
裴守與云守與爲太常博士論射牲禮曰古者天子
自射牲漢遺侍中今天子與王酌獻而已可也古今

異宜不必射牲夫射牲古也古也勞而今也佚則從
今立觀舞今也今也勞而古也佚則從古守與非與
能法古也將從其佚使人主便之而已按禮祭之日
王親牽牲及詔於庭而麗於碑則王射之國語曰禘
郊之事天子必自射其牲諸侯殺牲之禮與天子同
大夫士視殺事之而不親卑者之事也
李刑部召遵義府多虎有四種斑虎與常虎文質同
黃毛虎無黑文尤獰惡蓑衣虎毛長披體如蓑衣狀
刀箭不能入而朱虎最獰嘗于綏陽村落間一日齧
三十七人捕之則咆然入山卒不能致其毛殷紅如

猩猩毬色章丘胡武舉隨其兄任眞安州州遵義屬
也云鹿亦有三四種最大者曰木鹿狀如水牛重五
百斤李又云遵義有山水豹皮有斑文自然成山水
形宛如圖畫
同年王阳胎仙景州人有道術知湖州府有虎食人
以將兒致虎于公堂杖殺之弁山每稻熟嘗有雲霧
居人輒見霧中有人若負擔者什伯爲羣霧散則稻
穗已空矣王命結壇山上令道士吳梅岑者代巳禮
拜而自具衣冠書符籙忽嚴吳曰大風且至但勿動
須臾果大風發屋拔木壇上人皆惴恐已而風息自

是雲霧不作歲獲豐稔宗伯吳盧弘庠附之吳云
郞露赤雅云南方火浣布有二種畢方麻者一端數
金祝融木者一端百金火鼠毛者一端千金凡弁服
績其皮者有勾芒布紅蕉布績其花者有桐花布娑
被布娑羅布吉貝布梭花布南中千葉梭花似杜丹樹長尺許緝成布曰火浣又鳥
毨之精織成文章者曰鎖𦇧其粗者市於猺獞曰鷟
罽錦有鷟頭花蝶能油能曲錦以蛇膏澤之入
水不濡

兩粵山中有大蝎殼可容升者以米水去涎竹刀膾
之角大如指甘脆云解積毒

猺髻有芙蓉望仙懷人雙龍孤鳳瀟春散夏硬鬟鳶
疊愁急就妝其下者曰盤蛇曰垂鬟曰反角或目為
丁妝

鼻吹猺族鼻如垂竹以猿骨鑿骨為簫吹之作龍吟
與之酒鼻飲瓢盌

木客形如小兒在恭城見之衣服不異人自云秦時
造阿房宮采木流寓於此嘗見其賦細雨詩云劍閣
鈴鐺動長門燭更深又云何處殘春夜和花落故宮
此棧露湛若所云恐因披老木客解吟詩之句而附
會之耳

崇山有雞兜故宮四十里即至越棠
南方溪澗謂之兜如金山郎兜越棠兜南陵兜文狼
兜金雞兜之屬

博白縣山村號曰綠舍其山多鳳皇有高三尺者備
五采冠似金杯常棲高樹之巔又有大如鷲者尾甚
長羽聲如轉輪名大頭鳳或為猺獞所射緝毛為裘
冱而不濡兩江溪洞中出鳴鳳形如孔雀頭上有彩
冠光如鸞冠上垂二弱骨長一尺五寸其鳴叶宮
商猺女握兵符者衣鳳裘蝶紬裘即綠舍鳳毛所緝
蝶錦冰蠶所織也

邕州產鴉有二種一大如雞黑身赤目一大如鸚毛
紫綠色頭長七八寸雄曰邀雌曰途若聲如擂鼓
鴉羽樑兩犀角立解故鴉穴多犀

鴿鵲似鵰而散尾聲甚哀亦名鬼車帝嚳書曰逆鴿
爾雅曰鴿麋鵲啼血如杜鵑儒書奇鶬十首周公命
庭氏射之血其一首今餘其九大子子夏見而歌之
曰鴿兮鶬兮逆毛衰兮一身九尾長兮子在鬼門見
者正一身九尾其九首者雄鴿猶九首曰雄鴉也

王母似綠雀青色長尾尾有鬚如孔翠猺中有王母
裘

山都形如崑崙青毛有尾見人輒閉目張口好笑好
在深澗中翻石覓蟹噉之
熊有綠者猛獲取爲鄣泥塵不敢揚威懾虎豹樂府
云耶眠綠熊席又溫柔藉綠熊
橫婦狀如豪豬而小好食黍以機杼織絍挂於田中
則眾之却走齒長入海化爲其魚名奔鮮取以煎油
其膏百斛澆螺作燭取以飲酒則明讀書則暗
貘牛銅坑中食銅鐵鉄爽爲兵可以切玉捘溺爲水
可以銷鐵有十首者名曰貘白居易貘屏贊序曰寢
其皮辟溫圖其形辟邪
角逸虎出石抱山晨伏宵出比虎差小翅如蝙蝠身
如虎文柔而食人其皮可辟鬼物
象似犀而角小知吉凶耳大如掌月宿含笑牛於兩
粵東曰茅犀西曰豬神遇之則吉
蘇江有鯖魚大者餘百斤其膽治目功比空青魚大
膽小者一魚大膽大者中上魚小膽大者中下滿者
得魚官稅其膽始瓜市其僞名以鯇膽灌黄藤膏爲
之鄺詩云金環剝吉嫣花縣稅鯖魚
白妾魚一名婢妾臉如芙蕖膚如凝脂有天然肉結
長四尺五寸臍下有帶白光映人作膾香脆水陸無
方者
印魚方額有印文似竹葉符鳴如鐘
海鱗師虎頭無鱗身有豹文長八九尺見人泣數行
下蛋人網得輒放之
忽雷鼉魚也用其齒骨作樂器有異響經曰河有怪
魚厥名曰鱷其身已朽其齒三作
跣衣山子散居橫州震龍六磨諸山無版籍定居夫
婦交媾插青路衢以斷行旅銜弩賊交媾精入地是
生短狐短狐人所生也許日蜮者射工騷日短狐狐
長三寸狀如黃熊口銜弩箭巧伺人影南海有蟲亦
名水弩亦能射人以四月一日上弩八月一日卸弩
與此不同射工之毒惟鵝能解之
赤蟻若象渾身帶火力負禽鈞雜食虎豹雉遺卵
如斗人取爲醬是名蚳醢
蚺蛇長九十丈若吞麋六十丈若吞象三十丈者吞
虎豹凡蛇盤處必在壬地
猺人社日以南天燭染飯競相饋遺曰青精飯
泗城州土司有雄黃搗衣砧光可以鑑
治癖法宜溫中固下升降陰陽及灸中脘氣海三里
或灸大指及第五指皆能止熱若用大柴胡湯及庭

黃金沸草散青龍湯膠柱鼓瑟抄不敗矣又中痺失語俗為中草子移時血凝立死法當用鍼刺頭顱及上唇仍以楮葉擦其舌令血出徐以藥解其內熱立效

卵卜者握卵視之書見於叔記其四維黃截屈當要處辨殼中厚薄定吉凶獞人卜葬請雞匠視之以卵投地不破者吉

馬伏波銅柱一在忠州如思明府南界一在欽州分茅嶺交趾東界又於林邑北岸立二銅柱為海界林邑南立五銅柱為山界唐馬總為安南都護立銅柱二於漢故地五代馬希範平蠻立銅柱二於溪州自漢巳來立銅柱者凡三皆馬氏右一十九則皆出嶺南雜錄之以廣見聞孫字以名南海人

王詩名物雅子親錫文貞公所進文淵閣書目經解錄毛詩於卷以備咨訪云

詩傳　毛詩　童子問　朱氏傳　鄭氏箋　注疏

正義　要義　鮮于傳　錢氏傳　文公傳　李樗

詩解　總聞　嚴氏解即詩緝　補傳　詩傳通釋

呂氏讀詩紀　詩學備忘　毛詩詁訓　指說　張氏

詩音訓　穎濱傳　歐陽本義　詩纂圖　詩傳遺說　楊慈湖傳　詩傳附錄纂疏　詩釋文　詩音義　放翁詩說　詩講義　李黃詩傳　詩傳旁通名物鈔　鳥獸草木蟲魚疏　詩疑大鳴錄　圖說辨疑　疑問　解頤　斷法　詩義指南　詩義矜式　梁寅詩考　按內府所藏止此亦鮮秘本

文淵閣書目唐人文集出於闕見之外者亦少併識於此

張說　王維　韓愈　元結　李翱　柳宗元　呂溫　杜牧　皮日休　駱賓王　獨孤及　陸贄

歐陽詹　顏真卿　司空圖　許渾　李絳　劉長

卿　劉禹錫　白居易　權德輿　陳子昂　李商隱　李觀　張九齡　沈佺期　皇甫湜　松陵集

沈亞之　李德裕　元稹　黃滔宋人誤入　杜甫　李白　韋應物　孟郊　竇氏聯珠　李賀　鄭谷

姚合　王建　李益　杜荀鶴　桃山集未知名氏　雜隱

溫庭筠　方干　陸龜蒙　張籍　王績　儲光羲

孟浩然　張祜　錢起　孫樵　岑參　高適

鮑溶　李嘉祐　漢上題襟集　河岳英靈集

歲時雜詠　擬潔集　蕙畝拾英　中興間氣集

唐賢詩集　唐百家詩　三體　鼓吹　唐音

長山李某知石首縣將之任予屬訪楊文定公後人并其祠祀及文集頃有書至云已重修公祠堂錄祠中洪熙元年碑抄一通遺文五首詩九首文定五世孫元音所撰公生平行事大槩記一篇鈔錄者九世孫先駿先但也名臣之裔零落如此爲之三歎按文定公文集十二卷見國史經籍志今文貞東里集文敏兩京類稾皆傳於世而文定集獨湮沒亦可慨也

李侍讀漁村澄中典雲南庚午鄉試著滇程日紀又云滇中鳥有靈鷲形如鷲好集松上點蒼雞足多有之金綫鳥大如鴉青色背有金綫文如錦繡人罕見之錦雞有金身如雉尾帶黑斑者土人呼曰竹雞又有背色朱頂者或赤色頭有綠角遍身珍珠點者多在深山竹林中五色俱備

又云點蒼山之巔有石屋登者入其中輒忘饑渴僰彝近水居能變牛馬猫犬爲錐竿形夜入人家又有眾蘇以捕禽獸爲業多百餘歲者死輒化爲虎豹熊羆毛人諸物此二種與月山叢談所述大同小異毛人亦曰山魈形與人似徧身長毛見人則執手而笑竟日方醒醒則食人每笑則脣上掩目獨畏爆竹按此物名𤜶𤜶梟羊也 人遇之以竹筒置臂姑與之握俟其笑曲臂以鑿綴其脣於額格殺之故吳都賦云猩猩啼而就擒𤜶𤜶笑而被格

宋葛立方常之歸愚集十卷詩四卷樂府一卷騷賦雜文一卷制二卷表啓二卷 謚文康勝仲之子謚文定邲之父也國史經籍志作二十卷文定公南渡賢相有文集二百卷詞業五十卷不知傳於世否

費著撰蜀杜氏族譜云杜甫世以死節顯其世祖甫來蜀依嚴武家青城者貫宗文裔世孫準皇祐五年第進士宰綿竹以卒子翊世貧成都紹聖元年第進士官至朝議大夫通判懷德軍靖康元年死節特贈正議大夫命官其後十人五子𥩲忱以賞得官孫逵老俊老廷老曾孫光祖大臨以忠義遺澤得官今猶稱忠義杜云著此說不知何據按詩有云聞道華陽版籍中至今尚有城南杜則子美有後於蜀其信然耶

工部左侍郎徐廷璽罷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元振爲工部侍郎通政使司通政使徐潮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光祿寺卿羅秉倫爲通政使

二月十九日未刻 文華殿經筵講官滿洲禮部尚書顧八代工部尚書索諾和禮部左侍郎席爾達右

侍郎多奇刑部左侍郎傅臘塔漢吏部尚書李天馥
刑部尚書陳廷敬工部尚書李振裕吏部右侍郎兼
翰林學士彭孫遹兵部督捕右侍郎王士禎翰林院
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張英戶部尚書庫勒納禮
部尚書熊賜履以　欽差往濟南兵部尚書杜臻
以耳病不與尚書陳廷敬侍郎席爾達講中庸天地
之道一節侍郎傅臘塔學士張英講尚書皐陶謨日
宣三德四句講畢　賜宴太和門謝　恩而退
二十一日內閣傳　諭問故吏部尚書蘇赫品行
宦業九卿對云明敏決斷遂擬　旨無謚

二十五日　東宮會講持敬殿講官滿洲都察院
左副都御史兼詹事府詹事尹泰漢翰林院學
士兼詹事府詹事張英講論語博學而篤志一節滿
洲右春坊右庶子艾圖漢侍讀學士李鎧講洪範貌
日恭五句講畢　賜茶文華殿門
竹垞言文淵閣書目不載卷數萬曆中東粵人張萱
官中書舍人別為內閣藏書目錄甚詳又涿州高儒
者武弁也家多藏書有百川書目尤詳按萱歸善人
仕終平越府知府嘗撰西園聞見錄一百二十卷又
西省識小錄西園彙史各若干卷

樓攻媿答杜仲高書曰杜留花門連雲屯左輔百里
見積雪以趙次公之詳且博略不注釋蓋花門即回
鶻嘗考回鶻之俗衣冠皆白故連屯左輔百里如積
雪然又嘗與蜀士黃文叔棠食花櫸因問蜀有此乎
黃曰此物甚多正出閬州杜詩黃知橘柚來誤矣嘗
至蒼溪順流而下兩岸黃色照燿宛似橘柚其實乃
此櫸耳有好事者欲為子美解嘲於其處大種橘柚
終以非其土宜無一活者此二條頗新異可喜
晁說之以道嵩山集有儒言一卷為荊舒作也記錄
數則於此春秋云儒者必本諸六藝而六藝之志在

春秋苟舍春秋以論六藝亦已末矣紛然雜於釋老
中韓而不知其弊者不學春秋之過也此因王安石
廢春秋而發俗學云學者同尊孔氏法詩書躬仁義
俗學之目何自而得哉建隆已來禮樂文明煥然大
備皆諸儒之力也詎當其目也耶如惡其衆而欲致
獨則比屋可封之民為罪人歟又或厭其久而欲新
之則日月之出也久矣後漢治古學者貴文章以章
句之徒為俗儒則斥俗學者身自謂耶此因王氏學
而發漢儒云典籍之存詁訓之傳皆漢儒之力漢儒
於學者何負而例貶之歟後生殆不知漢儒姓名有

書幾種而惡斥如讎漢儒箕不幸哉昔人歎廢興由於好惡盛衰繫之辯訥良有以也公議云凡變律亂常則不當乎人心雖百人之譽不能當一人之毀蓋不待高識博達之士乃知其非雖常人故自有白黑矣舉之者一時之偽而毀之者天下之公也昔公孫祿斥王莽國師秀顛倒五經毀師法令學士疑宜誅以慰天下侯景陳梁武帝十失一曰敷演六經排摈前儒王莽之法也當彼時猶有是言則公議不可泯云彼衆勢估力以肆其說者果誰欺哉的云溫公曰經猶的也一人射之不若衆人射之其中者多也嗚呼此公天下之言待天下忠且敬也願肯申巳而屈人必人之從已哉彼排摈前儒顛倒五經者宜鑒諸此謂安石排摈韓富文司馬諸公之異已者同異云董仲舒曰詩無達詁易無達占春秋無達辭范甯曰經同而傳異者非衆此吾徒所以不及古人也嗚呼古人之善學如此今一字詁訓嚴不可易一說所及詩書無辨若五經同意三代同時何其固耶此指安石字說害教云害辭未至於害義害義未至於害教害教則三綱五常絕矣謂天不足畏百姓或可咈之類其害教奈何此條直述安石對神宗天變不足畏

人言不足恤云云尤明鹿馬云因一鹿指以爲一馬者一時致愚之言也如因先王之格言而顛倒破壞者以天下爲鹿而縱指之也不亦甚乎此指安石借周禮以文其奸欺大言云袁紹與曹操論天下形勢操知袁氏恃有河北未易圖欲給而促之則示弱乃出大言曰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是豈操之誠心哉今談經者不覈其實喜爲高論大言一切取勝皆操之下塵歟知本云古書者不取正於古文言詩者既恥言毛氏而又不知齊魯韓三家之辨果以詩爲何詩耶言周禮者與以爲周公致太平之書而不知有六國之陰謀地不足於封民不足於役農不足於賦有司不足於祭將誰欺耶春秋云云則絕而不言未爲知本慕古云善哉鄭康成之言曰既知今亦當知古蓋今古交相爲資則取通不遠也爲高絕不可跂及之論曰在古當然不知古之道亦何利於今而必尚之耶王莽好空言慕古法令猶其遺風耶此數條皆指安石廢春秋假周禮南北之學云南方之學異乎北方之學大抵出於晉魏分據之後其在隋唐間猶云爾若不惟其地而惟其人也蓋南方北方之強與夫商人齊人之音其來遠矣今亦不可

訛也師先儒者北方之學也主新說者南方之學也此剌王氏之徒先王云姜至之先生謂商周之所稱先王者近自其祖宗而遠及異代之君也如含祖宗而必在昔之法則亦悖矣此直糾安石言祖宗不足法之非傳勢云張禹專帝與太后之寵所謂張侯論者趣盛於天下崔浩威福震宇內其五經之注學者尚之至勒爲石經逮禹死浩誅之後無一人稱道其說者則前之所傳者非經也勢也此以禹浩著作擬安石名聖云荀卿之弟子與叔孫通之弟子皆以其師爲聖人至於何曾之孫又以其祖爲聖人聖人之

名亦可私得乎卿之弟子學無所成通之弟子因賜金之利曾之孫敝世事之驗於是乎云稱使其成學而不外慕則俊造之名尚未易許人矣祀聖云奈朱榮晉公護無君大惡既死廟而祀之以配聖人范陽聞祀安史爲二聖嗟夫人文悖而不已則鬼享僭而不法可不戒哉此二條指蔡卞輩以安石配享孔子其餘尚多予曰此王安石愛書也儒言云乎哉

章丘縣北一里女郎山有宋隱士穆賓廷秀墓洛陽王壽卿曾翁題墓表篆書黃曾直有贊刻於碑額明萬曆間大名董復亨爲令移置文昌祠稱二絕按曾翁祖擇之外孫工篆隸嘗召至京師使篆字說辭以與王氏學異以布衣終陸友研北雜志言家有曾翁篆閑居賦筆力如鉏金屈鐵

金蘭集三卷元蘇人徐達左良夫輯其友朋贈答之詩王行止仲序之良夫居光福山中自號耕漁子高巽志爲作軒記楊基孟載爲之說武功伯徐理爲之傳俱附見集中元末如周伯琦高啓鄭元祐倪瓚張雨仇機沙諸名勝皆在不減金粟道人玉山雅集

隆平集二十卷曾子固撰紹興十二年臨川趙伯衛序云子固爲左史日嘗撰隆平集以進自太祖至於

英宗凡一百六年爲書二十卷當時號爲審訂頒付史館副存於家卷首有人鈔少陽印楊士奇印梅花閣書畫印益陽文貞公故書得之元內府者

栽桂毛詩故解二十卷宋朝奉郎段昌武撰大旨本之東萊詩記參以晦菴詩傳卷首有行在國子監權尚書禮部侍郎兼祭酒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講徐鹿行丞程抑淳祐八年七月給貢士羅樾公據

居易錄卷十六終

居易錄卷十七

濟南 王士禛 著

陸友記天下湯泉知名者七匡廬汝水尉氏驪山鳳翔之駱谷和州之惠濟渝州陳氏山居又云燕之昌平亦有溫泉而不及遵化之石門李太僕日華云溫泉有三種朱砂者水光亦琉黃者有琉氣乳石則流白而無氣黃山朱砂汝上琉黃石門鍾乳也溫泉與

孝陵密邇康熙二十年 車駕謁陵畢

命宰臣李霨以下往觀皆應 制賦詩刻石泉上

袁桷云大篆不得入小篆隸書最忌入八分今世俗乃以八分爲隸何其不察耶

研北雜志云韓侂胄閱古堂圖書皆出向若水鑒定此亦賈似道之廖瑩中

鐔津集十五卷宋僧契嵩著嵩有非韓三十篇在集中其詩亦多秀句如習忍如幽草覩身類片雲桑柘雨中綠人烟關外來天岸日將出田家雞更啼好山沿岸去驟雨落花來雲迷飛鳥道雨占龍湫明月出巳滿白雲歸未多皆佳夢粱錄云姓李字仲靈嘉祐中進輔教編賜號明教禪師林間錄嵩明教初至開先屯者命掌書記笑曰我豈爲汝一杯薑杏湯耶乃去之西湖拔公所云契嵩禪師多嗔人未嘗見其笑者是也

林外野言二卷元崑山郭翼所著詩翼字羲仲與楊廉夫顧阿瑛倡和風氣亦頗相類

張說西岳碑云西岳太華山者當少陰用事萬物生華故曰華山如此則與吾濟華不注山同音義故華山有平去二讀

張萱內閣藏書目錄詳載卷數及撰人姓氏其書視文淵閣目所載則缺失多矣累朝亦間有增益者因並錄毛時統解諸目於此

毛詩注疏 毛詩要義二十卷（長孫無忌等永徽四年上） 詩總聞二十卷（王質東平人有雪山集四十卷） 詩緝三十六卷（嚴粲） 毛詩指說（成伯璵）

萬曆閒存大止此文淵書目所有又多不可詰矣

宋嘉定閒著作郎曾從龍請嚴臣僚借書之禁紹定三年三月詔祕書省書籍非係省官毋得借書許從監少閒簿有欲閱文籍爲檢閱較正等用即先批簿以憑請取俟還本庫隨與點收或借出已久亦須檢舉以察隱遁從祕書監葉禾言也蓋古今通弊如此

內閣藏書目錄載林光朝謙之艾軒集二十三卷（閩第一藏四第二十一第二十三卷） 陳藻元潔網山集八卷林亦之學可樂軒

集十六卷（明劉人傑） 劉攽貢父彭城文集十四冊（有闕） 三
劉文集（中九溪…） 三孔清江文集四十卷（孔文仲武仲平仲） 南
陽集二十卷（韓維） 劉忠肅集（劉摯） 盤洲集八十卷（洪适 竹…）
（劉本止有詩） 野處前後集九冊無卷數（洪邁） 灊山集（朱翌）
元清河集三十九卷（元明善 有闕） 元遺山集四十卷（元好問）
豫章集二十四卷（宋…） 滋溪集三十卷（蘇天爵） 牧菴文
五十卷（姚燧） 右宋元數公文集曾覩其本而卷數未
合者錄記冉訪若原貢二劉先生公是公非集內府
亦闕如可數也
國史樂律志四卷南充陳文憲公（于陛）爲史官時譔文
憲在內閣請開史館未幾去位館亦罷惟此志及葉
文忠公臺山四裔志焦修撰澹園經籍志僅存
中興館閣續錄載南渡祕閣所藏徽宗御題畫三十
一軸入軸有詩皆絕句擇其近雅者錄於此杏花題
鵲並亞醲紅雲飛穩巢文杏枝高棲良自得蜂蝶莫相
疑桃竹黃鶯出谷傳聲美逸爲立志高故敎桃竹映
不使近蓬蒿（巳上七軸有詩和…） 趙昌江梅山茶趙昌下筆摘
詔光一軸黃金滿目且借我玉田三百畝與須買取
作花王（又御書…）
闕畫一百八十七軸御府續行降付併舊藏九百十

一軸嘉定三年六月並用都堂印仍於畫背用祕書
省印 御前書經史子集二千五百二卷四庫書二
萬三千五百八十三卷續搜訪庫書二萬三千一百
四十五卷諸州印板書六千九百八卷 名賢墨蹟
一百二十六軸一冊續行降付八十九軸 古器四
百十八件續降八十三件 硯七十五琴七右宋中
興館閣錄所載
竹垞輯宋人小集四十餘種自前卷所列江湖詩外
如劉翼璵父心游摘稾問道論詩也一宗燒柴煨芋
佛家風要知與樂人間少聽雨空山破寺中（山寺聽雨） 林希
逸應齋十一桑寬心可要流香酒圓夢何須正焙茶
（入局） 明皇按笛達磨渡蘆二圖長歌皆佳又六言蚯蚓
兩頭是性桃花一見不疑了得葛藤一縣翔絲荒苜
諸詩（…） 敖陶孫器之臞翁集古詩歌
行頗有盛唐江西風氣其詩評尤爲談藝家所推引
朱繼芳季實靜佳集船行秋風與雁期陽關西去到
何時側身一望腸堪斷大似穹廬碧四垂（…） 不踏長
安十二門鷓鴣飛處數家村停他試問灘頭叩可是
嚴光末世孫（…） 又緩行松葉小橋巢苗（…） 大江流
爲蹟老樹見秦時（…） 魚唼…折葉茭（…） 青

天浮渤澥白日走崑崙[illegible]縣客五花驄駿馬主家七
策黃宮貂金陵[illegible]君名欽金陵王氣水東流流到淮南古岸頭
夜半一聲天上曲錦帆天子下揚州揚州相逢已恨十
年遲買酒吳山[illegible]詩明日送春仍送客柳花風颺
亂絲絲題李秋室詩卷老眼看花興未厭不知頭上雨纖纖
鴛浪語春風恨誰對花枝插帽簷[illegible]我登滄浪亭復
歌滄浪曲歌竟復長歌杳杳山水綠天風吹散髮山
月照濯足為謝獨醒人漁家酒初熟[illegible]林尚志濁叟
踏隱棠江亭飲罷起離愁何事西風又越遊滿信欲
來人欲去夕陽紅蓼滿汀洲[illegible]杜宇一聲啼思滅楊

花二月客愁多日春留客醉終日愛花吟過春[illegible]陳必
復元谷山居巢冷烟寒食月小雨溪藤天[illegible]一夜燈
花雨十年江樹春[illegible]蕭蓼作秋意汀洲生晚寒舟行人
家半在桑麻住春水忽迷扇秋[illegible]舟中偶成
劉過改之龍洲集叶囂拔突純是千路豁雄雞佩觳
豚氣象風雅稀絕劉仙倫叔儗招山集頗乏警秀七
六山僧後龍雪乘領水为鼓[illegible]雲滿谿[illegible]黃文雷希
聲看雲集差有骨力長句西域圖[illegible]君曲甚佳又獄
吏但能書牘背相君終欲制鴻溝[illegible]黃大受德容
露香拾稾虎穴山川險蛟涎草木腥[illegible]式衍朝宗藏

枇杷皆絕句多佳作如牡丹春樂正穠華有旨今年
不賞花剪將金盤三百朵內批分賜近臣家[illegible]枝華
珠殿水精樓桂樹花香乞夜遊飛下銀橋人不覺月
明三十六宮秋[illegible]和殿裏最風流三月飛花滿
御樓樓得玉人新樣巧春衢不下綠鈎[illegible]飛鵲鳴
鑾鼓吹喧天華旗勝波[illegible]前吟樹處上今還在背住
孤山隔許年[illegible]光上貌[illegible]承恩
君王愛問先朝事[illegible]車兒到殿門侍替看花上苑
春太皇宣索鳳笙頻如今猶記當時事對語閒教小
內人[illegible]鈿車輕轆與芳塵步步香穀一片春花下玉

盤行禁籞御前宣勸到酬觴賞[illegible]疊疊波簾亂山白
鷗飛去復飛還吟邊好思無多子只在孤鴻落照間
吳江水月樓粉闌嬌春少上軽玉萃帶裏見深情花邊欲別
重回首猶恐綠絲短未明[illegible]碧雲千嶂合紅樹九秋
深[illegible]吳食梨花月移影場柳風愁滴山色裏與極酒
杯中綠[illegible]夜變青春今古同忍教[illegible]容易夕
陽紅[illegible]旅懷仁[illegible]野集春風酒桂湖堤柳曉月吟
鶴翁路花[illegible]實[illegible]不沒仙人跡丹化猶啼鳥樂禽[illegible]
丹青嶺側則寒葉水是江天喚亂鴻[illegible]蓮山黃偶[illegible]
一雁白頭風[illegible]初退[illegible]體氣[illegible]塔旗聽雨感年華

西風葉葉梧桐冷關過庭前白鶴花秋思憶著前遊十
四年二高祠下夕陽船無錢買得鱸魚鱠吟就橘花
香裹眠垂虹劉翰武子小山集凄凉池館欲棲鴉彩筆
無心賦落霞惆悵後庭風味薄自鉏明月種梅花種梅
送客歸來月滿簷梅花微笑隔疎簾酒醒今夜銀屏
冷沉水薰爐旋旋添客去良句鴻門宴玉斗歌吳門行
皆佳張良臣武子雪窻集叢叢竹雀鬧人家農事春
來漸有涯品字柴頭煨正暖不知風雪到梅花
白鷺悠悠去不還諸雲汀草一生閑幾年不入西州
路空倚梅花說住山吳興老卷三十六陂春水綠四十九

年人事非揚子江頭永嘉後吳儂蕩槳北人稀感懷帖
帖平湖叩晚天踏歌遊女臂相牽斜風半挽人爭路
猶有胡琴落後船西湖趙希㯳謟父抱拙集市小蕭條
景物非片人猶號永和偎春山十里斜陽樹淡淡殘
紅杜宇啼平利登履道骹藁排嚴千修篁中有寒泉
飛何應龍子翔橘潭藁樓上佳人背酒城樓前楊
柳絡離情一聲未是難聽處最是難聽第四聲別有沈
說惟肖庸齋集舟行出日山曉條行春釋永
頤山老雲泉集手攜一束書秋風獨來此松深孤月
明水冷夫蓉死時有淵鼠來食我山茶子趙霜花

落碧潭秋嫦向山巔水際遊貪看夕陽烏桕樹白雲
紅葉隔溪流秋晚獨聽子規叫況逢山月明溪色作
凉雙鷺下雨聲纔絕一蟬鳴薛嵎仲止雲泉集二
十里松聲千山雪未晴巖陰常候雨松色不知春
寺雲度溪流澀廚烟柏葉香山居芳草思無際春風情
最多春晴暫隨身隹一鉢聽偈別雙松雖家買湖石
關印對巾山湖水涵秋霧風荷動夕陽俞桂希
鄒漁隱受西風薦入船聽送客離愁酒滿缸好記
此時分袂處暮烟微雨過松江松江送人葛天民無懷集月
趁潮頭上山隨花尾行大江中夜滿雙櫓半空鳴

一杯殘臘酒萬古夕陽愁寒食少逢天氣佳一日
九日雨如麻新巢初見燕生子小巷已無人賣花即事
花枝照眼堂堂去若使關心故故春上巳下塘六月
心蕉丙寒偏入手時姚鏞希聲雪篷集病起春
風過鬧居野草生風扺逆水上江鶴引人飛王
瀬溪頭小隱仙魚翁引上雪舟行後回傍釣思歸去
又為蘋花住風牀受落花買路
雨來敲竹下門荷香紫綃利逢未暇論句字
先向水邊看白雲右諸人雖為天民及與揚誠齋
相倡和劉改之亦前輩人然多攀援因靈家數小氣

格卑風氣日下非復紹興乾道之舊無論東京盛時
巳可一概也
宋牧仲中丞寄薛尚功古鐘鼎彝器欵識二十卷陶
南村書史會要十卷皆厭原山人隱之王孫所本會
要第十卷爲隱之所續明代善書人名欵識雕版最
精末有張天雨趙松雪楊伯嵒周公謹柯丹丘周伯
溫豐南禺鑒定題跋蓋從古本臨摹者極可寶玩
牧仲中丞寄豫章張吏部泰來扶長所撰江西詩派
圖錄人各爲傳共二十五人名氏次第迺王伯厚小
學紺珠定本扶長云胡氏苕溪漁隱與山堂肆考有

何顒無高荷又列洪朋於徐俯之後孫莘志有高荷
何顒無何顒呂本中復不在二十五人之中云予按
劉克莊後村江西詩派序云呂紫微作江西宗派自
山谷而下凡二十六人內三人哀顒潘仲達大觀有
姓名而無詩詩存者凡二十四家王直方詩少絕無
可采云云其次第則首山谷次后山韓子蒼徐師川潘
邠老云云洪(龜父駒父玉父)夏均父謝(無逸幼槃)二林(子仁敏功)晁叔用江信
民李商老二僧(如璧饒節祖可善權)高子勉汪子之李希聲楊信
祖呂紫微合山谷爲二十四人王立之無傳哀顒則
與今本作何顒迥異後村伯厚皆宋末人不知各何

據依而異同如此張云梓於厭原山中者詩派一百
三十七卷續派十三卷今其書不可得而見矣張傳
頗詳博而於後村傳無所稱引蓋未覩後村全集耳
張康熙庚戌進士
會稽釋子元璟字借山平湖人投詩爲贄頗有秀句
如相思若隔鳥咫尺隔風烟鄰衲可吟巷門生放酒
錢風曳鷺黃淺寒吹鴨綠平坐看春燕子吟到闔閭
城清鐘來木末白鳥落風湍人家收柏子楓樹著霜
花晚蓀分竹間秋水壺蘆根烟中多翡翠花裏又鉤
輈一笛破寒溪千帆湊夕陽懶呼猿引客閑許鹿參

禪試看石蘚徑倒浸碧玻璃卜築精盤似淨名愛君
三絕畫不厭桑條綠滿門陌徑客到肉食啼數聲瘦
策荷泥滑微月銅坑小喫雨前茶無端攪亂春愁客
屋角一枝山杏花且留聲聳抱一村甘泉如乳出雲
根負薪伐竹狀殊匙多見楊家十葉孫(過楊鎮岸故里)
崔文敏公後渠漫記云宋史盈矣誤國之臣亂真之
僞後稱有稱述之者道其不明矣夫王安石之變法
其弟安國諫之不從乃哭於影堂曰吾家必滅門蓋
知其必亡宋也一張浚出師與其宗兄曰復中原岳
飛日相公輕語那遂忌岳陷之而宗兄道鼎曰浚横

置三年竭民力耗國用何嘗復尺寸之土㬇寧亾國
不用此人浚又上疏言兵高宗曰浚用兵天下皆知
之富平淮西兩敗矣今又生事乃下永州之命史氏
皆咎其君之不用浚也非實也二實録曰符離軍敗
浚鼻息如雷果然是輕民之命宜其敗用罔也三考
亭於二人多怨詞予所未喻特錄再詞數條正之文
敏理學大儒其言不阿如此

宣城梅孝廉淵公 為 别字瞿山以詩名江左畫山水
入妙品松入神品數年來罷公車輯梅氏詩略十二
卷始唐梅遠次宋侍讀學士詢呂言都官員外郎堯

臣聖俞迄明守其季豹鼎祚禹金輩凡百有八人寄
予請序又寄黄山天都蓮花雲門諸峰光明頂文殊
臺師子林煉丹臺蒲團松西海門後海始信峰百丈
泉湯池桃花源白龍潭松谷凡十二幅備極烟雲
變幻之妙自題其首云漁洋山人居身東岱縱目南
溟西巴蜀北幽燕宇内大觀悉軒然徧俯視一切直
培塿耳憶十年前嘗詠黄海之勝索予作圖久而未
報康熙壬申正月春雪初晴拈毫灑墨偶爾成雲此
則天都第一峰也又寄黄海一卷烟雲歴落枝幹向
古似過丁南翔海内文章之変大半㷋謝推瞿山爲

然尚存其書已貴重於世一更數十年斷紙零素當不
減蘇黄也

宋人工於題跋海虞毛氏汲古閣刻入津逮者不下
十餘家予讀樓宣獻攻媿集題跋多至十數卷往往
可稽掌故而毛氏遺之

仁和吳檢討志伊 任臣 家有唐曾與朋元因華禮長洲
陸贇其淸家有王象之輿地紀勝皆不刻

杜氏編珠四卷隋著作佐郎兼散騎侍郎杜公瞻撰
自序云隋皇在江都日好爲雜詠及新體詩暨綠屬
思顧謂侍讀學士曰旦經籍浩汗子史該博朕每煩

閲覽欲其故實簡易爲比類爰命微臣編錄得窺
書圃故目之曰編珠其朱書者故實墨書者正義時
大業七年正月奉勅撰勒成四卷并序右内府寫本
闕三四卷序稱煬帝曰隋皇不可曉其云在江都日
者按史大業元年自長安至江都置離宮四十餘所
秋八月行幸江都二年三月發江都四月至東京書
蓋奉詔古編於是時而稱大業七年何也隋世類書
僅見此與初學記北堂書鈔之例但差簡耳所引多
緯書如靈憲河圖括地象易緯易通卦驗易飛候春
秋說文元命包尚書中候欽[illegible]古孝經援神契春秋

曆序風角之屬若任豫益州記鄭緝之東陽記徐先
生南岳記庾仲雍荊州記羅含湘中記黃閔武陵川
記王韶之始興記王孚安成記史筌武昌記郁氏臨
汝記沈氏南越志盛弘之荊州記孔曄會稽記孔靈
符會稽記石虎鄴中記伏琛齊地記三齊略記雷次
宗豫章記楊佺期洛陽記裴淵廣州記丘淵之征齊
道里記張僧鑒潯陽記華延儁洛陽記辛氏三秦記
郭仲產秦州記荊州記山謙之南徐州記吳興記鄧
德明南康記白泉晉國記習鑿齒襄陽耆舊記周景
式廬山記紀義宣城記釋惠遠廬山記劉欣期交州
記陸機洛陽記陶氏京都記湘靈運遊名山志郭緣
生述征記續記伏滔北征記戴祚西征記宋永初山
川古今記周處風土記徐道士履名山略記諸宮名
三輔舊事晉宮闕名洛陽宮殿名交州以南外國傳
楊孚交州異物志南方記魏略漢宮典職鄴宮殿觀
閣名應劭漢官名王孫新昌掌張璠漢記蕭元別傳
晉安帝紀王粲乃名答問樂志郁林叉何宣城婦
遊仙賦見王母於瑤臺之［云云］右諸書今多不傳特
錄其目公贍家人
夢粱錄二十卷不著名氏是宋亡後追記臨安盛時

風物自郊廟宮殿下至百工雜戲之流皆具似東京
夢華錄而文不雅馴
晁以道與三泉令杜議書云本朝王元之之後晏公
晏公之後歐陽公歐陽之後東坡皆號一代龍門其
門下灑掃應對之士後為名公卿將相者不可勝數
也
晁以道作蘇叔黨墓誌云先生帥定武謫知英州繼
貶惠州遷儋耳漸徙廉州永州踰乎萬死不測之險
獨叔黨侍先生以往來於先生飲食服用凡生理晝
夜寒暑之所須者一身百為而不知其難翁板則兒
築之翁樵則兒薪之翁賦詩著書則兒更端起拜之
為能須臾樂乎先生者也其初至海上也為文一篇
曰志隱效於先生前先生覽之曰吾可以安於島夷
矣先生因欲自為廣志隱以極窮通得喪之理嘗命
叔黨作孔子弟子別傳期間有以處其子矣先生不
至永州稍還仕服居陽羨不幸疾不起叔黨兄弟葬
先生於汝州郟城縣之小峨眉山遂家潁昌偶從湖
陰營水竹數畝名之曰小斜川自號為斜川居士時
一至京師自得於醒醒而徜徉一世之外所遇者與
談縱不傾盡造次大笑詭浪閒飭概存焉若世未嘗

有小人也宣和五年十二月乙未以暴疾卒鎭陽行道中年五十有二悲夫諸葛孔明初不得申所志而躬耕南陽卒亦崎嶇巴蜀幸而有子曰瞻可以肆所志而無邦家以容瞻則赴魏軍而死耳嵇叔夜之志氣尤異而曾不得一席以全其軀而子紹身血亦何益於邦家古之父子有如此忠孝兩全而可恨者天乎不壽吾叔冀於盛世一振發之耶叔父樂城公每稱其孝以訓宗族云云此文略盡叔黨生平梗概惜有闕文節錄之

劉後村作江西詩派序不爲王直方立之作傳牧仲

中丞頃寄張吏部扶長江西詩派圖錄補立之傳適讀晁以道嵩山集有立之墓銘蓋吏部亦未之見略錄數條以備考證立之少樂從諸丈人行遊無他嗜好惟晝夜讀書手自傳錄凡大編數十肆遐荒窮海有先生居焉立之身不出京師而傳彼所賦歌詩獨早且多若只尺居而手授受也立之於人顧豈燥濕寒暑之異哉然非其所好雖以勢力美官誘致之莫肯自枉也常監懷州酒稅尋易冀州羅官僅數月投劾歸凡十五年處城隅小園嘯傲自適命其園之堂曰賦歸亭曰頃有一時文士多爲賦詩彭城陳無己

卒於京師立之割田十頃以周其孤多此類者立之病中取其平生書畫古器散之四方朋友無遺慕義樂善如此此事蓋古人所未有也大觀三年三月日葬密縣立之病臥久口不能良言猶慷慨忠憤不少懈且曰我所作詩文他日无咎序之死則以道銘我所謂遐荒窮海有先生居焉者蓋東坡也

後村作江端本傳太略但云子我弟也子我詩多而工舍兄而取弟亦不可曉張不爲端本傳缺其字而謂臨川人乎按晁以道江子和端禮墓誌云祖休復鄰幾仁宗時修起居注有重名父懋相朝散郎又壽昌縣君劉氏墓誌曰夫人劉原父侍讀家女嫁爲江鄰幾舍人之子婦男三人長端禮次端友端本端友等一日白夫人曰幸見聽敢有言夫人笑曰不欲從科舉乎是吾素已疑之矣且汝兄力學能文屈於有司二十年常爲予言有司待士之禮薄而法益苛愧之終其身汝等尚少而能不衆於此乎汝安之則吾何有故端友與弟端本遂偕游於四城數畝之田人多高之又按子和誌云江氏自錢陽侯德爲陳留由城人非臨川也端友字子我端本字子之

陸農師佃放翁之曾祖也父經安石爲禮部侍郎特

議多爲安石隱諱山谷目爲佞史予讀其所著埤雅說魚說木二篇元豐間經進御覽首一條云今相士謂曾公亮得龍之脊王安石得龍之腈夫姑布之言何關故實況進御之書尤乖理體此之爲佞不既多乎

三月十七日　上諭兵部甘肅提督孫思克久歷邊地熟諳機宜當秦省用兵之時素著勞績自簡任提督以來益殫謀猷實心幹濟惠愛洽於士卒威望讋乎外夷特沛殊恩用昭寵獎着加太子少保給與一拜他喇布勒哈番以示　朕酬勞至意當王輔臣之叛秦隴震驚思克與靖逆侯張勇奮威將軍王進寶同心討賊致力王室會故大學士文襄公圖海大軍入臨秋毫無犯士師累戰累捷取所據惟平凉一城腹背受敵力屈糧匱束手請降河西三大將之功爲多今文襄及靖逆奮威皆歿惟思克在而年亦老矣故　予言褒嘉如此功懋懋賞實無愧焉予昔作平凉凱歌其一云河西三將氣如虹百戰功名次上公（文襄進封公）詔下一時齊虎拜凌烟爭羨竇安豐此詩曾經　御覽云

三月十八日　萬壽節不受朝賀諸王內閣九卿三品以上皆赴暢春苑四品以下官員仍集午門

禮部會同內務府議得凡遇元旦冬至　萬壽慶賀令節　皇太子隨　皇上於　皇太后宮行禮　皇太子率衆皇子詣乾清宮　皇上前行禮又　臣等伏覩府齡滋茂徽德日新凡屬臣僚宜行朝賀之禮嗣後元旦冬至千秋節設　皇太子儀仗於文華門外　皇太子於主敬殿陞座作樂王以下入八分公以上排班於主敬殿階下文武各官排班於文華門外進箋行二跪六叩頭禮其謝恩諸王各官於　皇上前行禮畢俟　駕還宮後詣毓門前於　皇太子前行二跪六叩頭禮每月六次當値官員免詣　皇太子前行禮可也其行禮儀注屆期具題樂章翰林院撰擬陳設儀仗交與鑾儀衛奉　旨謝恩官員啓　皇太子前行禮着停止餘依議

粵嶠告敕任華上嚴大夫牋上京兆杜中丞書上庾中丞書辭京兆尹賈大夫書雜引辟陽侯朱建孫安仁孫秀嵇叔夜鍾會卞原石鑒者等事其詞傲慢無禮至云禍患之機怨仇之府皆在利劍相擊故報相推哉其亦任乎詞色相丁丹行川又云君猶恬焉踈

不顧我況有請美人頭者豈復得哉唯有寄李杜長
句各一篇語頗狂易觀此數詩亦唐末李山甫姚巖
傑之流江湖遊士之狡猾者耳蓋天寶盛時已有此
風不至唐末而然矣

王銍默記云時人語曰王家兄弟小底不如大底謂
安石安禮安國也予謂論人以道德不以爵位當易
之云王家兄弟大底不如小底論世者或有取於予
言

二月二十三日內閣傳問九卿故大學士馮琦品行
宦業皆奏云品行端方服官敬慎遂覆　旨
上諭內閣云琦有耿介之氣　賜謚文毅

以總督河道靳輔年老　命原任工部左侍郎降補
順天府府丞徐廷璽以本官往協理河道事務

萬曆間浮梁人昊十九者自號壺隱隱於陶能詩書
似趙承旨所製磁器妙極人巧嘗作卵幕杯瑩白可
愛一枚重纔半銖性不嗜利所居席門甕牖而已樊
玉衡贈詩云宣窯薄甚永窯厚天下知名昊十九更
有小詩清動人匡廬山下重回首李日華詩云爲覓
丹砂到市廛松聲雲影自壺天憑君點出流霞盞去
泛蘭亭九曲泉宋牧仲中丞最好古銅玉陶器在江
左予嘗寄訊訪昊所製不可得矣

東坡云西湖處士骨應槁只有此詩君壓倒按林詩
疎影暗香一聯乃南唐江爲詩止易竹字爲疎桂字
爲暗耳雖勝原句畢竟不免偸江東之誚如坡言逋
生平竟無一詩矣然如沙泥行郭索雲木叫鉤輈晝
巖松鼠靜春棧竹雞深又詠梅雪後園林纔半樹水
邊籬落忽橫枝皆不失佳句也

李君實璽召錄載汶上王尚書年七十致政一日置
酒遍別親戚不知所往後二十餘年家人朝武當遇
之石巖中泣拜求歸不可因求教公曰記取吾言屈
死莫告狀餓死莫作賊一語足矣公手築墳於南旺
湖濱其地隨水消長出沒按王公諱杲嘉靖中官戶
部尚書謫戍雷州居肇慶之崇壽院予以祭告南
海過之端人猶能言其遺蹟予嘗見汶上縣志亦不
言公仙去

蜀中石蟬花其說不同谷部方物記云蟬之不蛻者
至秋則花其頭長一二寸謂蟬花治小兒夜啼又能
已瘧是昆蟲之屬化爲草木也又一說石蟬花葉如
菖蒲紫莖五出與蟬相類蜀人因以名之白者號玉
蟬花宋景文贊曰取其肖象莫類於蟬是花以似蟬

而名非真蟬花也
文昌雜錄記太子太師張公昇大中祥符八年乙卯
登科熙寧九年丙辰終自初仕至薨謝歷一甲子先
伯祖太子太師贈太師大司馬公諱象乾隆慶庚午年二
十四登第崇禎庚午年八十四終亦歷一甲子約略
相似
秦吉了鳥名又龍生二卵一名吉了見北夢瑣言

居易錄卷十七終

居易錄卷十八

濟南　王士禛　著

洪洞范鄗鼎彪西寄所著理學備考廣備考乞序范
順治辛丑進士養親不仕隱居師曠故里講洛閩之
學河汾間人士多從遊康熙戊午山西巡撫應
詔以博學宏詞薦不仕本　溫旨人益仰重之
所著書凡數十種云
輝縣龔氏世傳楊忠愍公詔獄中畫梅一卷自題長
歌其上河南提學副使族兄書年際有常見而和之
李閣學楠倚江言其世祖文定公春芳狀元及第明世
廟甚眷之超拜翰林學士同侍講筵詞中允董份俱
直西內撰玄賜一品服時六部尚書無一品服者一
日飲翰午門外文定衣賜衣適而入六卿於棕棚下
望之色動鄭端簡公曉口占絕句云翰林學士佔棋
旁衙賜宮袍一品紗可憐六卿身上鶴一朝飛向別
人家諸公皆大笑絕倒
又言始祖李翁老侯也居何家山中地名大村為縣
人嘗尚書義家師稱會尚書擇葬地青烏家爭集其
門江西一地師來[illegible]云某壟最吉即大村地也尚
書不甚信遂贈而遣之地師怏怏復往大村街祠譜

眺自恨其言之不然已而風雪大作日已暮無託宿
處翁遂往田因延至其家傾以雞黍地師深德之次
日晨起見屋後有草舍半間啓扉將見雙棺暴露問
之翁曰吾父母也貧不能買兆域久而未葬地師曰
窮途荷君高誼無以爲報此間曹尚書家有吉壤若
葬之富貴可數百年科第不絕翁曰吾方爲尚書家
佃田安能有之地師曰但往哀乞無害也然葬畢當
速去慮其追悔耳翁如其言往俟尚書方據案作書
前拜以告尚書頷之翁則出白布一幅求尚書押字
又允之急歸以告地師喜曰君福人也爲指其穴葬

畢辭去翁往謝尚書即是夜攜妻孥荷擔渡江而北
至興化居焉自是漸饒裕至曾孫遂狀元及第至宰
相即文定公也嗣是累世簪紱不絕文定賜塋在儀
眞子孫歸葬句容大村者甚衆
興化李長科小有倩其臣副京少文胞兄弟也皆以
文名其父即文定公之孫一日行龍潭山中夜夢神
告曰明日賜汝墨一元汝子功名盡在此畢藏之勿
忽也既覺不喻其故明日過龍潭神祠得墨宛如夢
中所見視神座下一墨在焉外刊精舍以賜副
副京二子繼成進士一翰林二試御用北墨未出也奇

歷官兵部侍郎副京巡察御史
六科都左右給事中給事中共二十四員康熙元年
後裁去左右給事中十二員六科止留十二員改都
給事中爲掌印按水東日記公文承旨舊稱五府六
部都察院六科給事中景泰中本題爲給事中強加
都字則知去都字爲復古制云
御門聽政冬春辰初三刻夏秋辰正二刻內閣部院
官率以昧爽齊集午門次至中左門稍憩乃入侯於
乾清門外　駕出陞　御座六部都察院等衙
門以次奏事如初一日首吏部則初二日首戶部周
而復始若宗人府奏事則恆居部院之首三法司例
居第二部院奏事畢然後要有官奏事既畢然後內
閣大學士學士至　御前承　旨翰詹　起居
注官滿漢各一員輪直立西楹下

葉文莊公盛水東日記備紀省垣督撫聯僚友姓氏
籍貫先曾大父大司徒公歷仕錄亦然前輩敦友誼
念故舊如此今人以薄爲道用心如此者鮮矣予官
京師三十年寮吏數易受司人之益不少報曰追憶
筆之簡冊亦欲使兒孫輩知之耳
以未及其事不具說

禮部尚書沙公澄 順治丙戌進士錢塘人
梁公清標 崇禎癸未進士真定人以戶部尚書大拜
黃公機 順治丁亥進士錢塘人以吏部尚書大拜謚文僖
郝公惟訥 順治丁亥進士霸州人終吏部尚書謚恭定
龔公鼎孳 崇禎甲戌進士合肥人謚端毅
禮部左右侍郎王公熙 順治丁亥進士宛平人以大學士大拜
黃公機見上
董公安國 奉天人
田公[illegible]玉 順治乙未進士同年宛平人
曹公申吉 順治乙未進士同年安丘人終貴州巡撫

禮部主客郎中劉廣國 順治己丑進士浙江人終湖廣道僉事
南廷鉉 順治戊子舉人渭南人終松茂道僉事予題墓誌
禮部儀制郎中蔣有恒 順天貢生湖州人終曹州府知府
主事侯果 順治己丑進士無錫人終刑部郎中
顏光敏 康熙丁未進士曲阜人終吏部考功郎中
戶部尚書郝公惟訥見上
梁公清標見上
戶部左右侍郎劉公鴻儒 順治丙戌進士遷安人終左都御史
嚴公正矩 崇禎癸未進士杭州人
田公逢吉 順治乙未進士同年鄒平人終浙江巡撫

魏公象樞 順治丙戌進士蔚州人終刑部尚書謚敏果
于公可託 順治乙未進士同年文登人
戶部福建司員外郎程可則 順治壬辰會元南海人終桂林府知府
沈振豪 貢生山陰人
主事王如辰 順治乙未進士同年膠州人終廣西提學道僉事
戶部四川司員外郎佟湘年 奉天人終瓊州府知府
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陳廷敬 順治戊戌進士同年歷吏部尚書今刑部尚書
葉公方藹 順治己亥進士及第終刑部侍郎加禮部尚書謚文敏
國子監司業劉公芳喆 順治壬辰進士宛平人

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加禮部侍郎沈公荃 順治壬辰進士及第華亭人謚文恪
郭公棻 順治己亥進士清苑人終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禮部尚書兼掌翰林院詹事府事張公英 康熙丁未進士桐城人
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周公之麟 順治己亥進士龍川人終通政使司通政使
盧公琦 康熙丁未進士仁和人終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田公喜篤 順治辛丑進士馬邑人終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都察院掌院事左都御史陳公廷敬見上
于公成龍 奉天人兼管都統

協理院事左副都御史李公廷 康熙甲辰進士[illegible]光人終刑部右侍郎

左僉都御史周公之麟 見上

兵部督捕左理事官羅公秉倫 康熙癸丑進士江寧人終通政使司通政使

勞公之辨 康熙甲辰進士石門人太僕寺卿

右理事官宮公夢仁 康熙庚戌會元癸丑進士泰州人終福建巡撫

錢公晉錫 教習太倉人順天府尹

顧公藻 康熙丙辰進士崇明人由翰林院仕至內閣學士終工部右侍郎

督捕衙門例以每年四月彙題一年八旗逃人獲之數別有綠頭牌奏知逃官逃兵若干員名止記總數以備問人名地名不能悉也而持牌啓奏係滿洲堂官專責 乾清門啓奏 上問侍衛馬三逃往何處席珠不能對七旗又不解國語遂蒙 上諭下吏部都察院察議堂司官左都御史于公成龍言綠頭牌啓奏漢官例不與聞與公無涉席珠公亦云然于曰不然滿漢堂官平日共事一堂又同啓奏小有利害輒分彼此既非大臣之體又非協恭之誼某不忍爲也于公與副都御史徐公潮深歎服謬許有古大臣風且云 本朝此事惟一見於魏敏果公象樞今乃再見公耳于公至內閣又申言之然于與席珠公等竟同一口供上遂俱議降一級留任仍罰俸一年

紫 聖恩于與漢理事官勞公之辨照部院議而席珠公等三人皆降三級隨旗上謝吏部尚書李公天馥亦詣侍郎彭公孫遹曰王公不失厚道然未免過於忠厚吾所不能掌院學士張公英亦云此一事起居注諸公皆傳道之

李侍讀漁村澄中滇行日紀載板橋驛壁有題句云滇海盤盤一水通解鞍明日問歸塘還如謝朓宣城路南浦新林過板橋甚有風調不知誰作也按此升菴詩也題作于役江鄉歸經板橋首句千里長征不憚遙滇程記云楊林達板橋號二十亭實六亭

克什兔名紅帶宗屬自四川隨征回京至鳳翔病疽危甚有張希仁者某爲醫藥之而愈克什兔遂攜入京師張有子五女妃等九人克什兔利之私作僞契誣以賣身及旅歸鳳翔克什兔即以逃人告提比解至部獄行貲于與席珠公斷張夫妻子女歸復版籍爲良民克什兔送宗人府察議克什兔怒牒訴掌宗人府郡王郡王召侍郎等辨質克什兔乃得甚然紬於理府是部議克什兔革職鞭責疏上得 旨依議予在部不敢以爲禦枕法率如此聊記此一事不及備書也

湯尚書荊峴巡撫江蘇毀上方山五通祆廟撤去
偶扑之而投諸水有人於地中得古石碣上刻肉山
酒海遇湯而敗八字云仙人張三丰書也爲程陳煉
師說

山東巡撫題報部撥陝西協餉銀九十萬兩已解本
年地丁錢糧銀四十五萬兩其未解銀四十五萬兩
儘征儘解奉　旨陝西需用銀兩已將戶部庫帑
撥給這未解協餉若不拘定限儘征儘解恐致累民
着不必解送仍留該省俟部撥用同日戶部奉
旨西安鳳翔各屬麥無收供應軍需撫恤民生俱
關緊要着將爾部庫銀發一百萬兩作速解送陝西
支用先一日內閣傳　上諭諭九卿以　聖意
如此臣士禎恭對曰普天之下皆　朝廷赤子
皇上軫念秦民不惜公帑百萬朝發夕至起白骨而
肉之恩至厚矣又軫念齊魯之民停協解以紓民力
眞天地父母之心其不覆載者也嗚呼　九重之上
廑周萬里宵旰憂勤惻怛一夫不得其所聖帝明王
憂民至此者古今能幾見哉忝備員九卿謹備識之

四月中旬　諭九卿會議西安鳳翔賑濟事宜十
八日內閣傳　上諭略云西安鳳翔饑荒疾在宮
中夙夜軫念有從陝西往來人員必親加詢問頃四
川巡撫噶爾圖來京陛見問所過陝西州縣情形噶
爾圖奏稱西鳳二府百姓流亡者多以饑餒其疾疫
而死者亦間有之朕聞之不勝惻然[illegible]行捐納人
員應令於布政司及西安鳳翔二府各[illegible]使
捐納仍特遣大臣會同該督撫不[illegible]
兩并運送米石於被災州縣作速通行給發奉
旨着戶部尚書王騭工部尚書沙木哈去先是遣兵
部尚書索諾和往勘災未回內有是　命

康熙丙寅睢州湯公斌自江寧巡撫　特旨加禮

部尚書召還掌詹事府時正詹爲清苑郭公棻二公同時
未幾郭遷內閣學士去不另推補及湯公以工部尚書
則以禮部侍郎掌翰林院事例以[illegible]兼掌府事
張遷工禮二部尚書皆兼掌翰林院詹事府迄不另
推云

王翬字石谷自號烏目山人常熟人畫與太倉王太
常時敏王廉州鑑齊名江左稱三王辛未來京師頗
自貴重其畫不爲人作獨欲得予一詩爲贈屢屬諸
公通意於予又作竹長幅及冊子八幅相遺具意濃
至可感竹垞題冊後云王翬老去畫尤工小幅吳裝

倣惠崇曾上北高峯頂望一村村風景似圖中八幅其一倣大癡溪山雨意圖　一倣王叔明小景一題夕陽山外山倣巨然一倣趙孟頫與采菱圖一倣北苑一倣黃子久天池石壁圖一寫唐伯虎詩意詩云吳山多近打魚磯磯上家家住翠微曉日五竿人未起杳杳山鴟遠簷飛又十月江南木脫霜青楓欲赤翠梧黃停橈坐對西山晚新雁題詩小若行

海淀在明時有戚里李氏園米太僕仲詔萬鍾勺園亦在本朝即葬爲暢春　御園落成而米之墓適近苑外其家欲改卜　上知之特傳　旨令勿遷仍許歲時上冢如常　上之曲體人情如此眞盛德也

命九卿會議京口荊州裁留漕糧令該駐防將軍以兵船各運十萬石至襄陽以西安鳳翔雨澤愆期秋成未可必也

內閣傳　諭九卿及翰詹卿寺各衙門堂上官書嵩山中岳廟濟瀆廟孟子並梁荊二程子祠扁額各四字進呈因嵩高峻極曰嶽瀆安瀾曰昌明仁義曰功存河洛先是河南巡撫閻中丞興邦恭請
御書也

國子博士孔尚任東塘精於音律嘗得漢玉羌笛唐製胡琴各一枚形製古雅自爲跋刻之云康熙壬申官京師得玉笛吹孔之下止具三孔世無識者考之馬融笛賦稱笛出於羌舊四孔京房加一孔於後以備五音所云四孔者乃連吹孔數之其底原有洞孔故加一孔而五音備焉後之長笛又加二孔以應七律許愼說文注笛七孔笛羌笛三孔是也其曲有落梅花折楊柳古愛其曲多爲玉笛吹之此笛色如柳花蓋古之甘黃玉也雙鉤碾製肖形竹節頂節二寸中節八寸尾節五寸較以漢尺分毫不爽應卲風俗通載漢武帝時丘仲作笛長尺四寸今長尺五寸且無後孔當在漢之初年矣蓋古器存乃古音莫解笛之三孔亦猶文字之一畫也與石鼓文玉羌笛胡琴本北方馬上樂亦謂之二絃琵琶蓋琵琶所從始也南部新書載唐韓晉公滉入蜀伐奇樹堅緻如紫石匠曰爲胡琴槽他木不能並遂爲二胡琴曰大忽雷小忽雷後獻德宗樂府雜錄云文宗朝兩忽雷猶在內庫內侍鄭中丞精音之訓注之亂始落民間康熙辛未予得自燕市蓋其小者質理之備可方貝玉雕鏤之巧疑出鬼工今八百餘年矣　頻經喪亂此器徒存而已無

習之之人俗藝且然傷哉（右故內製琵琶）又苦於慈仁寺市得
前代內府琵琶二賦詩曰喬木世臣事已非零書破
琴存故國每逢舊物重摩挲必詰此物何從得廟市
曾收兩琵（又）琶製作不同各臻極其一龜錦裹周身
剪犀鏤牙如縷織背上雙鈕蹲盤螭盈尺曲柄玳瑁
飾雲紋作面波濤生三十六峯更奇特橫按不起斜
按難滿輪明月造胸臆其一瘦削美人肩螳螂匙頭
結螺翼水波雷文到四邊碎砌粒樽百衲式貝寶妝
成兩樹花牡丹秋菊異氣逼不似螺鈿非碑碟剔珠
填漆無顏色文第傳觀反覆猜旁有老伶長太息前
朝琵琶屬教坊玉熙宮中數承直方響前列琵琶隨
一派韶音揚舜德先皇頗曲愛繁絃天內之燕不樂
職大者名爲大府御南宋流傳今到北門絃彈動殿
殿庭却疑腕中萬斛力小者翻從高啓功內府金錢
費千億年年風露催白頭才人懷抱聲歌喇聽來恰
似秋蟬吟針鋒細字將名刻大聲宏亮小聲清雄鳴
雖和無差忒龍錦囊中只兩張舊時中侍皆能識可
惜淪落在市塵四十八年歷滄桑折軸斷品誰安排
玉帶銀撥漫拂拭有復無絃亦然雖然今懷古中心
惻造者前王設名御甲申三月逢流賊（右詠大府御小吹蟬兩琵琶歌）

徐宗伯學顏冰壓劄記云昆陵唐荊川順之始以宮
僚言事削籍海內有景星慶雲之望繼倭亂江南趙
文華薦之朝起南兵部郎轉北至京朝士爭往候之
荊川閉門謝客客至常不得見及報謝自九卿外庶
僚惟翰林科道吏部而已是時分宜當國久勢傾中
外欲借荊川爲名高日令其子置酒致款洽荊川儒
者一見隆重遂爲莫逆以謂可削之行道不知入其
牢籠也巡邊之役分宜享之西苑直房飲以薏苡酒
荊川以爲住分宜門爲故薊遼王總督忬所則一
年佳一年官却一年不佳一年荊川領之至薊欲馳
總督兩道王公自以帶兵部堂銜難之荊川殊怏怏
還朝先以巡邊疏稿託白俟制啓當呈世蕃內參王
公至數百言世蕃覽之大驚曰此疏入王公歲遠矣
乃以筆盡削去止留卒不純款如聖諭云云四句乃
得秋後處治之旨朝論以薏苡酒之語謂荊川爲嚴
氏報効此其故不可知矣知宗伯所言王司馬思質
孽張本洲耶李中麓（開先）謂荊川至交也嘗遺之書曰此
之獄發循雖由相嵩荊川實爲螳擊何殊文華之媒
一起官頗紛物議出非其時託非其人將舉平日所
守而盡喪之矣又云或傳所欲往之意也豈知其終

是不可哉盡良友之言如此
大與劉顯績字元公明崇禎丁丑進士順治初官給
事中終陝西僉事有知人之鑒前明崇禎癸未會試
為同考官得大學士成公克鞏刑部尚書謚端恪姚
公文然學士魏公天賞順治丁亥會試再為同考官
得大學士王公熙大學士李公之芳太常卿一甲第
二程公芳朝修撰一甲第三蔣公超而四川按察使
宋公琬詩家宗匠亦本房也視宋平涵相國湯體小
品所載吳中丞維嶽以嘉靖丁未分考得張相居正
殷相士儋陸尚書光祖汪侍郎道昆胡太常正蒙胡

又會元也前後可以方駕然劉得人二尤尤奇
士顧以順治辛卯選貢中山東鄉試是科同考得人
極盛者餘杭孫應龍宿門以德州知州閱書經得七
人為安丘曹澐徐申吉吏部侍郎大嵩李望石贊元
劉立兵部督捕侍郎樂安成愚庭其範兵部侍郎鄒平
馬右實光監察御史平度崔老山遁之通永道僉事
禹城盧公鉉鑄鼎淮安府推官膠州韓名鄉魏衡州
府通判七人皆登進士今成馬皆以御史巡鹽而
成與馬又皆兩浙孫之家梓也時年七十餘家居尚
郵思士顧以詩經出當州又從御教平先生坐之門

忝冠本房初省解元改第六今官經筵講官刑部尚書安丘劉
子廷前遠巡撫順天副都御史日照李宗周篔官知
縣子應薦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擢亦其次今先生
年七十九矣清健如五十許人
今吏部尚書李容齋天馥禮部尚書前大學士熊青
岳賜履兵部尚書杜肇余臻刑部尚書前吏部尚書
陳說巖廷敬皆順治戊戌進士同時領六卿前此所
少
長洲宋文恪德宜善璋王奐僑茨內閣學士兼禮
部侍郎頗崇蕉翰林侍講改兵部督捕理事官顧

雨若用霖西充知縣陳廣陵元龍翰林編修李丹壑
學青翰林編修五人皆進士其四人翰林文格子大
業亦翰林編修
上海姚公承齋字退所明萬曆戊戌進士歷官浙江
左布政使至順治十五年戊戌尚無恙與戊戌新進
士敘同年之誼時人傳為盛事先是崇禎中先祖康
守公官浙右布政與姚公兵事相得甚懽姚公丁丑入
覲以考課不及額丁斥欲先公著象悉以徵解完姚
公考成遂得復任命子孫見大公謝曰活我者公也
暨今後先公罷務尚無恙乎時外兄高念東珩以翰

林侍講學士典江南試先公附書問訊姚公答書啟勤道契闊士廣是秋領山東鄉薦猶及見之先公是歲壽九十一又二年癸巳考終後五年為戊戌姚公尚在蓋近百歲矣

明彭吏侍華為庶吉士其兄文憲公時以學士教習然猶三從兄弟康熙癸丑崑山徐宮允秉義果亭以鼎甲第三授編修入館其弟相國立齋以翰林掌院學士司教習具疏題明　特旨免秉義教習職典也乙丑會試華亭王戶侍鴻緒儼齋為總裁其母兄編修九齡為同考試官尤為僅見

李少司馬厚菴言在江淮聽督學許時菴汝霖傳治失血方云高郵一學官年八十二有少容自云少患血症得異人傳此方服之良愈久服老而益健其方用靑布（不用五倍子者）於荷稍或草木上接秋露最潔者取其水以磁罐盛之分為十八碗作三次服每次六碗入人參湯五分冬蜜人乳各一錢煎溫服

李少司寇奉倩言得一秘方治疫氣傷寒等症最效其方用麥門冬三錢烏梅三枚棗三枚芫荽根三十寸燈心三十寸竹葉三十片熬煎服

厚菴偶談一物色如象牙而不堅無香問之曰粵西梧州所產鱷魚腮也用少許和水點服疾立効然不必多用又粵西山羊血治血凝滯如神其家一僕偶墜艙底艙深丈餘及救甦遍身血暈療之漸痊惟頭日岑岑作苦既三年矣偶得山羊血治之頭風立除

南工侍懷仁大西洋人嘗言其國取珠有如鮮貝大者螺蚌亦絕大有臭腐者則夜明珠產其中其法不用剖取惟以殼暴日中久則蚌渴吐珠弄之伺其吐急取可得

晉江黃給事熙續字儆菴嘗為安慶府推官予與順治庚子同為江南同考試官以己亥城守功內擢其

僕人一日得大螺將煮食之湯忽沸有聲其螺忽自釜躍起室內氣如烟霧不散人皆駭訝又移時視之螺死有珠如龍眼大在其側以絳木火晶光遂滅稱之重三錢亦夜明之類

今厚菴說明末閩中神祠土木偶及人家祠木主皆起自行

少司空齊翁公言察兒罕國元之嫡派也世雄長西北諸部傳至靈丹可汗在位久忽欲往西域皈佛教其台吉彤顏等苦諫不聽國中無主　太宗皇帝問發兵進降之其尚質近台以傳國玉璽倉卒坎地

而羅之兵既退有京豎竹竿其地一竿慶至坎所蹤
之不已驅之復來牧覺有異試發土則璽見焉聞於
官遂進上時天聰某年也今藏　御府予按何文
肅喬新椒丘集有傳國璽志一篇敘述甚詳五代後
唐從珂將奏璽燬石敬塘入洛更以玉爲之重貴獻
之遼與宗試進士遂以有傳國璽者爲正統命題金
滅遼延禧遺傳國璽於桑乾河元世祖時有札剌爾
氏者漁於桑乾之濱得之夜有光監察御史楊桓辨
其文以爲歷代傳國璽上之至正末中山大兵至燕
順帝攜之北遁沙漠其本末如此以文肅言考之自

五代之亂璽歸於遼遼歸於金金歸於元在察爾罕
國者又二百餘年而歸於　本朝詎偶然哉又按王
覓詩青象不將傳國璽紫龍空引贊皇書未詳矣
門人楊吉士名時江陰人何嶠其詩宋胡敏南唐書
及元席帽山人王逢集通來古胡本李忠毅公仲達
家舊有之亂後其家零落不可得矣原書上本字梧溪集
凡七卷有至正間新安汪澤民鄱陽周伯琦二序景
泰中南康府知府陳敏政後序稱書工緻似鍾太傅
終卷如一云是鬪硯農家冠手錄周江陰名傳常熟
毛子晉刻做古書多其刊正尤精六書之學其子長

源字郭侯予在淮南時從遊門下甚久硯農年八十
七乃卒今歿才五六年耳書雜八分信可寶也女禧
祐皆工畫禧名尤著予昔在江南嘗得其畫惜花春
起早詩意士女一幀又嘗屬江陰知縣陸次雲訪其
所畫楚詞九歌九章圖陸在江陰數載不相聞聞已
購得裝潢而未寄予也嘗問之
吳中閨媛文俶字端容寒山趙靈均之配工於寫生
梁谿太學浦生貽其所作花卉草蟲十二幅雅淡有
生氣昔聞有著色本草一部惜未見
米南宮寫陰符經墨蹟細行書結構精密神韻溢于

楮墨與世傳刻米書迥別大似褚河南也首有黃帝
像兩爵予奉劍印侍前有一鼎後題印甲戌夏廿日
南山米老學書凡十三字經後書元章及劉巨濟
倡和龍眞行二篇字尤妙云龍眞行爲元章待制林
公書跋云秘府右軍書一卷有一龍形眞字印故作
米芾　龍形眞字芸香裹伏日追山聊一啓塩來
歲去已千年莫怪癡兒收蝸紙道衍老翁食無肉錦
贊綱章能獨修不知劫火付冤家都誤□仙木令史
文皇有金無璧目賴收穿寶齋押尾徐生小點辨茅
舊不道大眞難力至晚節功名歸一戲一奮允勝三

公貴牡丹不語人能解墨光覺勝朱鉛新與身俱生
無術治又兼膏肓劉巨齋
劉涇和秦火焉焚天地赤孔堂壞後無餘壁不知科
斗六書文化作龍蛇二王跡集賢他日作仙久官姓
篆草作歷歷白憐黃眼未親逢一段因依徒奪魄元
章神蹤見驚動秘篋墨皇曾敬識孤標未要後生知
劣許下官論莫逆好奇舉世不多肯神物尤來終變
易神鋒雙合會有時真璽一飛無感見頗聞秘篋作
詭語別有攫龍招異客不如乾沒歸去來勝在酉家
注水厄　芾自命此書爲跋尾書惟題于家真蹟後
不寫以遺人　樞密太尉論書詣與前篇有天真難
力至語後篇知劉侅收書自芾始故寫獻　後有跋
云米氏小錄云宣和閒聖主命寫小楷故倣右軍黃
庭少酬聖意不能以備御覽也余留京師購得此帖
命工裝潢與諸子習書誠可寶愛堅白老人敬題

居易錄卷十八終

居易錄卷十九

濟南　王士禛　著

虞山錢牧翁謂梧溪集記宋元末國事人才多史家
所未備予讀之信然又如宋高宗書成殿敕鶯解引
孟郡工忠厚保印歌倒舞彭大雅瑞渦槐歌之類
光令觀者一唱三歎予最愛其題丁晁六梅一絕云
霜落銀河月在天美人松下鬬嬋娟一枝倒影吳牛
角曾似知章踏酒船自序云晁者壽梅常熟年遊京
城名貴側目
兵部員外郎裴泰新安人假歸將行以其邑訓儀封
王世治所刻吳江計甫草東讀予論詩絕句記來徵
士大夫詩歌紀事以討此記爲予詩作也因先呈于
世治敘云不肖生也晚距先肅敏公六世時已百餘
年守家藏集者廢失墜有莫爲之後之懼康熙壬戌
七月太丘王殘剝致甫草訂先生讀阮亭詩記一篇
世治讀之不禁涕淚深歎知己之難而相遇之奇也
世治半世僻首老病生不能與當代賢士大夫挈長
比藝熄耀先澤而甫草乃稱阮亭王公少谷山人之
句而致其感動痛哭之辭至欲爲先肅敏死斯亦奇
矣嗟乎是少谷阮亭兩公之知先肅敏而總緒傳於

訃先生之一噺也海內文人其誰不願為計先生死
者哉予康熙癸卯在揚州一日而行如皋道上得論
詩絶句四十首蓋倣元裕之作其一云三代而還盡
好名文人從古善相輕君看少谷山人死獨有平生
王子衡甫草丁未於鄰門見此詩因作記今載甫里
集秦字處院康熙甲辰進士以溧陽知縣行取循吏
之聲甚著爲督捕司屬予擬薦之未果

席帽山人集載台州余季女寄夫詩五章云妾誰怨
兮薄命一氣孔神兮化生若敵吞山娟兮秋水淨秉
貞潔兮妾之性　夜夢兮食梨靈氛兮爲予占之曰

行道兮遲遲斂角枕兮粲如風動幃兮心悲 二 雲黯
黯兮雪飛赫夫子介兮如石苦復沓兮不得望平原
兮太息涕泗横兮霑臆 三 送予去兮春樹青望子來
兮秋樹零樹有枝兮枝有英我胡爲兮煢煢 四 織女
兮牛郎豈謂化兮爲參商欲徑渡兮河無梁霜露侵
襲兮病假在牀望晓夫子兮誰與經裳 五 右詞旨悽
婉音節古雅不減徐淑誰謂宋元以下無樂府耶得
之女子尤奇

睢州湯尚書荊峴醇儒也仕至開府九列而家甚
清貧於京師委巷冬衣一羊裘外無長物尚

書殁後有僕劉振者鬻身旗下一日赴部告提妻子
云在睢州生員湯溥家司員具稿呈堂欲爲行提予不
可曰彼自言因貧典身湯氏年滿復鬻身旗下烏
知非賣身於湯而背主投旗者乎行提則墮此輩計
中既索妻子又將索衣物索路費不滿其慾壑不止
且背主投旗自有應坐之律去之名分地方風俗關
係甚鉅豈可自此一事開其端耶遂諭司改稿遞發
劉振令河南巡撫嚴行質審有無背主投旗情節閻
中丞與邦審擬得情照例治振罪仍斷與湯氏爲奴
而開歸諸郡背主覬覦者戢矣溥者尚書子也

新城民牛德名鬻身及妻女於旗下逃歸十餘年矣
一旦爲有司發解自供子女幾人有司復查解刻部
而長女次女皆已適人有司來詳請示按條例長女
係旗下所生當並提解次女係逃後民間所生應
追身銀四十兩解部給主予以爲解則夫婦離異方
難之與旗主李文士等忽具呈自言不忍其女夫婦
斷離人與身銀俱不願領以行知地方官各令寧家
永無啟釁予驚歎曰世乃有如此人乎陰德大矣其
後必昌與而加獎勵准行而二女皆安寧家矣文士
之義不可使其沒無傳也特表而出之

安丘張杞園貞以明經官文翰林孔目博雅好古工篆刻喜交遊青州名士也以寫本宋岳珂肅之玉楮集刻寄集八卷有嘉熙庚子自序肅之鄂忠武王孫歷官戶部侍郎著書甚多如金陀粹編桯史愧郯錄皆傳於世又有東陲事略未及見此集乃衡府高唐王家鈔本流傳絕少高唐王諱某號悟翁工篆隸雅嗜古書寫錄多秘本鼎革後散落市肆紙墨精好裝潢工緻康熙乙巳予歸自揚州一日至青州與杞園覯書市中得劉貞父春秋權衡意林二書亦高唐府中物杞園云曾見悟翁篆書入藥鏡一篇淳整茂

密亦希有也

戶部郎中王燕以其遠祖孝行錄示余孝子名原文安人父珣以逃里役去鄉里原方在襁褓稍長有室娶段氏日問母歎兒父安在母告以故原哀痛號母前欲遠遊覓其父母止不聽乃去之齊魯數年至田橫島宿神祠夜夢人告明日當午見僧方炊就乞食僧與之一盂曰此汝米飯也跡若爲汝和以肉羹既覺有一丈人攜杖入原牀之夢丈人曰日當午尚方也飯者根附子也和以肉羹附子脯也急去訪於山寺求之原尚自行抵鄰縣入帶山夢覺寺會大雪宿山門下僧見而叩所從來具以對是時珣在寺爲僧都養僧引原示之曰此少年亦文安人試作鄉語於是父子語合抱持大哭聚觀者皆感動泣下住持僧法林者賦詩云豐干豈是好饒舌我佛如來非偶爾昔日曾聞呂尚之明時又見王君子借雷衣鉢種前緣但笑饑牛犢不起歸家日誦法華經苦惱衆生今有此原遂奉珣以歸年六十有四矣又二十年始卒原卒時亦八十有四子六人孫十五人曾孫二十二人應霖應期皆進士李本寧維楨李卓吾贄皆爲之傳其大略如此六世孫燕祚（本名亂作以避東宮名易今名）字廷燮順治丙

戌進士官大理卿與郎廷尉子也

門人太原閻詠字復申其父若璩字百詩邃於經術博雅好古詠寄予書云此間有一滄父自謂精通小學問詠今代詩人誰爲第一詠以吾師新城公對渠云吾家少陵詩賓客減應爲人姓當讀作平聲何新城公作仄聲用詠不能對歸質家尊家尊云皆可用也此字丁爲人姓因語恐爲武王之子所封之國應氏來氏無音故黃公紹韻會於蒸部應字曰人姓陰時夫韻府於徑部應字曰人姓非平仄兩用之證乎亦猶吾鄉之枚乘侯者無平故子美作仄聲枚

乘文章古是也太白又作平聲八月收乘肇是也安得是李而非杜是杜而非李乎伍子胥之員嵩作運亦讀作云故陸魯望詩頗得伍員騷思少未開以令公四俊之譏而病其不識字也新城公博極羣書作詩字字有根據豈容輕議議之者所謂蚍蜉撼大樹耳徐自笑曰吾作新城公柜酒得否百詩博聞強記漢唐注疏皆能舉其詞此其緒餘耳然予詩用應劉只作平聲後云作及用者不知其何據也

從來辨夏正周正者幾成聚訟百詩近著博湖掌錄有改歲改時改月解一篇最博而核聊記於此云事

有為當代所通尚習聞習見隨人舉及言下輒知此屬某彼屬某不復煩疏解者三正之通於民俗亦其一也予嘗以豳風七月詩言月夏正也言日周正也周禮太宰小宰正月建子也正歲建寅也一篇一官之中已交錯言之然猶曰字有不同也若何以卒歲夏正之歲也曰為改歲周正之歲也月令季秋曰來歲秦正之歲也季冬曰來歲夏正之歲也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夏正之十月也十月之交朔日辛卯周正之十月也臨封至于八月有凶商之八月也下泉至于八月不雨周之六月也月令孟春乘鸞路夏之孟春也明堂位孟春乘大路周之孟春也臣工詩維莫之春周之暮春也論語暮春者夏之暮春也明堂位季夏六月改時與改月也左傳襄十四年正月孟春不改月與時也若牙夏右雨冬祁寒不改時節不改氣者也雜記正月日至七月日至改月却不改節者也左傳昭十七年當夏四月建巳也於商為四月建辰也武成惟四月既命惟四月建卯也郊特牲歲十二月孟子歲十一月建亥也伊訓十有二月三統歷商十二月建子也夏小正十月二月凌人十二月建丑也四代之制迭類錯綜昭昭別異然猶曰書有不

同也若管子一人口中病乎夏睦夏夏之夏也秋陽以暴之秋周之秋也趙岐註周之秋夏之五六月盛陽也楊倞註興日周以五六月為秋陽光爍烈金遇火伏暑之極乾也又以暴物極乾言有不須午未月之陽者乎同一絳縣人之生正月甲子朔在晉為七十三年在魯則七十四年也何一史蘇之占六年逃明年死在晉則今在魯則□年也所以著何用夏正與周正之不同也此也昭元年正月趙武相晉國郝令曰於今七年及至叔向相曰於今八年所以著何昭元年正月仍晉平公十六年十一月昭元年秋

見晉平公十七年之夏或秋也以至三統曆殷十一月戊子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周正月殷十二月洛誥傳以十二月戊辰晦到明月爲夏之仲冬夏仲冬周爲春與古詩明月皎夜光一篇玉衡指孟冬漢以十月爲歲首此孟冬乃建申之月指改時而言下文秋蟬鳴樹間爲明證侯故以不改者言唐儲光羲詩夏王紀冬令殷人乃正月則又和盤托出楊升菴曰唐人不辯而自了然是也惟宋儒始生異說明人出而益滋支解矣

近所聞見異姓冉竿於此漢有屋豫宋有僣賁姑蘇

志科第表宋有佾其璋崇大年順德府志職官表有塵洪晃器寶培科第表有撒人經只好仁尼登紅慶烈女愛氏長島志有義傲溪汾東陽志有點鵬新城志有蓍章三人有部文華及縣令蓍醫丙衆類德縣鄉勾誦吾紀付太紅吳乙構隆醫書等姓癸未高緣蕑究吏毗氏丙戌題名錄肯伯爵洛陽人近刊爾錄有香氏職氏一什一科云臨淄有甪姓盲賊有侯姓下陽人有綵姓癸酉吏部選人有力姓直隸選有冒姓甫皮婦人氏氏山東巡撫攷書有航姓牙姓作姓督相文彩有爲氏户部文奕有支

氏牙姓上姓諫姓野姓紅姓鐵姓行姓改姓穰姓冬姓賁姓買姓罷姓雍姓念姓容姓聊姓馮具區集有職姓彭少宰侯寶姓勞書升通政云督學山東時諸生有晉姓字姓賢姓又户部文案有蹤姓蹤姓布姓縢姓倉姓那姓貪姓穰姓倘姓拜姓茂姓廷姓鎮志有守備起北鑰希勝鼓又汝州志有樂大器仕遷然魯山志有長可舉斐與廣與疏有閔發秀彭少宰羨門云弘治間進士有不負恩陝西有荔姓當是荔非之後閩翁寶鑑有政異汾陽人又交河人雪宋又寧夏衛守備變化元

趙叔向肯綮錄列子九方皐善相馬九姓方皐名

本朝會試自順治丙戌至康熙辛未已歷十八科中丁亥其登丙階九卿晉與二品者惟丙戌乙未二科最盛丙戌大拜四人傅聊城以漸李文勤霨魏栢鄉裔介馮文毅溥尚書八人汾宗伯登高司寇賁傅司空維鱗龔司空鼎孳朱司空之弼艾司寇元徵魏敏果象樞劉端毅鍵督與尚書二人袁清恪懋功朱河督之錫林兩督起龍左都御史一人劉遂安鴻儒侍郎十五人李宗伯霨黨石司農申張司寇爾素陳司農協王司空大谷胡少宰兆龍宋少宰右竟梁少宰清

讓日司農六善楊司馬時喬下司寇嗣登朱司農燮
李司馬棠馥楊司空運昌王司農慶左副都御史一
人董洛陽雋行巡撫右副都御史一人張國撫浙通
政使二人晉洪洞淑軾劉羅山士爾大理卿一人王
文安景祚（本名鼎祚）內院學士一人夏孟州敦九
乙未大拜一人吳文恪德宜尚書三人王司農日藻
王司農鴻陳文安敬永侍郎十二人史宗伯大成田
宗伯種玉王宗伯澤弘胡少宰簡敬于司農可託嚴
司農沆王司農遵訓暨不佞士禛孫司馬光祀楊司
馬雍建李司馬贊元梁司空鋐左副都御史一人徐
武進元洪總督侍郎二人徐滿獻九總漕督大顏
巡撫侍郎二人田浙撫逢吉劉東撫芳聲曹撫申
吉巡撫副都御史一人劉自撫祚遠佟吳撫國內閣
學士一人慕高密孜備通政使一人楊臨清雍太常
卿一人吳高安士銘大僕卿一人蔣胙徙寅國子監
祭酒一人馮涿州源濟吾丙戌龍飛首科郎乙未極
盛不能及也後王宗伯澤弘與予亦至尚書
御
六月十六日蒲洲內閣出沈赴暢春苑啓奏
賜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吏部尚書庫勒納各
御書扇一柄勒納公得[illegible]詩云亂除堆裝結茅廬

已共紅塵斷新珠箕門野人生計少應前虎木枕前
書末書篆唐山中前有小篆文曰澈芳後有小篆文
曰含英咀華
王太史肯堂字泰倉癯人恭簡公樵之子初太夫人
與恭簡各處者已十年一日太夫人兩宿已而遂
娠太夫人惡之將取墮胎丸呼之不下將再投乘肆
中人夢神告曰若吏宇墮胎丸哭必及汝詰且市藥
乃不敢予及太史生兩丸在兩握中宛然所著證治
準繩律例考筆塵等書皆盛傳于世
予於唐文最喜杜牧牧之孫樵可之以為在劉蛻之
右樊川集家有翻刻本予之集止見毛本壬申六月
偶過慈仁寺得含陵程刻有別兆申跋云是集得之
南昌張氏與樊川之南北數歲矣而與之相如校刻
以行予聞此何時所得十一年癸丑得卜文分簽序亦是
內閣秘本[illegible]以歸其王名若
十八日九卿會議在太[illegible]本日萬石往[illegible]安府白大
同陸運六百[illegible]至殺家口及劉陽入舟先是
命郎中番住等往陝西察看至是戶部議陸運車價
疏上事下九卿會議
特旨[illegible]外[illegible]史李[illegible]陝西督撫道察覈仍令

作速赴任

副將王國憲嘗爲台灣參將，言其地無橘柚荔支龍眼之屬，如花地蒲桃蘋婆枇杷梨李之類皆無之。有果曰番蒜，五月熟，大如蘋婆，味甘香多津液，樹大而葉圓。又有果曰黃來去聲，八月熟，長可尺許，味尤甘香，其樹類蘋，實生榦間。多刺竹如粵中。多猿，多野牛，無虎豹。

台灣多番民，呼中國人曰唐人，亦如荷蘭暹羅之謂唐人也。婚嫁不以媒妁，男女相悅，以檳榔相投受，然後歸告父母。女子塗髮及面，臂皆以鹿油。男女皆跣足。市肆豬肉禾粱錢云。台灣府無城郭，有城在其西南，曰紅毛城，鄭氏僭竊時宮殿在焉，今設參將一員統兵二千戍之，距台灣一十里。

台灣多野牛，千百爲羣，欲取之，先置木城，四面爲門，驅之急則皆入，入即扃閉而餓餒之，然後徐施羈靮，參之芻豆，與家牛無異矣。

賜大學士伊桑阿等扇一　御筆楷書唐人朱慶餘詩云：林石自晚涼，吹日出閑愁，酒杯石淨每，因移露滴池，偏覺水含涼，秋後供僧盡，行杖吟中過，川廻紅葉閑，瀨落日行人遠，見草堂開前

亦用溆方小璽，後二小璽文曰正心誠意

賜大學士阿蘭泰素扇一　御筆楷書唐人方干詩云：東南客路落斜行，入樹穿村見赤城。遠近常時皆藥氣，高低無處不泉聲。暎嵐日向林頭沒，濕燭雲從柱底生。更有仙花與靈鳥，恐君多半未知名。

吾邑耿太淑人徐氏，長山人，巡撫僉都御史以貞孫，長治知縣繼志女，陝西參議耿公鳴世之配，巡撫浙江僉都御史庭柏之母也。幼讀書，工詩，偶記數篇於此。寄子中丞云：家內平安報爾知，田園歲入有餘資。絲毫不用南中物，好做清官答聖時。贛州烈婦畢孺人先氏殉節旌表嘗有家信云：烈矣王門婦，賢聲著帝京。貞心同玉潔，奇節宛冰清。取義丘山重，捐生一羽輕。恩承明主詔，千載播芳名。偶成云：晴近清明二月天，嬌花粉竹正鮮妍。秋千架上人如玉，溪水堤邊柳似烟。紫燕飛飛歸畫棟，白鷗點點落晴川。年來景物還依舊，不見人生勸少年。其篇什最多，壬午亂後盡散佚矣。

予稱爲雅注刊人朱叔夜前人選小竹山人于叔楚書竹卷云：茅齋寄傍殘年成，齋洛棋人客行橫一夜春雷動崖谷，同出林千尺　蛾鬱爾局何愛其書之滿訊外不許叔楚觀釣也。讀徐宗伯叔明爲集有王

山人墓銘乃知爲吳嘉定之羅溪人名翹字時羽一字叔楚幼嬉戲圖繪兼所唐人韻語已棄諸生爲山人詩仿孟郊山水宗米芾間出新意尤工草蟲與竹不甚靳惜其技有求輒應之酒酣濡筆無不滿意去人以其易購無致重賄者即有得旋散斥之性慨雖不言媕阿貴勢人以故名不出閭閻比老性益卞急有召而饗之褻者已布豆而去弗見也山人怒罵曰而將尸乎耶覆豆而出隆慶壬申年六十八卒婁堅子柔敍其先友亦有叔楚名

牧齋既字同俞淇一李先生至交吳人之師友二李者如徐迪功黃五嶽以及弇州皆絕之於吳且夷迪功於文璧唐寅之列比之明妃遠嫁一日閻鴻時可元成集辯徐太室二羅集序云吳詩消沒而靡弱不以二李劑之何以詩哉元成吳人也其言如此天下後世其又可欺乎牧翁爲文徵仲詩延陵年汪鈍翁湯鋁照雨詩人之嗜好實有人可解者付之一笑可矣

渾脫之義于向承之今乘紀聞關中施[illegible]太僕塞上曲一首云黃河鵲中隊過[illegible]年來謀計然不用[illegible]脫并[illegible]渾脫飛渡只須與爽朱秉器中丞渾

上侑談所記略同李自注云脫音駝然後知渾脫舞渾脫帽皆當作平聲也

戶部尚書王騭工部尚書沙木哈自陝西賑濟回京奏賑過饑民三十萬共支過銀二十二萬兩有奇

上命內閣出問九卿以宋富弼知青州活饑民至五十萬今朝廷竭力賑救止活得三十萬人其故何也對以史冊成數向上今則冊報實有此數耳

以太僕寺卿嚴曾榘爲通政使司通政使（[illegible]）

七月二十八日九卿百官送　駕于神武門外是日駐蹕昌平州溫泉

八月初五日調補兵部督捕右侍郎王士禛爲戶部右侍郎（[illegible]）

欽天監監正請頒時憲曆於蒙古諸國仍載諸國名於曆首下部覆准行

以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王國昌爲兵部督捕右侍郎以太常寺少卿李應廌爲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李前右春坊掌坊庶子也（[illegible]）

起前工部尚書翁叔元刑部尚書（[illegible]）

詔今年秋決其於疑名仍令具　題候旨發落

九月十三日百官迎　駕于東華門

九月二十一日未時　經筵經筵講官滿禮部尚書
顧八代兵部尚書索諾和禮部左侍郎兼太常寺卿
席爾達右侍郎多奇漢吏部尚書李天馥禮部尚書
熊賜履兵部尚書杜臻工部尚書李振裕吏部右侍
郎兼翰林院學士彭孫遹戶部右侍郎王士禛翰林
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張英侍內閣九卿　起居
注給事中御史侍班兵書索諾和杜臻講天地之道
可一言而盡也一節禮侍席爾達學士張英講尚書
洪範貌曰恭五句講畢　賜宴太和門
二十五日卯時　東宮會講內閣九卿等侍班滿

禮部尚書顧八代漢翰林學士兼禮部侍郎張英講
君子義以爲質章滿左春坊左庶子艾珊漢翰林侍
讀學士李鎧講周易謙卦謙尊而光二句講畢　賜
茶文華殿門
十月初四日未刻戶部右侍郎王士禛捧出　上
諭諭戶部陝西西安等處地方連歲凶荒繼以瘟疫
田閭間閻失業漸致流移　朕軫恤民艱焦勞宵
旰自去歲冬月以來頻發帑金蠲免正賦輓運積穀
轉[illegible][illegible]糶賑又特遣大臣察勘多方賑濟念國家所
[illegible]惟在蒼民目今秦省雖有秋收但民間匱乏已
極倘非格外加恩蠲以使積困立甦轉徙盡復與撫
所屬府州衛所康熙三十二年地丁銀米著通行免
徵從前所有積欠未完錢糧亦著通行蠲豁務俾比
屋同沾實惠小民咸慶更生用稱　朕子愛元元
撫育安全至意爾部即遵諭行特諭
初五日　駕謁　孝陵內閣九卿跪送於東華
門是日以吏部尚書李天馥爲武英殿大學士兼吏
部尚書
十五日　駕入內閣九卿跪迎於東華門
以禮部尚書熊賜履爲吏部尚書以翰林院掌院學
士兼禮部侍郎張英爲禮部尚書管禮書事仍兼掌翰林院
詹事府事又兼　起居注日講乃特典也
工部左侍郎年遐齡改兵部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巡撫湖北以左副都御史徐潮爲工部右侍郎以通
政使司通政使嚴曾榘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僉都
御史宮夢仁爲通政使左通政劉超凡爲左僉都御
史

命內閣大學士張玉書刑部尚書圖納視高堰堤工
吏部尚書熊賜履往鳳淮揚三府徐州會同督撫漕
查閱河渠堤建逆閘與栽柳田畝應需錢糧并兩河

歸故中河告成後於成熟地應陞科田畝允總河尚
書靳輔請也
以原任吏部右侍郎王封濚為禮部右侍郎（禮部左侍郎王騭以病予告缺也）
總督川陝尚書佛倫上疏奏十疏其第七疏言湖廣
襄陽府有自襄江進小江口通陝西商州龍駒寨水
路一道自襄陽府至小江口二百四十里襄江大船
載運每船可八九十石至百石自小江口換小船至
河南淅川縣荊子關二百餘里每船可四五十石又
于淅川縣換小船至陝西商南縣徐家店二百餘里

河狹灘多每船可載七八石自徐家店至商州龍駒
寨二百里此段水路多灘險每船可載五六石至龍
駒寨已上不通舟楫龍駒寨至西安府相距四百餘
里中間有秦嶺藍關七盤等嶺則係嶺路有百里許
但小江口至龍駒寨雖係山河亦古來轉運河道
但近代久不行運恐河道閉塞於廢若此運道果能
廣運楚米至龍駒寨積貯較之陸路輓運殊為便易
龍駒寨至省城不遠所積糧米亦可隨時調度以備
不虞奏　旨下九卿議覆尋奉　旨命內閣學
士德珠往會同查勘

內閣奏　旨問九卿詹事科道作故總河尚書靳
輔居官如何對任事年久諳練河務　賜謚文襄
內閣傳奉　上諭諭戶部廣東竈丁餉地等項康
熙二十二年額外加增銀一萬四千二百四十六兩
零此項加增銀兩自今年起着免一半
禮部尚書張公敦復英言懷寧劉方伯尚志隆慶辛
未進士也年六十有三子皆成立一日諸子置酒上
壽方伯忽顧夫人慨然曰吾雖有子三人然無足繼
書香者奈何夫人曰相公年未為老且精力猶健何
不置姬妾數人廣胤嗣乎方伯笑頷之夫人遂為置

篋方伯六十後復生九子一女若宰中崇禎戊辰進
士狀元及第仕至春坊諭德若宣丁丑進士官兵部
職方員外郎若宰孫輝祖康熙庚午解元
改都察院左都御史于成龍為兵部尚書總督河道（總河靳輔病故）以總督漕運兵部右侍郎董訥為左都御史
康修撰對山作武功志文古事核厥後秦中士大夫
撰郡邑志奉為式之故陝西諸志多可觀戶部主事
葉晟以鄒縣知縣入為之遴刻劉御史九經字
豫吾所撰鄒志凡八卷體制爾雅有對山之風武功
志列縣境建文詩圖鄒志列武侯八陣圖沅馬法尤

可玩劉禹錫壬辰進士

唐權文公德輿集五十卷詩賦十卷文自十一卷碑銘八卷議論二卷記二卷集序一卷贈送序四卷狀表一卷書一卷疏表狀五卷祭文一卷集賢殿大學士楊嗣復為序序云別有制集五十卷湖南觀察使楊憑為序今不在編次之內此集故友潁川劉考功公敵體作得之梁谿顧孝廉修遠宸家考功之子凡字元敷鬻以見貽者凡丙辰進士今知河南孟縣

竟陵胡孝子寫其父石莊先生讀書說四卷繹志十九卷相寄屬序其書亦申鑒中論之流也石莊名承諾明孝廉南雅工詩尤長於五言古選袁太學生亦能詩有寄予八詩極佳予編感舊集取石莊五言頗多袁詩云未假新文究祕玩先將詩格入編題謂此也

歐陽永叔致仕乞居潁終其身不歸廬陵前人議者不一洪文敏二公駁之尤詳略云歐公吉人其父崇公葬於其里之瀧岡公自為作表而公中年乃欲居潁其思潁詩序云追述於潁者無幾時惜無一語及松楸之思崇公惟一子公乃以子皆為潁人瀧岡之上遂無復有子孫臨之即因一人貴顯而墳墓乃隔為他壤予每讀之輒為太息嗟乎此文不作可也此言雖起永叔於九原不知何以自解於不孝之罪

上幸紅螺山遣內大臣明珠賚 御酒祭奠故大學士謚文肅范文程及其子福建總督謚忠貞范承謨

東武瑯邪臺上每晴明輒望見海外山林城郭勢騎行人物車馬往來馳驟之狀不知其何地也然月僅一二亦不恒見又城東盧山盧敖隱處有地市嘗有士人數輩飲山巔俄見對面復有一峯形狀與盧山無二方共訝之頃之幻滅乃知其地市也李侍讀漁村云

二月初八日巳刻 御文華殿經筵經筵講官滿吏部尚書庫勒納禮部尚書顧八代兵部尚書索諾和吏部右侍郎傅臘塔禮部左侍郎兼太常寺卿席爾達右侍郎多奇漢禮部尚書兼掌翰林院詹事府事張英兵部尚書杜臻刑部尚書翁叔元工部尚書李振裕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彭孫遹戶部右侍郎王士禎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王封濚侍講滿尚書庫勒納漢尚書張英講論語老者安之三句滿侍郎傅臘塔漢侍郎彭孫遹講周易咸卦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三句講畢

賜宴太和門

十五日巳刻　東宮出閣會講內閣九卿詹事府官侍班如儀東宮講官漢禮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張英滿刑部右侍郎兼詹事府詹事尹泰講志於道一章漢翰林院侍讀學士李鎧滿右春坊右庶子努黑講易大畜卦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講畢　賜茶文華殿門

山西巡撫僉都御史莫參濟疏請旌表臨汾縣割股孝子賈從淮本　旨割股不准旌表久有定例棊某弁不許查具題請旌嚴飭行

居易錄卷十九終

居易錄卷二十

濟南　王士禛　著

直隸巡撫副都御史郭世隆疏言宣府向設鎮道復設十衛六廳弁各營弁分理錢糧驛務然廳員限于佐貳營衛皆屬武弁予以臨民不特所用非其所長亦且政多扞格各衛既無漕運屯田之責以武弁而膺民社之寄徵糧之責與官制終有未協宜裁六廳七衛改設一府八縣庶文武均有職守軍民知所適從下九卿會議如其所請本　旨允行以宣府爲宣化府附郭爲宣化縣西城衛爲西寧縣萬全衛爲萬全縣懷安衛爲懷安縣蔚州衛爲蔚縣懷來衛爲懷來縣赤城堡爲赤城縣龍門衛爲龍門縣

兵部軍政上命內閣傳　旨問九卿等各直省提鎮賢否衆首推甘肅提督孫思克湖廣提督徐治都頃之二提督與福建水師提督施琅皆奉　溫旨褒嘉思克加振武將軍　上知人之明必予衆論如此

遣　皇長子往祭西嶽之神以陝西連歲災荒故也以四月六日致祭仍　詔京官俱齋戒一日

萬壽節禮臣請　御殿受朝賀奉　旨云斷不可
行是日内閣暨九卿翰詹坊局諸臣赴暢春苑各進
書畫祝壽皆不納惟取古名人墨蹟入　御覽畢
仍發出
門人陳庶常汝咸遺其鄉前輩王厚齋應麟文集寫
本僅五卷明鄭真千之所輯厚齋宋末大儒常古今
之稍舉業者苟沽名譽得則一切委棄於典章制度
漫不加省非國家所望于通儒乃假館閣書盡讀之
所著深寧居士集一百卷玉海二百卷通鑑地理考
一百卷困學紀聞小學紺珠六經天文編詩考等又

六百九十餘卷今多傳於世其集顧寥寥如此
元任士林句章集十卷萬曆中鄞人孫能傳鈔館閣
藏本至正四年浙江行中書省舊刻也卷首有趙松
雪撰誌銘王厚齋序士林字叔實與戴表元帥初齊
名亦作謝翱吳思齊一傳最傳程篁墩宋遺民錄載
之徧文或未稱是
倪雲林清閟閣集荊溪蹇曙所輯其八世孫珵重
刻而以世系冠編首則其裔孫某所爲閟之噴飯按
譜一世爲漢御史大夫寬二世曰皓注官樞密院使
鄭國公四世曰朋官監察御史拜中書令六世曰嗣
祖官四鎮節度使八世曰承贇官參知政事不知唐
宋官名何以兩漢已有之至二十二世曰思注乾道
進士蓋文節公也按文節六子祖仁祖義等而祖義
祖常最賢蕭乃云二子既齡尤爲不經且文節已爲
南宋人而譜在三十二世瓚始入宋三十四世允清
慶曆四年應舉官至樞密使將代前後舛謬顛倒尤
可駭笑似是一不識字人妄爲杜撰而公然刻寘集
首異哉雲林二百年後乃有此辱
東阿縣魚山陳思王墓道有隋碑書法雜用篆隸八
分甚古今略其可辨識者載于此王諱植字子建沛

國譙人也洪源與九泉競深崇□□□比峻自植
輿□□□昌興爲其後建國開基□□周室顯霸業
於東邦彰茅封於譙邑瓊根寶奕蔚芳蘭以莫朽軒
冕相傳纓搢紳而不絶此乃箇須與冊聊可梗槩而
言矣逮丕相參迺成王室遊動隆重位登上宰受國
平陽自茲厥後鳴鸞佩玉飛蓋交馳祖嵩漢司隸太
尉公執掌三事從容論道美著阿衡之任不亦宜乎
父操魏太祖武皇帝資神龍虎剖判鬱以開基名頒
讖牒謠啟真人火運告終土德承曆緩慶圖錄享有
天下驟改質文馳遷正朔亥姓之氣蓋有餘矣昆丕

魏高祖文皇帝紹飾四海光澤五都負扆明堂朝宗萬國允文允武庶績咸熙正踐昇平時稱寧晏致黃龍表瑞驗兆漳濱玉虎金雞恒綸宇宙王乃□內通理體淑吟英敵哲奧於自然脩懋由於天縱佩金華以適四氣抱玉操以忽風霜綴贍藻於孩年擬首什於孺歲尋聲制趣應韶題詩詞采昭灼子雲遜懸于吐鳳文華理富仲舒遠愧於懷龍又能誦萬卷于三冬覩千言於一見才比山數思並江湖清辭菀菀若蘂荀之府鄧林綠藻妍妍如河英之照巨海武庫太官之譽操促之器者也但祿由德賞頒享皇爵建安

十六年封平原侯十九年改封臨淄侯都不以貴任爲慢直置清雅自得常閑步文籍優仰琴書朝覽百篇夕存吐握使高據儒名之士侍宴於西園振藻獨步之才陪遊於東閣黃初二年奸臣謗奏遂貶爵爲安鄉侯三年晉立爲王詣京師面陳濫謗之罪詔令復國自以懷正信而見疑抱利器而無用每懷怨慨頻啓頻奏四月改封東阿王五年以陳留四縣封後封爲陳王以幾言數摧奸臣內興十一年衆頻頻徙都汲汲無歡遂發憤而薨時年三十有一卿營墓魚山傍羊茂臺平生遊陟有終焉之所既而年代夐遠

兆塋崩淪茂響英聲遠而不絕至十一世孫曹永洛等去皇朝皇建二年蒙前尊孝照皇帝候弘古典敕立二王崇奉二恪永洛等於時膺符表貢面陳照皇親□聖詔北總窮討哲存實錄蒙敕報允興復靈廟儀剏蒸嘗四時虔謁使恭恭顧了得展哀誠之願然焚孝孫長懷吳人之慕遂歷檢眞容鑄金寫狀庶使□□相度永劫而不泯七步文宗傳芳猷於萬葉者也其詞□□□□□□身縱玉磐石斯固締緒攸長波連溟渤枝幹扶桑分珪作瑞建國開疆蕙樓蘭閣遠邁靈光其一器調高奇風華杭朗談人刮舌靈蛇曜

掌東閣晨開西園夜賞松韻桂茂玉潤金響其二聲馳天下遊莚生民才驚曠古德重千鈞遐邇不渝寢而不齋如何一旦委我哲人其三山舟易失日車難駐一謝人間長逝與路風哀松柏填塋蒸兔何世何年還成七步其四通考惟昆扇定洪基受圖膺曆運合紫微一辭宸闕永背象□聲隨日轉響逐雲飛其五大隋開皇十三年歲次癸丑□之古此碑文不極工考歐集古錄趙金石錄及近代金薤琳琅石墨鐫華金石志俱不及載

擬杜紫微刪憲傳家有金剛子念珠一串凡百四十顆

色如水晶大司農馬齊公出所藏僅十顆較大尤有光采云顆直百金也又示央窑琖一碧色形製甚古流光四射非哥定宣成諸窑比亦尤物按格古要論云金剛子出安南六楞循身花紋作數珠冬月不冷有龍眼大者櫒子有千大者愈小愈貴須花紋深細

門人歙縣江闓赴解州守予以呂文簡公涇野所創解梁書院及公祠堂屬修葺盖文簡曾由翰林謫判此州也又[illegible]年[illegible]孟鍔子美知封丘縣有書來予答以唐高常侍忠公達夫嘗尉此縣往者給事中同年岳鎮九峰秀知縣事爲建專祠請于上官春秋祀之當

時加修葺俾勿廢墜名世先賢俎豆不忝所關人心風俗廉頑立懦者不小今之才有司或笑爲迂闊不急之務然古之循良未有不加意于此者不知子美能用吾言否耳

春秋屬辭十五卷新安趙汸子常撰其義例有八一曰存策書之大體二曰假筆削以行權三曰變文以示義四曰辨名實之際五曰謹華夷之辨六曰特筆以正名七曰因日月以明類八曰辭從主人宋文憲公濂序之

吳仲圭漁江列岫圖一卷自題至正辛卯秋日梅道人寫有仲圭小印文休承弇州山人二印錄文原題詩云長江亭亭桑落洲青山獨傲蘋花秋邊聲已逐鼓鼙盡水氣欲挾漁榔浮謫仙騎鯨五柳老眞景變滅隨沙鷗空餘秦筝與羌管斷續不說琵琶愁梅花卷中解蒼珮宴作得意毫端收空青點雲碧痕濕方諸取月寒光流江上老翁在何許似覺頷首相遲留佳峰稜稜鐵鈎鎖千樹點點同浮漚要知翰墨灑清氣俗子政爾勞雕鎪山空無人息機事青眼不與王公酬揮毫汗漫凜太古妖跨獨鶴遊磯頭人在江湖貴適意底用絶俗藏林丘披圖覽卷重太息天際杳

靄疑歸舟又跋云蒲城孫世美編修與予同舟南下出嘉遯翁所藏梅道人漁江列岫卷相示筆意高古墨氣淋漓不在董巨之下因作長句題之不能讚其八法之工也文原識下有巴西鄧氏善之印末有贅善大夫南京吏部尚書魏驥仲房跋書法亦工

海天旭日圖一卷後有趙松雪書海賦前有唐李將軍海天旭日圖妙筆十一字書法極工有太原王逵翰林學士李天祥天水趙奕圭齋歐陽玄題字又虞集八分書後云小李將軍筆絶無僅有得趙文敏公書海賦匹之可稱合璧楊文敏公跋云臣榮備職內

閣躬逢聖治休明禮樂隆盛游沐之暇皇上御延英
閣特召臣等由内庫書畫縱觀首得趙孟頫豳風圖
御製長篇題之是日近侍翰苑諸臣俱有頒賚臣榮
蒙恩特賜茲卷海天旭日圖實爲非常慶幸永作傳
家之寶宣德七年壬子七月大學士臣楊榮庋沐謹
誌
溪山漁釣一軸趙松雪畫故相國眞定梁公家物也
松雪自題詩云桑苧未成鴻漸隱丹青聊作虎頭癡
久知圖畫非兒戲到處雲山是我師溪上先人之敝
廬南山秀色照庭除何時共買扁舟去看釣寒江縮

項魚晉齋識見超卓久與僕客京師情因洽甚今晉
翁先得歸鄉將與青山爲主賓漁釣以自適僕情爲
之慙於其行畫此以寄意且爲後會之故事云
老子青牛圖亦松雪作自題至大四年三月
新都秀選集二卷嘉靖間歙人王寅仲房所輯歙令
門人靳治荆熊封重刻之意做宋人中興間氣集惜
成家者寥寥又雜屮商賈之流無足觀者靳又嘗刻
黃太沖宗羲梨洲集金陵鄭谷口簠項寄其石柱看
梅詩卷十絕句熊封又介予友曹員外升六貞吉請其
詩數百篇請予論次風流好事如此非俗吏也今遷

知固原州
說苑宋桓公愛公子目夷太子茲父請於公曰請使
目夷立臣爲之相兄以佐之相兄二字甚奇
內閣傳　諭翰詹衙門自讀講已下各錄詩賦進
呈　御覽
潙山問仰山作麼生是無異名底道理仰曰瓶盤釵
釧劵盂缽此句似栢梁詩體
胡釘鉸叅寶壽沼禪師師問曰還釘得虛空否後叅
趙州舉前話州曰祇這一縫尚不柰何胡于此有省
州曰且釘這一縫釘鉸能詩又載禪林公案

象耳袁覺禪師嘗云東坡云我持此石歸袖中有東
海山谷云惠崇烟雨蘆雁坐我瀟湘洞庭欲喚扁舟
歸去傍人云是丹青此禪髓也予謂不惟坡谷唐人
如王摩詰孟浩然劉脊虛常建王昌齡諸人之詩皆
可語禪
白楊順禪師偈落林黃葉水推去橫谷白雲風捲回
作文字觀亦是妙句
龍門世奇首座洞臻玄奥佛眼師命分座師辭曰
此非細事願生生於學地上自煅煉此語可愧後之
上堂領衆者多矣即吾儒無派爲箴砭亦何慮德不進

集不修乎
宋兩張子野皆名先一與歐陽文忠友爲孝章皇后
戚里之姻官止知亳州鹿邑縣寶元二年年四十八
卒文忠誌其墓云好學自力善筆札一與蘇文忠公
爲友公集中云昔自杭移高密與陳令舉張子野皆從
至松江夜半月出置酒垂虹亭上子野年八十五以
歌詞聞天下作定風波令李公擇守吳興東坡過之
會於碧瀾堂子野作六客詞坡詩所謂詩人老去鶯
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詞家所謂張三影者是也官
至都官郎中死葬吳興弁山有集一百卷今有張鈞

魚鸞見掌故集胡應麟筆叢云兩張先皆字子野俱
第進士其能詩壽考悉同一博州人號張三影者是
也一吳興人胡作正楊而記陋如此
新安商某者萬曆壬午將賈江西過九江有舟被盜
劫舟中人舉孫號泣問之七人皆孝廉上公車者商
賜之衣食贈之資斧泣謝而去明年七人中登進士
者六其一則莆田方萬策也又數年方分巡嘉湖一
日讌於署冲陽副使家見一商以折閱不得已自鬻
於署方於衆僕中遥識之問曰爾新安商某姓曾遊
江西乎對曰然曰猶憶八年前在江州遇舟爲盜劫

者活若干人內有公車舉人七人屬給行李事乎商
已忘前事良久乃對曰有之方亟出席長跪曰吾恩
兄也相訪已數年不可得乃在是乎一座爲之驚歎
方即告於署攜往署中留數月贈之千金又報同難
者各致問遺商遂更爲富人歸新安矣
明嘉靖四十一年太湖中有二龍一黃一白合股而
行一青龍隨之由海鹽礮石東南入海四十二年海
鹽午潮有海馬萬數其一大如樓房沿塘羣行二十
餘里入海聲如雷霆萬曆元年又有海鳥其大如舟
翅如車輪自海南飛至翅首掉尾於波濤之上聲如

風雨海水皆沸
予少喜觀顏從喬儋世說未詳從喬出處觀統志隱
逸傳乃得其概從喬字若齡懷寧人京兆素子也性
恬澹喜讀書尤耽釋典愛豹嶺林泉之勝遂卜居終
身焉嘗作隱士詩以見志有集名荷秋同時有倪爾
噉方應賓二人皆因隱冶樂山中與從喬爲世外交
倪贈詩云石門斲木隔溪君豹嶺山月當牕明與君
一別忽秋晏短髮朝來白數莖皆明季高士也
阮濟字季子懷寧人築草堂於龍山冬夏惟披一衲
因以自號性嗜酒工畫所攜樸被酒罏書具命一僮

扃之遊散山水間遇勝處輒流連忘返謂其友劉爲儀曰死即葬我草堂之側磨片石題曰酒人阮一衲之墓未幾卒劉及同志葬之如約顏所居曰一衲菴每歲晏劉必攜酒澆其墓有詩弔之曰醉君君豈知去去復回顧一片紙錢灰飛上梅花樹瘠詩多寒瘦畫格清絕入本朝乃卒亦高士云

崇禎十一年桐城縣鄭氏婦人產二物一類西域胡一類象十二年汪氏婦人產一猿先是七年太湖縣雨黑黍民沈萬勳者取種之越歲成樹高二尺葉如枸杞終冬不枯但不花不實耳　國朝順治十五年

望江又雨黑黍

嘉靖中石埭諸生章仁者通幻術與其黨謀不軌官軍圍之仁躡上樹杪就執之唯縧衣在樹仁已遁去後池郡李禎祥爲瓊州通判其僕渡海遇颶風漂至交趾引見其國相即仁也詢桑梓事甚悉遣人護送歸瓊州

汪夢栢貴池人崇禎中丞蜀之長壽縣以禦賊死妻亦死僅遺一幼女來姐僕余生夫婦借居太學生周維魯家夢栢有甥吳雲者其長女之子也欲妻來姐來姐叱之曰我附嬈侍也何得作此非禮語懟且逃乃私許周爲側室謀既成其父客徐鏡水者知之急聞來姐先是來姐襁褓中已受青陽老田吳氏之聘婿名國璋乃誓死剪髮付徐持告縣吳與周皆獲罪會長壽舊典史某者饒州人與夢栢爲僚友感其義迎來姐於家育爲己女歸饒而令余生迎國璋於青陽合卺成禮久之乃同歸池州此　事也夢栢之烈女之節典史篤客之義三美具焉皆足書也

邢狗兒當全布政使邢公珣之僕也珣守贛從王文成平宸濠之亂每履行陣狗兒以身翼之用雙刀直前搏戰所向披靡公卒狗兒涸跡市廛一日公夫人

及諸子欲觀其能狗兒不可強之曰刀神物也不可褻必欲試之須營一空室因其扃鑰穴而窺之慎勿以身近也如其言頃之室中火光迸發如電影激射久之雪霜滿空狂飈驟集沓不見人狗兒疾呼曰速擲雄雞來比雞入得血乃止蓋古劍俠之流云

方授字子留桐城人明末諸生工詩有鴻毛軒集之意甲申闖李寇之變遂焚筆硯時同里世族多疾足以赴功名其父強之不可則撻之授逃之四明山中結茅而棲採橡栗而食間爲詩得數百篇流傳人間時人以爲眞隱

侯前亦得掖諸生博洽工文嘗衍蘇氏織錦廻文凡三言四言五六七言斜直方圓周旋出入得詩八百首又善投壺著壺譜奏矢一百四十法其友請試之置酒張壺按譜投之縱横進退飛躍疾徐各臻其妙連日繼夜譜法纔盡其神解如此

國子監祭酒鄂拜吳苑等題爲恭進 御製碑文以昭熙朝盛典事康熙二十八年閏三月准翰林院移會內稱頒會思孟贊詞已蒙 御製發出相應將四子贊詞并 孔子贊詞一併交與國子監勒名摹搨轉送禮部頒發各直省等因到監臣衙門隨於

本年四月內有恭請 御書勒石等事一疏奉旨這贊字着翰林院書寫頒發欽此隨經翰林院書寫發到工部相地諏吉庀材鳩工建立碑亭礲石鐫刻今年三月工程告竣臣等將 御製碑文二十道敬摹搨木裝潢成軸恭呈 睿覽伏惟 皇上德本生知學由天縱 至言宾重親觀德於橋門帝學高深振淵源于洙泗義增可鼎備論贊於先師華袞爲榮兼頌揚乎四配彩亭聳峙兩楹之俎豆增輝礲石穹窿數仞之宮牆益峻洵斯文之隆遇爲千秋之鉅典也伏乞 皇上勅下禮部頒行直隸

各省斯正學昌明天下之觀瞻允愜且譽髦蔚起諸生之誦法彌殷矣

禮部議得衍聖公孔毓圻疏稱 皇上鑒闕里廟貌隳敝特發內帑遣官監督修理我 皇上之隆典隆恩有逾前代而廟貌之輝煌壯麗度越曩時典既尊崇禮宜隆重特敢題請照例遣祭等語查明朝寶錄弘治十七年 聖廟落成遣閣臣李東陽前往致祭我 皇上稽古右文崇儒重道治統立帝王之極心傳接洙泗之宗聖域鳩工特簡專員之選良材庀具爰頒內府之金廟貌改觀凡鉅增麗規制倍

隆于往昔楷模永著于來茲今當落成之時應遣大臣告祭恭候 命下之日其應行典禮再議具奏

碧玉露漿方於中秋前後用無五指新青布一二疋扯作十餘段每段四五尺五更時於百草頭上荷葉稻苗上尤佳先用細竹一根掠去草上蛛絲乃用青布繫長竹上如旂樣展取草露水絞在稍中展濕卽絞瓶青布色淡則另換新布曝乾一見則不展所取露水用磁罐洗淨盛貯澄數日自清曉間用男乳一酒杯約兩半白蜂蜜一酒盞人參湯一酒杯多少同乳人參乳蜜等分不可多總入一宮碗內將露水一飯碗攪入宮碗共得七八分和勻

以綿紙封口用碟蓋好次日五更燒開水二大碗將
宮碗內露隔湯盤熱睡醒時緩緩溫服之藍所以殺
蟲露去諸經之火參補氣乳補血蜜潤肺治一切虛
損勞症有奇効

青州響水澗南有廣福寺寺有元魏武定二年齊郡
太守劉明世造石像記隋文帝建舍利塔碑按趙德
甫金石錄目錄有東魏劉起貴造像記東魏逢元彥
造像記皆在武定二年獨此碑近在青州不知何以
不錄隋碑乃孟弼書安丘張貞杞園云此碑爲佞佛
祝釐之詞文頗雅馴字稜勁饒古意非篆非隸眞八

分也集古金石二錄及近世金薤琳琅石墨鐫華諸
書俱未收恐遂湮沒故著之

朝中馳道自潞王已下無敢騎行者惟祭祀進呈祝
版出天安門則太常卿導從由馳道中行

寶泉局大使劉陞大爲儒人其弟禎少習儒業妻于
氏以康熙壬申病卒已殮未蓋棺而甦家人驚喜妻
起坐張目周視久之曰非我家也何爲至此家人環
聽且駭問之則操粵音曰我張氏東粵人也嫁濟南
王家昨病臥牀貿貿夢至一官府有王者閱文書云
張氏未合至此可送還卽有二卒引出回望幽暗惟

中間有路如白晝然數闢時有絲竹聲意欲往聽
之卒曰可速行彼輪迴六道不可往唯此路可達人
間耳送至此二卒遂不見今此何地吾夫家眷屬皆
安在衆語之故泣涕求還衆不可曰若魂魄雖異形
體則于氏也豈得歸他人家力勸與楨重合數日始
從張氏知書通制舉業每楨作文輒就之評騭楨應
童子試歸閱其文輒不許曰君宜改名梅卽售如其
言再試乃許之曰君必得儁矣名見在第一已而果
然王人岳騭大司農述之甚悉云

予昔與故友葉文敏方藹論牛李君子小人之辨語見
前卷適讀徐鹽德符論楊嗣復謂古小人常勝君子
常不勝其大略有十二條終之曰君子小人之不敵
亦明矣此鄭覃陳夷行所以[illegible][illegible]李德裕所以謫死
窮荒李逢吉宗閔楊嗣復輩所以交扮翱翔而得志
豈足怪哉崑山王志堅弱生敘曰李贊皇之相業唐
季無兩余少以比裴晉公可謂具之其於當矣至其
爲人論者猶或不滿以爲不能釋憾任公不盡然
也仇士良以武宗之立非宰相意勸帝誅楊嗣復李
珏戸書杜悰見德裕救之二人者皆牛黨也使以私
怨行之立齏粉耳乃與同列上奏至于伏地不起楊

李得全俗耦二李能之乎二李之惡極矣貶之未可
謂私白敏中令狐綯皆二李黨贊皇引用不疑而卒
受其禍做自不釋仇自不解耳非贊皇之過也晁无
咎詠贊皇云當年伏地全楊李公亦何知愛惡僩云云
亦同此意弱生著史商詩載此議觀三公之論則知
蘇黃門牛李論之詩而予前說之非臆矣恨不能起
亡友于地下而質之也
予讀唐庚集嘗薄其爲人其說亦著之前卷王弱生
曰唐子西議論文章皆蘇氏緒論顧以黨禁方嚴而
子西又附張商英以進其著作多不及蘇氏止題集

元修傳及之大致譏貶上蔡司空書論當世文學之
士止言尹師魯王深甫其趨時也如此然亦何救於
敗蔡哉此論亦與予言若合符節所謂三代直道也
予嘗薄張浚之人有題其墓碑一詩并載江盈科進
之詩於前卷頃又見丁弱生嘗夾史張浚傳二絕句
云一[illegible]形[illegible]象[illegible]長有[illegible]老也[illegible]富平未起符
離又可悔爾又到李綱十[illegible]良家擊雙蝶符離一夕
水湮紅魏公心決由來畏與息如雷學寇公此詩尤
先得我心之同然者
戶部侍[illegible]年八月自[illegible]侍郎調戶部侍郎

戶部尚書王公騭[illegible]九年進士同[illegible]山東福山人
左侍郎蔣公弘道順治己亥進士山西[illegible]人官至左都御史
夜暗歸雲邊枕牙一首乃宋姜夔堯章詩見白石集
列朝詩收之作張如闇詩收翁博極羣書亦有此誤
楊夢山先生魏明史部尚書五言古詩清真簡遠陶韋嫡派也
五律尤高雅沉瀞予嘗選訂其集刻之牧齋所取非
其至者而又云李中麓諸人咸推之楊李詩格相去
霄壤顧反引李以爲楊重耶大抵牧齋錄詩意在庇
史詩之去取殊草草不足爲典要讀者當分別觀之
勿爲盛名所怵乃善耳

平臺在太液池西隄兔園東北中有團殿小殿本武
宗所築閱射之地又後左門左翼室亦曰平臺今上
嘗召見內閣于內賜詩有馬文簡公汝驥西苑詩云
然後左門平臺自康熙初爲內閣直房今內閣仍移
午門之內內三院每九卿五鼓奏事皆候於平臺
駕出御乾清門乃入以今考之當是中左門耳
錢牧翁作彭幼朔傳云近有人入青城山見老人跨
白鹿曰我三國徐庶也此與蜀人費經虞所言同特
終南青城地異耳
命內閣大學士阿蘭泰戶部尚書馬齊兵部尚書索

詔和同法司清理刑部獄囚減釋者一百有八人兵部督捕順天府等衙門人犯一併減釋有差

前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以副使原品休致耿介卒介字逸菴河南登封人順治壬辰進士與睢州湯尚書斌上蔡張知縣沐齊名稱中州三大儒云

五月上旬蒙　恩授階通議大夫祖考布政府君考祭酒府君俱　誥贈通議大夫經筵講官戶部右侍郎祖妣成氏張氏贈宜人以伯公恩贈淑人妣孫氏前以士祿官國子祭酒贈恭人妻張氏前贈恭人俱　誥贈淑人先祖年及大耋親教諸孫相繼成進士先考妣敎諸子雖稍寬假然以布政公之故督課殊切追憶庭訓且四十年矣至是乃稍食其報感激　國恩不禁泫然吾子孫其當知之

居易錄卷二十終

居易錄卷二十一

濟南　王士禛　著

謝鎮西妾阿妃有國色甚善吹笛謝亡阿妃誓不嫁比中郎將鄧嶽以計得之阿妃終身不與晟言此與息夫人極相似王右丞息嬀怨云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意尚含蓄吾鄉孫文定公沚亭廷銓詠息夫人詩云無言空有恨兒女粲成行讀之輒失笑以贈阿妃不知當作何對也

牧齋力攻空同其稍能與空同異者則亟進之至云空同就醫京口與中人士皆絕弗與通又言高郵王磐口占詠老人燈詩而譏空同尤非事實當時空同文章氣節震動天下王磐何人敢爾無禮且空同劾壽寧侯劾劉瑾名滿朝宇號為魁即不以詩名世已仰之如泰山北斗乃絕弗與通如避豺虎蝮蛇然何為者邪牧翁身一學張禹孔光之西淮猶擬東坡貶一能為汲黯之空同乃加文致以此修史其顛倒是非必矣

初三日　皇長子來　命告祭　孝陵以[illegible]

彝初像也謂家尚書顯八代從

前監察御史陸隴其卒隴其字稼書浙江平湖

熙庚戌進士能具以御史罷歸投徒常熟過歲除乃
返抵家與之卒年六十三壬申冬十二月二十八日
也
姜南雪車道聽云國初庶吉士或在中書省或在文
華堂後乃改置翰林梁用之作徐孟昭傳云孟昭登
洪武乙丑進士第行浙江道監察御史入為禮科庶
吉士日記事侍上左右然則洪武中六科亦有庶吉
士矣
宋程卓使金錄云十八日早頓欒城縣蘇黃門敬墓
尚有縣治之側按穎濱自嶺外歸老許州葬郟縣小

峨眉與長公同兆墳欒城安得有墓按歐陽公銘老
泉墓云蘇氏唐卅實欒城人以宦留眉蕃蕃子孫穎
濱文集號欒城示不忘本也
初九日　命宗室公祿善內大臣舅舅佟國維內
大臣明珠吏部尚書庫勒納以　上體初豫告祭
　天　地　宗廟社稷
予生平喜竹所居輒種之順治庚子辛丑間任揚州
府推官於獄事廳前後皆種竹爰書之暇輒嘯詠其
下廳後故有小亭可坐牀几倦即偃息其中自賦一
詞題壁上偶未編入衍波詞今錄於左云手種牆南

千箇竹看雨瀟瀟披地參天綠斫取杉皮新縛屋直
須做煞貧清客　解道瀟灑惟有俗試問旁人無竹
何如肉未必禪心超忍辱且從玉版參尊宿存之亦
可追想少年高邁之氣不為卑冗縛束如此
庚午歲閩周石公之麟僉都逮繫詹害御史何贍贍子
兢報父讎事詳筆之第一卷中適讀杭人姜南明叔
蓉塘詩話乃知贍亦小人耳姜云弘治初浙江巡按
御史暢亨劾鎮守大監張慶不法事慶亦誣亨以他
事具奏事則出於致仕御史蕭山何贍舜賓之手也
後何卒為知縣鄒魯殺死人皆冤之而不知其得罪

名教不足惜也故知人論世不可草草
四川提督總兵官吳英說昔得此方治跌打損傷
極效雖中傷瀕死但一絲不絕灌下立甦往在福建
為副將時軍中有二弁角鬭皆重傷其一則死矣英
聞馳往視之惟心頭氣尚微微亟命以藥灌之覺胃
間咯咯有聲不移時張目索食翌日遂能起行自後
屢著神效云其方以十一月采野菊花連枝葉陰乾
用時每野菊花一兩加童便無灰好酒各一碗同煎
熱服
又一方未退胎毛小雞一隻和骨生搗如泥作餅人

五旭皮傅覷庭按骨如神
宋古文始於柳開穆修鄭條三人柳穆今有集人多
知之條蘇州人天聖八年王拱辰榜第三甲進士咸
平二年陳堯咨榜進士為之子也見修景祐三年王
拱辰榜進士及第見姑蘇科第表
宋鄭虎臣殺賈似道者吳人也其家居第甚盛號鄭
半州四時飲饌各有品目自著集珍日用一卷元夕
閨燈賓錄一卷亦見姑蘇志
李侍郎厚菴光地言聞兵部尚書索諾和公説用未熟
青黃色大柿一枚好酒煎至九沸去酒取柿食之治

失血在神效
張寶菴璽妹婿知新野縣寄李文達公賢古穰文集
寫本三十卷天順日錄古穰雜錄皆在集中予按塈
墩集云古穰集三十卷定所編者梓行已久公子尚
寶卿士欽弟錦衣千戶士敬蒐其家藏與得之四方
者復別定詮次為續集定為二十卷如右此益前集
也曾孫撰公行狀又云有和陶詩二卷和杜詩一卷
讀易記讀書記各一卷南陽李氏族譜若干卷體驗
錄一卷今本皆無之大抵公之得君與李文饒相似
才略相業亦略相當然公遇石亨曹吉祥而不死以

功名終文饒遇賊寵竟死太牢之黨則命也
鍾退谷惺論高岑云唐人如沈宋王孟李杜錢劉雖
兩人並稱皆有不能強同處惟高岑心手如出一人
此語謬矣所舉數家惟李杜門庭迥然其他皆不甚
相遠推而至於元白張王溫李皮陸之流莫不皆然
獨高岑迥不相似五言古則高古樸岑靈秀七言古
則高排奡多近調岑奇峭多變調始可同之不已疎
乎
近日金陵有刻唐詩十集者謂為予所訂或作序假
為予言云予案比為金科玉律年來於此道稍有會

者得力於是書良多云云不務駭異及訪是集閱之乃
標華亭唐汝詢仲言名大旨在通高漫士李滄溟鍾
退谷三選之鄴而以汝詢詩解附之强分甲乙丙丁
等目淺陋割裂可一笑也門人彭侍御珍示方為予
較刻唐詩十種選集集名通同應其覽與且俟後學
當寄書使正之
唐五言詩開元天寶間大匠同時並出王右丞而下
如孟浩然王昌齡岑參常建劉眘虛李頎綦毋潛祖
詠盧象崔國輔之數公者皆與摩詰相頡頏獨儲光羲
古詩意亂虎錯禾之氣田園雜牧諸篇又迂闊不切事

情而古今所稱王何也高適質樸不免笨伯杜甫沉鬱多出變調李白歌行超然復古然李詩有古調有唐調要須分別觀之

盛唐諸公五言之妙多本阮籍郭璞陶潛謝靈運謝脁江淹何遜沈宋之作則由鮑照吳筠也唐人於六朝率能見其菁華汲其菁蔓可為學古者之法

七言古詩諸公一調惟杜甫橫絕古今同時大匠無敢抗行李白岑參二家別出機杼語羞雷同亦稱奇特

杜常北宋人其過華清宮詩云行盡江南數十程曉風殘月入華清朝元閣上西風急都入長楊作雨聲今唐詩多誤收之又荊叔涉關山河在一首不知何代人僅見石刻今亦收入唐詩

六月大雷震電右安門新寺宮側雷擊一人震死者三人皆屠戶耳

吾鄉沂州有土瑪瑙紅多粗潤者佳胡桃紋者最貴亦有大雲頭花及紅絲者次之紅白纏花者又次之大者至五六尺性堅用砂鋸開作欹桌石屏林屏風之類又名錦屏瑪瑙有見格古要論者云崍州宜都縣有瑪瑙石紋理旋繞如絲間有人物鳥獸雲氣之形潮州府昭縣賀縣山與昭信縣皆產瑪瑙石有和闐招信今獲一石大如升其質鮮白中有黃龍屈盤之狀貢入內府又云黃龍府山中產柏子瑪瑙石色瑩白上生柏枝或青或黃白蒙亨使北北上遺一石大如桃上有鸜鵒如豆許棲柏枝上頗奇密州安丘縣瑪瑙石產土中水際色瑩白紋如亂絲盤繞石面成諸佛像汝州瑪瑙石色多青白粉紅瑩徹有紋理如刷絲右皆石之似瑪瑙者然梨木瑪瑙淡紅者內有花紋如柏枝亦謂之柏枝瑪瑙瑪瑙出北方及南蕃西蕃非石非玉堅而且脆有人物鳥獸形者最貴有錦紅合子斑子纏絲等名次淡水紅者曰漿水紫紅者曰醬斑有海蜇色者兔面花者皆見要論

王文恪鏊姑蘇志方技載屠謙善棊下引杜詩云屠謙不見近羅棊是亦為彈棊為奕也何怪今人沿襲之謬

莊子漁父篇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很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右數語王安石贊也予以為更勝老泉辨姦論

睢州田蘭芳梁紫寄予所著文集梁紫與商丘劉榛
山蔚同里同起侯方域朝宗之後為古文有聲梁宋
間今劉死田老於諸生皆宋牧仲中丞友也
宋牧仲撫江西一夜夢中為賦瀟湘雁立成五言覺
而憶之不遺一字詩云岸闊水無際月明春雁翔徘
徊念儔侶瀟影落瀟湘將康熙壬申四月十九日也
李焞字振雅長垣人萬曆甲辰進士好道術嘗一不
炊木火燒爐中香煙自起則呂仙降其室與籍言中
夜惟一小僮開之餘人不開也官青州知府府署後
有園前守遊者輒為祟相鑰之焞入園周視曰無他

異唯荷池中瘞萬金此為祟耳其二子請發之焞曰
金錢柴寅賓名字吾何可妄取乃復扃其門加封識
焉柴寅賓者亦長垣人時方成進士知其縣也一日
坐公堂忽對城南雲門山咄咄久之呼兩隸前曰南
山某處有兩猿厄一樵夫亟往救援無及矣隸馳往
至南門外過一僧館索茶焞坐堂上忽發怒曰吾戒
諭嚴切乃淹留僧館耶即遣急足偵之果在彼逗寸
言乃大驚急同至南山下則一樵夫與兩猿相持力
盡幾斃矣遂協力殪一猿樵夫得脫其神異往往類
此在郡無疾一日忽召二子曰呂仙召我我將逝矣

遂卒年甫五十二後十餘年柴寅賓果守青州發池
獲藏金萬富甲邑中柴歿其子不能守竟敗落李族
孫丙辰進士騰說
六月二十五日諸漢大學士滿尚書都御史漢禮部
尚書張英　賜游暢春苑泛舟　賜肴饌既而
　賜大學士王熙以　御書長春宮頌及滿尚
書人　御書扇一先數日張蒙　賜扇　御
書唐詩忽見寒梅樹花開漢水濱不如春色早疑是
弄珠人其背面畫梅一枝左都御史沙海得登登山
路行粉盡一首

諸公言在暢春苑見外國所貢玻璃瓶二一貯木去
其蓋覆即有烟自水中出夜有火發一水中貯小木
一段鈎出別以木拭之可以取火士禛按拾遺記西
海有浮玉山山下有穴穴中有水其色如火波濤灌
蕩其光不滅晝則通瀜不明夜則照耀穴外是謂陰
火木華海賦所云陰火潛然是也太平寰宇記曰不
灰木俗多為鈕子燒之成炭而不灰出膠州其葉如
蒲萍地記曰廬水側有勝火木方俗音曰檉子即東
方朔神異經不灰燼者之木也又徐無山有不灰之木
色黑似炭而無葉有赤石磨之則火發以然不灰之

木可以終日咸燠自言得不灰之木須石腦油塗之
始然右見升菴新語及方氏通雅又關尹子曰兩木
摩火生
麥粉不拘多少用陳醋熬膏貼無名腫毒神效見韻府今辭說
李中麓太常云如楊慎黑胡之易林之奇之書詩則王
氏總聞春秋則本讀經外及纂混之禮記求說多有
高出朱註之上者此外能發明經旨者抑又不止四
五十家宋刻巳古鈔再漸既再過百年俱失傳矣必
須題請之後有京板以及各書坊有鏤板始可通行
天下不然則以苟拘背朱爲嫌而經術不幸不滅秦

火矣又有與崔羣書云解詩者無論漢唐宋儒如
王氏總聞歐陽本義令黃集解錢氏詩說嚴氏詩緝
呂東萊讀詩記有高出朱上者有互相發明者古人
於詩之山水制度鳥獸草木皆爲之釋而意則欲得
之言外故夫虛心活法斷章取義者讀詩之人約也
譬諸聞人之言言則又轉述於人已不能無訛乃又強
定一一主意是皆逆志之道哉詩之病者亦之病也不
小序而詩柢爲此世儒之拘見也中麓邃於經學其
言如此
萊陽姜如農埰如須垓兄弟齊名時稱二姜如農埰

禎末爲給事中建言謫成宣城衛鼎革後兄弟遂卜
居吳郡不歸鄉里給事死遺命葬宣城以明故君未
賜環不敢首丘吾友張杞園貞作祠記書其事南北
名士多歌詠之既而遷其夫人之匶合葬於宣而葬
給事之衣冠於父母墓左予謂非禮也夫給事身値
滄桑居吳不返或歲一歸省墓或數年一歸省墓猶
可也死不首丘又不歸骨先壟顧遠葬戍所此則矯
激好名之過而害天性之恩可已而不已者也至遷
其夫人遠祔江南而以衣冠代歸葬此尤非也已不
歸葬已無以慰父母之望於地下乃幷其婦巳葬之

骸骨大去其鄉明其與父母絕矣孝子忍乎哉是何
其於君臣之義厚而於父子之恩薄也禮曰鳥獸失
喪其羣巳越月踰時則必反巡過其故鄉回翔焉鳴
號焉蹢躅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而況人乎況父
母之墳墓乎予讀思顧詩每致慨於歐陽永叔茲給
事之葬亦未敢附會以爲然聊書杞園記後以質諸
知禮者云
牛僧孺以詩謁劉夢得夢得爲飛筆點竄僧孺深慽
之至作相後幾吐劉愧悔以戒子孫故王建云人憐
考詩嚴于生平手定朋友之詩多矣率從直諒諒之

者曰多獅笑必無怪其嚴者昔為郎中時嘗為戶侍魏敏果公象樞閱其集魏以手札報謝云于論文談藝之中見吾心不欺之學魏講學故云云然不欺二字實談藝根柢耳

杜詩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序云開元五載余尚童稺記於郾城觀公孫氏舞劍器渾脫瀏灕頓挫獨出冠時按陳暘樂書云樂府諸曲自古不用犯聲唐自則天末年劍器入渾脫為犯聲之始劍器宮調渾脫商調以臣犯君故為犯聲又唐多解曲如柘枝用渾脫解之類觀此則劍器渾脫自各為舞曲之名今

人誤讀杜詩序以劍器為句而以渾脫瀏灕頓挫六字為句以為皆極贊舞劍器之妙譌謬沿襲文字中往往以渾脫瀏灕四字連綴用之可笑也

唐王叡方彈李義府曰昔事馬周分桃見寵後交劉洎書稱承恩義府因姦邪乃出身如此又小人銜所篇近

梅聖俞宣州雜詩有云一過響山畔常思路中丞中丞之中亦作竹仲切僅見於此

王弇州朝野異聞錄載何心隱事甚詳其略云心隱才高於顏山農而狠幻勝之有呂光午者力敵萬人

相與為死友嘗遊吳興幾誘其豪為不軌又與一富室子善借之數百里外忽曰天下惟子能殺我我且先殺汝繼之湖中而挾使手書取其家數百金而後縱之嘗御史耿定向遊京師與處而故相張江陵來訪既去忽謂定向曰此人當殺我呂光午又數遊豐中以兵法教其酋長事稍稍聞江陵屬江西湖廣撫按密捕之得之於嶺北見撫臣王先曾祖諱之垣不肯跪曰若安能殺我殺我者張居正也擇健卒痛笞之百餘乾笑而已遂死獄中心隱之本末如此予小時於家故籍中見先曾王父大司徒公撫楚時所刊大姦何心

隱即梁夫山嘗名不載其招案借不存矣而萬曆疏鈔乃載南給事中趙崇善劾曾王父一疏中以殺心隱為罪而曲護心隱謂公欲媚江陵而枉殺之其言比於狂吠進嘗痛心疾首於此因讀弇州所記心隱惡蹟與當日爰書脗合遂手錄之史館諸公自有公議非崇善一人之私言可亂千古之白黑者也

延綏鎮新誌花木類有後娥婆一莖作借官門花五六瓣翠色俗云舜母亦曰虞美人因虞字而傅會姝謬按虞美人即罌粟花俗名米囊有千瓣五色又名滿園春通雅曰虞美人有吳蜀二種碧雞雜志言罌

宋舒亶作虞美人曲而此花輒動先王父方伯公草芳譜云虞美人草獨莖三葉葉如決明一葉在莖之端兩葉在莖之半相對人或歌虞美人曲則葉動如舞又名舞草出雅州宋曾慥詩芳心寂寞寄寒枝舊曲聞來似斂眉哀怨裴回愁不語恰如初聽楚歌時今詩餘調有虞美人古今通詠虞姬兼舜母之名妄矣爾雅蓩葶藶之類又爲蔹北人謂之孤瀨音如瓜都即宋孫公所云瓜瓜今山東方言所云孤鄙也

惠駟字駒我濤陽人東林黨人世揚同產弟也少爲諸生去而從軍積功至延綏副將李自成寇榆林駟激厲將士勉以忠義城陷賊說降且曰若世揚弟能從我當爲權將軍駟極口罵賊賊怒磔之駟初名顯揚恥兄世揚降賊故更名云世揚子漸字碩亭爲撫邊守備亦罵賊死獨世揚降賊受僞官

來順威武堡應襲伸錄僕也主母病亟順泣曰主母如此我受撫育猶子也報恩在斯時矣自割臂肉煎進之病尋愈　覺明靈璧人從其主謝成夫婦戍綏德州幼子鏞在襁褓道棄之覺明適前行既問知其故痛哭返求之得於草間乃襁負而行後成無他出賴鏞不絶右二義僕事見譚吉璁延綏鎭志皆明時人

一産三男本朝五十年來直省何歲廢告殊不以爲異戶禮二部會題止行有司給米布而已然南唐時貞州民一産三男皆封將軍之號則侈爲非常祥瑞矣古今事不同有如此

湖來少宗伯說劉修撰克猷子壯中明崇禎庚午舉人困於公車至順治己丑赴會試初入京居黃岡會館是夜夢一神人自空而下類人間所繪畫魁星者迎呼狀元劉驚起遜謝神曰數定矣何遜謝爲是科遂捷南宮殿試果及第第　既入翰林又一夕夢人告曰君雖狀元及第然官不過五品年不過五十時適

覃恩加一級爲從五品忽請告歸歸未久病卒年四十有三卒時命家人啓聽戶作麗曰大衆迎我我逝矣又曰我東華真君第三弟子也今召復故位耳劉生平力行功過格制行不減古人

七月十三日吳人九卿寺赴暢春苑起居有旨入見於澹寧居居在暢春苑南一樓[illegible]

棲霞竹菴禪師名大成覺浪盛公弟子也有和寒山詩云我著弊垢衣衆人生謗訕我著珍御衣衆人稱切要我著毛羽衣衆人皆大笑若我不著衣何人知我妙又白鶴欲升天黃鶴不相許飛入鸚鵡洲求食

何處不干仙役手牟雙雙變毛羽兩兩竟成仙誰向

凡人謫

康熙壬子十月攝山僧丸初者誘少婦入山藏於中峯之巔淬御之忽見一金甲神人身高數丈推大石懸空而下僧驚走其婦已齏粉矣僧病年餘始愈

錦人花者山東人不持戒律酗酒以飛人皆惡之遊方至河西務居焉而飲酒食肉如故久之人頗厭苦入花一日大市牛酒召鄉黨集所親謂衆曰吾在此久適諸檀越今將行矣聊此言別衆飲至夜半起曰吾明早乃行居士輩留此勿躁須送我乃返

耳衆疑其所為天曙各至比天曉索湯沐浴拜佛竟呼衆曰居士珍重吾行矣入室趺坐而化

予昔讀三原王端毅公逸事愛其詩著之池北偶談單縣族姪溥適貽余家毅公紱年譜公事功氣節卓然為成弘間名臣當在國史昔亦載於偶談獨其詩人無知者略識於此以南道御史謫沅陵北容驛驛丞寄劉壽湖條文云殘燈煙村傍水涯驛亭喜得遠榮華閒穿洞口尋幽乳閒向江頭看野花萬粉熟時堪代飯釣船到處可為家深源本作淵避唐諱賢矣非知命咄咄書空祇自嗟以戶部侍郎竹萬安謫廣西參政謫

恨六休勞瓢泊在天邊且趁昨光度眼前地勝那同凡世界官閒真足散神仙春餘花鳥牽吟興曉厭松風聒醉眠疎懶竟能成底事幾回翻夢聽朝鞭以南京戶部尚書致政居谷亭述懷云許國何曾效愛身錢衣垂盡髮蒼新旅食棲遲廿載退怕累兒孫願受貧賜玦三為喪逐客沉湘兩度再生人秖今留得形骸在薄暮纔臨感境春

秦襄毅公生時其太夫人夢天大雷雨有二物蜿蜒棼臆內窺頭角如麟目光如電驚寤而公生年十七讀書學宮夜夢神人衣冠甚偉飲以孟水水面光浮

星月自是文思日進景泰元年公車過德州夢一龍自深潭奮躍起公攀龍角騎項而飛明年登進士第

秦襄毅公自言平生為官未嘗務為苛察行事惟任理不任情治民惟用寬恕二字御史惟用揚大節家之才一交用謂一以欽佩為主[illegible]

[illegible]

秦襄毅公以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公弟有太僕卿宗寄書云聞兩廣出入皆自都指揮以下科斂生殺權重如此在兄處之必有其道公答書曰事繁當以

無中庭之椎其當以無椎庭之如是而已

大學士兼吏部尚書李天馥赴暢春苑謝　恩回
籍守制　溫旨慰勞天馥因爲母　請封一品太
夫人瞿恭請　御筆亦蒙　俞旨頒賜天馥因
奏前恭進　萬壽節所進書畫等未蒙俯納不敢
帶回仍祈　俞旨收入內府有　旨止留劉松
年溪亭圖一軸黃庭堅書江安詩一卷范寬江雪漁
翁圖一卷趙孟頫書補仙院記一冊文徵明泥金楷
書一冊董其昌書酒德頌一卷澄泥井田硯一方皆
異數也

廣陵所刻唐詩七言律神韻集是予三十年前在揚
州啓涑兒輩初入家塾日偶摘取唐律絶句五七
言授之者頗約而精如皋冒丹書青若見而好之手
鈔七律一卷攜歸其後二十年泰州繆雷甲黃泰來
刻之非完書也集中有陳太史其年及二子增入數
十篇亦非本來面目矣

僧寶傳石門聰禪師謁達觀曇穎禪師曰此事如人
學書點畫可效者工否者拙何以故未忘法耳如有
法執故自爲斷續當筆忘手手忘心乃可此道人語
亦可謂作詩文眞訣

佛印元禪師謂衆曰昔雲門說法如雲雨絶不喜人
記錄其語見即罵曰汝口不用反記吾語異時裨販
我去學者漁獵語言文字正如吹網欲滿非愚即狂
吾輩作詩文最忌裨販所謂汝口不用反記吾語者
也

上命內閣學士戴通賞　御書賜大學士李天馥
母瞿曰貞松堂上方有璽曰康熙御筆之寶又　賜
天馥　御書一卷曰儒者當學探本原行迪醇茂
循序進德守已中虛一言一動罔有不謹嘉謨嘉猷
必以入告斯賡翕闓而爲周行之士也凡四十七
字末書癸酉倣松雪道人筆意卷首璽亦用康熙御
筆之寶

五祖演禪師綿州人造白雲端端謂曰川藞苴汝來
耶又明覺顯禪師與棲賢諟禪師藞苴不合按字書
云藞力瓦切藞䃰泥不熟貌郭一經曰出安子文贊
苴又側下切音鮓七苴查滓也糞草糟粕之類蓋謂
其但講教典未經鑪鞴所稱尚糟粕也今山東謂物
之不磨礲滑潤者及人性情乖角不平易者皆有此
稱其來古矣

今吾謂皮衣之長者曰褡褳此語最古郭一經曰半

犍移也起於隋時內官照之

鍍金吾金吾鳥名古今注云金吾棒也以銅為之黃金塗兩末謂為金吾二說不同

段干姓也老子子宗為魏將封於段干段干蓋以地為氏

居易錄卷二十一終

居易錄卷二十二

濟南 王士禛 著

沙門自魏晉已來依師為姓道安尊釋迦乃以釋為氏後見阿含經云四河入海無復河名四姓沙門皆稱釋種自是遂為定式右沙門稱釋之始程大昌演錄曰葱嶺之西餘國冠昭武為姓者皆釋種也錢牧翁釋迦方誌辨云釋種者即刹利帝王種釋姓最貴中天竺王奕世君臨居四天竺之會其散而之四方者王曰塞王民曰塞種人引顏師古漢書注釋塞聲相近本一姓也

予昔使粵過韶州得曹溪誌讀之載靈通侍者事侍者嗜酒今銅像侍立祖肉身旁像須布帽鄉人日盛一鉢酒供之供後酒化水布帽欲側考牧齋有學集侍者占城國王太子也父王遣太子及其臣五人來曹溪請六祖往彼國供養祖不許太子五臣俱立化於海濱今南華山門外有相公祠太子既化復現身為侍者獨不戒酒祖許之後得法去留一鉢寺中憨山大師入山為眾授戒又為丈啓祖座前使侍者斷酒因碎其鉢是後改以酒供之帽不成水帽不復側曹溪有室女發願繡千佛衣一襲奉供憨山大師衣

成而師已遷化衣亦貿賚林庶及師肉身自廬山遷曹
溪出龕時紫緇羅衣見風而碎遂取此衣衣之光彩
如新在庫已二十二年矣衆謂此女願力所致二則恭紀於此補
皇華紀聞之闕
先十七從祖齊音有晏公廟詩自敘謂本江中棕繩
爲怪許旌陽以法印擊之中額遂稱正神云按閩志
家猷載猪婆龍事有老漁語衆云云問其姓曰晏也如
其言上河江岸成太祖悟曰昔救我於覆舟山是云
晏公遂封神霄玉府晏公都督大元帥命有司祀之
不云棕怪也

予嘗疑晦菴議論多偏讀灼艾集益信其言曰朱文
公談道者書百世宗之愚觀其評論古今人品誠有
違公是而遠人情者王安石引用姦邪傾覆宗社元
惡大憝也乃列之名臣錄稱其道德文章夫文章可
也焉有引用姦邪而可名爲道德耶蘇文忠公文章
忠義古今所共仰也乃極詆之謂得行其志其禍甚
於安石以安石之姦則末減其已著之罪以文忠之
賢則巧索其未形之纇不特此也秦檜之姦人皆欲
食其肉者也乃稱其有骨力岳忠武之死人盡爲垂
涕者也乃譏之爲横漢儒董賈之流皆譏其疵匡衡
之言頗純粹無疵則云匡衡好佞抉其不成人之美
例如此以至諸葛忠武侯則名其爲申韓陶靖節則
譏其爲莊老韓文公則文致其大顛往來之書亹亹
千言必使之不爲全人而後已古人云君子當於有
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朱子語錄論人
皆於無過中求有過者也云云
宋吳處厚許蔡確車蓋亭詩小人也又宋史直筆言
其因神宗闕嗣上書請立程嬰公孫杵臼廟優加封
爵語極不經然神宗納其言詔封嬰成信侯杵臼忠
智侯立廟絳州其誕妄如此又按程篁墩集藏山在

太原府盂縣北五十里春秋程嬰公孫杵臼藏趙孤
於此故名旁有聖水宋立廟乃在絳州與此異
八月初三日戶部左侍郎蔣弘道接出　上諭略
曰　朕撫馭寰宇早夜孜孜以實惠及民俾登康
阜爲念廣西四川雲南貴州四省俱屬邊地土壤磽
瘠民生艱苦與腹内舟車輻輳得以廣資生計者不
同　朕時切軫懷歷歲以來屢施恩恤茲念育民
之道無如寬賦剡邊省地方非再沛優恤之恩則閭
閻無由充裕所有康熙三十三年四省應徵地丁銀
米着通行蠲免仍行　文督撫徧加曉諭務令人沾實

潭以稱　朕加惠遠省民生至意（廣西銀三十七萬有奇米七萬八千有奇四川銀一十八萬八千有奇米一萬二千有奇雲南銀一十六萬九千有奇米二十八萬四千有奇貴州銀六萬三千有奇米十萬五千有奇）

成和五年石勒稱天王奉佛圖澄彌加敬號曰大和尚今沙門出世領衆者例稱大和尚蓋自澄始

禮部題覆國子監請廣八旗中額琉查庚午順天鄉試滿洲蒙古原取中舉人十名今增六名共取中舉人十六名漢軍原取中舉人五名今增三名共取中舉人八名辛未會試滿洲蒙古原取中進士四名今增二名共取中進士六名漢軍原取中進士二名今增一名共取中進士三名奉　旨依議自康熙三

十二年癸酉科始

雲谿友議載李翺在潭州席上有妓舞柘枝者顏色憂悴問知爲蘇州韋中丞女殷堯藩當筵贈詩云姑蘇太守青蛾女流落長沙舞柘枝云云李乃於賓榻中選士而嫁之輟耕錄載宋姚官翰林學士日玉堂設宴歌妓中一人秀麗閑雅徵探問其明之故而訴曰妾理宗朝人貞内山之後也遂白丞相三寶奴爲落籍嫁小史黄某[illegible]與貝闕有詩記事云炎木建寧女遠[illegible]翁云云此皆好事者爲之婣婣若子乃竦大賢亦[illegible]以小人傾宋隕翁至有帷薄不修之誚可謂

無忌憚之尤者矣友議出[illegible]范攄手鄙俚不足道陶宗儀元末名士乃亦爾可怪也

律八議條下罪至死者唯云准犯依律合死不正言云云取自　上裁近自吏部侍郎胡簡敬貴州巡撫都御史衛既齊二案九卿詹事科道會議　上聞始發此例注云所以使應議之人咸知自重而不犯法也仍當依律爲得體

九月十六日　上諭江浙二省今年憂旱雖不成災秋收量必有限若漕糧照常徵收起運恐民食將至匱乏朕爲此常切軫念除浙江漕糧已經數于今

年蠲免外其江南漕糧今年或三分免一或免一半俟至該省應蠲年分將今年所免米石照數補徵起運於漕糧既無缺少官民大有裨益着滿漢大學士等會同戶部堂上官倉場侍郎等作速確議具奏次日士禎同戶部尚書[illegible]王騭左侍郎蔣弘道總督倉場侍郎常書等赴内閣會議得江南今年漕糧應遵　上諭蠲免十分之三先是二十年十二月奉　上諭遞蠲河南湖廣江西浙江安徽蘇松山東等各省漕糧今年已蠲[illegible]漕米五十六萬三百石有奇副以浙江旱災巡撫張鵬翮疏准將康熙

三十三年之錫免倍於三十二年又錫米七十萬四千九百石有奇江南又錫三分之一上下江共計米五十四萬七千九百九十石有奇　浩蕩之恩振古罕覩漢之賜租何足道哉士禎適待罪度支日覩
皇上憂民之切如此因恭紀以示後來

按各省漕糧額數每年共米三百五十六萬九千二百五十五石今康熙三十二年江西錫米五十六萬三百七石零浙江預錫米七十萬四千九百七石零江南預錫三分之一計米五十四萬七千九百九十四石三省共約錫一百八十一萬二千石有奇京通各倉現存歷年支剩米八百三十萬五千五百二十石有奇每年應支官俸兵餉米計二百八十七萬五千六百石

陳君說康熙癸酉黃旗下一撥什庫家有一女年四歲矣女初生時其室書櫥中忽有金石絲竹之音日夜不絕屢延法師厭之不效是歲重九前女忽告其父母曰兒將歸矣遂示疾一日腹中如撾鼓聲震動屋瓦疾亟自內出舉家惆駭頃之女卒矣

癸酉鄉試江南以少詹事李錄予爲正考前此所無

褚河南臨子敬十三行有宣和書譜後有淸和堂圖書印晉府圖書之印內府書印鈐山堂印天籟閣小印尾又有晉府圖書之印　獻之洛神賦遺跡頭尾外得一十三行都二百字重加整背祥符八年八月十日周越記又括蒼周密觀熙寧十年九月廿七日三衢官舍書又梁丘孫亞夫熙寧丁巳仲冬十八日雙檜堂觀又建康王廣武林張彥中吳興茅鐔同觀於淸心堂元祐丙寅秋七月二日又三茅翁丁卯八月八日觀不書年號不郁項氏故物也

癸酉夏鄒平民家婦薛氏者娠十二月矣腹中脹痛不可忍啾啾有聲日漸骨立臨蓐有物蜿蜒而下則

蛇也凡下二十四其婦竟無恙前數年長山黃莊有少年入智井探雀鷇得一卵含置於口其卵不覺嚥下久之腹中啾啾有聲見肉則吞啖不休食兼數人一日之舅家食肉畢倦寢几上有餘肉舅見少年口中一蛇出半身直向盤中啖肉急擎之蛇墮地顛蹶幾可畏乃殺之少年絕而復甦服藥半載始愈

以襄陽水衣至南州梁氏有　旨停罷

李厚菴也則馬說泉州僧定因者膂力絕人尤精少林拳棍弟子習其伎者數百人每有遠行輒炊米數斗盡食之途中可數日不食將歸有虎搏甚食人

當迯算太守必欲殪之集兵士丁壯千人持利械以
往虎負嵎眈眈無敢近者定因適以事至衆望見之
譟曰事濟矣羣走告之定因曰殺虎易耳顧此虎非
他比須鐵鈀五十斤者乃足制之耳遍試無當意者
僅一幾滿十五六斤曰此稍可耳然不能制其死命
須弟子一人同行乃可以槍授弟子已持鐵鈀先之
未至十步外虎怒騰起數丈直取定因者三皆避之
怒以鈀擊虎首虎呀既鈀折急呼弟子以槍刺之自
喉達尻虎立斃官重賞之不受而去時臺灣方竊據
漳泉閩拳勇少年多往從之往往得官定因不屑也
或厚遺之亦隨手散去卒以老壽終
以兵部督捕右理事官顧藻為內閣學士兼禮部侍
郎內閣學士王尹方終養歸
有 旨停止今年秋決其可矜者仍分別減等以
聞
十一月初一日 頒康熙三十三年時憲曆於午門
是日琉球貢使行禮
初三日 皇太后聖誕 皇上率 東宮諸
皇子諸王行禮其未入八分公已下尚書已下百官
行禮於午門

琉球國中山王尚貞謹奏表上言伏以布教溢中華
設庠闢洙泗之秘觀光來異域執經分泮水之光棫
樸稿中時展縹緗歌夜月杏花壇上長垂衣帶拂春
風書動儒林歡騰海國恭惟 皇帝陛下允文允
武乃聖乃神 王澤廣敷措一代於利樂賢親之內
文風遠播範四方於詩書禮樂之中臣貞覩海有懷
望泮徒歎眷中山而傾印綬蠟封久切帶紡之榮入
國學而奏典章虎觀不遺絳帳之選一之以聲音點
畫口誦心維教之以節義文章耳提面命況夫冬裘
夏葛授衣盡內府之藏饌之朝饔夕餐賜食悉天府
之餼恩深似海難忘推解之渥滂沛如天莫報栽成
之大雖三年國子敢云得九丘八索之微言而一介
豎儒尤幸闢四書五經之大旨矧為養親念切 君
門上重譯之章何意邀下恩殊 天闕賜還鄉之詔
歸而首忠言孝咸知君父之尊因當獻藻勵芹聊表
臣子之敬伏願卓書一統正昌篇方有分土而無分
民到處咸幾化駸下得大才乃得人用何人錦繡不
曾中幸且耳目股肱不出圖書之府亦使東西南北
無非翰墨之林矣臣貞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
至

禮部爲重修闕里　聖廟告成　疏請遣官告祭奉
旨遣亂祉告祭　皇第三子也皇第四子皇第八
子皆從行以十一月初六日行禮　上之崇儒重
道如此十月十五日啓行禮部左侍郎席爾達兵部左侍郎朱都納從
十月初五日辰時補行　經筵於文華殿滿洲講官
吏部尚書庫勒納兵部尚書索諾和刑部尚書圖納
吏部右侍郎傅臘塔禮部左侍郎席爾達掌翰林院
事學士兼禮部侍郎傅繼祖漢人講官吏部尚書熊
賜履禮部尚書張英兵部尚書杜臻以病不與刑部尚書翁叔元工部
尚書李振裕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彭孫遹戶
部右侍郎王士禛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王封濚以病不與侍尚書張英侍郎
傅臘塔講中庸誠者自誠也章侍郎彭孫遹學士傅
繼祖講尚書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至四夷來王講
畢　上還宮　賜宴太和門
初八日巳時　東宮會講主敬殿講官滿刑部右
侍郎兼詹事尹泰少詹事努赫漢禮部尚書兼詹事
張英翰林院侍讀學士李鎧講中庸博學之節尚書
旅獒不役耳目百度惟貞六句講畢　賜茶文華殿
門
九卿詹事科道會同秋審畢有人命二案擬議未愜

于不敢默至九月二十八日刑部傳集天安門覆議
僉題予乃侃侃言之滿太宰庫勒納公以下幸皆虛
懷以聽三案悉得平反三案者其一於相元聊城縣
人年七十五矣舊買薛愼言之田契價久明而愼言
之孫小喜自鑲黃旗下逃歸挾索相元起質其屋所之
不聽相元不得已款以酒食予以錢帛不受而索金
乃議往市易白金給之鄉保以其旗人也羅縶而行
縶急脰絕遂死有司當相元故殺予謂旗人索詐原
有禁例況小喜之死死於縶非死於毆殺也且相元
年七十五老矣於律例亦宜末減得改緩決其一王
訓太平縣人太學生也其父者佐與封者佐父與其
行財人鬪中鍵中鍵不弔莫者佐以逋欠告之縣中鍵
因妻激怒輒欲毆往王氏辱詈者佐不能堪毆之斃
途姦發死有司索賄不得遂當訓故殺予謂此一事
京韓七大夫皆言其冤且訓甘代父罪至擬大辟其
父已死是一命已有一抵況向來秋審凡以救父殺
人者原情率從末減況訓實不殺人又身甘代父反
不得原非所謂予得汲可矜其一爲待堯齊同縣人
有族人孫懷德幼子□□者毆傷其父名得堯怒掌
擊之阿□又嗾使刀在側得堯取而刺之中要害

死當以故殺予謂此鬬毆非故也得改緩決勞書升之辨通政梅桐厓鋗大理皆極歎服謂公平反三獄吾儕今日集議不虛此行矣予每遇秋審 朝審必盡言以俟諸公決擇不敢緘口類如此耳
康熙三十年秋審有衡陽縣人蕭儒英者素挾左道惑衆會有鹽商王子明宿逆旅夜失三百金募能緝獲者重酬之江西士人瓚龔與妻蕭氏僑寓於衡屏而貧儒英語商能入冥司知盜主名翌日又云已至冥司見青面鬼王示以盜即瓚龔也遂率其黨東張飛等禽龔至訊拷之又禽蕭氏拷之以其少艾復逼

姦之巡撫止擬強姦律絞先是予在都院謂儒英罪狀不止是當改照左道律斬庶足蔽辜如撫擬秋審或邀矜緩則大姦漏網龔夫婦冤弗伸矣司寇以書題難之予乃要以秋審必不可從末減司寇然之是年奉 旨秋決停止三十一年秋審予仍司寇及三法司諸公復理前語皆曰公言是遂寘儒英於法
又楊成者京師細民也貸旗人某甲錢會新年成往省父母妻某氏獨處室中甲適索逋至窺成未歸乃遷延至暮入室挾姦明日成歸妻泣訴之成往甲所詰責甲傲然不屑反毆擊成成走甲持梃逐之成急顧市肆有小刀取擲之中甲要害而斃法司當成故殺斬予力持言凡故殺則有必死其人之心有必死之之心則必挾挺刃以往今成徒手往而反為甲毆逐急而倉皇取他人之刃以禦之是誤殺非故殺也二律懸殊況甲強姦其婦罪固應死乎遂改擬可矜奉 旨末減亦予在都院時所爭之獄至三十一年 朝審得改正者與蕭儒英之獄一出一入皆不敢從衆也
十月初十日內閣奉 上諭朕聞山東省今年九月間曾有蝗起其遺種必已在地今年雨水較多若

來春稍旱則蝗蟲復生不可不預為之計宜及早將田土悉行耕耨俾蝗蟲為覆土所壓爛則勢不復孳縱稍有遺種明歲復生地方官即各行設法驅捕不致蔓多大有裨益着交與戶部作速移咨直隸山東山西河南巡撫通行曉諭所屬地方將田土於今冬來春務急耕耨以殄蝗患如有不能遍耕之田蝗蟲復生亦必速行驅捕勿至為災
十月十二日奉 上諭諭戶部陝西西安鳳翔二府地方連被災傷朕多方賑救蠲租又招集流移散給牛種然後四方他徙之民漸次復還鄉里今

歲功未足百穀皐成而人民甫脫饑寒未饒生計
若見歲應徵錢糧卽令輸納誠恐閭閻儲蓄終難充
裕西鳳二府屬被災州縣衛所康熙三十三年糧米
照舊徵收外其地丁銀兩著通與蠲免爾部卽行文
該督撫嚴飭各屬遍加曉諭務俾均沾實惠以稱朕
愛養休息至意
十一月初二日　駕謁　孝陵
二十一日　駕入部院諸臣集朝房午後傳戶部
堂上官至　乾清宮西暖閣　諭免順永保河四府
錢糧

上諭諭戶部　朕謁　孝陵沿途體察民生今
歲雨水頗多田禾失收米價亦貴來春至夏米價愈
貴民食必致艱難不得不預爲籌畫朕意將通倉米
每月發出萬石較時價稍減糶賣止許賣與窮民不
得賣與多收販賣商賈似有益於民生爾部會同
倉場侍郎議奏部議遵行于今年十二月起至來年
麥收米價平賤之時停止
輪菴和尚名同揆明相國文文肅弟震亨之子少爲
諸生名果字園公出世爲常住雲南大理府蒼洱海
叢談云大理一名葉榆唐城狄青討儂智高史稱

智高走金冠衣而逝不知所終終不知其終於大理
也今其宅遺冢尚存又云感通寺在府南十里點蒼
山麓摩騰竺法蘭建楊升菴先生寓止寺前之小閣
題曰寫韻樓四壁皆公墨妙路駹則雞足雪山橫亘
雲表明末滇許人唐泰大來雍染號擔當和尚亦寓
此院壽九十餘而化又云三塔寺內有黃華老人草
書石刻字大如椀相傳以麻楷殼離墨汁書之老人
宋元間人自江右來此久之仙去其詩即挂鏡臺西
桂玉龍半山飛雪舞天風寒氣直上三千尺人道高
嶽避暑宮云　士禛按黃華老人即金翰林修撰王庭

筠字子端此四詩有真蹟石刻在汾州府學朱翰林
彝尊吳徵士雯皆曾見之蓋李中溪元陽倩佛摹刻於
點蒼洞真人仙會爲仙耶又云蒼山中巖公號雪山
栩物即如來者幻之地皆有符樹木香幼有鳳眼
祠有大士木桃其木十月　桃皮香長新又木呂鶴
鹿皆有見又云洱海每八月望夜每中出珊瑚樹
高數丈冬月大風舟不倒卓起火光如山又云雞落
關[illegible]果如龍眼紅黃色土人謂之[illegible]叫燈入口咀嚼
[illegible]也又云[illegible]塔寺有三塔[illegible]里[illegible]望見
[illegible]高四十八丈十六級絕頂用角範四金

鶩各高二丈塔下人以巨石投地金鶩輒昂首而鳴音響清越又云大理爲龍窟逆藩吳世璠將滅時太和城上晴天正午一白龍長數十丈飛舞雲際萬目共覩良久歸蒼山是歲大兵入境不血刃而定

十一月二十五日奉 上諭 朕念切民生時廑宵旰或在宮禁之中或經巡省之地務以綏[illegible][illegible]之備悉諮詢其從各省來京陛見官員及往來差使人等亦無不以該省雨澤曾否應時田畝有無收穫并閭閻資生情形一一體訪比年以來因國家經費尚充遂將各省地丁額賦及舊欠錢糧節次蠲免即從

前未經停徵之漕糧亦逐年免徵總欲使編氓蒼生培固元氣以躋於家給人足之風今歲畿輔地方雖禾稼未穫秋收初意小民餬口之需猶足資給未必生計遂臻艱難頃者展謁 山陵沿途察訪民隱見今歲雨水過溢田畝被淹沒者甚多穀耗不登米價翔貴又聞順天河間保定永平四府所屬皆然目前米價既貴將來春夏之際窮黎益踴小民必艱粒食此 朕目所親睹若來歲錢糧仍然徵收朕心實有未忍順天河間保定永平四府康熙三十三年應徵地丁銀米着通行蠲免所有歷年積欠悉與蠲除行文該撫曉諭各屬務令人沾實惠以副朕子育黎元至意

李皓白逆士也順治中居南嶽之九仙觀一日與巴陵舉人李粲立觀前忽見水簾洞口有殿閣廊廡三四重前後皆松杉歷歷可數久之乃不見即朱陵宮故址也

王肯堂太史筆塵云關內劉貽哲謫海南市舶提舉云見一犀杯注酒盡則日夜則月見於酒中酒盡則隱又見一珠自然作師子形纖悉畢具

衍聖公孔毓圻 奏爲恭謝 天恩事康熙三十

二年十月蒙 皇上以闕里 聖廟新成 特遣皇子告祭於十一月初六日致祭禮成謹望闕叩頭謝 恩訖臣欽惟我 皇上日御講筵契詩書易禮春秋之奧躬親庶政接堯舜禹湯文武之傳乃聖心益隆俎豆而寵光遂賁几筵 特遣 皇子告祭 皇子肅將祀事祼獻加虔升降從容欣覩恭覩之人體始終恭恪共欽精白之衷維時風清雲朗日麗星輝凡夫幽明交感莫非誠敬所孚臣遭逢盛世感激 天恩爲此具本跪捧親齎詣闕恭謝謹具奏聞

十一月二十五日冬至　上親祭南郊次日
御太和門行慶賀禮畢諸王羣臣詣昭德門行
東宮慶賀禮

康熙三十三年歲需兵餉戶部派撥各直省總數

直隸歲需銀八十九萬七千九百一十四兩三錢一分零河南銀二十萬六千七十五兩七錢一分零山東銀三十八萬二千九十二兩七分零山西銀五十六萬八千四百八十四兩三錢二分七釐零陝西銀糧一百四十二萬八十一兩七錢一分八釐零甘肅銀糧一百五十一萬二千三百一十七兩五錢八分九釐零安徽銀五十七萬五千四百二十一兩九錢零江蘇銀八十萬五千一百一十九兩四錢九分零江西銀二十七萬八千四百一十二兩六錢二分零浙江銀一百九萬六千四百九十兩二錢七分零湖北銀六十二萬九千八百六兩八錢九分零湖南銀三十七萬七千六十五兩一錢三分零福建銀一百五十萬一千一百九十七兩九錢一分零廣東銀一百五十萬九千八十三兩八錢一分零廣西銀三十七萬五千九十二兩九錢八分零四川銀七十五萬二千七百五十六兩九錢三分零雲南銀八十七萬四千二百一十二兩五錢五分零貴州銀四十萬六千一百六十四兩三分零　已上共歲需銀糧一千四百一十七萬七千七百九十兩二錢一分零

三十三年兵餉各直隸協解總數　山西協解直隸銀二十萬兩山東協解陝西銀八十萬兩河南協解陝西銀二十五萬兩河南協解甘肅銀四十五萬兩河東運司協解甘肅銀十萬兩兩淮運司協解安徽銀一十萬兩兩浙運司協解安徽銀一十萬兩兩淮運司協解湖南銀三十萬兩河南協解四川銀一十萬兩山西協解四川銀二十八萬兩陝西協解四川捐納銀二十萬兩又河南協解四川銀一十五萬兩預備三十四年春季兵餉安徽協解雲南銀二十萬兩湖廣協解雲南銀四十萬兩江西協解雲南銀二十萬兩預備三十四年春季兵餉江蘇協解貴州銀三十萬兩安徽協解貴州銀一十萬兩預備三十四年春季兵餉　已上共協解銀四百二十三萬兩

三十三年除派撥兵餉外各直省存剩銀數　直隸存剩銀八十九萬六千七百二十兩零河南存剩銀一百六十萬二千九百七十兩零山東存剩銀二百五十九萬九千七百兩零山西存剩銀三百四十七萬八千八百五十兩零陝西存剩銀糧二百六十七

萬一千一百八十兩零甘肅存剩銀糧七十七萬九
百五十兩零安徽存剩銀七十八萬三千七百二十
八兩零江寧存剩銀二百一十五萬二千八百兩零
江西存剩銀一百八十二萬五千八百四十兩零浙
江存剩銀一百四十五萬四千四百一十兩零湖北
存剩銀一百一萬六千六百九十兩零湖南存剩銀
七十一萬三千三百兩零福建存剩銀五十一萬九
千兩零廣東存剩銀七十六萬七千七百一十兩零
廣西存剩銀四十萬三千二百五十五兩零四川存
剩銀一十一萬八千三百五十兩零雲南存剩銀六
十九萬一千二百二十兩零貴州存剩銀六萬二千
七百二十三兩零關稅存剩銀六十萬七千一百五
十三兩六錢零長蘆運司存剩銀五十四萬四千二
百七十五兩零河東運司存剩銀四萬四千三百三
十一兩零兩淮運司存剩銀一百五十六萬八千四
百三十四兩零兩浙運司存剩銀五十三萬六千七
百五十兩零　已上共存剩銀二千五百八十三萬
三百二十九兩零

居易錄卷二十二終

居易錄卷二十三

濟南　王士禛　著

天台山慧明寺有陳智者大師手書方等陀羅尼經四卷前三卷久亡宋僧元通倣大師書補完之別書後一卷以備亡失明嘉靖中有郡守取去大師手書一卷今存者皆元通書吳江潘簡討次耕遊天台見之云第四卷筆法精勁神采奕奕知郡守所取乃元通書耳大師手蹟故在也

潘次耕云從天封上華頂惟善興寺有衆三十號叢林然亦編茅代瓦其餘小小茅蓬散處巖谷中卑棲偶隱一瓢一衲齋鉢不繼有巖阿澗曲間值團瓢獨木爲橋老樹縛屋落花不埽經聲琅琅爲聖爲凡不得而知也予謂風穴沼禪師單丁七年日乞村落夜然松脂倚遇禪師住法昌無僧從開爐日擊鼓上堂爲泥塑十八羅漢說法有偈云法昌今日開爐行腳僧無一箇只有十八高賢獄口圍爐打坐諸方傳之固知真善知識未必開堂領衆千百爲羣如吳越間習氣也

近歲吳中洞庭山民金姓者入林屋洞深處見清水一泓中有玉大士像及銅龍數枚攜歸既而大病人

有分取銅龍者輒不痛亟送還故處乃已
寒山子有二皆載天台山志其一卽寒山拾得文殊化身其一道士李褐遇貧士去數日復乘白馬來謂褐曰頗知寒山子乎卽吾是也見續仙傳
僧正潮譜可所述未允山西巡撫噶爾圖之言也
王少宗伯掞菴說黃州大堂寺佛龕中忽有鬼物爲祟住持僧晨興瞷擊其首甚患之會歲除乃炷香佛座之前熾炭於爐而借寓鄰寺避之元旦忽覩寺中火光市人驚入視之乃一獨腳鬼醉臥佛殿上鼾睡未醒僧急取鐵索穿其臂衆縶諸殿柱鬼醒叫呶怒詈以其一足擊人終不能脫日將晡一童子於佛殿後覩神首像掌中見一紅果色如珊瑚圓如龍目異之取示衆人方傳玩鬼忽奮臂攫去吞口中卽遁去不見唯遺鐵索在或曰此所謂夔魍魎也
以前巡撫貴州僉都御史田雯爲刑部右侍郎刑部右侍郎李遊給假歸
甲戌元旦　上御太和門受朝賀諸王百官仍詣昭德門行賀　東宮禮
上諭直省學院須得人　命九卿會舉如陸隴其鄒嗣堯其人者時隴其已歿辭有　特旨以兵部右侍郎李光地提督順天等處學政直隸守道參議鄒嗣堯提督江南學政以翰林院檢討顏光敏提督浙江學政
女郎徐元象字奇孺黃州廣濟人舉人張楚偉字小湄配詩文有倩才其京口寄父書云兒自離家未離掌膝江頭道別意緒悽然舟行風水便利逐達京口江南佳麗過眼放陳廣谷大川靡能記憶易氏出鮑明遠大雷岸與妹書與兒讀之如賦如頌蓬窗瑣瑣根不能竟所思官舍清半几案如條挑燈夜坐日起奉甘旨晨昏戀切切耳阿爺阿母無恙四時之序成功者退山林觴詠陶情暢適何必紆拖青紫乃稱貴乎又送外絕句云送君入楚江悠悠歸路長一去隔千里魂夢伴瀟湘
無錫顧秋紹　夏老儒也以理學名東南與予未相識特寫浦舍人長源東舟生集四卷相寄并示所著孝經問業予深愧其意會同年秦翰德雷仙松齡書來亦許鈔宋王質詩總聞及王舍人孟端集相寄十峯山人錢礎日肅潤選予詩六卷亦至皆梁谿人也
戶部疏覆直隸巡撫郭世隆爲謹陳被災等事奉
旨依議速行州縣積貯米穀減價發糶於民生大

有裨益霸州等被災地方所有積穀除散賑外餘着
減價發糶其沿河一帶景州等各州縣衛著將山東
漕米每處截留二千石亦發糶以平米價爾部行文
該撫責成州縣官實心奉行務俾小民均沾實惠
朕不時遣人稽察如民間不沾實惠將該管官一
併從重治罪自去冬至今凡奉　旨兩糶官米減
值以平市價矣　聖謨洋洋可爲萬古救荒良法
彼過糶者眞盛世之罪人也
二月初三日巳時舉　經筵於　文華殿滿洲講官
吏部尚書庫勒納兵部尚書索諾和刑部尚書圖納

吏部右侍郎傅臘塔禮部左侍郎席爾達右侍郎多
奇漢人講官吏部尚書熊賜履禮部尚書張英兵部
尚書杜臻刑部尚書翁叔元工部尚書李振裕吏部
右侍郎彭孫遹戶部右侍郎王士禛禮部右侍郎王
封溁侍尚書庫勒納賜履講孟子言近而指遠者善
言也二節尚書英侍郎傅臘塔講易經繫辭易之爲
書也廣大悉備五句講畢賜宴　太和門
命吏部尚書熊賜履兵部尚書杜臻兵部左侍郎王
維珍工部右侍郎徐潮爲會試主考
二月初九日　命戶部右侍郎王士禛署兵部事

凡　經筵　駕將出滿洲禮部尚書侍郎二人候
於　乾淸門導　駕前行至　文華殿門然後就
坐講畢　駕還宮仍前導至　文華門而止滿漢
掌院學士赴　乾淸門恭繳講章故學士往往不獲
與宴
田滸亭少司寇雯說貴陽府城西有泉應十二時消
長泉上刻石記時刻候之百不爽一滸亭名之曰信
泉
楊君謙盧陽客記云東坡子孫在六安不知何據戶
部主事趙琯郟縣人來謁予問二蘇公墓云尚有後

裔爲奉祀生員守冢云客記又言伊川子孫在英山
二月十五日巳時　東宮會講於主敬殿講官漢
禮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張英滿刑部右侍郎兼詹
事府詹事尹泰講孟子君子深造之以道一節滿詹
事府少詹事努黑漢翰林院侍讀學士李鎧講書經
說命惟學遜志務時敏二句講畢　賜茶文華殿門
門人莆田林石來麟焻以禮部儀制司郎中出督貴州
學政云去年在閩得王文成公龍岡漫興詩墨跡一
卷蓋公謫龍場驛時所書屬予跋其首章云投荒萬
里入炎州却喜官閑得自由心在夷居何有陋身雖

史隱未忘憂春山亦服時相問雪窯鑑與每獨遊擬
杷犁鉏從許子漫將弦誦比言游若爲之兆者按文
成以疏救戴銑等忤逆瑾貶黜之龍場驛作何陋軒
居之日夜默坐頓悟致知格物之旨辨文襄書爲提
學闕貴陽書院親率諸生北面事之蓋公平生之學
得力於龍場時居多觀卷中五息可想見其無入不
自得之樂石來問之名士私淑文成有年故以倡明
絶學勗之文成書遒勁似山谷
姑孰曾森字滄波明光祿卿履吉子年七十矣示所
著蕭灑堂集文頗有奇氣其霍光論以弁褉例之最

有見
二月二十八日過曉會元裴之仙江南丹徒人
尤翰檢梅菴侗寄都元敬南濠文略寫本凡六卷其
後一卷郎金雄琳瑯諸碑跋也又楊君謙雜著寫本
若干卷文曰燈隱末藝曰攢稿集詩曰齋中拙詠曰
都下贈僧詩曰菊花百詠別有所謂金山雜志（[illegible]）
廬陽客記者客記最倣古有史裁其自序云虞守馬
汝礪以儒紳來迓遂赴之由夏涉秋始歸於廬之風
土頗能記憶暇日因輒之筆札命曰廬陽客記馬君
名金蜀西充人予同年進士博敏好文禮予良厚惟

著書則鮮合云按馬嘗刻汪蘆洋溪文粹於廬者亦
文雅非俗吏予嘗記其前生事於皇華紀聞君謙又
嘗修吾鄉章丘縣誌稱善本云南濠題跋極稱安福
顏馥倅陝州誌得古人敘事之法登封令李君新誌
去取甚嚴敘事有法二誌予所未見併記之以待訪
三月戶部尚書王騭原品休致內閣學士兼禮部侍
郎李應薦都察院左都御史董訥罷
辛未科庶吉士散館　御試於暢春苑授史職者
二十人（內張豫章戊辰一甲第二人錢名世徐日暉戊辰庶吉士）留館教習者二人（一甲第三[illegible]戊辰庶吉士[illegible]）
以知縣外用者八人（惠周惕[illegible]戊辰庶吉士）革職者

一人（張瑞王戊辰庶吉士）
翰林院滿洲学院學士傅繼祖罷以戶部倉場侍郎
常書兼掌院事
上諭諭戶部山西平陽府澤州沁州所屬地方前因
蝗旱災傷民生困苦已經蠲免額賦並加賑濟而被
荒失業之衆猶未盡甦幹寧其康熙三十年三十一
年未完地丁錢糧及借賑銀米若仍令帶徵刻期完
納誠恐閭閻力絀益致艱難着將所逋欠錢糧三十
八萬一千六百餘兩米豆二萬八千五百八十餘石
通行蠲除用紓民力爾部行文該撫嚴飭該府州縣

官悉心奉行務使人沾實惠倘有已完在官捏稱民欠及已奉蠲免仍復重徵官吏作奸侵漁中飽一有發覺定以軍法從事斷難不宥爾部即遵諭行特諭

三月二十三日　上御太和門傳臚第一甲及第二人狀元胡任輿江南上元人榜眼顧圖河江南江都人探花顧悅履浙江海寧人二甲傳臚汪倓江南長洲人汪辛未中式

總督雲貴兵部右侍郎范承勳擢都察院左都御史

原任內閣學士田喜霽補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四月十三日　御保和殿親選庶吉士汪倓等三

十九人滿洲七人俱改庶吉士辛未補殿試入選者四人汪倓長洲人王頊齡華亭人張成永海寧人五皆南人

是科經房得人最盛者翰林院檢討彭直上如傳鼎甲二人胡任輿顧悅履庶吉士四人黃龍眉貴中理周起渭殷元福也直上鄧州人故布政使禹峰而逵之子諸生時執經於予任輿以辛未受知於予倘得而復失之後知為任輿名解元也惋歎彌日今乃受知直上信遇合有時文章有神也聞任輿少時嘗夢登高山手摘香櫞二枚自吟詩云手弄雙元小天下至是果驗胡辛酉江南解元

慎菴少宗伯封濮言明末楚中某公官雲南過一山險絕處與夫失足其愛女墮山澗中謂必無生理號泣而去任滿遷官去滇再經其地設祭招魂而哭女忽自空中飛至家人皆驚以為鬼也詢之曰女人也非鬼也當墮澗時自意必死比及山半罥於樹得不墜久之饑甚然不得下乃解帶繫樹徐緣而下其下乃無水潤草甚香試采食之遂不饑四望皆絕壁不通人久而安焉茹草既久遍體生毛遂能輕舉意之所至翩然赴之捷如飛隼遂遊行澗中聞父母呼女名字故來耳父母欲攜之歸不可曰此中甚樂不思家也復飛而去

大鐵椎者不知何許人亦無姓名嘗為懷慶清華鎮宋氏客宋善技擊遠近多就學號宋將軍客貌寢右脇挾大鐵椎重五十斤飲食不暫離其椎鐵柄摺疊環複如鎖上鍊引之長丈許有陳燦者嘗過宋與客同宿夜半客曰我去矣言訖忽不見視牕戶皆扃如故昧爽醒客已在榻鼾睡矣一日辭宋去曰吾數殺賊奪其金皆伉我久居此禍且及君今夜夜半約決鬪某所當往赴之宋欲往助客曰不可賊且衆吾欲護君則不能快吾意奈何宋強與偕將至謂宋曰君但登堡望之慎不可近時星光照曠野百步見人客

馳下吹觱篥數聲須之賊四面集約二十餘騎操弓
矢步從者百餘人客大呼揮其椎左右擊殺馬步三
十許人餘皆潰竄又大呼曰吾去矣遂向東馳去疾
如鳥隼莫知所之寧都魏禧爲之傳
人知李北海文學本於父善不知善文選學本於其
師曹憲也憲江都人隋秘書學士常注廣雅以昭明
文選授同郡魏模公孫羅江夏李善於是其學大興
見唐書儒學列傳
嘉靖二年蘇州太湖中龍與蜂鬭龍自雲中直下其
爪可數十丈蜂於水面旋轉如風仰噴其涎亦數十

丈三四日乃巳後漁人得死蜂殼可貯粟四五石
上諭禮部取蘇州廢藩生員林佳璽充內官學漢文
教習　旨曰教　朕書林師之孫其家甚貧（玉岩）
故舊不遺如此眞帝王之盛節也恭誌之
愼菴少宗伯言河南某府縣有人（眞姓）因避黃巢之亂
入山久之無所得食日采松栢葉食之遂絕煙火凡
坐巖洞中始則有虎豹虺蛇千百遶之不爲動繼又
有夜叉鬼魅之屬變態百出終不爲動又久之乃無
所見時時出遊人間其二十餘代孫皆屢見之所止
輒數日爲之抱子至盤蝨坏戸輒坎土穴竇其中置

發聲始起康熙十年其縣令有子病癰醫皆謝去胥
史或言某仙人能療此疾若因其裔孫以禮虔請宜
可致令如其言果至令夫婦焚香跪拜呼以仙人摇
手避謝不敢當令其子出望見之曰無害也命作土
室僅容兩人爲穴通飲食扃其戸戒家人不得潛窺
五日後聞擊戸聲乃啓其扃子出已豐腴如平時病
霍然矣父母問之云初入兩人皆坐以背相抵其背
熱如火不可當戒勿移動既又抵足臥足之熱又甚
於背遂覺精神頓王肌肉復生不知沉痾之去體也
令謝之金不受送之布取其四遂辭去途遇乞者輒

予之比出郭布已散盡令使人隨之其行如風奔馬
不能及歸報令歎息而已又云其狀貌似五十許人
也
潙陽州王翁者夫婦皆奉佛里稱善士年五十無子
始舉一女甚明慧授以書輒能強記翁媼晨夕禮佛
女輒膜拜於後年十五一夕就寢夢寐中若有衆捧
持之以手撫摩者晨起如廁則變爲男子矣康熙巳
巳春鄖陽鎮帥致之署月餘乃去予門人衞台孫凡
夫曲沃文清公子也時知府事親見之其客慈谿馮
之俊至京師述之如此

曲沃賈中丞漢復巡撫陝西日有民婦孕二十月不產一日忽從左脇迸出婦昏仆而死其子至今尚存西安又一民婦孕將娩暴卒殮且葬矣一日其夫過市見一婦人攜竹筐前走衣飾舉止悉如其妻心動尾其後遠出城郭婦人直趨墓所忽不見卽妻葬處也告於官啓而視之發土及槨輒聞兒啼棺已開矣兒坐槨中旁有竹筐貯餅餌如初飼兒口中者翔其妻則無生氣乃闔棺仍瘞之取子以歸與生人產者無異二事亦凡夫說馮述之云

命戶部總督倉場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學士常書禮部尚書兼翰林院掌院學士張英教習庶吉士又

命侍讀張榕端等八人教滿洲漢軍庶吉士詩賦古文

說文云人葠字與參同扁鵲云有毒或生邯鄲三月生葉小花核黑莖有毛九月採根有頭足手面目如人春秋運斗樞云搖光星散爲人參廢江淮山瀆之利則搖光不明人參不生廣雅云參地精人參也梁書阮孝緒母疾須人葠舊傳鍾山所出有鹿引之旣滅得此草異苑與廣五行記云土下有呼聲掘之得人參如人形四體備具聲遂絕右宋人姚寬西溪叢

語所載今遼參所產在烏喇黑龍江等處每歲除

上供外惟親王郡王世子貝勒貝子公鎮國奉國將軍得遣人往採人各有定數康熙三十三年以夾帶私參入關數多下九卿議減去王等以下采參人數人參亦有定額山海關設榷稅部員法嚴重矣

田疇傳字子泰或云子春陶詩聞有田子春節義爲士雄姚寬引漢書劉澤傳云高后時齊人田生遊乏資以畫干澤澤大悅之用金二百斤爲田生壽田生如長安幸謁者張卿諷高后立澤爲瑯琊王晉灼曰楚漢春秋云田生字子春按此詩上文云策馬至無終無終卽疇所居若澤傳田生乃齊人其說謬者張卿乃是士說客之流安得稱節義比寬好奇之過也

又杜詩少年行黃衫年少來宜數寬引霍小玉傳有一豪士衣輕黃衫挾朱筋彈云云更爲無稽有虞山錢宗伯注取之按寬字令威嘗詘金海陵之攻所著書二百卷古今同異無不該括晚始名對殿中忽感風眩而卒見英止則集

顏文忠公書干祿字書碑在蜀潼川州唐梓州也建昌道僉事宗人省齋曾摹搨相寄字尚完好首云朝議大夫淄沂濠三州刺史上柱國尉祕書監顏元孫

撰第十二姪男金紫光祿大夫行湖州刺史上柱國
魯郡開國公眞卿書稱志稱公從兄杲卿爲梓州司
法參軍公往省之因書按集古錄公在湖州所書惟
干祿字書放生池碑也又按集古錄云干祿字樣顏
眞卿書楊漢公摹眞卿書乃大曆九年刻石開成中
已訛缺又云干祿字樣別有模本文注完全可備檢
此刻殘缺處多迫以魯公所書眞本而錄之爾此完
好者當是爲公模本耶

宋牧仲中丞自吳中鈔寄洪炎玉父西渡集僅一卷
考焦氏經籍志玉父西渡集一卷與此本合然編首

題卷第一又似不全之書何也坐上呈師川有懷駒
父七律所云欣逢白鶴歸華表更想黃能出羽淵正
在集中其詩局促去豫章殊遠又經籍志載洪芻駒
父老圃集洪朋龜父清非集皆止一卷此本牧仲鈔
之醫士陸其清家

總督湖廣兵部右侍郎丁思孔調補雲貴總督以在
籍丁憂原任巡撫湖廣兵部右侍郎吳典爲湖廣總
督仍令服闋赴任先是戶部尚書缺吏部列名上
特諭俟丁憂原任刑部尚書陳廷敬服闋啓　奏
皆異數也

五月初八日　特諭翰詹衙門自少詹至史官日
輪四員內直南書房初九日試夏日內庭應　制七言律
初十日試賦得西園翰墨林應　制五言排律　賜侍讀學
士徐嘉炎　御筆陶詩臨蘇軾書（淵明居士十載一首末云元豐四年十二月望後二日書於[illegible]中[illegible]山[illegible]賦）十一日試賦得膏雨潤公田應　制五言律　賜
右庶子孫岳頒　御筆臨米芾書一卷又　賜
庶子陳論等三人　御書石刻千文十二日試賦
得紫禁朱櫻出上闌應　制限韻五微七言律　賜侍讀
陸肯堂等二人　御書石刻千文十三日試詠五
臺金蓮花詩限韻八齊五言律　御製一首又　命

掌院尚書張英太常少卿勵杜訥同賦十四日試賦
得紫文鞠騎荷應　制限韻字古五言　十五日試賦得衣
露淨琴張限韻五微五言律是日編修仇兆鰲進所注道
德經十六日試恭讀　御製覽貞觀政要詩應
制限韻二蕭五言律十七日試恭讀　御製巡近郊
閱農事有作應　制限韻八齊五言律十八日試恭讀
御製懋勤殿讀尚書至無逸篇有作應　制限韻
五微五言律　賜編修張希良　御書白羽扇賦十九
日雨試恭讀　御製觀天儀器詩應　制限韻九
佳是日入直者八人五言律　賜編修朱大業　御書

李白詩（渊北春天樹四句）二十日　駕幸通州二十五日
駕入二十六日試　聖駕夏日閱視河隄詩應
制限韻六魚是日入直者九人（五言律）二十七日試恭讀
御製宮門聽政示閣部諸臣詩應　制限韻六
麻（五言律）二十八日試恭讀　御製詠史詩應　制限
韻十灰（七言律）二十九日　上躬祀北郊遂宮試渾天
儀詩應　制限韻十蒸（七言律）閏五月初一日試賦得虛
心高節雪霜中應　制限韻十二文（七言律）初二日試讀
朱文公文集應　制限韻十四寒（五言律）初三日試賦得
駐輦華林側應　制限韻十四鹽（五言律）

五月十二日　特諭釋原任貴州巡撫右副都御
史銜既齋原任翰林院編修楊瑄放歸本籍（衛寧民人甲辰進士時流墨龍江揚華亭人丙辰進士時安置奉天）
特　名二甲進士陳夢球試誠者聖人之本論一篇
以爲庶吉士同胡任輿等教習讀書（夢球同安人籍旗下）是科甲戌
選庶吉士凡四十人前此未有也
順治己亥重行會試自鼎甲三人外選庶吉士四十
人復增興化周漁凡四十一人　本朝館選惟此兩
科最多
以原任吏部右侍郎張集爲兵部右侍郎

以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朱阜提督順
天等處學政
焉具區集載元張伯雨墓在南高峯左麓明正德間
有山民鉏地數尺見墓中一人盤膝坐爪髮俱長偶
傷其腦漿忽迸出良久復合懼而掩之墓中有書二
冊竊其一出至鄭栗菴璟家鄭願以一金易之其人
云當至墓所再取其一途中忽風雷大作失書所在
又云廣長孺祖母年八十餘露坐庭中見有二人挨
月而過急呼其姒同觀姒出遲僅見其二須臾俱入
月中矣此與予池北偶談所載文登畢生二事相類

五月十六日以翰林院侍讀張榕端爲國子監祭酒（叙庵吳苑予假歸）
龐工部塏霽公示甲戌歲新詩其病足一絕句尤可
喜短歌微吟朝復昏吾患何有有身有節妨美人笑
躄者春來不過平原門龐前翰林檢討任丘人
大學士張玉書尚書李振裕學士顧藻技　旨各
書冊子綾幅進呈隨　賜　御筆張得臨米芾大
字一卷（五言律故仇記賀若敦尚退石東未云元祐戊辰八月八日襄陽米芾）李得臨董其昌天馬
賦一卷顧得錄唐錫梁千里彌雲開一首張李二卷
首用康熙　御筆之寶顧幀末用乾卦圓印文曰

體元主人又稽古右文之章皆絹素也
馮具區集跋宋孫尚書覿仲益尺牘云聞之毘陵人
尚書實大蘇公遺體孫老得公棄婢而生畏時禁不
能自明而詐其顛末於家乘予按仲益非君子且爾
時梁師成亦自詭坡公遺體公安得有如許兒娠之
婢而嫁之又安得皆僉人貪緣附託適足以辱公耳
又按國史經籍志覿鴻慶集四十二卷予家有其曲
簡尺牘舊刻本若干卷
鄞范氏藏書甲於東浙康熙辛未壬申間予在戶部
范會元光陽國變為屬從借天一閣書目所藏經解

唐人集亦不甚多聊錄於右以備考訪宋元人集不及載
詩輯　毛詩名物解　梁寅詩衍義　詩童子問
詩補傳　毛詩本義　魯詩世學　詩疑問　詩斷
法　倪畏菴詩傳纂義　呂氏讀詩記　詩解頤
右凡十二部
唐太宗集　杜工部詩史舊集　韋江州集宋本槧　溫
庭筠集　張曲江集　李翰林集　盧仝集　杜牧
樊川集　張燕公集　岑嘉州文集　劉賓客集外
集　李頎集　李衛公集　顏魯公集　李賀集
孟東野集　郎士元集　杜審言集　王右丞集

唐僧弘秀集　賈閬仙集　楊炯集　盧照鄰集　陳子
昂集　沈佺期集　孟浩然集補遺　高常侍集　劉
叉集　崔顥集　鄭谷雲臺編　蘇許公集　歐陽
詹集　常建集　劉隨州集　李洞才江集　沈下
賢集　呂溫集　羅隱集　陸龜蒙集　皮日休集
李元賓集　韋莊集　杜光庭廣成集　李紳追
昔遊集　鮑溶集　韓昌黎集　柳柳州集　李頻
梨岳集　薛能集　王建宮詞
右凡五十五部詩集多而文集頗少即予所見
如獨孤及權德輿李翱皇甫湜元結孫樵劉蛻
司空圖之屬亦無之若非全目矣

歷城門人趙于京豐原官城武教諭訪其邑二碑尚
極完好而世鮮知之摹搨者少故也一虞永興夫子
廟堂碑不減王彥超翻刻西安本元贈中憲大夫中
書兵部侍郎上騎都尉清河郡伯張公墓碑銘翰林
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元明善撰集
賢學士資德大夫趙孟頫書資善大夫御史中丞王
毅篆額張諱成濟寧之虞城人戶部侍郎孜之父元
清河古文為當時之冠與吳興書法真兩絕也二碑

近金薤琳瑯金石志俱失載
辛稼軒帥長沙見舉子名趙鼎者怒擲卷於地曰忠簡佐國元勳胡又一趙鼎耶近日後生小子命名不避前輩甚非古道即如海豐王少宰湍與先兄西樵同年有兄弟之誼而其孫命名與先高王父太僕府君同三原王考功九鼎與予同胡亦通譜誼交甚稔而其諸孫皆竊予洎諸兄名豈得云不知耶近於戶部見一湖州援例監生名江苕文亦殊可笑蘇湖鄰郡亦得云不知世有汪鈍翁耶筆之以爲薄俗之戒

歙縣門人汪洪度于鼎寄書曰仆少從諸遺老游竊聞其緒論以爲詩之以仙稱者古今得四人焉曰陳思曰青蓮曰眉山曰新城心識其語而未測其所以然稍長縱觀載籍由漢魏以迄於今大而塞乎無垠細而入乎無間集古今之大成負萬象而獨出者莫先杜陵尊之曰聖誠莫與京矣而新城公實亞之矣乃未遽尊之爲聖而僅推之爲仙何與毋亦其氣超乎鴻濛之先味在於酸鹹之外往往使人一唱三歎恍游神於寥泬駕鸞鶴摘星斗蒼蒼然遠而無所至極矣而實不在格調音響間也烏嶼雲霞有目者莫不瞥然一見而實有不可即者然則其不遽尊爲聖者智未足以知而其推之爲仙者殆亦有如列子所云藐姑射之神人邯鄲生所歎以爲天人者非先生不足以當之歟要非熟複五先生之書咀其菁華探其根柢猶未知諸遺老之言之不我欺也因思仙聖間代而生生又同時久欲褰糧三月北學遊燕執經問業討毛髓縱難洗伐而流風可起懦頑邈逖至今未果斯願已又思鄙人居處雖近黃山碧溪而耳目終有涯涘倘得飛仙吹噓所及不必入海求蓬萊仙仙乎亦足以遺世獨立不揣卑賤屬敘郡吳司成

代陳以黃山始信峰草堂杏花春雨樓圖卷奉乞鴻章洎司成書今謂先生一身繫天下之重政府精勤雖甚存注而簿書未遑凡端之而羅羅然怦怦然惟懼其究未易得也敢因宗伯孝廉趨公車之便再申前請伏冀先生吐握之餘錫以五字咳唾九天隨風珠玉引雞犬而納之雲中或亦度世真仙所慈憫而不終遐棄者也瑇瑁筆牀一具松明茶一斤附貢上

臣 撿星和康吉士其父文學臨中 錄庚戌進士與先兄東亭同年

居易錄卷二十三終

濟南　王士禛　著

海蠶大如蠶青黑色頂有一竅溫台人取置塘中插竹如林蠶食水草久之則緣竹而上自竅吐粉灰於竹木粉盡蠶入水死即海粉也

台州太平縣瀕海多蛟龍之孽康熙二十六年居人見有龍形者五偃臥山田中如麻者獨一斑龍數奮鬣欲動長老曰每五龍見必有大水其來久矣已而果然

從慈仁寺市得霍文敏韜文集韜本張孚敬桂萼方

獻夫之黨以議大禮自兵部主事驟進詹事兼學士觀其奏議諸篇叫囂攻訐怙惡遂非其尤誕僻乖謬議者如大禮考證疏以司馬文正公與王莽並論略云主哀帝議者王莽爲首師丹甄邯劉歆皆莽黨犬也主濮議者司馬光爲首呂誨范純仁呂大防皆光狗黨也後議薛文清從祀又追論謚公不忠不孝不可祀孔廟辱聖門齮齕數百年後尚欲噓章惇蔡京久熄之燄眞無忌憚之小人矣吏部侍郎謝恩疏則云欲與尚書汪鋐更革百年積弊期之一年可定治體期之三年可成治功期之三十年泰和元氣溢宇內矣何其大言不慙也且汪鋐何人也而韜與之協恭若此辭詹事疏則云三楊頤龍爲國禁誥言疏則云前聖駕南巡文臣惟袁宗儒不受饋武臣惟郭勳不受饋蓋欲媚武定以甚貫淺之罪而不暇恤乎人言也從來仇正人亂國是未有如韜之甚者也獨其疏薦廢籍諸賢李夢陽康海王九思伍希儒謝源顏木等并及大禮得罪諸臣豐熙楊愼鄒守益夏良勝等大獄得罪諸臣徐文華唐樞劉仕等此一事亦未可以人廢言耳

牧齋喜李流芳長蘅詩穀城山曉青如黛滕縣花開

白似銀予亦愛之康熙乙丑以祭告南海之役途出鄒滕檢前句賦一詩適門人戶部主事何炯貽予長蘅詩鈔本是詩在其中惜全篇不稱別有東阿道中一首云騰騰兀兀逐塵行忽似春山爲解酲高下欲隨人境繞逶迤偏覺馬蹄輕誰教綵色毿毿映不分梨花處處生愛煞穀城山下路風光還復是清明又滕縣道中云山欲開雲柳乍風杜梨花白小桃紅三年三月官橋路策蹇經過似夢中二首風調頗佳

五月二十九日　上親祀地祇於北郊

蔡維寧吳洞庭山人弱冠能詩爲工部尚書臨清柳

公佐所知會逆閹魏忠賢亂政柳公將上疏發其姦病不能起泣屬維寧維寧諾之奮筆草數千言疏成柳已病革其家人竊焚之維寧慟哭出都閹既誅維寧踊躍之淸源拜告柳公墓卒年三十一蔡與金先生俊明相善柳公萬曆中爲諸生與先祖及蒙陰公文介公兼濟寧于念東中丞若瀛同受知提學蹇理菴達先生後天啓中宵人造東林籍貫諸書又與先伯祖太師公同列黨籍其從孫茂字公緩能詩工書與予辛卯同年相善云蔡事載見陵丙

洞庭山馬家墳古松一株大可合抱順治甲午遭戰燹松在伐中馬氏子孫相率號泣冢上是夜鄰家聞哭聲嗚嗚不絕夜半忽有大聲如裂百丈繒帛者旦視之松自本至末已裂破枯死矣於是一境之樹皆得全人稱之曰烈松

綏長弓太湖中人通文史善鑄鐵冠如意常爲楊廉夫鑄鐵笛楊贈詩云湖中冶師綏長弓有如汝代陶安公

門人查古士昇遺沈石田蘭坡圖上有徐武功題詩云梟鶴無遺影披蘭有古香只應圖畫裏便是白雲鄉沈氏凝香閣題黃鶴山人蘭坡圖後有武功及文華殿御考第一人小印下方有石田題云天全存稿蘭坡句直是蘭亭價可當唯我與卿皆得寶百年奠昧莫相忘後跋云天全先生常題周曾大父蘭坡圖此其存稿也嗣勳親家索周作圖連裝成軸敬識此詩成化甲辰歲沈周拜題武功草書瘦挈如金錯刀法石田字畫俱草草然自是眞物

田少司寇綸霞雯說昔官武昌監司遂安毛際可會侯訪之一日遊書肆見一少者衣服襤褸而神宇淸異臂布囊中蓄鼠數十頭以爲食毛予之錢不受指其囊曰只此足矣錢無所用也因閱毛所買書曰此曹見書豈不貯腹笥而更買諸肆乎毛益駭其言因延之坐與論九流三教無不淹貫又索紙自寫其詩盡數十番字雜行草篆隸詩多警策間有隱語後數年夏包子作亂武漢間以其語驗之皆合毛詢其居處姓名不答顧曰子得遇我幸也我從此逝矣遂不復見

宋桑世昌蘭亭博議予庚午歲曾借之朱竹垞太史舊刻甚精妙惜匆匆還之未及鈔寫觀葉水心集云世昌事事精習詩尤工其節事云翠添鄰壁竹紅照屋山花蓋著色畫也

盤山拙菴師刻四十二章經寄示予謂之疑其僞淺與後來金剛華嚴二楞等絶不類葉水心亦云四十二章經質略淺俗是時天竺未測漢事採摘大意頗用華言以復命非浮屠氏本書理當然也

葉水心有橘枝詞三首記永嘉風土其第一首云蜜滿房中金作皮人家知日桂疏籬判霜剪露裝船去不唱楊枝唱橘枝如柳枝之爲詠柳也第二第三首則泛言風土如竹枝體近汪鈍翁亦嘗作橘枝詞蓋本此

海寧朱一是近修作嚴子陵論云客星凶象也其數有五曰周伯曰老子曰王蓬絮曰國星曰溫星周伯主喪者也老子主饑者也王蓬絮主兵者也國星主疾者也溫星主暴骸者也皆天道之至不祥而謂子陵當之可乎又按建武三十一年十月有客星發二尺許西南行在輿鬼東北六尺而滅凡見百十有二日後二年光武崩此豈亦因子陵致乎自後明帝順帝星三見章帝一見和帝五見靈帝再見史占或主兵或主喪劉聰時客星入紫微太史康相以爲非常之變聰遂滅以其他客星之見不勝紀總之驗僞子陵之類後人信之謂子陵爲客星云云其說新異而甚有理然是輿桑民懌客星亭記耳其他史論數十篇亦多快論論李白云明皇以永王爲江南節度潁王爲劍南節度盛王爲淮南節度支庶悉領大藩故姦人無割據之心安史既亂海內遂大定而無他變其議初於房琯時安祿山亂之人驚而賀蘭進明即以此譖琯肅宗罷琯職務出爲節度當時肅宗之惡琯即忌諸王之本意也忌之而遂惡永王璘以反誣白以逆璘且不能自明何有於白哉嗚呼均爲明皇之子均戮力於社稷李泌從肅宗則爲戡亂之名佐李白從永王則爲富逆之黨臣忠智之士幸不幸殊焉

論李衛公云牛李之黨蘇軾謂牛以德度勝李以才氣勝並有瑕瑜焉自吾觀之其相去遠甚僧孺者無識之庸流德裕者經世之名佐也僧孺之黨若李宗閔李逢吉之徒皆險詖姦媚之小人大禍人國而德裕之黨若裴晉公則國之藎臣社稷視以安危者也又云使天祚唐室假武宗以年而德裕前不小用於節度後不罹折於貶竄弁一生之精神才智盡效於政府之間盡將藩鎮盡革外攘內安不難復貞觀開元之盛云云其論雒州事尤確此論與予前說正合益知潁濱立言之謬

論王安石云後世之變法者三人商鞅王莽與安石
耳商鞅變之而國富彊莽安石變之而天下大亂王
莽變法於初定之新故亂發十八年之速安石變法
於久安之宋故亂成數十年之後云云以安石與莽並
論甚確然非元祐諸賢則安石之釀亂亦不待崇靖
之日使惇卞諸姦不以紹述之說進則北宋至今存
可也予愛其文而申其說於此論張浚云宋之不能
復振由南渡也宋之南渡由李綱之去也綱之去由
浚劾也汪黃苗劉諸姦未必能亡宋而浚實亡之非
誤國之首罪哉云云此亦與予前說合詞義嚴正可敬

也
近修跋魯公帖云杭州志載魯公為鹽官人予所居
嬰仁里即二顏故里因以得名又云海寧顏氏家藏
鈔本云公祖昌任鹽官州判卒遺子必寧幼孤遂寓
籍鹽官生公予按魯公自撰其父通議大夫行薛王
友柱國贈祕書少監國子祭酒太子少保顏君廟碑
首曰君諱惟貞字叔堅又曰昭甫字周卿君之父也
與內弟殷仲容齊名特為伯父師古所賞重又曰勤
禮字敬君之祖也與兩兄弟師古相時同時為弘文
崇賢學士又曰皇泰王記室思魯字孔歸君之曾祖

也隋司經校書東宮學士奉迎義旗於長春宮拜儀
同弟愍楚遊秦其父即北齊黃門侍郎之推也魯公
世系章章如是祖昌鹽官州判卒官及父必寧少孤
之說何其不經也近修以文章自命乃信此俚鄙誕
妄之語而漫不考据耶此與倪氏偽譜皆可一笑
大理寺卿陳汝器奏為臣父巳沐殊榮謚典未邀異
數乞沛恩綸以光泉壤事康熙十三年耿逆反叛臣
父啓泰全家二十一口同時殉節荷　皇上從優
贈卹榮及臣身向遵定例以臣父品級未及與謚之
列故臣未敢泣請查武昌兵巡道臣葉映榴殉節蒙

皇上破格予謚映榴既邀格外之恩臣父當不
知何如歆羨於九京也伏祈　皇上一視同仁破
格予謚俾臣父泉壤重光存歿頂祝　皇恩於不
朽矣奉
旨陳啓泰于閩逆變亂時忠貞不屈闔
門殉難深可矜憫陳丹赤溫州殉難亦屬可憫俱應
予謚以示褒旌着議奏
戸部主事趙瑨汝州郟縣人以兩蘇公祠墓諸碑刻
見貽率俗筆惟東坡先生次韻伯固遊蜀岡送叔師
奉使嶺表五言詩所云新苗未沒鶴老葉初翳蟬者
猶刻頗佳此石本在揚州禪智寺久斷闕仆草間順

治辛丑予官廣陵求得之又次韻一篇康熙乙巳壺
隱偵揆上人來卉此寺因謀陷蘇公詩石於壁上人
及予兄弟賦詩紀事諸名士和之有禪智倡和詩一
卷此蓋專揚州本也予司直天下金石志于揚汝二
州皆不及載

貴陽有黑神廟祀唐南霽雲凡水旱癘疫兵革之事
有禱必應見田綸霞少司寇黔書及郭青螺集又
霽雲乞師時同行將王杆者亦斷一指後同死睢陽
史失之黔陽赤寶山立祠號昭烈王見朱近修孝廉
集杆事未詳出處然二公俱死睢陽之難祀於睢如

張許二公雙廟宜也顧皆祀黔何與今江湖之神例
祀張睢陽亦其類

宋張忠文公叔夜招安梁山濼榜文云有赤身為國
不避凶鋒拏獲宋江者賞錢萬萬貫雙執花紅拏獲
李進義者賞錢百萬貫雙花紅拏獲關勝呼延綽柴
進武松張青等者賞錢十萬貫花紅拏獲董平李進
者賞錢五萬貫有差今鬭葉子戲有萬萬貫千萬貫
百萬貫花紅遞降等采用叔夜榜文中語也又傳中
方臘賊黨呂師囊台州仙居人亦非杜撰但賊所陷
乃杭睦歙處衢婺六州耳詳泊宅編又七修類稾言

錄鬼簿元汴梁鍾繼先作載宋元傳記之名而於此
傳之事尤多

予嘗紀揚州署貞鶴事適觀朱近修一見述異爲
審山周氏者畜鶴二頭於乙丙間門死夫掠鶴去
翁後上陳氏其雄哀鳴不食死雌不偶他雄一日翔
於野見審山浮圖百里外飛赴之徘徊浮圖下二日
周之遺僕某聞而往觀鶴望僕踊躍投懷不去遂攜
以歸始供魚不給繼粟又不給鶴自投竈下飼其飯
豚餘粒或竟日饑毛羽凋敝終不他去觀者皆太息
或泣下云

閏五月初五日　御試翰林官於　瀛臺自內閣
學士以下其以翰林改卿寺者亦與焉試理學眞僞
論豐澤園賦各一篇（豐澤園在瀛臺側附於瀛臺也）
初七日內閣九卿赴暢春苑敬觀　御書嵩岳齊
歲廟大禹廟孟子㳡梁祠額前歲恭請未　允至是
始　頒發云

予嘗疑傅穎公友德之與中山而外無與倫比其不
與平蜀功尤最諸將而卒不免猜忌以無罪死古來
功臣之冤未有如穎公之甚者公宿州人予嘗過宿
憑弔而悲之賦詩云躍馬千山外呼鷹百戰場平燕

何呑君聲上雲氣忽飛揚寂寂通侯里沉沉大澤鄉潁
川陽沐盡空羨嬰頭王陳涉亦宿人漢高帝猶爲涉
置守冢以潁公之賢且有大功於明而食報頗遠不
逮故悲之也適讀海寧朱一是所作傅潁公傳後
紀略云洪武末胡藍二獄之後舊臣宿將有方面之
勳者惟潁公宋公勝尙在而宋公將略不及潁公心之
純白亦不及潁公也潁公開平後一人耳高皇帝必
欲去之者何故其時帝春秋高皇太孫幼不無漢景
疑亞夫之心然潁公死而少帝之長城壞矣漢高殺
功臣與高帝類然猶能存周勃陳平定呂氏之亂而

高帝不能存一潁公以拒靖難之師其始之深防過
計凡以爲少帝而少帝適用此亡雖貽謀之不善要
之有天意焉天命在太宗欲不亡少帝不可得也天
欲亡少帝欲不殺潁公不可得也鄭曉吾學編國書
之善者也別潁公於宋公列諸名臣悼潁公之爲純
臣也又云考其過惡欲文致而無從甚其誅戾非贈
錄所不及所謂免死狗烹鳥盡弓藏讀書尙論者不
能不撫膺流涕也此論痛快淋漓可爲萬古不易定
案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世人作詩文沿襲謬誤而不察如稱曹操曰曹公稱
公賜列反曰劉備予前已斥言其非又如桓溫晉之
大臣子元篡位僞謚溫宣武皇帝劉義慶世說既有
此稱後人因仍不改皆曰桓宣武亮忠其爲亂賊僞
號可怪也玄又嘗上溫廟號曰太祖然則後世亦可
稱太祖耶

湯若士先生玉茗堂亂後久燬兵火門人常熟陸輅
文公通判撫州捐俸錢即堂址重新之落成日徧召
太守以下諸同官洎郡中士大夫大集堂中令所攜
吳伶合樂演牡丹亭傳奇竟夕而罷自賦二十詩紀事
一時江右傳之多屬和者

楊正經字懷玉蜀人其先酉陽宣慰司土官也及身
爲將通音律善鼓琴崇禎中修復雅樂或薦之召見
稱旨出內府漢文帝唐太宗二琴賜之官太常癸未
以母喪歸蜀奉賜琴以行次旅舍懸琴壁間鏗然有
聲者三正經泣曰此亡國之徵也不再彈矣是日李
自成入潼關明年甲申明亡正經僧服時抱賜琴出
遊吳入楚閩人呼爲僧太常云

江西有文叙人少遇尹蓬頭隨行甚久一日遣歸曰子
有世緣逢高則止予一錢揷之掌曰饑則視此後十
年見我於姑蘇希文辭去自是每思食視有十許錢

廬山掌中傳從數郡至高淳家焉及期往姑蘇待尹
尹至吾曰子信人也留旬餘授以黃白之術曰助子
齊生利物希文升受試良驗輕財好施里人德之一
日尹忽過之語曰後二十年待子於南嶽希文年七
十五忽出其書盡焚之曰勿誤後人沐浴正襟而逝

魯穎不知何許人獨行吳越間體上裸披緊大襆襆
中圓一孔足跣而跳攜一龜為伴頰俛首龜昂身呼
吸相接時踞地展襆引頸出孔俯縮之像龜行行市
上羣兒狎而笑之性喜酒或予之酒則鼻飲之夜必
倒懸橋梁或聯睨間酣臥甚適人伺其浴乃俯水甑

盡飲前浴者之垢而不去已垢一日至松江羣兒譟
之知府方岳貢以為惑衆予杖杖下而頰死後有人
見之於杭州

牟康民內江人少遇異人能前知隱居青城山中萬
曆末上書當道曰辛酉九月蜀當有變平之者朱方
伯燮元也已而奢酋據重慶為亂如所言時將寇成
都公詣青城見之康民已筮於蓍叩之曰奢酋至成
都乎曰至矣十日耳圍城乎曰百有五日可守乎
曰成都不可守然有公在亡慮公二十年鎮撫西南
物比辛酉康問天下事何如曰北都王氣盡矣其後

朱總督西南康民寄書云沐猴而冠者與公作難能
據其險助之為虐幸聖明在上必無慮也已果為楚
人劉宗祥所劾大學士王應熊主之事尋得解

康熙三十三年春季戶部進支過在京及八旗俸銀
數目黃冊親王郡王以下滿漢文武官員共一萬二
千二百四十一位員共應支銀五十九萬二千七百
三十八兩有奇

十五日再恭覩　御書於午門（[illegible]）明日五
鼓赴暢春苑公請勒石太學未允

賜巡撫山東副都御史桑格　御書政尚清簡四

大字又　御書黃庭內景經及　御製趵突泉
詩　賜巡撫直隸副都御史郭世隆　御書端
方二大字　御書綾字一幅　御書　御製
詩畫路路清廉圖宮扇一柄

翰林院掌院禮部尚書張英吏部右侍郎常書等題
為欽奉　上諭事康熙三十三年五月十七日臣
等奉　上諭朕流覽載籍見分類諸書雖各有所
長尚多未備唐類函可謂詳贍然唐以後與故藝文
亦未採錄可仿唐類函體例自唐迄明輯成完書以
資觀覽欽此欽遵仰惟我　皇上聰明天縱問學

淵源接羌舜之心傳發典謨之奥義右文稽古超軼
百王于六經四子歷代史籍通鑑綱目性理諸書以
及諸子百家之言靡不表彰闡發昭垂日星矣復念
分類之書所以備考索資聞見實爲有益而體例詳
贍唐類函爲最但以其採錄止於唐初而五代以及
宋遼金元明典故藝文闕焉罔續 特諭翰林諸臣
分門接輯補前代之缺略焕 本朝之巨觀益見我
皇上廣稽博考好學不倦之盛心蓋無微不周
也臣等謹遵 諭旨分屬諸臣纂修自唐迄明典
故藝文博收精擇依類附入俟編纂成稿之後恭請
皇上睿覽裁定賜名併 御製序文冠於卷
首不獨藝藪 昭代亦以嘉與千秋有裨文治誠非
淺鮮也其總裁分纂各官俟 命下之日開列具
題

惠州西湖志載閨秀孔少娥絶句云西湖西子兩相
儔湖面偏宜點翠洲一段芳華描不就月斜宛轉似
眉頭少娥字文淑歸善人歸士人劉少唐（芳華洲名 明月灣名）
吏部題明翰林官出爲京堂者遵 旨遇翰林缺
出仍行開列太常卿府尹光祿卿太僕卿左右通政
大理少卿陞内閣學士太常少卿太僕少卿鴻臚卿

晉補理事官府丞陞少詹事通政司參議光祿少卿
陞侍讀侍講學士鴻臚少卿陞春坊左右庶子然翰
林品小而衙門清切實難與鄉寺較品級也
前卷言一藝之工足以成名而數士人有不能及偶
觀袁中郎集時尚一篇與予說略同幷錄之云古來
薄技小器皆可成名鑄銅如王吉姜娘子琢琴如雷
文張越礠器如哥窰董窰漆器如張成楊茂彭君寶
士大夫寶玩欣賞與詩畫並重當時文人墨士名公
鉅卿不知湮沒多少而諸匠之名顧得不朽所謂五
穀不熟不如稊稗者也近日小技著名者尤多皆吳

人瓷壺如龔春時大彬價至一二千錢鑄銅如胡四
扇面稱何得之錫器稱趙良璧好事家爭購之然其
器實精良非他工所及其得名不虚也（云）予又嘗觀
顧東江集弘正間舊京製扇骨最貴李昭七修類纂
天順間有楊塤妙於倭漆其漂霞山水人物神氣飛
動圖畫不如常上疏明李賢袁彬者也
西溪叢語洛陽董氏蓄一雷琴中題云山虚水深萬
籟蕭蕭古無人蹤惟石嶙嶢四語不減東坡空山無
人水流花開乎嘗喜古木仙操敘事絶妙而琴曲有
聲無意義欲以此補之

王彪之閩中賦云篔簹四人齊民要術注云篔簹竹竹中有物長數寸似人形相傳云竹人竹人之名較織人尤奇又五色線言爲均削竹作人能語須臾而雨是別一竹人也

吳周昭著書稱五君顧邵諸葛瑾步騭嚴畯張承在稽阮五君之前

三齊畧記臨淄平陸三齊又齊濟北膠東四齊膠東膠西濟南齊（廣五行志注一 俗外小學紺珠）聞喜之裴有中眷東眷西眷之別如他姓所謂某房也五代史則云居燕者號東眷居涼者西眷居河東

者中眷唐書宰相世系表以休度皆出東眷然度即聞喜人休乃嘉興人與燕皆無涉又何也又韋氏諸號西眷穆號東眷以眷稱者祇此二姓耳

甲戌閏五月廿五日慈仁寺市上得文史璜如擘窠大書李白登華山落雁峰云云凡三十三字筆勢飛動不類巾幗粉黛中人末題璜如二字小印朱篆文二字同不知何許人也

往見魯公所書麻姑壇記皆小字甲戌夏景陵吳既閑翼之子鼎彥來京師求作其父遺集序遺予麻姑壇記大字末云奉議大夫建昌府知府梁伯達重刊

集古錄跋麻姑壇記云顏公忠義之節皎如日月其爲人尊嚴剛勁象其筆畫而不免惑於神仙之說或此書也別有小字麻姑壇記一跋云右小字麻姑壇記或疑非魯公書余家所藏顏氏碑最多未嘗有小字者惟干祿字書注最爲小字而體法與此記不同蓋干祿注持重舒和此記遒峻緊結尤爲精悍此所以疑之也及把翫久之筆畫巨細皆有法度愈看愈佳然後知非魯公不能書也陸務觀云魯公麻姑壇記有大小二本蓋用羊叔子峴山故事都元敬金薤琳琅引御府制道傳云麻姑壇碑小字楷法尤精

緊比閒舊石焚毀山中重刻無復進意亦以小字爲類書但謂石已不存非也吳文正云麻姑碑在吾鄉舊爲雷所破重刻至再殺失其真則被焚者乃臨川大字本而南城之石至今固無恙也云云今大字本蓋臨川舊石燬後梁君重刻於建昌者草廬所謂殺失其真者是也

集古錄跋沈傳師道林嶽麓寺詩云唐侍御姚員外二人之詩不見不知何人按侯鯖錄姚詩不復見之今得唐侍御詩題云儒林郎監察御史唐扶其詩即所云壁間杜甫原少恩者也此篇與崔珏韋蟾諸篇

俱載楊用修集永叔顧未之見何哉

石林詩話載魯直自戎州歸荊南高荷以五十韻見贈有擬交質之有詩云張侯海內長句晁子廟中雅歌高郎㮣亦筆力我知三傑同利張謂文潛晁謂無咎也無咎聞之頗不平荷有雲臺觀詩云親祠聖主鸞曾駐善夢先生蝶不歸見范公稱過庭錄脫得蘭州通判以死頃見張吏部扶長本本作江西宗派圖錄高荷有傳而太略應補入之

予觀唐末詩人如羅隱之流多流寓江南吳越荊蜀諸國郎金唐詩話唐詩紀事所錄不下數十人因作五代詩話頗自斐然葉少蘊避暑錄云唐自懿僖後人才日削至於五代謂之空國無人可也然僖宗中乃有雲門臨濟德山趙州數十輩人卓然超世是可與扶持天下配古名臣苟得一人必能成一事然後知其散而橫潰又有在此者也歐陽公云天地閉賢人隱予謂五代非盡之賢也特不以為將相守令耳

于奕正司直金石志上云鄭炎碑在長白山東而不載醴泉寺寶誌及相公山景範二碑予前卷既詳著二碑之文以存故實然竊疑寶誌公不應有碑像在此夏日偶觀洛陽伽藍記乃悟後魏別有一寶公非誌公也伽藍記云沙門寶公者不知何處人也形貌醜陋心識通達過去未來預覩三世發言似讖事過之後始驗其實胡太后問以世事寶公曰把粟與雞呼朱朱時人莫之能解建義元年后為尒朱榮所害始驗其言蓋以寶公號同因誤為誌爾然魏之寶公蹤跡至長白與否亦無所考據矣

金粟木陳忞公順治末應　詔入京賜號弘覺國師南還至淮上與諸當道酬酢氣燄烜赫從者如雲為諸方口實常一至金陵其弟子某供張費數百金至稱貸以應康熙乙巳予過花山見月律師師壓額語予云梁僧中國上只有國師大和尚五字頂棲霞楚雲禪師亦云今高僧名稱所至招搖術盡以要覩聽有司關防甚如互獵謂忞也然洪覺範言南還海岱逢佛印元公出山重從者百夫擁輿者十餘人巷陌聚觀喧吠雞犬佛印為坡公所喜而行徑如是下忞公又何責焉

歐陽永叔最愛常建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之句固是絕唱具眼或謂永叔在青州手書此詩於廨後山齋通守乃作週有石本若然則是鄙金成戲初不解此詩之妙也

漢鄭食其審食其皆音異基惟趙食其音如字不知何義　衛侯名辟疆周行人曰啓疆辟疆天子事也衛侯因改名燬類師古音璧強音辟渠強渠也陸氏音義從之齊宣之名亦必同義右二條曾縣郭一經字學三正云

王肯堂筆塵云隆慶中古長城圮中有小棺無數人形衣冠儼然皆長數寸一棺中有梵字經一卷一婦人有銘旌曰某王某妃之柩吳中兵備徐節親見之近甘凉間築城亦有此異

小說載司馬才仲夢遇蘇小事按棫與子才仲名棫文正公姪孫也嘗過澄城九龍廟廟止有一妃土人相傳是馮瀛王女才仲戲題詩云身既事十主女亦妃九龍與其弟才叔標皆豪傑之士咸不四十而卒棫字文季其雁行也

居易錄卷二十四終

居易錄卷二十五

濟南　王士禛　著

蘇子美與梅聖俞齊名永叔稱之曰蘇梅且云子美筆力豪雋以超邁橫絕為奇聖俞覃思精微以深遠閒淡為意雖善論者不能優劣也梅集蘇集予家皆有之聖俞詩實勝子美然子美有云平生不宜為字被人比周越作詩比梅堯臣此言妄矣文士相輕習氣自古而然

錢思公留守西京與謝希深尹師魯歐陽永叔日游宴賦詩思公遷隨州諸公送之出郊王文康曙繼之

頗以職事相苦一日府會語及寇萊公曙云云永叔遽勿起對曰萊公之責正由老不知退耳曙默然遽永燕歆乃謂是思公事何其平反

王安石嘗三謁周茂叔皆拒而不見安石恚曰吾獨不能求之六經乎遂不復見茂叔知人與蘇明允同然使不峻拒之使變化氣質未必不為良臣卽不然亦未必禍天下若斯之烈也鶴林玉露嘗深惜之以為此有天意

宋人如蔡惇最工書其論書亦最精自謂[illegible]晉長脩亦謂其筆勢超超意出褚薛然後人不稱道蔡京

亦然脫有存者賈島家亦罕收藏不中作蘇黃奴隸是故君子惡居下流此之謂也

蕭相國封鄼鄼二音一音贊者在南陽一音嵯者在沛班孟堅泗水亭銘云文昌四友漢有蕭何序功第一洗封於鄼孟堅漢人本朝故事必不誤且相國沛人自合封沛合沛之鄼而遠食南陽之鄼安所取乎而王楙野客叢書據唐書劉晏傳釋文以駁孟堅之非且歷引楊巨源姚合賈島諸人詩作嵯字用者以爲皆誤謬矣按劉肅大唐新語云蕭何封鄼侯先儒及顏師古以爲南陽筑陽之城筑陽今屬襄州竊以封

功臣當就本土張良封留是爲成例何須穿鑿史制別音此言得之矣七修類稿云沛國者何始封邑南陽者何子孫所封

予向以韓吏部送李愿序愿即西平王長子而駁李濂汴洛集疑愿唐書無傳之誤近見閻若璩博湖掌錄一則辨此李愿別是一人其略云按昌黎年譜貞元十七年公在京師是年有送李愿歸盤谷序觀傳愿之言蓋終其身官不桂朝籍者安得有如唐書李愿傳所載云云乎其別爲一人一也退之有盧郎中雲夫送盤谷子詩二章和歌首云昔尋李愿向盤谷當又在貞元八年退之未第之前故得入太行訪隱淪是時西平尚在愿安得輒隱於此二也有歌又云開緘忽覩送歸作字向紙上皆軒昂又知李侯竟不顧方冬獨入崔嵬藏則知序作於是年冬蓋愿嘗隱盤谷茲來遊長安不得志故序曰送歸盤如傳所稱勳閥乎三也貞元中濟源令刻此序盤谷石上後書云昌黎韓愈知名士也高愿之賢故序而送之此當時目擊其事者僅稱之曰賢無一語鋪張其人也四也李愿傳晟立功時諸子未官等相以閤門任校太

子賓客上柱國考晟傳廣德初擊党項有功即所謂立功時也下距貞元辛巳愿已歷官三十九年矣安得如序所云五也退之貞元辛巳冬尚在京師叅調明年始授四門博士唐人最重爵安敢與歷官三十九年者雁行曰友人某六也愿傳彌聲色而政衰又云結納權近官貴賄賂遺輻湊其人如是安能此高論傑退之闕而壯之七也西平洮州臨潭人貞元七年辛未以臨洮未復請附貫萬年詔可是愿當爲長安人安得於濟源之盤谷曰歸乎八也右此辨予北征日記云云亦已疏矣故備著之

宋人兩張先皆字子野人往往不能辨前卷已備詳

其後居然未有如道山清話之訛列者道山云張先
京師人在文章九長於詩詞人目爲張三影又號三中此句都官郎中
君謂此當自八十餘尚卿也以三影爲京師人亦誤且下又云其祖母
宋氏者章皇后妹也予以見貞家刻苦道於寔傷取
高科官既殿爲人作傳以知歐陽永叔雅敬重之云云
今人乃以張三影呼之哀哉歐陽爲其墓銘此歲時官與萬曆青年四
十八字觀此則誤參秋間之談又何怪乎又按湖州張
先影子野年八十五尚貞妾東坡贈詩云詩人老去鶯鶯
在公子歸來燕燕忙又有一叢花詞云不如桃杏
猶解嫁東風歐陽公稱爲桃李嫁東風郎中見范公
稱過庭錄知兩張子野皆從歐公遊也
今小說演義記貝州王則事其中人亦多有依者如
馬遂擊賊被殺是也其云成都神醫嚴三點者江西
人能以三指間知六脉之受病以是得名見癸辛雜
識
張合愈先飛颺公祠云野老爭傳翊州當時功業
冠南滇小雜碑字落山外破鹵旌旗白石邊祇見荒
祠通落日不摘遊探照殘烟陰風古樹鵑啼恨長稱
英雄事九泉蓋眞人之思亂公爲蜀人之思忠哉
虛子賤碑云齊南伏生卽子賤之後虛與伏古通

見趙彥衛雲麓漫鈔又在字說之後
活字板起於宋畢昇宋時人
桐城友人姚文燮字經三順治己亥進士詩畫皆有
名年六十餘忽病不識字自其姓名亦不自知醫不
知爲何症也竟以是終按夢溪筆談記松滋令姜愚
者忽不識字者數年後稍稍復舊信奇疾也
墨莊漫錄載明州士人陳生泛海至一地曰天宮之
院堂上有老人鬚眉坐左右白袍烏巾者三百餘人
云老人唐相裴休也山中生人薓甚大多如人形陳
欲乞數本老人曰此物鬼神所護借將歸經涉海洋
恐貽禍也山中良金美玉皆至寶任簡取之又云楞
嚴經心地之本當循習之時元祐間也因錄人參事
記於此
姑蘇志古蹟類滄浪亭之後載梅都官園引祝穆野
錄云聖俞晚年謝事卜築滄浪之旁與子美爲鄰云
按歐陽文忠作聖俞墓誌及集序初無晚年謝事卜
居蘇州之文但云累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命編修
唐書書成未奏而卒年五十有九其卒在京師亦未
嘗謝事也小說之妄如此乙文恪顧取之何也
印本書始於五代諸家之說皆然惟陸文裕豐閒答

云隋文帝開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形廢像遺經悉
令雕撰此印書之始予詳其文義蓋雕者乃像撰者
乃經徵山連前之說耳
王安石子雱云君子多喜食酸小人多喜食鹹蓋酸
得木性而上鹹得水性而下也右見青箱雜記六月
九日雨中觀此爲不覺失笑或問之予曰安石父子
引用呂惠卿曾布等一輩小人恐皆用鹽醬試過若
韓富司馬諸公直是啊得一斗醋故安石僻之不遺
餘力耳座中失笑
前輩大家各有本末非後生小子一知半解所得擬

議近代如陳晦伯胡元瑞之正楊是也吳人吳殳字
修齡予少時友其人嘗著正錢錄以駁牧齋予極不
喜之觀洪文敏容齋五筆所載嚴有翼著藝苑雌
黄頗務譏訶坡公名其篇曰辨坡文敏以爲蚍蜉撼
大樹乃知此等不度德不量力古人亦有之矣
後唐裴尚書年老致政其門生馬裔孫知舉放榜後
引諸進士謁謝裴賦詩云三主禮闈今八十門生門
下見門生按此即今樹下引見之禮然門生門下見
門生今詞林相國僅兩科即已有之不足異也
胡掃綿言宋文臣起復必先授武官蓋用墨縗從戎

之義示不得已也故富文忠公以宰相丁憂起復初
授冠軍大將軍餘官多授雲麾將軍是以明知奪情
起復之非也明初猶沿此習雖東楊蹇夏諸名臣不
能免特不授武職耳　本朝雖提督總兵官與令丁
艱其或邊疆要地令在任守制者必出　特旨孝
治過宋明遠哉
老學菴筆記張文潛云王中父詩好用助語又記韓
少師持國詩數聯如用舍時焉耳窮通命也歟之類
明啓禎間尚竟陵詩多用助語世以爲口實然古名
輩先已有之

筆記司馬文正公五字詩云烟曲香尋篆杯深酒過
花可謂工麗此與文忠烈趙清獻詩擬西崑相似也
坡公與殿帥姚麟相善云傳語本官今日斷屠故人
戲以坡書爲換羊書然麟亦武臣中之錚錚者吞落
紀聞記其二事云王介甫當國一日折柬召麟麟不
往裕陵知而諭之麟對曰臣職掌禁旅宰相非時以
片紙召臣臣不知其意故不敢往又有言麟馭下嚴
者裕陵亦因事勵之對曰誠如聖訓然容臣自行刑蒙
陛下拔擢使掌衛兵於殿庭之間豈肯以私恩結下
爲身計耶裕陵皆善之據此二事其爲坡公之友無

傀矣按麟閣中人某樹姚硬司家陸放翁云
茅亭客話記猜處士滕昌祐種荷竹法錄於此埋一
大盆拌土令細切生葱兩握各少許深二尺餘以水
漬之候春初掘取藕根節者和頭三節已上四五莖
埋入深泥令近盆底才及春分葉生當年有花移竹
以八月社前後先掘泥坑令寬大以水調細土作稀
泥即掘竹四面鑿斷大根行連根以繩纏定舁時勿
令動着根鬚擡土舁入坑致泥漿中令泥漿周匝徧
滿乃東西搖之復南北搖之令泥漿入至鬚間便以
細土覆之勿令土壅過竹本根也若竹稍長者芟去

顛梢縛竹架之恐風搖動即不活每窠相去二尺餘
不須實斷只以一脚踏之來年生笋速也宜於園東
北欹土種之根勿頻澆水水多則肥死（按蜀地人栽竹多以醉日或稱竹宜八月社[illegible]處竹以五六月伏中時移自竹由雨所不殺[illegible]事也）又栽果法以冬至後立春前斫美果
近枝須有鶴膝大如拇指者長二尺以來劄於芋魁
中搗土令寬調泥漿細切生葱一升許攪於泥中將
芋置泥中以細土覆之勿令露即當年有花來年結
實絕勝種核也

坡詩胡椒銖兩多安用八百斛然建炎初籍王黼家
黄雀鮓乃至八十甕童貫家劑成理中丸至八百斤

并州朝野異聞候兵籍沒嚴嵩家有珊瑚樹六十株
玻璃瑪瑙水晶珊瑚哥柴官汝窯象牙瑇瑁檀香等
器三千五百五十六件沉香五千五十八斤空青四
枚古銅龍耳等鼎彝犧樽象尊鴨等爐一千一百二
十七件大理石倭金等屏風一百八座金徽玉軫等
古琴五十四張二王懷素歐虞褚顏黃米蔡蘇真蹟
等墨蹟三百五十八冊王維小李將軍吳道子等清
明上河海天落照長江萬里南宮劉元等名畫三
千一百卷冊宋版書籍六千八百五十二部輸入內
石牀十六張雜嵌螺鈿瑪瑙琥珀等牀六百七十五

張倭刀兵器三百四十一件象牙瑇瑁等[illegible]
琵琶弦子樂器八十件紫礦白礦三百九十五兩[illegible]
二百五十斤羊脂白玉碧玉黑玉等帶一百一條金
龍壺杯盤等三千五百八件紅玉杯[illegible]始建國元年作
注水卮白玉汞和鎮宅世寶杯盤玉屏風玉[illegible]
[illegible]盆玉佛玉人玉馬玉十王玉瓶玉爐玉壺玉[illegible]
玉杯玉盞玉飾等八百五十七件黃金三萬[illegible]
百兩有奇白金二百二萬七千兩有奇[illegible]
沒朱寧黃金十萬五千兩白金四百九十八萬[illegible]
金四箱銀十櫃玉帶二千五百束綫金[illegible]

銅屏風五十座大理石屏風三十三座胡椒三千五十石（此物昂价倍元璞奠）蘇木七十三杠祖母綠佛像一尊白玉琴琵琶各一金船二十古畫四十杠古銅器五十杠銅獅子四百隻古銅鑪八百三十座巧石八十杠他物稱是殆又過前代矣世蕃又有金絲帳金溺器人雙陸之類

京師見倪元鎮小畫（作枯木石）有余忠宣題云三春雨日蒼龍角萬里雲霄翠鳳毛怪底君家圖畫裏虛庭涼月夜蕭騷唐肅云木客夜吟秋露冷山空無人石瀨寒不似君家千谷雲旗畫下玄都壇高巽志云蒼然古木石巖幽移得江南一段秋共說倪君知繪法數竿瀟灑與風流秦約云斷劍故開碧錯刀終有神陂陀歲寒意不似前時與王逢云流光冉冉逐驚波文物空思舊水和遊獨有詩存張郭當時風致已無多又于思得虞允文二詩不具錄倪畫甚蒼秀諸人字書亦多工皆元末人也

張中丞南溟（鵬）修小清河自作濟河議謂白雲湖在長山縣非也按白雲湖在章丘縣距長山尚百里李中麓云章丘西北有湖名白雲湖水按濟河諸山七十二峪西灌鶯女湖七十二泉經谷繡江泉水瀦而為湖白雲英英出其中湖因以名其水入大清與小清無涉不知南溟何據而云然

廬山白鹿洞陽侯有古松大幾十圍松半枝節間生竹一叢從三尺許安中不合上圖之此與湖南松上竹生同

山谷甥徐師川洪龜父輩人皆知之呂居仁紫微詩話記楊道孚克一張文潛之甥少有才思爲舅所知元符初榮陽公（呂希哲）謫居歷陽道孚爲州法曹掾嘗從出遊以職事遽歸道公詩云雨綠箱紅郭外田山濃水澹欲寒天參軍抱病陪清賞一檄呼歸亦可憐此詩之妙不減徐洪也道孚極喜李義山詩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以爲作詩當如此學亦居仁云又石林詩話記吳縣主簿寇國寶一絶云黃葉西陂水漫流籧篨風急滿扁舟夕陽暝色來千里人語雞聲共一丘又云寇徐州人久從陳無己學此詩尤佳從蘇黃門庭中來固自不同正石林所云文字淵源有所自來亦不難辨也豫章別集有題道孚畫竹所謂人物英秀有外家風氣者即克一也

左先生蘿石有古歎水詩一篇予在揚州日通州有老布衣古姓者自號古辣泉（名未詳）其義云何辟寒

錄云古錄今穎陽門始名以城中之泉釀酒埋之地
中日足取中名古酥泉子同年孟縣莊理丞大武生書
自號老峯按嵩老峯乃嵩山之峯名也
邯鄲七修類稾言魏有邯鄲淳所書三體石經恐誤
淳乃漢順帝時人作曹娥碑至魏文時已百數十年
矣或鍾繇梁鵠等書耳又考按陳壽魏志邯鄲淳與
子叔同傳云淳一名竺字子叔潁川人博學有文章
又善蒼雅蟲篆許氏字指黃初初爲博士給事中張
懷瓘書斷云梁鵠書受法於師宜官時邯鄲淳亦得
次仲法淳宜小字鵠宜大字又云八體悉工尤精古

文大篆八分隸書淳師曹喜韋誕師淳而不及子欣
宋能書人名云陳留邯鄲淳爲魏臨淄侯文學得次
仲法名在鵠後其爲魏人明矣如此瑣書號精核而
有此誤何耶
梁庾肩吾書品令及古階升本下之上凡二十人而
列魏徵第二注充成二字於下謬極矣惜不得古
本正之
六月十五日 欽賜滿漢大學士滿尚書及兩掌
院學士等 御筆大學士伊桑阿曰光贊臺閣
泰曰容德堂王熙曰山江風度張玉書曰光輔尚書

吏庫勒納水鑑堂戶馬齊九八經邦兵索諾和崇志
堂刑圖納詳慎工薩穆哈存誠掌翰林院吏部侍郎
常書曰掌絲綸
六月二十一日 世祖安懿妃薨公侯伯以下滿漢
文武官具赴 裕親王府齊集是日 皇太后與
上親臨奠 裕親王生母也
李用交撰所得人物志做名臣言行錄例予久訪
西六游南上縣中州人物志不可得此次買王得羊
也川交正德癸酉舉元用戊進士官李空同時所
著嵩渚集敢傳川交自號嵩渚山人筱嵩渚山在榮

陽縣東南一名小陘山非中岳也
上諭兵部湖廣提督徐治都勞績懋著前孫思克
施琅俱授將軍徐治都亦應授爲將軍欽此該部請
旨徐治都着授爲鎮平將軍治都宿素名將捍
禦寇平夏逆屢有大功其夫人某氏死難甚烈軍
政有 旨附九卿各直省提鎮舉覈予在班行曾
極推孫徐二公蓋所嗣於公論如此今二公果奉
特旨進位將軍仰見 皇上知人之明懋功之
賞必當乎人心若此
命禮部尚書掌翰林院學士張英戶部右侍郎王士禛

內閣學士王掞陞某爲纂修類函總裁官翰林官
欽點分纂四十人

神仙傳多誕妄無稽即吾儒所常稱說者可例其餘如古焦先年一百七十歲河上公對漢文帝言吾注道德經以來一千七百餘年黑子得地仙漢武帝時遣使求帛加璧以聘墨子墨子不出孔安國求越相范蠡年三百歲色如童子張志和與顏魯公遊不望歸一席於大面稽手上昇又古孫登始太傅楊駿駿餞之不放去登乃卒死駿埋之於振橋後數日有人見登在董馬坡之類夫蘇門先生嵇叔夜以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世云云故叔夜詩云遠懷如下惠近愧孫登今乃謂嵇受傳致登遺之布袍登借刀斷袍上下異處置駿門下後斫碎之時謂爲狂語以公和之孫光暗爲此見戲以貿竊其妄大抵如此可一笑也

楊升菴先生在滇有張半谷合幷從遊時謂楊門六學士以比黃秦晁張諸人半谷即禽光俗則楊弘山上雲王純菴廷表胡在軒廷祿李中溪元陽唐池南錡又有吳高河懋爲七子以擬廖明略月巷門七子文藻皆在滇南一時盛事是也按朱门濟明收集人

日草堂詩引云升菴先生在江陽以畫像寄余白下揭於寓齋日夕焚香如在函丈異哉巳未人日西域金人與東海何良俊吳門文伯仁黃姬水郭第秣陵盛時泰顧應祥而約過余觴之齋中齋南嚮先生像在北閩諸子不敢背之坐各東西席如侍側之禮比丘員淵餉中泠泉究得陽羨貢茶一角烹茶爲供以宣窯注之焚沉水於鑪作禮畢就坐皆歎曰甚哉今日乃得覩升菴先生文子曰今日之會奇矣余當作人日草堂圖以寄先生余欣然拊掌因拈人日題詩寄草堂遙憐故人思故鄉之句作八闔散諸子請各賦一篇幷寄先生見吾輩萬里馳仰之懷越二日文子圖成又二日諸子詩亦第成余乃爲之引云牧齋曰嘉靖乙未先生年七十二以是年六月卒於永昌詩畫郵致之時先生已不及見矣按先生集有巳未六月病中諛余張唐三君詩所謂魏闕煙雲客八千里戍學上人四十年是也當時先生流離顛沛遠在天末而遠近爲人企慕如此何殊東坡惜身殘南荒不及王局之生還耳彼譏人者適自彰其年豈止與烟草同腐已哉

予向喜陳白沙恰到溪窮處山山杏花楊夢山太

管常慥任家亭子上連翹花發共銜杯新異不經人
道偶閱升菴先生集一絕句云南城殘日黃梅雨閉
獨坐數枝斜花谷韵
以戶部左侍郎蔣弘道爲都察院左都御史右侍郎
王士禛轉左侍郎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王掞爲戶
部右侍郎[illegible]
嶺南舊無鴻鴈順治庚子始有之千百爲羣皆西向
飛去自是年年有之不見北鄉者右見滇志然非巷
集有從滇池見新鴈詩
升菴客滇遊其門者自六學士外又有隱士董難
字西雍太和人常輯轉注古音者韻譜滇志列隱逸
傳曾見其遊上關寺一詩極佳錄之杜鵑枝上春可
憐杜鵑聲裏內如烟萋萋滿目芳草碧杳杳一髮青
山愁忽悲多秀客溝久打包楝風花信前闌板池塘
綠陰樹驚心　曲南黃絃風格宛似升菴
何易于唐書在循吏傳孫樵嘗書其事文極工按楨
弓曰易則易于難者未之有也易于之名
義蓋取此然取名於此禮何耶
以翰林侍讀學士徐嘉炎爲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特賜原任福建興泉道參議陳啓泰謚忠毅原任浙
江温處道僉事陳丹赤亦贈忠毅
過國子博士孔東塘任尚觀宋方鑪款識云紹興二年
大寧縣臣蘇漢臣監督姜氏鑄至德壇用凡二十字
小篆姜氏即姜娘子
東塘又出示蔡卞書曹娥碑大字末云宋元祐八年
正月左朝請郎充龍圖閣待制知越州軍州事蔡卞
重書京卞兄弟皆工書亦章惇之比不中與蘇黃作
奴
又觀歐陽永叔瀧岡阡表此永叔在青州所刻石爲
江神借觀者其事甚異然書法殊平平不如江神嗜
山谷書卑耶抑嗜其文章耶
觀漢甘黃玉笛吹之成聲又觀漢銅尺司馬温公布
帛尺唐韓文公洗小忽雷宋紹興御製大海潮背有
横書小篆三字背皆龜文其面紋理自然成三十六
峰其下有潮汐浩渺之狀故名
淮陰門人張力臣弨年七十矣寄所刻昭陵六馬圖
贊及辨云唐太宗葬文德皇后於昭陵御製刻石文
并六馬像贊皆立於陵後命歐陽詢書無庸疑矣乃
游景叔云高宗又詔殷仲容別題馬贊於石座又云
詢書不復見殷書獨存今所傳之贊正仲容所別題

非太宗御製若然則贊有異詞書有兩種矣謂得之
園陵記果足信否是以趙紫函有四疑范仲闇又援
升菴殷譔歐書之說互有不同昭於康熙辛亥冬從
漢南過雲棧間道至醴泉抵趙村石鼓寺宿明日登
九嵕山道恭謁殿前上下歷覽皆如昭陵諸志所云
若觀六馬其制琢石如屏風每方高四尺五寸廣五
尺五寸厚一尺週遭邊界稜起馬身半鑿空處刻下
三寸西第一門歸騎立有馬困前立拔箭東第一西
第二則三歸立前左一歸作奔勢餘三則總座而奔
各馬頭之上一隅皆留石一尺正方與邊界相不逸

隱有字跡是當日刻贊處也下座每邊三馬相連各
離尺許共置一座座面之石與地平合縫有微欽
連屬是石座無容書處也不知景叔何以不察宗函
以爲馬無座書誠是矣昭恐其樂旋其旁者爾目撫
摩推測惟喜得上一隅書贊之處顯然可見想因其
地位頗狹筆法細瘦非同大書深刻更經千百載風
雨剝蝕固當漫滅幸趙氏金石錄云昭陵刻石文六
馬贊皆歐陽詢八分書世或以爲殷仲容書非是至
諸降將名氏乃仲容書耳今附於卷末是歐殷兩書
各存之徵也今馬之上方無一字可見是歐書巳亾

之徵也又攷志云駿石居後殿左右下一坎兩行列
置石人或無上半且下埋入於土皆不全此貞觀中
擒服諸番將君長頡利等十四人之像琢石刻之北
司馬門內者照視之其像無幾乎下半衣甲之紋亦
殘毀不可名狀安得有胸前之字是殷書巳亾之徵
也紛紛懸擬不須置辨作觀起說自明矣趙明誠
至醴泉縣觀太宗廟中見昭陵圖六駿圖[illegible]
[illegible]二碑巍然對列各拓數紙歸乃倣刻爲圖設詳
說爲至番將十四人諸記止有十二人蓋彼時巳闕
共二矣巳未入都見朱竹垞太史所察唐書列傳載

有十人其稱同者七不同者三爲葉宗吾贊盈王
自葉護[illegible]伏闍信亦無碓據未敢指定誰
另附[illegible]於末以[illegible]考數之癸丙端午日庚申
[illegible]不[illegible]不敢[illegible]杜之
[illegible]乃如[illegible]
然不是於[illegible]乃多一道人頭自稱長吉安
云子所說甚合道理我不得入混在西域甫[illegible]
助道所夢即寂頭廁也宗門號要唐紫玠供奉凝注
恩益經南陽忠國師問几注經須會佛意始得供奉
云若不會佛意爭解注得師令侍者盛一椀水著七

花木在水中夜而安。雙峯問是箇是甚麽義。璘無語師云老僧意亦不會豈況佛意此二條可與陸說發明

戶部𠕋公在京王以下滿漢文武官員康熙三十三年俸米分應支俸銀五十八萬五千五百六兩有奇

武官紹興人見了也少斐姆名賣卜長安市後鎖粧龍門少宰閒冬散茅椒臭花石安幾年聯有紫光豈能見畢右見磨書又穩靈坦則天姑孫常問空中語云開心想即見菩薩如文殊像曰與汝印驗令衆皆以手拔之後印跡猶見止潤州金山寺山北有龍穴

常州毋復如雲坦於之毒要越跡華林寺內有張遼墓寺僧多爲鬼物所亂坦呆之鬼患有見神傳北釵家多出爲人如此亦與異也乎。雖是稱陰滿山終不能遠引而去不足道矣世亦傳李林甫與其女皆仙女郎太白苛所謂廬山女道士李騰空者

特贈總督兩江侍郎傅臘塔太子太保給一拜他喇布勒哈番令其子承襲

召原任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韓菼原任右春坊右中允徐秉義於田間升召原任刑部尚書徐乾學左都御史王鴻緒少詹事兼侍講學士高士奇入京修

書

禪宗頓漸二門分途久矣而頓門又自爲矛盾互相排詆於佛祖無諍之義何居常讀吳與儉然禪師能秀二祖贊云二祖之心如月如日南北分宗工言之失此語足爲今日僧徒好鬬諍之良藥特拈出之

召試戊辰科進士唐孫華特授禮部儀制司主事孫華太倉人子門人昨已登編朝邑知縣

居易錄卷二十五終

居易錄卷二十六

濟南　王士禛　著

今人事事不及古人如郡縣志書亦其一也華陽國志三輔黃圖等勿論矣即予近所得明黃才伯佐廣東志李川父濂河南通志涵蘇陸鼎儀釴山東通志皆精審不苟借升菴四川總志馬伯循陝西通志未及見爾曩曲沃相衛文清公以閣臣入　朝請修　大清一統志暨修直省通志而吾鄉新通志修於癸丑當事既視為具文秉筆者又鹵莽滅裂不諳掌故如人物一門竟將曹縣李襄敏公東昌縣秦莊毅公紘

沂州王恭簡公景三鉅公姓名事實削去不存一字其餘可槩見矣時尹有施泰瞻天齊主其事殆吳耶顧炎武亭林在局而不一是正潦草成書甚可惜也今方修一統志似當以舊通志為藍本

蘇蕙織錦廻文詩川大記云二百餘首楊文公蓋至五百餘首明僧起宗乃又分為七圖一百四十七段得三四五六七言詩至三千七百首某上府刻之僧亦異人而蘇氏方寸之間古今衍之如無盡藏神矣哉

田少司寇漪亭雯言撫黔時署中庭砌有草結實殷紅可玩詢之役人曰斷腸草也一日有叙頭小鳥色如鸚鵡飛啄其上捕之甚易蜀致名斷腸鳥唯食斷腸草子不食餘物按博物志云太陽之精名曰黃精天老曰太陰之精名曰鈎吻鈎吻即斷腸草也七修類稿鈎吻與黃精同穴對待而生形如黃精

周質字青士家禾郡之梅里以賣米為業自晨至午啓肆過午輒下簾閉肆登小樓讀書吟為詩與朱彝尊亥年鍾淵映比鄰相善一日遊嘉善曹村氏園月夜吟詩意得遂至達旦適郡丞李某以事至署與園鄰聞周吟聲彷徨不能寐詰朝詢知其故逮至杖而逐之予曰袁彥伯使不遇謝鎮西幾不免虎口

唐人好為鬼神誕妄之說如織女弄玉西子等事皆屬不經李羣玉題詩湘女廟自云遇娥皇女英段成式戲之曰君虞舜之辟陽侯也侮聖如此可謂無忌憚矣

晉僧意在瓦官寺問王脩曰聖人有情不曰無曰聖人如柱耶莊子謂東郭子曰道在螻蟻在稊稗在瓦甓在屎溺此與語與禪宗師壁瓦礫樹林水鳥露柱燈籠等話頭何異

華亭門人周綺字麟垂才士不倜有子名耀庚字冰

特少年以錢唐觀潮賦知名下筆千言而悠悠忽忽
迹類清狂常除夕署門一聯云論家世如闕帖宵寄
可稱舊矣問文章似談箋頗稍換得錢無太幾卒二
物皆松江產也箋云稱廠好食生蝸牛
十五日　上諭諭戶部朕惟黎元率有全恃農桑
每遇歲時豐稔比屋皆能自贍倘一經旱潦籽食無
資即有俯仰不給之虞非相時緩急酌先事圖維則
補助之恩難以遍霑頃巡歷邊外道經密雲等處地
方見田疇歉收米穀價貴閭閻買之衣食不充目前
既已艱難來歲何所依賴宜預為籌畫用裨貧生着
遣部院堂上官二員會同直隸巡撫親詣州縣詳察
明白應作何區處賑濟確議具奏其八旗披甲當差
及年老有疾中傷退閑人等有實係貧窶窘於謀生
者着該都統詳察姓名報部應作何恩恤兩部議奏
尋有　旨遣吏部侍郎安布祿戶部侍郎法爾哈
往
二十四日武闈榜放會元倪錫浙江蕭山人
上諭復已故原任刑部尚書徐乾學官以修書舊勞
也
將總憲格菴說康熙癸亥殞逝未發時一日有人喚
兩輿夫云欲往齊化門外嶽廟謁客比至下輿入徑
趨廊下其中先有多人切切低語至晡不出輿夫疑
城門閉入視之闃無其人神案上有催偵錢若干在
焉乃知非人也
景陵熊寅字國亮萬曆壬辰進士客京師遇異人自
稱鄒月窗以赫蹏書授寅曰有阨發此當相助俟芙
蓉嶺吏相見也後渡彭蠡風大作檣摧柁折急發書
視之風忽止舟得無恙書中有告汝婺源云云遇選果
得婺源縣令一日自縣之郡行峻嶺上忽於空中見
月窗相與道故良久始不見詢其地則芙蓉嶺也壬
寅元日夢鄒來曰龍華會近矣遂卒
九月二十一日巳刻經筵　上御文華殿滿講官
吏部尚書庫勒納兵部尚書索諾和刑部尚書圖納
都察院左都御史傅臘塔吏部左侍郎兼掌翰林院
事常書禮部左右侍郎席爾達多奇工部右侍郎常
綬漢講官吏部尚書熊賜履禮部尚書兼掌翰林院
事張英兵部尚書杜臻刑部尚書翁叔元工部尚書
李振裕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彭孫遹戶部左
侍郎王士禛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王封瀠東
西侍尚書庫勒納侍郎彭孫遹進講大學詩云樂只

君子一節都御史傅鼐塔尚書英進講尚書敖奏以
言三句講畢　上御　乾清門召見内閣九卿詢
問原任將軍趙良棟御史任弘嘉條奏事移晷乃退
賜宴太和門
二十四日　東宮會講禮部尚書兼掌詹事府事
張英刑部右侍郎兼掌詹事府事尹泰進講中庸君
子尊德性而道問學一節少詹事務赫什講許汝霖
進講尚書君子所其無逸二節講畢　賜茶文華殿
門
凡會議秋審　朝審皆坐日中甚苦九月二十日立

冬後屢會議或問予者予笑答之曰但知秋陽暴之
未覺冬日可愛
十月朔　午門頒二十四年曆始列蒙古扃國諸部
節氣晝夜時刻曰烏朱穆秦曰科爾沁扎賴特阿霸
哈納蘇尼特杜爾伯特高齊乂毛明安郭爾羅斯阿
袞科爾沁阿霸垓四子部落巴林扎魯特喀爾喀喀
喇沁敖漢翁牛特土默特奈曼克什克騰吳喇忒鄂
爾多斯　本朝正朔之遠暨如此
以兵部左侍郎王繼珍爲浙江巡撫巡撫浙江僉都
御史張鵬翮陞兵部右侍郎

初七日武進士臚傳一甲三人狀元曹曰瑋京衛人
榜眼丁爽陝西人探花石鈞湖廣人
初九日大雪初晴　駕幸南海子初十日　幸暢
春園十一日　幸玉泉山十二日十三日大閱於玉
泉
宗姪茂京原邴庚戌進士今爲禮科給事中太常烟
客先生孫同年端士兄揆長子也畫品與其祖太常
頡頏爲予繪倣荊關董巨倪黄諸大家山水小幅十
幀與元人得意之筆又自題絕句多工其一云蟹舍
漁莊略彴邊柳絲荷葉點清妍十年零落荒園景彷

彿當時趙大年西田橫岡側畝出新題小樹周遭雲往
還尺幅戀容窺元宰曉來剪取富春山大癡富春山嶺一日秋
雨中茂京攜畫見過因極論畫理其義皆與詩文相
通大約謂始貴深入既貴透出又須沉著痛快又謂
畫家之有董巨猶禪家之有南宗董巨後嫡派元惟
黄子久倪元鎮明惟董思白耳予問沉著以閒遠爲
工與沉著痛快之說何居曰閒遠中沉著痛快惟解
人知之又曰仇英非士大夫畫何以聲價在唐沈之
間徵明之右曰劉松年仇英之畫正如溫李之詩彼
亦自有沉著痛快處昔人謂義山善學杜子美亦此

意也
命兵部督捕侍郎趙山通政使司右通政張雲翮工
科掌印給事中博爾濟兵科給事中趙心抃閱視河
工（心抃號西充人予門人也）
濟源縣段少司空園是王屋予煎茶處中有二泉次
曰小泉去盤谷不十里門外一水曰濟水出王屋山
枝道志王泉在濟水上盧仝煎茶於此今水經注不
載

東觀土事贊衞聞（舊鈔）借襄陽守城錄寫本一卷記南
宋開禧二年荊鄂都統趙淳守襄陽事首署門生忠
訓郎趙萬年編無名氏跋云按史開禧用兵止載畢
再遇數有功而詳其事趙淳止有焚樊城而遁之訶
魏友諒突圍而去事今幕客記注乃若此然則魏當
何如記之耶豈史臣多遺逸而不及見此耶抑以爲
誇張失真而不之取耶皆不可考也
陸右丞蹈海錄一卷京口丁元吉撰首宋史陸秀夫
列傳次熊開傳次輓詩有龔序五言方回曾徵一坏
土魚腹葬君臣龍仁夫無地尋黃鉞終天慘玉衣仇
遠付拖白日沒不知滄海深方鳳巍背舟中國龍胡
水底天七言楊炳龍人心自感興元詔天意難同建

武時盛虜不挹已無行在所丹心猶數中興年數聯
最警策末載吳萊桑海遺錄序右丞遺文丹陽館記
一首
保越錄一卷記元至正十八年浙江等處行樞密院
副使呂珍守紹興本末不著作者姓氏
先曾祖大司徒府君書楚詠何心隱一案千古自
有定論前卷詳其顛末矣近觀爲文敏公（著）澹游集
有答府君帖云南中縉紳皆謂何心隱行兼三游
罪浮四凶宜之憲典說以爲非三尺之平今中丞不
辨其當罪而以罪之者不在已若將移事於臺下者

蓋李孫行父逐莒僕而自以爲於舜之功二十之一
也意在構怨而適足歸功於臺下何病爲此書與弇
州先生云云皆公論益知趙崇善狂吠爲可恨也
西洋意大利亞國遣其臣世襲公斯覺嗾納及瑪諾
薩進貢將至香山澳門而斯覺嗾納病死瑪諾薩言
彼國相患入風數年然之且西賜將若彼國善天文
者入中國有聖人在位故貢方物以輸誠其國距
中國十萬里凡經七國行三年始至粵其貢物有自
鳴琴千里鏡等凡二十二種九十八件（右見殿京邸報述）
采石瓜洲斃敵記一卷紀虞雍公事雍公門人滄州

蹇駒撰隆輿改元漫叟序擬以韓仲卿雅不著姓名
酌中志餘冀敝泰昌啓禎三朝書八種東林朋黨錄
點將錄同志錄東林籍貫盜柄東林夥夥壞封疆錄
天鑒錄欽定逆案附天啓宮詞同志錄部院五十七
人先太師公名列十一部曹四十一人從叔祖吏部
象春名列第一東林籍貫山東十三人首太師終吏部
其十一人曰畢自嚴張鳳翔劉策柳佐王洽宋槃翟
鳳翀程紹史永安郝可壯袁化中云
御製百家姓首云孔師闕黨孟席齊梁高山仰鄒
魯榮昌舟季宗政游夏文章師關端數語已見　崇
儒重道之盛心矣
以通政使司左通政常豐聖為都察院左僉都御史
僉都御史劉懋元病卒
十一月初二日　貴妃薨初五日權厝城東花園滿
漢二品大臣已上俱赴殯宮哭以　南郊陪祀例不
與十三日　冊謚溫僖以大學士吏部尚書伊桑阿
禮部左侍郎兼太常寺卿席爾達充正副使是日五
鼓民公侯伯已下郎中已上俱赴殯宮
宋劉昌詩蘆浦筆記載治臟方麻黃二兩不去根節
湯浴過訶子二兩去核用肉二味為粗末每服三大
匕水二盞煎減一半入臘茶一錢再煎作八分熱服
無不驗者又云彭子壽侍郎一方用新羅即今高麗人參一
兩為末雞子清和為丸如梧子大陰乾每服百粒溫
臘茶清下一服立止
宗人通政使司右通政黃巖卓傳一方治男婦氣血
虧損卯喘嗽寒熱重症亦能治之其方止用人參一
分真三七二分共為末無灰熱酒調服二煎三煎皆
如前日服三次有奇効
以兵部右侍郎張鵬翮提督江南學政提督江南學政[illegible]
禮部疏請廣八旗生員額數查八旗滿洲蒙古原額
取生員四十名今將上三旗包衣滿洲佐領屬託和
并五旗包衣滿洲佐領俱應歸併八旗滿洲蒙古考
試共取進生員六十名八旗漢軍原額取生員二十
名今將上三旗包衣漢佐領併五旗包衣漢佐領俱
應歸併八旗漢軍考試共取進生員三十名奉
旨允行奉天府府丞金鼎疏請照例廣生員額亦允
行
唐趙蕤長短經第二十篇[illegible]引尸子曰昔周公
反政孔子非之曰周公其不聖乎以天下讓不為兆
人也此荒唐悠謬之論乃孔子之所必誅而託名聖

人眞可謂無忌憚者孟子惡處士橫議正謂是也
命兵部覆試下第武舉取五十人　駕幸瀛臺親
試騎射技勇
以在籍原任刑部尚書陳廷敬爲戶部尚書
命吏部右侍郎安布祿戶部右侍郎法爾哈查勘直
隸被災州縣復　命得　旨通安州等十一州縣
賑濟貧民着一半給與米穀一半給與銀兩所餘米
穀着照時價稍減發糶於民密雲通北州縣着守道
沈朝聘文安等通南州縣着巡撫郭世隆親行散賑
發糶仍着戶部賢能司官各一員公同料理務俾小

民得沾實惠其十一州縣康熙三十四年地丁錢糧
俱着蠲免
十一月初二日致仕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李
之芳卒年七十有四　賜諡文襄昔閩逆之亂兩浙
震驚公方駐節杭州聞警即移鎮衢州與賊大小百
七十餘戰身冒矢石爲將士先賊卒不能踰錢塘江
一步窺江南者公之力也公爲予爲作年譜序未脫
稾而公薨
十五日刑部左侍郎鄭重卒於位公字山公福建建
安人順治戊戌進士予同年石交也往哭之慟予平

生哭友最慟者施侍讀愚山閏章葉文敏訒菴方藹沈文
恪繹堂荃暨公四人耳
初江陰縣治鐘鼓樓每令出入以鐘爲度康熙初
鐘忽累夕不鳴令登而詰之僧對曰樓有妖物不可
上令怒笞之縣有某靜師者夜行古高寺僧話往來
之某曰必狐也狐性嗜雞而忌梧子油可以梧子油
炙雞置樓下彼來竊啖必大吐委頓伺之可擒取也
僧如教果獲一狐色純黑而九尾狐被縛哭曰吾千
歲狐也得道已來橫行大江南北無敢攖者所畏者
惟三人耳若何人斯而敢厲我僧詰三人爲誰狐曰

東郭畢學究城南劍菴某和尚靖江知縣鄭公重也
三人外吾皆得而侮之僧曰是即某和尚命也狐曰
然則吾當遠避且鄭公將來攝此邑吾從此逝矣僧
釋之遂去未幾令遷去鄭果至鄭起家靖江令爲政
清惠平恕入爲行人擢吏部歷掌考功文選有清望
後歷副憲少司寇矜慎庶獄言無不盡不肯婀阿詭
隨雖和易近人不立崖岸而是非之介屹然不可搖
奪下直閉門晏坐於名利泊如也尤篤友誼同年故
交或物故數十年其子姪來京師者必極意賙卹之
無倦色遇人一以至誠不逆詐也因少司寇給假

云鄭公眞聖賢眞名臣予以爲知言

契丹國志后妃傳道宗蕭皇后本傳云性佸寡欲嘗
王宗元之亂道宗同獵木知音耗后勸兵鎭帖中外
甚有聲稱崩葬祖州云云而已焚椒錄所紀耶律乙辛
張孝傑輩讒搆賜死之事絕無一字及之又錄稱后
爲南院樞密使惠之少女而志云贈同平章事顯然
之女志言勸兵似嫻武略者而錄言幼能誦詩弱及
經子錄中所載射虎應制諸詩及廻心院詞皆極工
而無一語及武事且本紀道宗在位四十七年改元
者三淸寧咸雍壽昌初無太康之號而錄載乙辛搆

奏太康元年十月榛宮婢單登及教坊朱頂鶴陳首
云云已上皆牴牾不合不可解也按遼史宣懿皇后傳
雖略而與焚椒錄所紀同蓋契丹志之疏耳志惟載
天祚文妃善歌詩其詠史云丞相朝來劍珮鳴千官
側目寂無聲養成外患嗟何及禍盡忠臣罰不明親
戚並居藩翰地私門潛畜爪牙兵可憐往代秦天子
猶向宮中望太平按史亦載此詩是騷體非律

同年宋後秦宮論寄仙[illegible]以寫本詩總開相寄宋人
汝陽王質撰其例曰開南開風開雅開頌又開音開
句開跡開事開物開用開意開何開字而終以總開
其書援據亦博而好與毛鄭異亦絕與朱子不合如
衞詩柏舟燕燕鶉之奔奔二子乘舟鄭詩狡童將仲
子有女同車靑靑子衿之類甚多如云鄭忽言行蓋
多近賢不可以成敗論人所謂狡童非忽也又云文
姜鄭忽所辭者也以爲賢而不娶識者韙之此言
最允然於齊詩南山猗嗟諸篇皆無異詞後有宋人
跋云右雪山王先生詩說二十卷其家頗藏且五十
年未有發揮之者臨川貢車因正韓公樞守是邦念
前輩著述不可湮沒乃從其孫宗旦求此書鋟梓以
傳命工經始而日強分符來此公餘取讀之其刪除

詩序實與文公朱先生合至以意逆志自成一家眞
能諳探詩人之意於千載之上斯可謂之窮經矣淳
祐癸卯季冬上澣吳興陳日強書此跋謂與晦翁合
亦非也

王敍孟端友石先生集亦秦宮論寫寄有曾棨王璡
二序翰林修撰王洪撰傳中書舍人章炳如撰行狀
翰林學士胡廣撰墓表按孟端爲人狂簡今集中詩
多纖弱蕭灑不如倪元鎭沉鬱不如王原吉磊砢不
如孫大雅差與浦長源伯仲耳

西域南懷仁著坤輿圖說所記西洋諸國物產多異

其九高者有七一亞細亞州巴必鸞城瑟彌辣米德王后造形勢矩方周廻一百里城門凡百皆範銅爲之城高十九丈闊四丈八尺白石砌成上有園囿引水爲飛瀑如淡淵然一羅德海島銅鑄一巨人高三十丈立海口兩足踏兩石台跨下能容海舶往來其手指逾合抱右手持鐙昔作角甲之知只處其身中空自足至手有螺旋梯迭十二年乃成一亞細亞州嘉略省茅索祿王墓亞爾德彌細亞后爲其夫造下層矩方四面各有白石柱二十六株回廊相通寬七丈餘中爲石梯以達絕頂頂上銅犛一個馬二茅索祿

王象一工既畢后遂葬之一亞細亞州厄弗俗府供月祠祠建湖中高四十四丈闊二十一丈中有石柱一百五十七株各高七丈祠外有白石飛梁四以通四門相傳二百二十年乃成（其祠不錄）又亞墨利加墨是可國都城四十八里皆在大湖中以獨鹿木爲橋上鋪板城郭宮室弘壯精絕意大理亞（在歐羅巴東南）西北爲勿搦祭亞國城延於海中其木爲樁入水不朽其上鋪石造宮室衢中皆海兩旁通陸行城中有海艘三萬橋梁之下可渡風帆又印度河西百爾西亞國城百二十門有苑囿造於空際下以石柱承之上覆土石樓

臺池沼草木鳥獸皆具羅瑪國城有名苑鑄銅爲百鳥發機皆鼓翼而鳴如其本音（[illegible]）所載鳥獸草木略稱錄於左爪哇島有無對鳥無足腹下生長皮類筋相纏於樹毛羽五采服氣不飲不食印度國有獸角獸亡其頭有角能觸獅子解諸毒印度國有鼻角獸分上一角堅如鋼鐵能觸象南印度國有山羊頂有兩孔息大理亞國有般第狗晝潛水中夜臥於陸歐羅巴州熱爾瑪尼亞國有獸名獲辣侵答辣性貪能藏火利未亞州額第約必亞國有狸猿其身上如狸下如猿重腹轉囊遇獵人則藏子於囊中亞毘心

域國有獸名惡西那約如馬形足前長後短頸甚長自前足至首高二丈五尺毛具五采亞墨利加州白露國有雞大常雞數倍有肉身能伸縮毛彩黑白相間尾開屏如孔雀伯西爾有鵝喙長等身空明如紙南亞墨利加州有駱駝鳥形如鵝首高如人乘馬行則兵其翼疾如馬其腹熱能銷鐵意而腐大有犬能殺虎印第亞西天竺及印度有陰樹夜中開花晝則否有普薩樹有異象能通人語有白鳥喙能解毒一喙直金錢五千枚其豬有肉翅能飛印度河西曰百兒西亞有塔以黃金鑄成之亞刺北亞有樹如橡栗

夜露墜其上即凝爲蜜得白得以珊瑚爲幣則意蘭
海生珠河生貓睛昔泥紅金剛石亦多水晶國人或
琢爲棺呂宋之南曰木落各有大龜殼容一人國人
用之爲盾亞細亞海中曰祭波里島有蒲桃酒可度
八十年不壞有火浣布乃煉石爲之歐邏巴州有利
諾草爲布細滑堅韌敝可搗爲紙佛郎察有鹽石覆
屋代瓦羅瑪西北爲勿搦祭亞有溫泉女子不育者
浴之輒育哥生濟亞有兩河一濯髮則黃濯絲則白
一濯絲髮皆黑又從納波里至布里城有山山多洞
洞各主療一疾西齊里亞有巧工造百鳥能飛乃至
蠅蝨亦能飛又有發墨德者天文所也嘗有敵國乘
數百艘至鎔一巨鏡映日注射敵艘即有火發衆艘
皆燼又造巨船千人不能運發墨德一舉手船即入
海又造渾天儀凡十二重日月星宿運行遲疾與天
無二以玻璃爲之諳而西加有犬善戰一犬可當一
騎蒂郎察東北曰熱爾瑪尼亞工作精巧能於戒指
內納一自鳴鐘羅得林日亞其國王堂中以珊瑚琪
玕作屏障又波羅尼亞國有波多里亞海濱出琥
珀是海底脂膏自石罅流出浮水面見風始凝翁加
里亞在波羅尼亞之南有四水一從地中噴薄而出

即凝爲石二冬解夏冰一投以鐵化爲泥再鎔又爲
精銅一水色沉綠凍則成綠玉不復化歐邏巴西北
有四國曰大泥亞諳而勿諾亞雪際亞鄂底亞其南
夏至日長六十九刻其中長八十二刻夏至日輪橫
行地面半年爲一晝夜羅馬泥亞國有島曰厄歇白
亞海潮日七至哥兒府産橘柚香櫞更無他樹亞細
亞西盡境曰莫斯哥未亞其地夜長晝短冬至日僅
二時地中海有島百千六百日甘的亞有草名阿力
滿食之不饑風浪最大不可行海鳥有亞爾爵虐者
巢於水次一歲一乳乳時風浪不作商船候之以渡
海歐邏巴西北西海迤北至冰海爲意而蘭大有湖
播木其中入土者化爲鐵水中者化爲石爲諳厄利
亞有盤石隔石即銃砲不聞有潮長百五十里魚味
最美皆無鱗翅中有小島無根因風往來上生林木
甚茂又有二湖相通其魚不相往來有海窖潮將汲
水不盈潮退則噴水如山其迤北多巨魚以魚骨爲
舟車宮室皮爲舟遇風不溺又悠洛蘭得地多火窕
轉作溝以通火火所至便置甑釜終古不滅利未亞
州産葡萄樹極高大有鳥名亞既剌爲百鳥王羽毛
黃黑色高三尺首有冠緣如鷹隼有山狸臍後一肉

囊香滿其中如麝病向石上磨出之乃瘥有馬善走能鬬虎國人夜睡不夢君亞剌國西南海有大浪山海船不能渡有暗礁利若鋒刃皆珊瑚利未亞東北大國曰厄日多其地自古無雲氣不雨有河曰泥祿河水到處即成膏腴有巧工作龍尾車以時蓄洩最能生育殊他國弗撒國王所居殿長廣三里開三十門夜然燈九百盞亞非利加一麥秀三百四十穗莫訥木大彼亞國有巨象一齒重二百斤有獸類貓尾有香汗汗沾木即成奇香利未亞西北有福島無雨有穀自生中有鐵島生樹最大日夕有雲氣抱之釀

成甘露下滴日出雲散下作數池皆滿人畜沾足南亞墨利加州白露國有羊可代馬能絕食三四日所生一物如卵療諸疾海商貴之有鳥名厄馬長頸高足翎毛珍麗足若牛蹄不飛而善走奔馬不能及卵可作杯巻船所市龍卵是也伯西爾國人皆老壽無疾病他方病不能療至其地則瘳有虎饑時百夫莫當飽即犬可驅之婦人幼即鑿頤脣為孔嵌以貓睛夜光諸寶有大魚曰白都狼漁者乘之以捕他魚有銀河河水溢則布地皆銀沙智加國人最長人可一丈許一齒闊三指長餘四指北亞墨利加州墨是可

國工人緝鳥羽作畫光彩生動市肆鬻書西南曰花地人皆牧鹿飲其乳若牧羊然曰孛露子地多沙以魚頭布沙中每頭種穀二三粒魚爛地肥穫倍常土曰古巴有鳥夜舒翼有光自照海族有魚名把勒亞長數十丈首有二孔噴水仰出遇海船則昂其首注水船中水滿舟沉遇之者以盛酒巨木罌投之輒吞數罌而逝又斯得白長二十五丈性善能保護人人或為鯨魚困者此魚輒往鬬解其厄故國法禁捕之仁魚性亦慈嘗負一兒登岸兒為著觸死魚亦自觸死劍魚觜長丈許齒如鋸與把勒魚戰海水盡赤亦死

剌多似鱷魚鱗甲甚堅刀箭不能入足有利爪性獰惡入水食魚登陸人畜食無所擇口中無舌不害食密初生子如鵞卵漸長至二丈許吐涎於地踐之者輒仆因就食之見人遠則哭近則噬仁魚能以利鬐刺其腹而殺之有乙狗滿者鼠屬大如貓以泥塗身令滑入腹囓其五臟又能破其卵有香草曰能腹蘭魚畏之輒避去又落斯馬長四丈足短居海底罕出頷有二角如鉤睡則以角掛石竟日不醒（但白不醒此獨語益）有獸名海魔二手二足力甚猛遇海船輒顛倒播弄之多遭沉溺有飛魚可以占風颿魚介屬有殼而六足足

有皮以半殼爲舟以足爲帆乘風而行海盤大蝓又以髮夾人脛立斷海女上體是女子下體魚形其骨止血海人有二種一通體皆人鬚眉畢具特手指相連如鳧爪西海人有得之獻國王者不言亦不食復縱之海回盼鼓掌大笑而去又西洋島蘭達地於海中獲一女子與之食觀食亦爲人役但不能言身有肉皮垂至地如長衣然西人亦莫詢其族類

東西紅海水色淡紅是海底珊瑚所映也

以大理寺卿陳汝器爲刑部右侍郎太常寺卿李輝祖爲大理寺卿

十二月初八日杭州火自巳至戌焚三千七百餘家空中有二神人其一金甲若四五十許人其一緋袍年可三十許分阜纛旗二一曰崇善王一曰桂宮王火熄乃滅杭城千萬人皆見之杭諸生王遊祠記云神姓陳氏諱須字行蕭東晉會稽人歷青揚湘廣四州刺史卒葬錢塘阜山封土穀神梁大同二年封崇善侯宋寶祐六年與顯陽忠勇王並顯見雲中敵驚退遂加封崇善王今昭慶寺側廟是也

居易錄卷二十六終

居易錄卷二十七

濟南　王士禛　著

康熙三十四年乙亥二月暫停　經筵

重建太和殿自二月二十五日鳩工李少司空貞孟元振言有老工師梁九者董將作年七十餘矣自前代及本朝初年大內興造梁皆董其事一日手製木殿一區以寸准尺以尺准丈不踰數尺許而門闥重室規模悉具殆絕技也初明之季京師有工師馮巧者董造宮殿自萬曆至崇禎末老矣九往執役門下數載終不得其傳而服事左右不懈益恭一日九獨侍巧顧曰子可教矣於是盡傳其奧巧死九遂隸籍冬官代執營造之事一技之必有師承不妄授受如此柳子厚作梓人傳謂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廈無進退焉殆類是與

宋時汴京有都料匠喻皓撰木經三卷或云皓有一女每臥則交手於胸爲結構之狀如此逾年撰成木經三卷又秦始皇時騫霄國獻刻玉善畫工名裔方寸之內畫以四瀆五嶽列國之圖出拾遺記元和中裴胄鎮荊州得一石規模樓臺悉做刻鏤中空六尺八寸其工緻命名之蔣龍閣見江陵志

巡撫山西副都御史噶爾圖疏報平陽府臨汾洪洞
襄陵浮山等縣於四月初六日戌時地震傾倒公私
廨舍房屋四萬餘間壓死兵民一萬八千有奇二十
五日奉　上諭諭戶部頃據山西巡撫噶爾圖同
太原總兵官周復興奏報平陽府地震房舍倒塌人
民損傷隨經特遣司官戶部員外郎薩穆星馳前往察勘情形比
復傳問往來經過及本籍人員具述屋宇盡皆傾毀
人民多被傷斃受災甚重朕心深切軫恤應作何恩
卹着速議具奏部議照康熙二十二年崞縣等五州
縣地震賑恤之例每大口給銀一兩五錢小口給銀

七錢五分得　旨依議仍每名口加銀一兩遣戶
部尚書馬齊馳驛速往
特命平陽府士大夫仕於朝者皆歸視其家都察院
左都御史蔣弘道以下凡九人
山西巡撫噶爾圖罷以不候　欽遣賑災大臣即歸
太原也
太原總兵官周復興卒以地震傷重故也
五月初八日　東宮婚禮成　賜宴於文華殿之
北以金杯　賜酒前數日皆陰雨是日晴霽
巡撫河南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副都御史顧汧罷

以大理寺卿李輝祖為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以太
常寺卿李鍏為大理寺卿山東布政使喻成龍為太
常寺卿
以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李柟為工部右侍郎工侍徐潮以內艱歸
原任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田喜霽卒　賜祭葬田
馬邑人順治辛丑進士
特旨允福建巡撫副都御史卞永譽請寬三藩下及
孫延齡下入官脫逃人犯地方官員考成處分之例
先是逆藩吳三桂耿精忠尚之信及廣西將軍孫延

齡下係包衣為標人員起解入旗逋逃者眾九卿會議
設令滇閩粵東西地方官員緝獲一年不獲即罷降
罰罪得免者諸撫臣王繼文王起元等先後上疏請
照逃人例案緝每年終出具印信甘結如後有發覺
照隱匿之例處分戶部以事係九卿會議定例不允
至是閩撫復以為言遂得　俞旨　皇恩浩蕩
內省地方官始得息肩矣
御書賜吏部尚書庫勒納有云溟渤奇遊萬里餘天
平樓閣化人居鹿門不獨偕龐隱彤管猶能續漢書
尚書以問肖公以為本人詩也遍館翰省絕句不可

得一日會議東闕門吏侍彭十元羨門孫遹舉以問予予曰此必贈吳郡范長白徐夫人小淑之作耳熊尚書青岳陽陳尚書說巖廷敬詢予何以知之予曰此易解耳范嘗官雲南臨安而歸隱吳之天平山所趙宧光凡夫亦有才婦曰陸卿子隱居寒山與徐齊名徐有絡緯吟陸有玄芝考槃二集皆爲時傳誦故以思公與大家擬之可不疑也彭公曰是也此　御筆臨董宗伯書當郎思白作吾輩但謂是唐詩誤矣深歎予爲善說詩遂記之云

五月門人蔣景祁宋至殷譽慶蔣仁錫邀看梁花於崇效寺予賦五言古詩二章諸子和之寺有楊忠烈公漣楊書無塵別境四大字極遒勁

暢今郎春苑部務稍暇五月中與同人諸及門閒爲銷夏文字之會一賦得五月江深草閣寒一鋒湖五月京一五月賣松風人間本無價龍工部雪崖　詩八月劃蒼松置短牀南風颯灑遍衣裳人間第一清京文依把卜金此禁方蔣蔚文均自天中五粒陰多曾遠空莫怪山僧閉積口決哉不數大丁風嘒嘒鳴蜩蔣宗萬伯松枝解颭午風句此皆好是清涼國莫向人間售人又一首不及錄龍工部雪崖　詩云岸幘披襟意爽然憑誰索價且高懸東坡只欲貯人買剛道清風直萬錢滿袖攜歸且嘯歌紛紛觸熱客何多涼風爭似涼州好此價惟須問孟佗又一首不及錄二君皆以翰林出爲郎署有詩名龐任丘人通樂理能望江人工詞曲有瓊花夢芙蓉城諸傳奇六月連雨至七月不絕記此事述感

暢春苑荔支結實　頒賜內閣部院大臣蓋閩中急遞進　御至是始熟也近日慈仁寺市亦有賣粵中佛桑花者一株索價至數十金

以國子監祭酒樂梼端爲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右春坊右庶子孫岳頒爲國子監祭酒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陸葇上疏乞休得　旨准以原品致仕以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韓菼補原官予去年奉　召入京修纂大清一統志

明憲宗御畫歲朝圖　軸上方題成化庚子御筆鈐以廣運之寶繪大小凡十枚鼓鼗熙來於荇藻之間意態生動乃穆宗隆慶間以賜李文定公春芳者今藏其玄孫工侍　㳺處

總漕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梁[illegible]以湖南巡撫董安國爲總督漕運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以順天府府尹劉元慧爲宗人府府丞（宗人府府丞府尹缺假）
原任戶部尚書王隲卒　賜祭葬福山人順治乙未
進士
原任刑部右侍郎李迥卒　賜祭葬壽光人康熙甲
辰進士
監察御史龔翔麟疏劾原任勇略將軍趙良棟
改吏部外轉例員外郎外轉府同知主事外轉府通
判
賜戶部尚書陳廷敬　御書赤壁賦兵部尚書杜
臻　御書白羽扇賦刑部尚書翁叔元兵部左侍

郎張集　御書詩詩餘各一幅又賜原任詹事府
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高士奇淸吟堂國子監
祭酒孫岳頒鬱雲堂大字右中允袁佑王右丞詩（[illegible]嚴五言律句）
巡撫甘肅副都御史舒書疏報西寧衛集鸞溝范家
莊地方於六月十一日山崩人民一百四十餘家盡
被陷壓其得全者僅四十六人得　旨令陝總督
吳赫速往勘明即行具奏
上諭吏部兵部各省督撫提鎭官員來京陛見原欲
以地方情形及兵民生計面詢諸詢其有深意近來

京各官輒以進川馬等物爲辭多取叢辦雖經却還
但聞其在任購買大爲地方官員兵民之累朕本欲
詢兵民生計召令前來乃反致累兵民殊失朕之初
意且川馬如果需用自須特旨令出產地方辦解何
須進獻著通行嚴飭嗣後一切禁止
巡撫福建右副都御史卞永譽兩疏爲故福建總督
謚忠貞范承謨巡海道副使謚忠毅陳啓泰請專祠
春秋祭祀載入祀典得　旨准所建祠特賜
御書扁額（范祠曰忠貞炳日陳祠曰忠毅流芳）
六月吏部文選司郎中談九乾以事罷有　旨令

各部堂上官保舉可任選司者以聞本部公舉貴州
司郎中袁定遠（康熙庚戌進士）奉　旨點用予念之曰
上以向來選郎多不任職特　旨從諸曹拔尤簡
備用遭逢
補此例從前所無蓋曠典也予獨蒙
不世當積弛之後須極力振刷如昔選郎王東皐伯
勉（順治丙戌進士河南滎陽人）宋荔之文運（順治己丑進士眞定南宮人歷官戶部右侍郎謚端毅加太子少保）二公
之所爲方足以副　上殷求至意而予輩亦得追
於咎戾予勉之矣
總督江南江西兵部尚書范承勳疏爲再陳漕糧腳
耗之累懇恩特賜支給免追以甦軍困以速挽運事

江西運漕四十八州縣除南昌新建兩邑外皆僻處山陬糧艘難到水次故民間願出腳耗津貼於官官為代運猶之乎自費自運也後因地方官慮涉私派之嫌附入全書之尾亦曰以公濟公冀免指摘云爾究非額編之款每年奏冊送部開載甚明然業經銷不謂康熙二十六年前漕臣以為此項可省題請扣除部議行追自二十二年起至今數載多未完報者蓋以民間自出之費各自運其應輸之米且小民急公之義紛輸從前已運之費必無可追即見運之米非給腳耗在官既不能代民自運而在民既追其自出之費又復令其再費再運費重累多勢必挽運愆期深恨漕務臣於今年二月將敬陳江右漕糧等事題請豁免部覆仍未允行伏念我　皇上視民如傷夫不獲動廑聖懷不敢不據實再請伏祈睿鑒係民間自出之費自運其米仍准照舊支給聽民貼運從前已支之費免其追賠庶重累既甦漕務自速云云得　旨江西所屬州縣多處山陬百姓自願貼費將漕米運至水次者仍照民貼運從前已經支給者俱免追賠該部知道按江西漕米腳耗追賠朱官吾桑梓民苦係累為十三郡大害久矣巡撫宋犖馬如龍相繼累疏言之予在部深知其不可同事亦多知之而以前人成久行追之事翻案甚難相與太息而已一旦蒙　聖恩浩蕩如此十三郡之官民如撥雲霧復見天日其為歌詠尸祝當何如哉此固　朝廷非常之恩而范司馬之德亦所云不可諼兮者與

孔博士東塘云曲阜縣東北有石門山即杜子美詩題張氏隱居所謂春山無伴獨相求劉九法曹鄭瑕丘石門宴集所謂秋水清無底者是也李太白有石門送杜二甫詩何言石門路復有金罇開亦其地山麓今尚有張氏莊相傳為唐隱士張叔明（一作卿）舊居張蓋與太白孔巢父輩同隱徂徠稱竹溪六逸者也山不甚高大石峽對峙如門故名中有石門寺寺後曰絕峯峯頂有泉流入溪澗往往成瀑布孔於寺前水湫處作亭曰秋水又於其左起館曰春山皆取杜句北山南有兩小阜俗稱金耙齒銀耙齒者子美詩不貪夜識金銀氣之句蓋偶然聊目耳非身歷其處固不知也又攷晉城北有范氏莊即太白訪范居士失道落蒼耳中者孔今又修復其址仍取李詩閑園養幽姿之句名以閑園予嘉其好事亦為其作記而先

書於此注家引水經注謂石門在臨邑非是

刑科掌印給事中裘充璵題為請酌定中馬之額變通撥給之例以足軍實以佐邊需事臣維馬政之設周禮最詳漢唐以來莫不以此為重務今甘肅茶馬之法日久廢弛不可不亟為修飭者也伏查順治二年照明季舊例于甘肅等處每年額徵商茶九萬篦以易番馬所中馬匹撥給四川陝西山西河南湖北等省各營及驛站缺馬之用康熙二年以後節裁各省營馬幷各驛站每歲撥給僅百餘匹因用馬不多故中馬數少而茶不得行今洮岷諸處五處累年積

貯陳茶八十餘萬篦除行令變價報銷五十萬篦外尚存茶三十餘萬篦未報年復一年茶愈堆滯而番馬之利所失多矣臣請查照額徵茶篦依數中馬仍行嚴禁不得濫中老弱馬匹亦不得抑減篦數以致番馬不前約略計之每年行茶九萬篦可中馬九萬匹未變陳茶三十餘萬篦又可中馬數萬匹或番馬來多不妨招商廣中除各營驛照常撥給外所有馬匹盡解京師以備八旗之用若中馬數多行茶溢額作何獎勵云云得 旨下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允行所中之馬照例給與營驛外其餘馬匹令於好水草地方牧放每年將馬數千匹俟交秋之時差官送至紅城口等處奉 旨茶馬事務關係緊要著差專官管理應差官員開列具奏尋 命內務府郎中李學聖以監察御史銜往

八月刑科給事中裘充璵江南道監察御史任弘嘉內陞外轉停止一次吏部四司官內陞外轉俱停一次

門人宗人府經歷黃自先元台攜唐搨聖教序相示古色黯然真舊物也有何敬仲印王敬美圖書印牧翁家藏印江寧鄭簠谷口題籤

林間錄載洞山語云語中有語名為死句語中無語名為活句予嘗舉似學詩者今日門人鄧州彭太史直上始摶來問予選唐賢三昧集之旨因引洞山前語語之退而筆記　夾山曰坐却舌頭別生見解參他活意不參死意違親日疏涉秤吻便落意思盡是死門故非活路

漢樓護養活公卿予既辨漢書游俠傳之謬又引張文潛之語以明之尚疑有齊名林間錄圭峰宗密禪師居李訓既死仇士良捕密將殺之怡然[曰]與訓游久吾法遇苦即救初無愛惜死固吾分寂音讚之有象

擺壞徵鎖自在而去此佛菩薩果位中人乃真義俠也彼樓護者非圭峰之罪人哉

偏沅巡撫陞總督漕運侍郎董安國疏言湖南丈後餘存荒蕪田地前撫臣王樑題請將有荒州縣捐陞之員暫留原任二年內勸墾成熟方准離任部覆奉有依議之 旨茲據布政使楊鳳起詳稱目事嚴催據長沙府之善化醴陵永州府之道州新田郴州之桂陽興寧靖州之綏寧七州縣共報墾過民屯更名老荒田地塘一百八十二頃八十一畝九分零應徵條餉銀一千一十六兩有奇但今二年之限將滿

飭據長沙等府屬有荒州縣咸稱康熙三十年奉文清丈地畝稍可開挖者皆已陞科入冊今之存荒實係沙壓石磊人力難施題請寬緩免拘成限云云查湖南田地自丈冊後凡屬可墾之荒俱已入冊陞科餘存荒蕪實難開墾若人力可施小民原以耕鑿為業當茲堯天舜日之下作息自由豈肯以有用之土地置之荊榛灌莽耶此實未嘗難施猶期草萊漸闢如必責之限內全墾保無有不肖有司畏考成而重敲扑致滋壓勒報墾之弊乎我 皇上綱租薄賦恩洽臣宇臣身任撫綏敢不仰體 皇仁自甘緘默恭請 敕部確照各省墾荒事例聽民自便陸續墾報免拘年限有司既無考成顧忌之虞小民可省抑勒捏報之弊楚南兆庶頂戴 聖恩浩蕩無涯矣

調漕運總督董安國為河道總督以山東巡撫桑格為漕運總督督河尚書于成龍丁外艱

御書扇賜戶部左侍郎恩格則詩云宮連太液見滄波暑氣初消秋意多一夜輕風蘋末起露珠翻盡滿池荷

淄川縣窎橋王氏家廄中驢忽與驢語者二日語終太息曰子苦將滿吾在此尚須十年奈何此甲戌七月初八日事長山諸生徐栝說

大理府浪穹縣北十五里有茈碧湖一名寧湖出罷谷山下即洱河之源水如碧玉色湖中有花名茈碧如荷花而差小其色有白者有淺紅而錦緣者葉似荷錢花莖本皆入水長五六丈晝則上浮花見日始開夜仍卷由水底其花清芬殊常采莖葉作羹味過於蓴門人黄自先命以大理通判入為宗人府經歷為予道之

擢福建布政使楊廷耀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

山東

文信公墨蹟一幀跋黄文節公書云山谷道人題柴州祖無大師元上人此卷軒如癡鑄鐵而筆力遒勁字勢飛颺猊虎鬬爭蛇龍變幻莫測去來之迹是殆日月星辰章於天山川草木形於地而不知孰使之然也古人詩句字畫稱唐之盛時詩如李杜書如顏柳無加矣至我宋熙豐元祐閒道人者出不惟可追駕古人遂全兼取衆長集之一已云云吉州文山文天祥致書不必工有歲寒松栢之氣

謝郎中方山重輝言明末德州修河堤於銀瓦寺前地中得古鏡一規製甚小照見隔城樓閣塔寺人物往來纖毫畢具予曾詠詩之今亡矣

田少司寇綸霞云德州兵部庫自明季積鏽久頹治初開視之於空與壁下見一短人身纔尺許形如老翁編髮有毛左膝長跪左手垂而拳右足履地右肘拊膝而手承頤鬚髮皓白攢眉蹙目若悲苦之狀項之雷霆遶屋失所在

德州趙進士仲啓（其星）常月夜露坐仰見一女子妝飾甚麗如乘鸞鶴人物宮殿衛之逶迤入月而沒此與予前所記二事相類緱山之事信有之矣

七月餘姚縣處士黄宗羲卒（字太冲號梨洲）年八十四明天啓中死璫禍御史諡忠端尊素子也以古文經學倡浙東海內推爲耆宿翰林陳錫嘏范光陽仇兆鰲及陳赤衷董允瑫萬斯大斯同輩皆出其門

陶隱居眞靈位業圖予昔已指其謬秋日偶閱司馬子微所記洞天福地各有主名率荒唐謬悠殊可笑者如第三十勒溪在建州建陽縣東是孔子治之所夫丹陽季子碑世且疑之如所云則孔子又嘗臨吳越遊閩粵乎道家之無稽如此令人噴飯

第六十一福地長在山在齊州長山縣毛真人治之按此山卽長白山也志不載此名特著之

予嘗讀三峯藏禪師語錄及五宗原以爲末法中龍象其提智證傳闡發臨濟汾陽三玄三要之旨而欲遠嗣法於寂音亦天童之諍子也而牧翁列朝詩謂餘分閏位竟陵之詩與西國之教三峯之禪旁午發作爲孽於斯世云云師與牧翁皆當代人而詆諆如此豈別有謂耶不可解也

北苑山水卷首有宣和御筆董源夏山圖五字一中押上鈐御璽小米題詩云嵩山過新雨蒼翠濕欲滴林深不通人路迴有人家日落下近寺天空暮雲碧

竹處一聲禪幽栖仍自待紹興五年秋八月臣米友
仁奉㓕題後有金粟道人七言古詩元顧阿瑛一首巴西鄧
文原次韻一首虞集觀孟頫詹希元跋東海徐有貞
閱長沙李東陽跋已上題跋惟詹楷書餘並行草甚
工或云以什誤稱
宣和御畫寫生翎毛圖荔支上白頭翁山鵲極生動
宋有御筆一中押
貫休羅漢一卷後有元統新元四月佛誕日東海徐
憲元度七言古詩詩不甚工楊泫沈周二跋泫字伯
防不知何許人

戴文進畫卷一卷有鳳皇飛集其間當是應詔作
董文敏書白詩二首烏絲闌書雜行楷極工妙自跋
云盛唐人亦作違語如李嶠云富貴榮華能幾時山
川滿目淚沾衣不見秖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雁飛
頗足動悟竟無僧氣予愛其語錄之又一卷雜臨宋
四家書自云用顏法亦妙
趙文敏泥金書佛說八大人覺經一卷末題大德二年
秋八月松雪道人爲中峯禪丈書並畫有大雅小印
天水郡圖書印
閻右相畫白馬馱經圖一卷寫摩騰竺法蘭像甚奇
古後有妙聲禪師福德跋書甚工又景泰元年陳鎰
緝熙跋按宣和御府所藏立本畫四十有一無馱經
圖此圖不知何據定爲閻作有睢州袁氏家藏印
唐六如畫盤山秋霽圖一卷彭年孔嘉跋
峨眉山有兩孫思邈一唐初人一宋人與張平崖善
見山志第十八卷
吾郡歷城明翰林王公敖字雲芝成化甲辰進士及
第第二人諸生時讀書臥牛山寺夜見地有火光發
之得石匣匣有書二冊讀之遂能御風出神知未來
休咎生平異事甚多嘗與僧采枸杞山上僧先下扣

門公已先在啓扃官河南四川督學試日諸生見鎖
院應廡各有一公危坐一日見白雲一片命騎追之
雲落地化爲石色如雪煮食之其甘如飴曰此雲母
也行輝縣山中忽下輿拜曰丈乃在此令掘地得奇
石鑿之爲泉書院又於道左古塚中闢虎得紫石硯
二枚各有鸜鵒一隻雌雄相向當云睛如竹節眼凡
有異寶皆可見又采杞僧臨終公問所欲曰欲富貴
兼之公曰但堪作一藩王耳朱書其背曰蜀王比王
生第二子背上隱隱有書字凡恭簡見寢疾問之曰
有大鵝入室飛旋已而颺去公之神也果然官終南

國子祭酒預知死期俎化時四城門皆見公羽衣鶴
氅而去如雲水道人鄉人於良鄉道中遇鼓吹從南
來覘之乃公也王陽明素推服之張尚書鵬翮爲作
傳先贈司徒公生時大父方伯贈司徒公取公名名
之

范道人者德州人居衛河西琵琶村生於明嘉靖三
十年辛亥程工部正夫先貞以康熙庚戌見之年一百
二十歲矣起居如平時五官之用未嘗少衰平生不
知服食修養之術少貧不娶事母最孝誰入九子祠
爲香火道人祠有祭田數畝躬耕而食何思何慮與
人一無所忤正夫贈以詩云顛髮日依慈母直數
生年到肅皇業傚逍遥遊廣莫身餘渾沌竅中央淄
川高念東珩侍郎亦嘗訪之

程正夫工部葛巴剌碗歌序云有客自燕至出其橐
有阿房宮磚硯一陸探微畫一古剌水十餘礶玉毬
一葛巴剌碗一傳作蜜蠟色肌理瑩滑如玉厚三寸
方可盈尺最[illegible]探微六朝人畫茫茫然於日中
彷彿可睹足著色山水古剌水用錫礶貯之上朱刻
永樂[illegible]年癸巳[illegible]二斤水八兩香氣酷烈玉毬如
雞子大中作人物樓閣舟船刻畫精妙內外凡四層
疑是鬼工也葛巴剌碗西僧頂骨所爲以供佛者予
按探微劉宋人好作古聖賢[illegible]佛菩薩像不聞畫
山水恐傳譌耳（宣和畫譜[illegible]陸探微傳）

康熙癸丑正月十八日夜大風東昌府恩縣邢村陂
中水忽立成山[illegible]四寸高二丈許[illegible]枝[illegible]堅
[illegible]一柱[illegible]遠近觀者日千人康熙壬子新
城新秋[illegible]中亦有此異

康熙癸丑新城東南曹村有鳩數百食麥按宋盧陵
孫奕示兒編云月令於仲春言鷹化爲鳩喜其能變
不仁之心也王制言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周禮司
裘注仲秋鳩化爲鷹而月令於仲秋當言而不言者
惡其變而之不仁也今食麥與蝗蝝蟊賊無異鳩之
不仁甚矣抑猶有鷹之心也夫

王節婦名桂德州人父曾禮及笄適諸生韓承業承
業卒七日絕水漿欲以身殉其母力勸之長齋淡食
不御膏[illegible]如此者十餘年承業[illegible]節婦夜起辦嚴
手作書留几案題曰寸心以繩繫其上從容出至室
外東隅以蘆席[illegible]頭目趺坐[illegible]家人戒勿譁
須臾口鼻自出三昧火焚焉異香氤氳經旬不散體
如金鐵不壞有蓮花承趺其席不爇取席下土以療

疾愈有其舅韓豹爲合葬於城東時萬曆戊子
歲也
葉氏女亦德州人其父貴榮備也女生而知書明麗
若神及笄富貴家競遣媒妁女皆峻拒之但乞以女
紅之直侍養父母時注目天際如有所思一日晨起
嚴妝飾趨父母前禮拜若將遠離者詰之無語但頻
視日景及午忽入室闔戶跏趺西向坐手結三昧印
舉體香如芳蘭母心動入視之已化去久矣事在萬
歷戊午年午月午日午時程工部先貞作火蓮行午
日行二篇紀其事

偏沅巡撫陸任湖廣總督黃安國疏言清浪衛田畝
舊額田百四十八頃每十畝科糧一石今全書開載
係二百四十六頃每五畝五分科糧一石在三十年
未丈量以前照田畝登科則不符而荒熟額糧四千
四百八十一石有奇適相符合故小民安於緘默耳
近二十年丈量遂復原額田四百四十八頃雖田畝
既復原額而科則未經題改遂照五畝五分科算致
有荒熟糧八千一百四十九石有奇原額之外竟增
至三千六百六十七石有奇查該衛田畝既已復額
其科則自應仍照萬曆年間起徵云云適湖廣總督吳
琠亦以爲請併下戶部□田畝既復原額相應照該
督撫所題十畝科糧一石應減去熟糧一千一十八
石有奇荒糧二千六百四十八石有奇得 旨允
行皇仁周浹循及荒遐而督撫爲民請命不憚再三
入告不愧封疆大吏矣
復前總督河道于成龍官改銜右都御史兼兵部右
侍郎
予于秋審見山西妖人有以利刃加人腹死之云能
愈疾已而刃入腹痛者腸出而死巫亦論抵此獄凡
兩見亦不笑其愚且誕者偶看隋書張文詡傳文詡

河東人嘗有腰疾有醫自言善禁文詡令禁之遂爲
刃傷至於頓伏牀枕因知山西舊傳此術官是邦者
所宜令行禁止亦仁政之一端也
起丁憂原任湖廣布政使綠一信爲江南安徽巡撫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illegible]
門人孫子未[illegible]翰林俶曾於崑山徐司寇健菴[illegible]處
見閻立本畫胡笳十八拍圖每段有宋高宗書其上宋
元以來題識[illegible]甚多皆不暇記[illegible]
又云曾於朱[illegible]允米駙馬都尉張敦礪畫李愿歸盤
谷圖每段有東坡書披敦礪皆宗之將畫人物樹石

倣顧陸劉秘之師也歿贈太師

夏珪寫江歸棹圖於浦漵曲岸開作麂眼短籬叢竹
蒙茸雪屋數椽峽松濤中極荒寒之趣

蕭照者濩澤人也康中流入太行爲盜一日掠得李
唐檢其行囊止粉奩畫筆知其姓氏照雅聞唐名
即棄賊隨唐南渡紹興中補迪功郎待詔畫院賜金
帶此盜之工畫者也向記盧衡龍盜賊多工畫皆可
異也照本末見圖繪寶鑑第四卷

林靈素善畫墨竹溫州元妙觀有石刻一枝

韓侂胄善作水墨竹所畫大葉瑯玕自稱曰太師

竹

廉布字宣仲山陽人政和邦昌之婿工山水尤善枯木
叢竹奇石學坡公青出於藍已上皆載圖繪寶鑑

宋僧智永成都人工小景長於傳摹宛然亂真唐智
永以書名此以畫名

居易錄卷二十七終

居易錄卷二十八

濟南　王士禛　著

門人翰林侍講學士史胄司夔　言直　大內曾貽滂

化閣帖初搨有畢文簡公士安手跋

十一月初一日日食集禮部行救護禮是日天陰微
雪不見

門人國子監助教趙吉慶德州人前戶何景毅鼎繼之孫
也家藏一下瘞石楊大得之古冢中冢有斷碑云君
諱植字子建始疑是陳思王考之乃北齊高植墓按
高氏渤海蓨人北今德州境然北齊書竟不載植姓
名何也

不似佟俚譊也北齊書後主穆后名舍利母名輕霄
後入宮幸於後主女侍中陸大姬養以爲女郎令后以
爲母提婆爲家更不保輕霄蓋南北朝已有此語

門人戶部主事陳子文書工書所藏陳白沙草書一
卷皆七言絕句所禿筆書甚頹放有白沙像頗豐偉
似四五十許歲人湛文簡公題二句云坐忘碧玉今
何拙獨對青山不若書門人湛若水

晉書載記慕容德立鐵冶於商山立鹽官於烏常澤
按商山即今新城縣東南鐵山是也烏常澤不詳何

地太平寰宇記引續述征記曰烏常泛齊人謂湖爲
泛中有臺生結蒲秦始皇結蒲繫馬於此今蒲生皆
結齊乘謂堯水由黑冢泊入海此黑冢即烏常泛也
按蒲臺縣一名秦臺命名以此則烏常當在蒲臺宋
九域志亦載濱州下正今蒲臺地

郡國志臨淄縣東有陰陽里即諸葛武侯梁甫吟云
步出齊城門遥望陰陽里云云今樂府作蕩陰非是

太平寰宇記云商山有鐵鑛亦出磁石

上諭諭戶部順天保定河間永平四府地方今年水
澇傷稼二農歉收　朕巡幸所至徧加諮訪閭閻
阜之產尚有秋成而卑下之田被災者多計所收穫
不能樹畜雖經勘災頒賑不致仳離失所而額徵錢
糧若仍行徵取民力實之難以輸將朕心深為不忍
著將四府康熙三十五年地丁錢米全與蠲免用示
軫恤其霸州雄縣香河寶坻四處皆有水道可以轉
輸著各發米一萬石各差司官一員賫往減價發糶
以濟民食以副朕軫念災黎至意尋以直隸巡撫沈
朝聘題報宣化府霜災奉　旨三十五年錢糧照
順天等四府通行蠲免

元和郡縣圖志唐相李吉甫撰崑山徐庶子果亭秉義有鈔本九

域志注缺徐亦有鈔本第二卷以下尚完其第一卷京
東東路及序多闕帙正吾鄉齊緇青等州也惜無從
考證之祝穆方輿勝覽亦闕此後卷朱太史竹垞彝尊
向有此書當寄問之

十賢后妃圖一卷元至大三年庚戌王振鵬畫首列
名臣阿沙不花臣塔思不花臣脫虎脫臣李邦寧臣
介石臣王三寶奴臣不太一殆其路門至大三年皇上
以冊寶上皇太后尊號曰儀天興聖慈仁昭懿壽
元皇太后大受天下慶賀宮庭敷臨海涯是日宴臣
阿沙不花等於五花殿中臣等捧觴稱賀慈慶皇太
后千秋臣等以臣王振鵬所進聖母賢妃圖十冊字
等恭聞一殿還至御前復蒙命臣等登記名氏於首
以彰一時君臣相得之盛云云

越中若邪谿亦云若耶邪子瀛切宋九域志云徐浩
遊若邪谿曰曾子不居勝母之閭吾豈遊若邪之谿
因改為五雲谿是讀作邪正之邪類惡谿矣

九域志宋時潞州上黨郡貢人參一千斤墨一百枚
兗州絳州皆貢墨一百枚今三地墨皆絕響上黨人
參徒存其名耳志載澤州亦貢人參十斤

董澤在河東猗氏聞喜二縣間九域志載於兗州云

龍池九州要記云董父好龍豢遣豢龍於陶丘爲豢
龍氏又云豢龍城在潁昌府許昌郡又云劉累豢龍
城在汝州臨汝郡（今疑作劉累）又云豢龍井即劉累畜龍之
所在滑州靈河郡一事而紛紛如此
琴高平列仙傳云趙人浮游冀州涿郡間後入涿水
九域志宿州有琴高山琴高釣臺又潞
州銅鞮縣有琴仙祠即琴高也地理書傳會不足考
據大抵類此
九域志衢州信安軍有殷浩宅土人號曰殷墻
張亟封壯武郡公今青州府諸城東二十里有壯武

城是其地也
芮城陳氏得古鼎於家墓中高二尺餘腹可容二斗
許腹有夔文有銘凡七十一字陳子文（衷禎）得之譯得
五十二字以示同官孔東塘（尚任）譯得六十九字然未
敢遽信不疑也姑錄於此　王大狩竟于野（陳闕）田既
王射有舉衆（陳闕）師從人（陳作人）小子卿射王歸自野伍王賦
乘（二字陳並闕）中（陳作仲）广命衆（陳並闕）奮先馬涉王曰命衆奮乃克
至于（陳作余）舍其（陳本有孔本闕）舍汝臣卿（陳闕）家王至于南（陳闕）宮王
命拜稽首曰小（原闕一字）其□字命對揚王休右似是田獵
歸而君臣宴享公卿拜賜之詞古篆與焦山文王鼎

相類
杜大司馬肇余（臻）言康熙十四年官內閣學士時恭
遇　立儲大典諸相議赦書條款進呈或言八旗逃
人甚多應不赦臨朐馮文毅公（溥）獨持不可爭之極
力天已暮亟促入奏遂兩議以進　上面詢其故
文毅持已議益堅　上曰卿等暫出另議畫一以
聞至閣已二鼓矣諸公譬說百端文毅斷斷不可竟
再具兩議上之　上竟從文毅議
杜大司馬又言東粵初返正所司具丁賦雜稅之數
以聞　上以問諸閣臣寶坻杜文端公（立德）對曰廣

東雜稅多係尚之信所加爲民間大累非　朝廷舊
額也　皇上富有四海何需此區區數萬金錢今
兩粵變亂甫定正合與民休息豈謂除之便　上
從之二相勁直如此宜　恩禮終始不衰云
起丁憂服闋在籍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李天
馥赴京入閣辦事
朝房偶敘駝事予因言駝以柳爲酒食枸條則醉太
宰熊公青岳（賜履）云醉駝當作何對予曰狂象諸公以
爲切予又戲舉湯海若傳奇云駝子駝孫亦有對否
少宰彭公羨門（孫遹）應聲曰鶵父鶵姆子曰魚翁魚舅

亦佳按鮐魚亦名魚毋

一日東闕門會議既畢從容與陳大司徒說嚴廷敬同出端門行稍疾同顧諸公皆在後予笑謂陳公曰今日可謂高才捷足陳曰否不過急流勇退耳明日集朝房述之皆大笑

京師某與同部一旦有姿首解文義喜誦韓閣學元少菼笑其文一日啟奏後左門予向韓詢其人本末孝感熊公賜履因言金陵某衆部一日最喜誦杜于皇濬詩陳大司徒曰杜詩韓文個自應爾衆亦一笑

宋　中丞牧仲犖偶於蘇州閶門桃花塢野圃中得片石題唐六如墓因封樹之立碑焉近有書至云於東莊蘇子美滄浪亭取予送尤太史展成侗詩句作亭聯云處魚明鏡開喬木古亭深俾予作亭記其好事如此

遣刑部主事宋駿業往浙江紹興杭州二府重建蘭亭并重葺孤山放鶴亭仍奉　御書蘭亭敘序鮑照舞鶴賦刻石

以大理寺卿李錙為兵部督捕右侍郎[illegible]

以太常寺卿喻成龍為大理寺卿前工部尚書侯一灝為太常寺卿

十二月十七日頒　赦百官候宣　詔於天安門

戶部赦江南等九省山西平陽府積欠錢糧二百三十餘萬刑部奏釋繫獄前陝西巡撫布哈湖廣巡撫張汧兵部督捕理事官態賜贊

穎上縣玉版蘭亭黃庭本出井中藏於縣庫後又摹刻一本貲　文廟中明末流寇之亂庫石碎於賊今惟摹本尚存學宮

擢奉天府府丞徐廷璽為府尹府尹王國安丁內艱廷璽前工部右侍郎

郭紹儀字丹葵平湖人弱御史也嘗雪夜讀書地濟汞盈尺許因悟坎離之義又嘗飲酒肆見一人古貌脩然獨身絲縷如牛毛紅頰丹砂異之就與語自言足遍難蔚人遂從受養生之術鼎革後年八十四

魯顛子者無名字云是宋齋簡公裔常居平湖盛暑衣衣絮絮雪中則赤體遊行嬉笑自得亦嘗過人家索酒飲數斗不醉自言當在雲間脫殼遂往松江遇知府方雨修亨出行醉顛狄太呼斥其名且曰當不良死方怒杖之立斃後二年有人見之吳閶門有醉歌一首云都杖下丹丘與花點石樓十年殘醉裏不見海山秋

唐人小說謂張祜之子為冬瓜蓋以猢子冬瓜為諺

耳紫栽軒雜綴謂秭曾爲秀州冬瓜堰官則是以所
官之地名其子耳

宋洪忠宣公皓奉使大節不減蘇子卿子文敏公適
又奉使可稱無忝乃太學諸生誚之曰厥父既無謀
厥子安能解國憂云云南渡太學之橫如此

趙子固落水蘭亭有孫北海承澤侍郎家諸人題跋甚
衆

鄒忠介公元標與慈谿姜松梁太常應麟以氣節相許嘗
從奉常曾孫西溟見公與姜公數束聊錄其一云翁
丈與吾輩俱老年雖稟得厚未可輕侍日間只用一

味如臨深淵如履薄冰養德養身並切要諸世間事
何足齒牙天奉林泉伏我老攻是大賜敢不拜嘉又
二詩錄其一云曾向承明並直廬當年意氣重璠璵
登車已負澄清志盛事猶存痛哭書賢季喜來論往
內雲山聊自共閉居相存爾我俱垂老且向銜門賦
遂初讀之可想見前輩道義交契之厚

以刑部右侍郎陳汝器爲安徽巡撫改兵部兼副都
御史調操一信爲浙江巡撫浙撫王紐珍卒官

予頃擬人蔘故事欲作人參譜未暇雜見於池北偶
談居易錄卷中讀拔集又得數篇其一紫團參寄王
定國師中山時作其小園五詠第一首爲人參趙忠定作又次韻袁
兄稚正輔同遊白水山云邀傾白蜜收五稜細斲黃
土栽三椏自注云正輔分人參一苗歸種韶陽
黃山谷送顧子敦赴河東詩紫參可掘宜包貢青鐵
無多莫鑄錢

以大理寺卿陰成龍爲刑部右侍郎太常寺卿熊一
瀟爲大理寺卿

夷堅丙志云青城老澤不許與人至其處關壽卿與
同志七八人作意往遊未到二十里日勢尚早鳥鳴
猿悲境界凄厲久之山月稍出花香襲鼻許觀滿山

皆牡丹也幾二更乃得一民家老人猶未睡見客至
欣然延入布席而坐少頃設麥飯一鉢菜羹一盂舉
客坐食翁獨據榻正坐俄出一物如小兒狀置於前
衆莫敢下箸翁請鄉學食少許翁曰僕此味六十年
想以待老今遇道客不敢獨而皆不顧何也取而盡
食之曰此松根人參也

一日集翰苑待漏家宰熊公青嶽問少宰彭公羨門
貴郡何名檇李諸公皆不能知余按李日華君實云
檇从木从雋木有所擕也嘉興徐氏園有李甘於蜜
嘗核止半莖無仁人云即檇李未知然否

堯峯顗道禪師開雷示衆云還聞雷麼還知起處
麼若知起處便知身命落處若也不知所以古人道
不知天地者剛道有乾坤不如喫茶去此段公案可
與伊川答問雷起處語參觀
以光祿寺卿李鍇爲太常寺卿大理寺少卿錢三錫
爲光祿寺卿
門人陳戶部子文說所見數奇姓狄人香人吳姓
而最奇者崇效寺碑陰列名有斬姓又字之奇者
又丙子河南試錄有千姓覃姓順天府
有毋姓大同有豎生萬姓三法司爰書有貌姓

吳覲冶仲雀謙妻勇姓
紫禎問有不知何許人駱姓居遼東山中　世祖
皇帝聞其名累召不至遣宗盤公召之師曰吾先行
矣遂坐脫荼毘時空中現觀音大士及樓閣龍象蓮
華種種之相繪圖奏之　世祖親爲題贊
兩城陞廟住持僧某道年七十餘性朴誠不與人
交但閉門念佛日禁灑掃殿宇虔奉香火所與往來者
惟真武廟道士而已乙亥四月某日命其徒
具浴浴罷趺坐而化知縣桐城孫湘南元衡親往禮
拜緇俗奔赴其剃度弟子荊菴禪師成楚爲下火負骨

塔于法慶
宗弟少司徒韶卷云少時聞太常公言在徑山
親見雪嶠禪師將入涅槃召集大衆陞座說法竟呼
茶茶至笑謂衆曰喫一杯茶坐脫去也說茶椀而寂
列子程生馬馬生人林注云人馬名也如前所謂人
參人面子也
天狗人參也天豬首蒲也天牛藕黃也天羊雄黃也
天鼠防風也
漢武帝李夫人事史武紀封禪書作少翁桓譚新論
作李少君拾遺記作董仲君唐章進士縷金榴記詩

云不教布施剛留得恰似初逢李少君
唐書文苑傳張昌齡兄昌宗官至太子舍人修文館
學士撰古史紀年新傳三十卷此又一張昌宗
擢安徽布政使司布政使李煒爲山東巡撫副都御
史
以大理寺卿熊一瀟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太
常寺卿李鍇爲大理寺卿太僕寺卿楊舒淑爲太常
寺卿
擢順天府尹蕭永藻爲巡撫廣東都察院副都御史
甘肅布政使司布政使郭洪爲巡撫甘肅都察

院副都御史舒書蘇州

田少司寇漪亭雯說巡撫貴州時有孝廉黄之駿耳不能聽以背聽古謂牛以鼻聽龍以角聽人亦有之

閩荔支有輸墨香者產銅山黄兵圃中石齋之祖別墅也石齋之生圃生荔一株結實三百六十五枚每歲實如之鄉試會試入翰林實倍之石齋死樹亦枯

以湖廣總督吳琠為都察院左都御史河南巡撫李輝祖為總督湖廣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副都御史擢河南布政使司布政使李國亮為河南巡撫副都御史

隋書五行志云高祖時上黨人家宅後每夜有人呼聲求之不得去宅一里所但見人參一本枝葉峻茂因掘去之其根五尺餘具體人狀呼聲遂絶蓋草妖也

康熙三十六年四月初六日明天壽山昭陵祾恩殿災初守陵内官見雷電遶殿火從中出遂焚以仁宗之賢而有是何哉

六月十五日于慈仁寺見文俶寫生花鳥十二幅極妍盡態中落花遊魚尤蕭灑似宋端容衡山徵明之孫女趙寒山宦光子婦也

虞山隱碩揆禪師昔與予別于揚州禪智寺今住常熟之三峯即漢月和尚祖庭也丙子冬十月寺中桃花盛開明年四月桃花又開花葉相間碩揆與老友錢湘靈陸燦書來徵詩予賦六絶句寄之至則師已化去矣

康熙十八年餘姚烏山胡氏有牛產一麟猿項馬足魚身牛尾遍體肉鱗金紫相錯明年七月蛟蜃出者以千計餘姚大水縣西三十里有宋元符古屋一所當時之人刻水痕于廳柱留示子孫是年水較其痕增二尺五寸

康熙三十六年閏三月初七日鎮平將軍提督湖北湖南等處總兵官徐治都卒于位　治都贈太子少保諡襄毅治都正白旗人滇寇亂獨自二城鎮荆岳治都時以總兵官鎮彝陵保郢有大功夫人中礮死十八年以功擢提督戊辰夏逢龍之變治都自常德提師攻賊恢復武漢黄德諸府功尤偉三十三年晉位鎮平將軍　本朝忠勇之將與奮威將軍王進寶振武將軍孫思克齊名乙亥入覲余曾于午門見之老成謙厚眞儒將也

丁丑夏五月有通州漁戸張二娶男子王四魁為婦

伉儷二十五年矣王抱義子養之長為娶婦婦歸語
其父母告官乃發覺解送刑部問擬流徙田綸霞
司寇云其人已年四十餘而施粉澤言詞行步宛然
女子真人妖也
特旨起用建言[illegible]道官原任給事中鄭昱彭鵬
監察御史[illegible]升東
張方朔[illegible]嘗見侯家美石一方中有緋袍玉
帶人端拱而坐又先人曾發砌石一紫色者剖為二
其中樹石[illegible]一冠帶人立樹下凝眸遠望若有思
搢畫者又[illegible]石盤一枚具體如生以水磨之腥氣

如蟹病日者稍塗兩眥能已痛皆奇物也
以通政使司通政使宮夢仁為巡撫福建副都御史
[illegible]太常寺卿楊爾淑為通政使僉都御史常爽聖
為順天府尹
刑部尚書翁叔元罷以左都御史吳琠為刑部尚書
擢兵部右侍郎張鵬翮為都察院左都御史都察院
左副都御史嚴曾榘為兵部右侍郎宗人府府丞劉
元慧為都察院副都御史大常寺卿錢三錫為宗人
府府丞太僕寺卿梅鋗為大常寺卿左通政吳涵為
太僕寺卿

擢山西按察使司按察使巴錫為巡撫陝西僉都御
史(巡撫甘肅)以內閣學士喀拜為甘肅巡撫副都御史([illegible])
罷
賜內大臣阿爾迪謚勤僖　康熙三十五年八月二
十八日
浙江溫州總兵官左都督[illegible]阿達哈哈番尉太子
太保蔣懋勳謚襄僖　康熙三十六年二月初四日
和碩康親王傑書謚良　康熙三十六年四月二十
八日
經筵講官刑部尚書圖納謚文恪　康熙三十六年

六月初七日
議政大臣領侍衛內大臣佐領蘇爾達謚恪僖　康
熙三十六年六月初七日
七月工部尚書薩木哈李振裕等上言　太和殿大
工告成十九日　上御殿受賀并以額魯特噶爾
丹蕩平頒　詔天下肆赦
命左都御史張鵬翮等十四人祭告五嶽四瀆及歷
代帝王陵寢　孔子闕里舊例祭告遣侍郎以下還
部院正卿自鵬翮始時以鵬翮父在蜀特令往西嶽
江瀆以便省覲蓋異數也又舊例嶽瀆遣侍郎學士

副都御史等官陵寢以下遣京堂官今東嶽遣侍讀學士傅珅中嶽遣侍讀特默德南嶽遣侍讀學士張廷瓚顓頊高陽氏遣吏部侍郎阿爾稗黄帝軒轅氏遣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顧琮亦非舊例

丁丑會試以吏部尚書熊賜履禮部尚書兼掌翰林院事詹事府詹事張英都察院左都御史吳琠刑部左侍郎田雯爲總裁官中式滿漢舉人一百五十九名會元汪士鋐江南長洲人汪子太學門生也原名鋐七月二十三日殿試十七日 上御太和殿傳臚狀元及第李蟠徐州人榜眼張虞惇華亭人（[illegible]）探花姜宸英慈谿人（[illegible]）二甲第一汪士鋐

宸英字西溟以古文名世四十年入明史一統志二館充纂修官食七品俸十餘年 上久知其名康熙癸酉始中順天鄉試年已六十餘至是中會試第人名殿試初擬汪士鋐一甲第二張虞惇第三宸英名在二甲第四及讀卷 上問進呈十卷中有姜某乎韓閣學菼對宸英在史館久臣識其字蹟某卷當是也 上云姜某讀書多能古文可拔置一甲於是升置及第第三人而虞惇移第二士鋐移二甲第一宸英晚遇而蒙 特達之知職代所無也

二十五日甲戌科庶吉士汪士鋐等散館試于 乾清門辛未科探花黃叔琳甲戌科狀元胡任輿探花顧悅履已經授職外（[illegible]）俱授編修檢討者二十人（[illegible]）科道吳甫生江球二人（[illegible]）林文英二一人（文英戊辰科庶吉士）以知縣用張壽朋（[illegible]）隨旗行走五哥一人（[illegible]）

二十六日 御保和殿選庶吉士二甲汪士鋐等十二人三甲朱洛昆等十八人（[illegible]）

（[illegible]）

唐人宮怨詩云事與年俱往恩無日再中安秦王（[illegible]）留太子丹與誓曰使日再中天雨粟烏頭白馬生角廚門木象生肉足乃得歸如此用事可謂脫化

王充論衡末篇自敘家世云世祖勇任氣卒咸不揆於人怨仇衆多父誦伯父蒙任氣滋甚在錢唐勇勢凌人末復與豪家丁伯結怨徙上虞充生而恭愿仁順禮敬具備矜莊寂寥有巨人之志在鄉里慕蘧伯玉之節在朝廷貪史子魚之行又云母驪犢騂無害犧牲祖濁裔清不妨（[illegible]）奇人鯀惡禹聖叟頑舜神顏

路庸固回傑超倫孔墨刪愚丘翟聖賢夫證父攘羊
聖人所惡況暴祖父之惡不齊自口出乎以舜禹孔
顏自處而擬祖父于伯鯀瞽瞍不僭且誇乎若王充
者眞人倫之梟獍也蔡邕秘其書帳中以爲談助豈
不惑哉
太公名涓字子牙見羅氏路史又云老子始生名玄
祿
鍾馗亦曰終葵羅泌云終葵商侯國後有終葵氏則
又姓也　商有於陵侯國書大傳散宜生之於陵氏
取怪獸白虎以獻紂羅云今淄之長山正吾鄉也
路史周世侯伯首曰詩郇邾國也漢書地理志云詩
亭詩國水經注春秋詩國也在齊寧州界　浮來山
名路史以爲周世國名有公來山　雜國名有鵻國
曰鵻也昭二十三年有鵻人　茌國泰山茌縣即地
里志東郡茌平有茌氏切　盧國齊地在沂水縣注
陳仲子兄戴邑王佑爲左侯即此音蛤傳見常小字兄郜也郜
乃音冠蓋之蓋今讀爲蓋非　固水名在今延安府
亦周國名也　蟲亦雜國之名邾地後有蟲氏邾年
柏人今趙郡柏人縣即唐出也　蜀一作鄣杜預云泰山博
平西北有蜀亭今兖州奉符　鄘滑夫諭眉賚鄘翟

黃帝之後玉篇資鄘故國黃帝之後封　在岐山之陽
所謂周原膴膴者此非周之先何以其封地同又引
大雅緜之詩耶
羅長源云今之歷下等處發地悉是流水齊所過也
東阿之井正濟所溢故阿膠止濁住吐下膈而疎爽
以濟之性趨下清而不重故治淤濁逆上之疾
遼東之佟爲　本朝望族按路史終國下云商有終
古疑即佟後有佟氏見廣韻北燕文人佟萬　又終通今襄陽有終木
嬴姓一十八國一曰時博昌有時水春秋之乾時是
也亦見路史時水今屬新城縣
宗兄同年禮部左侍郎涓來字弘澤黃州黃岡人每自署
邾城按黃岡東南百二十里邾縣故城楚滅邾徙之
此若春秋之邾曹姓則在任城今濟寧州地小邾
亦曹姓郳晉之分今之滕縣也又云一曰仙源今曲
阜東南四十里古邾城
吾鄉鄒平縣漢梁鄒縣東都賦云制同乎梁鄒韓詩
云梁鄒者天子之田也故孔叔宮頌云司馬奉梁騶
之典　梁鄒命名豈亦有取于此者耶又西河有
鄒虞縣
路史云邢之堯山縣漢之柏人西十二里有南欒古

城今相有古柏人城九域記引世紀爲堯都縣東北二十二里有柏鄉城與趙都柏鄉縣東西中分城冢記古堯所道有堯廟謂堯登[illegible]洪水訪賢人者今唐山縣之嵯峨山是[illegible]詩別後嵯峨[illegible]山上望美君時復見[illegible]

分野之說謬矣[illegible]常疑之近見黃太沖宗羲文集辯之甚晰略[illegible]說一篇固先之矣文多不具錄其最與[illegible]者如云春秋戰國地每遷變三晉未分晉果何分耶秦拔西河魏當何屬周既東西何都而直鶉火隋[illegible]于楚何自而入韓分云云終云要以九州

之分爲正此爲直截不易之論費直蔡邕皇甫謐紛紛支離牽合之談皆可廢矣

呂梁碑劉耽作字爲小篆可認者僅六十言長源云甲申秋七月觀于內相郭知章明叔家公異時嘗集錄古碑刻多六一先生未見者二百斯其一也[illegible]者龍門也（[illegible]之呂梁）此集又在歐劉趙洪諸家之外[illegible]知之

浙江巡撫綫一佑疏請建雙忠祠于溫州略云康熙十三年原任溫處道陳丹赤永嘉縣知縣馬琛值耿逆之變矢守孤城不意叛賊勾起倉卒環刃脅降丹赤與琛堅持臣節慷慨授命既同日而捐軀復全家而殺難已蒙贈郎加銜光被泉壤而溫州府屬士民皆願建祠崇祀查福建殉難巡海道副使陳啓泰建祠任所奉有 特旨伏祈 皇上俞允建立雙忠合祠于浙省以光俎豆以慰輿情云云下部議允行奉 旨賜 御書扁額

貍一名不來見封禪書徐廣注周靈王時諸侯莫朝周萇弘乃明鬼神事設射貍首貍首諸侯之不來者依物怪欲以致諸侯諸侯莫從

六月 上在暢春苑出畫扇示內直諸臣禮部張

英等 命各賦詩畫作一白鷺一青蓮華題曰路路清廉云

上御書懷冰堂三大字製扁額 賜都察院左都御史張鵬翮傳（命禮部尚書張英宣旨頒賜）

擢湖廣布政使王燕爲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撫貴州（[illegible]）

居易錄卷二十八終

居易錄卷二十九

濟南　王士禎　著

昔人言獸率舞如舞馬舞鶴之類古多有之雜志云教舞龜者於地置盤其上忽擊鼓使其跳梁既慣習雖冷地亦然教龜鶴舞亦同此術予池北偶談曾記舞蛇虎事

列仙傳洪崖古仙家之妙內篇云老子母無夫路步小說紀曰老子父乾元泉年七十二無妻與鄰人益壽氏野合而娠十年而生皆妄誕可恨釋氏造天地經云摩訶迦葉降生為老子又可笑矣

郃陽民康乃心奉新城老先生閣下往二十年前曾於尉好處讀先生近體數首玉振金聲仰止深切而以雲泥異勢未敢無由廣川疏跂不學搞簡老伏處陽布衣亦復何恨不意前秋偶客長安雁塔題詠遂為海內大君子所見賞稱時伏首山谷一字不知此未獲負笈追隨久之友人有書來具言始末而捫何邊傳都人士口矣秋中應試青門獲逢上人始詩諄為語乃知飄落吳江流播信不虛也私念老先生方執宗工握風雅之權者已數十年十五國內外□□鴻文光燄萬丈收之囊中為龍為鳳亦復何恨矣以於窮鄉僻壤貧賤落拓孤陋寡聞庸庸鹿鹿之一老儒下士乎古人云天下有一知已可以不恨此言誠非敢居然當吾世而不能相知後世誰實相知定吾文者悲夫又何其古之猶也刻刻於中已將經歲乃敢忘其愚賤奉上　附庸人之分引繩頂宜然載四名下非名非利無請無託以亦期文未喪吾道猶存風雨晦明亮為先生所不棄絕也私刻數紙自揣庸陋前有千古後有萬年得失之故知在寸心伏惟鑒濱岱蒙先生進而訓之真所云飢十日得太牢也先曾王父舊任犁丘家有遺文在故篋中假移太先

生大司馬公所賜者敬書一通奉覽臨啓棟慄伏惟鑒在右康生字太乙郃陽人丙子以祭告西嶽至長安偶遊薦福寺小雁塔見塔上題詩三首記其一卿本住老子貴云原廟衣冠比內藏野花歲歲上陵香那戰鼓慈恩如昔巍得往兒墀六王極賞其佳從遊門人武進龔勝玉𤣥孫曰康郃陽名士也夫人語曰關中一李不如一康會予匆匆入蜀未及物色之比歸而灞渭水漲阻西安兩日水落遂行至京師時遺具詩于公卿交遊陸郎中徵庭元往提調陝西學政為言關中知名無踰李二曲顒及康生者明年七月康以書

及所著浮屠集求僧爭一寸此知文章有神變有道少
陵不許也
原任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高士奇請
假侍養得　命旨仍照詹事兼侍讀學士
吏部右侍郎彭孫遹工部左侍郎李元振皆予告
調禮部右侍郎王澤弘爲吏部右侍郎以內閣學士
韓菼爲禮部右侍郎詹事府少詹事李錄予爲內閣
學士兼禮部侍郎副都御史熊一瀟爲工部右侍郎
浙水高中丞不信諸名衛工詩書後無不有功名崇
祺宰木列舉進士在京師手畫白練衣一襯寄其內

張夫人凡花卉二十五種作三十二叢著色生動備
極姿態又題五七言絕句凡八首略云對月偏底穩
臨風更有思鄉心無可寄聊寄最嬌枝花枝剪且何
置之在懷袖好記花枝新樣取不家舊輕襦上折枝
悠然感我思畫時腸已斷著時心自知穠纖偏宜是
冰綃道出塵著時憐百朶應憶畫者人安丘張貞紀
閨作畫衣記
門人金德純言故戶部侍郎蔡毓榮公嘗徙漢北天
色已晚欲投宿處而絕無人居倉皇間見大營一
馬喧闐因就之有如大將者二人坐帳中其一

數十輩跪進酥酪方欲前顧視其人皆無下頦大驚
而出上馬急馳回視營幄已不見惟燐火無數隨其
後追之馳二十餘里乃免蓋古戰場云
陳若說滿洲鄰境灰族部落未改之前一歲每至日
則輒有小兒千百爲羣蓮臂入城蹦人或入酋長之
居或散在人家提而擲之散如故旋復聚爲小兒
形驅逐撕穰皆不能禁國人夜不得眠日出始倦而
就寢如是者年餘　太祖兵至已入城人無覺者
自此妖亦不見
致仕總督雲貴兵部尚書卞三元諡恪敏　康熙三

十六年六月二十六日
太子少保贈太子少傅靖海侯靖海將軍福建水師
提督右都督施琅諡襄壯　康熙三十六年六月二
十六日
勇略將軍總督雲貴兵部尚書一等精奇尼哈番趙
良棟諡襄忠　康熙三十六年七月二十七日
門人丁丑狀元李蟠字仙李徐州人孝廉時嘗夢神
人衣冠甚偉手一合子付之其中有黃金絲糾結如
字形令諦觀之乃狀元二字也至是果及第
諸葛出師二表先儒謂與伊訓說命相表裏世說亦

云番禺作曹操刑命人問與訓詁同風如所云則王
莽金滕亦嘗與尚書並傳矣謬哉
彭羨門孫遹少宰傳治脹毒初起方取雞子用銀簪插
一孔用明透雄黃三錢研極細爲末入之仍以簪攪
極勻封孔入飯內蒸熟食之日三枚神効
黃岡王御史同道夢澤廷璣宋澤廷瑞之從子也少落魄
不羈鄉人揶揄之遂發憤讀書再入省闈不見収自
爲文告于城隍之神一夕夢神人謂之曰汝志固可
取奈命運何同道再四懇之神曰惟有一事尚可通
融汝願之否汝命中本有兩子若少生一子尚可得

乙榜矣于甲科則不能也又懇曰生所願在甲科一
洒鄉人之辱誠得之雖無子願亦足矣明日謁神得
夢如前後果中萬曆壬戌進士入爲御史巡按廣東
罷歸竟無嗣少宗伯愼菴封溁說
王子雲一鶚雲澤尚書曾孫崇禎庚午舉人楚名士
也亂後隱廬山講學五老峯下一日與諸生同觀瀑
布忽發問曰逝者如斯夫汝等作何解諸生不能對
遂拂衣歸素與龔端毅公鼎孳善龔使東粵過黃州相
見賦詩極懽或曰上巳時佳黃州地佳予雲人佳公
詩不得不佳

戶部尚書陳廷敬戶部右侍郎王掞俱以原銜充
經筵講官特予先爲講官戶部三人皆在　經筵亦
盛事
二十七日　御文華殿舉　經筵吏部尚書熊賜
履刑部尚書傅臘塔進講中庸知仁勇三者天下之
達德也二句禮部尚書掌翰林院事張英禮部侍郎
掌翰林院事阿山進講尚書洪範凡厥庶民極之敷
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三句講畢　賜宴太和
殿前
十月朔　上親祭　太廟是日頒康熙三十七

年時憲曆
本朝典例滿洲部院大臣必歷內閣學士乃得充
經筵講官歿得謚文其官詹事府侍讀侍講學士祭
酒以下者不得與
自平定額魯特後　國家幅員益廣西北諸部落盡
隸典屬國三十七年戊寅時憲曆所列有杜爾百特
札魯特札賴特郭爾羅斯科爾沁土默特阿祿科爾
沁奈曼烏朱穆秦敖漢阿霸哈納蘇尼特蒿齊忒毛
明安阿霸垓巴林喀爾喀喇沁翁牛特克西克騰
吳喇忒鄂爾多斯歸化城四子部落盛矣哉

新安門人汪洪度于鼎寄羅鄂州小集及鄂州所著
新安志爾雅翼又程嘉燧孟陽手書松寥吳裴雪涯
等集三種萬曆中刻於長治甚工
昌化知縣門人林霖培壽傳燈二錄林間錄東坡表
忠觀碑碑爲明嘉靖二十九年杭州府知府陳柯重
刻
十月初七日武進士傳臚狀元徵煜章京衛人甲戌
會試中式余戊午典順天武鄉試所取士也戊午一
榜有三狀元巳未羅洪乙丑徐憲武丁丑徵煜章
初六日　東宮會講禮部尚書張英詹事府詹事

尹泰進講中庸莫見乎隱二句翰林院侍讀學士李
鎧左春坊庶子常在進講易上經君子敬以直內二
句講畢　賜茶文華殿門
鎮平將軍提督湖廣左都督拖沙喇哈番贈太子少
保徐治都謚襄毅　康熙三十六年十月十八日
允禮部尚書張英疏辭兌掌翰詹事以禮部右侍郎
韓菼兼掌翰林院事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顧
祖榮陞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掌詹不設
正員八九年矣至是乃有專官
杭州孝廉高式青說其鄉張氏藏書甚富造樓水中

皮並帀乙亥有夫第以小舟通之閘後即禁往來一
日忽有烟氣出樓牕大驚往視之則門扃如故比登
樓烟亦不見如是者三最後細檢視烟自書櫥中出
開櫥則凡天文奇遁之書悉爲煨燼空函在焉餘書
無恙
十月□日　鴛調　孝陵
丁丑冬十月右安門外有回回買一牛將入城屠宰
牛過　裕親王園遂奮身逸入回回逐之牛初奔嗚
繼以跪伏哀鳴百方不起觀者殆數百人皆歎異忽
一市猾從旁揶揄曰汝何愚甚牛既難致何如取刀

磔來就此屠之不易易耶回回如其言牛遂立斃市
猾歸是夜覺徧身骨痛明旦視之生疔毒數百痛不
可忍見一牛在前索命呼號宛轉三日竟死張杞園
貞說
書奕云羿夢與洛水虙妃交故天問曰妻彼洛濱是
遇洛妃者不止一子建也而羿妻又入月爲嫦娥皆
不可詰
朐膍字音潤蠢地即夔州雲安縣朐膍蚯蚓也下濕
元成以爲蜂云兩字皆從月是物月之精故名
月如句如刀環而是物生也按字彙二 [illegible] 不

从月尤穿鑿無稽
長安客話載明時太醫院例以端陽遣官於南海子
捕蝦蟇取酥製紫金錠今端陽節中官猶于端門鬻
內造紫金錠是其遺製也
丁丑十一月初九日長至　上親祀南郊余與王
顓菴少司徒掞田綸霞少司寇雯顧觀瘖侍學祖榮候
端午門因談及新舊唐書余言舊唐書載薛懷
義于外戚傳此最可笑又漢書元后傳有弄兒不知
是何等人大抵漢唐宮掖多難言之罔未易校覈也
十一月十七二十等日京師地屢震　詔問九卿
致災之由因　諭修省
謝南衡著武昌人本朱姓嘗遊黔蜀開至大寧羽洞
有一黃冠兀坐如枯株問之不答試手觸其冠應手
墮地爲灰旁有一印文曰大寧巡簡司蓋此人明世
爲是官鼎革後避地修真于此坐脫印故所佩雖入
定未嘗捨也洞深處石壁有羅念菴題一絕云海門
千丈浪如山一轉千年瞬息間洞裏閒雷催雨急作
龍爭似作魚閒但傳念菴偕去明天啓閒竟至吾邑
訪先太師公又訪牧齋于虞山少宰涓來見以靜嘗游
南嶽見其手植松高不數尺而其葱鬱道流言念菴

先生住靜處皆不可知也
康熙辛未京城內彌陀菴三官像一夕自移右安門
外三官廟中如人位置者然
少宗伯慎菴封黎言羅田縣近城山間有僧菴本南向
一夕大風僧已寢旦起殿宇戶皆北向矣
吏部員外郎芝某滿洲人自言行開平道中日方午
天無片雲忽見一物自東而西疾于飛隼長約二三
丈其首髣髴如畫龍狀其末漸細倏于空中倒垂而
下又有一物從東來追及之二物蜿蜒相糾離合數
次如戰鬬之形久之乃解一向北一向東徐去
偶見一帖牡丹詩題曰開元初紀號李邕書而詩中
有龍閣邊鸞等句殊可疑訝
內府藏大照禪師碑李北海真蹟也後有陳惟寅跋
謂是硬黃本筆墨完好首失五行後爲蘇滄良所補
云華亭董尚書跋二則謂永嘉黃翁年八十歲嘗奉
幕府檄渡遼海入樂浪爲日本朝鮮講和歸時購得
唐硬黃李北海大照禪師碑人間石本不傳又云余
所見唐人硬黃生平只三本嘉禾之萬歲通天帖安
福之右軍絕交書與此而三此卷爲俞仲茅少卿所
藏鼎革已來不知流轉幾家而終歸　祕府物之顯

騶信有時哉
門人徐蘭吳人字芝仙能詩工繪事從安郡王出塞
嘗見祁連山中花十數種皆豔絕不知名中土所未
有也曾畫便面貽余又有出塞詩數十篇歸見詭異
足備塞外風物考語云起輦谷元世祖陵無封樹彌
者或於其地輒有風雷之異其詩云聞昔宋明修祀
典曾命禮臣巡禹甸伏羲下逮宋理宗三十六陵皆
祭徧祁連因未入從封欲賚香帛無由從稱階陛
順天府春秋遙奠青芙蓉芙蓉青青亂雲宿中有三
間老瓦屋征人遙望綠琉璃知是元家起輦谷谷口

番僧通漢字留客招提話遺事自言歷劫悟前身親
見陰房萊空舉巫媼纔牽靈馬來聖僧已渡流沙至
僧名朝爾吉維時指點白毫光爭覩君王顯神異天花鋪地
坐親覩夜半山頭分舍利元祖火化時得舍利甚多東方日射雲窮冥
背人入山埋寶藏地下有天黑如漆秘祝才宣役萬
靈亂峯高下化機械俄頃萬壑藏雷霆雪積風吹不
數日依舊滿天芳草青往年有客挾弓弩誤入雲中
踏玉虎千雷萬霆出谷飛百里人家苦霾雨至今鹿
兔滿巖阿馬蹄不敢驚黃土問余到處訪雲蘿中國
名山想遍過闕道長陵在天上此中靈異更如何又

所過古廢城凡六　曰單于曰蘇武曰雲內唐立雲中都督府即中受降城之地曰豐州唐九原郡城北有碣稱泉有遼咸雍七年碑李文矩撰曰殺虎曰土城土產
凡五曰白草曰雕鷹曰歷鼠曰瑪瑙石曰酩酒瀚海
距獨石口二千里有明太宗永樂八年御製碑凡五
十一字云
丁丑長至後京師已三見雪一日會議也朝房或問
余古人雪詩何句最佳余曰莫踰羊孚贊云資清以
化乘氣以霏值象能鮮即潔成輝陶淵明詩云傾耳
無希聲在目皓已潔王摩詰云隔牖風驚竹開門雪
滿山祖詠云林表明霽色城中增暮寒韋蘇州云怪

來詩思清人骨門對寒流雪滿山此為上乘若盧綸
騎白馬夜頻驚三更灞陵雪亦奇作也近人唯見熊
侍郎雪堂文舉翰與黃巖僧補衲滿天風雪未開關二
語差佳至韓退之之銀杯縞帶蘇子瞻之玉樓銀海
已傖父矣下至蘇子美既以粉澤塗我面又以珠玉
綴我腮則下劣詩魔遂足噴飯耳
京官各衙門相稱謂皆有一定之體蓋沿明舊如內
閣部堂彼此曰老先生翰詹亦然給事中曰掌科御
史曰道長吏部曰印君曰長官台　國初已來皆然
余巳巳冬再入京師則諸部郎官以下無不稱老先

生者矣此亦觚不觚之一事也
前漢書甯成傳曰虎而冠後漢書有狗而冠人罕用
之
朝鮮國王李焞上疏告饑乞糴奉　特旨賜米二
萬石賑之又以致吟城小姐廟二處所貯米二萬石
運至中江貿易以戶部右侍郎博和諾往監糶又命
長蘆鹽商領帑金五千兩買米二萬石由登州府廟
島地方以雞頭船運往朝鮮貿易以吏部右侍郎陶
岱往監運
枯枯腦兒台吉渣什把免齊等入覲十一月至京廿

七日　賜宴　保和殿并　賜貂帽貂裘等物
封渣什為親王那木占額爾德尼貝勒彭蘇太濟貝
子
擢山東布政使張鈖為巡撫浙江右副都御史（[illegible]）
河南提學道張仕可字惕存京江相國素存弟也父
公選（九徵）先以吏部為河南學道父子相距三十年江
西提學道王式穀字誨存睢州人大理少卿公亟（紳）
子也祖去非（袁生）先為江西學道祖孫相距二十八年
余官京師三十餘年間皆及見之
南部門人李侍御子來（先復）說前知太冶縣見柯陳氏

譜云陳友諒子理敗亡入蜀改姓魯居今江縣子孫
蕃衍散在涪州長壽諸邑明末兵部尚書陳新甲其
後也後理年八十携一子再入楚居興國州其子姓
尤蕃衍不下萬人即今柯陳是也
高淳隱士吳越彥字季舒性狷介不喜交遊偶以訪
舊來京師翳途賣卜常于界窩齋之側王
阮亭外暫不謁一貴人丁丑歲除訪予邸舍自述如
此
勅封張天師（緒宗）言二十四年往南嶽建醮過龍陽
縣山中有一洞洞口白楊一株樹腹空洞不記年代

中穴妖物其色白每出所過人畜一空禾稼盡枯死
江行遇之舟皆覆溺為祟一方且數載矣縣之父老
懇請勦除天師先寫符數道遣其弟子齎符入洞俱
之洞極深廣而空無所有惟有髑髏及牛馬骨可數
十石既還報乃令知縣鑄鐵牌四皆高丈餘立於洞
門又以符篆召神將下擊妖遂遁于沅江為祟如故
父老又以告乃又鑄鐵牌立于江岸要害處而召神
將懸擊之旋有一白羊死江面其妖遂絕
門人李侍御（先復）說蘄州今不產蛇蛇皆渡江而南奔
于興國州地氣物類遷移如此不可曉也

考選科道　命各部保舉郎中員外郎賢能者予擧
戶部湖廣司郎中張睿四川司員外郎卜峻超引見
睿授工科給事中峻超授江西道監察御史睿淮安
山陽人峻超順天固安人[illegible]
歲暮　命　皇太子祭　太皇太后暫安梓宮
十一月二十二日　上諭諭吏部地震示儆朕深
切敬惕念致治之道無如愛民生重民命朕總攬幾
務於一切閭閻生計及人命事情罔不殫精研究在
外直省親民之官務訪求民間疾苦實心愛養其關
係人命案件必詳審與確出入允當俾無冤民在內

大小官員咸宜勤慎奉職力改過愆以共副朕實圖
修省弭災之至意爾部即通行申飭
十二月大學士張玉書給假歸省
尺木禪師者名性休明宗室也得戒于崆峒天鼓得
法于漢陽不退住沁州之永慶寺順治癸巳正月二
十三日早齋罷忽問院主十王殿前那塊地是我底
棺底麼院主云棺底遂趺坐而逝夜半復醒書偈云
莫笑尺老師風大行不得回來轉金經方入三摩地
至二月二日出定沐浴剃鬚髮持杖侍者扶至塔前
化老比丘相說偈云思也不來想不來自巳打墓自巳

摽也奇哉也怪哉臨濟兒孫善活埋埋者是什麼所
在說死說活擲杖而化自題漁父圖云東西南北任
遨遊將里長江一葉舟幻衆不知身是客醒來大水
一般秋有銅鞮語錄播于叢林
江寧門人張璪貽余包山台書幅十二幀每幅後有
蔡林屋羽題贈啓之詩凡十二篇書畫皆入逸品林
屋草書尤為奇人包山自跋云啓之本從林屋先生
得詩十餘首乃圖之則又幸附啓之之下者也觀者
不以象外求之則予之負林屋者多矣歲巳亥二月
陸治識首有許初元復題字惜不知啓之為何人

三十七年戊寅正月二十七日　駕幸五臺祐枯
腦兒親王滋什等皆從
吳江潘檢討次耕耒貽宋刻陳后山集任淵注凡二
十卷有自川書院及周氏讀書堂圖記又寄所刻顧
亭林炎武日知錄三十二卷亭林潘之師也
田綸霞司寇以中丞撫黔時有卒命賢者所乘馬齒
六十矣自其父兄以至于賢歷數十年大小經數百
戰而驍騰如故不食生芻日需豆漿三升酒五合耳
能通人語高下疾徐東西南北語之無不如意天雨
之戰馳險阸犯瘴癘彌積久絶獨此馬不困益壯司

寇著黔書備載其事云

阮通叅于岳（闕字）示趙松雪畫杜子美戴笠圖深衣烏帽加竹笠其上足躡芒鞋昂首袖手若行吟之狀下方有趙子昂氏及松雪齋二印上有劉崧子高題絶句云杜陵憔悴鬢如絲飯顆崚嶒日午時（云云）自跋云右草堂杜拾遺戴笠小像吳興趙文敏公所畫往年余得之高安劉氏宅日與（缺二字）徵士觀畫于桃源山中因抃以歸之併題識其上云洪武庚申秋仲珠林生劉崧書解春雨又題七言長歌一篇書法精勁類邢太僕云碧雞坊裏春風顛浣花溪邊晴日酣浩歌（缺二字）

花弄影傑僛（缺字）開元前飯顆山頭憶相見壓下新亭舊時面吟詩未遣捻鬚愁愁絶胡塵暗河縣平生落筆五嶽搖調笑不作兒女嬌錦袍仙人伯仲耳誰謂有作徒相嘲詩卷長留兩不滅玉顏蛻骨俱清絶萬古詩人照膽寒松栢蒼然傲冰雪吳興公子真天人（缺字）影白與韓泉親新圖古色照秋水如此子美方逼真搖翁老仙我所敬十年癖癖遊珠林新詩妙墨聚片紙令我觀之嘗夙心嗟余豈是諸公徒青天空行一事無紛紛餘子風塵下獨立惟見明星孤吁嗟杜陵爲可呼前翰林解縉書右詩不見本集廿平生所見惟故友宋荔裳（琬）所刻秦州像何宇度所刻成都浣花草堂像皆石本蓋皆臨松雪畫而風神不及遠矣阮云是故友施愚山（閏章）家藏物

曹（安按）（雜書）引春秋元命包云姜嫄遊閟宮履大人跡而生稷今章丘有神跡祠即姜嫄所履宋濟南太守蕭某之丘祠此山姜學顏之是生齊齋此說志書未引之然姜嫄何緣至今章丘事屬難稽異爾則章丘一邑而閟室南齊兩朝之祖皆肇跡于此亦大奇矣

原任刑部左侍郎高珩遺命不請䘏不報喪不受帛珩字蔥佩别字念東淄川人明崇禎癸未進士學

仙學佛數十年至是卒丁丑十一月二十一日也年八十六

曹縣王中丞叔武（崇文）雜說云正德十一年河北旱饑民發曹操疑冢凡七十二處皆有屍及銀花燭臺之屬內一冢磨甎爲室屍臥土牀無棺槨青巾黃衣黃鬚黑髮宛如生者蓋用水銀以殮故不腐也然其爲操疑冢與否亦不可考

甘肅巡撫喀拜疏稱甘肅五學士子自設科已來從未中式請將涼州西寧五學編聿字號左甘州肅州五學編聿字號右遇止中一名之科將十學共爲數

闈取中遇增中一名之科聿左聿右各中一名部議
允行

五代馬彧贈韓定辭詩曾登廳山見顏氏家訓予池北偶談已辨之其首句云燧林芳草綿綿思盡日相攜陟麗譙燧林未詳出處考拾遺記云燕昭王遊于西王母燧林之下說燧皇鑽火之事在申彌國近燧明國去都萬里則非燕地明矣王子年者書皆杜撰韓馬特引此以矜奇炫博非事實也

書奕云大食王遣人之海上見一方石石上有樹枝赤葉青總生小兒不語能笑手足著枝上疑即人參果也

吾鄉泰山收碧霞元君祠香稅自明正德十一年從鎮守太監言始

明太祖洪武初卻貢香米人參蒲桃酒以勞民故也見食貨志

書曰詩亡古志故文中子曰大風安不忘危其霸心之存乎秋風樂極哀來其悔志之萌乎

仲長子光瘖者子光字不耀而中說載其言甚多如語賈瓊曰在險而能奇不如宅平而無爲薛收問政於仲長子光子光曰舉一綱衆目張弛一機萬事隳文中子謂仲長子光曰山林可居乎曰會逢其適也焉知其可若此者不一唐書謂其瘖而隱有問道者劃書老易二字示之與王無功未嘗交一語而對酌甚懽似非實錄或大業之亂暫托于瘖以避禍耶

田司寇綸霞雯云德州陳副使宅築室掘得一古冢中有女子髑髏二具皆無首首乃範磁爲之鬢髮皆具宛然不知何代物也又德州趙仲郎宅亦掘得古冢中有女子髑髏一枕一磁枕枕上有杜詩百寶裝腰帶四句

又云益都青敫相國墓側塋中得一磁甖墨色光可以鑑因移之第中一日甖中現美人影纖毫畢見宛然閨帷侍讀韓菼慕廬往觀之現一老僧倚杖笠皆具目是日在觀者甚衆所見鬼神帝釋羽流之類各各不同月餘無所復睹矣

康熙三十六年七月十九日　恩詔三十九年會試中式進士三百名禮部疏題明會試每科漢人取中一百五十名滿洲蒙古取中六名漢軍取中三名共取中進士一百五十九名今應將　恩詔所加一百四十一名內漢人加中一百三十三名滿洲蒙古六名漢軍二名

杜詩從人覓小胡孫一首第三句云舉家聞若駭下
云爲寄小如拳結云許求聰慧者童穉捧應顚殊不
貫索劉昌詩蘆浦筆記云合移童穉句作第四移爲
寄小如拳作結則一篇首尾渾全亦成對偶甚有理
而錢牧翁不采其說豈未見此書耶然此詩殊不成
語
二月二十二日　鑾輿自五臺諸臣迎　駕于
暢春苑
以前總督河道于成龍爲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
御史巡撫直隸（以總督管巡撫事）兵部督捕侍郎李鈵爲兵部右
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直隸巡撫沈朝聘山東巡撫李煒罷）
三月初一日補行　經筵于文華殿吏部尚書庫勒
納熊賜履進講中庸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二句禮
部尚書張英刑部尚書傅臘塔進講易繫辭唯深也
故能通天下之志二句講畢　賜宴太和殿前
漢書注有臣瓚者昔人謂不知爲何人今按晉中
書監和嶠領命校王穆天子傳五卷瓚乃其校書
官屬以中傅瓚也後人取其說以釋漢書故有臣瓚
註語見陳霆兩山墨談

居易錄卷二十九終

居易錄卷三十

濟南　王士禛　著

浯溪新志言黄山谷題磨崖碑詩凡一百八十
餘字刻中興頌之右順治中永州府推官某過而賦
詩屬祁陽令刻之石令將推官詩鑱去山谷書一角
刻焉千古名蹟一旦剝缺志載之災異宜矣
宋文憲公濂集有題長白山夜圖詩云滿地黄林稱
隱居燕泥污我讀殘書五更風急烏聲散時有幽花
米賁魚予撰長白山錄未及載入因錄于此然不知
爲何人作也

三月初六日　東宮會講于文華後殿詹事府詹
事尹泰侍讀學士李錄講中庸道也者不可須臾離
也一節左春坊庶子常在左春坊諭德楊大鶴講尚
書皐陶謨愼厥身修思永一句
新定刨參之例刨參人親王一　百四十名人參七十
斤世子一百二十名人參六十斤郡王一百名人參
五十斤長子九十名人參四十五斤貝勒八十名人

參四十斤貝子六十名人參三十斤鎮國公四十五
名人參二十二斤半輔國公三十五名人參十七斤
半護國將軍二十九名人參十二斤半輔國將軍二
十名人參十斤奉國將軍十八名人參九斤奉恩將
軍十五名人參七斤半俱免關稅餘參每斤納稅六
錢其出關買參之人准于盛京開原等處採買不許
于打牲之處採買云

以王國昌爲兵部督捕右侍郎 新晉補右侍郎丁憂缺

改督捕侍郎王國昌爲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巡撫山東 巡撫半綸未任以廣寧告病補安缺

丁丑冬有　旨三品以上朝官年及六十許乘肩
輿入東西華門至闕門甚　聖朝優老之意先是百
官皆由長安門出入惟內閣由東華門然亦必易馬
始得入又滿洲閣部大臣皆騎無稱輿者自是亦多
乘肩輿矣

河南巡撫令國亮疏言滎澤縣北臨黃河丹沁二水
會歸黃流逼近城下查滎陽郡倚其高阜將縣城移
建于此可永無衝決之虞部覆不允得　旨這遷
移滎澤縣城着照該撫所題行 估計銀一萬二千兩部允准動支地丁銀八千兩

華亭門人王原令語說雲間人蕭中素字芷汀木工

也尤於林好爲詩孔孔多作何題行世數千篇貧受
詩者數十人又有鍛工胡瑩號良甫者亦工亦好爲
詩而不及蕭云

南渡馬阮用事濁亂極矣然尤能發人入于公祀廟號
興宗追上建文帝諡曰讓皇帝廟號惠宗景皇帝廟
號代宗補二百餘年未舉缺典又追封開國功臣傅
友德麗江王論馮勝爲[illegible]陵王諡武壯又于遜國
忠臣諡方孝孺文正景清忠烈鐵鉉忠襄練祖忠
貞之類此入理人心之至公不可以亂邦沒其一節
之善也

甲乙事案戚兵科給事中陳子龍疏云滿歌屬丹之
中痛飲黃屋之下想見金陵當日馬阮當國光景欲
爲東晉南宋豈可得乎

嘉禾銀工朱碧山所製有古篆二十八字云欲度
銀河稱上闕時人浪說貫銀槎如何不覓天孫錦只
帶支機片石還來名華玉汜之秀木人稱是故吏部
孫侍郎北海 承澤 家物

山西某方伯家宦鉅萬子孫敗其家具孫某不慧至
持銀槎行乞于市收大司徒說

御史劉元寶高以宋范仲淹從祀　聖廟下九卿集

議不行元寶號敢言後假歸予爲左都御史留之再
三不得以病卒于天津舟中
戊寅六月
上聞鑲白旗原任步軍校傅爾輝年
九十有九引 見暢春苑 召戶部左侍郎席愛
諭給全俸米三十八石銀八十兩終其身又 命
八旗都統查男婦高年者以 聞又得二人其一百
六歲一百三歲皆 賜銀布有差
五月山東巡撫王國昌進長人鄭克巳長六尺八寸
兵部以 聞召見景山 賜食留侍禁中克巳蔚
城人巢與故山西學政道僉事獨復浙江嘉湖道僉
事問玄之族也是時年三十二是歲陝西亦進長人朱其安與克巳等年千後納門見之

宋任淵撰山谷精華錄八卷詩賦銘贊六卷雜文二
卷宋槧本也有章丘李中麓太常開先閣書印記淵自
序云萬寶集于前則萬其假萬其色因不無去取稍
而千之亦自具一可否有上選焉黃太史山谷集幾
萬其篇章走常飾其要而謬注之什之一也然其間
猶有幽蘭叢桂奇玉特珠萃類拔出者又別帙爲是
上選也一日雷子誠過而見之急欲授梓來索寶版
故併述其所以然而與之天社任淵序後淵自注陳
后山集者惜錄中取舍未愜人意耳

戊寅六月保和殿大學士兼戶部尚書張玉書丁母
何氏憂七月初二日以刑部尚書吳琠爲保和殿大
學士兼刑部尚書
雲南巡撫石文晟疏言元江黃化廣南廣西四府界
連粵西南太慶恩四府之外烟瘴特甚請援粵西例
于與省內地郡守之中特疏調補三年俸滿照臺灣
例即行陞用又鶴慶順寧永昌三府及臣苗疆題改
府屬之北勝州鄰逼蒙番接連中甸外郎烏思藏之
地甚爲緊要嗣後鶴慶等府缺更新簡選賢能之員
五年俸滿亦即陞擢部覆得 旨允行

祭告五嶽四瀆帝王陵寢 先師孔子闕里舊例遣
侍郎副都通大夫四品京堂而止翰林則閣學掌詹
至少詹而止予爲祭酒日付與禮部言及新云例不
開列丙子之役則讀講學士雲麾使皆列名矣丁丑
之役則祭酒已下至諭洗讀講悉列名矣不知例起
于何年也
戊寅六月得洪洞范彪西部書云丁丑二月恭捧
手敎確是講學之書即如論文成一篇名正言順焉
恭定公有言除却氣節事功文章將于何處見道學
先生云陽明即不名道學而氣節事功文章皆是第

一流人物先生豈止以道學予文成哉爲萬世立公
論爲昭代欽祀典也廷日時文選家竟指文成爲異
端狎侮前哲咄咄學官先生謂其無忌憚之心某更
謂其失爲下不倍之道也至于黃梨洲學案曾見原
稾竊意處事在文成亦篤信見某以其收錄明儒之
富兼取其自序處不諱淺深各得醇疵並見之意故
統錄之以備參考此霍渭厓之所以失入也先生公
論竊欲恭法于渭厓輻以見後人眼目欺騙不得
設有如東林諸賢會議者可否俟蘇敏鄉辛復元先
生學本醇然某雖極力表章而人微言賤今不與荒

烟蔓草同歸澌沒者實自康熙二十二年十月十二
日大疏始矣跡此舉動因輯以小刻備考南集僭賞
左右妄于玄宴飲荷俞命敢不拜嘉河東分守吳公
入境即齒芬見及雖未謀面一時枯木春而冷灰然
先生之惓愛讀甚矣過矣長白山錄考核詳而有要
傒中著作如織倘惠然肯來引領望之

沈作喆寓簡云許詢與沙門支遁同建浮圖未成而
詢亡彥長年及見詢後身爲岳陽王譽鎮越州云云按

玄度與江湖道林同時彥安得一歷宋齊梁末尚在殆
不足信

特擢工科給事中彭鵬爲貴州按察使司按察使

容齋隨筆載樂府有白鴿鹽神雀鹽昔昔鹽胡骨
鹽之類

以宗人府府丞金璽爲左副都御史[illegible]
原任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嚴我斯卒嚴湖州
歸安人康熙甲辰狀元予告在籍

友人顧炎武字寧人別號亭林故顧墅王讀書處名
顧亭林在華亭

以太常寺少卿劉楷爲宗人府府丞
上用人愼重多　命內閣下詢九卿予從來不敢
徇請託未嘗輕薦一人丁丑戊寅間以吏部開列應
陞人數內兩開見最真者二人從公首言于衆幸不
謬十人咸獲蒙　點用則臨江府知府李壽以舉陞
兩浙都轉運使襄陽府同知翰宸奉陞潞安府知府
鄖陽府知府衛台琮陞陝西漁鹽道副使內李翰皆
山東人定例同鄉不得相爲舉予云　明旨下問
惟期得廉能之官知而不言則虛　上咨詢之意
故破例言之以俟公論云又嘗舉河南按察使孟進

參議陞貴州布政使司參政九卿已九年所推薦不過
此數人然其人皆不知也
賜禮部侍郎掌翰林院事韓菼　御書篤志經學
四大字
以都察院掌院事左都御史張鵬翮為刑部尚書
擢戶部左侍郎王士禛為都察院掌院右都御史（三日）
七年七月十三日
以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王燁為太常寺卿大理寺少
卿王紳為僉都御史
戶部右侍郎王扶轉左侍郎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錢三錫為戶部右侍郎太僕寺卿吳涵為都察院左
副都御史通政使司右通政勵杜訥為太僕寺卿
沈氏大姑者本紹興人父達仁僑居京師以字同郡
朱謙穆謙穆幼孤母龔氏年十九苦節撫子茂十歲
立家貧賴其舅某贍廩以給朝夕康熙丁丑之秋始
納采沈氏以貧故未能娶也無何謙穆病且篤大姑
聞之自誓歸朱既夫有不諱願奉孀姑終身而已卽
日命駕歸朱氏居五日謙穆死大姑撫屍一慟而絕
康熙戊寅六月二十八日也年甫十九夫婦死不踰
日有八十老人蔣玉生者欲悉其事傳之而詞不雅

馴予因略次之如右
七月二十九日昧爽　大駕發京師謁　永陵
福陵　昭陵由古北口出塞
命總督管直隸巡撫兵部尚書于成龍原任總河兵
部右侍郎王新命開衛州新安等處新河告成
賜名永定河　移建河神廟于保定府　御書
賜額七月　命會視漳滏二河
允貴州布政使王毓賢請建其父原任四川提督王
之鼎祠于貴陽府　御書賜額曰忠節垂芳（之鼎殉節貴陽）
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金璽為偏沅巡撫（[illegible]）以宗

人府府丞衛銘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太僕寺卿勵
杜訥為宗人府府丞左通政錢三錫為太僕寺卿
副都御史[illegible]公說京師一少年好吹橫笛每風
月之夕輒揀數弄一日日未暮坐院中手笛吹之忽
有綵衣小兒自外而入頃刻至數百人結束如一堵
牆[illegible]避室中引被蒙頭臥久之寂然聞其無
人不知所往自是不敢復吹笛
副都御史吳[illegible]說宜興有村生名[illegible]年十七八居近
村一夕入城玩月長橋橋上先有二女子皆殊麗與
訂日成久之是日宿于其親某家漏下二鼓聞扣門

聲啓視之即長橋所見侍婢也曰小娘中意許郎有夙緣明日歸當來議之許不知所謂唯唯而已明夕獨坐村墅婢果至申前約許曰當告父母耳父怒曰此非人也何議姻之有此婢去又明日婢再至曰小娘來矣言未訖女子已入室中光豔照人真絕色也請見其母母悅其美豔柔順許之盛具幃帟之屬咄嗟備陳于室多非人間所習見者許乃與定情旬踰月其父往投訴于城隍之神女子已知之謂許曰翁疑我我何面目居此且與君夙緣止此今當去矣妾已姙他日當使采蘋來邀君一至山中爲别采蘋婢

之名也遂去奩具之屬亦不見踰歲采蘋果來邀許俱行令閉目頃之已至山中峯巒秀麗一洞岭岈中啓采蘋引許入所見奇花異鳥迥非人間有美女數百人皆鳴機織作錦綺燦目不可名狀女迎許入闔設榻坐視之則星冠霞帔爲女道士裝謂許曰郎别來無恙翁姑無恙向所姙今已生女故欲君知之然不可將歸且留山中爲擇佳配因以夙緣之說曰妾前生唐開元宮人也君前生亦爲內侍一夕偶語有婚姻之約爲上所見並殺之君投胎已歷數世妾誤託狐身賴勤修煉得證仙籙以夙緣故訪君陽羨

得遂昔盟且爲君生一女夙願畢矣請從此辭當令采蘋時通消息勿以爲念因贈以二葛奇妙光瑩云歸獻公姑許欲留止尋伉儷之好不可曰緣盡矣慮有幽譴遂令采蘋送歸後十三年任少京兆弘嘉字葵尊亦縣人也一日同一士夫訪許之父方飲酒而采蘋至曰所生女已能通五經將適人矣輒來相報闔座客方談易采蘋笑曰此君所說皆俗儒耳經意殊不爾因詰之講乾坤易義皆出意表因言女子早通五經此皆夙昔所聞并以應試女子博通百家二氏之書不僅諸經也采蘋至今尚往來許氏不絕女

子則不復至矣

同年蔡宮諭晉仙松靄寄所輯著毛詩日箋屬予序書云詩之必用古序先儒言之詳矣然首句確有承授不可移易後序未免雜以講師之說或非詩之本意穎濱詩傳止取首句不爲無見注疏之外則歐陽氏蘇氏呂氏嚴氏李氏黃氏多所發明朱子斥棄傳說遂使美刺之意盡然其下有不悖古序文從字順亦有勝諸家者未可廢也明儒則郝楚望何玄子二家最善松齡篤習之餘間做黃氏日鈔之例於諸家之說稍爲折衷而偶有鄙見亦附著焉云云此書所論

與予從昔之見頗同其所采取亦甚備當當爲序而
傳之

梁溪秦莉然字灤陽官論從予以官論命來就贊胎子朱槃瑞文公集歸宋川家傳物也有熙甯印記是宋寶慶三年承議郎知差通判南劍州軍州王伯大音釋有伯大序所謂留耕王氏者即其人也今坊本韓文考異無此序

譚公道者忠州人幼爲人牧牛後得道羅浮一日降乩題王子千太守家 憶雲樓長句云晉攝刺史城西住伐木結椒最高處當窗使見四白峯遶屋何須三

十樹江光山色望無涯不學蘇秦慣縱橫閒過披襟共長嘯月來把酒問青天滄桑幾度荒無久恰喜停驂句若後珠襦古屋只尋常徑轉林開已非舊知君元是住山人五馬南來不失真試作維摩詰妙筆與綾一幅可傳神滿前花開復花落人情澗壑秋雲薄何如鶴寄灘頭狀幺鳳飛來棲綠萼百年瞬息本無多及時行樂只須醉粉紛紅七字顏已衰瓊瑤琴自弄孤鼓笙他的約夾雙腰 依稀林燈所以中有酒緣如湘會須在何樓頭附又一詞調江城子亦可誦

川日石泉 訪解頤新語殊不能啓發人意且餘語闕

備錄談藝錄之凡此書戊寅秋九月門人紫陽通判張友宓所寄

潘烈女六安州人徐史某五世孫父爲生員幼許聘舉人夏聲之子某年十家夫夭死其女祖母未歸女自經以殉門人孫戶部謙文益來徵詩備其家世年月皆未詳聊記梗槩于此

阿含經言人壽八萬歲時毘婆尸佛出世人壽七萬歲時尸棄佛出世 云云 下至賢劫第三尊拘樂佛出世人壽亦二萬歲其次第四尊即釋迦牟尼佛當周昭王時年三十成道住世四十九年年止七十九耳去

第三尊世尚未遠何以壽遂不滿百歲佛書支離多不可以理詰如此而內經素問黃帝問于天師曰余聞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今時之人年半百而動作皆衰何也岐伯對曰上古之人法於陰陽和於術數故能形與神俱而盡終其天年度百歲乃去今人不然故半百而衰云云 夫軒轅在五帝之前而問答如此殊與木世年壽無異以此證阿含較七佛其誕妄益較然矣乃小司馬補 皇本紀又云天皇兄弟十二人立各一萬八千歲地皇十一人亦各一萬八千歲其誕妄與阿含經又何以異

趙松雪墨梅一卷其饒氣韻後書陳簡齋五絕句自跋云世之論墨梅者皆以花光爲稱首而簡齋五絕句誠爲絕唱余旣效花光作墨梅圖復寫此詩于後大德十一年二月十三日子昂記

十一月十三日　駕入

高麗使朝鮮產金銀鐵水晶鹽苧布白綿紙狼尾筆果下馬長尾雞貂海豹人參

侯官門人林佶字吉人說黃公石齋初公車時墮水隨流而南爲龍孔中逆水而上至福城北二十里白沙登岸自言初不見水至一宮殿有王者冕旒坐堂

上延揖命坐示以金書二大字審視之乃倪黃也是年丁丑登第入翰林與上虞倪文正公元璐同館交最善後先後殉國以死乃知江神之示徵兆之矣先生繼配蔡氏能詩文尤工書書法與先生亂真近始卒年八十矣

以總督管直隸巡撫兵部尚書于成龍爲河道總督（總河董安國罷）仍以奉天府府尹徐廷璽爲之

刑部尚書張鵬翮改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總督江南江西以工部尚書李振裕爲刑部尚書工部右侍郎熊一瀟爲工部尚書

以工部左侍郎提督順天學政李光地爲直隸巡撫改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副都御史起復原任工部右侍郎李楠爲工部左侍郎以內閣學士顧藻爲工部右侍郎大理寺少卿胡會恩爲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以光祿寺卿高裔爲太常寺卿（太常寺卿王樑罷）右通政江蘩爲光祿寺卿

擢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巴錫爲總督雲南貴州兵部右侍郎兼副都御史改戶部右侍郎博和諾爲兵部右侍郎兼副都御史巡撫陝西

十一月二十四日　命戶部尚書陳廷敬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士禛原任左都御史王鴻緒直南書房

陳氏鳳陽府虹縣民陳文升女也初文升父宗鄴以事株連繫獄有陳王秀者仗義營救得免因以女許字王秀子某時甫八齡値歲荒王秀將攜其子遠適留半鏡爲他日之驗泗州人周一虎者土豪也賄王秀年久不歸強委禽焉女知之以死自誓二虎率衆劫之女自縊以死時康熙三十二年九月二十四日女是時年十八矣父母葬之而歸妹于周十月初十日忽有羣犬開其墓女復甦適者聞棺中女子啼聲

走報其家父母亟趨至閘口汝死已半月今人耶鬼耶女曰女虎鬼乃人也為閘棺揭歸二虎隨之役欲劫娶女遂投玉皇巷爲尼二虎終凌偪不已女乃兔其鄰黃子貴妻胡氏同赴京師訴于刑部康熙三十七年戊寅十二月事也女年二十有三

福建巡撫宮夢仁疏漳浦縣人林梅元妻劉氏現年一百四歲循例請旌部覆建坊表曰貞壽之門

鎮虎太學生董繼芳者城東二十里小樹村其父中瑋明崇禎間貸縣人吉夢川百金貧不能償易代之後中瑋夢川皆物故夢川有孫惠迪爲諸生故藏董券以繼芳貧窶不往索也後繼芳具知其事自詣惠迪願以父遺宅一區抵還惠迪不受強之再三然後可康熙庚午歲荒惠迪轉鬻其宅以給朝夕饘不自全繼芳又貸金贈之曰君祖與吾先人緩急相通猶不可忘今君食貧吾忍坐視耶敢以是補前償之不足惠迪堅不受曰前已受宅今爲值償不待善價耳君何與焉繼芳仍歸告縣中共稱古之惠迪乃受于是諸生袁鯨吉大用等高兩人之義公舉于縣縣令陳汝明稱功蜀人予門生也爲文旌其義行因勒之于此以風世之偷薄者云

遂歸長安人爭高馳譽于時常轉徙澤潞間畫帶根五參極工巧

歎人如韓滉外傳見苑之觴有最可笑者如孔子適楚至于阿谷之隧有處子佩瑱而浣子曰彼人可與言乎抽觴以授子貢云又抽琴去其軫云抽絺綌五兩云云而證以南有喬木漢有遊女四句豈不近兒戲乎

康熙三十八年己卯元旦隨于開內閣大學士後先詣 保和殿侯 駕行禮仍趨 太和殿侍班故事惟內閣及都察院堂官得侍殿上翰林院學士侍直殿中閣臣憲臣在檻外東西相向

正月初七日以 南巡視河點選從諸臣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吳涵與焉

二月初三日 駕發京師

工部尚書熊一瀟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徐嘉炎俱以原官致仕以詹事府詹事顧祖榮爲內閣學士兼侍郎少詹事徐秉義爲詹事兼侍讀學士

命吏部尚書熊賜履禮部尚書張英日侍 東宮進講性理

上舟次東昌府 賜郡人原任刑部左侍郎任克

溥　御書曰玉壺朗映仍　諭復原官給與
誥命異數也
西華門外廣濟寺老僧湛佑有　東宮賜方竹
杖一乃文徵明故物上有徵明篆書鳳尾二字送八
分自記一篇是八十七歲時書
張致復　英大宗伯言有色侍衛者滿洲人少從駐防
東粵性嗜花卉凡南方草木異種皆致以歸老而退
閒深諳栽植之法所居精舍數椽佛桑建蘭茉莉之
屬環遶其中更不期謝又多取蝶蛋養之奩中每冬
月粉花盛開輒下簾放蝶千百為羣飛舞花間恣風

客之來迓客至則瀹茗治具極歡亦一高士也
上諭截留漕米一十萬石于淮安府邳州以七萬石
減價糶于淮揚被水七州縣以一萬石減糶于邳宿
等處窮民以二萬石貯淮揚二府
上諭赦山東江南浙江經過地方見在議降罰各官
及罪人殊死以下
康熙三十七年十月二十三日　恩詔軍民七十
以上許一丁侍養仍免雜泛徭役八十以上者給絹
一疋綿一斤米一石肉十斤九十以上倍之　詔
下郡邑各撫臣上其數于戶部直隸九十以上五百

三十五人奉天九十以上五人山東九十以上一千
三百三十人百歲以上九人山西九十以上一百五
十人河南九十以上四百五十一人江南九十以上
一千六十五人百歲以上三人浙江九十以上九百
八十二人陝西九十以上二百十七人湖廣九十以
上二千八百五十人百歲以上四人江西九十以上
五百八十人福建九十以上三百六十九人廣東九
十以上五百九十一人廣西九十以上一百十四人
四川九十以上一十三人雲南九十以上四百五十
人貴州九十以上九十四人按宋開寶五年鄂陵人

許永龍虛氏縣尉詣闕上言臣年七十五父瓊年九
十九長兄八十一次兄七十九欲乞近地一官以就
榮養上悅其父子兄弟俱享遐齡賜瓊紫衣犀帶銀
鞍勒馬帛二十疋茶一十斤授永鄠縣令是時鳳密
齊萊等州各奏八十以上呂繼美等一十九
人亦賜爵公士史冊書之以為盛事然未有如今日
之盛者也故備列之
宋思陵得李伯時畫人參地黃二藥某蔽之御書東
坡二贊有鍾太常家法贊云上黨天下脊遼東真井
底元泉傾海腴白露濯天體靈苗此孕毓肩股或具

體移根到羅浮越水淮淸泚泚地殊風雨隔吳咊終難
穪青極綴紫萼圓實墮紅米窮年生意足黄士手自
移上藥無炮炙能蠲靈蠱根柢開心定魂魄變患何足
洗蘇身副吾生既食首亜稽地黄贊不錄
炔音桂莫書哀帝時有博士炔欽與申咸上書理師
丹名又敵楯掾絮舜見張敞傳終南縣盜賊宗見王
尊傳彌音倍
擢貴州按察使彭鵬爲巡撫廣西都察院僉都御史
陞蹕揚州府　諭加外轉原任掌印給事中李宗
運鹽王綏元龍

孔爲大理寺少卿
上諭戶部蠲免江南浙江康熙二十四五六七等年
舊欠地丁錢糧及山東泰安等十七州縣帶徵錢糧
又除兩淮加派一十萬及各省鹽差關差以筆與贈
額百餘萬悉除之
華亭將謀發立謂可隸袁紹云紹橫刀長揖曰天下
健者豈惟董公班固袁帝紀贊亦云婉孌董公謂董
賢也
尚某言昔在粵東與都司李某交善後李歿其妻售
濠畔街宅與尚仍分院而居兩家往來如親串然一

日李妻私語尚夫人有女及笄而病病且甚異欲求
尚診之而難于言夫人以告尚曰與李君夙交好言
之何傷李妻乃言女初患腹痛久之浸淫甚艱溲內
有物能游泳或二或三似有鱗鬣者取視之乃比目
魚半體也身微黑止具一目其背白置水中果如所
云試診之乃肝氣久鬱所致投以疏肝之劑而愈李
河南人
金陵丘翁者平生好善遇道釋尤加敬丘一子爲諸
生有文名年三十矣忽覺遍體骨痛方藥無効久之
身體忽漸縮小日短一二寸丘生素頎而長數月後

縮至寸餘卧如蠅蛹家人置几案上以茶碗覆之翁
媼窮日莫知所爲一日有道士形神淸異坐門外數
日不去亦不募化翁延入叩之初不肯言叩之再四
始問君家有異事乎翁悟呼媼出同禮拜極虔述子
疾狀道士曰吾知之久矣以君積善故遠道來此予
之藥三緘令翁于夜深暗中自取研末令服之三日
後必有驗但勿見燈火勿近婦人手言畢飄然而去
翁遵其教戒次日視其子已長數尺又踰日身長復
備矣三日後道士竟不至試開第三緘緘內有一小
人寸許躍出落地上覓之不得丘生遂謝諸生爲道

裝今五十餘尚在

有任叅將者藩下世職也其第三子名中麟幼不與羣兒嬉戲稍長好讀書間爲詩作書娶婦生二子其兄歿中麟當襲世職力辭日兀坐小閣繙道書夙奉呂眞人甚虔一日閉門作觀想欲爲眞人寫照于縑素移時不能下筆隱几而臥及覺則縑上畫像已就濃鬚短鬢與俗所傳眞人像迥殊自此世緣益澹告其母欲往廬山母不許曰吾老矣汝忍絕我往乎中麟謹受教曰天下固無不忠孝神仙遂止不行母以壽終既葬中麟盡粥其田宅攜妻子三人往遊廬山愛簡寂觀將終焉妻泣曰君即留此粵中已無棲止之所妻子將何依中麟曰吾固知之乃買茅屋八九間石田十餘畝于山中令居之而身居觀中日惟兀坐月令其長子一往省覷久之出不裝盡散道衆集山中羽衲話別云今日亭午吾將行矣及期沐浴更衣趺坐而逝時正午皆見紫氣夌空中麟乘白鶴揮手謝衆而去肉身今在簡寂觀東廊

居易錄卷三十終

居易錄卷三十一

濟南 王士禛 著

金陵李氏有酒樓臨市一日有道士十八人來樓上食畢覆其椀而去椀下各遺一方治諸疾病主人祕之藉箭錢數日啓發則不存矣方悵恨明年盆中牡丹花開十八枝每枝花上各有一方如前似金書者驚喜而錄藏之製丸散治人多奇効金陵人傳牡丹十八方是也

江寧有蕭生者食香蕈則死又有王生者飲茶則死必二三日始甦醫無能識其故者誌于此俟明醫或能知之

五月十七日　聖駕還京內閣九卿諸臣迎于通州

以前左都御史王鴻緒爲工部尚書

賜致仕工部尚書熊一瀟　御書曰怡情泉石致仕內閣學士徐嘉炎　御書曰眞西淸又一聯云樹影不隨明月去溪聲長送落花來又唐人張旭隱飛橋隔野烟絕句詩一首　皇太子賜嘉炎睿書用雅堂大字又一聯云枝中欲與因明月江上詩情爲晚霞又　賜睿製詩一首云玉臺詞藻重徐

陵經筍由來博雅稱勿見遞怜鴛鷺側神仙風度在
觚稜、
上巡江浙　　賜扈從在籍督撫提鎮淪泉諸臣
御筆頗多給假吏部侍郎彭孫遹曰松桂堂檢討
尤侗曰鶴棲堂御史盛符升曰年登耄耋時侗年八
十二符升亍門人年八十五矣會　萬壽節駐蹕吳
門而諸臣得邀　天藻眞曠世奇遇也他未及錄
五月二十二日臣左都御史王士禛　內直南書房
蒙　恩賜　御書素綾一幅云曉曚晴色上帆
檣野水波添滿路光知是皇畿程日近林風吹送柰

花香蓋舟行　御製近詩也有　御璽三曰佩
文齋曰康熙御筆曰萬幾餘暇
六月二十日　內直蒙　恩再　賜　御書大
字　聯云煙霞藏入新詩卷郭邑開開古畫圖
御璽三曰佩文齋曰康熙御筆曰保合太和同蒙
賜者戶部尚書陳廷敬禮部尚書張英工部尚書王
鴻緒
戶部左侍郎王掞調吏部右侍郎仍兼翰林院學士
吏部右侍郎趙
士麟卒于位
特諭起原任左都御史郭琇爲湖廣總督以兵部右

侍郎兼都察院副都御史　上南巡過吳江縣詢
知琇爲令時清廉愛民故有是　命
刑部左侍郎田雯調戶部右侍郎總督湖廣兵部右
侍郎李輝祖入爲刑部右侍郎
漢書大司徒馬宮本姓馬矢宮仕學改稱馬馬矢姓
甚奇王弇州宛委餘編曾載之復姓
宣和書譜云桓溫生未朞溫嶠見之云此兒有奇骨
因以溫名之如所云爲太眞之辱矣
書譜杜光庭傳撰高士傳百卷今其書不傳然古來
高士滅景雲棲安得有百卷之多使麒麟屬屋與牛

馬雞鶩肩隨踵接何足貴耶
己卯六月漢軍御史郭金城疏請裁中外冗官下九
卿議並內亦及都察院官于時掌院事會議日昌言
于衆曰御史爲　朝廷耳目之官有彈劾之責所云
猛虎在山藜藿不採關繫言路皆同閑散况明朝兩
京設御史至百二十員　本朝初裁其半再裁留四
十員又裁僅留二十四員雖巡按停差而現存之差
有六掌道六協理稽查六部京畿道寶泉寶源兩局
登聞鼓五巡城六巡漕等差以及　大祭祀　大朝
會監禮監宰糾儀侍班鄉會試內外監試諸差往往

之人余尚欲請增數員庶幾備官無曠詎可裁乎滿
太宰庫勒納公見予言之侃侃遂首肯惟漢軍御史
八員中留其五巡視五城餘二員裁去并裁漢軍都
事一員而他御史如故疏奉　旨如議時裁去通
政司漢參議二員大理寺漢寺丞一員春坊漢中允
贊善各一員漢行人四員

上駐蹕江寧　御書治隆唐宋殿額遣　皇子直
誠兩郡王賚懸明太祖孝陵踰日　駕幸鍾山躬
祭　上親祭明祖孝陵至是而三矣

揚州藥市賊人參一種來自高句驪之國桃枝九折
出于嵩昆明之陬

丹鉛錄浯水有南浯北浯北浯在琅邪靈門南浯在
零陵九疑按北浯在今青州之安丘縣南浯即元結
之浯溪

七月令兵部尚書席爾達署川陝總督事（吳赫解任）以都察
院左都御史馬齊署兵部尚書事

七月二十日　御前發下元人陳櫟手錄賦題備
忘十五卷蓋備場屋之用者有嘉靖六年丁亥石東
居士跋略云子經（櫟字）無子其遺書皆歸外孫古氏古
氏自四明徙居餘杭

以翰林院編修阿金為福建正主考滿保為浙江副
主考喀爾喀為河南副主考法保為陝西副主考滿
洲翰林官出典鄉試自今科始（阿金喀俱蒙丁辛未科所取士也）

達賴喇嘛進表其頌聖稱總統天下率土威福文殊
菩薩至聖　皇帝手執蓮花清淨座下又稱壽與
天同至聖天朝　皇帝大護法主又稱壽與天同
明迎日月大護法主人

以內閣學士噶禮為巡撫山西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撫提督）
能

七月二十三日進呈編次　上諭　皇太子塞
外用兵機宜蒙降　御筆云善用兵者役不再興
糧不三載故師不久暴而天誅亟決下注漢書一字
宸翰用硃書結構精密遒緊蓋引馮奉世傳中
語仰瞻歎美者久之時同被　旨者戶書臣廷敬
禮書臣英工書臣鴻緒臣左都臣士禛

特命巡視兩淮御史阜琳疏言蠲免白駒等十四場
三十七八兩年竈戶折價銀一萬三千六百兩有奇

朱檢討竹垞書來寄所著經義存亡考十六卷云此
書已成凡三百卷今所寄者纔逮山歸藏周易止於
北宋則全書之浩博可知已

巳卯閏七月十三日門人莊戶部廷偉攜宋搨虞永興夫子廟堂碑來觀古色黯然的是舊物是唐荊川家藏本末有董思白跋書一跋反成蛇足耳

又趙子昂細書草訣歌一卷疎密斜整有不衫不履之態末自跋云世有草書訣本非習學書者所作故多謬然初學便於誦習兼其間亦有可取者故戲書一過以□子久松雪翁

又唐六如畫溫公獨樂園凡七圖曰讀書堂弄水軒釣魚菴種竹齋采藥圃澆花亭見山臺自署正德庚辰春二月上巳畫於桃花塢夢墨亭中泉石竹樹秀絕軼塵每幅有文徵仲題五言詩末有徵仲書獨樂園記跋云余觀子畏獨樂園圖徵明十年前所書不意復觀於江陰黃吉甫家今日多在病鄉精神稍減東與重錄此記于後書罷不勝慨然衡山居士記書尤佳

閏七月十五日以河魚腹疾未入直是日蒙　賜南書房諸臣人　御書一幅內臣以臣士禛偶病未入直復　命明日啓　奏本　旨今日事多未暇回時補　賜昨將以十七日啗虎塞外也

十六日　上以　御製廣濟寺碑文　賜觀字方圓徑寸遒美婉妙絕似虞永興末署　皇三子多羅誠郡王胤祉恭　勒書　上好書學宸翰集帝王之大成乃　東宮暨諸　皇子皆工書如此蓋唐宋以來僅見之盛事也

蒙發下宋高宗書千文二本　賜觀皆署紹興二十三年歲次癸酉二月二十二日付其一頗似聖教序其一似雙鈎廓填者

閏七月十七日　駕幸古北口

命吏部尚書熊賜履禮部尚書張英侍　東宮日講周易

巡撫貴州副都御史王燕為稱安順府鎮寧州儒士曹邦傑幼習詩書長涉經史以康熙三十七年二月云以長女張氏州同倫家婿□既修文理亦待結褵一歲遠人所天作文告祭書名身殉當節其邦傑遺稿而自經于柩側從容激烈出于自然取義成仁允堪不愧云云疏末載祭夫文曰嗚呼痛妾命之不辰也幼失嚴慈撫育無人形影伶仃莫可言狀幸得于歸夫子庶幾夙夜事之百年守之德吾父擇婿時亦曰吾女幸矣終身之倚望者非將耶如賓如友同心而同德者非將耶私心自慶在安允深孰意甫歸故里

遽嬰狄疾妾向之喜者化而爲憂餐忘寢廢祈以身
代而天不假年黃粱一覺羽化升矣傷心哉夫子之
人如金如玉夫子之文如潮如海而今已矣不可復
見矣天耶人耶孰爲之耶禮稱未亡人妾不忍未亡
也詩云之死矢靡他妾雖知之死也九泉匪遙妾必
從之嗚呼淒淒惻惻踽踽涼涼拊膺呼號瞻望無將
臨風灑涕對景悲愴削骨代筆刳藁爲腸夫子乎其
知之乎何不蹔輪少待使妾欲追而難跡乎蓋其不
昧處並妾心耶徵以三月二十三日卒張氏以二十
五日殉年二十七

蘭于花品中最清淑而其根能殺人後魏人乃有名
魏蘭根者取義亦不與矣

先始祖母胡夫人爲天風吹來事載家乘萬曆間任
寧芳袁華學憲記之頗得其實而賀燦然駁之以爲語
怪非也謝在杭肇淛五雜組亦載此事云國初歷城丁
氏方飯居一日大風將屋良久既墮於庭中得一
好女子年十八九云外國人也來此遇風欻然飄墮
遂爲夫婦今王氏百年科名貴盛無比皆天女之後
也蓋傳聞異辭曰歷城丁氏曰外國人皆譌也

五雜組云八月望有月華其或言夜半或言徹而後或
言凡秋夜之望皆有之五彩鮮明旁照數十丈如金
線者百餘道或言但紅雲圍繞之而已康熙己未庚
申間先司徒府君以中秋夜召客客散留徐隱君東
癡夜話而府君獨坐月中徘徊未寢漏下三鼓忽見
月華如前所云五采金光灼爍射人不可名狀急呼
隱君起重命觴酌達旦明日隱君賦月華篇紀事載
新志中

華山經云羅隱之新淦玉笥山道士來居華山一觴
一詠高棓自適時人咸中賜號曰希夷先生稍在陳
摶之前是五代有兩希夷皆居華山也

夫于今濟南長山縣也見左氏傳

胡應麟元瑞云數云晏同叔冰從太液池邊勁柳向
遮和殿東看盡和字僻又與樹不切易作長楊按盡
和乃張衡事何得謂僻而不切元瑞號博雅豈南史
亦未之讀耶

九月初七日秋審畢九卿會稿中有河南司閆煥山
西司郭振羽廣西司寶子熏三起初擬情實余謂凡
以救父殺罪者多議矜減此三人雖以刃然止當論
其救父與否不必分挺刃也愍意緩決爲當諸公以
爲然皆改緩決

以左僉都御史王紳爲大理寺卿（大理卿李楠陞）少詹事王九
齡爲都察院左僉都御史
以翰林院檢討劉涵爲揚州府知府先是巳巳以翰
林丁廷楗爲蘇州府知府李濬爲臨江府知府汪楫
爲河南府知府至是以副都御史與爾講疏通翰林
官故再有是　命
九月二十日巳時　文華殿經筵講官吏部尚書
阜勒納熊賜履講大學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
得之驕泰以失之二句禮部尚書張英掌翰林院禮
部侍郎阿山講易經繫辭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

於地二句講畢　賜宴太和門
二十六日午時　東宮主敬殿會講講官內閣學
士兼正詹事特默德少詹事李鎧講大學欲修其身
者先致知在格物七句庶子常在許汝霖講易經君
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一句講畢　賜茶文華殿門
東陽縣資福寺唐刹也宋宣和中燬于火藏經皆化
爲石卷軸宛然扣之有聲事載本志
淑氏潛江人能詩有絕句云病後機梭老廢蠶牙籤
緗帙與稱躬唐詩元曲都收拾日向紗窗讀二南詠
酉候云子房稱病藏機早只待功成辭漢家已復韓

讎無所事此心元自在煙霞
康熙十年潛江民吳某家屋上墜下一物形如龜有
兩翅頭有一角目赤如人指色如羊肝以刀刺之不
能入其殼非骨非肉聲如雛鴨
九月二十七日　南書房觀唐文皇所屬帖有揭傒
斯虞集諸跋雖非真跡而臨摹甚工亦高手也
調工部左侍郎李楠爲戶部右侍郎（戶侍郎王焜卒）以左副都
御史吳涵爲工部右侍郎大理寺卿王紳爲副都御
史太常寺卿高裔爲大理寺卿少詹事李鎧爲太常
寺卿

十月初一日　上躬祀　太廟
十月十六日武英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李天馥卒
　賜諡文定
十一月初一日　上躬祀　天于南郊
初五日以戶部尚書馬齊禮部尚書佛倫爲大學士
馬齊武英殿佛倫文淵閣吏部尚書熊賜履禮部尚
書張英皆大學士賜履東閣英文華殿各兼本部尚
書馬齊仍掌戶部以戶部尚書陳廷敬爲吏部尚書
刑部尚書李振裕爲戶部尚書兵部尚書席爾達杜
臻皆禮部尚書都察院左都御史馬爾漢原任總督

兩江兵部尚書范承勳皆兵部尚書都察院左都御
史王士禛刑部尚書原任左都御史吟雅爾圖吏部
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王澤弘皆左都御史
上親征額魯特　御製前後出塞詩氣象高渾非
貞觀開元所及略就記憶者載于此彈琴峽云琮琤
流水意彷彿似鳴琴曲度泉歸谷聲衆峽泛吟空山
傳逸響終古奏清音不御金徽久冷冷會素心瀚海
云四月大山路今朝瀚海行積沙流絕塞落日度連
營戰役因聲罪驅馳爲息兵敢云黃屋重辛苦事親
征賜將士食云萬騎擁雕弓長鳴向北風龍荒彌曠
遠虎旅正驍雄戰鼓黃雲外旌門紫氣中朕躬方蒞
食與爾六軍同勦噶爾丹大捷云殘寇乘宵遁橫
衝鋒制兵我師乘銳氣誰許逃餘生貔虎三軍合鯨
鯢一戰平愧稱謀畫定討罪荷天成
調禮部右侍郎掌翰林院事韓菼爲吏部右侍郎王
掞轉左侍郎皆兼翰林院學士內閣學士李錄予爲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內閣侍讀學士范承烈
爲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會試舊例止分南北中卷康熙辛未科雲貴廣西無
中式者御史王承祖江蘇因上疏條奏請于南北中

卷之內再分左右九卿兩議具奏奉　旨著畫一
具奏九卿因議以直隸山東爲北左河南山西陝西
爲北右江南浙江爲南左江西湖廣福建廣東爲南
右四川雲貴爲中左廣西貴州爲中右得　旨允
行甲戌丁丑遵行兩科闈中往往提算左應中若干卷
右應中若干卷文之佳惡皆不暇論以故真才屈抑
頗多予爲總憲欲疏請復舊例以入直　南書房不
果上巳卯十一月副都御史梅梢庄鋗疏上之事下
禮部部兩議以上復下九卿予時爲刑部尚書首言
會試合天下之人才止當論文不當算各省額數之
多寡若會試分省定額則鄉試亦應分府定額乎況
科場鉅典當防弊竇既分五經又分南北若再分左
右恐闈中易于揣摩此又弊竇之當防者也諸公皆
以予言爲然會總憲涓來兄席弘少宗伯慎菴封濛持後
議遂復兩議上之　上竟從前議大司空儼齋喬緒
曰始終力主持此事者先生一人而已因記本末於
此
上諭戶部湖南康熙三十九年地丁錢糧
于氏者東昌清平人于進昌女也字劉與肚之子索
成以家貧養于劉年十四矣將以巳卯七月二十七

日完婚二十二日村中社會與莊暨婁子皆出觀劇
女獨處閨中有修成者與賴子也傭于其鄰杜誠之
家窺女獨居持刀突入劫之女大罵不從成持刀強
逼之女以右手拒刃幾斷腕罵愈厲成怒且懼其泄
也斷其腕而去知縣王吉人廉得其實修成具服巡
撫王少司馬騭上其事當修成故殺大辟于氏以貧
窶幼女寧死不污貞烈可風下禮部建坊旌表于時
爲刑部尚書歸記之俾勿湮沒于後
欽差部院大臣十人督修淮揚高家堰邵伯灝等處
刑工兵部尚書范承勳工部尚書王鴻緒吏部左侍

郎王掞戶部左侍郎田雯兵部滿右侍郎布顏努刑
部右侍郎俞成龍工部左侍郎顧藻都察院滿副都
御史壽鼐副都御史王紳大理寺卿高爵（爵子外艱不行）
衛中丞既齊字錫山西洪洞人醇儒也自翰林檢
討超拜山東布政使廉聲甚著入爲順天府尹擢副
都御史出爲貴州巡撫罷歸己卯冬以分理刑工入
都日在邸中召門生黃編修叔琳講中庸一章二鼓
始寢其靜力如此
前福建巡撫卞中丞令之（永譽）貽書畫彙考六十卷其
自撰也凡詩文題跋悉載自序云上溯魏晉下迄元

明人之忠孝之蹟法戒之圖小之文章詞翰江山雲
物參甲乙較亥豕當務郎休退食復外故所收視雲
烟過眼錄鐵網珊瑚諸書獨爲詳博亦遊藝不可少
之書也
予昔過長椿寺僧院見明慈聖李太后像及田妃寫
真皆自作贊其出像稍似怨抑者或是病中所作
禮部題爲援例陳請乞　賜襲封以崇先賢以廣皇
仁事該臣等會議得先經禮部議覆閩撫瀰木謙請
給博士之處無容議具題奉　旨九卿詹事科道
會議具奏欽此仰惟我　皇上希蹤千古德冠百

王創建無前之盛烈肆舉未有之隆規先賢閔損端
木賜後裔雖從前並未設有博士恭遇我　皇上
崇儒重道之盛尚賢後裔似應授與官職以彰
皇上之殊恩賴與但後裔歷世久遠伊等是否嫡派
應行文該撫會同衍聖公確查嫡派將應授之人保
送到日再議可也云云　敘訂
文衡山少作杖敗語云余年八十有七矣而背未駝
髮未黃豁下猶能爲蠅頭小作畫猶能作徑丈勢殊
不自覺其爲老也有某公名日子多太公之五年少
伏生之三歲矣余始覺其爲老然矍鑠是翁娛嬉猶

昔必不以老自衰忽有友人自蜀中來貽我方竹一
杖因思解組已久非杖朝之時而杖鄉杖國之年又
遠過時欲贈同儕而吾山林中殊無九老則不如姑
存之以伏諸旦夕而用之將且以誌良友之嘉惠云
爾嘉靖戊午秋八月長洲文徵明題

文徵明畫石山樓圖自題詩云山半存雞棋絲壁誰
開雲關時有幽人欲識仙凡路雲梯星飛自此分
嘉靖乙卯二月既望于竹隱作時年八十有六

趙松雪畫竹一幅題云物華有秋霜顛挺傲霜枝不
凋一葉尚具此松柏姿當時染翰者與古可及斯方
外史 化染京華異花都樣地貴寵優加香同御
串態多爽色比朝不更有華□本最宜陶令酒藥苗
允勝陸生茶江南處士窺天巧問是吾宗第幾家□

山齋雜書

宋人李嵩觀潮圖有張仁遠題詩云神驍怒決滄溟
水激沸波騰亘天起吳越千山山為開玉龍捲雪從
東來駕風擬地坤輿剖裂八萬鼓音疑雷威欲吞
吳越軍強弩三千皆射平今視似以來已非錢唐江
上開皇錢離開王檻門東為會稽秋潮忽黍離中原
不復民易上百萬貔貅宿沙渚倚樓望潮潮不來六
帝同歸一丘土人間廢興何代無誰能就樂思纖廣
良工不解寫無逸丹青却作觀潮圖

客攜宋搨定武蘭亭序來觀後有元人諸跋真古物
也輒具錄於左方

素翁冠時嘗見陳海珠氏所藏蘭亭序諸家石刻六
十有三本然於書學嬖非其所不敢妄加評議此卷
敬修父曾珍襲之必善本也臨川危素 唐秦王得
禊序與蹟命歐虞褚諸公臨倣之近付刻模韓道政
馮承素諸葛貞輩皆得臨擬梨泉所臨分賜諸王近
臣惟率更令所臨奇真因勒石以留禁中臣其珍異
罕獲打搨後雖更亂石獨完存五季時契丹輦以歸
北復道棄之慶曆中李學究得而祕塵于土至其子
始出石搨以售人宋景文公守定武購而藏之官庫
後守薛師正僴樹繁傷石刻別石以徇世求子紹彭
又模刻它石潛易元刻由是定武變為三刻然唐刻
微帶肉此本字頗豐必紹彭之所模但墨燥而少潤
耳吾友敬修氏善鑑別尤愛此卷蔡中郎收襲餘之
祐必非妄賞汪氏其世寶之至正癸巳長至前五日
梅仙山樵阜說 禊帖自貞觀間臨搨之盛至宋蔡
君謨薛紹彭諸公尤以此為奇事然考其刻則定武

本爲最先此好古者所以貴得定武刻也景定咸淳間賈氏枋國凡諸舊刻鮮不購入其府客有廖寺丞者嘗承命參較擇其粹者鮮成一帖俾良工王用和刻諸悅生堂經年乃就是則廖帖蓋未易言也此本鐫刻既精打搨尤不苟危雲林所謂敬修父寶珍襲之必善本也大雅宜謹藏之至正乙巳秋九月十又一日丙寅金華鄭濤書

又觀唐韓滉維摩不二圖南唐周文矩飲中八仙圖宋人臨顧凱之列女圖有喬簣成印柯九思印元錢選惜馬圖

宮子門人朱樹滋寄舊搨佛遺教經前有釋迦畫像文嘉休承泥金小字心經前後有周氏家藏張復之印麋公印項墨林鑒賞印香山之裔印武功小印王元美印末有王穀祥跋云渻翁云大字無過瘞鶴銘小字無過遺教經近世所傳右軍遺教皆唐經生手書耳陸太宰所藏舊本爲世罕購近日稍稍見之是本亦其流亞也已未長至日又有玉川子哀尊尼跋不錄

同年秀水曾王孫道扶之子安世書來求爲其父誌墓以九成宮圖爲贄上方空處有弇州臨九成宮銘盡不書款　又明人書畫一冊凡二十幅皆莫是龍張鳳翼文徵明文彭董其昌項德新輩眞蹟極可玩

文衡山行書紅白梅花梨花等詩前有臣受孔子戒圖印

明左忠毅公光斗視花錢學政有知人鑒凡所題品往往有中人亦不知其何術也試順天日拔故相國史公可法爲童子之冠史公年少貌又寢謁謝日左公對衆慰勉之曰善自愛將來社稷臣也衆出而戲笑之後史公果大拜南渡殉國難以死又有保定張某文富貴左公謂之曰汝官當至三品然難于一第奈何後果以貢士仕至巡撫

先從兄太僕曾十藏倪雲林畫小幅極瀟灑上有自題詩云蕭蕭風雨麥秋寒把筆臨摹強自寬賴有□君相慰藉松肪荷脯勸加餐予少時極愛之康熙甲辰在揚州題稚孟陽畫却之矣適觀卞中丞永譽書畫考有王叔明自題畬松絕登圖絕句一字不異第三句缺處是俞字題下又注云一本作至正十二年二月晦日倪瓚寫題詩與此同味此詩風致斷是雲林作然叔明何以勦襲不易一字殊不可解也

黃鶴山樵畫款或作王子蒙又或作叔明

南山之下汧渭之間想見開元天寶年此爲乃彼翁

書韓幹馬圖作也趙松雪題五代趙巖調馬圖書此
詩而自跋云以杜子美詩書之王穉登又跋云拾遺
集無此作魏公何從得之古今詞人之作散逸不傳
者多寧獨此歌而已云云予閱之失笑在子昂或一時
誤書百穀豈一生未睹蘇集耶何孟浪至是且子美
明皇時人安得云想見開元天寶耶二公亦未之思
耶

雪中偶過卞令之中丞書舍觀李營丘雪景山水及
王右丞雪溪圖周文矩郭忠恕僧巨然高房山趙松
雪管夫人黃大癡王叔明吳仲圭倪雲林曹雲西徐
幼文張伯雨諸名人畫至夥又觀元刻松雪集又
陸放翁行書古詩一首云能自得我心無入不自得
靈府長優閒蕉鹿夢能惑濁醪吞數升浩氣漫漫塞
醉來隱几酣睡到華胥國人生貴適情何當謝語默
放翁游作字極嬌健

太常寺題為遵　旨會議事康熙三十八年十二
月十一日奉　旨諭元旦諸臣俱集人衆煩擾請
捧　神牌往來朕心殊覺未安著內閣會同內務府
禮部太常寺考明代典禮議奏欽此該臣等考得明
代奉先殿祭享並無向太廟捧請神位之儀我　國
朝建立　奉先殿于內原安奉　太祖　太宗
世祖神牌朔望薦新等祀以時行禮　四位神
牌原安奉于太廟後殿每年時享遣官于　後殿
四祖神位前致祭且歲暮又有祫祭元旦復請
牌位至　奉先殿合祀似覺禮煩嗣后遇元旦
皇太后聖誕　萬壽聖節於　奉先殿行禮時停
其請　太廟後殿　四祖神牌至　奉先殿仍于
太廟後殿照　奉先殿典例供帛酒籩豆讀祝文
遣官致祭則　四祖牌位不致往來有褻而我
皇上誠敬之心亦允愜矣其祝文交與翰林院撰
擬可也奉　旨是

禮部會九卿題為會試關天下之人材閱卷宜照從
前之定例仰請　乾斷酌復成規以光大典事都察
院左副都御史梅鋗題云云該臣等會議得會試乃聚
天下之人材而拔其尤者以光　朝廷賓興大典舊
例分南北中卷衡量可謂至平又分左右未免分析
太繁相應仍照舊例南北卷內不必細分左右將廬
州等府滁州等州舊係中卷者俱歸于南卷其雲南
貴州四川廣西四省去其中卷名色每科雲南定為
雲字號額中二名四川定為川字號額中二名廣西

定爲廣字號額中一名貴州定爲貴字號額中一名
康熙三十九年會試恭　恩詔加額明年會試應
將雲南四川各加中二名廣西貴州各加中一名庶
人材不致淹抑而遠方士子皆得均霑　皇恩矣
奉　旨依議

今桐城相國張公（英）爲諭德時以詩集屬予評次予見其梅花詩有云嘉名他日傳調鼎記取蟠根在草茅曰宰相語也今果驗常熟歸少詹（允肅）丙辰落第後居京師每徒步袖詩相質予見其和平恬澹絕無憔瘁叫號之氣歸故書楷法予謂之曰君必狀元及第己未果傳臚第一人詩爲心聲諒矣

李容齋（天馥）相國壬戌與會試得士最盛予李青先以己未進士入翰林一日宴集諸門生史講學夔麟詩有云郎君館閣稱前輩弟子門牆半列卿貳以爲不減唐人文章價爾獨收桃李新陰在經庭之句

居易錄卷三十一終

濟南　王士禛　著

康熙三十九年庚辰正月門人李御史子來（復）臨示李在換鵞圖筆意疎放圖中一丈夫相向坐右軍座後一女子捧硯立對坐一丈夫同俱童子抱鵞至鵞宛頸似欲鳴者意態生動衣褶飄颻按圖繪寶鑑李在字以政莆田人遊雲南山水細潤宗郭熙家數宗夏圭馬遠其人物許者謂入南宋劉松年方亦之云又元磁硯一硯今磁絕少余見青花花紋皆作盤螭形云是曹縣李家叔公（之）家物自元時先世所傳至裔叙已數世今又三百年矣

正月二十七日　乾清門　御試己卯科順天舉人四書題二道內閣九卿在懋勤殿閱卷四鼓始出宿館中次日仍召小九卿科道官覆閱

二十九日　駕出由天津水路閱永定河工

二月初三日有　旨欽定覆試順天舉人一等至三等俱准會試四等革黜者七人

初五日吏部集議順天考試官同考試官衆論或以磨勘疏爲言或以覆試爲言不知准舉人會試者皇上之特恩磨勘處分者科場之定例若因覆試

而廢磨勘恐將來科場之弊益不可問矣滿洲太宰庫勒納公深以予言爲然議遂定

黃石齋先生蔡夫人名潤石字玉卿工書法與先生逼似康熙庚辰春得其楷書律詩一卷楷法稍雜分隸題云偶寄豆太守昕山中閒營崇禎丙子秋八月蔡氏玉卿書於石養山中時多崇禎中廢道語蓋先生作也

庚辰科會試總裁大學士兼刑部尚書吳琠大學士兼吏部尚書熊賜履戶部右侍郎李柟都察院僉都御史王九齡自癸丑至甲戌丁丑今庚辰凡四典禮闈向所未有也僉憲舊不列名闈自丁丑科始

唐樂府往往節取當時詩人之作率緣情切事可以意會理解然亦有不可解者如伊州歌第一分野中峯變乃節王右丞終南山詩後四句涼州歌第三開篋淚沾臆乃節高常侍歌詩前四句也不知與邊塞閨情何涉而取之

經筵講官例以尚書侍郎及內閣學士翰林院掌院學士充大拜者則解講官如徐立齋元文以戶部入相仍掌翰林院事兼經筵講官己卯十一月熊孝感青岳賜履以吏書張桐城敦復英以禮書同日大拜皆帶經筵講官蓋三臣在經筵最久故用異數非故事也

三月初一日午時　文華殿經筵滿講官吏部尚書庫勒納刑部尚書傅臘塔禮部右侍郎務赫刑部右侍郎常綬工部左侍郎羅察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布泰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阿山漢講官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熊賜履文華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張英吏部尚書陳廷敬戶部尚書李振裕禮部尚書杜臻刑部尚書王士禛禮部右侍郎王封濚大學士英尚書庫勒納講論語子以四教一節尚書廷敬侍郎阿山講禹貢禹敷土隨山刊木三句講畢

賜宴太和門

祝希哲書評云孟頫妍媚猶可言也其似算子率俗書不可言也王元美云李北海傷佻然自雅趙松雪稍稔然近俗又云承旨稿工之內特有俗筆予謂松雪詩亦有法所患未能免俗耳

闈會試外簾諸公說二月某日貢院中忽聞小兒啼聲跡之在明遠樓上登樓視之果有一小兒如初生者臥而啼哭莫知所從來亦異事也

宋牧仲犖中丞寄所刻施注蘇文忠公詩集四十二

卷宋司諫吳興施元之德初與吳郡顧禧景繁同撰元之子宿字武子增補見陸游渭南集此書牧仲得之吳中藏書家闕十二卷牧仲倩幕中文士某某共爲補之始爲完書

唐黃御史滔刻集八卷賦一卷詩三卷碑誌記序牋啓雜文四卷附錄一卷首有楊誠齋洪容齋二序淳熙四年瀘州謝諤序唐藝文志云黃滔集十五卷又泉山秀句三十卷此集初名東家編晷宋嘉熙丙子尚書考功員外郎黃公度撰誌滔之八世孫也

初十日午時　東宮會講持敬殿　東宮講官

內閣學士兼詹事府詹事特默德翰林院侍讀汪灝講中庸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二句詹事府少詹事樂可託翰林院修撰胡任輿講仲虺之誥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二句講畢　賜茶文華殿門

振武將軍涼州提督總兵官孫思克卒年七十四思克旗下人鎭西陲三十八年兵畏民懷番回敬之如父母王輔臣吳爾丹之亂兩次用兵收復名城累立大功　本朝名將也屢以老病乞骸骨　上溫諭慰留不允至是卒奉　旨從優議恤贈太子少保加太子太保謚襄武

總督河道兵部尚書于成龍卒奉　旨從優議恤謚攺江南江西總督兵部尚書張鵬翮爲河道總督

徐昌國談藝錄云未騁鈞天之美則北里爲工不詠關雎之亂則桑中爲雋當是既見空同之後深悔其吳歈耳而牧翁顧力揚其少作正弇州所云舞陽絳灌既貴後稱其屠狗吹簫以爲佳事寧不泚顙者也

石守道作怪論三篇毀楊文公予嘗駁之矣又讀其救說一首最悖于理如云漢亦微王莽毀道太壞楊雄存之五代之亂馮瀛王存之數語蠹世道人心不淺而篇終又云天下國家有難患以死殉之忠臣之節云云何又自相矛盾之甚守道持論率僻謬如此

南海衆人歐之麟貽其從世祖楨伯虞部集若干卷後附楨伯青衣李英詩曰歷遊集餐霞集當壚集又贈言一卷則徐子與沈啓門文五峯諸人之作皆在子與極稱英咏月五言絕句云云予尤喜其皐蘭觀獵七言云白草黃沙羽獵齊將軍鏖戰馬頻嘶籌邊已斷匈奴臂自騖苑田大夏西頗見格調顧氏國雅集登其人非過也

唐詩人以畫名家者首薛稷王右丞次鄭虔顧況張志和張諲劉商圖繪寶鑑云劉方平工山水樹石沭

國公李勉甚重之又李林甫善山水類昭道昭道恩
訓之子林甫思誨子蓋從兄弟也　人知滕王元嬰
善作蜂蝶不知嗣滕王湛然亦善畫花鳥蜂蝶官至
太子詹事　吳越王錢鏐善畫竹

都察院同官題名（康熙二十七年七月予自戶部左侍郎遷都察院左都御史）

滿左都御史哈雅爾圖（由兵部右侍郎改任□□調刑部二十八年十一月內補左都御史）

左都御史馬爾漢（由兵部右侍郎陞調補兵部尚書）

左副都御史額倫特（由通政使陞）

左副都御史壽鼐（由內閣學士改）

漢左副都御史錢三錫（太倉人由順天府丞陞遷戶部右侍郎卒）

左副都御史金璽（旗人由順天府丞陞遷偏沅巡撫）

左副都御史吳涵（石門人由太僕寺卿陞遷工部右侍郎）

左副都御史梅鋗（宣城人由順天府丞陞遷湖廣巡撫）

左副都御史王紳（晉州人由大理寺卿陞遷戶部侍郎）

左僉都御史王紳（由大理寺少卿陞遷大理寺卿）

左僉都御史王九齡（華亭人由少詹事陞遷內閣學士）

刑部同官題名（康熙二十八年十一月予自左都御史調補刑部尚書）

滿尚書傅臘塔（由左都御史調補）

尚書安布祿（由左都御史調補）

左侍郎綏色（由內閣學士陞）

左侍郎蘇赫納（由內閣學士陞）

右侍郎吳赫（由川陝總督調補改工部右侍郎調補禮部）

右侍郎常綬（由工部左侍郎調補右侍郎事）

右侍郎舒輅（由□部侍郎調補）

漢右侍郎徐潮（錢塘人由工部侍郎調補吏部右侍郎）

右侍郎李輝祖（旗人由□部侍郎調補吏部）

右侍郎喩成龍（旗人由兵部右侍郎補任□□□□□□□□□□□□之缺陞安徽巡撫）

左侍郎卞永譽（旗人由□□陞遷□調補）

右侍郎吳涵（石門人由□□調補□部侍郎）

右侍郎金鼐（旗人由□□調補）

洪家有南宋李營丘北宋李成人皆知之南宋李永亦
稱營丘知之者稀少太原王穉登云李營丘以山水
擅名為宋畫院第一謂永也

三月二十日策試中式舉人王露等一百五人二十
二日　上御太和殿臚傳第一甲第一名汪繹江
南常熟人（丁丑會試第二十八人）第二名季愈江南寶應人（丁丑會試第六人）第三
名王露（庚辰會元）二甲一名張成遇番禺人

長安薦福寺僧行義予遊秦時識之近為普陀山歸
見過云與雲木僧七人同中炷香湖音洞虔禱願覩
大士慈容倏見洞中現五色光光中有大士立像旁

有白鸚鵡像莊嚴妙好是女人身他僧見者種種不
一久之乃沒又云法華洞爲大士演法處有老僧智
玉居之年百有二十歲本明邊將也洛伽山有老尼
相傳自六七十歲獨居是山無伴侶弟子距普陀尚
百里寺僧月致供給有見之者寺有玉印佩之可以
辟邪巳亥敍闔雜記以爲普陀梵語白也洛伽華也
以山多山礬花故名本一山也

吳郡故孝廉徐昭法枋介貧不能葬一日有武林高
士某者來弔自任窀窆然其人亦貧而特工分隸乃
貨所寫中論四部以庀葬具輻直一金冥人高其誼爭

售之得數十金遂卜日以葬而以羨歸其子爲饘粥
費詰之曰吾欲稱貸窮人惟先生吐之故努勞吾腕
知先生所心許也惜不得其名氏

近于刑部案牘中又得數異姓蘇樊跋遠奉詩僞布
職慈流力學貌稀又天順甲申進士垚茂音陝英宗
命改姓陝字

禮部考核各省學道奉　旨停止內陞著爲例

近科鼎甲未有如癸丑之盛者狀元韓少宰菼榜眼
王大司空鴻緒探花徐宮學秉義同時在　朝位三
品上徐尋遷禮吏二部侍郎

鼎甲之衰未有如丁丑者庚辰春尚未解館而狀元
李修撰蟠以科場事流徙奉天府安插探花姜編修
宸英卒于非所榜眼嚴編修虞惇以子弟中式牽連
降謫

裴秀冀州記云王喬鷄爲武陽人爲柏人令于緱氏
山登仙按今唐山縣即漢之柏人縣山在其城北
故馬融鐫韓定辭詩云別後雖登山上望美君時復
見王喬後漢書王喬河東人顯宗時爲葉令此云郎
古仙人王子喬

天上人予曾幽記之近觀田藝蘅留青日札云巳卯

曾都御史在南京見雲中二人冉冉直下僅相去七
八尺信陽蔡夢官云巳卯十一月二十五日自徐回
潁川午後見天上西北白雲一條如路上行者七人
有唐巾者科頭者長衣者兩袖者手中各有所執亦
有背負者往東南去可十里入山而滅見者六七十
人予亦曾見三人一全體二半坐云

馮開之先生夢禎快雪堂集頗得禪悅山水之趣予少
時極喜之武林老廉邵念祖字文子先生曾孫也執
經于予一日請集序予問之曰初刻此集成僅摹印
三十部板尋燬于火故流通絕少欲以契爲館穀所

入重鐫之梓于嘉其志匆匆數年未有以報聊記于此

東坡居士在儋耳作十八大阿羅漢頌予最愛其二頌（第九自覺者）云飯食已畢襆鉢而坐童子茗供發籥吹火我作佛事淵乎妙哉空山無人水流花開（第十八尊者）云盆花浮紅篆煙繚青無問無答如意自横點瑟既希昭琴不鼓此間有曲可歌可舞此頌直契拈花微笑之妙若又一頌（第十五尊者）云薪水井臼老矣不能摧伏魔軍不戰而勝得非自寫之詞耶

吾鄉金都孫文定公（廷銓）順治十八年以吏部尚書乞假歸省途中作北曲（日錄）有句云閃煞人九門畫戟虎頭牌窘煞人神錢花鼓牛王廟又有北曲（自笑）云把一簡洛陽街花攢錦簇美前程生扭做望江亭風清月冷喬聲韻甚得元人遺意

古云太子處則監國出則撫軍撫軍二字乃儲貳之稱今人謂巡撫爲撫軍沿襲之久莫知其非不典甚矣

浙之石門有語兒亭（國語曰語兒）野史謂勾踐使范蠡獻西施于夫差三年始達于吳至此亭生一子因名語兒亭夫當君臣卧薪嘗膽之日而范蠡乃以兒女子之情道路野合不忠甚矣何以爲霸佐聲施至今且吳越相隔一江信使頻數三年始達句踐豈土木偶耶乃聽其淹留鄰國至若閭閻俗說不實流爲丹青可爲嗢噱

門人黃郎中元治字自先常兩官滇黔云眼穹縣平遠州皆有鳳凰山每至某月日輙有衆鳥千百其巢集于山上毛羽形狀多不可名狀一統志很穹山初名羅浮蒙氏細奴羅與群臣盟于此改名鳳羽及鳳死每歲冬衆鳥哀弔其上故又名鳥弔山

董卓吳元濟黃巢三廟前記之矣近讀蕭山來元成

集之樵書（明崇禎庚辰進士其子燕雯今年庚辰進士）所載古今淫祠會稽舊記秦始皇與大禹同廟土人以爲會稽太守除之見三國志注宋孝宗乾道四年加封楚州顯濟廟靈威王乃吳主孫皓祠以汪大猷等使北過言其威靈故封又蔡人歲時祀吳元濟王贄知蔡州毀之吏祀狄仁傑李勉見宋史常山郡有董卓廟下有柏樹魏蘭根盡伐以爲郡材見北齊書予按府尚常侍適有後漢賊臣董卓廟祭云狄道之人不忠卓之不臣而務其爲鬼則漢莽可得而祀晉敦可得而廟桓溫父子可享于江鄉爾朱兄弟可祠于塞上云云則是卓祠常山狄

道兩地皆有之矣樵書又載杭州有秦檜祠朗州有
梁松祠名陽山廟見謝言長語鄞有不虎廟見南史
華容有朱太尉祠云是朱泚見耳談予按湖南祀泚
事尤不經恐有訛誤又無爲州有曹操廟和州亦有
魏武廟見劉禹錫詩及一統志又澧州有驩兜廟石
室存焉又萊郡有盜跖廟
月之御曰望舒又曰纖阿又扶支國有望舒草紅色
其葉如荷月出則舒月沒則卷或即所謂夜舒荷也
二說不同
世說林公道王中郎文度云著膩顏帢綌布單衣挾左

傳逐鄭康成車後今按魏造白帢橫縫其前後名之
曰顏帢永嘉間猶去其縫名無顏帢也
四月初十日　命下丁丑科庶吉士徐樹本故大學士元文子
等二十五人俱授翰林院編修檢討朱啟昆等六人
仍留館教習
己卯福建解元張遠字超然舊交也今爲予門人翰
林檢討阿金工部主事潘鷹雲所取士言西山廣泉
寺有老僧不求食于人不出山者數十年矣日唯采
如意草食之草不知所從來唯此僧識之其葉光澤
而味甘美云聞諸馮補之補之名行賢常熟人亦交
予工能詩工書予二十年前曾選定其詩云
康熙甲子溧陽西塘里人夜見田間有光遂掘土數
尺得古銅器一其中貯大黃布刀百餘紅綠斑駁眞
漢時物其形製與宣和博古圖所載漢盉同今歸門
人狄庶常億字立人
麢狀者後漢書冉駹夷出麢異物志麢似鹿角觸向
前皮可作履鞮角正圓繞南人因以爲杖字書作西
切音齊
是月改翰林院編修檢討爲科道官馬雲翎湯右曾
俱給事中彭始搏宋朝楠劉灝張瑗俱監察御史

不娟鼎甲之盛無如蘇州蘇州之盛又以長洲常熟
二縣爲最長洲狀元四人康熙丁未繆侍講彤癸丑
韓少宰菼丙辰彭侍講定求乙丑陸侍講肯堂韓以
下三人又皆兼會狀兩元常熟狀元三人順治戊戌
孫承恩康熙己未歸少詹允肅今科庚辰汪修撰繹
他若湖州之德清兩狀元皆蔡氏康熙庚戌啟僔壬
戌升元叔姪也又皆戊科大奇
江北數省鼎甲甚少惟直隸滄州二榜眼順治丙戌
呂讀學纘祖乙未戴參議王綸河南柘城一榜眼康
熙甲辰李少司空元振一探花今科庚辰王編修露

吾鄉艾大司寇元徵為總憲時疏請禁言官風聞言事違者降罰人或咎之近遂有疏請復風聞之例者然不知乃唐武氏所刱非故事也唐史武后以術制羣下諫官御史得以風聞言事自御史大夫至監察御史皆得互相彈劾率以險詖相傾此風聞言事之始蓋羅織告密之别名耳偶讀東阿于文定公筆麈載此一則錄之當知請禁之非過而請復者之失考也

萬曆五年彗星見長二尺司天奏以為含譽瑞星宣示中外近年彗星見粘給事中本盛亦上言以為合譽星其言本此也柳璿合耶粘字賢公閩人

本朝內閣各部院府寺皆設滿洲漢軍筆帖式主翻譯文書或七品或八品內而閣部外而督撫以下率自筆帖式起家于文定公筆麈載元朝丞相謂之大必闍赤蓋主文字之稱此猶漢者僕射之名始于秦而六朝以來遂為宰相之稱耳

秦置御史大夫以貳丞相漢沿其制丞相缺則御史大夫以次遷即今都察院左都御史也副都御史乃漢之御史中丞今人不知多稱總憲為中丞殊可笑筆麈亦言之蓋自明已誤矣

海寧陸冰修嘉淑浙西名宿也康熙己未庚申間客京師每與宣城施愚山侍講梅耦長庚毘陵邵子湘長蘅夜過予邸舍劇談至三鼓始各散去壁有詩紀事云科跣到門衣不船船襟紐也或以杜子美飲中八仙歌天子呼來不上船亦作此解謬甚菽園雜記已言之矣

四月十六日　駕謁　孝陵閱永定河工

從叔祖考功郎中季木象春常得寶刀映日光成五色吹毛立斷上有十四字類蝌蚪文詳之云桶電流虹丹帝鋼啓疆止號飆長武裕州吳平子阿衡以四員馬易之吳官至總督薊遼都御史

戶部十庫孔尚任東塘有龍卵聯句云燕市得一卵其堅如石圓尺有二寸鵝子形色類黃象牙稱體製點有紋錯結如蛟螭狀古云龍或卵有無點蛇圓龍長龍卵經火不燬試之良然

天祿辟邪皆獸名一角曰天祿兩角曰辟邪總謂之桃拔或琢玉作其形雙文龍旋[illegible][illegible]記載奉天門常朝御座後內官持一小扇金黃[illegible]裹之名卓影辟邪永樂中外國所進但知其名不知何物也

今諸衙門滿漢設官略同其同而異者如詹事府滿洲掌詹以下皆不兼翰林院銜左右春坊司經局銜

上皆冠以詹事府十三道監察御史皆冠以都察院而不分某某道是也

天下佛寺之名率用梵典乎所稱然其名有新異者如蜀重慶府有相思寺青州府沂水縣有花之寺相思者以寺產相思竹得名花之二字不可解川侍郎樊園王堯詩云月明離寺夢花之其長子任侯字雪客子門生也遂取二字以名其詞太好奇矣蓄山道中有釣魚寺則因河上有釣魚臺而稱之不必是寺本名也

明初選進士爲庶吉士分置近侍諸署若翰林爲中書庶吉士是也右見菽園雜記乎池北偶談營記六科庶吉士初未詳官制如何觀此乃曉然蓋中書六科皆近侍也

煙蘿子晉天福間人居王屋山側陽臺宮田積功行一日于山中得異參闔家食之拔宅上昇今山有煙蘿子祠見李川父遊王屋山記

菽園雜記載蘇州志云菘菜北方種之一年半爲蕪菁二年菘種都絕猶橘之變于淮北云此說大謬今京師以安肅白菜爲珍品其肥美香嫩南方士大夫以爲渡江所無不知蘇志何據云然豈南北地氣遞反易有如此耶按先大父方伯贈司徒公羣芳譜蔬部云白菜一名菘燕趙維揚所種最肥大而厚一本有重十餘斤者益可證蘇志之妄

五月初一日　命九卿舉司道可爲歷京卿者予舉湖廣武昌道參議莊楷楷江南武進人康熙庚戌科進士尋陞通參莊亦不知爲予所薦也

舊說江以南無蝗蝻近聞始有之俗祀宋劉漫塘宰爲蝗神劉金壇人有專祠往禱之則蝗不爲災俗呼猛將殊爲不經按巖翁蔡作漫塘集序稱其學術本伊雒文勢逼眞唐不知身後何以矯誣如此亦如江淅間祀張睢陽作青面鬼之類也

山東巡撫王國昌題爲後裔陳請等事該臣看得奉文行查端木謙閔煜是否先賢端木子閔子嫡派保送一案據布政使劉暟詳稱衍聖公孔毓圻咨稱據兗州府覆稱閔煜端木謙俱係先賢後裔據滕縣以端木子墓祠載在縣誌其後裔端木謙春秋祭祀由來已久確係嫡派出結保送據濟寧州以閔煜自曾遷歙自歙遷濟世爲生祀其兄閔煒修理祠墓招佃祭田有據今閔煜又以兄子閔衍籍乃係宗子請以衍籍承襲出結保送臣謹會同衍聖公臣孔毓圻合

詞具題伏祈　敕部議覆施行奉　旨下九卿
集議端木子七十代孫端木謙閔子六十七代孫閔
行錦俱准給世襲五經博士
予嘗謂時人好私其鄉人前輩而不顧天下後世之
公議如秦人之於張尚書孫吳人之於陸尚書先楚
人之於張相國居正是已然未有如艾南英之於嚴
相嵩者閱其題弇州四部稿後論嚴嵩事至以為才
相英君子秋知遇始誅戮稍稍過當云云如南英之言
則楊忠愍夏忠愍諸公之死皆宜而獨不當與木之
悖布京檜同列奸臣傳矣南英負文名甚而詩乃至

此不亦怪哉
五月初六日　御乾清門選庚辰科進士張成遇（蒙泉人甲第）等四十三人為庶吉士
調陝西巡撫兵部侍郎兼副都御史貝和諾為四川
巡撫以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華顯為甘肅巡撫（四川巡撫）
（[illegible]）
黃山谷題畫云烈風儀卓木客子當藏舟入浦數中
強人力牽挽欲何之耶數語見道之言極有味然蘇
之貶惠貶儋黃之貶戎貶宜皆似未解此者何也豈
亦能言之而不能行耶

康熙庚辰庶吉士李　薛河南夏邑人其前身武進薛
寀諸孟也薛明崇禎進士官歸德知府有善政卒後
人傳為歸德府城隍之神一日李母夢神人衮冠章
服至其家曰我薛某也上帝命為汝子寤而薛生因
以名之仍以諸孟為字
江鄰幾雜志載宋時一郊費六百萬後至一千餘萬
今每歲南北郊　駕必親祭亦無冗費而昭事之
誠通于神祇最得禮意不知宋時何以所費不貲乃
爾
直省各巡撫共議裁官三百三十六員內直隸井陘

道口北道二員山東青州道一員浙江金衢嚴道一
員陝西神木道一員福建督糧道一員奉　旨口
北神木二道仍留不裁允漢軍御史郭金城之請也
以禮部侍郎掌翰林院事阿山為江南江西總督改
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副都御史
甘肅巡撫喀拜起復在任守制調華顯為陝西巡撫
近代李贄稱武曌為道足覘其心術古人亦有類此
者如丁謂以曹操司馬懿為聖人夏竦美李林甫相
業之類
江休復云宋審刑奏案貼黃更加撮白撮白上復有

貼黃不知撮白是何許語

司馬溫公言王右丞詩崇梵僧初謂是僧名乃寺名近東阿覆釜村名見鄰幾雜志然覆釜自是山名司馬公不知何據

雜志云白水縣堯山掘得誌石是員半千墓云十八代祖疑本劉氏彭城人自梁入魏以其雅正似伍員遂賜姓員此說亦奇按半千舍人即吾郡之平陵故城也何以葬白水未及考

康熙三十九年閘北城民徐起龍有女嫁馮繼隆甫數日其姑曹氏淫悍婦人也引所私辛二偕宜召等

逼姦之女不從則加炮烙畏而從之既兩月始許歸寧女泣訴父母起龍羞憤偕其表弟侯六登曹氏之門欲毆之曹及其姦夫辛二出禦遂鳴于官解赴刑部余適爲尚書司讞訖呈堂以起龍兄弟白晝打搶帶審結案余先已訪得其情實見有二人銀鐺繫頸問之云徐起龍侯六余大怒捽其牘擲地詰滿漢司官曰汝曹畏勢乎徇情乎抑納賄乎如此爰書乃敢誑我天地神明其可欺耶立令釋二人銀鐺繫曹氏辛二之頸而令嚴提宜召到案辛二聚三木曹氏招指皆吐實宜召至亦具伏遂按律定擬而斷女離異歸父母都人皆以爲快庚辰五月事也

汪主事蛟門嘗謂淮南一士夫云家饒詩書之氣門無貧賤之交其累世富貴宜矣

康熙三十八年青州議修青府學專屬十四州縣分任之而總司于府學訓某某多侵漁木石久不訖工一日忽得狂疾搏顙大呼子路擊之跪拜祈哀號呼宛轉數日竟死

明永樂中忽有玉鴿十二枚從南飛來集天壽山後于其地卜長陵至德陵凡十二陵而止景帝別葬金山思宗則瘞葬田妃墓而已

江蘇巡撫宋犖疏稱江寧縣故民林起龍妻黃氏內則克嫻婦道無忝于歸八十九載現年百有二歲所當題請旌揚以昭人瑞事下禮部

五月禮部尚書杜臻上疏乞休　溫旨以原官致仕時年六十七

命翰林掌院學士法良韓菼教習庶吉士

以都察院左都御史王澤弘爲禮部尚書擢戶部右侍郎李柟爲左都御史副都御史王綽爲戶部右侍郎順天府府尹甘國樞爲副都御史

居易錄卷三十二終

居易錄卷三十三

濟南 王士禛 著

六月十七日 御試翰詹諸臣于 暢春苑自正
詹事徐秉義以下八十七人題爲 萬壽無疆賦擬
御製仍以題中五字爲韻秉義第一 賜宴又
賜 御筆擢秀清流四大字少詹以下皆有賜惟
不合式者滿漢十人不與

定例凡旗人得罪其主主人以酗酒行兇呈部部不
取供即發遣戶部發黑龍江將軍分與新滿洲披甲
之人爲奴行之既久遂多冤抑一日滿主率索吾答
得某案非惟行兇無據即買契亦屬僞造斷出爲民
予深憫之遂堂諭十五司以後須詳究眞情必有行
兇實據乃坐不得朦混一槩行遣以防霸佔妻女等
弊或有不兇者不恤也

六月二十八日 特賜刑部尚書臣王士禛帶經
堂 御書扁額令中官送大學士張英處轉頒臣
寓二十九日五鼓赴 暢春苑謝 恩是日候補
掌印給事中王原祁恭進元人畫二軸白雲山水軸
二卷二素扇十柄賜 御書一幅先是 賜吏
部尚書陳廷敬典翰堂額禮部尚書王澤弘夙夜惟
寅左都御史李柟蘂閣生風各四大字戶部尚書李
振裕唐詩一幅
賜國子祭酒孫岳頒 御書詩扇□□露內大字仍
令蘇州織造工部爲刊石完數也

棲霞楚雲禪師者名與源天界浪杖人之孫竺庵成
公法嗣也庚午癸酉曾訪予于京師庚辰自建昌之
錦里返棲留錫□□師□訪云將歸者爲獲且云居
士大名今日歎數地吾化江西□作又嘗在閩中博
山東苑二祖庭結裕凡深山窮谷漁樵耕牧之徒無
人不知居士名者此何故也予謝之云歐蘇之喻某
不敢當然昔人相承叔云耳白于面名滿天下辱不
掩德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某生平涉世殆與此數語
暗合似是本命予支命如此耳

庚辰六月總督河道尚書張鵬翮疏報海口疏通河
流直下請建祠廟仍 賜名大通口

以內閣學士胡會恩爲兵部右侍郎兵部右侍郎□□□□僉都御
史王九齡爲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以太僕寺卿錢晉錫爲順天府府尹

上諭翰林院官員內有甚貧者作何施恩以給假回
籍不能來京者該地方督撫酌量料理送京之處內

閣翰林院會議具奏

唐人章八元題慈恩寺塔詩云廻梯暗踏如穿洞絕頂初攀似出籠俚鄙極矣乃元白激賞之不容口且曰不意擬維出此弟子論詩至此亦一劫也盛唐諸大家有同登慈恩寺塔詩如杜工部云七星在北戶河漢聲西流又云山忽破碎涇渭不可求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高常侍云秋風昨夜至秦塞多清曠千里何蒼蒼五陵鬱相望岑嘉州云下窺指高鳥俯聽聞驚風又秋色從西來蒼然滿關中五陵北原上萬古青濛濛已上數公如大將旗鼓相當皆萬人敵

視八元詩眞兒窟中作活計殆奴僕儓隸之不如矣元白豈未覩此耶

詹事兼侍讀學士徐秉義祭酒孫岳頒俱授禮部侍郎仍掌詹事府國子監事

順天府尹缺吏部列應陞正陪太僕寺卿錢晉錫光祿寺卿江蘩名上令內閣傳　諭九卿各舉所知衆相顧未發予曰凡升遷吏部及監司內陞者皆經皇上鑒拔其品其才　上所稔知九卿所舉未必能如　睿裁之貞確翻恐挂一漏萬且如太僕光祿皆有職掌事務煩劇今之府尹與古之京兆事體不同號爲附郭未有可爲大僕光祿列卿而不能勝京尹之任者也皆韙予言遂罷卯仍以前二君及大四品左右通政大理寺少卿名列上　上竟用錢爲府尹而擢左通政勞之辨爲太僕卿人皆服其至公

七月二十四日與諸公內直　賜御書唐詩湘竹金扇其一面畫人物山水花鳥臣得人物其詩乃王人能政訟庭閑云云未題臨董二字小　御印引首日中和後日康熙宸翰

內大臣阿爾廸諡勤僖　康熙三十五年八月二十八日

浙江溫州總兵官左都督一等阿思哈哈番贈太子少保將懋勳諡襄僖　康熙三十六年二月初四日

領侍衛內大臣議政大臣佐領蘇爾達諡恪僖　康熙三十六年　月　日

鎮守杭州將軍一等阿達哈哈番孔木陽諡敏恪　康熙三十八年十月二十日

予嘗言詩小序授受有據而不可廢紫陽集傳聽斷而不可悉遵讀黃佐會五岳集孔子春秋序云欲開

小部之事者遠而四裔就若中州中州就若畿輔畿
輔就若左右之人今之人四裔類也漢氏諸名家中
州類也戰國齊魯諸生畿輔類也左氏公穀左右類
也傳之旨後之人安得超然企並之耶此喻極快
明乎三傳則可知小序之不可廢矣
今京師臘月即賣牡丹梅花緋桃探春諸花皆貯暖
室以火烘之所謂堂花又名唐花是也按漢書召信
臣傳信臣為少府大官園種冬生葱韭菜茹覆以屋
廡晝夜燃蘊火待溫氣乃生唐人詩內園分得溫湯
水二月中旬已進瓜蓋漢唐以來皆然

庚辰九月七日門人寧波府同知靳熊封治荆以公
務入都貽予鈔本說部書數種有金元遺山續夷堅
志皆所未睹也內記一事一日劉太傅擬貞亂後
還濟州刺史時民居官舍皆被焚宿立州宅掘地得
古冢乃唐一行禪師墓有石記云劉擬當破吾墓一
日石守道墓在奉符太和中墓崩出孫具棺葬骸皆
獨其心如合兩手已化為石
又記一事云安常字順之從党承旨學大篆多識古
文奇字太和末曾見內府所藏湯盤作白玉方斗近
四寸底銘九字即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也又一方
鼎耳二足四鬟發象在雷文中銘二云魯公作文王尊
彝瑩如碧玉無復銅性矣
庚辰七月六日夜三更後淮安洪澤湖大風雨雷電
發屋拔樹時督高堰堤工大臣如吏侍王顥菴掞戶
侍田蒙齋雯工　公亞　綸諸公及分修督撫諸公皆在
避風岸下土穴中發明望見空中十一龍鬭色皆青
鱗鬣畢現至七夕入夜始罷
九月有　旨河工責任守中以太督河工兵部尚
書范承勳等九卿皆敕回京
十二日　車駕還宮

旨停三十九年秋決其緩決矜疑者仍令具　奏
皆九月十五日
行取知縣北以河道總督張鵬翮直隸巡撫李光地
保薦者八人為科道官餘皆以部屬用
上駕紀賢恩欲　親臨奠故大學士杜立德墓其
子刑部郎中某懇辭乃　御書永懷惟舊四大字
賜之
以少詹事曾鑑倫為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改刑部左侍郎徐潮為兵部右侍郎兼副都御史巡

撫河南（河南巡撫李國亮罷）
以大理寺少卿王材任為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遷部侍書澤弘）
文子
二十二日辰時　文華殿經筵講官東閣大學士吏部尚書熊賜履文華殿大學士禮部尚書張英吏部尚書陳廷敬戶部尚書李振裕刑部尚書王士禛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韓菼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王封溁禮部右侍郎三寶刑部右侍郎常綬工部左侍郎羅察掌翰林院學士兼禮部侍郎法良侍大學士賜履侍郎常綬進講中庸仲尼祖述堯舜一節大學士英學士法良進講易恒卦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一句講畢　賜宴　太和殿前

二十二日武會試揭榜會元周卜昌湖廣襄陵州人中式凡一百名
以前福建巡撫卞永譽為刑部右侍郎（陞成龍刑大侍郎）
元遺山續夷堅志記平陽有賈叟者無目而能刻佛像交城一寺中佛是其所刻相好端嚴初立木胎先以手揣索之意有所會運斤如風又趙州贊僧能噀墨作畫上布五色亦異之毛提舉家一虎蹲大樹下殆臥一青彪虎目爍爍如金璽之毛髮森竪趑趄遊巖不能過也始佛氏所謂六根互用者耶
德州馮舍人廷櫆字大木予同年之子也中康熙壬戌進士詩名書法擅絕一時庚辰秋九月十六之夕尚與客談讌中夜忽中煤炭毒以卒質明僕輩始知之蓋京師煤炭皆有毒常室中貯水盆盆中毒即解又額夷堅志云汴中人惑于鄉里炊炭毒人往往致死臨臥削蘆菔一片著火中即烟不能毒人如無蘆菔之時預乾為末用之亦佳
阿魏散治骨蒸傳尸勞與蒸癥勁等一切方亦載夷堅志阿魏二錢研青蒿一握細切向東桃枝一握細

剉甘草如病人中指許大男左女右童便二升半先以童便隔夜浸藥明早煎一大升空心溫服服時分為三次次服調檳榔末三錢如人行十里許時再一服丈夫病用婦人煎婦人病丈夫煎合藥時忌孝子孕婦病人及腥穢之物勿令雞犬見服藥後忌油膩濕麪諸冷硬食物服一二劑即吐出蟲或泄瀉更不須服餘藥若未吐利即當盡服之或吐或利出蟲皆如人髮馬尾之狀病即瘥又云此方得自神授驗手取效陵川進士劉愈字彬叔傳吐利後虛羸魂魄不安以茯苓湯補之白茯苓茯神各一錢人參三錢遠

志去心三錢龍骨二錢防風二錢甘草三錢麥門冬
去心四錢犀角五錢剉爲末生乾地黃四錢大棗七
枚水二大升煎作八分分三服溫下如人行五里許
時更一服謹避風寒若未安隔日再作一劑已上二
方須速服之
又云治發背腦疽一切惡瘡初起時採獨科蒼耳一
根連葉帶子細剉不見鐵器用砂鍋熬水二大碗熬
及一碗如瘡在上飯後徐徐服吐出吐定再服以盡
爲度如瘡在下空心服瘡自破出膿以膏藥傅之京
兆張竹坡栩示傳人後昆仲皆登第　又治一切惡

瘡服瓜蔞方瓜蔞一枚去皮用瓤及子生薑四兩甘
草一兩帶黃細切用白灰酒一碗煎及半濃服之煎時
不見銅鐵患在上食後服在下空心服亦見續夷堅
志又云張戶部林卿說有加大黃或木香或乳香沒
藥者病瘡先疏利次用瓜蔞方日以乳香菉豆粉盈
下三五錢防毒氣入腹外以膏塗傅之自無不愈
十月初二日　皇太后六十大壽大學士尚書人
進緞八疋侍郎學士副都御史通政使大理卿宗人
府丞人進緞六疋止各收其一　諸王進馬鞍皆珊
瑚瑪瑙諸寶飾之璀璨奪目

初四日　太和殿試庚辰科武進士周卜昌等一百
人士禎以刑部尚書與讀卷是晚閱卷六十初五日
偕同部院啓　奏畢與大學士馬公熊公張公左都
御史李公禮部右侍郎李公鐵子等趨往紫閣候
駕觀馬射　上登舟至行殿　御弓矢親射
諸皇子宗室及侍衞以次射畢始試進士讀卷官
侍坐終日試畢　上復　御弓矢如前射畢隨
駕入晚閱四十卷初六日啓　奏畢復趨　行
殿候　駕觀步射　駕至　御弓矢如前射
畢　上親選十二人旣而止留八人至暮復

御弓矢隨　駕入帥同諸臣賡　殿試卷至　乾
清宮　上秉燭御西暖閣欽定第一甲三名二甲
前五名以是科進士多嫻騎射　特諭二甲取四
十二名與三甲等異數也是日垂問臣士禎年齒科
分甚悉又　命取西洋近視眼鏡令試之歸館已
及二更初七日啓　奏畢出至　太和殿前更朝服
候臚傳一甲狀元馬會伯寧夏衞人榜眼林濬江寧
縣人探花朱士楷靈州衞人二甲傳臚殷廷訓寧夏
衞人三甲傳臚章立樾錢唐縣人
偶得孫山人太白詩集六卷大名董復亨元仲刻本

也集中載與費文憲公鶱酬倡和二詩又有約費閣
老先生遊武夷山二絶句云他日移居溪水上衲衣
同拜武夷君觀數詩則山人與文憲交契不薄小說
記載恐非事實特欲重山人聲價耳
浙江巡撫張勄罷調福建巡撫張志棟為浙江巡撫
宋施宿字武子湖州長城人會稽紹興間為左司諫又
為淮東倉曹言路與有隙欲劾之無以為罪宿嘗以
其父所注坡詩鏤板倉司因摭此事坐以贓私右見
西吳里語按坡在湖為小人所誣興詩案之獄至高
宗朝近蘇黄詩文大顯之日而小人猶能為祟如此

又在湖州尤奇牧仲中丞近刻此注于吳下因錄緣
起于後以備遺事云
十月二十四日　欽差督修河工兵部尚書范承
勳工部尚書王鴻緒等九人回京　陛見
聻音積又音箋按字書人死為鬼鬼死為聻李石續
博物志二廣之俗門書虎頭書聻字謂陰司刀鬼名
其說小異皆鬼所畏也又音你指物貌內典多用此
字乃語助耳
人參類薺苨檜類栢木蘭類桂炙甕類檻蛇床類蘼
蕪見續博物志

燕遊戊巳蝠伏庚申道書守庚申之說蓋取諸此漢
設戊巳校尉于車師前王庭以制西域諸國則取鎮
撫中央之義
博物志太子丹逃歸關門不開丹為雞鳴於是衆
雞悉鳴是雞鳴出關不止一孟嘗矣紀載傳會失實
可笑往往如此
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梅鋗為福建巡撫宗人府府
丞勵杜訥為副都御史詹事府少詹事王項齡為宗
人府府丞
德州城壁壘高深城門內起直城前障掩蔽內外左

右馳道其尾稍為台頗與公制也右見王秋澗玉堂
嘉話按唐德州今陵縣地
十一月調刑部侍郎喻成龍工部工部侍郎吳涵刑
部
偶得宣銅宮盤一中有俗人學香奩詩春詞一闋云
块日穠花旋旋紫風細細東西游絲千尺重門靜金
鴨午烟消戲蝶還如有意背偷還似多情遊人來往
知多少歌吹散春幾曾記七年正月十五日前刻文
能中有內用二字
通鑑紀事本末宋刻大字有尚寶司卿崔袁忠徹

家藏印及壁子渊項子京諸印浙江人攜至京師索
價百二十金留二日而還之
十一月十三日　上親祀南郊
十四日　駕謁　孝陵
御書賜河南巡撫徐潮曰撫四封福建巡撫梅鋗曰
撫綏俗（徐以十月賜 梅以十一月賜）
以吏部右侍郎韓菼為禮部尚書仍兼掌翰林院事
（禮部尚書王澤弘致仕）禮部侍郎掌詹事府徐秉義為吏部右侍郎
仍兼掌詹事府事
元吳草廬集有毀曹操廟詩序云山南江北道憲司
巡歷至夷陵毀冀牧曹操廟其議曰書記申屠涵發
之然則駒亦快士也唐齋亦有申屠子廸毀曹操廟
文
十一月廿六日小集卞侍郎令之齋中觀宋江貫道
山水巨軸題曰山陰會真吉川江參作又王叔孟端
小幅山水有自題一絕句云溪木涵秋鶴影孤草堂
雲冷樹模糊相看未遂還山約空復年來寫畫圖又
王汝玉王達善梁用行俞行之韓奕諸人題詩皆明
初吳郡名勝也又董思白宗伯臨黃鶴山樵一軸作
崇山巨壑瀑布曲注而下山氣沉鬱不類文敏他作

自題辛酉三月玄宰
都元敬鐵網珊瑚載達澤湯允謨云宣和天水雙龍
印有方圓二樣法書用圓名畫則用方又宣和明昌
二帝題簽法書用墨名畫則用泥金鑒古者當知之
湯又云見奇石子一色青大如鵞彈而形扁上有兜塵
觀音像如鑄畫然洗愈見又張伯雨家有一劍背有
字云許旌陽斬蛇第二劍昔有漁者于江頭見雷公
逐一小黃蛇化為此劍又唐王建親書宮詞一十首
極婉麗後有錢武肅王印押又竹龜一以老竹片製
首尾四足皆他竹外表者簇小兩頭俗大可轉動背
上負三截碑碑一面兩側有轉動亦是外表之竹首
大履小不知何故得人或云鬼工也又司馬文正公
手錄富文忠公使北日錄一卷字近古拙首尾端謹
如一
李木菴總憲（枏）說剡嵊提督林本直進鸞尾雲霧鳥
二物于簡之卞少司寇令之（書不云）雲霧鳥出紅毛國
有二種其一五彩相錯如繡其一純白有山水文最
可愛玩卞為閩撫時從海舶得二枚亦以進　上
鸞尾略如孔雀而其目睛加密翅上皆有之不獨尾
也又有金錢雞亦與鸞尾孔雀尾相類徧體有目睛

金碧照耀時辰烏大如雞黑身朱冠喙距皆赤十二
時按節而鳴推子午則鳴三通尤爲靈慧也
十二月初十日　駕還宮
遣　皇太子祭　孝陵　太皇太后權厝梓
宮以歲暮也
易元吉云篆文夏用鳥跡篆商蟲魚篆周蟲魚大篆
秦大小篆漢小篆隸書三國隸書晉宋以來皆楷書
唐用楷隸三代同陰識謂之偃囊其字凹莫以來或
用陽識其字凸間有凹者或用刀刻如錐印凡陽識
決非三代物　鐵網珊瑚

又云有士人家藏十二時鐘能應時自鳴於此即今
西洋自鳴鐘也殊不爲異一紹興士大夫家有異
石其上有穴有水應刻自生盈定門遞師以候時
得之
山居不深爲鐵齋前古無人跡惟有螺蛻右皆不能
獲之雨久水退谷石之滑者如葉脫木石文具可
琴銘二銘道語多妙不成蘇黃
宋英宗御書固齒及血餘爲生地黃細辛白芷皂角
各一兩夾黑皮鉀子入瓶黃泥封固用炭火五六斤
煅令炭盡入白僵蠶一分甘草二錢并爲細末早晚

用
予家舊物有十六應真圖董思白題爲支仲元鐵網
珊瑚云支仲元筆法師顧陸緊細有力每見高宗題
作晉六朝高古名筆者多仲元作也
又云張敦禮汴人哲宗壻也善畫人物師六朝嘗見
其陳元達鎖諫圖沉孕蠖屈關并師顧陸
又云畢少董畫山水不在米芾之下
卞少司寇云司馬文正公資治通鑑手稿曾見一冊
皆楷楷諸爲好事者分去卞得其二三紙耳
頻年已來海內耆舊零落欲盡今歲庚辰四月南海

陳處士元孝（恭尹）卒九月海鹽彭少宰羨門（孫遹）卒十一
月寧門人崑山盛珍示（符升）卒真有殄瘁之歎
御史彭始摶仍爲翰林檢討檢討劉琰　特改江寧
府知府以其會試分較能守正故也
咸賓錄雲南姚安府產人參
庚辰臘月下浣六日同田綸霞少司徒（雯）吳容大少
司寇（涵）小集卞少司寇令之（永譽）齋中觀畫略記其槩
唐吳道子維摩像殊不清癯而鬚髮至額如頭陀狀
大乘山北丘志恩題上方云被髮編蒲淨法身手持
經卷現童真法門不二無言說愍愧毘耶彼上人書

崔徽自寫眞題六絕後到中寫眞寄裴使君但不及
卷中人矣此似傅會爲之上有東坡長句字頗佳唐
昔薇人鳥又郭熙二松趙大年柳莊觀荷關種仝卿袁
安臥雪大軸畫雪入妙一人覆紺不僞臥學堂中一
人至柴關窺之洛陽令却騎徒行雪中一人執蓋其
後寒態可掬餘從者四五人蔽爲林間一一生動眞
奇作也高房山山水林木橋道極分明但烟雲似南
宮父子耳自題至治元年七月高克恭周昉孟母斷
機圖趙德齊孤鳥會眞關蔽秋月山水黃筌榴花黃
鶴趙松雪山水自題至大二年秋九月十日爲進之

作文徵仲臨松雪秋山訪隱自題嘉靖壬子年八十
有二唐伯虎良知圖爲吳匏庵作松雪自書壬午花
朝詩不甚佳而及係國中二人但坐林下無有童子
及石鼎茗具之屬似是人物故鶴湖之舍但題作良
知孫本卷一又小幅元方方壺山水道士徐賁幼文戲
雲軒圖蔡春孟畫元畫家皆佳又有至正丙午秋八
月渤海高啓字三子官明初四傑中人也又題文賁
山水李昭道東華訪道圖李伯時王母獻桃圖人物
衣裝皆着色金雷淵題詩并跋淵字希顏渾源人名
載中州集李伯時普賢洗象圖着色如新趙松雪寫

天育驃騎歌上有松雪小篆杜詩延祐四年九月既
望趙秋郊飲馬圖皇慶元年十一月有奎章閣學士
院鑒書博士柯九思跋錢舜舉不勤問道圖太原王
孫登六致相丹丘古木劉堪子與題云短日虛廳俯
遠郊高林古木兒寒衲春風一去支離久無復丹丘
紙鳳巢元穎定之竹題既節兩字對君近人明初馬
治王達一致鶴鴿圖至正庚子泉子政作
祁陽浯溪山谷題中興頌碑後昔刻世謂之小磨崖
與顏書並重順治初有縣令鄒其上官乃磨去角
刻其詩過者驚悅于觀歐陽詹帛九江驛碑材文云

美玉抵禽高冠莉足又云與有道兩雖無罪而剝殺
四裔魑魅何以別耶石不能言其豈無冤吾反復其
言而悲之先顏後黃其故一也欲藪作一篇輒著于
此
少司寇殺色公言昔使貴湖道山中有地一區堂甚
不積居人以谷鋪斷之及丈得土橫亘甚堅其形蜿
蜒象蛟蟠而角鬣未完者急擊碎之云不碎之即成
蛟變化去矣崩山潰壤殺人至無算土不含靈乃能
爲蛟異哉或曰蛟乃雉化雉與蛇交理宜有之又土
石之怪曰夔罔象土將有怪物憑之耶

少司寇常綏公言康熙三十六年奉使西域經大宛國一山云是五百羅漢涅槃之所徧山之石皆如木精云藉漢骨所化

常又云寧夏衛城多平屋人行屋上者什六行衢路者什四按廣雅層厫平屋也

西域自土魯番以往兵力皆強勁惟哈密最弱明代吐魯番阿黑麻數攻哈密虜忠順王陝巴金印蓋強弱之形自昔而然

宋九域志十卷總二十三路京府四次府十州二百四十二軍三十七監四縣一千二百三十五首京府郡軍名次所隸縣縣隸四京者分畿赤凡二等外郡者分望緊上中中下下凡六等止列地里戶口土貢餘皆不及進表自謂文直指核頗太簡略矣承議郎知制誥丹陽縣開國子賜紫金魚袋王存國史院編修官奉議郎充集賢校理曾肇宣義郎輕車都尉李德芻同撰進蓋本唐十道圖宋九域圖而爲之者康熙戊午奉　旨令翰詹諸臣修皇輿表倣史記年表之例代爲一格橫書之惟詳歷代沿革名號他皆不及與此書互有詳略予時官侍讀分纂山東布政使司六府云

調蕭永藻爲廣西巡撫彭鵬爲廣東巡撫以太常寺卿李楠爲通政使司通政使光祿寺卿江蘩爲太常寺卿

升菴集是書徵文潛號爲鼎鴈和幾問策對牽求鼎和事又或用爲下惠苓鼎事則鴈當作贗按古鴈贗字爲用升菴于字學何未考耶

小說載盧杞李林甫仙人固誕妄可笑然近世有遇徐庶者或云在終南或云峨眉者成都費經虞有詩云傳聞徐元直尚在終南山雲

王敬祖者貴州諸生年十七失明常處斗室白衣觀音咒康熙己巳四月二十六日夜夢一婦人以手摩敬祖左目以小鍼鍼之出血筋長二寸許復於右目鍼之其血筋亦出而中斷謂之曰左目無恙矣質明視物瞭然惟右目微有所障自是合家持此咒不輟往在盤山拜青溝師智朴作王敬祖傳咒云南無佛馱耶南無達摩耶南無僧伽耶只哆多唵伽囉伐哆伽訶伐多囉伽伐哆囉伽伐哆娑訶

宋末又有朱勔者小校也不屈于元死甚烈

曾子固曾通判吾州愛其山水賦詠最多紀山鵲山華不注山皆有詩而于西湖尤惓惓焉如鵲山亭環

波亭芍藥廳水香亭靜化堂仁風廳凝香齋北渚亭歷山堂灤源堂閱武堂下新渠舜泉趵突泉金線泉北池郡樓郡齋皆有作及遷知襄州尤不能忘情離齊州後云千里相隨是明月水西亭上一般明又云犀劖刻穿林筍翠罌田田出水荷正是西湖消暑日却將離恨寄煙波將家須向習池遊難忘西湖十頃秋從此七橋（明湖上有七橋）風與月夢魂長到木蘭舟荷氣夜涼生枕簟水聲秋醉入廉幃一帆千里空回首寂寞船總祇自知西湖々曲舞霓裳勸客花前白玉觴誰對七橋今夜月有情千里莫相忘按明湖一名濯纓

一名蓮子今俗稱北湖而子固謂之西湖以在城中西北隅也當從之曾文有齊州北水門齊州二堂兩記

蘇子由官齊州亦有西湖諸詩環波亭云過盡綠荷橋斷處忽逢朱檻水中央又北渚亭鵲山亭檻泉亭（就此即趵突泉）和李誠之燕別西湖西湖觀捕魚食雞頭踏藕凡八九篇後又寄濟南守李公擇云俗陰皆半田濟南附山麓山窮水泉見發越過溪谷下田滿粳稻秋成比禾菽池塘浸餘潤菱芡亦云足又云不知西城下渺瀁千畝綠仰見鷗鷺翻俯視龜魚游其子吾州亦不薄矣蘇文有濼源石橋閔子祠堂二記

李退菴侍郎（敬）竹鏡記略云白龍王廟民賓某見一媼持古鏡以斗米易之令鏡工磨治初磨見巳像是牛再照乃是丐者三照始復本形怪而益磨之後竟無他

又云鎮人能申有一石如拳大形扁光瑩如瑠璃中有兔府靈芝轉側照之皆具體

特命翰林院侍讀汪灝提督山西學政初以翰林官出視學政惟直隸為然康熙二十　年以浙江人文之數亦用翰林他省仍舊其改用翰林則自此始（山西學道）

（食事千歲翔仙記）

竹鎮有人病痢不下求于乩仙判云牛膝車前子二錢共折錢同劉爲末將來白水煎空心服之果愈

天啟辛酉秋六合巴山菴新造地藏忽左膝生花々朵三日如錢七日如盤高可盈尺色淺黃緻白清芬襲人又云右脇下生蓮華々葉四十餘瓣如米玉色逾月又生一莖縣人孫國敉記其事

宋文憲燕書有玉賊生與三烏叢臣約異時立朝勢人之門足勿涉也云云時趙宣子得君諸大夫日奔走其庭三烏叢臣雞初鳴即去候宣子入門見有危坐

東榮者舉火照之則玉簌生也各懸而退近有大臣出入權門者五更往候于廡下見有偃卧者追視之亦某大臣也與玉簌生之事正同

漢玉鈸一枚題云王府布刀有趙松雪鐫蓋及贊蓋巳損壞惟贊存末云延祐二年仲春良日翰林院集賢直學士趙孟頫贊門人狄庶常億得之吳中好事家

居易錄卷三十三終

居易錄卷三十四

濟南　王士禛　著

曾子固以熙寧五年守濟南其後二十一年晁無咎繼來爲守作北渚亭賦最著有別歷下二絕句云來見芙蕖倚畫香歸舍木變柳梢黃殷勤趵突溪中水相送扁舟向汶陽鴛央鵁鶄遶漁梁搖漾山光與水光不管使君征棹遠依然飛下舊池塘又將行陪貳東觀燈云行歌紅粉滿城歡猶作常時五馬看忽憶使君身是客一時揮淚逐金鞍又赴齊州詩云淮南豪俊髮毛斑乞得東秦慰病顏騎整轅鞍汶陽北却衝微雨看青山晉州于宋得子固子由無咎三公而東坡公過此亦有濟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龍山馬足輕之咏足敵唐北海子美太白三公矣

孫原任刑部員外郎趙申喬　陞見特擢浙江布政使司布政使與劉琰皆以直隸巡撫李光地之薦也

吾邑工部尚書畢公亨字嘉會成化進士歷仕弘正朝爲名臣國史有傳求其遺集不可得矣偶于釣臺集見其五言一首錄之詩云氣節扶炎祚綸竿老釣名人心終不死廟貌儼如生木落長江迴山高獨樹平灘頭明月在照見古今情公之子山西巡撫昭號

蒙齋有句云行過竹裹知塵外望入荷邊似鏡中集亦不傳于世

昔人題趙松雪畫蘭絕句云滋蘭九畹滅多種不及墨池三兩花今日闔香零落盡王孫芳草遍天涯吾鄉劉孔和字節之青岳相國鴻訓子也有題松雪畫宮女啜茗圖詩云厓山遺恨捲黄沙彩筆王孫弗憶家忍向卷中摹舊事直須羞殺後庭花

予章丫頭嫁一丈夫偶對出句云君子有酒旨且多予應聲曰詩人之賦麗以則

甘肅開民名字率多四字如馬毛向上之類見于法

司招詳甚可笑近見黔省一役卒名沙臥赤亦奇

曾子固隆平集景德二年以齊州章丘縣爲清平軍以洺州高苑縣爲宣化軍洺字當是淄字之譌開寶四年改資州龍水縣曰安丘蜀州唐興縣曰江源壽州盛唐縣曰六安廣南恩唐州曰思州當是去唐未遠人心思唐故改之耶

隆平集敘宰執云僕射侍中皆秦官僕役于射謂之僕射侍中則丞相之吏耳抗之以爲宰相名同而實異甚矣

隆平集樞密列傳云姜遵字從式淄州人咸平二年登進士第累擢諫議大夫天聖六年樞密副使八年薨于位遵史部侍郎子延齡餘慶初遵爲御史言青州人妖麻士瑤不法事詔按實誅之爲吏尚嚴知永興軍太后詔營浮圖遵毀漢唐以來碑碣代甎甓躬督成之因獲進用按遵吾鄉長山人宋隸淄州遵能識范希文于微時而本末無足取如此

胡元瑞應麟作丹鉛新錄藝林學山以駁升菴之誤然其所記訛者正復不少如二酉綴遺所載百疊滸滸水數六百又步武所臨雲蒸霞起四言乃東坡夢

中所作紅靴銘及太真妃裙帶詞而胡不知何云甫洽耶

史記佔畢一條云醫家二扁鵲一黃帝時人一戰國時人二雷公一黃帝時人一趙宋時人戰國秦越人明洞醫道世以其與黃帝時扁鵲類因以爲號今所傳難經乃秦越人作非扁鵲也宋雷斅撰炮炙三卷人多不知其名因素問有雷公爲黃帝弟子遂以炮炙爲雷公撰非也隋志有雷公注神農本草四卷漢志有泰始黃帝扁鵲俞拊方三十卷皆假託耳考古者不可不知

今謂官員給假爲請急晉令急假者五日一急一歲以六十日爲限東武子早急出嵇子敬盡急而還又謂之取急□□山谷杜詩箋

吾友徐少宰嘉炎門人孫□以康熙丁丑假歸己卯九月奉子姪甥輩登秦駐山賦詩云不肯生契華中路老更不登臨奈老何明年庚辰重九後遂下世殆讖也

題跋古人書畫須論人品品格高足爲書畫增重否則適足爲辱耳葉石林詩話載王荊公□江干初見圖未有元豐間王□□石韓縝章惇安燾□臣名心人題詩語非有他語但諸人名字不書而下□□一款唾此圖之無爲何如哉余少嘗詣沈鈍翁□□□品須爲他日詩文留地步正此意也今觀於山集亦作此歎

蘇州滄浪亭□□吳越錢氏□□池館以歸子美之故道名吳中不知此園後歸章惇大觀末又賜蔡京宋詩八年韓侂冑竟何爲更賜南園韓退師是也二人爲南園之辱甚矣前乎子美則王元之宰長洲日攜賓客飲于此有詩云他年我若功成後乞取南園作醉鄉雖託空言要足爲滄浪增重也南渡後歸韓蘄王廡幾一洗章蔡之恥

祁陽民張志高妻申氏夫亡守貞日誦經蔬食一日清明忽雷電晝晦佛龕中有紅光少頃開龕前壁一物一帶三綫長三尺許一寸光澤溫潤如水桐狀有道士見之曰此天上腳帶所以旌善人也懸之四十年光彩如新

東魏□□□兒亭事前□其妻按越絕內經九術越飾美女西施鄭旦使大夫種獻之于吳則又非少伯事矣絕書之不足信如此越絕記地又云句踐入人亭女于此亭後被吳更名女陽更就李爲語兒

左傳伍員奔吳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覆之我必能興之□□人亦聞吳越春秋皆稱員曰伍子胥以爲□□□□□子胥□申稱爲申胥然則以越絕爲是□□□之下呂申胥諫云云越飾西施鄭旦獻之于吳申胥又諫云云是王不聽以申胥爲不忠而殺之以伍胥爲申胥混而不辨甚矣越絕之外也劉鮑有論江陵父老又謂伍人不當祀子胥人杭州臨平有申包胥廟或謂申楚臣不應祀吳不知皆沿越絕國語之文而致此舛謬耳蓋江陵之祠乃申包胥臨平之祠乃伍胥耳當更正之

二月初七日雪中門人孫戸部貞伯端銘攜書畫相示
揭鉢圖白描一卷後署元豐二年八月既望龍眠居
士寫又一冊凡四馬其秀異與世所傳韓幹畫馬多
肉者迥殊一元祐元年四月初三日左騏驥院八歲
四尺六寸一元祐元年十二月十六日左騏驥院收于
闐國進到鳳頭驄八歲五尺六寸一元祐二年十二
月廿三日於左騏驥院揀中秦馬好頭赤九歲四尺六
寸一元祐二年閏月十九日溫溪心進到照夜白四
尺五寸又宋元人花卉一冊有許文簡公松皋印記
蓋靈寶許氏故物也又崔子忠畫倪元鎮洗桐[illegible]

類仇英筆子忠字道母一字青蚓萊陽人居京[illegible]
山谷居黔有題燕蛾圖六[illegible]云[illegible]
畢命鸚羅瞿蠓爭收蠐螬貸勳[illegible]
此圖傳于京師蔡京見之大怒[illegible]
山谷卒乃免小人之禍君子[illegible]
厚鬫國絲文字之禍亦他代之所無而下放谷尤甚
矣
禮部尚書署理川陝總督席爾達疏明理土千戸古
六七係明時世襲當化林營參將李麟等渡瀘而西
首賈明須萬戸府印一顆烏思藏招討司印一顆都

綱印一顆誥一道迺徵迨左臣查古六七邊徼土裔
因咱哩凡爲錢別旅之下藏匿印誥泥跡土民蓋
已有年今于　天朝官兵渡河之初自見賈迎恍惘
可念應給其世襲云云兵部覆疏所繳洪武六年所
給與[illegible]印招討司印正統十一年所給都綱印洪
武[illegible]誥開授宣武將軍朶甘宣慰司副使
[illegible]不符及土司所轄係何地方[illegible]
督確查明白具題再行給與印信號紙可也[illegible]
俞旨
山谷與摩詰覲相似其自贊云元豐間[illegible]

右木像此時與伯時未相識而作摩詰得似不肖
多將耳令貌秦少章所畫像甚[illegible]山澤之
儒故應賜[illegible]臨水莫見濤[illegible]不優孟爲
孫叔敖虎[illegible]今觀二公[illegible]不相類
而脫然世前則一形[illegible]宜相肖乃[illegible]
嚴怡字石谿如皋人[illegible]以研[illegible]
授與遂仲子南洲[illegible]以許相倡和[illegible]篇附
刻仲子集後門人許宮允山濤[illegible]云怡家貧行誼亢
潔嘗館于富室歲暮將歸主人設筵祖道以優伶侑
觴酒闌主人出袋金爲壽且云先生試一權之恰大

怒曰君乃以我爲商賈乎立散之諸伶拂袖而歸不持一錢

桐江百詠載白水湖在桐廬縣北二十里上下有四湖云相傳光武帝微時避莽亂訪嚴光高隱于此故因白水眞人得名閱之不禁噴飯無論光武家南陽即令避亂不應至此初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三聘始至不屈乃遁之富春安得先隱桐廬而帝反遠就于陵耶

沈存中云慶曆中有畢昇爲活字板用膠泥燒成今用木刻字銅板合之

余鄉孫文定公廷銓云司馬公資治通鑑如君家之有歐錄無處無鋒荀悅袁宏兩漢紀如錄司徒君時只意外十二種筆意

唐開元中宰相共食實封三百戶謂之堂封及元載爲相又日賜御饌可食十人遂爲故事其後乃至南省每歲符江淮大賈使主堂廚食利因是挾貲行天下所至州鎮爲右客富人倚以自高李文饒始一切罷之以一堂餐之微至遠取大賈主之又使商賈因以爲利政體謂何贊皇固賢他人豈盡不知廉恥者予而袞中立李深之輩亦安之何耶

隋末割據諸姦雄皆羣盜獨夏王竇建德有帝王之度觀其踐阼不在太宗之下楊廉夫樂府云觀建德行事不忍以劇賊目之在鄉里時解所耕牛與貧無以葬人爲起兵日滑州刺史王軌爲奴所殺以首來建德曰奴殺主大逆也內之敗敎遂誅奴及歸首此舉暗合聖經不納三叛以懲不義之旨光武有慚德矣豈是心也哉不可以有天下云云論甚嚴正予又謂夏王之義尤在斬宇文化及等爲煬帝素服發喪唐納宇文士及以爲上儀同視夏王何如哉下令建德世充于京師宜誅世充而赦建德顧乃斬建德于市世充爲庶人徙蜀未行獨孤修德殺之猶免修德官此何說耶胡致堂謂宜數世充之罪而戮之而以宥世充者宥建德則洵有章矣韙哉然致堂又議建德不當哭煬帝謁蕭后以爲異乎漢高之于義帝則屬儒之謬論耳

趙子昂同知濟南亦有詩稚趵突泉詩最著餘數篇人罕述之如初到濟南云自笑平生少宦情龍鍾四十二強城青山歷歷空懷古沇水泠泠盡著名官府簿書何日了田園歸計有時成道逢黃髮驚相問只恐斯人是伏生勝概樓云樓下寒泉雪浪驚樓前山

色翠屏橫登臨何必須吾土嫋傲聊因得此生籬外
白雲來託宿梁間紫燕語關情齊南勝槩天下少試
倚闌干眼自明懷宋齊彥學士川師丞哲郎云作可
望摩耶佺者何異據案龍披民濟南雖有如瀧酒卑
議愁中過一春東城云野店桃花紅粉姿陌頭楊柳
綠烟絲不因送客東城去過却春光總不知湖上莫
歸六米於初䋄不能飛肉足蒲芽綠更肥正恐前呵
驚白鷺獨騎款段遶湖歸春日漫興云春事匆匆轉
眼過滿城流水綠陰多西園總有紅千葉塵土埋頭
奈爾何又送山東廉訪照磨于思容久跂者秀彔者林午春動

紫煙生策馬東風十里程若到濟南行樂處城西泉
上最關情

元遺山論南賦咏尤多而工如濟南山水天下無〇
山父食泰和年等句古今膾炙具載遺山集

超擢翰林院侍讀學士許汝霖為工部右侍郎右侍郎缺
假

超擢提督江南學政太僕寺少卿張泰交為大理寺
卿大理寺卿常翼聖休致

駕駐柳谷口以霸州文安大城連年水患 諭免
四十年及節年逋欠地丁錢糧

廣東總督石琳等疏報招出瓊州黎人王仕義等既
又招出黎首王鎮邦誠撫黎峒悉平

四川提督總兵官唐希順疏報攻取打箭爐等事康
熙三十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官兵分三路進攻宰牛
一路遣遊擊張自成等首攻哪吡頂與一路遣中軍
馬爾植等直攻大岡惟咱威一路喋吧昌側集烈營
兵五千餘人在磨西面 臣親帥官兵直攻發新路之
兵先進至瀘興子殺蠻兵四百餘至哪吡殺五百餘
共獲一千餘級 臣馳至惟咱威攻二道大岡殺三百
餘至磨西面密從間道內上蠻兵潰逃奪營盤十四

座獲千餘級張自成從宰牛與截殺前來又追殺一
千五百餘級十二日遊擊張斌獻首級一顆蔣係嗏
吧昌側集烈公驗是實又據參將馬爾植攻取大岡
蠻兵憑高據險官兵奮勇勦殺一千二百餘級龍道
彼爺打死呈獻首級云 又疏報 臣于本年正月十三
日抵打箭爐有各省客民千餘及喇嘛番民等歡呼
跪迎聲聞數里又有木鴉頭人錯于端柱通事札和
塔等首先歸順繳舊劄印其木鴉熱庫高僧喇嘛并
木鴉奎瀉日及魯密日龍阿打刺吧各處喇嘛頭人
投誠絡繹不絕其現來歸附者一萬二千餘戶皆宣

諭　皇上德威給賞銀牌緞疋鞍馬告示令各安
業訖奏　旨下部議敘
雙槐歲抄宣德癸丑冬命吏部選在外庶官有文學
者六十八人令內閣試諸廷擇知縣孔友諒進士廖
莊等七人改庶吉士歷事六科是時合二科進士選
二十八人與修撰馬愉編修林文許彬張益同進學
文淵閣庶吉士分翰林六科兩等惟是年爲然
明刑部員外郎邵經邦字弘齋著弘藝錄載殺水驛
與巴鈍齋憲使宴詩云婺女星前驛使節斗牛槎底
泛行舟張騫自覓河源去徐福從招海外遊綺席玉

杯光照夜繡衣霜傍氣橫秋來朝共擬尋天姥白鷺
儵像下九州鈍齋諱思明吾邑人由給事中外遷鹽
司子孫式微其生平亦無可考僅存城中一坊耳故
錄此詩
本草云人參爲藥切要與甘草同功而易蛀惟納器
中密封可經年不壞高麗作人參贊云三椏五葉背
陽向陰欲來求我椵音賈樹相尋椵葉似桐人參多生
其下
超擢兩浙鹽運司運使李濤爲廣西布政使
大學士熊賜履上疏乞休奉　旨卿才品優長宜

力有年簡任機務勤慎益著文學優贍倚任方殷不
必以衰病求罷
董斯張字遐周湖州人號博雅所著吹景集一條云
佛典中本師二字見史記樂毅傳祖師見漢書丁姬
傳拈上見禮記及韓非子魏志管寧傳侍者見國語
及漢書恭謁見史記柴嗆傳本作謁注音恪長老見漢書孝宣
見部象莊子注某甲見周禮鄭玄注及應劭漢官儀
布施見國語供養見嵇中散集煩惱見河上公老子
注幢字見方言西京東都二賦剃字見釋名右幾條
可謂詳博當是內典偶合耶抑襲取耶

吹景集又載唐人詩用字具音今于池北偶談中隨
李子田升庵等所未及者補錄數則于此韓退之
嶧陽樓詩軒然大波起宇宙隘而防防音旁東都詩
斬蛇只嗣評話古病元微之東南行徵係月魚程斟
音夾孤臥詩一片長苗行三首誤行怪怪音乖嶺南
詩風照火明燦燦平聲孤池詩高屋無人風張幕張
音漲又古思江見酬白白黑白音丹又雁思欲回賓白
注思上聲白樂天仁風扇道路陰雨膏閭閻扇平聲
膏去聲李義山行城詩顏冰將凍枕自注冰去聲陸
魯望海客施明珠湘娥料淨食自注料平聲

施宿武子又嘗參諸家本訂以石鼓籀文刻于淮東
倉司薛譜所備見朱彝尊石鼓文釋吹景集引之以
爲與行前博可與鄭漁仲爭衡亦一時雅好古君子
也

明嘉靖中妖人李殿淳迅令見中原常州楊七郎家
洞閣輒喚屏風上美人下地歌舞獨留一人守屏郡
和成有畫深不可測有蛟爲祟人不敢行太守副某
出觀遣請之李約太守同往作符令守左右蛟首持
以入木頃之有了手握蛟出水上頃蛟即巨若兒之
僅可五尺許乃禹步殺蛟付廚作鮓曰是怪絕又容

華亭朱尚書家 日告別云將往京師且求一綱紀
送之既抵燕令僕南歸歸之明日尚書方登堂伏酒
李忽從天而下復還鄉作而去

陶與人妻某氏奇醜多智初好者聞公卿皆畏之及
陶辭歸江西下路河美女子貂冠從者一百人輻輳
不可數計閒歸未幾亡去今爲疑冢百餘以病死問

明初大臣子孫恩廕多出常格之外如劉基子璟於
閣門使胡廣子穜於翰林簡討劉僞子承裕以父死
事安南廕給事中

廬陵張文龍萬曆中爲長山令建陳仲子祠于其墓
側百秋祭焉謂仲子廉士以歲時 文廟祭享畢從
所駁孔子太牢一盂佐以李果拜祠下釋奠至今行
之

長山城南樓鐘懸數十年扣之無聲文龍議以文卜
遷之文曰惟神職司克布功德晨昏來氣于守清
正受制于衙後攻剛位不相得三聲氣戢不復衛民
[illegible]所縣職務竣發[illegible]
之初與嚴庚辛之宅大和大鳴起聲聞十里下同宣
曰暢快久鬱之人心爲銜銘功器于申[illegible]遷之城
西自是與鳴有二事見鄭仲夔雋區吾吉長山地

以關鄉逕後宜錄之

天啓丙寅湖州雙林鎮人獲巨蚌剖之中有珍珠八
仙及壽星像又一人得一蚌將及岸其一人不見之
不可得其一剖視有珍珠纍纍子十六枚

蛤蚧出蜀中雄雌相抱婦人臨蓐握掌中兒即易下

弋陽江少宰偉廷一中官請設飯止半碗而香滑過
異他米問所從出曰四川以歲例進上者其米生於
鵁鶄尾尾止二粒取出放去來歲更收之

粵東有老人業履坐勿恆鑑一大石一日有賈胡見
之求鼻直倍焉不許因顧其石歷數月賈胡復至詢

出而視之但呼可惜其人問故答曰石中有異馬無價之寶也以翁日對之業履有草以爲養故得活今餓死其中矣翁疑而剖之果然

處州劉一介少年棄家入括蒼山中緣竹徑而入百二十里綠陰無間遂隱于此柄所居曰綠天深處五里一亭十里一室不入城市者六十年太守任沖華往造之三日始得見

明時人內溷廁所用乃四川貢野蠶所吐成繭纖以爲帛大僅如紙孝宗時一宮人取已用[illegible]縫紉爲簾幃之屬上見而問之具以對上云[illegible]借命停進貢踰年川中奏語書到後野蠶不復[illegible]村民衣食仰此者流離失所乃令進貢如初自後蠶亦復生此事謝在杭五雜俎載之

白居易詩嫁得黔婁作夫婿可能還寄蜀茶來請蜀產如蒙頂茶之類也然閩有蜀茶一種樹似山茶高者丈餘花開以二三月大如牡丹色皆正紅但香稍不逮耳

南唐徐常侍鉉言常得李超墨一挺長不過尺細才如筯與弟鍇共用之日書約五千字十年乃盡超與常侍同時其珍重已如此宜北宋諸公得其殘圭斷璧以爲希有也

予嘗愛宋人吳縣主簿寇國寶詩黃葉西陂水漫流籧篨風急滯扁舟云云後考之陳無已集始知爲彭城人及后山之門讀羅端良願新安志言彭門寇釣國家藏李廷珪下至潘谷十三人製墨東坡先生臨郡日取試之因爲書杜詩十三篇各于詩下書墨工姓名而品次之蓋亦國寶兄弟行嗜古而好事者也

隋大業初命竇威等撰區宇圖志五百餘卷又命虞世基等撰十郡志一千二百卷其圖序字極細並歐陽肅書肅詢之長子通之兄也見學圃萱蘇

楊國忠與太真妃爲再從兄妹然妃本貫蒲州永樂人生父名維都部署楊康求爲女時楊玄琰爲長史又從康乞爲女雖同姓而父已三易矣其于釗及韓虢秦三夫人之屬皆假兄弟耳

張藐姑太宰慎言字金銘陽城人萬曆庚戌進士天啓中以忤魏閹遣戍甘肅嘗有寄友人書云僕至酒泉即寓羅室新正纔得一宅傍有園可引水種果蔬僅借得史記一部求漢書了不可得若馬角未生當以次讀尚書禮記去留都未可知亦漸有此中樂不思蜀之意百年強半之人雖罹網罟然此中無恨何

所不可擬元夕後約地王以小隊馳關外臂鷹牽犬獵得黃羊野馬割以佩刀炙用野火生嚼流血亦大快事名酪最住羌婦熟結日獻酥潼以餅餌報之僕睹此殊勝步兵又盤耳此書不惟見先生行乎患難之學亦大有與午人風味又嘗錄煎酪法寄同年錢公牧齋云

藐姑又云寡言之味饒于多無言之味長于寡

藐姑精[illegible]宿幼 經察因了義性相二宗君然略[illegible]以友鍾伯敬之筆精以首楞為經以維摩[illegible]合刻般若等為緯會性相融經論妙宗敎破名[illegible]溫陵為葉使學人冰消霧釋也後來會有人根杏不及親見之耳

又寄子辰枉家書云刻下父母俱存大小無恙光景已佳但川中則吳可奈何每念及此通身汗下日下只當求一安身立命之處勢發時如此淒凉時亦只如此任四時寒燠溫涼而一尤之氣寂然自在爾父子當思吾言此書字字藥石可與伏波富不可使役貧賤不可使復賤之語參看

研北雜志云張曲江一名博物見徐浩碑

三月初一日辰刻 經筵講官東閣大學士吏部尚書熊賜履刑部右侍郎常綬進講中庸至誠無息三句文華殿大學士禮部尚書張英掌翰林院內閣學士法良進講易繫辭擬之而後言三句講畢 賜宴太和門

初三日辰時 東宮會講工部右侍郎許汝霖詹事來道進講孟子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二句少詹事[illegible]修撰胡任輿進講易咸卦君子以虛受人講畢 賜茶文華殿門

鄭端簡[illegible]吾學編餘云自成化弘治已來翰林專用庶吉士他官不得改在翰林者不必盡得其人[illegible]一弊改國初來文憲王忠文宋文敏宋備萬之後[illegible]之以陽春令為修撰金文簡王希範以給事中黃[illegible]備以中書舍人胡若思以刑城令為簡討楊文貞以審理副為編修劉忠愍以王事為侍講李文達以郎中為□□云 自時厥後惟萬曆庚戌不選庶吉士崇禎中考選推知等官以翰林科道兼用如劉正宗薛所蘊黃文煥張縉彥皆以推知入翰林 本朝選庶常不考試惟引 見定于與刻其由他衙門改入者則順治初王文貞崇簡岳映斗魏天賞等以癸未前進士改庶吉士後則康熙中杜鎮以中書舍人改編

修同時李呂垣郭芬以兩淮運副大理寺副皆以翰
林簡官召還及戊午則予以戶部郎中奉　旨特
改侍講明年己未徵聘諸人　御試體仁閣賦一
篇五言長律一首取彭孫遹等五十人皆入翰林其
監司郎中改侍讀侍講進士及舉貢已官者為編修
未官者及監生生員布衣皆簡討入館纂修明史後
至三品以上大僚惟湯斌潛菴工部尚書彭孫遹羨
門吏部侍郎陸棻義山徐嘉炎勝力內閣學士兼禮
部侍郎王頊齡瑁湖宗人府府丞李鎧公凱通政使
司通政使　內廷供奉改翰林二人高士奇江村至
詹事府詹事勵杜訥近公今為都察院副都御史

韓退之詩多倒用成字蓋本諸三百篇孫季昭示兒
編云如中林中谷中洲中路中田家室裳衣衛從
僾參差琴瑟鼓鐘斯螽下上羊牛[illegible]孫子女士宗周
宗邦饑饉思偲之類不一而足

孔氏大宗在衢州別派居句容儀封南陽衍古鹽陽
客記云一在舒城一在英山又云程頤子孫在英山
蘇軾子孫在六安不知何據宋吳紹翁三朝聞見錄
紹興元年徵錄程頤子孫觀之源一人居池州

姑孰之龍山相傳為孟嘉落帽處山有晉人石刻
劉刻者新野馬仰良驗之遊之其曰往在吳中遊靈巖
西施洞前屧迹深寸許嬌趺[illegible]續皆得比于藍田射
虎之矢可絕倒也同遊為之大噱

刻書始于五代昔人率以為然予按司空表聖一鳴
集有為東都敬愛寺募別刻律疏印本疏云自洛城
□□乃焚印本漸虞散失欲更雕鏤云云則唐已刻書
此其昭昭可據者顧前無引之者何也

南宋陳止齋傅良與晦菴同時嘗謂晦菴以千七百年
之形管與三代之學校以為淫奔之具偷期之所竊
有未安朱知之移書求其詩說答云某未嘗注詩所
以說詩者不過與門人為學士講義今皆毀棄之矣
見三朝聞見錄蓋不欲以口舌伸也

部院翰詹諸臣恭進　上賜　御製詩三刻若干卷

廣西巡撫彭鵬疏請廣西武闈取二十名于壬午科
舉行得　旨俞允廣西向不試士人數不足額不得舉故也

巡視西城監察御史張瑗疏請毀明逆閹魏忠賢西
山墓及華表碑碣得　俞旨該城御史即督令拆
毀與論快之

改原任禮科都給事中王原祁為額外左春坊中允

辛巳春三月　經筵畢學士顏郎病且劇伏枕四十

餘日恐部務廢弛具疏乞假奉　溫旨卿才品優
長簡任司寇正資料理覽奏以遷葬援例請假准給
假五月事竣速來供職不必開缺該部知道且有老
成忠厚人品學問俱好之褒伏念士禎自入仕版敭
歷中外四十二年矣年踰六十筋力漸衰宿病時作
不敢輒以私情瀆叉邀　異數如此迴非恒格古
云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自顧衰殘益滋悚懼因識卷
末以示子孫勿忘　國恩勿替家訓云爾
右居易錄二十四卷予康熙己巳冬杪重入部門
隨所聞見而雜記之歲有紀錄合前所著池北偶
談二十六卷通六十卷辛巳四月三十四卷甫成
而予隨上疏請告詎非數之前定耶士禎記

居易錄卷三十四終

長物志十二卷

（明）文震亨撰

明刻本

長物志十二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明文震亨撰。震亨字啟美、長洲人。徵明之曾孫。崇禎中官武英殿中書舍人、以善琴供奉。明亡殉節死。是編分室廬花木水石禽魚書畫几榻器具位置衣飾舟車蔬果香茗十二類。其曰長物、蓋取世說中王恭語也。凡閒適玩好之事、纖悉畢具、大致遠以趙希鵠洞天清錄爲淵源、近以屠隆考槃餘事爲參佐。明季山人墨客多以是相誇、所謂清供者是也。然矯言雅尚、反增俗態者有焉。惟震亨世以書畫擅名、耳濡目染、與衆本殊、故所言收藏賞鑒諸法、亦具有條理。所謂王謝家兒、雖復不端正者、亦奕奕有一種風氣歟。且震亨捐生殉國、節槩炳然、其所手編、當以人重、尤不可使之泯沒。故特錄存之、備雜家之一種焉。

長物志序

夫標榜林壑品題酒茗收藏位置圖史杯鐺之屬於世爲閒事於身爲長物而品人者於此觀韻焉才與情焉何也挹古今清華美妙之氣於耳目之前供我呼吸羅天地瑣雜碎細之物於几席之上聽我指揮挾日用寒不可衣饑不可食之器尊踰拱璧享輕千金以寄我之慷慨不平非有眞

韻眞才與情以勝之其調弗同也近來富貴家兒與一二庸奴鈍漢沾沾以好事自命每經賞鑒出口便俗入手便粗縱極其摩娑護持之情狀其汚辱彌甚遂使眞韻眞才眞情之士相戒不談風雅嘻亦過矣司馬相如携卓文君賣車騎買酒舍文君當爐滌器映帶犢鼻褌邊陶淵明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叢菊孤松有酒便飲境地兩截要歸一致右丞茶鐺藥臼經案繩牀香山名姬駿馬攫石洞庭結堂廬阜長公聲伎酣適于西湖煙舫翩躚乎赤壁禪人酒伴休息夫雪堂豐儉不同總不礙道其韻致才情政自不可掩耳予向持此論告人獨余友啓美氏絕領之春來將出其所纂長物志十二卷公之秇林且屬余序予觀啟美是編室盧有制貴其爽而倩古

而潔也花木水石禽魚有經貴其秀而遠宜而趣也書畫有目貴其奇而逸雋而永也几榻有度器具有式位置有眼貴其精而便簡而裁巧而自然也衣飾有王謝之風舟車有武陵蜀道之想蔬果有仙家瓜棗之味香茗有荀令玉川之癖貴其幽而闇淡而可思也法律指歸大都游戲點綴中一往删繁去夲之意義存焉豈惟庸奴

鈍漢不能窺其崖略即世有眞韻致眞才情之士角異獵奇自不得不降心以奉啟美爲金湯誠宇內一快書而吾黨一快事矣余因語啟美君家先徵仲太史以醇古風流冠冕吳趨者幾滿百歲遍傳而家聲香遠詩中之畫畫中之詩窮吳人巧心妙手總不出君家譜牒即余日者過子盤礴累日婢婉爲堂玉局爲齋令人不勝描畫則斯編常在子衣履襟帶間弄筆費紙又無乃多事耶啟美曰不然吾正懼吳人心手日變如子所云小小閒事長物將來有濫觴而不可知者聊以是編堤坊之有是哉刪繁去奢之一言足以序是編也予遂述前語相諗令世覩是編不徒占啟美之韻之才之情可以知其用意深矣

友弟吳興沈春澤書于餘英草閣

長物志目錄

卷一

室廬

卷二

花木

卷三

水石

卷四

禽魚

卷五

書畫

卷六

几榻

卷七

器具

卷八

位置
卷九
衣飾
卷十
舟車
卷十一
蔬果
卷十二
香茗

長物志目錄終

長物志卷一

雁門文震亨編
太原王畱定
東海徐成瑞校

室廬

居山水間者爲上村居次之郊居又次之吾儕縱不能栖巖止谷追綺園之踪而混跡廛市要須門庭雅潔室廬清靚亭臺具曠士之懷齋閣有幽人之致又當種佳木怪籜陳金石圖書令居之者忘老寓之者忘歸遊之者忘倦蘊隆則颯然而寒凜冽則煦然而燠若徒侈土木尚丹堊眞同桎梏樊檻而已志室廬第一

門

用木爲格以湘妃竹橫斜釘之或四或二不可用六兩傍用板爲春帖必隨意取唐

聯佳者刻于上若用石梱必須板扉石用方厚渾朴庶不涉俗門環得古青緑蝴蝶獸面或天鷄饕餮之屬釘于上爲佳不則用紫銅或精鐵如舊式鑄成亦可黃白銅俱不可用也漆惟朱紫黑三色餘不可用

階

自三級以至十級愈高愈古須以文石剥成種繡墩或草花數莖于内枝葉紛披映

堦傍砌以太湖石疊成者曰澀浪其制更奇然不易就複室須内高于外取頑石具苔斑者嵌之方有巖阿之致

牕

用木爲粗格中設細條三眼眼方二寸不可過大牕下塡板尺許佛樓禪室間用菱花及象眼者牕忌用六或二或三或四隨宜用之室高上可用橫牕一扇下用低檻承之俱釘明瓦或以紙糊不可用絳素紗及梅花簟冬月欲承日製大眼風牕眼竟尺許中以線經其上庶紙不爲風雪所破其制亦雅然僅可用之小齋丈室漆用金漆或朱黑二色雕花綵漆俱不可用

欄干

石欄最古第近于琳宫梵宇及人家冢墓傍池或可用然不如用石蓮柱二木欄爲

雅柱不可過高亦不可雕鳥獸形亭榭廊廡可用朱欄及鵝頸承坐堂中須以巨木雕如石欄而空其中頂用柿頂朱飾中用荷葉寶瓶緑飾卍字者宜閨閤中不甚古雅取畫圖中有可用者以意成之可也三橫木最便第太朴不可多用更須每楹一扇不可中豎一木分爲二三若齋中則竟不必用矣

照壁

得文木如豆瓣楠之類爲之華而復雅不則竟用素染或金漆亦可青紫及灑金描畫俱所最忌亦不可用六堂中可用一帶齋中則止中楹用之有以夾紗窻或細格代之者俱稱俗品

堂

堂之製宜宏敞精麗前後須層軒廣庭廊

廡俱可容一席四壁用細磚砌者佳不則竟用粉壁梁用球門高廣相稱層堦俱以文石爲之小堂可不設窻檻

山齋

宜明淨不可太敞明淨可爽心神太敞則費目力或傍簷置窻檻或由廊以入俱隨地所宜中庭亦須稍廣可種花木列盆景夏日去北扉前後洞空庭際沃以飯瀋雨漬苔生綠縟可愛遶砌可種翠芸草令遍茂則青葱欲浮前垣宜矮有取薜荔根瘞牆下灑魚腥水于牆上以引蔓者雖有幽致然不如粉壁爲佳

丈室

丈室宜隆冬寒夜略倣北地暖房之製中可置臥榻及禪椅之屬前庭須廣以承日色留西窻以受斜陽不必開北牖也

佛堂

築基高五尺餘列級而上前爲小軒及左右俱設歡門後通三楹供佛庭中以石子砌地列旛幢之屬另建一門後爲小室可置臥榻

橋

廣池巨浸須用文石爲橋雕鏤雲物極其精工不可入俗小溪曲澗用石子砌者佳

四傍可種繡墩艸板橋須三折一木爲欄
忌平板作朱卍字欄有以太湖石爲之亦
俗石橋忌三環板橋忌四方磬折尤忌橋
上置亭子

茶寮

搆一斗室相傍山齋內設茶具敎一童專
主茶役以供長日清談寒宵兀坐幽人首
務不可少廢者

琴室

古人有于平屋中埋一缸缸懸銅鐘以發
琴聲者然不如層樓之下蓋上有板則聲
不散下空曠則聲透徹或于喬松修竹岩
洞石室之下地清境絕更爲雅稱耳

浴室

前後二室以牆隔之前砌鐵鍋後燃薪以
俟更須密室不爲風寒所侵近牆鑿井具
轆轤爲竅引水以入後爲溝引水以出澡
具巾帨咸具其中

街徑庭除

馳道廣庭以武康石皮砌者最華整花間
岸側以石子砌成或以碎瓦片斜砌者雨
久生苔自然古色寧必金錢作埒乃稱勝
地哉

樓閣

樓閣作房闥者須回環窈窕供登眺者須
軒敞弘麗藏書畫者須爽塏高深此其大
略也樓作四面窻者前楹用窻後及兩傍
用板閣作方樣者四面一式樓前忌有露
臺捲蓬樓板忌用磚鋪蓋既名樓閣必有
定式若復鋪磚與平屋何異高閣作三層
者最俗樓下柱稍高上可設平頂

臺

築臺忌六角隨地大小為之若築于土岡之上四周用粗木作朱闌亦雅

海論

忌用承塵俗所稱天花板是也此僅可用之廨宇中地屏則間可用之暖室不可加簟或用氍毹為地衣亦可然總不如細磚之雅南方卑濕空鋪最宜略多費耳室忌五柱忌有兩廂前後堂相承忌工字體亦

以近官廨也退居則間可用忌傍無避弄庭較屋東偏稍廣則西日不逼忌長而狹忌矮而寬亭忌上銳下狹忌小六角忌用葫蘆頂忌以茆蓋忌如鐘鼓及城樓式樓梯須從後影壁上忌置兩傍磚者作數曲更雅臨水亭榭可用藍絹為幔以蔽日色紫絹為帳以蔽風雪外此俱不可用尤忌用布以類酒船及市藥設帳也小室忌中

隔若有北窻者則分為二室忌紙糊忌作雪洞此與混堂無異而俗子絕好之俱不可解忌為卍字窻傍填板忌牆角畫梅及花鳥古人最重題壁今即使顧陸點染鍾王濡筆俱不如素壁為佳忌長廊一式或更互其製庶不入俗忌竹木屏及竹籬之屬忌黃白銅為屈戌庭際不可鋪細方磚為承露臺則可忌兩楹而中置一梁上設

叉手笆此皆元製而不甚雅忌用板隔隔必以磚忌梁椽畫羅紋及金方勝如古屋歲久木色已舊未免繪飾必須高手為之凡入門處必小委曲忌太直齋必三楹傍更作一室可置臥榻面北小庭不可太廣以北風甚厲也忌中楹設欄楯如今拔步牀式忌穴壁為櫥忌以瓦為牆有作金錢梅花式者此俱當付之一擊又鴟吻好望

其名最古今所用者不知何物須如古式爲之不則亦倣畫中室宇之製簷尾不可用粉刷得巨栟櫚擘爲承溜最雅否則用竹不可用木及錫忌有捲棚此官府設以聽雨造者於人家不知何用忌用梅花篆堂簾惟溫州湘竹者佳忌中有花如繡補忌有字如壽山福海之類總之隨方制象各有所宜寧古無時寧朴無巧寧儉無俗

至於蕭疎雅潔又本性生非強作解事者所得輕議矣

長物志卷一　終

長物志卷二

雁門文震亨編
滎陽潘之恒定
東海徐成瑞校

花木

弄花一歲看花十日故幃箔映蔽鈴索護持非徒富貴容也第繁花穠木宜以畝計乃若庭除檻畔必以虬枝古幹異種奇名

枝葉扶疎位置疎密或水邊石際橫偃斜披或一望成林或孤枝獨秀草花不可繁雜隨處植之取其四時不斷皆入圖畫又如桃李不可植于庭除似宜遠望紅梅絳桃俱借以點綴林中不宜多植梅生山中有苔蘚者移置藥欄最古杏花差不耐久開時多值風雨僅可作片時玩蠟梅冬月最不可少他如豆棚菜圃山家風味固自

不惡然必闢隙地數頃別爲一區若于庭除種植便非韻事更有石磉木柱架縛精整者愈入惡道至于秇蘭栽菊古各有方時取以課園丁考職事亦幽人之務也志花木第二

牡丹芍藥

牡丹稱花王芍藥稱花相俱花中貴裔栽植賞玩不可毫涉酸氣用文石爲欄參差

數級以次列種花時設燕用木爲架張碧油幔于上以蔽日色夜則懸燈以照忌二種並列忌置木桶及盆盎中

玉蘭

宜種廳事前對列數株花時如玉圃瓊林最稱絕勝別有一種紫者名木筆不堪與玉蘭作婢古人稱辛夷卽此花然輞川辛夷塢木蘭柴不應復名當是二種

海棠

昌州海棠有香今不可得其次西府爲上貼梗次之垂絲又次之余以垂絲嬌媚眞如妃子醉態較二種尤勝木瓜花似海棠故亦有木瓜海棠但木瓜花在葉先海棠花在葉後爲差別耳別有一種曰秋海棠性喜陰濕宜種背陰堦砌秋花中此爲最艷亦宜多植

山茶

蜀茶滇茶俱貴黃者尤不易得人家多以配玉蘭以其花同時而紅白爛然差俗又有一種名醉楊妃開向雪中更自可愛

桃

桃爲仙木能制百鬼種之成林如入武陵桃源亦自有致第非盆盎及庭除物桃性早實十年輒枯故稱短命花碧桃人面桃

差久較凡桃更美池邊宜多植若桃柳相間便俗

李

桃花如麗姝歌舞場中定不可少李如女道士宜置煙霞泉石間但不必多種耳別有一種名郁李子更美

杏

杏與朱李蟠桃皆堪鼎足花亦柔媚宜築

一臺雜植數十本

梅

幽人花伴梅實專房取苔護蘚封枝稍古者移植石岩或庭際最古另種數畝花時坐臥其中令神骨俱清綠萼更勝紅梅差俗更有虬枝屈曲置盆盎中者極奇蠟梅磬口為上荷花次之九英最下寒月庭際亦不可無

瑞香

相傳廬山有比丘晝寢夢中聞花香寤而求得之故名睡香四方奇異謂花中祥瑞故又名瑞香別名麝囊又有一種金邊者人特重之枝既粗俗香復酷烈能損群花稱為花賊信不虛也

薔薇木香

嘗見人家園林中必以竹為屏牽五色薔

薇于上架木為軒名木香棚花時雜坐其下此何異酒食肆中然二種非屏架不堪植或移着閨閣供仕女採掇差可別有一種名黃薔薇最貴花亦爛熳悅目更有野外叢生者名野薔薇香更濃郁可比玫瑰他如寶相金沙羅金鉢盂佛見笑七姊妹十姊妹刺桐月桂等花姿態相似種法亦同

玫瑰

玫瑰一名徘徊花以結爲香囊芬氳不絕然實非幽人所宜佩嫩條叢刺不甚雅觀花色亦微俗宜充食品不宜簪帶吳中有以畝計者花時獲利甚夥

紫荊棣棠

紫荊枝榦枯索花如綴珥形色香韻無一可者特以京兆一事爲世所述以比嘉木

余謂不如多種棣棠猶得風人之旨

葵花

葵花種類莫定初夏花繁葉茂最爲可觀一曰戎葵奇態百出宜種曠處一曰錦葵其小如錢文采可玩宜種堦除一曰向日別名西番蓮最惡秋時一種葉如龍爪花作鵝黃者名秋葵最佳

罌粟

以重臺千葉者爲佳然單葉者子必滿取供清味亦不惡藥欄中不可缺此一種

薇花

薇花四種紫色之外白色者曰白薇紅色者曰紅薇紫帶藍色者曰翠薇此花四月開九月歇俗稱百日紅山園植之可稱耐久然花但宜遠望北人呼猴郎達樹以樹無皮猴不能捷也其名亦奇

芙蓉

宜植池岸臨水爲佳若他處植之絕無丰致有以靛紙蘸花蕊上仍裹其尖花開碧色以爲佳此甚無謂

萱花

萱草忘憂亦名宜男更可供食品巖間牆角最宜此種又有金萱色淡黃香甚烈義興山谷遍滿吳中甚少他如紫白蛺蝶春

羅秋羅鹿葱洛陽石竹皆此花之附庸也

薝蔔

一名越桃一名林蘭俗名梔子古稱禪友出自西域宜種佛室中其花不宜近嗅有微細蟲入人鼻孔齋閣可無種也

玉簪

潔白如玉有微香秋花中亦不惡但宜牆邊連種一帶花時一望成雪若植盆石中

最俗紫者名紫萼不佳

金錢

午開子落故名子午花長過尺許扶以竹箭乃不傾欹種石畔尤可觀

藕花

藕花池塘最勝或種五色官缸供庭除賞玩猶可缸上忌設小朱欄花亦當取異種如並頭重臺品字四面觀音碧蓮金邊等乃佳白者藕勝紅者房勝不可種七石酒缸及花缸內

水仙

水仙二種花高葉短單瓣者佳冬月宜多植但其性不耐寒取極佳者移盆盎置几案間次者雜植松竹之下或古梅奇石間更雅馮夷服花入石得爲水仙其名最雅六朝人乃呼爲雅蒜大可軒渠

鳳仙

號金鳳花宋避李后諱改爲好兒女花其種易生花葉俱無可觀更有以五色種子同納竹筒花開五色以爲奇甚無謂花紅能染指甲然亦非美人所宜

茉莉素馨百合

夏夜最宜多置風輪一鼓滿室清芬章江編籬插棘俱用茉莉花時千艘俱集虎丘

故花市初夏最盛培養得法亦能隔歲發花第枝葉非几案物不若夜合可供瓶玩

杜鵑

花極爛熳性喜陰畏熱宜置樹下陰處花時移置几案間別有一種名映山紅宜種石岩之上又名羊躑躅

秋色

吳中稱鷄冠雁來紅十樣錦之屬名秋色

秋深雜彩爛然俱堪點綴然僅可植廣庭若幽牕多種便覺蕪雜鷄冠有矮脚者種亦奇

松

松柏古雖並稱然最高貴者必以松為首天目最上然不易種取栝子松植堂前廣庭或廣臺之上不妨對偶齋中宜植一株下用文石為臺或太湖石為欄俱可水仙蘭蕙萱草之屬雜蒔其下山松宜植土岡之上龍鱗既成濤水相應何減五株九里哉

木槿

花中最賤然古稱舜華其名最遠又名朝菌編籬野圻不妨間植必稱林園佳友未之敢許也

桂

叢桂開時眞稱香窟宜闢地二畝取各種並植結亭其中不得顏以天香小山等語更勿以他樹雜之樹下地平如掌潔不容唾花落地即取以充食品

柳

順插為楊倒插為柳更須臨池種之柔條拂水弄綠搓黃大有逸致且其種不生蟲更可貴也西湖柳亦佳頗涉脂粉氣白楊

風楊俱不入品

黃楊

黃楊未必厄閏然實難長長丈餘者綠葉古株最可愛玩不宜植盆盎中

芭蕉

綠牕分映但取短者爲佳盖高則葉爲風所碎耳冬月有去梗以稻艸覆之者過三年即生花結甘露亦甚不必又有作盆玩

者更可笑不如櫻櫚爲雅且爲麈尾蒲團更適用也

槐榆

宜植門庭板扉綠映真如翠幄槐有一種天然樛屈枝葉皆倒垂蒙密名盤槐亦可觀他如石楠冬青杉柏皆丘壠間物非園林所尚也

梧桐

青桐有佳蔭株綠如翠玉宜種廣庭中當日令人洗拭且取枝梗如畫者若直上而旁無他枝如拳如盖及生棉者皆所不取其子亦可點茶生于山岡者曰岡桐子可作油

椿

椿樹高聳而枝葉踈與樗不異香曰椿臭曰樗圃中沿牆宜多植以供食

銀杏

銀杏株葉扶踈新綠時最可愛吳中剎宇及舊家名園大有合抱者新植似不必

烏臼

秋晚葉紅可愛較楓樹更耐久茂林中有一株兩株不減石徑寒山也

竹

種竹宜築土爲壠環水爲谿小橋斜渡陟

級而登上留平臺以供坐臥科頭散髮儼如萬竹林中人也否則闢地數畝盡去雜樹四週石壘令稍高以石柱朱欄圍之竹下不留纖塵片葉可席地而坐或留石臺石櫈之屬竹取長枝巨幹以毛竹爲第一然宜山不宜城城中則護基笋最佳竹不甚雅粉筋斑紫四種俱可燕竹最下慈姥竹卽桃枝竹不入品又有木竹黃菰竹篛竹方竹黃金間碧玉觀音鳳尾金鎞諸竹忌種花欄之上及庭中平植一帶牆頭直立數竿至如小竹叢生曰瀟湘竹宜於石巖小池之畔留植數枝亦有幽致種竹有疎種密種淺種深種之法疎種謂三四尺地方種一窠欲其土虛行鞭密種謂竹種雖疎然每窠却種四五竿欲其根密淺種謂種時入土不深深種謂入土雖不深上

以田泥壅之如法無不茂盛又棕竹三等曰筋頭曰短柄二種枝短葉垂堪植盆盎曰樸竹節稀葉硬全欠溫雅但可作扇骨料及畫叉柄耳

菊

吳中菊盛時好事家必取數百本五色相間高下次列以供賞玩此以誇富貴容則可若眞能賞花者必覓異種用古盆盎植一枝兩枝莖挺而秀葉密而肥至花發時置几榻間坐臥把玩乃爲得花之性情甘菊惟蕩口有一種枝曲如偃蓋花密如鋪錦者最奇餘僅可收花以供服食野菊宜着籬落間種菊有六要二防之法謂胎養土宜扶植雨暘修葺灌溉防蟲及雀作窠時必來摘葉此皆園丁所宜知又非吾輩事也至如瓦料盆及合兩瓦爲盆者不如

無花爲愈矣

蘭

蘭出自閩中者爲上葉如劒芒花高于葉離騷所謂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者是也次則贑州者亦佳此俱山齋所不可少然每處僅可置一盆多則類虎丘花市盆盎須覓舊龍泉均州內府供春絕大者忌用花缸牛腿諸俗製四時培植春日葉芽

已發盆土已肥不可沃肥水常以塵帚拂拭其葉勿令塵垢夏日花開葉嫩勿以手搖動待其長茂然後拂拭秋則微撥開根土以米泔水少許注根下勿漬污葉上冬則安頓向陽暖室天晴無風舁出時時以盆轉動四面令勻午後卽收入勿令霜雪侵之若葉黑無花則陰多故也治蟻虱惟以大盆或缸盛水浸逼花盆則蟻自去又治葉虱如白點以水一盆滴香油少許于內用綿蘸水拂拭亦自去矣此秇蘭簡便法也又有一種出杭州者曰杭蘭出陽羨山中者名興蘭一幹數花者曰蕙此皆可移植石巖之下須得彼中原本則歲歲發花珍珠風蘭俱不入品箬蘭其葉如箬似蘭無馨艸花奇種金粟蘭名賽蘭香特甚

瓶花

堂供必高瓶大枝方快人意忌繁雜如縛忌花瘦于瓶忌香煙燈煤熏觸忌油手拈弄忌井水貯瓶味鹹不宜於花忌以插花水入口梅花秋海棠二種其毒尤甚冬月入硫黃于瓶中則不凍

盆玩

盆玩時尚以列几案間者爲第一列庭榭中者次之余持論則反是最古者以天目

松爲第一高不過二尺短不過尺許其本如臂其針若簇結爲馬遠之欹斜詰曲郭熙之露頂張拳劉松年之偃亞層疊盛子照之拖拽軒翥等狀栽以佳器槎牙可觀又有古梅蒼蘚鱗皴苔鬚垂滿含花吐葉歷久不敗者亦古若如時尚作沈香片者甚無謂盖木片生花有何趣味眞所謂以耳食者矣又有枸杞及水冬青野榆檜柏

之屬根若龍蛇不露束縛鋸截痕者俱高品也其次則閩之水竹杭之虎刺尚在雅俗間乃若菖蒲九節神仙所珍見石則細見土則粗極難培養吳人洗根澆水竹翦修淨謂朝取葉間垂露可以潤眼意極珍之余謂此宜以石子鋪一小庭遍種其上雨過青翠自然生香若盆中栽植列几案間殊爲無謂此與蟠桃雙果之類俱未敢隨俗作好也他如春之蘭蕙夏之夜合黃香萱夾竹桃花秋之黃蜜矮菊冬之短葉水仙及美人蕉諸種俱可隨時供玩盆以青綠古銅白定官哥等窰爲第一新製者五色內窰及供春粗料可用餘不入品盆宜圓不宜方尤忌長狹石以靈壁英石西山佐之餘亦不入品齋中亦僅可置一二盆不可多列小者忌架于朱几大者忌置

於官磚得舊石橙或古石蓮磉爲座乃佳

長物志卷二　終

長物志卷三

雁門文震亨編
隴西李流芳定
東海徐成瑞校

水石

石令人古水令人遠園林水石最不可無要須迴環峭拔安插得宜一峯則太華千尋一勺則江湖萬里又須修竹老木怪藤醜樹交覆角立蒼崖碧澗奔泉汛流如入深巖絕壑之中乃爲名區勝地約略其名匯一端矣志水石第三

廣池

鑿池自畝以及頃愈廣愈勝最廣者中可置臺榭之屬或長堤横隔汀蒲岸葦雜植其中一望無際乃稱巨浸若須華整以文石爲岸朱欄廻遶忌中留土如俗名戰魚墩或擬金焦之類池傍植垂柳忌桃杏間種中畜鳧雁須十數爲羣方有生意最廣處可置水閣必如圖畫中者佳忌置簰舍于岸側植藕花削竹爲闌勿令蔓衍忌荷葉滿池不見水色

小池

階前石畔鑿一小池必須湖石四圍泉清可見底中畜朱魚翠藻游泳可玩四周樹野藤細竹能掘地稍深引泉脈者更佳忌方員八角諸式

瀑布

山居引泉從高而下爲瀑布稍易園林中欲作此須截竹長短不一盡承檐溜暗接藏石罅中以斧劈石疊高下鑿小池承水置石林立其下雨中能令飛泉濆薄潺湲有聲亦一奇也尤宜竹間松下青葱掩映

更自可觀亦有蓄水于山頂客至去閘水從空直注者終不如雨中承溜為雅盖總屬人為此尤近自然耳

鑿井

井水味濁不可供烹煮然澆花洗竹滌硯拭几俱不可缺鑿井須于竹樹之下深見泉脈上置轆轤引汲不則盖一小亭覆之石欄古號銀牀取舊製最大而古朴者置

其上井有神井傍可置頑石鑿一小龕遇歲時奠以清泉一杯亦自有致

天泉

秋水為上梅水次之秋水白而冽梅水白而甘春冬二水春勝于冬盖以和風甘雨故夏月暴雨不宜或因風雷蛟龍所致最足傷人雪為五穀之精取以煎茶最為幽況然新者有土氣稍陳乃佳承水用布于中庭受之不可用簷溜

地泉

乳泉漫流如惠山泉為最勝次取清寒者泉不難于清而難于寒土多沙膩泥凝者必不清寒又有香而甘者然甘易而香難未有香而不甘者也瀑涌湍急者勿食食久令人有頭疾如廬山水簾天台瀑布以供耳目則可入水品則不宜溫泉下生硫

黃亦非食品

流水

江水取去人遠者楊子南冷夾石渟淵特入首品河流通泉竇者必須汲置候其澄澈亦可食

丹泉

名山大川仙翁修煉之處水中有丹其味異常能延年却病此自然之丹液不易得

也

品石

石以靈壁爲上英石次之然二種品甚貴購之頗艱大者尤不易得高踰數尺者便屬奇品小者可置几案間色如漆聲如玉者最佳横石以蠟地而峯巒峭拔者爲上俗言靈壁無峯英石無坡以余所見亦不盡然他石紋片粗大絕無曲折屼嵂森聳

崚嶒者近更有以大塊辰砂石青石綠爲研山盆石最俗

靈璧

出鳳陽府宿州靈璧縣在深山沙土中掘之乃見有細白紋如玉不起岩岫佳者如卧牛蟠螭種種異狀眞奇品也

英石

出英州倒生岩下以鋸取之故底平起峯高有至三尺及寸餘者小齋之前疊一小山最爲清貴然道遠不易致

太湖石

石在水中者爲貴歲久爲波濤衝擊皆成空石面面玲瓏在山上者名旱石枯而不潤贋作彈窩若歷年歲久斧痕已盡亦爲雅觀吳中所尚假山皆用此石又有小石久沉湖中漁人網得之與靈璧英石亦頗

相類第聲不清響

堯峰石

近時始出苔蘚叢生古朴可愛以未經採鑿山中甚多但不玲瓏耳然政以不玲瓏故佳

崑山石

出崑山馬鞍山下生于山中掘之乃得以色白者爲貴有鷄骨片胡桃塊二種然亦

俗尚非雅物也間有高七八尺者置之古大石盆中亦可此山皆火石火氣暖故栽菖蒲等物于上最茂惟不可置几案及盆盎中

錦川將樂羊肚

石品惟此三種最下錦川尤惡每見人家石假山輙置數峯于上不知何味斧劈以大而頑者爲雅若直立一片亦最可厭

土瑪瑙

出山東兗州府沂州花紋如瑪瑙紅多而細潤者佳有紅絲石白地上有赤紅紋有竹葉瑪瑙花斑與竹葉相類故名此俱可鋸板嵌几榻屏風之類非貴品也石子五色或大如拳或小如豆中有禽魚鳥獸人物方勝回紋之形置青綠小盆或宣窯白盆內班然可玩其價甚貴亦不易得然齋中不可多置近見人家環列數盆竟如賈肆新都人有名醉石齋者聞其藏石甚富且奇其地溪澗中另有純紅純綠者亦可愛玩

大理石

出滇中白若玉黑若墨爲貴白微帶青黑微帶灰者皆下品但得舊石天成山水雲煙如米家山此爲無上佳品古人以箱屏

風近始作几榻終爲非古近京口一種與大理相似但花色不清石藥填之爲山雲泉石亦可得高價然眞僞亦易辨眞者更以舊爲貴

永石

即祁陽石出楚中石不堅色好者有山水日月人物之象紫花者稍勝然多是刀刮成非自然者以手摸之凹凸者可驗大者

以製屏亦雅

長物志卷三終

長物志卷四

雁門文震亨編
彭城錢希言定
東海徐成瑞校

禽魚

語鳥拂閣以低飛游魚排荇而徑度幽人會心輒令竟日忘倦顧聲音顏色飲啄態度遠而巢居穴處眠沙泳浦戲廣浮深近

而穿屋賀廈知歲司晨啼春噪晚者品類不可勝紀丹林綠水豈令凡俗之品闌入其中故必疏其雅潔可供清玩者數種令童子愛養餌飼得其性情庶幾馴鳥雀狎鳧魚亦山林之經濟也志禽魚第四

鶴

華亭鶴窠村所出具體高俊綠足龜文最為可愛江陵鶴津維揚俱有之相鶴但取

標格奇俊唳聲清亮頸欲細而長足欲瘦而節身欲人立背欲直削蓄之者當築廣臺或高岡土壠之上居以茅菴隣以池沼飼以魚穀欲教以舞俟其飢置食于空野使童子拊掌頓足以誘之習之既熟一聞拊掌即便起舞謂之食化空林別墅白石青松惟此君最宜其餘羽族俱未入品

鸂鶒

鸂鶒能勑水故水族不能害蓄之者宜於廣池巨浸十數爲羣翠毛朱喙燦然水中他如烏喙白鴨亦可畜一二以代鵝羣曲欄垂柳之下游泳可玩

鸜鵒

鸜鵒能言然須教以小詩及韻語不可令聞市井鄙俚之談聒然盈耳銅架食缸俱須精巧然此鳥及錦鷄孔雀倒挂吐綬諸種皆斷爲閨閣中物非幽人所需也

百舌畫眉鸜鵒

飼養馴熟綿蠻軟語百種雜出俱極可聽然亦非幽齋所宜或于曲廊之下雕籠畫檻點綴景色則可吳中最尚此鳥余謂有禽癖者當覓茂林高樹聽其自然弄聲尤覺可愛更有小鳥名黃頭好鬭形既不雅尤屬無謂

朱魚

朱魚獨盛吳中以色如辰州朱砂故名此種最宜盆蓄有紅而帶黃色者僅可點綴陂池

魚類

初尚純紅純白繼尚金盔金鞍錦被及印頭紅裹頭紅連腮紅首尾紅鶴頂紅繼又尚墨眼雪眼硃眼紫眼瑪瑙眼琥珀眼金

管銀管時尚極以爲貴又有堆金砌玉落花流水蓮臺八瓣隔斷紅塵玉帶圍梅花片波浪紋七星紋種種變態難以盡述然亦隨意定名無定式也

藍魚白魚

藍如翠白如雪迫而視之腸胃俱見此卽朱魚別種亦貴甚

魚尾

自二尾以至九尾皆有之第美鍾于尾身材未必佳蓋魚身必洪纖合度骨肉停匀花色鮮明方入格

觀魚

宜早起日未出時不論陂池盆盎魚皆蕩漾于清泉碧沼之間又宜涼天夜月倒影插波時時驚鱗潑剌耳目爲醒至如微風披拂琮琮成韻雨過新漲縠紋皺綠皆觀魚之佳境也

吸水

盆中換水一兩日卽底積垢膩宜用湘竹一段作吸水筒吸去之倘過時不吸色便不鮮美故佳魚池中斷不可蓄

水缸

有古銅缸大可容二石青綠四裹古人不知何用當是穴中注油點燈之物今取以蓄魚最古其次以五色內府官窰瓷州所

燒純白者亦可用惟不可用宜興所燒花缸及七石牛腿諸俗式余所以列此者實以備清玩一種若必按圖而索亦爲板俗

長物志卷四終

長物志卷五

雁門文震亨編
吳興沈德符定
東海徐成瑞校

書畫

金生于山珠產于淵取之不窮猶爲天下所珍惜況圖畫在宇宙歲月既久名人藝士不能復生可不珍祕寶愛一入俗子之

手動見勞辱卷舒失所操揉燥裂眞書畫之厄也故有收藏而未能識鑒識鑒而不善閱玩閱玩而不能裝褫裝褫而不能銓次皆非能眞蓄書畫者又蓄聚既多妍蚩混雜甲乙次第毫不可訛若使眞贋並陳新舊錯出如入賈胡肆中有何趣味所藏必有晉唐宋元名蹟乃稱博古若徒取近代紙墨較量眞僞心無眞賞以耳爲目手執卷軸口論貴賤眞惡道也志書畫第五

論書

觀古法書當澄心定慮先觀用筆結體精神照應次觀人爲天巧自然强作次考古今跋尾相傳來歷次辨收藏印識紙色絹素或得結構而不得鋒鋩者模本也得筆意而不得位置者臨本也筆勢不聯屬字形如算子者集書也形跡雖存而眞彩神

氣索然者雙鉤也又古人用墨無論燥潤肥瘦俱透入紙素後人僞作墨浮而易辯

論畫

山水第一竹樹蘭石次之人物鳥獸樓殿屋木小者次之大者又次之人物顧盼語言花果迎風帶露鳥獸蟲魚精神逼眞山水林泉清閒幽曠屋廬深邃橋彴往來石老而潤水淡而明山勢崔嵬泉流灑落雲

煙出沒野逕迂回松偃龍蛇竹藏風雨山脚入水澄清水源來歷分曉有此數端雖不知名定是妙手若人物如尸如塑花果類粉捏雕刻蟲魚鳥獸但取皮毛山水林泉布置迫塞樓閣模糊錯雜橋彴强作斷形徑無夷險路無出入石止一面樹少四枝或高大不稱或遠近不分或濃淡失宜點染無法或山脚無水面水源無來歷雖有名欵定是俗筆爲後人塡寫至於臨摹贋手落墨設色自然不古不難辨也

書畫價

書價以正書爲標準如右軍草書一百字乃敵一行行書三行行書敵一行正書至於樂毅黃庭畫贊告誓但得成篇不可計以字數畫價亦然山水竹石古名賢象可當正書人物花鳥小者可當行書人物大者及神圖佛象宮室樓閣走獸蟲魚可當草書若夫臺閣標功臣之烈宮殿彰貞節之名妙將入神靈則通聖開廚或失挂壁欲飛但涉奇事異名卽爲無價國寶又書畫原爲雅道一作牛鬼蛇神不可詰識無論古今名手俱落第二

古今優劣

書學必以時代爲限六朝不及晉魏宋元

不及六朝與唐畫則不然佛道人物仕女牛馬近不及古山水林石花竹禽魚古不及近如顧凱之陸探微張僧繇吳道玄及閻立德立本皆純重雅正性出天然周昉韓幹戴嵩氣韻骨法皆出意表後之學者終莫能及至如李成關仝范寬董源徐熙黃荃居寀二米勝國松雪大癡元鎭叔明諸公近代唐沈及吾家太史和州輩皆不

藉師資窮工極致借使二李復生邊鸞再出亦何以措手其間故蓄書必遠求上古蓄畫始自顧陸張吳下至嘉隆名筆皆有奇觀惟近時點染諸公則未敢輕議

粉本

古人畫藁謂之粉本前輩多寶蓄之蓋其草草不經意處有自然之妙宣和紹興所藏粉本多有神妙者

賞鑒

看書畫如對美人不可毫涉粗浮之氣蓋古畫紙絹皆脆舒卷不得法最易損壞尤不可近風日燈下不可看畫恐落煤燼及爲燭淚所污飯後醉餘欲觀卷軸須以淨水滌手展玩之際不可以指甲剔損諸如此類不可枚舉然必欲事事勿犯又恐涉强作清態惟遇眞能賞鑒及閱古甚富者方可與談若對傖父輩惟有珍秘不出耳

絹素

古畫絹色墨氣自有一種古香可愛惟佛像有香煙熏黑多是上下二色僞作者其色黃而不精采古絹自然破者必有鯽魚口須連三四絲僞作則直裂唐絹絲粗而厚或有擣熟者有獨梭絹濶四尺餘者五代絹極粗如布宋有院絹匀淨厚密亦有

獨梭絹濶五尺餘細密如紙者元絹及國朝內府絹俱與宋絹同勝國時有宓機絹松雪子昭畫多用此蓋出嘉興府宓家以絹得名今此地尚有佳者近董太史筆多用硎光白綾未免有進賢氣

御府書畫

宋徽宗御府所藏書畫俱是御書標題後用宣和年號玉瓢御寶記之題畫書于引

首一條濶僅指大傍有木印黑字一行俱裝池匠花押名款然亦真僞相雜盖當時名手臨摹之作皆題為真蹟至明昌所題更多然今人得之亦可謂買王得羊矣

院畫

宋畫院衆工凡作一畫必先呈稿本然後上真所畫山水人物花木鳥獸皆是無名者今國朝内畫水陸及佛像亦然金碧輝

燦亦奇物也今人見無名人畫輙以形似塡寫名款覓高價如見牛必戴嵩見馬必韓幹之類皆為可笑

單條

宋元古畫斷無此式盖今時俗制而人絕好之齋中懸挂俗氣逼人眉睫即果真蹟亦當減價

名家

書畫名家收藏不可錯雜大者懸挂齋壁小者則為卷冊置几案間邃古篆籀如鍾張衛索顧陸張吳及歷代不甚著名者不能具論書則右軍大令智永虞永興褚河南歐陽率更唐玄宗懷素顔魯公柳誠懸張長史李懷琳宋高宗李建中二蘇二米范文正黄魯直蔡忠惠蘇滄浪薛紹彭黄長睿薛道祖范文穆張即之先信國趙吳

興鮮于伯機康里子山張伯雨倪元鎮俞紫芝楊鐵厓柯丹丘袁清容危太素我朝則宋文憲濂中書舍人燧方遜志孝孺宋南宫克沈學士度俞紫芝和徐武功有貞金元玉琚沈大理粲解學士大紳錢文通桑柳州悅祝京兆允明吳文定寛先太史諱王太學寵李太僕應禎王文恪鏊唐解元寅顧尚書璘豐考功坊先兩博士諱王

吏部穀祥陸文裕深彭孔嘉年陸尚寶師道陳方伯鎏蔡孔目羽陳山人淳張孝廉鳳翼王徵君穉登周山人天球邢侍御侗董太史其昌又如陳文東壁姜中書立綱雖不能洗院氣而亦錚錚有名者畫則王右丞李思訓父子周昉董北海李營丘郭河陽米南宮宋徽宗米元暉崔白黃筌居寀文與可李伯時郭忠恕董仲翔蘇文忠

蘇叔黨王晉卿張舜民楊補之楊季衡陳容李唐馬遠馬逵夏珪范寬關仝荊浩李山趙松雪管仲姬趙仲穆趙千里李息齋吳仲圭錢舜舉盛子昭陳珏陳仲美陸天游曹雲西唐子華王元章高士安高克恭王叔明黃子久倪元鎮柯丹丘方方壺戴文進王孟端夏太常趙善長陳惟允徐幼文張來儀宋南宮周東村沈貞吉恒吉沈石田杜東原劉完菴先太史先和州五峯唐解元張夢晉周官謝時臣陳道復仇十洲錢叔寶陸叔平皆名筆不可缺者他非所宜蓄即有之亦不當出以示人又如鄭顛仙張復陽鍾欽禮蔣三松張平山汪海雲皆畫中邪學尤非所尚

宋綉宋刻絲

宋繡針線細密設色精妙光彩射目山水

分遠近之趣樓閣得深邃之體人物具瞻眺生動之情花鳥極綽約嚵唼之態不可不蓄一二幅以備畫中一種

裝潢

裝潢書畫秋爲上時春爲中時夏爲下時暑濕及沍寒俱不可裝裱勿以熟紙背必皺起宜用白滑漫薄大幅生紙紙縫先避人面及接處若縫縫相接則卷舒緩急有

損必令參差其縫則氣力均平太硬則强急太薄則失力絹素彩色重者不可擣理古畫有積年塵埃用皂莢清水數宿托于大平案扦去畫復鮮明色亦不落補綴之法以油紙襯之直其邊際密其隟縫正其經緯就其形制拾其遺脫厚薄均調潤潔平穩又凡書畫法帖不脫落不宜數裝背一裝背則一損精神古紙厚者必不可揭

薄

法糊

用瓦盆盛水以麵一斤滲水上任其浮沉夏五日冬十日以臭爲度後用清水蘸白芨半兩白礬三分去滓和元淩麪打成就鍋內打成團另換水煮熟去水傾置一器候冷日換水浸臨用以湯調開忌用濃糊及敝帚

裝褫定式

上下天地須用皂綾龍鳳雲鶴等樣不可用團花及蔥白月白二色二垂帶用白綾濶一寸許烏絲粗界畫二條玉池白綾亦用前花樣書畫小者須空嵌用淡月白畫絹上嵌金黃綾條濶半寸許盖宣和裱法用以題識旁用沉香皮條邊大者四面用白綾或單用皮條邊亦可參書有舊人題

跋不宜剪削無題跋則斷不可用畫卷有高頭者不須嵌不則亦以細畫絹空嵌引首須用宋經箋白宋箋及宋元金花箋或高麗繭紙日本畫紙俱可大幅上引首五寸下引首四寸小全幅上引首四寸下引首三寸上褾除擫竹外淨二尺下褾除軸淨一尺五寸横卷長二尺者引首濶五寸前褾濶一尺餘俱以是爲率

標軸

古人有縷沉檀爲軸身以果金鎏金白玉水晶琥珀瑪瑙雜寶爲飾貴重可觀盖白檀香潔去蟲取以爲身最有深意今既不能如舊製只以杉木爲身用犀象角三種雕如舊式不可用紫檀花梨法藍諸俗製畫卷須出軸形製既小不妨以寶玉爲之斷不可用平軸籤以犀玉爲之曾見宋玉籤半嵌錦帶内者最奇

裱錦

古有樗蒲錦樓閣錦紫駝花鸞章錦朱雀錦鳳皇錦走龍錦翻鴻錦皆御府中物有海馬錦龜紋錦粟地錦皮毬錦皆宣和綾及宋繡花鳥山水爲裝池卷首最古今所尚落花流水錦亦可用惟不可用宋段及紵絹等物帶用錦帶亦有宋織者

藏畫

以杉桫木爲匣匣内切勿油漆糊紙恐惹黴濕四五月先將畫幅幅展看微見日色收起入匣去地丈餘庶免黴白平時張挂須三五日一易則不厭觀不惹塵濕收起時先拂去兩面塵垢則質地不損

小畫匣

短軸作横面開門匣畫直放入軸頭貼籤標寫某書某畫甚便取看

捲畫

須顧邊齊不宜局促不可太寛不可着力捲緊恐急裂絹素拭抹用軟絹細細拂之不可以手托起畫軸就觀多致損裂

法帖

歷代名家碑刻當以淳化閣帖壓卷侍書王著勒末有篆題者是蔡京奉旨摹者曰

太清樓帖僧希白所摹者曰潭帖尚書郎潘思旦所摹者曰絳帖王寀輔道守汝州所刻者曰汝帖宋許提舉刻于臨江者曰二王帖元祐中刻者曰祕閣續帖淳熙年刻者曰修內司本高宗訪求遺書于淳熙閣摹刻者曰淳熙秘閣續帖后主命徐鉉勒石在淳化之前者曰昇元帖劉次莊摹閣帖除去篆題年月而增入釋文者曰戲

魚堂帖武岡軍重摹絳帖曰武岡帖上蔡人臨摹絳帖曰蔡州帖趙彥約于南康所刻曰星鳳樓帖廬江李氏刻曰甲秀堂帖黔人秦世章所刻曰黔江帖泉州重摹閣帖曰泉帖韓平原所刻曰羣玉堂帖薛紹彭所刻曰家塾帖曹之格日新所刻曰寶晉齋帖王庭筠所刻曰雪谿堂帖周府所刻曰東書堂帖吾家所刻曰停雲館帖小

停雲帖華氏刻曰眞賞齋帖皆帖中名刻摹勒皆精又如歷代名帖收藏不可缺者周秦漢則史籀篆石鼓文壇山石刻李斯篆泰山朐山嶧山諸碑秦誓詛楚文章帝艸書帖蔡邕淳于長夏承碑郭有道碑九疑山碑邊韶碑宣父碑北岳碑崔子玉張平子墓碑郭香察隸西岳華山碑魏帖則元常賀捷表大饗碑薦季直表受禪碑上

尊號碑宗聖侯碑劉玄州華岳碑吳帖則國山碑延陵季子二碑晉帖則蘭亭記筆陣圖黃庭經聖教序樂毅論周府君碑東方朔贊洛神賦曹娥碑告墓文攝山寺碑裴雄碑興福寺碑宜示帖平西將軍墓銘梁思楚碑羊祜峴山碑宋齊梁陳帖則宋文帝神道碑齊倪桂金庭觀碑齊南陽寺隸書碑梁茅君碑瘞鶴銘劉靈正墮淚碑

魏齊周帖則有魏裴思順教戒經北齊王思誠八分茅山碑後周大宗伯唐景碑蕭子雲章草出師頌天柱山銘隨帖則有開皇蘭亭薛道衡書朱廠碑舍利塔銘龍藏寺碑智永真行二體千文草書蘭亭唐帖歐書則九成宮銘房定公墓碑化度寺碑皇甫君碑虞恭公碑真書千文小楷心經夢奠帖金蘭帖虞書則夫子廟堂碑破邪

論寶曇塔銘陰聖道場碑汝南公主銘孟法師碑褚書則樂毅論哀冊文忠臣像贊龍馬圖贊臨摹蘭亭臨摹聖教陰符經度人經紫陽觀碑柳書則金剛經玄秘塔銘顏書則爭坐位帖麻姑仙壇二祭文家廟碑元次山碑多寶寺碑放生池碑射堂記北岳廟碑艸書千文磨崖碑干祿字帖懷素書則自序三種草書千文聖母帖藏真律公二帖李北海書則陰符經娑羅樹碑曹娥碑秦望山碑臧懷恪碑有道先生葉公碑岳麓寺碑開元寺碑荊門行雲麾將軍碑李思訓碑戒壇碑太宗書魏徵碑屏風帖李勣碑玄宗一行禪師塔銘孝經金仙公主碑孫過庭書譜索靖出師表柳公綽諸葛廟堂碑李陽冰篆書千文城隍廟碑孔子廟碑歐陽通道因禪師碑薛稷昇

仙太子碑張旭草書千文僧行敦遺教經宋則蘇黃諸公如洋州園池天馬賦等類元則趙松雪國朝則二宋諸公所書佳者亦當兼收以供賞鑒不必太雜

南北紙墨

古之北紙其紋橫質鬆而厚不受墨北墨色青而淺不和油蠟故色澹而紋皺謂之蟬翅搨南紙其紋豎用油蠟故色純黑而

有浮光謂之烏金榻

古今帖辨

古帖歴年久而裱數多其墨濃者堅若生漆紙面光彩如研並無沁墨水跡侵染且有一種異馨發自紙墨之外

裝帖

古帖宜以文木薄一分許爲板面上刻碑額卷數次則用厚紙五分許以古色錦或

青花白地錦爲面不可用綾及雜彩色更須製匣以藏之宜少方闊不可狹長濶狹不等以白鹿紙廂邊不可用絹十册爲匣大小如一式乃佳

宋板

藏書貴宋刻大都書寫肥瘦有則佳者有歐柳筆法紙質勻潔墨色清潤至於格用單邊字多諱筆雖辨証之一端然非考據要訣也書以班范二書左傳國語老莊史記文選諸子爲第一名家詩文雜記道釋等書次之紙白板心綿紙者爲上竹紙活襯者亦可觀糊背批點不蓄可也

懸畫月令

歲朝宜宋畫福神及古名賢像元宵前後宜看燈傀儡正二月宜春遊仕女梅杏山茶玉蘭桃李之屬三月三日宜宋畫眞武

像清明前後宜牡丹芍藥四月八日宜宋元人畫佛及宋繡佛像十四宜宋畫純陽像端五宜眞人玉符及宋元名筆端陽景龍舟艾虎五毒之類六月宜宋元大樓閣大幅山水蒙密樹石大幅雲山採蓮避暑等圖七夕宜穿鍼乞巧天孫織女樓閣芭蕉仕女等圖八月宜古桂或天香書屋等圖九十月宜菊花芙蓉秋江秋山楓林等

圖十一月宜雪景蠟梅水仙醉楊妃等圖十二月宜鍾馗迎福驅魅嫁魅臘月廿五宜玉帝五色雲車等圖至如移家則有葛仙移居等圖稱壽則有院畫壽星王母等圖祈晴則有東君祈雨則有古畫風雨神龍春雷起蟄等圖立春則有東皇太乙等圖皆隨時懸挂以見歲時節序若大幅神圖及杏花燕子紙帳梅過牆梅松柏鶴鹿

壽意之類一落俗套斷不宜懸至如宋元小景枯木竹石四幅大景又不當以時序論也

長物志卷五　終

長物志卷六

雁門文震亨編
吳興沈春澤定
東海徐成瑞校

几榻

古人製几榻雖長短廣狹不齊置之齋室必古雅可愛又坐臥依憑無不便適燕衎之暇以之展經史閱書畫陳鼎彝羅肴核施枕簟何施不可今人製作徒取雕繪文

飾以悅俗眼而古制蕩然令人慨歎實深志几榻第六

榻

坐高一尺二寸屏高一尺三寸長七尺有奇橫一尺五寸周設木格中實湘竹下座不虛三面靠背後背與兩傍等此榻之定式也有古斷紋者有元螺鈿者其製自然

古雅忌有四足或爲螳螂腿下承以板則可近有大理石鑲者有退光朱黑漆中刻竹樹以粉塡者有新螺鈿者大非雅器他如花楠紫檀烏木花梨照舊式制成俱可用一改長大諸式雖曰美觀俱落俗套更見元製榻有長一丈五尺濶二尺餘上無屏者蓋古人連牀夜臥以足抵足其製亦古然今却不適用

短榻

高尺許長四尺置之佛堂書齋可以習靜坐禪談玄揮麈更便斜倚俗名彌勒榻

几

以怪樹天生屈曲若環若帶之半者爲之橫生三足出自天然摩弄滑澤置之榻上或蒲團可倚手頓顙又見圖畫中有古人架足而臥者製亦奇古

禪椅

以天台藤爲之或得古樹根如虬龍詰曲臃腫槎牙四出可挂瓢笠及數珠瓶鉢等器更須瑩滑如玉不露斧斤者爲佳近見有以五色芝粘其上者頗爲添足

天然几

以文木如花梨鐵梨香楠等木爲之第以濶大爲貴長不可過八尺厚不可過五寸

飛角處不可太尖須平圓乃古式照倭几下有拖尾者更奇不可用四足如書卓式或以古樹根承之不則用木如臺面濶厚者空其中略彫雲頭如意之類不可雕龍鳳花草諸俗式近時所製狹而長者最可厭

書卓

中心取濶大四週廂邊濶僅半寸許足稍

矮而細則其製自古凡狹長混角諸俗式俱不可用漆者尤俗

壁桌

長短不拘但不可過濶飛雲起角螳螂足諸式俱可供佛或用大理及祁陽石鑲者出舊製亦可

方桌

舊漆者最多須取極方大古朴列坐可十

數人者以供展玩書畫若近製八仙等式僅可供宴集非雅器也燕几別有譜圖

臺几

倭人所製種類大小不一俱極古雅精麗有鍍金鑲四角者有嵌金銀片者有暗花者價俱甚貴近時倣舊式為之亦有佳者以置尊彝之屬最古若紅漆狹小三角諸式俱不可用

椅

椅之製最多曾見元螺鈿椅大可容二人其製最古烏木鑲大理石者最稱貴重然亦須照古式為之總之宜矮不宜高宜濶不宜狹其摺疊單靠吳江竹椅專諸禪椅諸俗式斷不可用踏足處須以竹鑲之庶歷久不壞

杌

杌有二式方者四面平等長者亦可容二

人並坐圓杌須大四足撤出古亦有螺鈿朱黑漆者竹杌及縚環諸俗式不可用

櫈

櫈亦用狹邊廂者為雅以川柏為心以烏木廂之最古不則竟用雜木黑漆者亦可用

交牀

即古胡牀之式兩都有嵌銀銀鉸釘圓木者携以山遊或舟中用之最便金漆摺疊者俗不堪用

櫥

藏書櫥須可容萬卷愈濶愈古惟深僅可容一冊即濶至丈餘門必用二扇不可用四及六小櫥以有座者爲雅四足者差俗即用足亦必高尺餘下用櫥殿僅宜二尺

不則兩櫥疊置矣櫥殿以空如一架者爲雅小櫥有方二尺餘者以置古銅玉小器爲宜大者用杉木爲之可辟蠹小者以湘妃竹及豆瓣楠赤水椤古黑漆斷紋者爲甲品雜木亦俱可用但式貴去俗耳鉸釘忌用白銅以紫銅照舊式兩頭尖如梭子不用釘釘者爲佳竹櫥及小木直楞一則市肆中物一則藥室中物俱不可用小者

有內府填漆有日本所製皆奇品也經櫥用朱漆式稍方以經冊多長耳

架

書架有大小二式大者高七尺餘濶倍之上設十二格每格僅可容書十冊以便檢取下格不可置書以近地卑濕故也足亦當稍高小者可置几上二格平頭方木竹架及朱黑漆者俱不堪用

佛廚佛桌

用朱黑漆須極華整而無脂粉氣有內府雕花者有古漆斷紋者有日本製者俱自然古雅近有以斷紋器湊成者若製作不俗亦自可用若新漆八角委角及建窰佛像斷不可用也

牀

以宋元斷紋小漆牀爲第一次則內府所

製獨眠牀又次則小木出高手匠作者亦自可用禾嘉粵東有摺疊者舟中攜置亦便若竹牀及飄簷拔步彩漆卍字回紋等式俱俗近有以柏木琢細如竹者甚精宜閨閤及小齋中

廂

倭廂黑漆嵌金銀片大者盈尺其鉸釘鎖鑰俱奇巧絶倫以置古玉重器或晉唐小

卷最宜又有一種差大式亦古雅作方勝纓絡等花者其輕如紙亦可置卷軸香藥雜玩齋中宜多畜以備用又有一種古斷紋者上員下方乃古人經廂以置佛坐間亦不俗

屏

屏風之制最古以大理石鑲下座精細者爲貴次則祁陽石又次則花蕊石不得舊者亦須倣舊式爲之若紙糊及圍屏木屏俱不入品

脚凳

以木製滚凳長二尺濶六寸高如常式中分一鐺内二空中車圓木二根兩頭留軸轉動以脚踹軸滚動往來盖湧泉穴精氣所生以運動爲妙竹踏凳方而大者亦可用古琴磚者狹小者夏月用作踏凳甚凉

長物志卷六終

長物志卷七

雁門文震亨編
天水趙偩光定
東海徐成瑞校

器具

古人製器尚用不惜所費故制作極備非若後人苟且上至鐘鼎刀劍盤匜之屬下至隃糜側理皆以精良爲樂匪徒銘金石

尚款識而已今人見聞不廣又習見時世所尚遂致雅俗莫辨更有專事絢麗目不識古軒窓几案毫無韻物而侈言陳設未之敢輕許也志器具第六

香鑪

三代秦漢鼎彝及官哥定窰龍泉宣窰皆以備賞鑒非日用所宜惟宣銅彝鑪稍大者最爲適用宋姜鑄亦可惟不可用神鑪太乙及鎏金白銅雙魚象鬲之類尤忌者雲間潘銅胡銅所鑄八吉祥倭景百釘諸俗式及新製建窰五色花窰等鑪又古青綠博山亦可間用木鼎可置山中石鼎惟以供佛餘俱不入品古人鼎彝俱有底蓋今人以木爲之烏木者最上紫檀花梨俱可忌菱花葵花諸俗式鑪頂以宋玉帽頂及角端海獸諸樣隨鑪大小配之瑪瑙水

晶之屬舊者亦可用

香合

宋剔合色如珊瑚者爲上古有一劍環二花草三人物之說又有五色漆胎刻法深淺隨妝露色如紅花綠葉黃心黑石者次之有倭盒三子五子者有倭撞金銀片者有果園厰大小二種底蓋各置一厰花色不等故以一合爲貴有内府塡漆合俱可

用小者有定窰鐃窰簇段串鈴二式餘不入品尤忌描金及書金字徽人剔漆并磁合即宣成嘉隆等窰俱不可用

隔火

鑪中不可斷火即不焚香使其長溫方有意趣且灰燥易燃謂之活灰隔火砂片第一定片次之玉片又次之金銀不可用以火浣布如錢大者銀鑲四圍供用尤妙

匙筯

紫銅者佳雲間胡文明及南都白銅者亦可用忌用金銀及長大填花諸式

筯瓶

官哥定窰者雖佳不宜日用吳中近製短頸細孔者插筯下重不仆銅者不入品

袖鑪

熏衣炙手袖鑪最不可少以倭製漏空罩蓋漆鼓爲上新製輕重方圓二式俱俗製也

手鑪

以古銅青綠大盆及簠簋之屬爲之宣銅獸頭三脚鼓鑪亦可用惟不可用黃白銅及紫檀花梨等架脚鑪舊鑄有頫仰蓮坐細錢紋者有形如匜者最雅被鑪有香毬等式俱俗竟廢不用

香筒

舊者有李文甫所製中雕花鳥竹石略以古簡爲貴若太涉脂粉或雕鏤故事人物便稱俗品亦不必置懷袖間

筆格

筆格雖爲古製然既用研山如靈壁英石峰巒起伏不露斧鑿者爲之此式可廢古玉有山形者有舊玉子母猫長六七寸白

玉爲母餘取玉玷或純黃純黑玳瑁之類爲子者古銅有鏒金雙螭挽格有十二峯爲格有單螭起伏爲格窰器有白定三山五山及卧花哇者俱藏以供玩不必置几研間俗子有以老樹根枝蟠曲萬狀或爲龍形爪牙俱備者此俱最忌不可用

筆牀

筆牀之製世不多見有古鎏金者長六七

寸高寸二分濶二寸餘上可卧筆四矢然形如一架最不美觀即舊式可廢也

筆屏

鑲以插筆亦不雅觀有宋內製方圓玉花版有大理舊石方不盈尺者置几案間亦爲可厭竟廢此式可也

筆筒

湘竹栟櫚者佳毛竹以古銅鑲者爲雅紫檀烏木花梨亦間可用忌八稜菱花式陶者有古白定竹節者最貴然艱得大者青冬磁細花及宣窰者俱可用又有鼓樣中有孔插筆及墨者雖舊物亦不雅觀

筆船

紫檀烏木細鑲竹篾者可用惟不可以牙玉爲之

筆洗

玉者有鉢盂洗長方洗玉環洗古銅者有古鏒金小洗有青綠小盂有小釜小巵匜此五物原非筆洗今用作洗最佳陶者有官哥葵花洗磬口洗四捲荷葉洗捲口䈀段洗龍泉有雙魚洗菊花洗百折洗定窰有三箍洗梅花洗方池洗宣窰有魚藻洗葵瓣洗磬口洗鼓樣洗俱可用忌絛環及青白相間諸式又有中盞作洗邊盤作筆

覘者此不可用

筆覘

定窰龍泉小淺碟俱佳水晶琉璃諸式俱不雅有玉碾片葉爲之者尤俗

水中丞

銅性猛貯水久則有毒易脆筆故必以陶者爲佳古銅入土歲久與窰器同惟宜銅則斷不可用玉者有元口瓮腹大僅如拳

古人不知何用今以盛水最佳古銅者有小尊罍小甑之屬俱可用陶者有官哥瓮肚小口缽盂諸式近有陸子岡所製獸面錦地與古尊罍同者雖佳器然不入品

水注

古銅玉俱有辟邪蟾蜍天鷄天鹿半身鸕鷀杓鏒金鴈壺諸式滴子一合者爲佳有銅鑄眠牛以牧童騎牛作注管者最俗大抵鑄爲人形卽非雅器又有犀牛天祿龜龍天馬口啣小盂者皆古人注油點燈非水滴也陶者有官哥白定方圓立瓜臥瓜雙桃蓮房蔕葉茄壺諸式宣窰有五采桃注石榴雙瓜雙鴛諸式俱不如銅者爲雅

糊斗

有古銅有蓋小提卣大如拳上有提梁索股者有瓮肚如小酒杯式乘方座者有三

箍長桶下有三足姜鑄回文小方斗俱可用陶者有定窰蒜蒲長礶哥窰方斗如斛中置一梁者然不如銅者便于出洗

蠟斗

古人以蠟代糊故緘封必用蠟斗爕之今雖不用蠟亦可收以充玩大者亦可作水杓

鎭紙

玉者有古玉兎玉牛玉馬玉鹿玉羊玉蟾蜍蹲虎辟邪子母螭諸式最古雅銅者有青綠蝦蟆蹲虎蹲螭眠犬鎏金辟邪臥馬龜龍亦可用其瑪瑙水晶官哥定窯俱非雅器宣銅馬牛猫犬狻猊之屬亦有絕佳者

壓尺

以紫檀烏木爲之上用舊玉璏爲紐俗所

稱昭文帶是也有倭人鏒金雙桃銀葉爲紐雖極工緻亦非雅物又有中透一竅内藏刀錐之屬者尤爲俗製

秘閣

以長樣古玉璏爲之最雅不則倭人所造黑漆秘閣如古玉圭者質輕如紙最妙紫檀雕花及竹雕花巧人物者俱不可用

貝光

古以貝螺爲之今得水晶瑪瑙古玉物中有可代者更雅

裁刀

有古刀筆青綠裹身上尖下圓長僅尺許古人殺青爲書故用此物今僅可供玩非利用也日本番夷有絕小者鋒甚利刀靶俱用鸂鶒木取其不染肥膩最佳滇中鏒金銀者亦可用溧陽崑山二種俱入惡道

而陸小拙爲尤甚矣

剪刀

有賓鐵剪刀外面起花鍍金内嵌回回字者製作極巧倭製摺疊者亦可用

書燈

有古銅駝燈羊燈龜燈諸葛燈俱可供玩而不適用有青綠銅荷一片檠架花朵於上古人取金蓮之意今用以爲燈最雅定

窑三臺宣窑二臺者俱不堪用錫者取舊製古朴矮小者爲佳

燈

閩中珠燈第一玳瑁琥珀魚魫次之羊皮燈名手如趙虎所畫者亦當多畜料絲出滇中者最勝丹陽所製有橫光不甚雅至如山東珠麥柴梅李花草百鳥百獸夾紗墨紗等製俱不入品燈樣以四方如屏中

穿花鳥清雅如畫者爲佳人物樓閣僅可于羊皮屏上用之他如蒸籠圈水精毬雙層三層者俱最俗篾絲者雖極精工華絢終爲酸氣曾見元時布燈最奇亦非時尚也

鏡

秦陀黑漆古光背質厚無文者爲上水銀古花背者次之有如錢小鏡滿背青綠嵌金銀五嶽圖者可供攜具菱角八角有柄方鏡俗不可用軒轅鏡其形如毬臥榻前懸挂取以辟邪然非舊式

鉤

古銅腰束絲鉤有金銀碧瑱嵌者有片金銀者有用獸爲肚者皆三代物也有羊頭鉤螳螂捕蟬鉤鏒金者皆秦漢物也齋中多設以備懸壁挂畫及拂塵羽扇等用最雅自寸以至盈尺皆可用

束腰

漢鉤漢玦僅二寸餘者用以束腰甚便稍大則便入玩器不可日用縚用沈香真紫餘俱非所宜

禪燈

高麗者佳有月燈其光白瑩如初月有日燈得火內照一室皆紅小者尤可愛高麗

有瓶仰蓮三足銅鑪原以置此今不可得別作小架架之不可製如角燈之式

香櫞盤

有古銅青綠盤有官哥定窰青冬磁龍泉大盤有宣德暗花白盤蘇麻尼青盤朱砂紅盤以置香櫞皆可此種出時山齋最不可少然一盆四頭既板且套或以大盆置二三十尤俗不如覓舊硃雕茶橐架一頭

以供清玩或得舊磁盆長樣者置二頭于几案間亦可

如意

古人用以指揮向往或防不測故煉鐵為之非直美觀而已得舊鐵如意上有金銀錯或隱或見古色濛然者最佳至如天生樹枝竹鞭等製皆廢物也

麈

古人用以清談今若對客揮麈便見之欲嘔矣然齋中懸挂壁上以備一種有舊玉柄者其拂以白尾及青綠為之雅若天生竹鞭萬歲藤雖玲瓏透漏俱不可用

錢

錢之為式甚多詳具錢譜有金嵌青綠刀錢可為籤如博古圖等書成大套者用之鵝眼貨布可挂杖頭

瓢

得小匾葫蘆大不過四五寸而小者半之以水磨其中布擦其外光彩瑩潔水濕不變塵汚不染用以懸挂杖頭及樹根禪椅之上俱可更有二瓢並生者有可為冠者俱雅其長腰鷺鷥曲項俱不可用

鉢

取深山巨竹根車旋為鉢上刻銘字或梵

青或五嶽圖塡以石青光潔可愛

花缾

古銅入土年久受土氣深以之養花花色鮮明不特古色可玩而巳銅器可插花者曰尊曰罍曰觚曰壺隨花大小用之磁器用官哥定窰古膽缾一枝缾小蓍草缾紙槌缾餘如閣花青花茄袋葫蘆細口匾肚瘦足藥罈及新鑄銅缾建窰等缾俱不入

清供尤不可用者鵝頸壁缾也古銅漢方缾龍泉均州缾有極大高二三尺者以插古梅最相稱缾中俱用錫作替管盛水可免破裂之患大都缾寧瘦無過壯寧大無過小高可一尺五寸低不過一尺乃佳

鐘磬

不可對設得古銅秦漢鎛鐘編鐘及古靈璧石磬聲淸韻遠者懸之齋室擊以淸耳磬有舊玉者股三寸長尺餘僅可供玩

杖

鳩杖最古蓋老人多咽鳩能治咽故也有三代立鳩飛鳩杖頭周身金銀塡嵌者餙于方竹筇竹萬歲藤之上最古杖須長七尺餘摩弄滑澤乃佳天台藤更有自然屈曲者一作龍頭諸式斷不可用

坐墩

冬月用蒲草爲之高一尺二寸四面編束細密堅實內用木車坐板以柱托頂外用錦餙暑月可置藤墩宮中有繡墩形如小鼓四角垂流蘇者亦精雅可用

坐團

蒲團大徑三尺者席地快甚棕團亦佳山中欲遠濕辟蟲以雄黃熬蠟作蠟布團亦雅

數珠

以金剛子小而花細者爲貴以宋做玉降魔杵玉五供養爲記總他如人頂龍充珠玉瑪瑙琥珀金珀水晶珊瑚硨磲者俱俗沉香伽南香者則可尤忌杭州小菩提子及灌香于内者

番經

常見番僧佩經或皮袋或漆匣大方三寸

厚寸許匣外兩傍有耳繫繩佩服中有經文更有貝葉金書彩畫天魔變相精巧細密斷非中華所及此皆方物可貯佛室與數珠同携

扇扇墜

羽扇最古然得古圖扇雕漆柄爲之乃佳他如竹篾紙糊竹根紫檀柄者俱俗又今之摺疊扇古稱聚頭扇乃日本所進彼中今尚有絕佳者展之盈尺合之僅兩指許所畫多作仕女乘車跨馬踏青拾翠之狀又以金銀屑飾地面及作星漢人物粗有形似其所染青綠奇甚專以空青海綠爲之眞奇物也川中蜀府製以進御有金鉸藤骨面薄如輕綃者最爲貴重内府別有彩畫五毒百鶴鹿百福壽等式差俗然亦華絢可觀徽杭亦有稍輕雅者姑蘇最重

書畫扇其骨以白竹棕竹烏木紫白檀湘妃眉綠等爲之間有用牙及玳瑁者有員頭直根緇環結子板板花諸式素白金面購求名筆圖寫佳者價絕高其匠作則有李昭李贊馬勳蔣三柳玉臺沈少樓諸人皆高手也紙敝墨渝不堪懷袖別裝卷冊以供玩相沿既久習以成風至稱爲姑蘇人事然實俗製不如川扇適用耳扇墜夏

月用伽楠沉香爲之漢玉小玦及琥珀眼
掠皆可香串緬茄之屬斷不可用

枕

有書枕用紙三大卷狀如碗品字相疊束
縛成枕有舊窑枕長二尺五寸闊六寸者
可用長一尺者謂之尸枕乃古墓中物不
可用也

簟

茭葦出滿喇伽國生于海之洲渚岸邊葉
性柔軟織爲細簟冬月用之愈覺溫暖夏
則蘄州之竹簟最佳

琴

琴爲古樂雖不能操亦須壁懸一牀以古
琴歷年既久漆光退盡紋如梅花黯如烏
木彈之聲不沉者爲貴琴軫犀角象牙者
雅以蚌朱爲徽不貴金玉絃用白色柘絲
古人雖有朱絃清越等語不如素質有天
然之妙唐有雷文張越宋有施木舟元有
朱致遠國朝有惠祥高騰祝海鶴及樊氏
路氏皆造琴高手也挂琴不可近風露日
色琴囊須以舊錦爲之軫上不可用紅綠
流蘇抱琴勿横夏月彈琴但宜早晚午則
汗易汙且太燥脆絃

琴臺

以河南鄭州所造古郭公磚上有方勝及
象眼花者以作琴臺取其中空發響然此
實宜置盆景及古石當更制一小几長過
琴一尺高二尺八寸闊容三琴者爲雅坐
用胡牀兩手更便運動須比他坐稍高則
手不費力更有紫檀爲邊以錫爲池水晶
爲面者于臺中置水蓄魚藻實俗製也

研

研以端溪為上出廣東肇慶府有新舊坑上下巖之辨石色深紫襯手而潤叩之清遠有重暈青綠小鸜鵒眼者為貴其次色赤呵之乃潤更有紋慢而大者乃西坑石不甚貴也又有天生石子溫潤如玉摩之無聲發墨而不壞筆眞希世之珍有無眼而佳者若白端青綠端非眼不辨黑端出湖廣辰沅二州亦有小眼但石質粗燥非

端石也更有一種出婺源歙山龍尾溪亦有新舊二坑南唐時開至北宋已取盡故舊硯非宋者皆此石石有金銀星及羅紋刷絲眉子青黑者尤貴黎溪石出湖廣常德辰州二界石色淡青內深紫有金線及黃脈俗所謂紫袍金帶者是洮溪研出陝西臨洮府河中石綠色潤如玉衢研出衢州開化縣有極大者色黑熟鐵研出青州

古瓦研出相州澄泥研出虢州研之樣製不一宋時進御有玉臺鳳池玉環玉堂諸式今所稱貢研世絕重之以高七寸濶四寸下可容一拳者為貴不知此特進奉一種其製最俗余所見宣和舊硯有絕大者有小八棱者皆古雅渾朴別有圓池東坡瓢形斧形端明諸式皆可用葫蘆樣稍俗至如雕鏤二十八宿鳥獸龜龍天馬及以

眼為七星形剝落研質嵌古銅玉器于中皆入惡道研須日滌去其積墨敗水則墨光瑩澤惟研池邊斑駁墨跡久浸不浮者名曰墨鏽不可磨去硯用則貯水畢則乾之滌硯用蓮房殼去垢起滯又不傷研大忌滚水磨墨茶酒俱不可尤不宜令頑童特洗研匣宜用紫黑二漆不可用五金蓋金能燥石至如紫檀烏木及雕紅彩漆俱

俗不可用

筆

尖齊圓健筆之四德蓋毫堅則尖毫多則齊用䄈貼襯得法則毫束而圓用純毫附以香狸角水得法則用久而健此製筆之訣也古有金銀管象管玳瑁管玻瓈管鏤金綠沈管近有紫檀雕花諸管俱俗不可用惟斑管最雅不則竟用白竹尋丈書筆

以木爲管亦俗當以筇竹爲之蓋竹細而節大易于把握筆頭式須如尖筍細腰葫蘆諸樣僅可作小書然亦時製也畫筆杭州者佳古人用筆洗蓋書後即滌去滯墨毫堅不脫可耐久筆敗則瘞之故云敗筆成塚非虛語也

墨

墨之妙用質取其輕煙取其清嗅之無香摩之無聲若晉唐宋元書畫皆傳數百年墨色如漆神氣完好此佳墨之效也故用墨必擇精品且日置几案間即樣製亦須近雅如朝官魁星寶瓶墨玦諸式即佳亦不可用宣德墨最精幾與宣和內府所製同當蓄以供玩或以臨摹古書畫蓋膠色已退盡惟存墨光耳唐以奚廷珪爲第一張遇第二廷珪至賜國姓今其墨幾與珍

寶同價

紙

古人殺青爲書後乃用紙北紙用橫簾造其紋橫其質鬆而厚謂之側理南紙用竪簾二王真蹟多是此紙唐人有硬黃紙以黃蘗染成取其辟蠹蜀妓薛濤爲紙名十色小箋又名蜀箋宋有澄心堂紙有黃白經箋可揭開用有碧雲春樹龍鳳團花金

花等箋有匹紙長三丈至五丈有彩色粉箋及藤白鵠白蠶繭等紙元有彩色粉箋蠟箋黃箋花箋羅紋箋皆出紹興有白籙觀音清江等紙皆出江西山齋俱當多蓄以備用國朝連七觀音奏本榜紙俱不佳惟大內用細密灑金五色粉箋堅厚如板面砑光如白玉有印金花五色箋有青紙如段素俱可寶近吳中灑金紙松江潭箋

俱不耐久涇縣連四最佳高麗別有一種以綿繭造成色白如綾堅韌如帛用以書寫發墨可愛此中國所無亦奇品也

劍

今無劍客故世少名劍即鑄劍之法亦不傳古劍銅鐵互用陶弘景刀劍錄所載有屈之如鉤縱之直如絃鏗然有聲者皆目所未見近時莫如倭奴所鑄青光射人曾見古銅劍青綠四裹者蓄之亦可愛玩

印章

以青田石瑩潔如玉照之燦若燈輝者爲雅然古人實不重此五金牙玉水晶木石皆可爲之惟陶印則斷不可用即官哥青冬等窰皆非雅器也古鏒金鍍金細錯金銀商金青綠金玉瑪瑙等印篆刻精古鈕式奇巧者皆當多畜以供賞鑒印池以官

哥窰方者爲貴定窰及八角委角者次之青花白地有蓋長樣俱俗近做周身連蓋滚螭白玉印池雖工緻絕倫然不入品所見有三代玉方池内外土銹血侵不知何用今以爲印池甚古然不宜日用僅可備文具一種圖書匣以豆瓣楠赤水欏爲之方樣套盖不則退光素漆者亦可用他如剔漆填漆紫檀鑲嵌古玉及毛竹攢竹者

俱不雅觀

文具

文具雖時尚然出古名匠手亦有絕佳者以豆瓣楠癭木及赤水欏為雅他如紫檀花梨等木皆俗三格一替替中置小端硯一筆覘一書冊一小硯山一宣德墨一倭漆墨匣一首格置玉秘閣一古玉或銅鎮紙一賓鐵古刀大小各一古玉柄棕帚一

筆船一高麗筆二枝次格古銅水盂一糊斗蠟斗各一古銅水杓一青綠鎏金小洗一下格稍高置小宣銅彝鑪一宋剔合一倭漆小撞白定或五色定小合各一矮小花尊或小注一圖書匣一中藏古玉印池古玉印鎏金印絕佳者數方倭漆小梳匣一中置玳瑁小梳及古玉[redacted]匣等器古犀玉小盃二他如古玩中有精雅者皆可入之以供玩賞

梳具

以癭木為之或日本所製其纏絲竹絲螺鈿雕漆紫檀等俱不可用中置玳瑁梳玉剔帚玉缸玉合之類即非秦漢間物亦以稍舊者為佳若使新俗諸式闌入便非韻士所宜用矣

海論銅玉雕刻窰器

三代秦漢人製玉古雅不煩即如子母螭臥蠶紋雙鉤碾法宛轉流動細入毫髮涉世既久土繡血侵最多惟翡翠色水銀色為銅侵者特一二見耳玉以紅如雞冠者為最黃如蒸栗白如截肪者次之黑如點漆青如新柳綠如鋪絨者又次之今所尚翠色通明如水晶者古人號為碧非玉也玉器中圭璧最貴鼎彝觚尊杯注環玦次

之鈎束鎮紙玉璏充耳剛卯瑱珈珌琫印章之類又次之琴劍觹佩扇墜又次之銅器鼎彝觚尊敦鬲最貴匜卣罍觶次之簠簋鐘注歃血盆奩花囊之屬又次之三代之辨商則質素無文周則雕篆細密夏則嵌金銀細巧如髮欵識少者一二字多則二三十字其或二三百字者定周末先秦時器篆文夏用鳥跡商用蟲魚周用大篆

秦以大小篆漢以小篆三代用陰欵秦漢用陽欵間有凹入者或用刀刻如鐫碑亦有無欵者蓋民間之器無功可紀不可遽謂非古也有謂銅氣入土久土氣濕蒸鬱而成青入水久水氣滷浸潤而成綠然亦不盡然第銅氣清瑩不雜易發青綠耳銅色褐色不如硃砂硃砂不如綠綠不如青青不如水銀水銀不如黑漆黑漆最易偽

造余謂必以青綠爲上偽造有冷冲者有屑湊者有燒斑者皆易辨也窰器柴窰最貴世不一見聞其製青如天明如鏡薄如紙聲如磬未知然否官哥汝窰以粉青色爲上淡白次之油灰最下紋取冰裂鱔血鐵足爲上梅花片墨紋次之細碎紋最下官窰隱紋如蟹爪哥窰隱紋如魚子定窰以白色而加以泑水如淚痕者佳紫色黑

色俱不貴均州窰色如胭脂者爲上青若葱翠紫若墨色者次之雜色者不貴龍泉窰甚厚不易茅蔑第工匠稍拙不甚古雅宜窰冰裂鱔血紋者與官哥同隱紋如橘皮紅花青花者俱鮮彩奪目堆垛可愛又有元燒樞府字號亦有可取至于永樂細欵青花杯成化五彩葡萄杯及純白薄如琺瑯者今皆極貴實不甚雅雕刻精妙者

以宋爲貴俗子輒論金銀胎最爲可笑盖其妙處在刀法圓熟藏鋒不露用朱極鮮漆堅厚而無敲裂所刻山水樓閣人物鳥獸皆儼若圖畫爲佳絶耳元時張成楊茂二家亦以此技擅名一時國朝果園厰所製刀法視宋尚隔一籌然亦精細至于雕刻器皿宋以詹成爲首國朝則夏白服擅名宣廟絶賞之吴中如賀四李文甫陸子岡皆後來繼出高手第所刻必以白玉琥珀水晶瑪瑙等爲佳器若一涉竹木便非所貴至于雕刻果核雖極人工之巧終是惡道

長物志卷七終

長物志卷八

雁門文震亨編
太原王　留定
東海徐成瑞校

衣飾

衣冠製度必與時宜吾儕既不能披鶡帶索又不當綴玉垂珠要須夏葛冬裘被服嫺雅居城市有儒者之風入山林有隱逸之象若徒染五采飾文繢與銅山金穴之子侈靡鬭麗亦豈詩人粲粲衣服之旨乎至于蟬冠朱衣方心曲領玉珮朱履之爲漢服也幞頭大袍之爲隨服也紗帽圓領之爲唐服也簷帽襴衫申衣幅巾之爲宋服也巾環襈領帽子繫腰之爲金元服也方巾團領之爲國朝服也皆歷代之制非所敢輕議也志衣飾第八

道服

製如中衣以白布爲之四邊延以緇色布或用茶褐爲袍緣以皂布有月衣鋪地如月披之則如鶴氅二者用以坐禪策蹇披雪避寒俱不可少

禪衣

以灑海剌爲之俗名瑣哈剌蓋番語不易辨也其形似胡羊毛片縷縷下垂緊厚如氈其用耐久來自西域聞彼中亦甚貴

被

以五色氍毹爲之亦出西番闊僅尺許與瑣哈剌相類但不緊厚次用山東繭紬最耐久其落花流水紫白等錦皆以美觀不甚雅以真紫花布爲大被嚴寒用之有畫百蝶于上稱爲蝶夢者亦俗古人用蘆花爲被今却無此製

褥

京師有摺疊臥褥形如圍屏展之盈丈收之僅二尺許厚三四寸以錦爲之中實以燈心最雅其椅榻等褥皆用古錦爲之錦既敝可以裝潢卷冊

絨單

出陝西甘肅紅者色如珊瑚然非幽齋所宜本色者最雅冬月可以代席狐腋貂褥不易得此亦可當溫柔鄉矣氈者不堪用青氈用以襯書大字

帳

冬月以繭紬或紫花厚布爲之紙帳與紬絹等帳俱俗錦帳帕帳俱閨閣中物夏月以蕉布爲之然不易得吳中青撬紗及花手巾製帳亦可有以畫絹爲之有寫山水墨梅于上者此皆欲雅反俗更有作大帳

號爲漫天帳夏月坐臥其中置几榻櫥架等物雖適意亦不古寒月小齋中製布帳于牕檻之上青紫二色可用

冠

鐵冠最古犀玉琥珀次之沉香葫蘆者又次之竹籜癭木者最下製惟偃月高士二式餘非所宜

巾

漢巾去唐式不遠今所尚披雲巾最俗或自以意爲之幅巾最古然不便于用

笠

細藤者佳方廣二尺四寸以皂絹綴簷山行以遮風日又有葉笠羽笠此皆方物非可常用

履

冬月秧履最適且可煖足夏月棕鞋惟溫州者佳若方舄等樣製作不俗者皆可爲濟勝之具

長物志卷八終

長物志卷九

雁門文震亨編
譙國婁　堅定
東海徐成瑞校

舟車

舟之習于水也弘舸連軸巨檻接艫既非素士所能辦蜻蛉蚱蜢不堪起居要使軒窗闌檻儼若精舍室陳厦饗靡不咸宜用

之祖遠餞近以暢離情用之登山臨水以宣幽思用之訪雪載月以寫高韻或芳辰綴賞或艷女采蓮或子夜清聲或中流歌舞皆人生適意之一端也至如濟勝之具籃輿最便但使製度新雅便堪登高涉遠寧必飾以珠玉錯以金貝被以繢罽藉以簟茀縷以鈎膺文以輪轅約以鑣華和以鳴鸞乃稱周行魯道哉志舟車第九

巾車

今之肩輿卽古之巾車也第古用牛馬今用人車實非雅士所宜出閭廣者精麗且輕便楚中有以藤為扛者亦佳近金陵所製纏藤者頗俗

籃轝

山行無濟勝之具則籃轝似不可少武林所製有坐身踏足處俱以繩絡者上下峻

坂皆平最為適意惟不能避風雨有上置一架可張小幔者亦不雅觀

舟

形如劃船底惟平長可三丈有餘頭濶五尺分為四倉中倉可容賓主六人置卓凳筆牀酒鎗鼎彝盆玩之屬以輕小為貴前倉可容僮僕四人置壺榼茗鑪茶具之屬後倉隔之以板傍容小弄以便出入中置

一榻一小几小厨上以板承之可置書卷筆硯之屬榻下可置衣廂虎子之屬幔以板不以蓬簟兩傍不用欄楯以布絹作帳用蔽東西日色無日則高捲捲以帶不以鈎他如樓船方舟諸式皆俗

小船

長丈餘濶三尺許置于池塘中或時鼓枻中流或時繫于柳陰曲岸執竿把釣弄月

吟風以藍布作一長幔兩邊走簷前以二竹爲柱後縛船尾釘兩圈處一童子刺之

長物志卷九終

長物志卷十

雁門文震亨編
京兆宋繼祖定
東海徐成瑞校

位置

位置之法煩簡不同寒暑各異高堂廣榭曲房奥室各有所宜即如圖書鼎彝之屬亦須安設得所方如圖畫雲林清秘高梧

古石中僅一几一榻令人想見其風致眞令神骨俱冷故韻士所居入門便有一種高雅絕俗之趣若使前堂養鷄牧豕而後庭侈言澆花洗石政不如凝塵滿案環堵四壁猶有一種蕭寂氣味耳志位置第十

坐几

天然几一設于室中左偏東向不可迫近牕檻以逼風日几上置舊研一筆筒一筆

硯一水中丞一研山一古人置研俱在左以墨光不閃眼且于燈下更宜書册鎮紙各一時時拂拭使其光可鑒乃佳

坐具

湘竹榻及禪椅皆可坐冬月以古錦製縟或設皐比俱可

椅榻屏架

齋中僅可置四椅一榻他如古須彌座短

榻矮几壁几之類不妨多設忌靠壁平設數椅屏風僅可置一面書架及櫥俱列以置圖史然亦不宜太雜如書肆中

懸畫

懸畫宜高齋中僅可置一軸于上若懸兩壁及左右對列最俗長畫可挂高壁不可用挨畫竹曲挂畫卓可置奇石或時花盆景之屬忌置朱紅漆等架堂中宜挂大幅

横披齋中宜小景花鳥若單條扇面斗方挂屏之類俱不雅觀畫不對景其言亦謬

置鑪

于日坐几上置倭臺几方大者一上置鑪一香盒大者一置生熟香小者二置沉香香餅之類筯瓶一齋中不可用二鑪不可置于挨畫卓上及瓶盒對列夏月宜用磁鑪冬月用銅鑪

置缾

隨缾製置大小倭几之上春冬用銅秋夏用磁堂屋宜大書室宜小貴銅瓦賤金銀忌有環忌成對花宜瘦巧不宜煩雜若插一枝須擇枝柯奇古二枝須高下合插亦止可一二種過多便如酒肆惟秋花插小缾中不論供花不可閉牕戶焚香煙觸即萎水仙尤甚亦不可供于畫卓上

小室

几榻俱不宜多置但取古製狹邊書几一置于中上設筆硯香合薰鑪之屬俱小而雅別設石小几一以置茗甌茶具小榻一以供偃臥趺坐不必挂畫或置古奇石或以小佛櫥供鎏金小佛于上亦可

臥室

地屏天花板雖俗然臥室取乾燥用之亦

可第不可彩畫及油漆耳面南設臥榻一榻後別留半室人所不至以置薰籠衣架盥匜廂奩書燈之屬榻前僅置一小几不設一物小方杌二小櫥一以置香藥玩器室中精潔雅素一涉絢麗便如閨閣中非幽人眠雲夢月所宜矣更須穴壁一貼為壁牀以供連牀夜話下用抽替以置履襪庭中亦不須多植花木第取異種宜秘惜者置一株于中更以靈璧英石伴之

亭榭

亭榭不蔽風雨故不可用佳器俗者又不可耐須得舊漆方面粗足古朴自然者置之露坐宜湖石平矮者散置四傍其石墩瓦墩之屬俱置不用尤不可用朱架架官磚于上

敞室

長夏宜敞室盡去窗檻前梧後竹不見日色列木几極長大者于正中兩傍置長榻無屏者各一不必挂畫蓋佳畫夏日易燥且後壁洞開亦無處宜懸挂也北牕設湘竹榻置簟于上可以高臥几上大硯一青綠水盆一尊彝之屬俱取大者置建蘭一二盆于几案之側奇峯古樹清泉白日不妨多列湘簾四垂望之如入清涼界中

佛室

內供烏絲藏佛一尊以金鏒甚厚慈容端整妙相具足者爲上或宋元脫紗大士像俱可用古漆佛橱若香象唐象及三尊並列接引諸天等象號曰一堂并朱紅小木等橱皆僧寮所供非居士所宜也長松石洞之下得古石像最佳案頭以舊磁淨瓶獻花淨碗酌水石鼎爇印香夜燃石燈其

鐘磬幡幢几榻之類次第鋪設俱戒纖巧鐘磬尤不可並列用古倭漆經厨以盛梵典庭中列施食臺一幡竿一下用古石蓮座石幢一幢下植雜艸花數種石須古製不則亦以水蝕之

長物志卷十終

長物志卷十一

雁門文震亨編
汝南周永年定
東海徐成瑞校

蔬果

田文坐客上客食肉中客食魚下客食菜此便開千古勢利之祖吾曹談芝討桂既不能餌菊朮啖花草乃層酒累肉以供口

食眞可謂穢我素業古人蘋蘩可薦蔬筍可羞顧山肴野蔌須多預蓄以供長日清談閒宵小飲又如酒鎗皿合皆須古雅精潔不可毫涉市販屠沽氣又當多藏名酒及山珍海錯如鹿脯荔枝之屬庶令可口悅目不特動指流涎而已志蔬果第十一

櫻桃

櫻桃古名楔桃一名朱桃一名英桃又爲

鳥所含故禮稱含桃盛以白盤色味俱絶
南都曲中有英桃脯中置玫瑰瓣一味亦
甚佳價甚貴

桃李梅杏

桃易生故諺云白頭種桃其種有匾桃墨
桃金桃鷹嘴脫核蟠桃以蜜煮之味極美
李品在桃下有粉青黃姑二種別有一種
曰嘉慶子味微酸北人不辨梅杏熟時乃

別梅接杏而生者曰杏梅又有消梅入口
即化脆美異常雖果中凡品然却暍止渴
亦自有致

橘橙

橘爲木奴旣可供食又可獲利有綠橘金
橘蜜橘匾橘數種皆出自洞庭別有一種
小于閩中而色味俱相似名漆楪紅者更
佳出衢州者皮薄亦美然不多得山中人

更以落地未成實者製爲橘藥醎者較勝
黃橙堪調膾古人所謂金虀若法製丁片
皆稱俗味

柑

柑出洞庭者味極甘出新莊者無汁以刀
剖而食之更有一種粗皮名蜜羅柑亦美
小者曰金柑圓者曰金豆

香櫞

大如柸盂香氣馥烈吳人最尚以磁盆盛
供取其瓤拌以白糖亦可作湯除酒渴又
有一種皮稍粗厚者香更勝

枇杷

枇杷獨核者佳株葉皆可愛一名款冬花
薦之果奩色如黃金味絶美

楊梅

吳中佳菓與荔枝並擅高名各不相下出

光福山中者最美彼中人以漆盤盛之色與漆等一斤僅二十枚眞奇味也生當暑中不堪涉遠吳中好事家或以輕橈郵置或買舟就食出他山者味酸色亦不紫有以燒酒浸者色不變而味淡蜜漬者色味俱惡

葡桃

有紫白二種白者曰水晶萄味差亞于紫

荔枝

荔枝雖非吳地所種然果中名裔人所共愛紅塵一騎不可謂非解事人彼中有蜜漬者色亦白第殼已殷所謂紅襦白玉膚亦在流想間而已龍眼稱荔枝奴香味不及種類頗少價乃更貴

棗

棗類極多小核色赤者味極美棗脯出金陵南棗出浙中者俱貴甚

生棃

棃有二種花瓣圓而舒者其果甘缺而皺者其果酸亦易辨出山東有大如瓜者味絕脆入口即化能消痰疾

栗

杜甫寓蜀採栗自給山家禦窮莫此爲愈出吳中諸山者絕小風乾味更美出吳興

者從溪水中出易壞煨熟乃佳以橄欖同食名爲梅花脯謂其口作梅花香然實不盡然也

銀杏

葉如鴨脚故名鴨脚子雄者三棱雌者二棱園圃間植之雖所出不足充用然新綠時葉最可愛吳中諸刹多有合抱者扶疎喬挺最稱佳樹

柿

柿有七絕一壽二多陰三無鳥巢四無蟲五霜葉可愛六嘉實七落葉肥大別有一種名燈柿小而無核味更美或謂柿接三次則全無核未知果否

菱

兩角爲菱四角爲芰吳中湖泖及人家池沼皆種之有青紅二種紅者最早名水紅

菱稍遲而大者曰雁來紅青者曰鸚哥青青而大者曰餛飩菱味最勝最小者曰野菱又有白沙角皆秋來美味堪與扁豆並薦

芡

芡花晝合宵展至秋作房如雞頭實藏其中故俗名雞豆有粳糯二種有大如小龍眼者味最佳食之益人若剝肉和糖擣爲糕糜眞味盡失

花紅

西北稱柰家以爲脯即今之蘋婆果是也生者較勝不特味美亦有清香吳中稱花紅即名林檎又名來禽似柰而小花亦可觀

石榴

石榴花勝于葉有大紅桃紅淡白三種千

葉者名餅子榴酷烈如火無實宜植庭際

西瓜

西瓜味甘古人與沉李並埒不僅蔬屬而已長夏消渴吻最不可少且能解暑毒

五加皮

久服輕身明目吳人于早春採取其芽焙乾點茶清香特甚味亦絕美亦可作酒服之延年

白扁豆

純白者味美補脾入藥秋深籬落當多種以供採食乾者亦須收數斛以足一歲之需

菌

雨後彌山遍野春時尤盛然蟄後蟲蛇始出有毒者最多山中人自能辨之秋菌味稍薄以火焙乾可點茶價亦貴

瓠

瓠類不一詩人所取抱甕之餘采之烹之亦山家一種佳味第不可與肉食者道耳

茄子

茄子一名落酥又名崑崙紫瓜種莧其傍同澆灌之茄莧俱茂新採者味絕美蔡遵爲吳興守齋前種白莧紫茄以爲常餚五馬貴人猶能如此吾輩安可無此一種味也

芋

古人以蹲鴟起家又云園收芋栗未全貧則禦窮一策芋爲稱首所謂煨得芋頭熟天子不如我且以爲南面王樂其言誠過然寒夜擁罏此實真味別名土芝信不虛矣

茭白

古稱雕胡性尤宜水逐年移之則心不黑池塘中亦宜多植以佐灌園所缺

山藥

本名薯藥出婁東岳王市者大如臂真不減天公掌定當取作常供夏取其子不堪食至如香芋烏芋鳧茨之屬皆非佳品烏芋即茨菇鳧茨即地栗

蘿蔔蔓菁

蘿蔔一名土酥蔓菁一名六利皆佳味也他如烏白二菘蒓芹薇蕨之屬皆當命園丁多種以供伊蒲第不可以此市利爲賣菜傭耳

長物志卷十一終

長物志卷十二

雁門文震亨編
兄　震孟定
東海徐成瑞校

香茗

香茗之用其利最溥物外高隱坐語道德可以清心悅神初陽薄暝興味蕭騷可以暢懷舒嘯晴窗搨帖揮麈閒吟篝燈夜讀

可以遠辟睡魔青衣紅袖密語談私可以助情熱意坐雨閉窻飯餘散步可以遣寂除煩醉筵醒客夜語蓬窻長嘯空樓冰絃戛指可以佐歡解渴品之最優者以沈香岕茶爲首第焚煮有法必貞夫韻士乃能究心耳志香茗第十二

伽南

一名奇藍又名琪瑜有糖結金絲二種糖

結面黑若漆堅若玉鋸開上有油若糖者最貴金絲色黃上有線若金者次之此香不可焚焚之微有羶氣大者有重十五六斤以雕盤承之滿室皆香眞爲奇物小者以製扇墜數珠夏月佩之可以辟穢居常以錫合盛蜜養之合分二格下格置蜜上格穿數孔如龍眼大置香使蜜氣上通則經久不枯沉水等香亦然

龍涎香

蘇門荅剌國有龍涎嶼羣龍交臥其上遺沫入水取以爲香浮水爲上滲沙者次之魚食腹中刺出如斗者又次之彼國亦甚珍貴

沉香

質重劈開如墨色者佳沉取沉水然好速亦能沉以隔火炙過取焦者別置一器焚以熏衣被曾見世廟有水磨雕刻龍鳳者大二寸許盖醮壇中物此僅可供玩

片速香

鯽魚片雉鷄斑者佳以重實爲美價不甚高有偽爲者當辨

唵叭香

香膩甚着衣袂可經日不散然不宜獨用當同沉水共焚之一名黑香以軟淨色明

手指可撚爲丸者爲妙都中有唵叭餅別以他香和之不甚佳

角香

俗名牙香以面有黑爛色黃紋直透者爲黃熟純白不烘焙者爲生香此皆常用之物當覓佳者但既不用隔火亦須輕置鑪中庶香氣微出不作煙火氣

甜香

宣德年製清遠味幽可愛黑罈如漆白底上有燒造年月有錫罩蓋罐子者絕佳芙蓉梅花皆其遺製近京師製者亦佳

黃黑香餅

恭順侯家所造大如錢者妙甚香肆所製小者及印各色花巧者皆可用然非幽齋所宜宜以置閨閣

安息香

都中有數種總名安息月麟聚仙沉速為上沉速有雙料者極佳內府別有龍掛香倒挂焚之其架甚可玩若蘭香萬春百花等皆不堪用

暖閣芸香

暖閣有黃黑二種芸香短束出周府者佳然僅以備種類不堪用也

蒼术

歲時及梅雨鬱蒸當間一焚之出句容茅山細梗者佳眞者亦艱得

品茶

古今論茶事者無慮數十家若鴻漸之經君謨之錄可謂盡善然其時法用熟碾為丸為挺故所稱有龍鳳團小龍團密雲龍瑞雲翔龍至宣和間始以茶色白者為貴漕臣鄭可簡始創為銀絲冰芽以茶剔葉

取心清泉漬之去龍腦諸香惟新胯小龍蜿蜒其上稱龍團勝雪當時以為不更之法而我朝所尚又不同其烹試之法亦與前人異然簡便異常天趣悉備可謂盡茶之眞味矣至于洗茶候湯擇器皆各有法寧特侈言烏府雲屯苦節建城等目而已哉

虎丘天池

最號精絕爲天下冠惜不多産又爲官司
所據寂寞山家得一壺兩壺便爲奇品然
其味實亞于岕天池出龍池一帶者佳出
南山一帶者最早微帶草氣

岕

浙之長興者佳價亦甚高今所最重荆溪
稍下採茶不必太細細則芽初萌而味欠
足不必太青青則茶已老而味欠嫩惟成

梗蔕葉綠色而團厚者爲上不宜以日曬
炭火焙過扇冷以箬葉襯罌貯高處盖茶
最喜温燥而忌冷濕也

六合

宜入藥品但不善炒不能發香而味苦茶
之本性實佳

松蘿

十數畒外皆非眞松蘿茶山中亦僅有一
二家炒法甚精近有山僧手焙者更妙眞
者在洞山之下天池之上新安人最重之
兩都曲中亦尚此以易于烹煮且香烈故
耳

龍井天目

山中早寒冬來多雪故茶之萌芽較晚採
焙得法亦可與天池並

洗茶

先以滚湯候少温洗茶去其塵垢以定碗
盛之俟冷點茶則香氣自發

候湯

緩火炙活火煎活火謂炭火之有焰者始
如魚目爲一沸緣邊泉湧爲二沸奔濤濺
沫爲三沸若薪火方交水釜纔熾急取旋
傾水氣未消謂之嫩若水踰十沸湯已失
性謂之老皆不能發茶香

滌器

茶瓶茶盞不潔皆損茶味須先時洗滌淨布拭之以備用

茶洗

以砂爲之製如碗式上下二層上層底穿數孔用洗茶沙垢皆從孔中流出最便

茶鑪湯瓶

有姜鑄銅饕餮獸面火鑪及純素者有銅鑄如鼎彝者皆可用湯瓶鉛者爲上錫者

次之銅者不可用形如竹筒者既不漏火又易點注甆瓶雖不奪湯氣然不適用亦不雅觀

茶壺

壺以砂者爲上蓋既不奪香又無熟湯氣供春最貴第形不雅亦無差小者時大賓所製又太小若得受水半升而形製古潔者取以注茶更爲適用其提梁臥瓜雙桃扇面八棱細花夾錫茶替青花白地諸俗式者俱不可用錫壺有趙良璧者亦佳然宜冬月間用近時吳中歸錫嘉禾黃錫價皆最高然製小而俗金銀俱不入品

茶盞

宣廟有尖足茶盞料精式雅質厚難冷潔白如玉可試茶色盞中第一世廟有壇盞

中有茶湯果酒後有金籙大醮壇用等字者亦佳他如白定等窰藏爲玩器不宜日用蓋點茶須熁盞令熱則茶面聚乳舊窰器熁熱則易損不可不知又有一種名崔公窰差大可置果實果亦僅可用榛松新筍鷄豆蓮實不奪香味者他如柑橙茉莉木樨之類斷不可用

擇炭

湯最惡煙非炭不可落葉竹篠樹梢松子之類雖爲雅談實不可用又如暴炭膏薪濃煙蔽室更爲茶魔炭以長興茶山出者名金炭大小最適用以麩火引之可稱湯友

長物志卷十二終

[seal]